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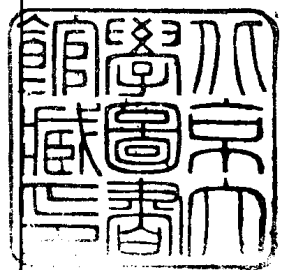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壹輯·陸册

#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壹輯 · 陸册目錄

春秋質疑十二卷 [明] 魏時應撰

一

麟旨明微十二卷 [明] 吳希哲撰

四一一

〔明〕魏時應撰

春秋質疑十二卷

明萬曆刻本

春秋質疑序

春秋夫子之刑書也聖人之慎  
疑者莫如刑故賞疑罰疑兢兢  
于虞氏之書夫以有虞之世舜  
為君皋陶為理相與面質于棘  
木之下而無疑而况以匹

春秋質疑

夫上下數百一據列國之赴告  
史臣之緣飾所聞所傳聞漫漶  
不可詰而以為無少疑于其聞  
耶故有斷然示信于萬世者袞  
鉞之裁也有言之而微其辭者  
定哀間也有疑之而闕其疑也

者夏五之類是也其餘存其文  
虛其義懸而待之天下者當不  
少蓋聖人之致慎以寄其無窮  
之仁如此而世且求之過也及  
左氏而事綦信矣及胡康侯氏  
而法綦信矣今制舉家信康侯

春秋質疑

如律而時亦跳而詭之以標奇  
于獨信意吾夫子之春秋如此  
耶且古之疑也求其出今之疑  
也求其入害不獨在說經且在  
世道魏先生戚之湛思旁訊掃  
百家之刺深弔詭以合于康侯

融康侯而忠之以合于夫子天  
下翕然宗信先生而先生不自  
信也作質疑之書以諭天下曰  
周禮疑獄汜與衆共吾願與同  
志是糾是正胡敢臆決而堅自  
信為是書出吾夫子刑書不至

宋秋序疑

序

三

鍛鍊周內為申商蒿矢以啓人  
心之刺覈固不止制舉家蕩然  
得遵于夷庚而已先生初起家  
蒞建陽百職釐黎民阜政聲日  
騰其于刑罰尤慎胥石自以不  
寃嗚呼仁哉覩質疑徵前券焉

其仁天下方未艾也

肯

萬曆庚子暮春穀旦武夷居士

治生柯挺頓首拜撰



宋大序疑

三

春秋質疑引

質疑者豫章魏先生希編春秋有疑而質焉者也何疑乎春秋疑在乎解之者也一元也而明用編年得禮不同解一盟也而惡私惡淪非常謹始不同解種

種生疑有難枚舉夫文定公豈為此拘拘者毋亦謂統言之則晦支言之則詳且以其義之重輕而次第發之顧業是經者泥于成說而不會其全也三隅不反一曲自封彼怪僻者漏傳中

之旨標傳外之題乃欲傲人以所不知此何異指鹿為馬奏雀為鸞者耶故不剖藩籬而蹈常襲故者膠柱者也不遵軌道而摘僻搜奇者射覆者也質疑者若即若離若不即不離離如川

流翕如海注蓋以意融傳弗泥于傳以神解經弗蓋于經旨無奧而不闡題稍僻而必剛蓋于魯史為嫡派而于文定公為忠臣也昔人有言曰五經有春秋猶法律有斷例余亦曰胡註有

質疑猶斷例有平反則斯編也  
先生以質疑而後人以考信者  
也千萬世而下開矇振聵其必  
以先生為木鐸矣

萬曆己亥冬日後學溫陵田居中

頓首拜書

三

春秋序



溫陵田居中公兩甫訂  
潭陽朱洧熊紹祖全校

隱公

元年

春秋首發體元之義明人君之用也 此重明人君

之用用本于體也正心處便是體元體元處便是明

隱公一卷

人君之用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元字最要體貼天道

生生之機為元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故心即

仁仁即元天地發育萬物皆自一元中來人君無限

經綸皆自體元中來體者與之一也心中盎然仁愛

如元氣也祖述意只宜輕發 問心如何叫做元程

子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

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便

說得有根原



元年 會葵丘

春秋論君相而以體元調元望之也 天地間化

育流行只是一元君有贊化育之責故當體元相

有佐君贊化育之責故當調元體字調字有味體

者是欲體備于我而用之也凡為帥馭統理建立

酬酢皆此體之用也調者是欲調燮君元而用之

也凡為治典教典政典刑典皆此調之用也此皆

從治化之根原言以治化講者不是末要繳君相

隱公一卷

二

一心

元年 春王正月

聖人脩經而述作之義備矣 傳上明有正次王

王次春二句今宜以上為體乾元體坤元下以行

夏時尊周朔兩對

元年 春王正月 子同生 札聘

春秋兼帝王之道而述作禫繼之義備焉

元年 秋七月

春秋紀年月而示體元法天之義焉 兩儀化育

皆一元之運四時循環無一息之停上言與天地

合德就正心言下言與四時合序就行四德言不

必分心與政蓋政從心運則下段不得獨屬政也

元年 戰韓明君用重君分俱是祖述元年摠傳有堯所以命

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云對下堯以天

下命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云

春王正月

隱公一卷

三

春秋筆削之始垂大法明大統正大倫焉 夏時冠

周月周正紀魯事雖分二句實為一事或以書春為

行夏時書正月為尊周朔大誤大統意在書王上見

不在正月上削即位還重不稟命上 何氏曰元者

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即位者一國

之始春秋以元之始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

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

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正而後言

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王而後言正月  
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春而後言王夫  
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  
者天人之大本也 夏承唐虞皆以寅月為歲首而  
謂之正月始春終冬商革命以丑月為歲首仍謂之  
十二月而未嘗改月至周革命以子月為歲首不特  
改月而并改時以齊其年泰誓云惟十有二年春大  
會孟津武城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

隱公卷

四

漢律曆志明日己未冬至則春即一月一月即子月  
也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也

春王正月 盟茂行夏時 五等 從周文 三統

聖人脩經時酌乎古而文從乎今也

春王正月 歸賄加王于正 係王于天

春秋脩經大一統而法萬世焉

春王正月 瓦屋行夏時 變周制

盟茂公即位而未好 此特盟之端 于和也

春秋首紀盟而深示公世之意焉 私字對公字看

與宿不同宿私字對周官有司盟說此私對講信脩  
睦說稱字俱常例故盟有弗獲已者即總傳所謂非  
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焉者也以此句照汲  
汲欲之見他無故而為厚疑之端尤為私而可惡也  
非謂弗獲已而盟為可也傳中只論惡其私而不及  
其叛蓋天下為公無盟自無叛也今相疑而為盟私  
心也其勢必至於叛此欲化民成俗所以當崇信而

隱公卷

五

去盟而春秋凡書盟誓不復論其後之叛與不叛者  
乃按本塞原意也春秋有同而異有異而同種種積  
疑難以枚舉須是打破藩籬乃見精奧如盟一也各  
傳何以不同疑其所異則當求其所同如盟茂只見  
春秋大義公天下不可汲汲為私已之盟至於盟宿  
則見私相盟軟必然叛信此盟所以可惡正發盟茂  
未盡之意至于石門則見盟非常事求其可常則有  
虞夏敬信之常道諸侯不于安處走却工危處走所

|                      |                      |                      |                      |                      |  |                     |                     |  |                     |                |                  |                 |                     |          |                             |
|----------------------|----------------------|----------------------|----------------------|----------------------|--|---------------------|---------------------|--|---------------------|----------------|------------------|-----------------|---------------------|----------|-----------------------------|
| 以發盟宿惡盟未盡之意至瓦屋則見大道無盟盟 | 為禍數忠信無疑疑為亂源率是而為之則參盟狎 | 盟如江河日趋于下變詐相傾將無了期除是盡毀 | 周官之制復還垂裳之風以信待人而不疑則世道 | 可反薄而忠矣故參盟謹始所以發石門未盡之意 | 家父 執仲 盟折 盟趙 突救 <small>辰奔 常者道之正 變者道之中</small> | 春秋待人之例有常變皆道之所在也 上尊尊 | 親親下善善惡惡玩傳中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 | <small>隱公一卷</small> 有例當稱字 <small>云</small> 看其意義常例不重要在常中看 | 得變來作文宜倒下二比蓋由其常特可以考周 | 官之舊通其變乃可以傳孔氏之心 | 王朝大夫 南季 家父 祭叔 仍叔 | 列國命大 夫 祭仲 单伯 女叔 | 諸侯兄弟 叔肸 許叔 蔡叔 蔡季 紀季 | 附庸 儀父 肖叔 | 南季 祭仲 季 <small>以</small> 肖朝 |
|----------------------|----------------------|----------------------|----------------------|----------------------|--|---------------------|---------------------|--|---------------------|----------------|------------------|-----------------|---------------------|----------|-----------------------------|

|                     |           |       |                     |               |       |                     |                     |   |                     |                 |                            |       |                     |                  |                      |
|---------------------|-----------|-------|---------------------|---------------|-------|---------------------|---------------------|---|---------------------|-----------------|----------------------------|-------|---------------------|------------------|----------------------|
| 春秋循常例以待人道其常也 周制本是如此 | 聖人只還他本等稱謂 | 突救 辰奔 | 春秋變例子恤患而黜去國者焉 要發得聖人 | 與天下公是非雖變而不離乎止 | 南季 女叔 | 春秋兩字大夫皆尊王之常道也 王朝大夫畿 | 內受采地者不與外大夫同蓋王朝當尊則王朝 | <small>隱公一卷</small> 之臣亦尊不則卑君之隸即以卑君也諸侯歲貢 | 士王令返國者不與私命全蓋王命當尊則王命 | 之臣亦尊不則卑君之命即以卑君也 | 南季 蔡季 <small>尊尊 親親</small> | 盟蔑 葵丘 | 春秋以義公天下惡私盟而美不盟者焉 舊主 | 分作似于傳未順不如以葵丘形盟蔑作 | 南季 女叔 周公 華元 俱是尊王王朝大夫 |
|---------------------|-----------|-------|---------------------|---------------|-------|---------------------|---------------------|---|---------------------|-----------------|----------------------------|-------|---------------------|------------------|----------------------|

稱字列國命大夫稱字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

稱公

盟茂 瓦屋 稱公從周文 惡盟變周制

克段于鄆

強國志于剪弟經盡辭以誅之也 此題誅鄭莊全

在志字養字上恐弟軋已是莊本心觀左傳一曰必

自斃一曰將自及一曰厚將崩是授之大邑時鄭伯

已笑到此惟恐罪惡未盈不足以殺其身此所謂推

隱公一卷

見至隱也作文先收專目鄭伯書法而以克段不稱

弟于鄆三書法緊束上去

于鄆 立晉 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

克段 納捷菑 鄭莊賊思以力克之 趙盾徙義非力不能克

歸賄 乘馬曰賄 衣床曰賂 具王曰含 錢財曰賻

春秋于王室寵內而深責相以正倫也 稱天是通

例只提起重貶啗作須蕪總傳看說到不忠不智啗

罪益無所逃稱天雖是立法然歸賄仲子則不天自

見呂氏說得之君相一心貶宰即以貶王此傳與糾

聘同蓋貶王亦以貶宰也以天自處亦要體貼幹旋

不然便是夫子以匹夫議天子矣 呂氏曰夫婦人

倫之始也死喪人道之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

今凌嫡妾之分則天叙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

濫賄賻之恩則天秩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春

秋所為作其意蓋謂以天王上宰之尊而下賄諸侯

之妾胡然而天也胡然而王也又胡然而宰也不待

隱公一卷

去天貶秩而居此位者固已汗顏矣

南季 大夫 于洮 下士 葵丘 公卿 劉夏 中士 歸賑 上士

春秋屢紀王臣下交而序爵之意昭矣 此稱謂

皆周制自定聖人只還他本等使不借差耳王朝

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

下士一命

歸賄 歸含賄 始責相 終責君 都是重嫡妾之分 責啗不謂天

王無罪責王不謂祭叔無貶

歸順 祭伯朝 上阿諛順旨壞法亂紀無體國之

誠下越境私交比周朋黨非人臣之義總傳俱有

正本自王朝意 錄疑曰僭分擅立皆王法所當

治也

盟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

春秋惡盟國要盟公天下之心也 有宿國之君句

不重重君只叙事凡書盟者惡之通一經言聖人直

是要他復古非特公且信已也作文只以不公不信

隱公卷

婉轉點綴以甚惡盟之意慢鬼神于神為不祥犯刑

政於王為無赦 凡盟便惡是春秋大旨將周官盟

載來辨正發明凡盟皆惡之旨見此盟斷為聖人所

惡叛處只是比觀不貴意

盟蔑 盟宿 伐邾 伐宋

望國私盟而尋淪春秋志公世之意焉 下二比

正見盟不足恃春秋惡之全在盟不在伐上加

踐土只以周官有私盟問起

盟蔑 盟宿

春秋兩惡要盟公天下之心也 總叙如單二傳

私字雖不同亦不必各發

伐邾 伐宋

兩紀淪信之兵而盟不足貴見矣 只重不信而

盟盟便為叛根本所以聖人惡盟不可從伐上作

盟宿 踐土

春秋惡盟故不計其公私之迹焉 倒本股作以

隱公卷

下股作辨歸重公世之意見聖人欲挽敬信之遺

即公猶私也

葵丘 踐土

春秋志大公故于伯主之盟有予奪焉 皆聖人

公天下意盟蔑之私非葵丘之不盟盟宿之私視

踐土而猶甚 有以此題入輪平中作以義養王

室者

蔑 宿 石門 瓦屋

春秋志大公故有盟而皆惡也 凡書盟者惡之

于茂開特盟之漸而石門之盟熾于宿開參盟之

端而瓦屋之盟熾聖人識微知著按本塞源隨事

而深致其意見盟而輒慮其終在茂之盟已曰大

道為公私盟何為在宿之盟已曰積疑長亂司盟

無取至石門之盟因深恠諸侯以為常事而正以

王法直以虞夏待之即于茂惡盟之意也至瓦屋

之盟因深慮後世以為禍階而思變周制直并司

隱公卷

十二

誓去之即于宿惡盟之意也後重發聖人之慮即

始而槩終盟誓之弊自源而之流意

遂伐楚 踐土

春秋謹大權而志大公故於兵信之善猶譏焉

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雖有言可執亦

王法所禁 權與信皆世道污隆之基所關甚大

蓋有盟必實有擅必凌不論其私與公也

盟宿 會防 凡書盟者惡之凡書會皆譏也聖人

之意直欲去司盟司會

盟宿 朔入

春秋公天下故于私盟爭國有貶焉 其載果掌

于司盟猶不為善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

祭伯來 聘于鏃矢不出境場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二之也

春秋不與王臣之私交正其本也 經于內臣朝聘

告訃一段通一經言大意以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祭

伯若非與他私交何故來朝故曰其為阿私審矣本

隱公卷

十三

字以京師對諸侯言人臣義無私交私交者朋黨之

原也藉外權 云皆朋黨也

祭伯來 白狄來 杜朋黨戒貳君之漸 懲淫惡禁猶夏之階 王朝與外

臣夷狄與中國皆永不可相通必如是而後天下

可長治也

公子益師卒 張氏曰益師必大夫春秋沒其爵蓋以

無命猶無爵也見王命之重矣卒以公子書見嘗用

人不以賢而以親見天職之公矣大者天地次者君

臣民之秉彜不可泯滅手足虧折腹心慘傷隱然疾痛非自外至大夫卒而必書見君臣之義矣卒者人之終也或得正而斃與不得正一經聖筆森嚴肅厲形神俱竦見死生之際矣

友如陳 单伯至上不書官下書字 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册

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

餘丘 友如陳俱公子 茲侵 救救皆公孫

執祭仲 单伯逆 友如陳 茲侵貴其出於公早其出於私

隱公一卷

觀魚 舍至莖之加一等恩禮從其厚 不軌不物菟苗獮狩之說

忠也以禮立身以忠事主之行節也

會潛脩惠公之好也

春秋外戎而紀夫會之者謹大防也 外之一字即

聖人馭戎之道夷性無常無厭除是絕不與通中國

始得安故傳中策不可施三段極發明不可與通之意後摠結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收明正意德

以體言道以德之所行言外之非外之於無不覆載

之外蓋夷夏雜處勢必相軋兩不相安惟外之則釁隙不生乃是使之各安其所正無不覆載之用也中國夷狄比之君子小人一陰陽消長之道世道否泰全係此二者此意要知

元年 會潛

聖人脩經有明王德之體者有明王道之用者

上君德參天下王道別華夷只發明聖人之意

言道德體用不可着題 或春王正月以尊周外

隱公一卷

戎作

會潛 會暴居塞內 會宋致金繒 盟蜀位侯王上

祭伯來 會潛後有藉外權倚強藩交議論者後有奉金繒居塞內位侯王上者

盟蔑 會潛 滅譚 滅邢明內外別親疎 分殊不在理一

外就並覆之中而有分別便是明內外就合愛之中而有差等便是別親疎

入向入極

入向入極

春秋紀內外兼小而君臣胥失之矣 諸侯之兵統

於天子諸侯擅興以入人國而天王不討只消看一  
入字而其義皆見直書只直書一入字以稱人不氏  
稱師點在前直書其事應上以事言之事案也義自  
見矣應上以義言之義斷也

入極

內臣用衆霄小而失職之罪昭矣 只以不稱氏稱

師畧起後以君臣失職大講

盟唐

隱公卷

十六

春秋特謹望國之交夷嚴大防也 日之見其異於

茂宿諸盟非謂中國之盟始於此日謹之者乃謹其

辨非謹其始也中國夷狄二句見聖人謹華夷之辨

而與戎軟血為非義 張氏曰戎狄豺狼惟利是視

一與之詛則求小庇而責大信必肆其暴為中國之

大禍與其悔之於終而無及孰若從始處謹之也謂

惡盟以禁猾夏效夷之階者非是

茂宿唐密 石門 狄伐邢 晉伐鮮虞

春秋謹華夷之辨故獨謹交夷之信焉 盟未有

書日而盟唐書日何哉以其戾謹戾之旨也蓋春

秋謹華夷之辨戎狄猾夏則膺之中國而夷狄則

狄之戎何人也而與之盟乎故特謹以示戒

伐凡伯 狄伐邢 鄭伐許 晉伐鮮虞

經謹華夷之辨嚴其責於猾夏效夷焉 繳歸盟

唐在書法上作文夷狄猾夏則膺之固外四夷也

中國而夷則狄之亦所以外四夷也必款內不出

隱公卷

十七

而外不入聖人之法謹嚴矣

茂宿唐密 石門

春秋紀信而獨謹夫交夷者嚴大防也

盟唐 瓦屋

春秋謹始之義于交夷參盟發焉 二邊俱書日

要見內外之防誠偽之機所關甚大

會潛盟唐 會止於會盟則與之軟血亦有淺深

茂唐密 越 稷 盟唐至 上獨盟于唐而



書曰下獨盟于唐而書至

宿唐石門春如齊如齊宣九春如齊至

華夷之辨書日異於私盟君臣之分書月異於私惠

履緌逆姬歸

春秋嚴大婚之禮特謹小國之變常焉五倫本于

夫婦夫婦又在正始親迎之禮廢然後有怨背淫亂

之禍故聖人謹始以慎卒也紀侯于魯以大小言則

當親之者也此意不可少若單出姬歸主莊公貳於

隱公表

五年伯姬歸紀傳猶書歸者以別于大夫之自逆句

歸賄一逆女正嫡妾之分嚴大婚之禮

盟密

觀春秋之闕文見聖心之慎矣以子稱紀而非其

爵以伯繼子而無其國上下文必有所闕故不益之

增之蓋史為萬世之權衡惟信乃可傳一有附益即

離其質矣將以何者付公論于後世本據舊史指聖

人說先儒承誤則指傳經之先儒說須有斟酌然以

此見聖心之慎則可若說聖人傳以示慎則不可

子曰聰遠者不聞其聲視遠者不見其形立于定哀

之時以望隱桓之世遠矣

春王正月盟密

聖人脩經有以義而削之有以疑而闕之

人義春王正月隱不書即位春正月桓不書在

歸舍賄王不稱天伐郟吳不書莖

公在楚楚不書莖桓四年七年無秋冬

隱公表

隱閔堯不地宋三世不莖討賊子曰其義則

丘竊取之矣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一字而闕天

下萬世之大經必不可因仍者也

本據舊史盟密子伯甲戌巳丑重日

夏五不月郭公

壬申朝不係月仲孫忌少仲何二字

定十四年不月黑肱不係知子曰吾猶及史

之闕文也皆無關於大義無事於附益者一聖人

之慎也

春王正月 春正月 門巢 公如楚

春秋筆削有正倫一國者有正倫天下者

鄭人伐衛

強國擅兵脩怨春秋之所惡也 一意作重擅興而

脩怨帶言凡兵聲罪致討曰伐已則犯禁何以伐人

只消書一伐字而擅興之罪自見所謂春秋無義戰

也不書戰者只是誌事實以明輕重言戰則罪浮於

隱公卷

伐矣即衛人之不戰則罪固專於鄭也凡書伐通乎

春秋皆當以鄭人例之凡不書戰通乎春秋皆當以

衛人例之只是說大例如此免衛意不重亦非謂其

得已亂之道只是免於擅戰之罪耳引雖有言可執

見鄭罪在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伐 侵 戰 圍 入 遷 滅 敗 襲 追 戍

以 大意只是擅興而罪則有輕重如戰不言伐

是戰重而伐輕也滅不言入是滅重而入輕也故

曰皆誌事實以明輕重

戰紀敗 滅譚 升陘 取郭

春秋紀內外用兵有直詞以著罪有婉詞以存禮

志其實不待貶而罪自見也婉其詞為君隱而罪

自見也

升陘 取郭

春秋以忠教天下故不忍彰內之辱與惡也 要

發聖人父母宗國之念愛之深諱之切

隱公卷

鄭人伐衛 遂伐楚

春秋重大權故于公私之兵皆不與焉 事有公

私專上之罪則一不煞人或以事之公濟已之私

而亂益用長矣此亦按本塞源之意

鄭伐衛 伐衛及戰 伐之專本自見罪免在受伐

者則罪專在伐者矣戰之罪本浮於伐伐者為是

則戰者益非矣

乾時 滅項 升陘 取郭 汪氏曰升陘不書敗

乾時獨書者以與仇戰雖敗不諱也取郭不書滅項乃書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也

日有食之

春秋紀常度之災而深寓儆君之意焉 治曆明時

是脩經第一義聖人意還重在遇災而懼日陽宗即

君象也天下之亂幾只在陰乘陽天地之候每有陰

陽剝復之時然此時正要聖人主持幹旋所以返天

地之氣化撥亂而返之治也 程子曰日食有定數

陳公卷

三

聖人必書者欲人君因此恐懼脩省如治世則不為

災亂世則為災人氣血盛雖遇寒暑疢穢不能為害

其大全朱子家氏二註堪玩

辛尹季子歸 會宋

二國待臣而尊賢報功之典昭矣 不是于魯晉

能然只就季友趙武身上見其合宜賢與功雖對

作然要見祿可世而位不可世之意如云季友之

賢固自當官也不係於世也有趙武之賢雖以報

功也亦以尊賢也今未聞功之所在其子孫又不皆賢也祿且不可而况世之以官也

求聘 仍叔聘 友如陳 遂如齊 武仲叔是襲世官友遂是啓世官

尊賢 白入 三國伐宋 滅譚 管仲 俞聘 于箕 卻缺

報功 書救 柴枝 趙衰 先且居 起聘 缺之子 之後會 歸 之後 于箕 軫 之後

求聘

經于王室下微而示謹禮端本之意焉 嗣子居喪

命使非其時大臣攝政出命非其分要看看春秋之旨

陳公卷

三

微千里所入不至有求四方職貢不至來求要看生

者所需索也

石門

春秋惡外君之盟一公世之心也 此為外相盟之

始故特發一例說天下為公誠信為本充為剴切大

抵聖人之意直是以虞夏望人欲其相忘於渾渾噩

噩一見人懷疑貳真有與心不相似而駭然深異之

者作文須發出聖人驚訝之意方妙若如尋常惡盟

泛矣要知此傳不獨為齊鄭發 汪氏曰齊鄭盟石  
 門繼以宋齊衛瓦屋之盟諸侯之黨合而無王已胚  
 胎齊伯之糾合矣此春秋之所以始也齊鄭盟鹹繼  
 以齊衛鄭沙曲濮之盟諸侯之黨散而無伯已醞釀  
 秦雉之兼併矣此春秋之所以終也閱世變者知之  
 張氏曰隱公十一年之間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石門  
 之盟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盛強而鄭莊奸猾專倚  
 齊以仇於宋故宋與許紀並受入伐春秋詳書於策  
 陳公卷 五  
 見鄭莊多詐齊僖不義而強與二國相與之固列國  
 並受其禍也  
 石門 瓦屋 鄧 北杏  
 春秋紀諸侯會盟之常志大道之公也  
 二石門 瓦屋  
 聖人志公天下故惡外盟而謹參盟也 二邊不  
 可混亦不可紐石門以前俱是內外相盟至此而  
 後外自相盟故傳即其存而弗削發以是為非常

年四

典意瓦屋以前俱是二國相盟至此而後三國相  
 盟故傳即其書日發謹始意不必於石門生出特  
 盟來  
 石門 如紀外盟會不書  
 石門 遇清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石門 會防 凡書盟者惡之  
 石門 會防 凡書會皆譏也  
 伐杞取牟婁  
 小國荼制而兼地春秋之所惡也 此伐國取邑之  
 陳公卷 五  
 始伐之例伐衛傳已發取邑之罪重於伐國故於取  
 上發義須重正本本者何謂其所自出也列國土地  
 皆統於天子取人的固不知有王復已的而不請於  
 王是亦不知邑為周物也知出於周則復者不可况  
 奪人者乎入向 云 亦如前感慨天王不君意不可  
 少  
 入向 伐取 濟西 汶陽  
 小國玩法而肆暴春秋比事以責之焉 通作倒

單

牟婁 濟西 汶陽

小國蕪地之罪觀復故地者而罪益著矣 請諸

天王以正疆理則必考諸建邦土地之圖而按行

分授即不待兵爭也非徒以請命而用兵復之為

正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最要玩味聖人何得

以取本邑者與奪人者同科必如是而後爭奪紊

亂之禍息耳正本之意所謂塞禍自其源也作文

陳公卷

王六

要渾經文大旨不可拘於一傳之義 只濟西汶

陽是下一截不以亂易亂者曹齊擅取固一亂也

魯不正疆理亦一亂也安得治曹齊之亂乎

取長葛 鄒入強者多蕪數圻弱者日以侵削

遂伐楚 城濮 濟西 汶陽 專征而不禁則假

公行私者有所藉擅復而不問則擅強蕪弱者無

所懲

祭伯來 叔聘 濟西 汶陽

春秋重正本故于私交復地者皆罪焉 都是無

王命外臣之視效本在王臣諸侯之土地本在天

子

取長葛強者多蕪數圻入鄒弱者日以侵削會曹伐衛先恭前幽許先

遇清尋宿之盟也

內外為禮志於簡春秋之所譏也 全在一期字不

是故所惡在簡所以可惡在期古者不期而遇近者

為主遠者為賓雖殺會盟之文實出恭敬之心春秋

陳公卷

王七

時厭禮而私為約是志在簡禮也而誰肯為主乎夫

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故書及書爵見其異於古也

七遇

春秋屢紀內外之遇而皆惡其無禮也 各要觀

其遇之故然後知其非出於不期者如 清尋宿

盟也 穀謀昏也 防擇配也 魯濟謀伐山戎

也皆內之遇 垂齊與鄭謀紀也 垂衛平宋怨

與鄭遇也 梁丘齊謀恤鄭與宋遇也皆外之遇

書及者以彼及此若途人之相逢非以地之遠近而有賓主之禮也書爵者以尊及卑若班制之有常非以人之賓主而行斯須之敬也 或内外各折二股俱全

遇清

胥命 古者不期而遇古者結言而退

春秋于諸侯譏禮之戾乎古取信之近乎古

遇清 桃丘

春秋所書而深惡簡禮失信者焉

禮與信皆人

陳公卷

壬八

君之所以定國家正人民者 汪氏曰古者諸侯因王事不期而遇倉卒之間且有禮義今預有期約乃行不期之禮是自欺耳簡畧慢易馴至於期而不遇則欺詐猶甚矣

四國伐鄭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春秋紀兵而先大國嚴誅黨之法也 只重首宋蓋

以力則宋為強以心則忌馮為切且吁之意亦重在借助于宋以成黨與春秋所以首之後殺吁傳曰州

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其黨吁可知誅黨所以誅賊也

鞏帥師

春秋於貴戚專兵而預謹權之戒焉 無君在固請

上又重不義蓋義而固請猶不可也况不義乎貴戚難御而鞏已主兵意亦須點出

會伐鄭

春秋重紀黨惡之兵誅討之法嚴矣 諸侯伐鄭鞏

陳公卷

壬九

又會之只是一次伐鄭所以再序為重若二次伐自應再叙矣書法只是再序四國重發聖人言之不足而再言之旨蓋不勝其傷悼憤疾之意亦使後人觀者一重讀之立見其罪惡之至此極也此聖筆所以為化工也伐無罪之邦亦要點出

伐鄭 會伐 會首止 盟首止

春秋于美惡之大者而必重致其意焉 黨惡之

極天下無復有人倫矣匡王之善天下始知有人

倫矣

衛人立晉

春秋重大倫故於置君有國者交譏焉 君臣父子

兩邊俱有然須知桓公見弑重上不請命上

同生 小和朝

兩紀諸侯之受命而君親之倫定矣

觀魚于棠

內君非事而逸遊春秋之所譏也 引晏子語只見

隱公表

諸侯出必有事今隱公之出無事故可譏不必責公

之不朝王勤民也觀隱公以畧地為解是明知其不

可徒以一念欲心之縱不能克之以禮僖伯忠言就

納在內遠字亦要挑出

河陽 如京

兩紀上下之交而巡狩述職之典備矣 或易滕

薛朝王所是昧巡狩述職之義

王事 晉侯伐衛 晉襄聽且居之言而朝王于溫

審母 齊桓聽管仲之言脩禮于諸侯官受方物 朝王所

民事 楚丘 衛文公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風駕稅於

伐邢 衛旱審莊子曰天或者欲伐邢乎師與而雨

入鄆 鄆人藉稻

觀魚 觀社

內君舉動非禮春秋兩致譏焉 上僖伯王事民

事下曹劌先公上帝

觀魚 審母

隱公表

縱欲而拂諫可譏講好而納忠可予 僖伯講事

以度執取材以彰物不執不物謂之亂政 管仲

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以禮以信謂

之忠言

祭伯來 觀魚 非君命 非民事 塗山玉帛之國孰不可往

而難為上也 龜蒙鳧繹之境孰不可往而難為下

也

衛師入鄆 衛之亂也却人侵衛故衛師入鄆

與國用衆以凌人春秋惡其失君道也 暴是暴民

與滅陳蔡暴人之國不同繼州吁暴亂之後句極重

書法在師字上君道意不可遺 李氏曰邲一入於

衛再入於齊鄭既而降齊終而奔魯春秋不復書矣

夫以文昭之懿而迫脅於諸侯春秋抑強扶弱之意

安得不重感乎齊鄭猶可也衛邲兄弟之國而若是

甚矣 加四國伐鄭立晉主繼州吁作

入邲 次即 圍邲 城邢 滅陳蔡

陳公卷

三

歷觀春秋稱師之例而知與國之暴矣 以城邢

三比論稱師之例輕提於前重入邲斷做只如單

題不必纏三比

次即 城邢 滅陳蔡

春秋迭紀用衆而立義異焉

三段作講後須繳

入邲

城邢 滅陳蔡 矜其盛 著其暴 矜是矜軍容之盛非誇張也

各要發意不必以事實板講蓋上不稱師則謂一

伯主援之耳不足以見犄角連衡之勢下不稱師

則謂一偏裨嘗之耳不足以見悉力厚逞之毒

入邲 滅陳蔡 君殘民夷凌夏皆暴兵也

考宮

望國立別祀之典春秋示正名之意 仲子不可入

宮又不可不祀故隱別立一宮不知仲子既不可入

宮則亦不可別立宮揔是失禮故正名 云

歸賵 考宮 仲子之賵 仲子之宮 惠公欲以愛妻為夫人而莖

陳公卷

三

用夫人之禮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而祀以別立

之宮只一欵字便見私而不順上主責咥者非

獻羽

春秋因事而著魯樂之僭以正典也 重一初字蓋

魯公之意止以別宮之不敢同群廟非以諸侯之不

敢同天子也只一初字便見聖人有無限傷前意

考宮 獻羽 正名 正典

六羽 稅畝 備制 廢制 前此未嘗獻六初獻之也前未嘗



稅畝初稅之也

六羽 三軍正典謹權 曰初曰作聖人不勝其傷前慮後

之意

邾鄭伐宋

春秋紀兵而先小國嚴首惡之誅也 春秋無義戰

凡兵皆貶以其無王命而脩私怨也此意已發之鄭

人伐衛今只發以主者先蓋就擅興之中而舉一兵

端之所自起者誅之以遏生事長亂之原也 釋

隱公卷

語

恨之請怨觸之而使怒者邾也為道之言利啗之而

使動者邾也君子謂挽東狩必誅天下首禍之臣而

後可也

石門 四國伐鄭 邾鄭伐

春秋變常例以紀主兵非撥亂之法可倫也 依

傳順作曰若然則邾之於鄭猶鄭之於齊也而伐

宋首邾者何若然則衛之導宋亦猶邾之導鄭也

而伐鄭首宋者何此主較妥若單倒伐宋則於傳

意矛盾矣 首股易梁丘更妥

石門 伐宋

春秋之序諸侯亦酌乎事之常變也

四國伐鄭 邾鄭伐絕黨惡誅首惡 宜揔問起各倒收上首

謀在衛而主宋宋黨之也下黨惡在鄭而首邾邾

主之也 誅黨惡直欲其無以自立誅首惡直欲

其無緣而起皆刈芟蘊崇絕其本根也

石門 四國伐鄭本乎王制治以王法

隱公卷

語

梁丘 貫 陽谷 伐楚

春秋序諸侯之爵而常變異焉 常者萬世之經

天建地設不可易也變者一時之權時異勢殊不

可拘也不必重事實只在聖人書法上發揮 易

晉命伐邾全

貫 陽穀 侵蔡伐楚

春秋屢紀兵信而先伯主因事之變也 只發明

聖人變例之意勿分兩邊而以三事輕點混作文

勢更活變字亦因常字形出以主為首只渾渥說

去為妙不必以變為罪諸侯也 換伐宋戰紀盟

幽北杏同

桓卒 于棠 郭公 俱善善而不能用

伐鄭圍長葛

春秋于大國肆暴而直著其惡焉 宜以子馮做個

案子而以環城邑數句斷罪誅亂臣數語是為州吁

而發文中須露

隱公卷

三

圍長 取長

春秋詳大國攻取之兵而其惡彰矣 宜串作重

圍上取根圍來若曰城守經年必取之而後已以

此施於亂賊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只是忌一馮

而然其於天理王法無一可貸矣

圍長葛 圍彭城 譏肆暴 皆主圍發重在討賊非討

賊上發

圍長 取長 下陽 執虞 因取地而遯其圍在

年六 輸平

一年之前殤之稔惡極矣即滅邑而見其亡於數  
年之後虞之貪禍速矣

強國以利結成春 秀 以貶之也 此傳發明諸

侯脩睦蕃王惟以義而不以利深為剖折其胚胎醞

釀之原所以杜忘國敗家之本也不專為一鄭而發

蓋說着脩睦蕃王便是義舉義則自無損已益人之

事自無起釁生嫌之端是乃平也乃義而利未嘗不

隱公卷

三

在也設有一毫徇利之心以利之所在而平則利之

所不在必不平矣其流之弊可勝言哉聖人書一輸

字而其不義自見鄭伯適有用間可乘之意亦要見

宿 清 伐鄭 伐宋 圍長 輸平 長葛 歸祊

入 伐宋取

強國釋怨而脩睦春秋以利交而貶之也 此卷

鄭締交一事之本末也一串依傳畧分三截歸重

輸平專責鄭亦可

宿清 伐鄭 伐宋 圍長 輸平

強國釋怨于內春秋惡其以利也

輸平 歸枋 伐宋取

強國結成以利而兩有以驗之也 或只歸枋入

伐宋取兩驗利交之實與罪四相類彼無伐宋脚

輸平 盟幽 下是脩睦蕃王

春秋貶強國以利結成之非子伯國以義脩睦之美

作此須像傳題不可疑於合 上加歸枋入取二

隱公卷

邑 下加首止于洮全

輸平 盟貫 不以平掩利交之罪 不以盟沒速交之善

作此須像合題不

可疑於傳

輸平 盟柯 舊以義利分看柯傳無義字不如就

兩傳發明為妙

歸枋入 取二邑 侵蔡伐 執伐陳

春秋所書有驗利交之實有驗謀遠之善

盟艾

春秋於諸侯講信而罪其事之私焉 入春秋來齊

鄭一黨也魯宋一黨也鄭人輸平之後而公始與齊

平鄭怒宋深而齊僖懷小伯之志於是合魯為一黨

以為他日伐宋之謀耳盟不書及而書會志在齊也

秋七月

春秋之備時月見天人之理一也 只講天人一理

而法天意自在其中天道王道俱在不息上看人行

律則化功一息不容間君法天則政教一時不可弛

隱公卷

凡慶賞刑威渾是生長收藏之機無一毫虧欠一毫

停滯方是合德此聖人發明天道為君道也書時正

見天之四德書正月見君子當行四德此兼四時言

專主秋說則拘矣王月者謂王者應時出治之月如

月令是也

春正 夏四 秋七 冬十

歷觀春秋之備時月明天人之理合也 布德和

令行慶施惠是仁贊俊遂良行爵出祿是禮厲兵

詰暴脩法僂罪是義察隱固封備邊講武是智

春王正月 秋七月

春秋紀時月酌古今之宜以示法合天人之理以示

義

秋七月 家父聘

聖人脩經明天人之一理見君相之一心

秋七月 六月兩天人一心

取長葛

陸公卷

甲

大國稔惡以蕪地春秋本天理以責之也 取非其

有胡氏於取牟婁已發之此就強取犯王法之中見

出他起於忌馮而深以天理罪之蓋強取之為犯王

法顯而易見故胡氏只說一句不勝誅便了而却跌

下天理上重發以宋殤強取蔑法本只為忌馮而為

之春秋論事莫重乎志也觀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

著則胡氏已就此取邑上直斷其為蔑天理矣確主

天理無疑蓋犯王法者殤之事也蔑天理者殤之心

也犯法強取又正殤之所以剪馮也

四國伐鄭 却鄭伐 圍長 取長

春秋詳兵事而深罪大國之逆理焉 專在忌馮

上看重圍取上做以上二股照傳見得宋罪重鄭

罪輕點過宋可以已今反圍而取之必欲剪馮而

後已其于天理何

取長葛 言汶陽 兩邊俱用傳首數句

叔姬歸

陸公卷

甲

春秋紀婚禮而正名尚賢之意寓焉

履綸逆 叔姬歸 夫婦人倫之本不親迎而違

綸故不以位廢事節義天下之閑不歸宋而歸鄭

故不以位廢賢

城中丘 將伐却也

望國役民非時春秋譏其無人君之心也 此傳養

字要緊正與勞字相對愛其力正是養之道所以然

者民力足則生養遂 云所關甚大也人君之心要

年七

發擇愛養斯民全在心體念此心即天地所以立君

為民之心而人君所當體之以為心者也時且義意

中亦要挑形

中丘 不曠 祝丘 不義 城向 合時 城邢 合義

春秋重民力不以時義之合否而皆書焉

城諸及防 城邢

春秋重勞民故合時義而猶譏也

義辰 城楚丘 城邢 綠陵 城成周 墮郈費 弱私

隱公一卷

不義 祝丘 惧齊鄭業紀 浚洙 惧齊因納糾 城郟 取頃句

城諸郟 患苦通 城郟 宣欲背晉 城費 南遺之奸 城成郟

西郭武城 惧齊靈 城中城 惧鄭因晉命侵 城虎牢 偏鄭

城莒父及霄 城啓陽 城毗 邾瑕 皆黨范氏而惧

新延廡 築臺囿 作門觀 毀泉臺

城杞 平私母家

作門觀 不時非義 城成周 時且義

中丘 築郟 完舊創始上非時以夏下非時以無

麥禾之後

中丘 咸丘

春秋兩譏魯事而仁民愛物之義見矣 月令夏

無發大眾無起土功春無殺胎卵毋焚山林

年聘

大國寵弟過於私因備聘而貶之也 重在平日寵

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上而於來聘見之

耳不稱公子而稱弟言不以公子之道待之而以母

隱公一卷

弟私之也只一書法傳中引禮言嫡子之義以起年

語之為私引書言友恭之說以起繫光之為薄

年聘 語盟 鍼奔 辰奔

春秋于諸侯待弟而責其私與薄焉

語盟 好 黑背侵 兵

公伐邾 公拒宋而與鄭平今鄭復與盟故懼而伐邾為宋

望國為大而虐小不義甚矣 失信揜在不義內蓋

取田而後入邾固不得以凌宋魯邾而魯于邾又素

有蔑之好乃為宋故稱兵於邾何義哉春秋稱伐夫

亦因其所歸而名之也渝義之罪不待貶矣 處大

教小未聞負信而因人以憑之也處小事太未聞背

成而虐人以媚之也

盟蔑 伐宋 伐宋 伐邾

春秋於望國虐小原事而責其非義焉 照單作

上二股遞過不可對後以二事辨講只重非義

公伐邾 齊人伐衛 下奉詞致討曰伐

隱公卷

四四

春秋紀兵貶乎托詞虐小者乎奉命討二者

逐伐楚 會扈伐陳 兵者有言可執 伐者有罪可討

凡伯聘 程子曰諸侯不備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義

見南季傳

伐凡伯歸

春秋惡外夷肆暴而昧義失節者均罪焉

遇重 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衛先相見許之遇于大丘

依遇清作即當

時一以幣請一以言許顯見其期會而志於簡禮齊

小伯特平二國宋衛又皆鄭之仇也一以子馮故一

以公孫滑故茲特有意合齊黨耳

歸枋入枋

強國委分地於內春秋交著授受之罪焉 用是見

鄭等句斷鄭罪也其言我入枋等句明是責魯且歸

枋是一人事入枋是一人事安得言入在我而逆在

鄭乎還俱從無君無親上分斷 有欲專主責鄭謂

入者不順在魯所以使之不順在鄭

隱公卷

四五

歸枋

強國委分地於內春秋原其心而惡之也 無君親

之心心字要發

入枋

望國受地于人春秋責其非義也 作文須本鄭之

無君無親翻斷魯罪為妙 有云此題魯鄭不可相

離在魯不義受地之中見出墮于鄭莊之計魯之不

順莊之所為也題面責魯題意責鄭

輸平 歸枋入 假許

即強國易地之始終而昧倫之罪著矣 若少入

枋主以利相結以地相易作此題以傳前一段搭

不宜主兩傳合如傳叙過重歸枋上枋之歸正以

踐前日之約而要後來之利也

輸平 歸枋

春秋詳強國易地之迹所以深著其罪也 此題

雖有言請地輸枋是一項事不可分蓋言請即以

隱公卷

四七

歸地歸地正以踐言也漸次而來正見莊奸雄處

莊計捐一枋而能中魯之欲破宋之黨伸己之仇

利莫大焉然怨欲雖售而君親之倫蕩然失矣須

勿涉假許意 加入枋全

歸枋入 假許 特賜字二邊俱要發揮

春秋重大倫故于內外之委分地皆譏焉

宿男 卒傳盟石門 鬲頑會 諸侯不可與大夫同彼命大

夫如祭仲單伯生猶不名况諸侯乎諸侯不可與

天子同彼首伯如齊桓晉文卒猶以名况他國乎  
揔以禮之中收斂

瓦屋 頑如會 重信 正分 俱是變周制

葵丘 踐土 垂隴 佐聘

春秋尊王故名伯主伯臣以示義也 桓文之盛

猶必書名以別於太上齊晉上卿猶不書官以別

於命大夫俱是尊王

瓦屋

隱公卷

四七

春秋謹參盟之始志大公也 此傳大道隱正與有

志於天下為公之世相對由大道既隱然後有誥誓

盟詛約劑交質漸漸積來民不可立其勢如源之一

決終遂不可禁遏揆厥所自除是將司盟畫車方可

以還薄從忠故聖人直有志於天下為公玩盟非先

王所欲句則去盟本是先王之志倘見今日如此之

弊未有不思為一振者聖人之變周制所謂善繼先

王之志也謹字意從參盟來蓋兩人不能相信已有

彼此之隔至于三人為盟則人益多心益分疑亂之滋莫知所極矣

茂宿 輪平 伐邾 瓦屋 胥命 蕭魚

春秋懲結盟之弊而致意于諸侯之邦交焉 以

上四股說起下分三段總是天下為公變周制的意思 不可以瓦屋與下二股對

瓦屋 胥命 蕭魚

春秋屢致意于邦交一公世之志也 二此各發

隱公卷

四八

聖人志大道之公意不必以下二股承上以信待人承蕭魚上當時趙武入盟但取其信鄭不疑耳

胥命 蕭魚

春秋志公天下故于諭信推誠者有取焉 以公

天下意摠起分兩邊作俱要足出謹參盟意

瓦屋 華向奔 上口血未乾而渝盟 下交質子而不信

浮來

內君屈盟春秋原志而譏其體之失焉 莒小國人

微者二句極有味既是小國又係微者必不敢於抗我公我公下與之盟屈體之甚又非但如盟列國之大夫比也

浮來 長檮 悼公備禮諸侯出 國都而與公盟

春秋紀信譏夫謙而辱者予夫謙而光者

入極 本於交如陳 俱本於親 三卿

伐莒

春秋紀大夫有見官之以人者有見官之以世者

隱公卷

四九

稱名稱族不是書法未賜族自合稱名已賜族自當稱族但此見得春秋之初猶為近古其後先王之禮亡矣傳中無聖人幸古道之存意是非治亂

不可遺專魯分晉是亂前此未有是治近有提起

無駭倒世官作者非是 下股易戰蓋同

友如陳 茲如年 諸侯之子為大夫 則稱公子二句搭出

茂如京 字會號 官城成周 邑

內外官人以世而公選之法亡矣 魯有三家叔



仲季其字也衛有齊惡齊其謚也晉有士央士其

官也有韓不信韓其邑也

字或三孫 魚石奔 目夷字子 魚賜魚氏

股 魏蔓多侵 韓起聘 喜為鄭穆之後以字

股 華元奔歸 華氏戴氏之族以謚

行父如 蔑如京 作三軍 士甸聘 韓起聘 入

晉陽 三桓之後不肯行父之恭儉仲蔑之忠

勤六卿之後不皆范宣子之有禮韓宣子之謙讓

南季聘 應公卷 五

王室遣禮於內春秋譏其非正焉 重在天王失威

福之柄上刑則不舉威之失也遣使來聘福之失也

威福不自上操其流之弊有愈趨愈下必不可過聖

人早見於此已深為世道凌夷之慮不得已焉句不

輕天下有王春秋可以無作春秋之作為無王也非

無王也威福之柄失也

啗賄 季聘 榮叔錫 王所 蔑如京 公如京

春秋紀上下為禮之隆殺而君臣之失胥見矣

兩邊俱要因眷以見列國

城即 城即而後伐宋以備宋也

望國非時而勞民春秋之所重也 妨農務而非愛

養斯民之心 與城中丘同城者禦暴保民之所四

字極有味要發得親切

中丘 城即 城費 墮二邑

望國違時制以與役失愛民之道矣 應公卷 五

只驗其非制蓋謂勞民重事雖城不踰制猶當分

財用不愆于度况于非制而妄與乎觀傳末摠結

以無愛養斯民之意可見作文宜摠起摠收 去

二邑同

會防

諸侯講好出于私春秋之所譏也 凡書會皆譏也

謂非王事相會聚爾是一經通例蓋時會以發四方

之禁在王者討不庭方有列國安得有此名只消書

一會字而罪自見矣猶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只

消書一伐字而罪自見矣然此托於王命似與他會

私好不同春秋却以不聽征討之禁於王都斷之假

命凌人其迹彰彰正所謂無王之甚者也故不異其

文若果有王事即當異文以紀之矣私相謀私相會

照破王命深為利照破禁不義

會防 中立 伐宋 敗管 取部防

隱公

聖

諸侯兵好出于私春秋之所譏也 雖有三段意

要在會防上做方妙私會私期私取彼皆托於王

命王事然即不聞聽令於王都發禁於行人戒期

於司馬納土於司空其情已顯然矣

會防 中立

春秋兩紀講好皆罪其出于私也 下重在私為

師期不在盟上以盟鄧事未見于經故也

會防 伐宋

諸侯兵好出于私春秋不異文以貶之也 加中

丘全只入在會防

會防 召陵

諸侯之托于謀王者此事而知其假矣 依傳倒

作

輸平 歸枋入 會防 中立 取二邑 結成以私

宿 防 凡書盟者惡之 凡書會皆譏也

宿 防 盟貫 蕭魚 凡盟皆惡而貫以交 凡會皆譏而悼以懷感

隱公

聖

會防 齊人伐衛 假命行私 奉命討罪

會防 黃父 假命 動王 俱不異文

會中立

列國私定乎師期假命見矣 着一私字便非王事

不然諸侯自當不期而會何必私為之期收不異文

書法

會防 伐宋

春秋于內臣專兵示縱權之戒也 或問固請先期

畢竟是公許之曰此不必問但君行則臣從臣而先君便是無君先無君之心在一國字此處在一先字但前曰兆矣此則不待鍾巫而知無君之心是其惡已著非前日比故前用一辨字此則用制字制亦只是罷其兵權不氏以不書公子言

會伐鄭 會伐宋 始而會宋以伐鄭四句搭出揔

是制之未亂但有淺深耳上不謹故有今日今不謹故有後日

陸公卷 敗管取却防

春秋紀內兵直惡其詐而貪焉 此揔是隱公假

之命挾鄭之私詭謀凌宋而深為己利前日會防會中丘所以紛紛經畫者至此而遂前日合黨矯命之實至此而見作文詐與貪不宜分只當渾發見罪假命行私意就詐勝貪取中發出如云天吏之伐必以正兵臨之削地之刑必以版圖更之今未戰則深謀以覆其來既戰則乘勝以兼其利書法只直書敗與

取不必說不諱蓋傳中所論隱諱是一經通例也不重

取却防

望國貪以取邑春秋直著其罪也 重發終則乘敗

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己蓋公自會防以來筭定如此此乃畢其願而假命之私愈顯收直書書法

敗管取 升陘 却 鄆

春秋兩變文以紀兵惡其詐而貪也 升陘書戰

而管只書敗詐也滅國書取而此亦書取奈制也

却防 却 鄆

春秋紀國惡必權輕重而為之詞焉 只是書法

上作文發聖人的意蓋取非其有若諱詞以隱之則滅國者當何以待便非輕重之權衡了所以權個輕重定為書法小惡直書聖人以為無庸諱耳 作示公說不是

戰奚 長勺 陣而俱有罪 詐戰專罪詐者

濟西 汶陽 鄆 郛

春秋于復地而特正其本于覆國而特正其惡

牟婁之取取非其有復故地而書取以與奪人者

全耳却防之取取人之邑滅人國而書取視兼地

者益甚矣 加牟婁却防全

宋衛入鄭

即強國致人之兵善戰之罪見矣 只主駐師於郊

多方以誤之句彼知宋殤好戰故誘其來以啗之而

隱公卷

平六

宋衛不覺墮其術中也

伐戴取 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怒故不和而敗

強國以奇取勝春秋深罪其殘民也 奇勝正在鄭

師入郊猶在郊一句蓋鄭伯已筭定宋殤必來報復

故示之隙以誘致之又料其終不敢久在鄭而必趨

利於小國故深秘其機潛伏於郊如鷙鳥之將擊而

匿其形待其四國既闕弱者斃強者傷然後一舉而

收漁人之功此其所以寡覆衆也兵為凶器淫兵以

逞已為殘民况復狡譎若是則憑其得意爭戰何所

底止故善戰者服上刑 加入鄭正見多方以誤之

殘民無人已言

伐戴取 伐鄭圍新城

春秋紀兵奇以殘民者罪之正以討罪者予之

就奇正上重發因而見予奪意鄭自克段以來威

困州吁能以奇勝可知齊自召陵之後威動諸夏

易於舉鄭可知

隱公二

平七

于鄆 伐取 一乘其惡待其斃而後一舉克之一

誤其來俟其斃而後一舉取之莊之二役同一術

也

鄭人伐衛 伐取 奪王命 殘民命

伐取 伐鄭蕭魚 善戰 不戰

入郕

春秋托違命以凌小春秋著其逆也 講入郕全要

根伐宋說知伐宋之非王命則知入郕之非討違王

命矣不是假王命以入郕乃托言于郕之違王命而

入之也此乃假義假命在伐宋時

伐鄭 伐宋 圍長 取長 會防 中立 伐宋

入郕

春秋于強國實小必原構兵之由而罪其逆焉

以忌馮交惡作由而會防伐宋等事倒下為案斷

罪與單題全

會防 伐宋 入郕

隱公卷

手九

觀諸侯假命之迹而知討小之逆矣

知假命則

知入郕之逆加中丘敗取全

滕薛朝

交讎內外為禮之失尊王之義見矣 朝會之制本

備睦以蕃王室今滕薛不朝周而朝魯又旅而見之

甘心焉魯不朝周而受滕薛之朝又旅而見之無忌

焉收不削不特言滕薛各自其國來而適相值魯不

異日待之而同日旅見是僭禮出於魯滕薛特不能

據禮辭之耳

滕薛朝 如晉復

即望國之邦交而其違王制可知矣 述職之典

不脩而邦交是急罪已明矣然就邦交而觀之豈

先王之制乎後以不報不納分比見其無合於世

朝之制兩邊俱責魯無書法上須帶不朝周而朝

魯下不朝晉而朝周意未要補觀魯則列國可知

年聘 年聘 知朝 知朝

隱公卷

手九

春秋紀諸侯之朝聘示尊王之義也 只在來朝

來聘者說以述職提起中分二支要知大國止是

聘小國便是朝便有惟強弱之視意股隨換

滕薛朝 會向 並使

滕薛朝 二駕伐 會號 至河復 不報不納 以意以示

時來入許

春秋辨志以紀兵好而望國不臣之罪著矣 入許

本為鄭謀胡氏欲斲魯罪故就及上辨出伐許雖鄭

人啓疆之志而入許則公實欲之以酬枋田之惠公之罪甚矣當就會及上辨出魯志鄭志即就魯志斷其不臣之罪

時來

強國資內以謀小春秋直誅其志焉 要見他平日

積慮在面許其以魯加許也歷之以必勝之威其以

入許要魯也脅之以必從之勢其以許讓齊魯也陽

為不有其功其以獲處西偏也實為貪得其地此自

隱公卷

卒

輸平歸枋之夙謀也

入許

內君助強為惡春秋原志而罪之也 入人之國而

逐其君不臣之罪昭矣此所謂案春秋推明隱公由

於貪鄭之利輔其凌許固所甘心書及以顯其微此

所謂斷

伐邾 伐宋 入枋 取郟防

觀內君伐國取地之事不臣之罪著矣 四征九

伐司馬統之虎賁氏之所司旅賁氏之所長也侯甸要荒司徒統之士方氏之所司形方氏之所掌也

入枋 入許

望國之不臣于取地兼國見之也 摠以王制起

兩分上是分邑隸太山而為湯沐之邑不當受下

是封國主潁川而續太岳之裔不當奪

總傳

隱公卷

卒

荆敗蔡 于郕 執析 國書伐

聖人脩經每隨事以示一定之義焉 尊無二上

四句搭

春王正月 墮二邑 國書伐

春秋大一統而復徵夫國政道術焉 魯不能用

孔子及國書伐我冉子有功孔子不仕退而叙書

傳禮剛詩正樂序易一頭二脚作

春王正月 墮二邑

聖人脩經而王政國政皆歸于一焉 一是聖人

立法一是聖人明法雖有天下國家不同總是人

一統之義上諸侯不得干下大夫不得僭

墮二邑 國書伐國政歸于一道術歸于一

克段 四國伐鄭 衛鄭歸 殤于馮鄭于瑕若莊

于段更慘是矣

于箕 適歷

春秋原情以定交因公私而與奪異焉 當以祭

隱公卷

空三

伯說起論救護援引之迹則一般只其心薦賢與

樹黨宵壤薦賢者國之利人臣之大忠樹黨者下

之利有國之大蠹

股引 圍宋 趙衰薦卻鞅 秦人伐晉 于桑薦五明

白入 鮑叔引管仲 于戶 范文子釋行父

滅潞 文伯引林父 盈奔 祈奚免叔向

取鄆 趙孟釋叔豹會虢 韓厥立趙武

入極 友如陳 垂隴

春秋幸公選之存而猶惡乎私與專者焉 以名

而不氏作一頭以友書公子谷不書官分須有照

應

伐餘丘 行父如

春秋于望國命卿而特譏乎私與專焉 上見任

不以賢使不以能徒以貴戚故以無駭配下見爵

祿不詔于王朝位服匪頒于宗伯只由自命以單

伯配

隱公卷

空三

入極 暈帥師 友如陳 辰告糴

遂如齊 適歷正名 定罪

突救 鍼奔 春王 黃池有變例 多微詞

李氏曰隱公立十一年自六年以前黨於宋自六年以

後黨於齊鄭原其即位雖以次當立然本非惠公之命

而出於諸大夫之拔已故元年盟儀父其秋盟宋二年

盟戎四年遇清春秋皆書及蓋隱欲結諸國以自安也

雖然自安而大夫之專迭見於無駭暈帥師之時矣論

平以後隱漸得志故伐邾而忘蔑之信代宋而棄宿之盟入枋入許無所不至而有寫氏之禍使隱公初立上請王命則長幼之義自明君臣之分自定又何必屈已於諸侯委權於大夫以成後日之變哉杜氏以為讓國之賢君吾未之見也

隱公卷

十四

春秋質疑

豫章魏時應去遵甫編

溫陵田居中公兩甫訂

潭陽朱洵熊紹祖全校

桓公

元年

春秋述古以編年可久之法具矣 通春秋中元年

皆有體元編年二意特於此寄發編年意耳編年之

桓公三卷

乙

紀時日正朔于是乎稽故實先後于是乎攷故取要

記久明遠可行若屢更則繁蕪不免于濶雜難辨矣

且美名有盡俱非可以傳久之法也祖述意要見即

此編年一事可見聖人作經無不折衷於帝王而可

以為萬世法程也要知體元意未嘗不在

元年 元年 以祖述意摠起體元編年兩邊俱有

胡氏第以體元為首義故先於隱發之編年為第

二義故次于桓發之不可分屬



公即位

春秋于送君得國必深著其罪而誅之也 此發明

桓公篡弑當討之罪隱莊閔僖皆以內無所承不書

即位桓宣弑立反書者如其欲為君之意也如其意

所以著其弑立之罪也弑立之罪著而王法自是可

舉矣隱桓之禍全是夫婦之倫不正故傳中提出諸

侯不再娶于禮無二嫡最是閔節蓋必先正仲子之

為妾而後知桓之非嫡嗣知桓公之非嫡嗣而後知

桓公三卷

隱為實讓知隱為實讓而後知桓之實為篡弑傳意

正如此故後面公羊所謂至末只是申說而摠以夫

婦之倫亂矣一句通承上文 傳內禮字極重於仲

子則曰于禮無二嫡於隱公則曰禮當嗣世於以為

夫人以為嫡嗣則曰禮不得為出乎禮則入乎邪故

隱惠之心為邪心公羊之說為邪說漢朝之議為邪

議而春秋之垂訓使後世不得以邪汨此禮也 備

書終始討賊之義句是通說桓公時事不止是說不

書王

即位 即位文 總起分上人道之大變天理所不

容下緣始終之義因臣民之心法之嚴禮之中總

要見不嫌同辭意

元年春王 十年 十八年春王 何氏曰元年有

王見始也十年有王教之終也十八年有王桓之

終也 要發出聖人無一特忘討賊之義特於始

終中而深加意焉

桓公三卷

會垂

即強國結內之志而貪利之罪見矣 鄭莊知公篡

弑不自安度其必急於會諸侯因而乘機要賂可以

必得所欲只顧一己微藐之利遂滅天理弃人倫而

不顧所以深可惡也

假許

聖人深致意于望國之委地亦正之以義而已 只

一假字諱其惡也在此望其改也在此然傳意却重

在諱惡上望之者正以諱之也作文以無君親大發于前而以望改過作聖人展轉慨嘆之意于後傳中利字極重當時所以相易正是各要利其國所以無君無親莫之顧耳無君無親之心本源只是個為利此所謂篡弑之漸也隱國惡是係於魯不係於桓蓋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若桓則聖人方且望人之致討矣豈暇諱之也鄭貪利亂倫魯以貨固位意首見之 加會垂只作事實 假字諱惡改過雖是二

桓公卷

四

歸枋 入枋 假許

春秋于內外相濟以利也而交著其素倫之惡焉

左小註云枋田鄭人從祀泰山之湯沐邑也許田

魯人朝宿之邑也以近相易者想鄭謂天子不復

巡狩魯亦不時見天子也是魯絕述朕之心鄭絕

巡狩之望矣只當總起以魯鄭流水股斷去義利二字要發得透徹此無君無親之源也泰山在鄭即以祀鄭之君親許田在魯即以祀魯之君親今兩易之即此便是弃其君親矣此意要知 加會 垂同

假許 伐鄭次鄆

放于利而易地者春秋譏之放于義而討罪者春秋予之 上無君親之心下明君臣之義通在倫

假許

五

理上着脚作文要發得義利二字凱切方得聖人之意 下易墮即費全蓋正義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者也

滅下陽 執虞公 圍彭城 伐鄭次鄆

即利之為害而義之可行此春秋所謹也

假許 納畜 望改過 義遷善

假許 益來

春秋紀國惡有必諱以望其改者有不諱以善其改

者

盟越

強國徇內志而成惡春秋直著其罪焉 鄭以欲自

廣之意首與桓盟以定其位是天理王法漸滅無餘

也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慮至此亦惻

矣哉

會垂 盟越

春秋辨內外之志而獨重黨惡之罪焉 此總是

桓公卷

鄭莊以一念貪許之心而遂黨成天下之大惡始

也乘魯人之危懼而挾之不治其惡而惟要其利

既也徇魯人之邪心而成之既得其利而遂忘其

義是桓之所以得肆惡無懼者莊之為也三綱所

以淪九法所以散也故聖人誅意戾甚作文要渾

融發出他終始濟惡相成之意二書法先點過

加假許全

時來 入許 于垂 于越

經紀兵好有原志而定罪于稔惡者有原志而定罪

于黨惡者

時來 會垂

春秋兩于強國要內而直著其貪利之志焉 上

莊知隱有德鄭之心而因以資之凌許國下莊知

桓有畏鄭之心而因以挾之易許田皆是巧於用

詐以遂其兼併之謀

秋大水

桓公三卷

春秋特紀內災見達德之應也 重致字看即此便

是天道所不貸也

及其大夫孔父

春秋特取效節之臣所以立天下之大閑也 只重

賢孔父意君前臣名只辨其非貶辭耳傳內處命不

渝能為有無正是賢孔父處正是其生也以身衛君

其死也以身徇君為奸邪之所憚也全在生而存則

不可得而弑見

及孔父 歸鄰臣道

及孔父 行父如 十年十一戰而終能死難生平之

歟以一死蓋之 相三君無私積而卒以成惡生

平之善以一不死墮之蓋人臣所明者節義大節

一虧餘不足數也

滕子朝

小國首黨乎大惡春秋正王法以黜之也 先隣國

而朝有二意其行則先其禮則朝其罪尤重于不能

桓公三年

討與為之黨者故惡之為尤深而狄之法為尤嚴黃

帝舜禹周公事須括盡不嫌進退諸侯亦須露見中

國所以為中國者正以其有君臣父子之實耳滕說

茂此是名為中國實則夷狄聖人出之名實所以定

也其誅黨者乃所以誅亂賊也

滕薛朝 滕子朝

聖人黜小國之本爵嚴誅黨之法也 倒作為

是

春王正月 滕子朝

春秋垂世之文有所以明時者有所以明刑者

上以夏時冠周月苟以為無位而改正朔不曰春

秋天子之事乎下假魯史用五刑苟以為匹夫而

黜諸侯不曰云云

滕子朝 小邾朝

春秋進退諸侯有行王法者有本三命者 春秋

為尊王而作權在王者王者不行聖人于是惧天

桓公三年

下之或縱於淫也從而正之王者能行聖人于是

幸王命之被于天下也從而尊之

滕朝 椒粵黜黨惡 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夷狄之所

以為夷狄恃此倫義之存亡也此即聖人所以定

名實也

滕朝 楚子伐鄭

經重討賊有以禮先施而黜之有以兵先加而望之

上以其阻天下之仗義下以其倡天下之仗義據

是聖人誅亂賊之戾

滕朝

歸田

立法不嫌自專  
紀績不嫌自序

滕朝

獲麟

聖經備而帝王之法行聖經成而帝王之瑞應

滕朝

黃池

黜中國之大法  
抑外夷之常法

會稷成宋亂

諸侯貪利以黨惡春秋特筆以罪之也

特書所為

是極重書法經中會則惟此與澶淵盟則惟薄皆天

桓公三卷

下大變春秋之所為作也惡之極桓與二國共之聖

人依紀事常法魯在則當諱而不為諱者所以見桓

惡之極而不可隱也我桓正有幸其亂定相倚為惡

的意傳猶為有隱乎爾乃極言其惡謂春秋所書猶

不足盡誅貶之意乃所以深惡之也不必重隱惡收

要見在督弒之後取却鼎之前

會稷成 澶淵故

摠以二大變慨起就各股發出

聖人惡惡悼世之意義利輕重立柱摠收直書所

為後書法不必用

取却鼎納廟

經于望國送賂之章必特詞以謹之焉

傳意重在

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取字納字據字

便見不義只是當時事實故止收直載其事謹書其

日太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宅周公典法于是乎在納

違亂之器于此尤見昭彰明示之甚百官象之又何

誅焉此即所以能敗人之國家不獨以宋言也

桓公三卷

觀魚

卻鼎

拂諫銳欲  
拂諫貪利

傷伯  
哀伯

取鼎

慶父如

遂如齊

適歷

主傳慶父仲遂

意如之惡其又何誅焉

杞侯來朝

春秋不貶小國之親惡原其情也

全在原其情不

為桓立而來朝所以可恕不怒正人倫存天理之法

聖人豈獨于紀而遺之此亦可以見聖人與戎繼絕

仁天下之心為重也雖然篡逆之人而卡為之主祀

之失甚矣聖人特矜其窮衰之已耳

滕朝 杞朝 糾專 殺鄧朝 邾年葛朝

春秋屢貶上下之黨惡而特恕求援者之憐焉

滕子朝 糾聘 摠是春秋討賊之法一毫不輕放

過而滕朝之先王室之尊尤加謹者也

滕子朝 杞侯朝 一為黃帝舜禹垂天下之法  
一為堯舜湯武公天下之心

黜黨惡以明大法恕求援以明大義

會鄧

桓公三卷

諸侯講悞外之信春秋傷其治內無策也 此為始

悞楚傳所發之意通乎一經故末結以觀春秋會盟

云之道矣莫大於理句照地之大小莫強于信義

照力之強弱循天理舊以信任仁賢明其政刑言悖

信義舊以親比四隣言要之渾融為是信義未嘗不

為天理也上下同力可使制挺以撻堅利兵未嘗不

為信義也離合非即盛衰之故離合中有制禦之得

失則盛衰因之其故因此而可攷耳聖人安中夏待

四夷之道則于進退子奪抑揚之旨見之也由字與

道字須重看此三國悞而相盟亦是會盟之合至於

不知本便是中國眾弱之由而春秋貶之便是循天

理悖信義乃安中國待四夷之道也夷狄不自盛由

中國之自衰耳待四夷無他道安中國乃所以待四

夷也始字其後字正相應蓋聖人不是責其為會即

三國之悞而終不免于滅亡服役顯見其當時此會

無制楚之長策且終春秋中三國卒未見有悞而備

桓公三卷

德者此與知禍而趨赴之何異聖人所以傷之也備

內治固可以無患脫有不測亦所謂得正而斃者也

此意要知

陽谷 召陵 夾谷

伯主悖信義而帖夫夷聖人循天理而化乎強

會鄧 北杏 盟齊 踐土

觀春秋子奪會盟之迹而經世之畧見矣 桓能

係天下之輕重而三君不能為一國之有無文能

係數十年之安危而四國不能救一時之搗亂其

哀也惟夏其盛也亦惟夏耳聖人一子一奪漢亦

後世之禦夷者舍自治之外無良策也春秋中不

可無伯意亦要見 或北杏 盟齊 蕭魚

會申全 或鄧 北杏 盟齊 盟戲全

于鄧 召陵 蕭魚 盟宋

春秋詳會盟之離合而夷夏之盛衰見矣 鄧之會

夷夏離矣則夷盛而夏衰召陵之會夷夏合矣則

桓公二卷

夏盛而夷衰蕭魚之會夷夏離矣則夏盛而夷衰

宋之盟夷夏合矣則夏衰而夷盛

厥貉 新城 會宋 會號

觀春秋子奪抑揚之旨而安夏待夷之道見矣

從楚惟一蔡而即奪之從晉凡七國而皆予之楚

圖本先而抑之趙武本後而揚之

城邢 楚丘 緣陵 荊粵 椒粵 札粵 只在

安待二字發揮恤患可以從權而迂封則當請命

安中夏有道也叛則懲其不恪而來則嘉其恭養  
待夷有道也

會鄧 楚人伐鄭

春秋紀內弱外強之事而經世之慮深焉 二邊

各有後弊

會鄧 北杏 始俱楚也 始戴伯也

春秋紀好有為世道慮者有為王道慮者 三國

無自強之策而徒周章于夷勢之張是開戶庭而

桓公二卷

延盜也夏之衰乃夷之盛也四國無匡王之誠而

徒趨附于伯熖之侈是繁枝葉而蕩心也伯之有

乃王之無也 下比出伐宋以內治之得失言其

後摧強楚抑秦晉

會鄧 盟齊

好講悞外經傷王道之微好講通外經著伯道之衰

自宣王之後王風微而夷勢張自桓公之沒伯統

渙而夷益橫

會鄧 盟宋

好講于悞外者失謀信講于交夷者夫策 春秋

之世視楚之強弱為升降始失齒于三國而楚用

張春秋所以始也終潰防于諸侯而楚益橫春秋

所以終也上有治內乃所以禦外意下有拒外乃

所以寧內意

會鄧 會楚子于宋

春秋兩譏中國之待夷安攘之慮深矣 兩邊俱

桓公三年

有夷夏盛衰之由上示謀國者宜循天理博信義

安中國以待四夷下示經世者宜畏簡書奮據

攘夷狄以存中國

會鄧 舒蓼

經傷內悞而示自強之道紀外橫而示攘卻之謀

治內正所以禦外攘外必本于治內聖人凡謹夷

之強未嘗忘自治也

會鄧

二雩

悞外而忘自強 詳突而忘自強

九月入杞 討不敬也 高子曰桓弑君莫伐莫入而反入

杞伐却是使天下共蒙其耻也

盟唐公至

春秋特危內君之結外所以重傷中國也 只托外

盟以傷中國非真以討賊之義望之也

去國輸 侵蔡至 僖四年正月 會伐鄭至 僖六年夏至冬

時股 會壯丘 三月至九月 會淮至 十六年十一月至十七年

會踐土 二十八年五月至 如晉 成十年十月至十一月

桓公三年

如京師 十三年三月 如楚 襄二十八年十一月至二十

如晉 昭五年春至七 如楚 三月至九月

如晉 十五年冬十六 會召陵 定四年二月至七月

會盟侵 侵蔡至 楚之強也 會伐鄭至 鄭未下又救許而

伐股 會淮至 齊人討滅項而止 會壯丘 齊伯哀楚橫也

伐齊至 僖二十六年用夷 會踐土 以成衛故楚敗而悞

會黑壤 不事盟主也 會伐鄭 成五年為鄭敗諸丘與也

如京至 伐秦之故也 會沙隨 僑如之諧也



如楚襄事夫几不得會平丘知言之熱也

如楚外附楚也圍成至以君伐臣昭公之事可廢也

宣比年如齊至以暴執未援

會吳伐會黃池吳之不可恃而可畏也

黨惡附伐鄭至桓納突也

伐衛至莊納朔也重丘至諸侯同黨崔杼也

伐鄭至桓十六納突伐鄭至倍

伐鄭至成楚公子申救鄭次汝上諸侯逐

春秋屢紀內君之逐國其義各有所在也惡之

大時之義事之危

侵蔡至踐土至

經至內君去國之久不以攘夷尊王而畧之也

從伯之事自不涉危中以攘夷尊王分作二事之

義皆臣子所願于君父者但食坐羹墻自不容已

必至策勛飲至而後慰也

盟越會稷盟唐

春秋獨志內君交夷之危傷中國也

盟唐辰陵

春秋重討賊故兩不得已而屬之夷焉兩邊俱

有重傷中國意

盟唐吳救陳兩邊俱有屈夷浮海之意

聖人傷中國之心于危內抑外見之也

春正月

春秋畧王號於首月所以傷王法之廢也春秋之

法莫嚴於弑君之賊故其立法以天下無非常討之

人不但責之天王而又責之隣國責之本國臣子其

責之天王固為王法其責之鄰國與魯人亦王法也

又以無非可討之時故元年書王三年而後不書王

十年則書王十八年又書王其書王者固為示王法

之當討其不書者亦為示王法之當討也此以三年

之喪畢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意重然非云三年

喪畢而後可討也蓋自是而不討則聖人之意愈切

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雖不書王而屬望於王之意猶未已到糾聘然後王室之望絕矣作文以桓不王為案王法不行為斷隣國與臣子帶見收不書王者桓安得為有王王安得成其為王也

公會齊侯于贏成婚于齊也

春秋謹內君之圖婚示正始之義也 家氏曰拓以

篡弒得國懼方伯之有討而乞婚于齊以為此會夫婚姻之有媒妁所以別嫌疑重大婚之始也今桓親

桓公二卷

于

為此會以締交于齊匪媒而婚合不以正也越境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為齊侯而親迎不以正也是以春秋于贏之會謹而書之以見禍敗之所從始求道弒君之計而終以昏殞于齊以盛飾而尸女恣為淫行無復羞惡造端實始此父之行于之效以致敗倫亂國歷教傳而未已可不謹哉

胥命

聖人志古道故特詞以美諭信者焉 牧伯相推本

非美事亦未必後日不悖但就今日之不事結盟而僅僅相命以退是必有信乎于未言之前兩相無疑者所以為近正人愛其情至所由來者漸正是聖人特起胥命之意蓋自入春秋來為特盟為參盟紛紛不可勝紀聖人每思挽之而不可得也玩獨為近正是乃二百四十二年之不再見者聖人方慨末流之弊而忽見齊衛之相命卒能相信益見忠信誠慤乃

桓公卷

于

人心之本體固無用此屢盟厚疑為也欲因一齊衛之事而感動天下與來世也

盟茂 宿 石門 瓦屋 胥命

二國當滋偽之時而有輸情之舉春秋之所取也

入極 胥命官人以身結言以正

胥命 召陵

聖人脩經有于夫不盟者有于夫不戰者 太上

忘言其次結言不聞盟也盟者起于信之衰也奇

信不繼日盟何益二君之信諭乃今而登之古者也太上不德其次耀德不觀兵也兵者起于禮之衰也我則無禮何以服人齊桓之禮使誠伯而進之王者也

胥命 葵丘

經于諸侯予其不盟而自相諭者美其不盟而人咸喻者 忠信為質古道未嘗不在人心故結言亦自足以相喻好音之懷人心未嘗遺忘周室故

桓公三卷

束牲亦足以喻衆

胥命 書救

不盟諭信不戰全民皆春秋所與也

會句

紀侯懼齊欲觀魯卿亦然

小國諂內謀外經傷其失所主也

日食既

春秋紀天變之大所以憂王道之微也

言朔食正朔也重食之既為變之大

點過言日

從王伐鄭 荆敗蔡 主傳荆楚僭號鄭桓王帥句

搭

公子翬如齊逆女

望國輕大婚之禮春秋書之以示譏也 節字就在

禮之中只重不重大婚之禮以遠近挑見

履渝逆 翬逆 二邊俱是不重大婚之禮以遠近

大小別之則親之者也皆當親之其國而不宜于

境上于所館者也

桓公三卷

送謹 會謹 姜氏至

望國圖婚失其正春秋詳書以譏之也

齊侯送謹

即大國愛女之過而望國之失禮昭矣

有年

國君逆德而致祥春秋特表其為異也 天道亦僭

云信矣一段正以見他年皆歉則天道本不差而

此年有年所以為反常也是故統春秋而論之十二

桓公三卷

公皆不書而桓獨書以見其為二百四十年之異焉  
自桓公而論之十八年皆不書而三年獨書以見其  
為一十八年之異焉使人知桓之泮天者倖也非宜  
也夫之禍桓者暫也非常也必如是而後福善禍淫  
之理明矣必如是而後亂臣賊子之徒懼矣何莫而  
非聖人汲汲討賊之心哉 加大有年總叙同單混  
作

有年 六月雨 大有年

觀春秋以內瑞為常而知特紀之為表異也 去

大有年以表異畧常分

秋大水 有年 紀異以為常 紀瑞以為異

狩即

經于講武非地者而謹之以全王德焉 此題全在

謹微以全王德上作傳云犯害民物是犯害民之物  
也蓋既違常所必在稼穡場圃之中馳逐故百姓苦  
之禽獸之害乃其輕者謹字書法只是不以為常事

畧之而必書也微字指不地小失言對戎祀大事者  
來王德乃博愛好生萬物一體之德

大閱 比蒲不足以威天下 不足以順天下

滅譚 河陽

經于二伯有予其威天下者有予其順天下者

一以致果殺敵為務一以尊祖仁親為務皆不在

于淫獵之騁 上比易圖宋好

狩即 無水

桓公三卷

二十五

春秋兩謹於微而王德全王事備矣 仁民愛物

之德調燮愆伏之事德以心言事以政言

狩即 執仲幾 上謹微以全王德 下謹初以熄禍亂

城即 狩即 役民非時無人君之心 講武非地明王德之全

宰糾聘

春秋于王室之寵惡因其任之重而罪之深也 全

在任大責重上見出他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為亂

首以聘弑君之賊為可惡書伯只是舉實以見其責

任之重耳天王宰相為一心意亦要見不書秋冬巧

點出為妙

咄囁

糾聘

嫡妾君臣

糾聘

榮叔錫

上責相下責王

君相一心意亦要見

春正月甲戌巳丑

義見盟密傳

聖經之闕文有革以示義者有因以示慎者

齊鄭如紀

二國而小之志憐春秋誅意之法嚴 兵莫憐于志

桓公二卷

鏌鉞為下二國包藏禍心並驅于紀以謀之聖人與

滅繼絕之義甚母樂乎有此也曰侯曰伯曰如顯見

其以二大國襲一小國不虞紀人之覺句要重覺則

如紀不覺則滅紀矣效字以事迹言誅意主在責齊

鄭不過助桀為虐故傳末單言以著齊人滅紀之罪

加迂三邑 以鄙 大去去國之由誅意之效意多

發

于鄙 如紀

胡氏曰兵莫憐于志鄭伯克段齊鄭

如紀其情甚于鏌鉞皆是聖人誅意之法

如紀

河陽

上誅情下原情

如紀

城邢

心迹正權

假禮而小者經誅其意仗義恤小者經美其功

與繼意總起須知桓亦不可謂能興繼者

如紀

叔弓會陳

劉敞誅意谷梁存陳

春秋公天下之心有因而小而寓意者有因存小而

寓意者

桓公二卷

仍叔聘

春秋因事而譏世官之非欲人君深省之也 此傳

眼目只重一公字之于二字書法聖人真令人感動

可為深省意思傳中所云小人得政云不能善其

後矣一段灼見萬世大臣通弊禍亂胚胎人主念及

于此真不可一日有徇私之臣也

遂如

歸父如

取郟

舍至

公選之法不以父故廢不以世故疑也

此等題

借以發傳意不可倒書法亦不可賢官人者

股父故于箕御為之子缺

敖如京教從已氏于莒魯人立長子文伯文伯辛又立其弟惠叔

戰却盟宋于却以還趙同蒙諧而見戮于宋之敵文于伏信以當強

夏伐陳獲燮子產之父子國侵蔡怒楚既又從楚至於身不能保為盜所殺

世故股韓厥伐起聘厥之子起

觀魚却鼎僖伯之子哀伯

圍宋新城令狐趙衰之子趙盾

桓公卷

城濮書救梁書之父梁枝又書之子梁紇又廢之子盈

滅甲氏燮聘士燮之父士會

駟陵士句聘士句之父士燮又句之汙鞅

若丘釐伯之父叔會號初午之父和奚又趙武乃宣孫之後

會鄭奔會乃子臧築即圍舍之父豹之後

于箕晉侯伐衛且屋之父軫

城濮盟扈甲氏駟陵

經明公選之法不以世相世將疑之也

祭伯來盟洮歸父如舍至重命不以貴賤故重賢不以世父故

仍叔聘初稅疢變官制變田制耕者九一

城祝丘

春秋于望國與役而譏其時義之胥失焉夏則不

時公欲助紀而畏齊鄭故城以備之則不義揜見無

愛民之心

從王伐鄭

聖人因王威之繫而深寓軍政于其中焉三綱軍

桓公卷

政之本句最重揜括端本明義存防三段意蓋王必

捺刑政之當而不至繫威諸侯必明從王之義而不

敢于抗王從而不敢抗者固所以尊王也捺刑政而

不至於繫威者正所以自全其尊也合之乃聖人所

謂寓軍政于春秋也譏天王以端本內以不討魯宋

之罪為重蓋在桓公時天王之失政莫此為甚春秋

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莫此為切向使天王能正二

罪則王威自振鄭何敢于不朝又何至自將而為鄭

賤也陳蔡從王只是明其義耳 王取田于鄭而與  
鄭人蘇忿生之田君子是以知桓之失鄭也已不能  
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蓋鄭之罪誠不容  
掩春秋直以端本澄源為重耳

糾聘 從王伐鄭寵大惡小過

大雩 諸侯只宜雩山川今則為壇為南郊雩五方上帝而配以先帝諸侯只宜用歌舞今則自鞞鞞至於祀教皆作

春秋于望國之過祀必因變而志其僭焉 此是僭

桓公三卷

三

祭之始傳意施於一經祀事最國之大事必合億兆  
之精誠而後可以對越上帝故凡祀必依天理自然  
之度數天子諸侯至於士庶人各以其意潛孚氣相  
屬毫無僭差怠忽夫然後精誠能格民神不雜而降  
之嘉生百福天下由之以順治故君子以為性命之  
文而明于郊禘之義者於治天下猶指掌也魯得用  
盛禮成王只賜周公其後群公因而借用之在周公  
之本心雖功格皇天規創萬世亦不過盡為臣子之

分義因是而一毫有過承成王之報甚非其心故已

自為周公其衰也後之群公踵而踰侈獨謂之何哉

因旱而書亦桓公逆德之所致也收特書大 朱子

曰諸侯祭境內山川天子祭天地只緣他屬我故祭

得他若不屬我氣便不與之交感如何祭得或問如

何氣不屬曰聖人本人情以制禮賤之不可為貴猶

貴之不可為賤也如周公天子叔父也使周天子祭

周公於周廟則於心何如即此心不安處便是周公

桓公三卷

三

與天子氣不相屬今且把士庶人何故不把他人祖

禘祭於己之寢思量便曉此意

大雩 吉禘 四卜郊

望國舉祀而每失之僭春秋各因事而志其失焉

主傳中雩祭則因旱而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

事而書其義自見

吉禘 四卜郊享親之禘 享帝之禘

自侈僭以為觀美聖人灼見格天人通祖考為牲

命之理故一毫不得假借今人有舉大事發真憤  
必詛天地而昭告之稱祖考而感動之尤可見其  
理道之關於天下而不可忽也

大閱 吉禘 各有三設意俱識其僭

大雩 襄歸

經志僭祀而見性命之文譏昧義以正性命之理

性命之文最有關於天下萬世的道理世不得無  
以順治人不得無以自立別傳有人君不知命則

桓公二卷

三十一

必畏死畏死則必偷生偷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  
有容身苟免之耻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正與此

互相發明

大雩 吉禘 四卜郊 墮卣費 明于禘郊之義則知  
聖人治國如指掌樣

惟聖人事神之理無不明故聖人治人之化為易見

幽明一理無一毫可僭差故禮之體甚嚴施之用

甚順

州公如曹

春秋特錄外君之相如將以表其微也 公是寔昔

日本爵聖人只從實而書之將公字着相發非聖人  
意義錄疑云季先生要把度其國危遂不復斷罪玩

傳將有其末必先錄其本甚是蓋亡不始於亡之日

如州公者所謂不能自強於政治日危月削如火消

膏淪於危亡而莫覺者也不是以不復其國為罪也

聖人于此不表其本爵則無以見其後來之微而可

傷先書公于此而隨書寔來正以見其以九命之上

桓公二卷

三十一

公一旦而同匹夫之賤可哀也哉人君所宜深省也

公指世類言者不是 加寔來更好明發

于曹 葵丘 曹南 倒單作見州公得同宗公宰

孔之稱以相乎王也

宰周公聘 華元聘

春秋序人之爵皆王制所當尊者焉 天子三者

字樣最重俱是周制不是特筆 換此隨出

葵丘 曹南 河陽 錫命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  
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



春秋謹稱謂故于君臣之爵號致謹焉

齊鄭如紀 州公如曹

春秋兩紀外君之相如有誅其面小者有傷其自微者 一為見滅之白而錄一為自取之禍而錄

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能自強於為善也

寔來

春秋表諸侯去國之實而深責其自取也 此書諸

桓公二卷

三

侯失國之始名與不名之例通乎一經杜氏曰言奔

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言來也此雖是另

一書法然却是事迹不必重只重生名上名與不名

為經世之典者蓋失國不幸故可強於善失國自取

故知終於自棄不名其不幸者勸其為善也譚弦温

後來亦未見有興復者在春秋立法自當然耳名

其自取者絕其自取也州公朝而遂不敢復是其平

自必有不宣於君如所謂棄賢保佞云者聖人不

以寓公待之正所以絕其自取絕其自取者正所以

為暴棄者之勸戒也

石門 寔來 滅邢 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

名

寔來 滅邢 失地滅同姓則名

寔來 獻舞歸 滅譚 滅弦 滅温

經于諸侯失國深貶其自取者特原其不幸者

總問分作只重有罪無罪待寓公意輕

桓公二卷

三五

石門 寔來 譚奔 變文以貶 不生名而寔名失地也 原情以恕 失地名而譚不名不幸也

會邾

經于小國謀難而傷所主之非也 與三年會邾一

例再會于邾者邾近齊畏心同也齊僖懷謀兼併而

小國岌岌不得自安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可知然紀

之謔謀於魯以桓結婚於齊也庸知桓之篡國媚齊

已且不免為齊所駕奈何能保紀乎

大閔

經志望國講武之非因示失政之戒焉 厲農失君

道僭制失臣節然聖人豈特為不時非禮書哉國家

之勢惟有備乃無患故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訓練熟

而備具先百日備而一日用乃為綢繆牖戶之計而

可以保其國臨事而急于閱以是知其不素閑于教

矣前二意提起後云使其武備素閑奚至奸時而動

冒禮而行其厲農亦重

殺化 盟越 魯桓 會稷 宋督 伐西鄙 商人 會申 蔡賁

桓公三

三

春秋嚴于討賊有責諸侯之黨惡者有責國人之戴

惡者

衛人立晉 楚子入陳

子外臣舉義 子外夷舉義

子同生

士負之士妻食之接以太宰公與大姜宗婦命

經紀國嗣之生明與子之法也

始生自然未抵言故

不稱世子非是特削其稱只重明與子之法與子者

定於立嫡也立嫡者定於始生也始生之義最為重

重子者重宗廟社稷也分早定則自始生至於終身

其物未等威固殊絕矣配嫡奪正之事無所從起矣

未誓只作事迹帶見玩傳中意講於春秋燕帝王之

道須有發明

同生 札聘

春秋燕帝王之道故于禫繼而酌其宜焉 帝禫

天下之心即王者所以繼天下之心王者繼天下

之心即帝所以禫天下之心均之一公無私期於

又安天下

桓公三

三

四國伐鄭

未陽 陽生入 禫不以禫

經酌帝王之道故于禫繼之失宜者有貶焉 易

遇清令孤同 清易盟宿同 又易取長葛戰

全

同生 首止

經重與子之法故謹國儲之生而嚴王儲之會焉

紀朝

經原小國求援之志而深傷其失所主焉

公告不

能不可脫春秋于此有憐之意求和為主自是有

罪但志不是黨惡耳還只重失主上有味 加會卿

只作事實加大去只重貽禍

紀朝 大去 鄭逃 乞盟 孫齊 乾侯

歷觀國君之失主未有善能後者也 只三開作聖

人作經並不下二事來比前事供要見不善後

焚咸丘

春秋于望國淫獵而譏其無愛物之心焉 古者是

桓公二卷

二十

臣推而後火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固可用火

但火只是去其莽翳以逐禽獸若焚則蓋焚之矣惡

草木禽獸心字最重人君所以蕃草木養禽獸只是

有此一點愛物之心不則便淫肆暴珍物無唯類矣

千鄆 中丘 咸丘 親親仁民愛物

中丘 咸丘

經譏與伐而寓仁民之意經譏淫獵而寓愛物之意

穀鄧朝 一君皆在方城之外所以為和時自達

春秋于遠國脩禮既嚴黨惡之誅尤絕用刑之望

名二君者乃人道之所以立也去二時者乃天道之

所以彰也然則誅黨正所以誅惡絕望乃所以深望

書法雖有兩般只是聖人惓惓討賊之意作文書法

固各要大發意只當渾融討賊意為主自遠字要重

逆德之君而反至遠方共欽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

以作也

石門 秋七月 穀鄧朝

桓公三卷

三十

經兩變例以紀親內嚴黨惡之誅絕脩職之望也

先以諸侯不名首時必書提起後重本脚

石門 秋七月 諸侯不名 首時必書

春秋紀事有所以尊諸侯者有所以備天時者

穀鄧朝 獻舞歸 滅刑 主與失地滅同姓者比

句

滕朝 穀鄧朝 和年葛朝 或取爵或書名或稱人

糾聘 穀鄧朝 失職 全要務去二時意

滕朝先穀節朝遠和年王喪會扈齊賂伐宋宋賂召

陵侵宋蔡賂合執叛傳或畧而不序或賤而稱

人或書侵以陋之

會城濮 盟踐土

春秋紀王室刑賞有示天討之公者有示天命之公

者 將王者繼天為刑賞意揔起上齊桓問衛

立于類之罪是天討下策命晉文為侯伯出入三

覲為天命

桓公三卷

甲

年八

已卯烝

春秋紀時祀著瀆禮之端也 入春秋來一向是周

正紀嘗事至此纔得見之作一明證意不重只重為

再烝見瀆意聖人存此于策若曰此時固已烝丁丑

胡為又烝耶

狩即 已卯烝 此題乃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搭夏

狩在冬周之孟春非夏之仲冬乎而狩之是從夏

之軍禮夏烝在冬云云祀禮

家父聘

春秋不貶王室之寵惡示責相之意也 此傳人主

之職在論相而已一句最重蓋宰臣實揔端揆天下

治亂邪正一切係之如戶之有樞而闔闢不浔不從

也春秋責任宰臣為天王一心實祖述有虞之意當

時家父唯唯而來其非烈士諍臣可知但春秋只責

備於一相乃真萬世識體之論也

歸賄 糾聘 家父 錫命 合賄

桓公三卷

甲

經立君相互貶之文示一心之義也 揔以君相

一心起中以君臣嫡妾分勿以君相分揔照出禁

叔家父不與在末

糾聘 家父聘

春秋兩紀王臣之寵惡而獨重于責相焉 君德

之成敗百官之邪正揔在相

家父聘 戰岬

經重將相故因事而獨深其責也

糾聘 錫命 大棘君相一心

元年 家父聘論元 俱是人主之職

糾聘 家父 首止 葵丘責相 上貶糾而不責家

父 下殊會世子而不殊會孔

丁丑蒸

經于望國瀆禮而再書以貶之也 再書一貶非前

貶後亦貶也必再書而後其貶見也此祀不惟瀆又

非時但非時即在瀆之內 加已卯烝同卑

桓公卷

伐凡伯 已卯烝 丁丑烝一句包數義

祭公逆

春秋於主室圖婚而深著其輕使之失焉

祭公逆 劉夏逆命魯不宜使公 俱輕重失宜

季姜歸

春秋于王后之歸而抑之以教化焉 父母于子雖

為王后猶曰吾季姜也從父母所子而化天下以婦

道教本於父母也 王化始於閨門先於正始婦道

只是樛木逮下而已京師為天下之望點見亦可

逆后 姜歸乾坤論配合

春秋兩紀王后之稱而母儀婦道昭矣

逆后 姜歸 錫命 賜命

春秋道名分特致意於君后之稱焉 王后之名

不正則或以非偶而卑君或以恃寵而失德亂之

生也則名以為階矣故必作配五位而六宮之主

有常尊推恩九嬪而大君之側無常御王者之名

桓公二卷

不正則或以權移而小朝廷或以德虧而芻海宇

紀法之壞也自王朝始矣其必居重御輕而禮樂

征伐所自出居高聽卑而休養生息無餘息

射姑朝

即小國脩禮於內而父子之失胥見矣 責其父子

均以守宗廟為重非述職之急而急於朝桓正見其

不能重社稷桓逆賊也意不可脫

甯母于盟洮于秋通王貢

經兩紀國儲之勤王事而知脩鄰好者之非矣

宜以世子有出會之儀急述職意總起下分鄭文

使華陳宣使欸必王事不敢後故使之為是未聞

無事如射姑者

甯母 盟戚 鷄澤 會申

經于儲君出會有定禮于已誓者有定禮于未誓者

陳世子欸序齊侯下宋世子成序鄭伯下已誓而

下君之禮一等也齊世子光繼和子之後宋世子

經公三卷

聖

佐繼許男之後未誓而以皮帛繼于男也此只明

禮非有子奪須就王命發出 易盟洮是陳世子

欸序曹伯之下襄十一年伐鄭齊光序和子之後

再易會相俱光序和子

年十  
春王正月

春秋於逆君之盈數特明天人討賊之常理焉 天

道有未定之天未有盈數不逆者此常理之必然也

天誅就在人事上見要於紀常理內發出聖人汲汲

討賊之心

糾聘 殺鄧朝 春王正月 因事傷天道之廢 四時望天討之行 天非

人不成人之遠罰乃天道之所以虧也人非天不

因天之數盈乃人道所當復也

桃丘弗遇

與國約內而失信春秋之所惡也 要將所從非義

未照惡失信蓋使齊鄭有義可從則中變是他好處

雖失信而春秋不以為譏矣今觀即之戰惡曹之盟

經公三卷

聖

春秋皆貶則其變果何義哉此所以失信而可惡也

中以約出於衛地在於衛桃二比書法只是弗者迂

詞而桃丘意亦不可駭

桃丘 戰即 惡曹

春秋惡與國之失信以所從之非義也

楚丘 桃丘 一在楚丘見出失職 一在桃丘見出失信

桃丘 納捷箭 上背義以變不義 下攻過而往能義

戰即

經于諸侯逞忿之兵而變文以深責之也 春秋責

二國之意不專為其逞忿蓋罪其大義之不伸而以

小忿興師也還是汲汲討賊意凡交兵有主之者主

之者罪重以三國對魯凡用兵有首之者首者罪重

以齊對鄭衛說當總發三國之不知類以采戰書法

為主帶繳首齊

四國伐鄭 越 稷 即 侵西 伐北

經紀黨惡逞忿之兵兩變文以責之也 以兩例

桓公二年

聖天

問起倒戰即作收兩變文書法

盟越 會稷 戰即

黨大惡而逞小忿春秋所深誅也

四國伐鄭 戰即

春秋兩變主兵之例所以誅黨惡也 上首宋下

書來繳收本股

同圍齊 大鹵

兵有舉于誅暴應敵者均之不詳已也 俱要發

年士

不詳已之意暗影戰即不可說春秋與其能誅暴

應敵也 或易齊人伐衛敗狄于鹹全 又易河

曲彭城 或彭衙入陳俱同

四國伐鄭 却鄭伐宋 戰即 異詞責主兵 上下俱

以四國伐鄭例倒入辨講各收書法

惡曹

諸侯結非義之信春秋奪爵以示貶焉 結魯之怨

而因以固三國之黨一直講下見得今日為盟之心

桓公二年

聖天

即前日為戰之心也須本戰即未發他為盟之非傳

中既字又字可玩此二條大意總是舍大惡而結小

怨也

戰即 惡曹

經於諸侯兵信而均者悖道之罪焉 既非以義

興師則其戰也為不祥以凌人其盟也為比周以

稔惡

執祭仲

經於命卿見脅必大其任以深罪之也 仲有大罪

三當主少國危之時存亡係大臣之一身保其身乃

所以衛其君也既出無柰則惟有致身明義以死自

誓或者時事未可知也又不然陽為許之歸而轉存

亡于呼吸宋雖強國豈終能寢處我此亦不失為智

士也今始則不為國家遠慮既不能保身以衛君中

之又怵于勢不能致身以報君終則遂徇其意而擅

為廢置仲之罪于是乎不容誅矣稱仲以執者聖人

桓公三卷

聖

只因其命大夫之實以深責之也傳後抑揚書法只

明名突以見其非有國氏忽以明世嫡之正正見其

貴賤倒置所以甚祭仲之罪也

執仲 見脅突歸 置忽奔 廢

命卿見脅而昧廢置之宜春秋深罪之也 一把

作歸責仲下二比不過驗其廢立之實

及孔父 執祭仲 例本比更便于此刺

突歸

春秋于庶君篡國而必深正其罪焉 不稱公子對

先君言不係鄭對國人言總是以深絕之與陽生

入同不與小白同易辭是當時事實聖人於其歸之

易而必深加貶絕正見萬世嫡庶之節不可以私亂

之也

突歸 小白入

春秋于奪夫爭國者秩天下之分也 不稱公子

俱提過重不係鄭與係齊講嫡庶長幼作服歸入

桓公三卷

聖

意帶見

許叔入難入櫟逆赤歸 易陳蔡歸 順 順逆以理言難

易以勢言分歸入作要見詞同而意異

股赤歸 衛鄭歸 曹伯歸 成十六 比歸

順曹伯襄歸 衛侯歸 襄二十六 陳蔡歸 益歸

雞白入 衛侯入夾儀 入成周

股逆入櫟 陽生入

忽奔



嗣君居正而不能立春秋深責其自取也 國氏以

為正正見其不能君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稍能自揆

進退即由我強臣安得廢之而大國安得脅之

伐陳 會號

賢臣相國而當內外之強春秋予其自立也

盟戲 蕭魚 溴梁 澶淵

賢臣援事以抗伯以禮自強者也 晉人徵朝于

鄭子產馳詞對之原于戲肖魚之役以昭歲事之

桓公二卷

勤述澶淵溴梁之盟以數在庭之敬政令無常國

家數病所以責晉者有禮矣

當晉 會平丘 晉人問駟乞子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

股 盟平丘 于產爭承曰列尊貢重周制也鄭伯另也而使

當楚 舍之入陳 陳為楚與而鄭侵之報非堙與才利也

楚陳蔡伐鄭 襄二十六年

執仲 忽奔 主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句然

忽之奔仲之為也忽之弱仲之資也此意要交互

伐楚 戰韓 伐陳 會號

二臣于內外之強有節兵以制之有執禮以當之

蕭魚 執霄 伐陳 會號 智整服鄭駕楚 謀

伐陳 會號 築即圍 舍至 子應當晉當楚 淑舍以禮以忠

魯鄭有賢臣而內外無所肆其強矣

伐北鄙 夏伐陳 歷命申命 子應執詞

經于賢臣有子申命以却敵者有子特詞以當強者

會號 于越入吳 子產執禮 夕踐自強

桓公二卷

春秋紀事而見君臣之能自強焉

伐陳 會號 入郟 圍蔡 子產強國 包胥復國

春秋于賢臣有子其成強國之功者有子其成復國

之功者

盟折

春秋據實以紀信而示公世之志焉 以柔未賜族

公選之遺也蔡叔稱字展親之道也點過後倒志大

道之公作 張氏曰折之盟以去年魯與齊鄭衝為

仇至今桓公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陳與蔡初無忠信誠慈之心也

一盟四會

春秋紀會盟之清公世之心見矣 天下本無叛有

盟而後有叛天下本無疑有會而後有疑故屢盟長

亂數會厚疑聖人見微知著逆知其必不終矣是故

非廢盟與會則春秋之天下不可汙而治也一盟一

會再會又再會之紛紛詞不憚煩只是汲汲欲去盟

桓公三卷

五三

會之意屢數字要挑見方與石門瓦屋不同蓋至于

此而聖人憂盟會之意尤切于參盟齊盟也

武父 宋 辭平也

春秋紀望國結強之迹見盟會之不足恃也 江氏

曰魯桓恨忽于即之戰幸莊卒而突立欲以定其位

而思結之突之篡忽欲反忽之所為故願善魯以求

其援耳 張氏曰與人交之道忠信誠慈本手中

則有不期合而合者非有心則氣味自是不投神

明之天不可欺故也人皆欲人之信而已之心先存

一慮人不信之心則其積疑生叛理固然也盟會非

叛之根本而何 嘗失信故盟突宋失信故辭平二

者並罪入春秋以來聖人每以不盟不會望人然猶

或以盟會為有可恃者也迨至宋魯盟會之紛紛而

忽有辭平盟鄭之役則盟會之不足恃莫此為昭昭

矣故特存而示之訓此盟是前屢盟後戰伐中間一

閑節比事以觀尤見聖人深切著明之處

桓公二卷

五三

伐宋戰宋

春秋重于自治故討罪之兵猶惡焉 既書伐宋輕

傳只為又書戰于宋而發難明正宋罪之所在正顯

魯鄭之罪浮于宋也中小分魯鄭二比若曰宋雖可

伐而不當伐於二國故伐雖有名而終不能無事于

戰也

會稷 郟 執仲 突歸 一盟 四會 戰宋

春秋詳二國正人之兵以反已之有歎也 青

於宋而無厭屢盟於宋而無信后倒本股

戰即 戰宋 未戰者罪在客 外戰者罪在主

春秋兩紀交兵而罪各有所歸焉

戰紀敗

小國倖勝乎大自治之遺環矣 重自治上省德相

時正是自治處小國迫於大國只有以禮自持庶可

以已之引咎辨論上告下愬皆所謂以禮自持也若

釋此而徒以兵力相抗則兵力之盛固大國之所有

桓公三卷

餘而憑恃以吞小者也且重怒難任而使強者當其

敗弱者處其勝正所謂自速其禍耳所援弑君之賊

篡國之人便是當時不度德量力一証

戰紀 鄭人伐衛 北鄙 圍宋 召陵侵

經于小國幸勝而比事以責其失自治之道焉

圍宋宋使公孫固告急于晉是訴于方伯召陵以

劉康公在是告于天王

鄭人伐衛 引北鄙 滅黃 取鄆 訴

即列國禦敵之多方而知倖勝之計失也 當以

紀作骨借列國事狀發傳意方好若單泛叙便無

味 引咎易完盟全 下訴易同圍齊全 辨喻

易入滑同 或會號亦全

完盟 北鄙 滅江

列國每得待敵之道皆春秋所予也

侵蔡 貞伐 栢舉 圍蔡

二國倖勝以致患失自治之道也 須發倖勝與

桓公三卷

禍敗相乘見小不能加大 加戰紀大去宜倒本

傳

戰紀 鄆陵

春秋兩紀兵而皆無取于倖勝焉 齊迫而紀墟

乃得志于魯鄭之援為之也楚張而晉怠乃快心

于鄆陵之援為之也要之聖人非不惡齊之兼併

也特論其在紀者則當內治之是備也非不惡楚

之憑陵也特論其在晉者則當外懼之是釋也

齊衛 戰紀 盟柯 不以怒廢禮 不以怨并議 下比或易宋大水同齊

遣使弔宋不計乘立于鄆之敗也

公會鄭伯于曹 王氏曰公子鄭突比之至矣十二年

屢會以平宋鄭而不克則為武父之盟為宋之伐

十三年偕紀侯之戰今虞齊衛之報怨又會于曹

同惡相濟明矣

無冰

春秋紀常燠之徵所以示怠政之戒也 藏冰而用

桓公三卷

五

之是燮理陰陽一事陰陽愆伏全是政刑舒急所致

故周公以之而陳王業孔子載之而為經邦大訓也

要知春秋所書正欲入君察於陰陽之變以觀吾政

治之得失以盡燮調之道耳 呂氏曰古者藏冰發

冰所以節陽氣之盛也夫陽氣在天地間譬猶火之

著于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蛰而未

發其盛在下則納冰于地中至二月四陽作蟄虫起

陽始用事則亦始啟冰而廟薦之幽風所謂獻羔祭

非是也迨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于是乎大

發賓食喪祭無不徧及是以四時無愆陽無伏陰凄

風苦雨故夫藏冰發冰者燮調之一事也 劉向曰

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夏五

觀春秋傳疑之文見聖心之慎矣 穀梁曰孔子曰

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

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桓公三卷

五

春王正月 夏五

聖人脩經義裁於心而文因乎史也 上比蕪筆

削與盟密傳少異下傳疑

語盟

春秋紀責戚前定之盟而特罪其君之私焉 聖人

非不欲其愛寵乎弟但干政為生亂之階其弊多至

於君失國而臣喪家又豈所以愛之也不然春秋中

兄弟相殘為世大憾一愛寵其弟者而又可導之

以薄我前定是事迹非義所係在每股出俱不必  
重別傳皆以稱弟罪其私此又說義係於名稱名正  
見其情雖親而分則臣不得以屬戚通也 聖人亦  
非謂凡弟一槩不當任使語而賢即任之無不可弟  
恐其未必賢也後子華以子人氏實違君命亦未必  
非今日過寵之由來矣 加會曹只作前定事實

語盟 許叔 蔡季 高子盟 屈完盟

春秋變例以紀貴戚之結盟所以罪其君之私也

桓公二卷

辛八

語之盟以使其稱固知其為會曹以來前定之盟而

畢於屈完高子之無成命矣獨謂諸侯兄弟稱字

許叔蔡季可考也而此獨書名何也云云

語 高子盟 屈完盟 前定未前定只作事實

以予奪立說寵以政非所以愛弟也裁以義乃所

以成君也近主倒作為是

曰子盟 屈完盟

二臣裁義之盟均春秋所予也 境外之命本可

權矧二子又能權之以成興繼之義安利之功所

以可美 廣地蕪國之功不若平內善隣之為美

魯定而高子所以光齊者多故見其安魯也不見

其專齊也兵凶戰危之事不若服義保境之為優

盟齊而屈完所以光楚者多故見其從齊也不見

其專楚也

御廩灾

江氏曰世室壞新宮灾寔社灾皆不書新作

春秋畧望國當興之役而重本之意見矣 其新必

桓公三卷

辛九

矣必字要看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

而民不怨勞要務

御廩灾

作雉門 削之示孝 書之教忠

御廩灾

築即親親 仁民

御廩灾 滅陸渾

上與妄興土役困民力以自奉

者異下與關土服遠以圖強伯者異

乙亥嘗

秋嘗以物成薦新為義

春秋紀望國之舉祀以其失禮之甚也

不時對不

敬不過不時亦是他不敬處施於事者本其發於  
也作文要融 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  
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以事其祖  
禩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 按有災必警懼備飭而  
改卜未可遽有事於先祖况周之八月正夏六月未  
當時祭何為汲汲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祀乎苟簡滅  
裂不卜不戒玩天變而繫祖宗莫此為甚聖人明書  
二日責至深矣

桓公二卷

卒

宋以四國伐鄭

大國假兵以備怨春秋均授受者之責焉 諸侯以  
兵相為用而後強者合黨以凌人弱者藉強以報怨  
天下始皆肆行不顧無復有王法矣故曰大亂之道  
也以者不以者也句最重聖人所以顯私相用之罪  
在此一字怨字亦要重所謂報復私怨之兵也若請  
於天子以大義驅之當不言以矣三怨字皆然 加  
執仲突歸武父戰宋只是原事或單出及鄭伐宋一

此

以四國伐鄭 伐齊取 戰栢舉

春秋謹兵制每惡夫私相為用者焉 三怨字要

玩

歸祊入 宋以四國伐

經謹王制譏乎以地相與者譏夫以兵相用者

滕薛朝 以伐 交譏備禮之恃  
交譏用兵之私

以四國伐 會曹

桓公二卷

卒

以強假弱經譏其變兵制以小先大經譏其變禮制

求車 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車服者天子所以備  
諸侯也

春秋深貶王室之下求示端本之戒也 需索之謂

求句重傳中自夫上有好者至不厭矣推言天王求

求之害以見所以不當求之意古之君人者云云至

後止也言古者不求之道與後世求利之害而原其

所以然之故在儉與侈上即天王失道內之意

求賻 求車 求金 前傳賻以貨財則生者所

齊也本傳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况車服乎

穀梁曰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有求愈甚王室愈

卑之意作文一節重一節

突奔

春秋於諸侯之見逐特端本以重戒焉 重君實有

國本正而天下之事理講突之自取張氏所謂初與

權臣比而篡位繼又與其親戚謀殺之始得國非正

而終為反覆盜賊之計 人君能躬德義則臣下自

桓公二卷

空三

不敢衡能執威柄則臣下自不能衡

突奔 衍奔 欵奔 衍蔑冢卿欵多內嬖三段作

俱是端本

突奔 入櫟 端本 謹禮

忽歸

春秋於嗣君返國而明其有可復之義焉 只重復

歸一意稱世子只喚起見他亡其君位亦既絕矣而

猶稱復歸者以其有世國之義也

忽奔 忽歸 無君國之才 有復國之義

忽歸 咥歸 諸侯歸稱復 大夫歸不稱復

子同生 盟折

春秋之義有明大夫不世官者有明諸侯必世國者

下股易入極公

許叔入許

貴戚乘亂復國春秋正之以義也 入云者難詞也

難以勢言惟其失復國之義而因亂竊入故以勢之

桓公二卷

空三

強弱為難易若能伸大義則何難之有

時來 入許 突奔 忽歸 許叔入 無可絕之

罪而乘亂以復國非義也

入許 許叔入 舊以齊鄭不仁許叔不義合作還

倒單為是

會艾 謀定許也

內外講好以存小春秋原其情而罪之也 李氏曰

鄭莊方強則二國挾鄭以為利及許叔既入乃定許

以為名會艾之謀亦烏能掩入許之罪乎

知年葛朝

小國慢王以黨惠春秋原其情而罪之也 二意

一串相形發方喫緊

入標

庶君據險經譏設險者焉 先王之制禮必使居重

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此處一毫踰忽不得不然

亂不已也此知先王禮制之大謹禮必於初制邑之

桓公卷

李孟

死號君緣莊公不以封段曰制岩邑也號叔死焉故

曰親見 程傳曰突稱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則

人取之矣

于駟 入標 遇垂 不登于前而貽患于後

克段 入標

兩觀強都之害而知禮之當謹矣 俱就險上說

以之謀弟則不仁以之自謀則不智要知莊公豈

獨情於是蓋其心術之險天奪其鑒耳

于駟 入標 衛侯奔 比歸 墮二邑

春秋深鑒強都之弊故特著強國設險之非焉

重在本段中二比作照末比只見當墮不當設

入標 廬吳歸 上有蔡仲之諫 下有申魚字之諫

經兩若強都之害示謹禮之意也

行歸 比歸

兩觀強都之害而知禮之當謹矣 天下禮而已

矣禮達則定天下勢而已矣勢兩則爭故耦國者

桓公二卷

李孟

勢之樹也禮之踰也 雖然滅冢卿而信左右衍

無君人之度矣靈弒逆而霄濟焉微孫都其能免

乎然則為國者不可徒恃其本又當深揆其本

或易入戚楚子伐徐全 或會戚陳蔡歸亦全

入標 滅下陽

春秋待衰世之意而致戒于設險者焉

入標 邱費 昧礼而貽患於後 秉礼而化行於強

聖人知國以禮定故無所不致謹焉



瓦屋 入櫟 志盛世而謹參盟 傷柔世而戒設險

會柔伐鄭

經紀諸侯兵好而深責其疑于義焉 全在一疑字

不好突與忽之是非邪正本自明而諸侯乃疑於強

弱之勢以昭公雖正云云盛強也此其所以疑於為

義而果於為不義疑字就會字看出 張氏曰宋莊

魯桓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為鄭納突無所疑疑之

者獨陳侯耳然寡不勝衆所以疑而逐合也

桓公二卷

會柔伐鄭

會曹伐鄭 上以勢徇人而不要諸義 下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

年六

會曹伐鄭

春秋嚴諸侯之祭爵次而謹禮之意深矣 利字要

重後世有以醴賞云云皆為利也利之能誘邪害正

如此此春秋必防微杜漸致謹於儀位之間也

會曹

未能納突故復會於此又邀蔡

列國再講輔邪之好春秋直著其昧義也 未能納

突故復會於此又邀蔡黨益張矣

伐鄭 伐鄭 會宋 會魏

經惡諸侯之易序惟其意與勢而已 齊光未誓

而先滕意向昔也楚圍以夷而爭軟勢升降也

會鄭 會鄭 齊先 伐鄭 伐鄭 全上

滕薛朝 戰即 會祖 鷄澤同 伐鄭 滕薛爭長猶

皆為侯也至鄭以周班之後而有于即之戰則不

計班次矣齊光會祖猶繼子男也至伐鄭之先至

而遂首滕薛則不計班次矣

桓公二卷

意升 降辰 會鄭 陳先衛 前幽 許先滕 北杏 陳先蔡

會淮

許先邢 侵蔡 許先曹 會戚 知先薛

亳北 蕭魚 知先 踐土 會宋 召陵侵 蔡先衛

會魏 衛先蔡 會鄭 幽 侵蔡 首止 新城

會鹹 牡丘 會淮 盟新城 棗林 盟蜀

會戚 襄五 衛 會鄭 俱是陳先 以四國伐 襄 會宋 俱是衛

會曹伐鄭 次即 盟齊 會孟 翟泉 俱是陳先

會溫 會宋 會申 伐吳 鷄父 蔡又先陳

李七

須知陳乃舜後武王所封蔡衛見前可隨股對

勢上滕薛朝 戰即 臯鼫 會申 黃池 臯鼫 下股

以祝鮀強爭而先衛於蔡是恃勢也

會曹伐鄭 召陵侵 臯鼫 此題俱就蔡衛言會

曹先蔡定序也伐鄭乃以衛先至而先之非以意

為升降乎召陵後衛定序也臯鼫乃以祝佗之強

辨而先之非以勢為上下乎

桓公二卷 卒八

會曹伐鄭 邢丘 率人 不以禮 愛人 不以德

公至自伐鄭

春秋特至內君之逐國嚴黨惡之誅也 上無王法

恣為不義而莫之禁要重發桓身為亂賊而又相糾

以助亂賊所謂恣也

會曹伐鄭 公至自伐 秦王制 玩王法

冬城向

春秋不畧望國合時之役所以重勞民也

朔奔 莊五年伐衛傳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

經于逆君去國必奉王命以絕之也

年 盟黃 平齊紀且誹衛故也

即小國要盟于大國而見其不得已之情焉 紀魯

之姻國衛朔在齊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也主隱公

總傳小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 張氏曰公十三

年紀敗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曾足付其恨乎後

二年齊卒迂三邑盟不足恃見矣

桓公二卷 卒九

盟雒 尋茂之盟也 魯初不通好十有餘年至是尋茂盟 且平再伐之怨下書伐邾不待貶而惡自見矣

春秋紀內外講信之迹以見盟之不足恃也 隱桓

皆盟邾而皆盟皆以宋可見魯當時鄰國之交惟強

弱之視無忠信誠懇之心也然隱之盟茂尋自相伐

儀父所親見茲又曰尋茂之盟何其愚哉

戰奚

即內外兵交而直見盟之不足恃矣 主盟黃未幾

而戰又有主守禦之備者

盟黃 盟雒 戰奚 伐邾 正月盟齊而五月戰

二月盟邾而八月伐蓋濟兵無信者也

蔡季歸

魯戚善處乎去就之間春秋之所賢也 此題大意

只是深取其不爭而已矣去而不爭故去為合道歸

而不爭故歸為合禮道字從權上說來禮字從奔喪

上說來劉敞四句亦只是反覆言其不爭處玩不携

不迫不居不亂字可見不携者非以不立已之故而

桓公二卷

有所怨離於君也遠去正是他不爭之本心

蔡季歸 華元奔 去就得宜 不爭 出入得正 討賊

蔡季歸 季子歸 可以為風天下之鎮 可以為社稷之鎮

蔡季歸 舍至 禮通不迫遠不携 禮立身忠事主

經于內外之賢因其歸國而予之也

蔡季歸 生而稱君為虛位札之文也 卒而稱君為實名札之實也

盟茂 午伐鄭 隆尊號以放王之文 紀君名以從帝之質 合陳侯午卒傳

下易盟幽壬申朝戊申隕全

年大

蔡季歸 五國伐鄭 成三 蔡季請謚得禮 華元厚葬非禮

貞伐鄭 會宋 子囊違共王之謚子木裁屈到之

雙君子曰違而道

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邾爭疆魯從宋志

經紀內君從大之兵而盟之不足恃見矣

春王正月

春秋以王法討有罪不以古今存歿而有間也 新

王嗣立喪畢又是桓公終年故聖人汲汲討賊特立

桓公二卷

無古今存歿之法亦以見失此時不討則大惡遂倖

免於生前而汲汲望討之心尤切也已列于會而不

致討一辨要重此乃聖人所以懼而作春秋之本意

也

春王正月 平州 執曹

春秋特嚴誅惡之法深傷天下無討賊之義也

會櫟 玩下書遂如齊則魯桓不能防閑實基禍於此

矣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內君失正家之道春秋特詞以示譏也

與者許可

之詞極重

廬陵李氏曰桓公在位十有八年首亂兄弟之倫而

天倫隳終瀆夫婦之倫而人理喪魯國亂臣賊子之

禍接蹟於史冊實始於此故春秋一書再書又再書

以貶之不書王者十四年去秋冬者二年貶宰糾之

聘誅滕子穀鄧邾年莒之朝紀大水雨雪無冰日食

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備矣其憂亦深矣然其為

人亦往往不義而汙象故即位之一年棄許田以結

鄭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因宋賂以立督而有于稷之

會三年假姻好以協齊而有贏之會謹之會弟年之

來矣及其得志天王屢聘遠國屢朝於是宋之戰紀

之戰伐知納突無所不至自以為莫已害矣孰知禍

之起于蕭牆而莫覺哉此蓋天理之應也

春秋質疑

田國經  
春秋時應去遠甫編

溫陵田居中公兩甫訂

潭陽朱洧熊紹祖全校

莊公

春王正月

春秋不與內君之擅立所以正大倫也

內無所承

是當時所遭如此既無所承法自不當書即位非可

以貶莊也莊之失却在請命天子作文以君親並

講却要有分曉穀梁曰繼弒君不言即位先君不

以其道終則子不宜即位也是亦春秋復仇之義

子同生 春王正月 上不稱世子非貶詞也乃言

未誓則不宜稱世子與不書即位合作都在聖人

書法上發揮

夫人孫于齊

春秋于國母之

義以深絕之也

恩輕義

重是此題撫斷蓋魯弑桓之罪已極故魯之臣子義不共戴天所當請於天王而誅之恩如之何以下正辨不得以私恩廢大義也哀姜歸齊傳言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則知去姜氏者是見絕於先君也絕不為親即凡人不為伋也妻則不為白也母的意思凡人又何王法不可加之有遜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使若字要着正見文姜之去魯非臣子之無恩乃其自知愧服而義所自當絕也

莊公三卷

去姜氏去弗返胡傳雖未提出其意却重重本之義父母同一本以父母較之則父為重也此見絕於父者不得為母也

孫齊 孫和 不去姓氏降文姜也 不是以哀姜為末

滅摠是當絕其中畧有深淺如大辟之中亦有等殺耳

逆王姬

春秋畧內臣之主仇婚所以立人道也

葉館

經於望國之變禮而端本以責之焉

錫命善莊公之主婚故追恤其父也

王室追寵乎內惡春秋訊其不克天也

王姬歸于齊 齊字最重正是結正莊公之罪處

經紀大國婚禮之成顯內君忘親之罪也

遷三邑

經於大國迫小而深惡其不仁焉 重迫字上發揮

莊公三卷

凡書迂者自是而滅皆春秋所惡然或有乘其亂亡者此獨以強力驅之為尤慘也書迂而又書師書邑實以著齊人之罪也

遷三邑 大去 上著其暴 下子其權

遷三邑 城邢 惡迫小 子存小

遷三邑 餘丘 邑不言遷 國而曰伐 各照傳作文

伐餘丘

經志大夫握權之始垂戒深矣 伐字不是書法只

是伐邑法不當書而此書者誌慶父之得兵權也重

在權上蓋致亂之由原於得兵得兵之由原於莊公

幼年而首付之也

鞏伐鄭 伐宋 餘丘 伐杞 伐邾 救鄭

春秋詳紀內臣專兵之迹而縱權之戒昭矣 都

在專兵之久積威成篡故為氏不能明成季不能

過叔仲不能免委權之禍所謂雖有善者莫如之

何也

莊公三卷

入杞 救鄭 摠起混作中小分要重發積威釀禍

餘丘 滅下陽國而曰伐 今日專國柄而異日稔

國惡其漸然也今日無下陽而明日舉虞虢其勢

然也

餘丘 邢丘委兵 委政

會糕

經紀國母之悖行責國君之失子道也 考遜齊不

返則公于姜為路人且無迎養之禮况又恣其奸行

莊乎其非人乎

年三 溺伐衛

貴戚黨仇以雪親經貶之以示義焉 重志仇上溺

不稱公子明不成為先公之子也貶溺所以貶公也

按伐衛之役以朔在齊齊欲納之也抗天子之命納

不義之君其不義又見矣

以御入

經於貴戚紓患而原情以恕之焉 紀季是貴戚斷

莊公三卷

無不恤宗廟無祀之禮摠是承祀侯之命而為是不

得已之計屈已請命正紀侯之命也繳用地正為國

去國亦為國入者難詞只作事迹不重

許叔 蔡季俱不貶 書字 紀季 庶其盜地書 鍼奔棄君加

牟夷奔 辰奔

春秋不以去國用地之罪加貴戚者諒之以義也

重本股有命無罪上發前後只辨書法見其用地

不與庶其牟夷下敵同去國不與秦鍼宋辰棄君

同所以不書奔不書名而同於許叔蔡季之無貶

許叔 蔡季 秦鍼 宋辰 許蔡不貶則書字鍼

辰貶則書名各照事實發揮

許叔 蔡季

春秋不貶貴戚之復國以去國之無罪也 須就

去國時說方與紀季合不必以叔之光復季之合

道參入

庶其 鍼奔 辰奔 牟夷 盜地下敵 棄君避患 只庶其辰奔

莊公三卷

同

次滑

內君見義而不為自怯甚矣 春秋以討罪之義為

重致望之意最深此又因恤姻國之義能致死于齊

則不惟紀患可紓而不共戴天之恨由之以釋義莫

大焉時莫難焉卒於畏縮不前只是恤患之心不切

而復仇之義不明耳果能見得不共戴天之憾而又

因血紀之義以行則義憤自足以作氣雖赴湯蹈火

喋血裂身亦所甘心者惜哉有如此之義值如此之

時而莊竟不能也

次滑 次陘 恤患而怯于用兵可譏討罪而慎于用兵可予

五兵之設本以安天下故聖人之訊恤患善討兵

莫非仁天下之心

伐楚次陘 伐鄭次鄆

兩紀伯主聲罪之兵而皆予其慎焉 二舉皆有

莊公三卷

闕于君臣夷夏之大故所當致之武者但武貴戡

亂不貴窮兵能整兵慎戰使無事于暴骨殘民尤

善之善者也

次陘進 召陵退 圍新城怯 遂救許勇

伯主用兵得進退勇怯之宜也 俱是得宜雖平

說却重進與勇上如以義則退與怯可也進與勇

亦可也安得以退怯為義而進勇非義哉須發義

字

書救 偃陽 夾谷 吳救陳全上

伐戴取 聶比 舍中軍 意如至 俱是不協于義

次滑 納捷菑 見義不為 聞義能徙

祝丘 文姜本以通齊侯故負弑逆之罪幸免于討而又敢於顯然恣行何也

經紀國母之越禮所以甚其罪也 非兩君又去國

都二意

遇垂 謀取紀也

春秋不沒庶孽之能君昭其篡也 春秋大義公天

莊公三卷

九

卷

下選賢與能雖以正得國未之貴也况篡其兄而據

之位乎故自突而言初與忽爭人以為和而勝正也

而忽卒為所斃繼與儀爭人謂外不勝內也而儀卒

為所乘匪才實能君不能然才可以警服國人而終

不可以紊世及之次則其才之有乃兄之無也春秋

不沒其能君之實正所以表其為篡耳如子臧季札

自儀剽言然要之有能超然爵位正所以愧天下之

為庶孽懷惡心者當就遇上點幾句能君居正不能

自強意作結

入櫟 突遇垂儀 執曹 衍奔 溴梁剽札聘

春秋不予爭國者即讓國者以見罪焉 勿以爭

讓對須以臧札分貼鄭衛前後翻覆渾融 去執

曹札聘只就四君上斷 入櫟比或易會郵突是

年復入也

執曹 札聘

聖人兩取辭國之賢訓天下以讓也 須體一國

莊公三卷

十

卷

二君意以發臧札二人之心蓋天下有清脩高蹈

之士則覬覦伺者安所寘其爭此守節高于一

時而亂源塞于萬世取札當以子光弑僚之後言

庶于此傳有情且不碍札聘傳蓋責札之不受國

者在不受夷昧之日也 子臧股或遂伐秦是曹

伯卒于師或盟戚或會奔 札股或會向是壽旁

欲立札自向之時已然或吳救陳是札主兵也

哀奔 高即位叔 執曹 臧札聘 季 合洩治傳



經以蕪讓教天下而予夫辭爵讓國者焉

宋楚平

華袁婁國執曹子札聘季合吳伐我傳

春秋以忠義訓人故取謀國讓國者焉

大去

春秋不貶外君去國斷之以道而已紀之去于去

而能存一段無了但就今日而言亦合太王之道只

是無貶亦不為賢也須有斟酌

大雩 大閱 大蒐 分三段作俱是僭禮

莊公三卷

大雩 大閱 大去 大無 大蒐 各照傳發揮

大去 滅黃上去而不守下守而勿去

寔來 大去 歸節主傳末異于失地之君而不名幾句

蓋伯姬傳如紀 節入如紀似禮存季似義

符糕

望國親仇以講武春秋深著其罪也 襄公不死魯

無時焉可通此於符本取物以祭宗廟上袖出人心

宜動情之至來說

五 卿黎朝

經於夷屬親內而嘉其有禮焉 夷屬只作事實

起重能脩朝禮講惟其以夷屬而能脩朝禮所以為

可嘉也脩朝禮以他朝時所行一如朝禮非徒以其

能來朝也其後王命非謂今日以能脩禮之故但以

今日能自進於禮觀之則凡所行將必漸同於中國

此其所以得受命之榮也卿本却之別商却俠之後

有功別封者也故能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高氏曰

莊公三卷

當時齊魯宋衛為天下望而日敗亂入於夷狄蓋有

愧於黎來矣

盟蔑 卿朝 肖叔 介葛廬 小邾子

春秋別附庸之類而特予夫進于禮者焉 以邾

儀父介葛廬辨起倒本股小邾股帶入

儀父 卿朝 肖叔 葛廬

春秋于附庸以華夏異貴賤也 只上二股同

卿朝 小邾朝

觀夷屬脩禮于內則知膺命之自矣

朔奔 小朔朝 熟衛朔進小朔皆王命也

春秋奉王命有斥邦君以示刑者有進小國以示賞

者 春秋得刑賞之當惟衛却二事蓋春秋本

為尊王而作也

盟茂 却朝 會首止 葵丘

春秋所書有示內夏外夷之意有示尊君抑臣之意

却朝 肖叔 介葛 单伯至 意如至 舍至

莊公三卷

十一

附庸脩禮惟附于夏者進之大夫返國惟命于王者

貴之

會四國伐衛

內外逆命以黨惡經微詞以貶之也 逆命黨惡一

串重逆命上

突救

經褒王臣之恤患亦論其理而已 要見聖人所以

惓惓王室之意救衛者救黔牟即以拒朔也蓋朔抗

王命助者非則拒者是雖不勝五國而要之論理自

當褒之不可謂王命既壅賴突以伸之也不論成敗

正是聖人所以伸正道處若後事而計厥敗則必先

事而計難易所以沮天下奉公守正之心者必此之

為矣故無功不特不足為子突貶乃正子突之所以

可嘉也觀此尤見春秋為尊王而作

朔奔 伐衛 突救 朔入

經于抗命之惡罪納者而褒拒者焉 此傳只原

莊公三卷

十四

卷終

朔之罪以見納者之非拒者之是重朔大謬 去

朔入同若去朔奔便屬下傳

五國伐衛 突救

春秋重王命故于逆命申命者致意焉 宜細看

順逆成敗等字

從王伐鄭 突救 主天子親臨請從如祝聃句然

順作却無味且以為聖人將此解彼尤謬也

突救 齊人伐衛

經重王命而奉之以恤患討罪者皆予焉 俱是

王命興師以恤患討罪分作

突救 黃父

王臣恤患經不以無功貶之大夫勤王經不以有功

予之

突救

盟洮 論順逆不論成敗  
論公私不論貴賤

春秋兩伸王人重理重命也

朔入公至

莊公三卷

春秋嚴誅惠之法治其身而及其黨焉

誅衛朔者

固所以誅逆命之賊也危莊公者亦所以誅逆命之

賊也殺兄之惡即在逆命中蓋王命所以廢朔者正

以其殺兄故也

朔入

經於逆君逐國而特詞以著其罪焉

書入要重在

逆王命上殺兄之惡當在王命之中見之蓋王命所

以廢朔者正以其殺兄故也使王未廢之則春秋自

當以王法誅之今王既廢之則春秋又何誅焉故但

以逆王命為誅而已上數傳皆是此意五國為逆王

命以伐衛子突為奉命以救衛朔入為抗王命以入

衛公至為黨惡附姦而至皆重在無王命上看

公至自伐衛

春秋危內君之逐國而誅惡之情見矣

張氏曰書

至蓋公至自唐之意 罪莊公正所以誅衛朔春秋

治黨之法乃為治惡之極凡誅賊亂皆如此

莊公三卷

春王正月 隱 伐衛 救衛 朔入 公至 札聘

經以禪繼公天下故于得國之逆者而深貶之焉

春秋大義公天下雖以正取國如隱亦以無命斥

之辭國過中如札亦以生亂貶之况朔逆王命云

去春王正月只以季札來形

伐衛 突救 朔入 公至

春秋深惡夫以逆取國者必隨事而致意焉

主

傳末衛朔書名書入以四國與公及突黜化在中

立晉 札聘

春秋志公天下不貴乎以正取國者備責乎以賢讓

國者 以不取衛宣之得國備責季札之讓國

重形衛朔之爭國

小白入 札聘 以大義意起小白有伯天下之能

札之賢皆所宜選者但貶意要見

許叔入 朔入 雜詞 逆詞

春王正月 踐土 合盟宿 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

莊公三卷

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

歸衛俘

春秋結正諸侯黨惡之罪垂戒深矣 迷惑之端端

字重有校本塞源之意四國皆受不可遺 加伐衛

救衛朔入同只要形出甚逆甚力之狀

歸俘 缺捷 一念有貪心遂為利所迷 一念有多心遂為功所使

諸侯貪利春秋正義以貶之伯主矜功春秋明道以

抑之

年七

恒星不見夜隕如雨 隕奔流也如雨言其多也恒星有名之經星列宿是也

經謹天象之變傷王道之微也

伐衛 救衛 北杏 踐土 五國連衛 桓文更伯

秋大水無麥苗 洪範八政食為之先 穀不登禮謂之歉

經紀內災而王者之心見矣 畏天災重民命重心

上說有其心斯有其政也

年八 次即俟

經於望國駐兵而譏其妄動之非焉 兵戎一興生

莊公三卷

民疾苦之所閔國家存亡之所係便筭定於先事而

慎用於一朝猶懼內因外變禍機巨測矧無所指歸

而淹其師旅翱翔曠野之中乎無戎而與戎必讎焉

無亂而兢亂必尋焉稱此以求自敗之道也故春秋

深致謹凡用兵義為主勢輔之特行之闕一必敗魯

一無有

次即俟 聶北 陘 匡 雍榆

春秋予奪次兵論其所以次者而已 次是通例

美惡只在俟伐救上看出有倒本服作去未二比

更好

次即俟 伐楚次上俟而次 下伐而次

春秋紀次兵譏其妄而予其慎也

次陘 雍榆上伐而次 下救而次

春秋紀次兵予討罪而譏恤患焉

聶比 次匡 雍榆

春秋於救而次者皆譏其不勇焉 上一段是緩

葉三卷

十九 齊如

師下是畏敵作文不必兩開只據事實講三段而  
以緩師畏敵結之

治兵

望國簡又役之兵春秋譏其黷也 須根無名妄動

來說見其不班師而復治之治之者方欲用之而未

已也故曰黷莊公親將慶父主兵可入講

圖師師降

內君非義而無以服人春秋直著其罪也 黨仇霍

親正是無義處書法只重師降上二書法乃是紀實

要發他不足以服人處

師還

望國班又役之師春秋示重衆之義焉 又役非義

不相離若役為義舉則上固不輕用其民而民亦不

怨勞雖歷三時猶未甚危也惟其以無名妄動則上

必有草芥其民而民亦不勝怨勞淹恤至于三時民

所與存者几何故聖人重之王道之權衡意要發國

葉三卷

二十 齊如

以民為本尊君本所以安民雷民安在其為君此輕  
重之因時制宜也

次即 治兵 圖師 師還

春秋詳內兵久役而示重衆之義焉 以不稱公

問起摠發重衆意 加公伐却只起書法

次即 圖師

春秋兩紀望國用衆而黷武之罪見矣 無名黷

武不必分貼不至不服字要發出又的意來

師還 會瓦

春秋重師有變文以戒黷武有變文以戒專權

伐邾 師還 于邾 重君以紀兵而必戒其黷

師還 袁姜 重將以紀兵而必戒其專

無知 年聘 盟蔣 季歸 春王正月 上親親而失尊賢

季歸 舍至

春秋兩紀賢臣之歸而親親之善見矣

諸見 孔父 狩檮 以孔父影 盟蔣 蔡丘 以齊桓影

莊公三卷 春秋所書有辨人臣忠邪之異有見人君廢興之由

孔父 仇牧 北杏 蔡丘 父牧得死所

北杏 兩郵 兩幽 會檮 首止 甯母 蔡丘

伯主成九合之功由用人之道得也 須記此乃

衣裳之會不以兵車數股點過推本用賢九合非

定是九次蓋易以九為陽數即離騷九辨九章俱

不止九篇楊用脩辨之甚詳

盟蔣 蔡丘 齊襄用失其人

年九

小白入 救邾 落姑 春王正月 上管仲成一匡

蔡丘 長岸 用管仲舍關刀而齊興

二國之盛衰一由于用人而已

盟蔣

內君謀定于仇國春秋深罪其志親也 當襄公之

時不共戴天可也此時聖人亦不是教他乘危伐喪

以報先君之怨但莊公之志在於安定其國家而圖

其後嗣則全見他無仇襄之心而重以德報所以人

莊公三卷 倫廢天理滅也 二十三

師救齊 圖蔡

春秋嘉報德而不廢報怨者一酌之以天理也

或易邢狄伐衛圖蔡全 須體然則如之何意起

不宜實于須各提醒德重怨深方有力夫必有受

重德如邢者方可以德報也夫苟有蒙深怨如楚

者而後不以德報也 或易馮李 夫差報仇于夫

戰 公孫龍成范氏趙孟救之及鉄之戰龍乃肅

攻鄭師取其旗以蔽趙孟曰請報主德

納糾白入

春秋于爭立者而正之以分焉 重不當立與宜有

齊作言納不稱公子只婉轉帶說管仲召忽一段乃

文定所以別糾白之邪正也不可忽

白入

春秋黜國君之專立而必與其分之正焉 玩傳意

桓公于王法雖可絕視于糾則當立雖字則字之義

還當以宜立為重難詞只點不重講所以難者桓雖

莊公三卷

有莒衛高國之援然魯莊方與師以納糾管仲復帥

師以遮道故也

納糾 白入 取糾 葵丘

經定國嗣之邪正于子奪二臣見之也 以糾與

小白講管召入後驗之收本服書法 只取糾葵

丘全但于召忽處較前猶重亦須倒在糾白上

白入 救邢 伐楚 甯毋 葵丘

經正嗣君當立于其子相國可知也 首段是相

桓下段俱是徒義

乾時敗

春秋隱顯內兵之劔示復仇之義也 一意兩書法

言敗公以見齊實為當復之仇諱公以誅其本無復

仇之志兩意相生總發明公忘親之罪著榮字要不

相悖言能與仇戰雖敗亦榮惟不以復仇戰故不得

與沙隨平丘以示榮也二書法相照亦要知春秋不

是責公以復仇之時矣雖敗亦榮傳中原說得活若

莊公三卷

看實便說夢了

乾時 升陘 沙隨 平丘

經兩變例以紀內君之劔示復仇之義也 重本

服作升陘三段只作例起

乾時 沙隨 平丘

經不以理直之例而彰復仇之榮以其心之非也

乾時 圍蔡

內君忘仇春秋不以其敵仇而與之外君復仇春秋

不計其害仇而怒之

季子糾

春秋於大國殘弟而罪其不仁焉

納糾 取糾

春秋所書既惡爭國者之非義尤惡賊恩者之不仁

主傳不當納不當殺作書法書子不書子

取糾

廬吳歸

上同于後世取國滅後以防患下異于孤秦罷侯置守以自奉

春秋譏賊恩而與復國者公天下之心也

莊公三卷

浚洙

畏齊也因畏而勞民設險古人微彼桑土綱繆曠戶之意不如是也

望國勞民以設險春秋訊其不知本也

本末字要

挑明

治兵

浚洙

因整衆而譏黷武因設險而譏勞民

城中丘

浚洙

遠天時務地利

俱是勞民

長勺

經于望國挫敵而責之以王事焉

重在主魯以明

已亂之道兵刃相接詐謀取勝只是一意詐勝只在

彼竭我盈上使齊人雖成列而無所用若望轍視旗

自是慎戰之法不可謂詐書法不書來伐而但書魯

敗敗之者為主也

長勺

伐鄭盟戲

肖魚不戰

士甸侵

澶淵不陣夾

谷歸田

不師

望國待敵非道經此事以責之也

以長勺講一

頭順題通講三段繳收長勺

伐鄭盟戲

士甸侵

夾谷

莊公三卷

三七

詳觀内外之制敵而善戰者之罪昭矣

三段題

自下而上宜以不陣不戰循未盡善必以聖人不

師為歸宿若自上而下亦必以王事為主下作兩

不得已而取其次 若出伐比書救盟戲股意自

上而下

書救

夾谷

不陣不師

盟戲

肖魚

夾谷

歸田

不戰不師

書救

盟戲

不陣不戰



盟戲 大鹵 魏絳息民 魏舒崇卒

伐北邽 會號 展禽申詞 子產設備

文告 伐楚次 敬仲脩詞 或舍之入陳或伐陳 子產對晉

會戶 文十晉以厥貉之貳辭鄭鄭使子家執訊而趙宣 子不能詰

袁婁 國佐却東畝質母之令

鷄澤 士句告于諸侯而動齊人不協之恩

伐陸渾 王孫滿辭問鼎

橐臯 于鄆 子貢却百牢辭尋盟 會鄆亦全

莊公三卷

備服 戰奚 齊侵魯魯公命之以楨守不虞事至則戰

入滑 弦高犒師攻之不克

伐陳 晉因士句之憂而伐陳備于橐也

午伐鄭 子展子西完守入保午無功而還

會號 以衆逆女子產不受豐氏之祧使錦于外

徐越伐吳 蹇由犒師吳有備楚無功而還

盟宿 長勺 惡盟 惡戰

侵宋 此書侵之始 以詐敗齊乘勝侵宋皆召兵之道

非保國之謀也卒致于即之師宋魯原未有隙莊徒偷一時之幸真小人之行也

遷宿 此遷國之始

大國迫小春秋直罪其不仁焉 此傳只就強遷之

若上已自見其不仁之甚而滅國又不待言也迫字

意最重自是而滅之意都在此迫字之內不再貶而

惡見即自是而滅之說也棄父宅之田里四句句

發明遷國之苦以見其不仁之甚

莊公三卷

次即 乘丘 記稱馬驚公隊佐車授綏雖勝宋公亦危

內外構兵非道春秋交譏之也 宋以侵故怨齊以

敗故仇肆其報復便是不以其事偃以請擊謀公以

僕姑射不奉詞令便是不以其理

次即 只主次不以事作

乘丘 只主勝不以理作魯致怨有由意亦要見

長勺 侵宋 次即 乘丘 于鄆

春秋紀兵有原事以責報怨者有比事以責勝敵者

長勺侵宋比是肆其報復之私于鄆比是積四鄰之忿照單二意作

長勺 乘丘 傳題合作俱是勝不以道曹劇公子

偃分

乘丘 伐北鄆 不奉詞令 奉其詞令

伐鄭次鄆 夾谷 次以其事 勝以其理

敗蔡歸 此荆蠻猾夏之始亦以歸之始

春秋於與國之被患而甚惡其失道也 傳意責缺

莊公三卷

舞就服為臣虜說所以責之者全在平時有危溢之

行如止息媯弗賓是也玩夔子無罪不名便見 加

路嬰見沈嘉等摠叙混

于莘 補楚人伐鄭及荆聘二傳意作

春秋特正夷狄之名以其僭王而循夏也

缺舞 譚奔 耻 滅黃 正 滅夔 直

經絕與國之失守而參之三國以見罪焉

缺舞 譚奔 滅黃

經名被患之君以其不逮乎知耻而深愧夫守正也

凡春秋書失國之君皆是以於禮為合於時為不

幸律之缺舞辱身則無耻也自取則非不幸也譚

不能死守而罪無可滅于禮雖不合而于時實不

幸也江黃所謂于禮為合而于時為不幸也虜不

如奔奔不如死就各比一步進一步乃不倒經文

之序不然摠叙後以學者意渾融作如所謂死社

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耻焉虜甚矣錯綜翻出議

莊公三卷

子

論方好决不可作聖人借彼形此

石門 缺舞 夔子

經于諸侯有立常變之法有辨得失之情 俱倒

本服惟失地不得同于不名惟有罪不得同于夔

子

缺舞 夔子 春秋論事必原其情蔡惟失道則今

日之屈辱益見其自取而無耻也可惡也夔初義

直則一時之屈辱猶其不幸而非得已也可怨也

上義已絕下義未絕

舞歸 譚奔 蔡本有罪所以屈服之辱益見其自

取而無耻譚初無罪所以興復之望猶可冀於後

而可原上以夔子形下以徐子形

滅譚 此書滅國之始

經恕失守之君以無可絕之義也 國亡無所出對

國未亡則書出言如突出奔蔡是也只書法不重此

題精神全在義未絕一句惟已無可滅之罪而出于

莊公三卷

三十一

不幸則先王建國無可泯之理所以義未絕惟其義

未絕所以冀除宗廟其所得為未絕望於後日也

加弦温全 加小白入只事實

汪氏曰齊桓之初滅譚滅遂降鄆遷陽以管仲攻瑕

之計強伯之謀也後雖存三亡國功不足以掩過矣

春秋書荆敗蔡繼書齊滅譚桓亦能背之為耳天下

無中國楚為之天下無王齊為之也

譚 弦 温 徐羽

經于小國被患恕其義之未絕者絕其志之已屈者

摠叙分譚弦温一邊徐羽一邊要發抑強扶弱又

責弱者之不能自強於善意

譚奔 徐奔 名與不名要在義之絕與不絕上着

上主不幸下主屈服或以譚作不屈既無事實且

非傳意

舞歸 滅譚 夔歸 羽奔 同一以歸蔡則本於

自取夔則其初不服同一滅奔譚則見迫而奔羽

莊公三卷

三十一

則既服而奔

夔歸 羽奔 上以蔡照其無罪 下以譚照其屈服

敗鄆 宋以乘丘來侵公未陣而敗之同長勺作

內兵以詐覆大而恃力之罪見矣 宋既敗而不知

懲魯既勝而不知止宋再受劔魯亦困于兵矣

宋大水

春秋志外灾示王事也 玩春秋魯史乃詳外國之

灾胡氏又以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可見春秋之

意分明以恤病救急之義為重蓋天戒民隱在本國之與列國俱一體事未有謹已之天災而不揚於人之天災也未有恤已之民隱而不憫於人之民隱也

宋大水

四國災

上魯往弔為得禮下許不弔為非禮

莊公三卷

三十四

大水

弓會陳

明王事 敬天勤民 金王德 典戒繼絕

乘丘

敗郚

大水

荆聘

伐鄭

救鄭

不以所惡而廢恤病之義不以所好而廢救急之義

王姬歸于齊

春秋抑王女之歸示婦道也

最重正人倫厚風俗

春秋灼有見於未流之弊以為萬世之法故其書法

如此 周制王姬車服不係其夫而聖人所紀若是

亦變周制之一端也

十二

季姜歸

王姬歸

抑王后以端婦道抑王女以謹婦道

伯姬歸

王姬歸

首止

葵丘

同辭以正夫婦之倫異辭以正君臣之分

王姬歸

叔姬歸

明婦道法婦節

歸鄭

經於內女全節特旌之以示勸焉

要重不以亡故

而虧婦道其歸之意全為宗廟為宗廟者乃所以從

夫也歸者順詞只在存而弗削書法之中下必另用

叔姬歸

及仇牧

婦道臣道

莊公三卷

三十五

及仇牧

大夫致身以徇君春秋表其節焉

仇牧可取全在

不畏強禦上且又以立人之本朝不得不死也聖人

取之之意在義利兩字分割徇利必背義不求利而

徇義其功之未成雖不能濟一時之變其節之所著

實足以立萬世之綱也然則牧之死賢於討賊而得

正矣

孔父

取糾

召忽 仇牧 太宰督 在內

荀息

遂如齊

惠伯

會夷儀 晏子

經于與難之臣必酌死生之宜而予之也 此傳

論人臣死難之義有三摠是一個義字權衡細分

太宰督毋論矣召忽之不與聖人非是言他可以

無死正見人臣當慎所事於初不則後雖有不得

不死而死終無當於義也惠伯之不與非謂必待

君命而後可死只為其為賊所欺而就死則本非

有赴難抗賊之意不然能怵慷以赴之亦與仇牧

莊公三卷

三六

等耳晏平仲之可以不死者只為莊公本為淫死

匪從君於淫者焉用死之聖人不責其不死又恐

天下人臣昧於社稷之從而輕於一死祇與石之

紛如徒人費同類而無取也

孔父 取糾 夷儀 主傳孔父召忽晏子作文

孔父 仇牧 荀息 中分三股發出皆是聖人所

取

取糾 仇牧 荀息 遂得如 息事不正與召忽

同然召忽秉少以爭國荀息從君以踐言惠伯死

難與仇牧同然仇牧聞弑而叱乎賊惠伯見欺而

戕於賊

小白入 葵丘 會澶淵 夾谷 管仲不死而伯君 晏子不死而顛君

萬奔

經於與國黨惡而深譏其失刑也 重在受宋人之

賂上得賂而討不得則安之矣非有討賊之心也使

婦人飲酒亦是惧其有力而用謀不可便謂黨賊然

莊公三卷

三七

即婦人飲萬酒可見他平時與之歡洽矣是黨賊也

北杏

春秋予奪伯圖之始皆為尊王計也 誅諸侯中要

見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柄自此始意予桓公中

要見聖人不得已之意誅諸侯者為周也痛其廢萬

世王法之經也予桓公者亦為周也取其救王道一

時之厄也一因不知有周一因能尊周

北杏 盟幽 救邢 伐楚 曹南 踐土 伐晉

辰陵

經兩致意于伯圖之始以其肇一匡之功而啓迷伯

之迹也 此全傳題也以北杏為主而以成功

啓患分斷于後

北杏 盟幽 救邢 伐楚

春秋權予創伯之君以其有匡世之功也 单主

安中國等句

北杏 曹南 城濮 伐晉 辰陵

莊公三卷

三六

經屢紀伯圖之迹思諸侯之始亂也 单主啓伯

患意

北杏 後盟幽

經于講好而著其伯圖之始于講信而著伯業之成

上主始惧人心之從下主終樂人心之同上一宗

齊則為忘周下不服鄭不能制楚

北杏 邢丘 戴伯之始 委政之始

經因諸侯專政而責夫戴之者因大夫專政而責夫

委之者

北杏 盟宋 戴伯之始 通夷之始

經誅戴伯而貶通夷衛世之意深矣 王伯消息

夷夏盛衰各以後弊繳入

北杏 伐宋 好始講見桓之匡天下兵繼舉見桓

之息天下此春秋不可無齊桓而齊桓不可無管

仲也

北杏 盟柯 桓之創伯莊之從伯皆權其時而予

莊公三卷

三九

之也

北杏 城邢 一非受命之伯一非請命之師權字

俱就當時時勢而為是不得已之計揔不越屏周

室之念也

北杏 辰陵 王降而伯伯降而夷予北杏以其尊

王予辰陵以其正分

滅遂 此國滅書滅之始

經於大國覆小而深罪其不仁也 此傳只是罪齊

其論見滅者之不幸特以形滅國者之罪耳不是二  
意遂之不幸亦要多發引興滅繼絕天下之民歸心  
照齊桓以威力服人要見貴王賤伯意

盟柯

春秋不貶望國平怨權其時也 齊魯本為納糾之

故非為易世之怨但聖人以義揆之則復仇之義當

于其身不當于其後嗣所以戰為不可盟為可本意

重今易世矣句上而桓公合諸侯云云併言其勢只

莊公三卷

甲

帶言之蓋桓公即非合諸侯安中國魯亦不宜與之

仇也若棄雖能伯如桓終不可不復矣作文只是不

責他復仇的意思不可作予莊公意在此時可平則

前日之不可平意自在聖人固有深惜其失時不報

至於今雖欲致報而無所措也 加小白入北杏見

易世而伯之實

逆姬 伐衛 狩禚 圍郕 納糾 長勺 盟柯

會鄆 救鄭 伐楚 葵丘

經于望國釋怨必原始要終以示意焉 以盟柯

為主而逆姬數服見不宜平而平會鄆數服見他

雖欲不平不可得矣言外有無限傷悼之意

逆姬 伐衛 狩禚 圍郕 納糾 長勺 盟柯

春秋詳譏望國之釋怨復因時而兩酌其宜焉

單主失時不報以馴至於今不得不平意

盟柯 盟幽 合諸侯 救邢 安中國 伐楚 懷夾 葵丘 尊天王

經酌伯怨之當釋亦有見於世道之賴伯也 雖

莊公三卷

甲

主桓功而易世意亦不可少

長勺 盟柯

春秋酌望國易世之怨故于兵信致意焉 主傳

末長勺之役專以責魯數句

三國伐宋

經于節制之兵以伯業所由基也 兵法曰興師十

萬日廢千金故兵日尋於外則財日詘于內兵財用

之蠹民之殘也有能節之則其實內固者其威外扶

此強本節兵之道。乃所以無敵於天下也。節兵自然賦於民薄。齊自滅譚後。任管仲作內政以來。二十年間。皆遵此法。特寄發于此耳。玩管仲內政之法。調度遣置。誠為簡便。然每歲侵伐。四出與周制所謂七家而給一兵七役而征一次者。亦不謂不重矣。

滅譚 伐宋

伯主行代。實以寬之政。春秋之所予也。倒傳如

單作以滅譚。稱師影出。稱人蓋譚。備用大衆伐宋。

莊公三卷

後始有制。須入管仲在內。

滅譚仲得政 伐宋 卿 鄭 徐已上俱節兵 遂伐楚南權

戰韓西抑

伯主以制用兵。故能制勝于天下焉。順題作文

伐卿 伐徐 完盟 葵丘晉侯如會 同上

伐宋 伐鄭 救邢 救鄭

伯主節制之兵于攻恤見之焉。

遂伐楚 戰韓

一伯服三強。則節兵之效也。

伐宋 書救管仲節兵 樂書不戰

春秋仁天下。予相之節兵而將之全民也。

伐宋 盟戲管仲一匡 智盡三駕

伯之成功。有得于善政者。有得於善謀者。

伐宋 圖宋管仲節兵 子犯教民

春秋兩取伯事。而善政善教之實昭矣。

召陵 戰韓 城濮 踐土 同上

莊公三卷

伐宋 歸田

大國之相。有以君伯者。有以君顯者。只見仲嬰

能以君伯顯。勿實以二事為伯顯也。

盟師 戰韓 執宵 會申南權西抑 卿服楚岳

威行於內外者。節兵之效。勢屈於內外者。善謀之效。

單伯會伐宋

春秋不貶從伯之兵。以伯之可從也。此題要在聖

人書法上。作為是蓋聖人一字之褒貶。而萬世之



惡由定毫釐差忽不得桓公以討叛興師而單伯從之此其視黨惡之舉大有間聖人只以平詞紀之所以別於鞏會伐鄭之文而是非所由定也錄疑謂此傳意只在照公子鞏會伐脚而季先生亦云伐宋之傳只解桓公一編稱人非貶詞為是若盛稱桓公恐此舉為背會而興與宋人圍曹相去不遠也

北杏 伐宋 會伐

經原伯討有名而平詞以紀夫從征者焉 全單

莊公三卷

合

留

作北杏二比只作事實

伐鄭 鞏會伐 伐宋 單伐

春秋兩紀內臣會兵必因所從而待之異也 四

國黨逆賊桓公討携貳行事自相霄壤聖人別而

書之乃是非所由定也

荆入蔡 為媳媯故媳之滅哀侯為之也

經於外夷猾夏而舉號以黜之也 此惡荆人猾夏

不恭與十六年伐鄭同蔡自取意先見

冬會鄆 宋服故也 此衣裳之會一齊伯畧定矣

春秋紀伯業之初定而見其政之善焉 點過伯畧

定意重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豈齊之伯政

務簡便不欲重煩諸侯也

春會鄆 復會焉齊始伯也

春秋紀伯業之始定而見其心之慎焉 左傳始伯

指諸侯初定而言然後此魯莊叛盟宋人猶或主兵

衛鄭未免復叛桓公于此時三合諸侯而卒不盟此

莊公三卷

留

其所以為慎而後來寡淪盟之患也

冬會鄆 春會鄆

春秋兩紀伯好見其政之簡而心之慎也

夫人姜氏如齊 桓公急于好魯以定伯業故不拒夫

人之如齊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防一

失夫人復起越疆之念遂成如莒之姦豈夫闢行一

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之道乎春秋特書以累桓也

伐鄭 為宋伐也

春秋紀兵而直見伯業之未成焉 伯者本以勢力

服人勢力未盛則不可以取必于一且蓋天下宗周

已久而諸侯一旦從齊未免駭于見聞而安報之功

成于異日又未得於耳目此天下所以循未與之也

要之桓公不急于先宋乃是舒徐以待其歸意此其

施為之有漸正所謂為一人屈而伸於天下一時屈

而伸于後日者也

邾鄭伐 會鄆 鄆 伐邾 盟幽 伐楚

莊公三卷

盟七

經變例以先大國見伯業未成而有待也 問本

比起將邾點過主兵之常發明桓雖有兩鄆之會

諸侯猶未盡與故伐邾只從主兵例以志其伯之

未成迨至二十七年于幽之盟始授之諸侯故伐

楚則從專征例以見其伯業之已成

伐邾 盟幽

經于伯事有見其未成者有見其已成者 上兵

舉于人伯業之未成也下信孚于衆伯業之已成

也自武王定鼎以來天下歸周久矣列國一旦相

率而宗齊則人心未免有疑有疑則弗信弗信則

弗從自平王徙轍以來天下無王甚矣齊桓一旦

首事而宗周則人心莫不有感有感則相協相協

則相謀

伐邾 遂伐楚

伯業之未成也兵從於人伯業之已成也兵從於已

以先宋與不先宋分伯業之成與未成

莊公三卷

盟七

邾鄭伐宋 遂伐楚

春秋紀事有以主兵而先之者有以專征而先之者

上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下伯者而先諸侯專

征也

盟幽 伐楚

伯業之成于得衆專征見焉

伐邾 圖成至

春秋紀事有見伯業之未成者有見聖化之未孚者

鄭人侵宋 開諸侯伐鄭而侵宋不誠服齊以背二鄭之會  
鄭之反覆于齊楚之間蓋始于此

春秋紀強國之兵法之奇者也 傳者辨奇正二字

乃是辨論可施之一經者蓋因鐘鼓有無之說則侵

伐疑於無得失因聲罪無名之說則伐必為是而侵

必為非皆非通例也惟就奇正辨明此兩字則侵不

必于非伐不必于其得失則存乎其事所謂據事

直書而其義自見其例乃可施之一經也作此題宜

把鄭矚齊之伐鄭而陰謀竊發之情狀發出其背伯

莊公三卷 四十九 聖

奸好之罪自見

侵宋 伐鄭

經兩紀兵而見奇正之法焉 侵者用而示之以

不用使人之狎而墮吾術也伐者用而示之以用

使人之畏而伏吾辜也要之奇固兵之一法也豈

盡非哉然鄭以宋之從齊而侵則所謂侵乎其所以

不當侵者也正亦兵之一法也豈盡是哉然齊以

鄭之侵宋而伐則所謂伐乎其不得不伐者也

觀其事而二役之是非自見矣

侵宋 伐山戎 侵蔡 伐楚

春秋辨奇正以紀兵而得失存乎其事矣 宋之

侵侵乎其不當侵戎之伐伐乎其不當伐侵蔡伐

楚反是兵之奇正全而所以用之者得失自不同

也侵未盡非而伐未盡是也

伐取 侵宋 伐鄭 圍新城

春秋兩明奇正之法而得失視乎其事焉 上莊

莊公三卷 四十九 聖

以寡覆衆奇也桓什圍伍攻正也然莊為殘民之

甚桓有仁民之心即此而見下鄭潛師掠境奇也

桓聲罪致討正也然鄭為背伯之事桓為明義之

師即此而見

三國伐鄭

伯國用兵本於正春秋紀實以致意也 以鄭背兩

鄭之會而侵宋見桓之當伐序宋下意點過節兵意

亦要講

荆伐鄭鄭伯自櫟入緄告於楚故伐之南北爭鄭實自此始

春秋黜外夷之猶夏明大防也 說猶夏便離不得

僭王不恭字可玩

盟幽

春秋紀伯主尊王之信而惟欲人心之樂從焉 只

專主倒魯說以俠義作案斷他失信失信在詹逃上

要有得活

從王伐無明 惡曹無方 以四國伐 侵宋列國交 于幽爭

莊公三卷

執詹 詹逃魯叛

春秋紀伯信必原始要終而深致意於人心之從違

焉 以于幽作主而以上下意分照

盟柯 盟幽

春秋紀內盟而隱顯其文知見貶在不信也 且

順傳口氣將柯作辨人以爲幽之盟諱不書公謂

與仇盟也不知幽而當諱則當于柯而諱之矣乃

自柯言之云 自幽言之云 夫柯之盟不以爲

親仇則幽之盟非忘仇矣既非以其忘仇豈非以

其失信乎二邊互發有情無迹方妙主合者非

盟幽魯 新城蔡 俱與其同

盟幽莊 會檉僖 皆惡其叛

執詹

春秋不子伯討待伯之意遠矣 待齊之意是因桓

有匡天下之心而以王道責之也若止論伯事則侵

宋不朝討其宜矣王道只是一自反二字既得於責

莊公三卷

已之道自得于愛人之仁矣

執詹 執濤塗

春秋以王道責伯主兩於其執貳而致意焉 上

桓公經營伯事之初正昭德懷遠之日下桓公安

攘底績之後正慎德居功之時

執詹 晉侯伐衛失於自治

經以自治望人故于伯討有子奪焉

執詹 有免侵

春秋兩紀伯國之討貳而皆示反已之意焉

不能明鄭厲之篡弒成不能討鄭靈之大罪此皆

不正其本而有闕於已者也

晉侯伐衛 滅肯

經紀內外之兵而見其盡道盡仁焉 晉襄朝王

而伐衛以責人之心責已楚莊因已寒而拊循三

軍以愛已之心愛人

殲遂

莊公三卷

弱能勝強而勸戒昭矣 遂之餘民一句最重惟其

以餘民而殲強齊之戍此強者可以為戒弱者可以

自立也勸戒意要發得出兩邊都從滅字上說來齊

非強暴滅遂何以既滅之後而其民猶有報齊之心

遂之滅非上下同力何以四姓之微而卒能殲齊

滅遂 殲遂 入郕 圖蔡 包胥 餘民復仇 孤臣存國

經示強弱之勸戒有見復仇存國者焉

會號 入郕 子產當楚 包胥復楚

國弱而能自強者賢臣之功國亡而能圖存者忠臣

之美

入郕 越入吳 包胥復楚 句踐報吳

外君臣之能振國由自強也

詹逃 詹不能以義立命 莊不能以義成信

經於外臣托內而交著其罪焉

盟幽 執詹 詹逃

經於外臣托內必原事而各著其罪焉 照單作

莊公三卷

上二股分貼之

五十三

多麋

春秋紀物象之變而憂民之意寓矣 多則便為稼

之害非二意也聖人書多麋胡氏以為禹放龍蛇周

公遠犀象之意便說得是經邦大訓

追戎

經於內君逐寇而深譏其不預焉 重在不覺其來

由無備故其來不覺濟西魯之境内追戎於此則其

深矣所謂在境內則譏其不預是也

俟陳蔡 追戎

敵未至而俟之者無名敵已去而追之者無備

追戎

告羅

警之開戶延盜而逐其歸馬  
警之納人于淵而拯其溺馬

經于望國兵食而皆欲圖之預焉

追戎 伐山戎

春秋紀兵既罪其弛武備者尤罪其好武功者

有蠻

似驚三足南越多淫婦故其地多淫女惑亂之所生也

春秋紀物象之異欲入君之慎所感也

重莊公正

家正身上說

滕婦及盟

即之巨室嫁女于陳結以庶女往滕之郵衛地

春秋於內臣行事而譏其人己之胥失焉

遂及盟

結自滕婦原無君命與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不

內臣為禮夫人春秋本其無命而深罪之也

專命

誣上就是及盟裏面事宜渾融一意作

遂及盟

屈完盟

春秋予奪大夫之結盟無非重君命也

遂及盟 宋楚平

經兩罪大夫專命明人臣之義也

鄭伐衛

遂伐楚

遂及盟

宋楚平

春秋重專命專兵之禁故屢於兵好而示意焉

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 若違命

行私雖安利之功亦以擅命論刑

夫人姜氏如莒

伐西郟

稱伐以與齊只明有詞以責魯稱人云云只辨其非朕

即伯討之有詞而致寇之罪彰矣

結方與二國盟

句重終見其致寇之罪失已失人兼用然湏抑揚重

在失人上傳所謂責魯不恭宜體也

李氏曰魯自受鄭詹而背盟已得罪於齊矣公子結

又重齊之怒耳 按是歲周有子頹之亂衛師燕師

稱兵伐周立子頹天子播遷於外桓公不能討乃以

三國伐魯是春秋所責也 加于郵及盟只作事實

夫人姜氏如莒

經紀國母越禮之甚而內君失防之漸著矣 男女

不相往來其訓最大一開此禁未有能遏淫亂之恣

者故舊防必不可廢必莊公之不能防閑其母其所

由來漸矣

齊人伐我 齊桓于是始舉攘夷狄之兵戎最近故先治

鄭公虢公方相命以謀納王齊若罔聞知後殺子頹

齊卒不預也見桓全是逐利以自私於王室何有

齊公三卷

突卒 突歸 忽奔 突奔 忽歸 突入 遇垂

春秋不沒嫡庶能君之迹示居正之戒也 子儀

黜過以忽弱突強講歸重不自立上忽之弱突之

資也突不自強忽之致也收突雖名書猶係于爵

忽奔不言子歸不言爵 去忽奔忽歸卑突一邊

服數仍倒居正上作

肆大青

望國縱惡之過春秋譏其失刑也 書法在大字上

着重在惡人幸免惠奸軌則以賊良民矣廢天討虧

國典皆在其內

會曹伐鄭 大青 遠王制而茶禮廢王法而失刑

肆青救邢 刑者聖人所甚重何譏肆青乎云

惡失刑者期於無刑也兵者聖人所甚重何取救

邢乎云 予救兵者期於無兵也

御寇 立晉州 執良宵 上篡弑之賊人所得討下背叛之臣人所同惡

盟防納幣

莊公三卷

內君忘仇以結婚春秋深罪之也

盟防

內君議婚于仇春秋諱詞以著其惡也 大夫抗公

亦不可無

納幣

內君親禮於仇經直罪之也

符襍 盟防 俱主宗廟之事有人心者宜于此焉

一變

盟蒞

盟防

定仇人之子娶仇人之女

春公至自齊

書至告于廟也虞書歸格于藝祖用特

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有之幽明而無愧也今

莊公忘父仇而娶其女舅母喪而納幣以此告廟其

心將何如哉

祭叔聘

春秋不予王臣私交正人臣之義也

伯朝 叔聘

翟泉子虎召陵侵劉卷不書辭秩

莊公三卷

經迭紀王臣私交之迹皆畧詞以正義焉

五十六

祭伯來 祭叔聘

經兩駁王臣之私交正人臣之義也

觀社

內君越國非法春秋之所譏也

齊棄太公之業而

因社以觀民已失祀事之常公亦非是去會祀徒以

尸女之故自迷耳是時婚議尚疑故再往議欲以盛

飾炫惑女心則所謂惡之大者此焉在矣傳非故業

一段見事不足觀不聞會祀一段見分不當觀君舉

不法認承

會伐秦 有事武宮

上天子祀上帝成子受服下諸侯祀先公叔弓蒞事

公至自齊

觀社為名而窺齊女誨淫召亂實基于此

故春秋謹之

荆人來聘

春秋進變夷者之慕義與善弘矣

此題雖是進其

慕義而所以重進之全重在世類上與椒聘越伐吳

莊公三卷

五十九

二傳同意 說猾夏不恭內便離不得僭王說慕義

自通內便離不得世類因其僭王故猾夏則狄之因

其世類本善故慕義則遂進之因世類善而遂進則

謹華夷之辨自在蓋始而黜之黜其中國居而夷狄

行也繼而進之者喜其去變夷之習而同復於世德

也皆不欲使夏變於夷之意慕義處聖人不止取其

自通於夏中夏者王法之所治也能自通於夏安知

其不由此而單其僭號以昭其服事王室之舊耶然



終春秋中吳楚竟不能改王號此聖人止於書子僅  
僅比於四夷之大者而已若謂聖人始因僭號而黜  
之繼因其自通而遂進之則通夏之善猶未足以蓋  
僭號之惡聖人之心不如是也 聖人之待變夷者  
惟叛則懲來則嘉一捺一縱宵中絕無町畦總欲化  
之于善斯乃天地圍物之心始足以消蠻夷桀驁之  
志而中國始得又安倘絕之已甚令彼無所容而激  
發其暴則豈惟夷德無厭而中夏必無寧宇矣故安

莊公三卷

六十一

邇服遠摠是一道

敗莘入蔡 伐鄭 荆聘

經于變夷脩禮不念其猾夏而進之也 摠是聖

人因其順逆而進退不必分作宜渾發聖人之心

為妙

荆伐 荆聘 取舒 伐莒 文十 伐邾 會戚 越伐

吳入吳

聖人待變夷者因順逆而予奪之焉

荆聘 取舒 會戚 伐吳

春秋待變夷之國皆因其慕義而進之焉

石門 狄伐邢 取舒 荆聘 會戚 伐吳

春秋謹華夷之辨而特酌之以待變夷者焉

城邢 屈完盟

春秋兩紀事而見安邇服遠之道焉 主傳中邇

人安遠者服句

會潛 荆聘

莊公三卷

六十一

春秋之法有所以絕夫純夷者有所以進夫變夷者

不惟伐凡伯舉號而會亦然非惡其事也惡其類

也惟敗蔡伐鄭心諸夷而聘則進之因其事也亦

因其類也

荆聘 晉侯伐衛 僖二十九 文不與衛請盟

春秋樂與人為善有于進遠人見之者有于譏伯主

見之者

敗蔡 伐鄭 荆聘 入陳 圍鄭 滅肖 城肖 傳合

春秋于遠人既不以惡而掩其美尤不以功而掩其過

荆聘 會奔

經原世類進遠人之脩禮賢外臣之守禮

李氏曰夷狄之情每假禮以行其詐荆聘魯而旋有伐鄭之師介朝魯而旋有侵蕭之役秦致棗來聘而尋有河曲之戰可見其玉帛之中便伏干戈經斯世者不可因其末而忽之也

遇穀

內君講圖婚之好春秋譏其失時焉

過

蕭叔朝公

內君為禮非所經譏夫受之者焉

見出君子所不當受以譏魯 加遇穀非時非所對

蕭朝 用幣 非所非物俱責莊公其意主於誇示

仇女

肖朝 王所 俱是非所上責莊撥亂之意下責正本之意

肖朝 襲莒 上責莊公受朝非所下予杞梁之妻

却齊侯之吊於郊

襲莒 夾谷 上杞梁之妻下孔子罷享禮之設于

野俱是非所而能反之正

丹楹

盟扈

春秋於內君圖婚失時而明義以責之也 人君急

於擇配為國不可無儲重宗枋也故莊公失時為大

不孝 加同生春王正月只指出三十六載出來

盟戶 盟戲

莊公婚禮太緩襄公冠禮太早 晉侯問公年季

武子對晉侯曰十二年矣可以冠也歸冠于衛成

之廟假鐘磬焉

射姑朝 盟戶 上徇父命世子君之祿也 下徇母命夫婦倫之本也

刻桷天子諸侯黜而令州之非也天子之備斷而華之加密石馬諸侯斷之襲之而今刻之非也

經於內君崇侈深惡其心之悖焉 桓公見殺於齊

而莊特飾桓宮以誇仇女楹之丹楹之刻其以是為

榮桓乎其以是為忘桓乎傳乃有亂心正與非特有

童心對於禮以侈為小失對心術所關之大言

平丘 邢丘上侈惡之謂也 主廡和言 下儉德之共也 主定朝聘之數言

如齊逆女至

經志內君之常禮正其忘仇之罪也

莊公三卷 卒四 吳震

大雩 待禘 不視朔 納幣 即位 頑如會

凡事之常必遠禮乃書 始終之變雖合禮亦書

大雩 待禘 時視朔 月納幣 合禮 雖常而越禮故皆書

之

姜入

經惡內君之娶仇女而詳詞以著罪也 不勝其母

句極重莊公無感父之誠以義斷其母而迎卷於國

以縱其所欲終至於娶仇人之女為宗廟所共受羞

此禍亂之所自求也春秋罪莊不孝全在于此不與

俱至又是當時錯亂處了

覲用幣莊公娶仇女一事凡十四見于經

經志嘉禮以義有所妨而禮無所別也 大夫宗婦

是兩入男女同贄此莊公欲誇示仇女也娶不當娶

之人行不當行之禮以明示百官禮亂男女此皆失

於正始之道而亂之所從生也桓公只為不謹於禮

故躬弑于齊莊公所親見者今所行又甚之矣

莊公三卷 六十五 吳震

大水陰盛所致唐高宗立武氏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之際焉可誣也

侵曹羈出赤歸

春秋大居正而於不能君者示戒焉 突因未赤因

戎皆奪其君然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春秋治治

不治亂也使鄭忽曹羈事親而孝為上而禮在喪而

哀臨事而敬大夫順之國人信之窺伺者何所乘而

起然卒以廢出者上有失故下得也傳中權在戎制

在宋二字極重世子居正憑一國之寵靈何得為他

人所制足見其微弱之甚也

執仲 突歸 忽奔 侵曹羈出赤歸

春秋兩責嗣君之不統嚴居正之戒也

郭公

國君之自亡由倖用舍之道也

觀魚 棄師

二君之善善惡惡而皆無貴于知焉 下比焉城

卜是楚于怒子王之敵晋而少與之師上比易朝

莊公三卷

吳奔是平王知朝吳之忠

女叔聘 始結陳好也 季子原仲有善今為兩國相故叔來聘及友報聘

經字命卿脩禮而尊王之意見矣

衛朔卒 朔之入國魯逆與有力焉 未有不會其塗去塗者所謂治其罪而不塗者也

鼓用牲于社

經於望國禦災而責其無應天之實也 社陰之神

也日食則陰勝陽天子尊故伐鼓于社以青群陰諸

侯止伐鼓于朝以自責卑不敢責神且明不敢借天

子也又禮當用幣而用牲以是見魯無實有恐懼備

省之心也 按禮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

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

也

伯姬歸于杞

小國嘉禮失其節春秋因有所存以譏之也 此只

罪其不親迎傳中二失字指不親迎之失言微者名

姓不登于史策故不言逆而止書歸其失自見

莊公三卷

綸逆 歸紀 歸杞 慶逆 固逆 揔叙分一書

大夫逆一書伯姬歸以志親迎之禮失一逆而猶

歸一逆而不歸以明君臣之分異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凡天灾有幣無牲非日月

之青不鼓古人遇水旱必以側身脩行焉本况于社

于門非所以致水灾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

灾之禮乎莊公若感比年大水日食為陰盛陽微之

極能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内外之防嚴夫媿之別

禍猶可息也既無脩省實心又且禮文繆戾本末

失此魯之所以亂也

冬公子友如陳報女叔之聘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與無命

即貴戚之脩好而私交見矣桓莊之間上而周近

而齊有來聘者矣魯曾無報使之禮而女叔一來季

友坐往繼又躬會葬原仲則陳魯之交蓋出於季友

原仲之私情矣至行父初立首講陳好循前志也春

秋托始于此豈無意乎社公三卷 之六 陳

伐戎至報追濟西之耻也

經於內君攘外而特著其危焉張氏曰莊公治國家

之政多闕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於內治

曹殺大夫此專殺大夫之始亦篡大夫有不義其君者而

單伯伐 葵丘 垂隴 甲父

經重命討之權幸其出于上而譏其專于下也

單伯伐 葵丘

經以命討歸之王而兩幸其權之未泯也

尊主意起

葵丘 垂隴

經明刑賞以尊王也故子明禁而抑私命焉

敗箕 甲氏

經于伯國任官有罪其專命者有子其請命者

葵丘 垂隴 高厚伐莒

聖人欲刑賞之歸于王而必抑諸侯之專以示意焉

以葵丘明禁意起而以晉齊專封分承

社公三卷

之六 陳

垂隴 看免侵 無莢 高厚伐

經抑大國之貴卿示尊王之意也主雖齊晉上

卿止錄其名氏句摠專命一意當以會盟征伐交

政中華作目

垂隴 甲父

伯國擅命討之權春秋之所罪也

葵丘 踐土 垂隴 無莢與宿男卒傳合

春秋紀事有抑其君以正分者有抑其臣以明法者

雖桓公之卒必以名書雖齊晉上卿止錄名氏

葵丘 甲氏 栢舉 入郟

春秋公賞討之權有歸之王者有歸之天者 域

中有二大權曰刑曰賞域中有二至尊曰君曰天

世之盛也君以命討之權奉之天世之衰也人以

命討之權私之已春秋為尊王而作而以天自處

者也權歸于一而事出于公

伐徐

莊公三卷

春秋不至內兵以其無危道也

大意在役不淹時

而齊人同會二句或欲串看蕪說末者非此傳原無

予之意蓋兵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最不可不

慎也聖人因事而書以示用兵之法乃所以為固本

保印之道也

伐戎至 伐徐

春秋不至內君弭患之兵以其無可危也 只以

與徐合兵表裏見之徐在東郊裏也戎在西州表

二十 會洮

也去公至全 役有又暫勞逸係馬士卒向背

之矣援有多寡強弱判焉征行之夷險係之矣此

聖人示用兵之法也

內君愛女非節春秋之所譏也

溺愛出會伯姬便

是莊公不能謹禮為國之一端

祭伯來

非君命 非君事 非民 河陽非義

分三段作

春秋歷紀上下之舉動而皆譏其非事也

莊公三卷

盟幽

觀魚 友如陳 非民事 非君命

經紀伯信之協而見得衆之盛焉

授之諸侯乃謂

諸侯皆與之也桓當時不可少然鄭為天下之樞中

國無伯先叛有伯後服觀前日侵宋不朝是難於

帖服者今惠然來同可以驗諸侯之皆無不同而安

據事業皆由此始矣要知伯者只是以力服人不

謂心服玩勢字畏字可兄

殺梁曰桓會不至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  
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  
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杜丘王人  
會泚會鹹會淮此為兵車之會

盟幽 鄆會 亳北

經紀伯信之協以其異于強而疑者也 下二比

是勉與疑以血幽為主把視他盟為愈句作文

盟幽 亳北

春秋兩紀從伯之信有著其心之協者有著其心之

疑者

盟幽 鄆會 從桓公威信之著說未  
從襄公威信之失說未

春秋紀小國之從伯有著其出于誠者有著其出于

勉者

鄆會 亳北

春秋紀小國從伯之信矜其勉而惡其疑也 勉

則大國迫之之罪疑則小國自貳之罪

宋 執詹 伐北鄙 徐 血幽 救鄭

春秋欲人心之從伯必原其始渙終同而幸之也

倒單串作見鄭素貳于齊乃今見其勢而畏服之

則人心之同可知矣救鄭是安攘事故將來一驗

盟幽 盟幽

春秋兩欲人心之從伯尊王之意也 上天下與

之下天下服之有淺深魯鄭只參用

西鄙 伐徐

兩觀伯勢之盛而知人心所由歸矣 全在勢上

發揮上始伯中國下始攘夷狄

盟幽 救鄭

伯信講而安攘之勢成伯兵舉而安攘之事見

鄭者反覆之國強在齊則從齊強在楚則從楚下

吾勢以為從遠者也 鄭者中國之樞齊能庇之

則從齊齊不能庇之則從楚視吾事以為安危者

也

盟貫

春秋兩紀伯信有予其勢之盛者有予其義之著者俱着安攘上上服貳下服遠

盟幽 葵丘

伯信始講于尊王而人心同繼講于尊王而人心喻

盟幽 新城

春秋兩予諸侯從伯之協所以示尊王之義也

尊周都在攘夷上見

卷之三

友如陳

穀梁避內難也慶父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觀之則親親罔不忍見也故復請至于陳

經不貶內臣私交示正本之意也 當時友未必無

命但會葬是私事即請命亦是私耳 上加祭伯祭

叔倒木股作

祭伯來 祭叔聘 友如陳 高固逆 莒慶逆

春秋深貶王臣私交而恕夫效之者正本之意也

家父聘 友如陳 上不貶家父責相下不貶季友端木

祭伯來

經讖內女之歸所以明禮也 春秋內女適人者惟

祀伯姬四書來一書會則伯姬之越禮可知矣

莒慶逆

經紀外臣圖婚而辨分謹禮之意見矣 自逆則稱

字公自主而必謹皆所以明尊卑貴賤之等也

渝逆 稱女慶逆稱字 俱是嚴尊卑之等

祀伯來朝 致伯姬也祀伯不能制其內繼伯姬數出

卷之三

又來朝以致之微弱甚矣 祀自桓世皆稱侯今降

稱子後或稱伯稱子足知其微弱僻陋聖人每因其

身賦輕重之實特異其稱所以著其不振之迹也

會城濮 伐衛伐二後皆謀于魯定其交而後師興此相之所以能控御得勝筭也

經紀伯好而見命討之公焉 不止命討出于王有

要從命齊討衛得命討之公者不然平王錫仲子桓

王討鄭伯亦得為春秋所與乎

伐衛及戰



與國抗王命而交伯兵春秋深著其罪焉 立子頹

是衛先君事此時懿公方立然王命所加必無抗違

之理故為衛計者只當歸死代父受戮于王此為忠

孝之正不則亦有哀求以求不泯康叔之社稷而已

今遽然興師而與戰是非抗伯乃抗王也春秋所以

疾之亟戰就是志戰內事挑出以明其橫深疾之耳

非兩意也 按齊取賂而還則非真能承王可知

齊人伐衛

莊公三卷

卷六 劉傳元

伯主奉命以討罪春秋之所予也 稱人書法只辨

非貶辭末要帶衛不可抗意

戰即伐 不言 伐徐 不言 伐衛戰 戰鞏 及者為主

春秋兩異詞以紀與國之抗伯深疾之也 以本

服為主戰鞏挑為主書法戰即伐徐挑書伐書日

書法

荆伐鄭救鄭 此救鄭制楚之始天下大勢于此乎定

春秋惡外暴而特予伯主安攘之義焉 朱子曰齊

桓所以有功於王室者當時楚最強大時加兵於鄭

鄭則在王畿之內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

非桓文有以遏周室為其所并矣故曰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 桓公主會始於北杏主盟始於幽主

兵則始於救鄭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雖不必另

作一意看然于得救急恤患之義內不可脫桓公主

兵之意 故以州舉狄之也凡說春秋狄楚皆不可

脫僭王若不是僭王未必以其伐鄭而遂狄之也

莊公三卷

卷七 劉傳元

荆伐鄭 前此未聘既進而人之今來備夏猶備竊之故智也故復以州舉

會救鄭

伯主仗義以恤患春秋特書以善之也 節兵只是

事實以恤患為主而就中發出安攘之事見主兵又

是安攘之事見內事惟主兵而大柄在我所以得見

其安攘之事也

救鄭 遂伐楚 攘 蔡丘 安

伯主恤患而成一匡之功春秋善之也 以上事

見照看下方有成功

伐鄭救 伐鄭救 文九

春秋兩紀外暴始予仗義而繼懲不恪也 子元

管仲上予其仗義范山趙盾下譏其怠義

築郛

望國時絀而興得已之役非人君之心也 要務出

非人君之心也

大無麥禾

經志國用之竭咎內君之不敦本也 當時魯無水

旱忽無麥禾故不書於夏秋而書於冬見其非天灾

使然乃由工土不怠費用浸廣日削月耗所致故於

歲杪會計而後知之也不敦其本自不能務農重谷

言理財無他開其源而節其流而已古者每歲所入

折為四分用三留一三年耕餘一年之食則用此道

也今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則費之者多端生之者

無道此其所以虛竭也人君只是侈心一肆則奪民

時而妨農務自然生之不衆矣享國二十有八年嘗

有九年之積句重以此句照大無着 加丹楹刻桷

築郛告羅同

大無 告羅 不依傳君臣各任其責合作為整

告羅 國語文仲以壘主王磬如齊告羅曰賢者急病而讓

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今我不如齊非急也齊人歸其玉而子之羅

內卿急紓患之名經本實以責之也 看傳中情急

字本國語來情即當時告羅之情急即急病之急其

情急故魯人悅其名而以為功君子則本其不能務

農重穀節用愛人而責其無大臣任國事之實所急

在此所蔽在彼蔽字重着推原其心而論也心蔽于

名則其實自有不暇治矣 國有肯灾卿出告羅古

之制也文仲此時似亦不得不行但須看文仲平時

築郛新廡曾無一言諫止至於事急之時乃欲自任

其勞此其所以為治名不治實也治實者自是平時

之事大凡治實者治之於未然故已無顯名而國家

二十九年

春新延廐

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春分秋分時也

寬惠治名者治之于已然故已被虐而國蒙實  
此為大臣者不可不知也 一年不登而上下相顧  
無以粒民全魯之民而伏一玉磬待命齊國脫不遇  
齊桓魯之民有轉死溝壑耳

望國時訕而舉羸經譏其用民之已悉也

大無麥

禾告糴 云此用民力之已悉要大發

王氏曰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脩廐有肥

莊公三卷

今

馬民有飢色可謂不恤國之甚矣 汪氏曰興工作

以聚失業之人亦荒政之一事也而春秋書以為譏

何哉夫國有儲蓄倉廩實府庫克則興工作以聚窮

民使無轉徙之患可也今大無麥禾倉廩虛竭乞糴

於鄰邦以救朝夕之急而徒為一馬復興此不急之

役何莊公之不知務乃至此極耶

中丘 勤于延廐食勤于用田賦勤于財

經詳望國興役皆不視民之所勤也

雖得隙時而實不顧時之絀前之大無豈

一年之休養便能殷盛有餘乎借中丘雖時亦書

師次于成 欲救鞏而不能也鞏紀之附庸即莊之加

禮于叔姬本欲救之畏齊不能故佯為救之虛名猶

次猾之意耳不言公耻不能救鞏也成魯地

降鞏 齊未嘗加兵于鞏只遙以兵威脅之

春秋深罪伯主之脅小明道義也 只是急事功而

味道義一意薄責鞏亦所以甚齊罪也鞏者紀之附

莊公三卷

全 陳國降

庸意亦重

卿降 降鞏

春秋兩紀服小之事而責各有折歸焉 書卿降

乃卿自降於齊不義魯之圖也書降鞏見鞏本不

服齊迫以降之也書法要明白

遇魯濟 謀山戎且病燕故也

即內外之期遇而見伯主諂謀之善焉

國語解侯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及其侵也堂封海於有敵渠師於有者環山於有羊

齊桓之伯不自恃也如此

伐山戎

國語又稱桓遂西征檉白隄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泝乘將濟河至於石批喻太耳之谷谿夏則聖人讖桓之黷武有以也

經讖伯國畧遠其垂戒遠矣

救燕以通周貢亦是

方伯之職但王者之道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

德序成而不至于是有攻伐之兵蓋其急於治內以

柔外者如此今齊因而制令支斬孤竹越千里之險

以與燕闢地則為覲武之過聖人深惧其開萬世虛

莊公三卷

十一 陳國略

內事外之端困民力以爭不毛也故重干讖貶齊侯

若如伐楚之役責以大義而不交兵則治內柔外兩

得之矣

伐宋 伐鄭 伐鄭 伐徐 伐山戎 猷捷 遂伐

蔡召陵

春秋讖伯主之畧遠以其異于柔遠之師也 以

本服稱人問起隨以伐宋四股稱人作辨而以伐

楚帶後講之

伐宋 伐鄭 伐鄭 伐徐 伐山戎 猷捷

經詳伯主節制之兵而惟畧遠者讖焉 以伐宋

四股稱人辨起山戎稱人同單題作

伐宋 伐山戎

經于伯主予其節兵以討罪讖其勤兵以畧遠也

伐宋 伐鄭 伐鄭 伐徐 伐楚 召陵

伯主節兵以討二慎兵以服遠皆春秋所與也

此脫母題也兩邊俱要說出山戎來

莊公三卷

十一 齊略

伐山戎 猷捷 伐楚 召陵

春秋予奪伯兵之根外柔遠之意見矣 以王者

強本治內意起分作各例書法上稱人於猷捷之

上下序績於伐楚之下伐楚非便能脩文德只不

務交兵強敵自服耳

伐山戎 猷捷

聖人不貴遠畧故讖其勤兵而抑其矜功焉 俱

重畧遠上但上就伐字發下就猷字發抑猷捷者

即抑伐戎之功也

伐宋

召陵 主傳未強本治內柔服遠人句

春秋美伯主有以其得治內之道者有以其得服外

之道者 治內者急其本柔遠者攻其心本強

則精神折衝心服則禮樂綏敵

降邾

伐山戎 上抑強扶弱 下強本治內

告羅

伐山戎 魯以急病讓夷為事春秋之意在

於務農重谷節用愛人齊以開土服遠為事春秋

莊公三卷

之意在於強本治內柔服遠人

輸平

歸枋 伐山戎 捷 俱照後驗

顯強國之利交顯伯主之遠畧

干築基干即國語先王為基高不過望國氣天不過容晏豆其所不奔穡地其為不匱財月瘠碗之地于是乎為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

望國厲民自樂春秋直書以示譏焉 莊公暮年驕

恣尤甚天灾時見比歲不登而土功無虛歲宣衰實

由莊公始 加築薛築秦全主意見築秦下

捷捷

經抑伯主之矜功為慮遠矣 玩以其所得誇示桓

之微功全是侈心所使蓋侈心一橫於中則必貪近

利於目前忘禍機於事後矣故齊侯來魯本非捷聖

人特下一猷字以抑之抑之者所以沮其侈心以杜

外微生事之本也不是譏其失體於魯若論此功之

不足尚即猷之於王何取哉

捷 踐土 戰安 邢丘

全五 陸

伯主矜畧遠之功于內比事而失見矣 凡出股

有戎捷比要曉得齊實非猷聖人借而發之不可

於猷字上着脚如此題只當先起例云踐土之猷

楚捷此猷之得者也戰鞏之猷齊捷于王邢丘之

猷蔡捷于晉此非所以別內外正上下也猷之失

者也今齊之來迹似遺俘然實非猷也春秋何以

書猷將畧遠之功不足矜講後繳齊夫七下不惟

嫌於邢丘遺俘之相類就使猷之

審者同罪而不得與踐土同美矣故書獻以抑之

踐土 戰鞏 邢丘 此是學者考証事聖人並未嘗書其獻捷作春秋紀者非也

歷觀諸侯獻功而得失異焉 以踐土既俘於夷

又獻於王作一頭鞏雖獻之王然捷則齊也邢丘

既非俘之夷况所獻又晉也作二脚

伐戎 獻捷 城濮 踐土

經于二伯攘夷抑其矜功于內予其奏功于王

踐土 滅甲氏 以輅服賜文公以獻冕命士會

莊公三卷

十六

二伯奏攘夷之捷于王經之所予也

戰鞏 邢丘 一所獻之俘非所獻之人非

經于諸侯獻功而兩譏其失焉

四夷獻 城濮 踐土 俱文獻 馮陵 卻至獻楚捷于周

滅潞甲氏 趙同獻潞俘于周

中國獻 戰鞏 鞏別捷齊于周 忌如晉或公侵鄭 俱定六年公侵鄭季桓子

獻鄭俘于晉

自相遺 宜申來 楚獻宋捷于魯 五國伐鄭 皇成獻晉捷于楚

侵齊獲邢丘 于晉 夏伐陳舍之入陳 于晉

歸衛俘 獻捷 上結其貪利下抑其矜功

齊獻 楚獻 上抑齊之獻下諱魯之受

築臺于秦 公羊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財蓋則恣力盡則懟君子危之

張氏曰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教者

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其所以踰年身死

而蕭牆之禍至奕世而不定可不鑒之哉

遇梁丘 為楚伐鄭也齊請會諸侯宋請先見

莊公三卷

十七

春秋志內外之遇而深惡其無禮焉

堯傳 伐餘丘 遇穀 盟扈 主傳未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句

慶父如 重自如國人不能制發

即逆臣去國之易而縱權之失見矣 按慶父既殺

于般季友奔陳國人不與故惧而適齊循見魯秉周

禮義在人心齊桓以方伯自任齊魯又為鄰姻豈不

知慶父為逆賊乃容其來又使之歸以稔後患可見

其無討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私心也

李氏曰莊公在位三十二年乃無志不立之君也春秋自九年以前書逆王姬會伐衛次于滑狩于禚及圍郕盟旣納糾皆罪其忘復仇之義也自十年以後齊桓方興國事未立故長勺之役魯勢稍振兩敗宋師劫齊歸地齊桓亦屈意結魯以成伯業故數年之間魯國無事正當明其政刑以貽後嗣而乃受制文姜娶仇女以續宗祀三年三至齊廷遇穀盟戶皆為

莊公三卷

八十八

姻好而出未聞秉禮之君若是也故自二十四年以前書納幣觀杜舟楹刻楠逆女用幣皆為一經之特筆然多麋有壘大水日食之迭見天意未忘乎魯荆人蔡叔蕭叔杞伯之迭至人心尚歸乎魯幽之盟城濮之會魯濟之遇伯主亦有資于魯宜可以有為也而乃勤民繼欲築郕新廐城諸防城小穀一歲而三築臺焉坐置其國于晏安沈酣之域欲無危得乎至於亂本之成始于文姜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女公

子之侮家道戾然矣豈特慶父之得兵權而已哉故張氏謂春秋罪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之誅也得之矣

莊公三卷

八十九

春秋質疑

豫章魏時應去違甫編

溫陵田居中公兩甫訂

潭陽朱洵熊紹祖全校

閔公 齊出也

春王正月

春秋畧內君之嗣位正大倫也 內無所承是緣慶

父弑逆來利閔公之幼而立之慶父夫人對先君看

閔公四卷

不告喪亦是魯國臣子之責閔時方二歲也聖人非

有譏貶之意但見得當時置立出於亂賊之手內無

承而上無稟此必不可以言正位居體也全是借此

以正人道之大倫

齊人救邢 聖人之情見矣勿重宜玩味

經予伯主之恤患而其情見矣 傳首二句已盡本

題之肯下即聖人之罪不救者與救之不力者而見

聖人之情其欲救患如此其至也所以然者蓋天子

不能正有能救而存之可也夫子嘗曰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玩敬仲之對桓公戎狄豺狼不可獸也

云則此舉之功甚大固宜為聖人之所善稱人只

辨非貶辭

突救 救邢 狄救 救江 救成次 救晋次

春秋詳志恤患之兵而獨有所善者用兵之情見矣

倒本服傳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故有罪諸侯

遠國四鄰之不救者有罪魯君叔豹之不急救者

閔公四卷

至救邢 云 去本服只以不救不力對作

突救 狄救 虜父救

經善恤患之兵而寓責乎縱患者焉 三段作罪

不救全在善救者上看

救成至 救晋次

經兩善恤患之兵而惡其怯與慢也

救邢 盟貫 兵者聖人所重 盟者聖人所惡

春秋紀兵信獨于恤患結遠者予之也



落姑 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即以待之

信講於微賢一國之公心也 只本季子之賢有以

係國人之思發于般之立友嘗欲以死奉之則其能

輔幼冲之閔也可知叔牙之奸友既能以義誅之則

其能誅多材之仲也可知此國人之意也然魯秉周

禮忠義在人心亦于此可見

季子歸

經於公臣歸國而深致賢賢之意焉 季子忠誠夙

國公四卷

三

著魯國統緒所以幾危而復振者全賴季子一歸之

力聖人追其前日奉般之節仰其後日立僖之功於

此歸有深嘉慶幸之意故不書奔而書來歸不以耻

累其賢也不稱公子而稱季子不以親捨其賢也

賢者國之禎忠義者奸邪之防禎存則社稷固防立

則奸邪銷 加慶父如盟落姑如單中入意

盟踐土 諱下 處父盟 諱我 納捷菑 尊尊親親

春秋因人以為之諱存厚道也 或易從王伐盟

幽季子歸同

荆聘 季子歸 樂道人之善 惡稱人之惡

救邢 季子歸 樂拯人之難 樂道人之善

仍叔聘 季子歸 上以父兄故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改矣 下不緣宗親故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

季子歸 會奔 俱是賢賢以歸國去國分

仲孫來

經於伯國省內而交著其事使之失焉 此傳窺現

虛實意為主畧其君臣之常詞見其蹤迹詭秘而不

國公四卷

四 陸

可測也觀其相問答之詞則知之矣使來省難似矣

問魯可取豈其省難之心務寧魯難似矣俟其自斃

豈有寧魯之心當時幸而魯秉周禮故兼魯之釁無

自而動不然齊君臣之所以甘心于魯者即在此一

舉矣此罪不但不能討其叛人也使慶父稔惡 云

則所以歸咎其君臣者不淺矣 加慶父奔春王正

月大勢同單

仲孫來 札聘 知禮 如祭

禮存于望國有以杜外臣之謀樂存於望國有以終

外臣之慕

禘莊公

經於望國享親之僭必因事以誌其失也 天子禘

諸侯禘其禮皆合食也所以異者一有所自出之帝

一無所自出之帝諸侯不敢祖天子也魯禘是上祀

周公而推尊文王為所自出之帝文王東向周公南

向配之聖人因喪未三年與非宮廟之失而書然本

閔公四卷

五

意則以僭禮為重 五年一禘新君立則於喪畢之

明春行之蓋將致新死之主于廟廟遠主當先入桃

因是大祭以審昭穆以此觀之喪畢猶俟明春則莊

公之喪至此方二十二月猶未畢乎於始祖之廟推

始祖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而以始祖南向配之以

此觀之於莊宮且不可而况屈群廟之主以就食於

莊公之寢乎莊公此時尚未立宮止祀于寢故曰于

莊公也此皆魯夫人慶父所為閔公幼冲無與

後卿

春秋薄責夫國母所以重忘親者之罪也

慶父奔

經於望國失賊而歸罪於忘親縱權者焉

季子歸 慶父奔 夾谷 歸田

聖賢之別于功化之遲速微之矣 文中不可貶

季子遲速不同揔是成功

季歸 慶父奔 高子盟 春王正月

閔公四卷

六卷三

賢臣靖難之功遲委權之非見矣 慶父主兵日

父季子得政日淺必待罪惡貫盈而疾 云然後

外挾強援內協國助 云原其失在莊之委權耳

滅譚 伐宋 季歸 父奔

伯臣得政父而節兵之效見賢臣得政淺而靖難之

功遲

父奔 圖成

內賊佚見賢人得政之未父內叛強見聖人得政之

夫專

高子盟 城魯自鹿門至於爭門

伯臣裁命以安鄰春秋明義以予之也 此題不釋

使只是事實然關係却重極公使將南陽之甲而來

既有取魯存魯二意無一定之命以當時人臣功利

之見處之則取魯為便而高子獨裁之以義此非深

明人臣之義在於將順君美者不能故是役也以言

其功則吾魯賴之以言美則桓德昭焉明於人臣

閔公盟卷

七

之義乃所以為得奉使之立也書法只是書高子以

美之

季子歸 高子盟

賢哉二大夫均之有功于人國也 魯危而復安

者內則季子外則高子其功一也故皆以子稱

仲孫來 高子盟 上徇君命而窺內 下裁君命而安內

高子盟 盟首止 定難定倫都是以大義裁君命

紀季入 高子盟 奉命紆難 權命靖難

狄入衛

與國失道以致禍春秋之所戒也 以懿公好鶴忘

國說起轉過其所由來者遠矣將惠宣淫亂事重發

鄭棄其師

與國遠將而忘師春秋交着君臣之罪焉 當時如

楚如狄方有狡焉啓疆之心一旦乘罅構虛則鄭必

束手就亡矣

閔公盟卷

春秋質疑



溫陵田居中公兩甫訂

潭陽朱清熊紹祖全校

僖公

春王正月

春秋黜國君之擅立正王法也 要見正王法意內

承上稟皆王法也王法蓋公以成風所屬而

僖公

立之成風變妾耳不可為子季子人臣耳不可以

立君則公之內無所承立不以正可見當時承喪亂

之餘論膺立者不能外僖公而他適但不請命於周

則僖為私立若能稟命亦非私矣是內無所承亦自

上無所稟米無稟句重有兩件定位初喪而不遣使

入告也服喪已畢而不入見也周使不至於魯只是

發明魯未嘗遣使於周有使然後有報也非平說

歸順

春王正月

上不能奉若天道 下不能謹守王度

此在聖人意思

發揮只借僖公平王以見意耳不必斷罪 易凡伯

聘立晉同

聶北救

伯主恤患而有遺力春秋說之焉 全在兵力有餘

見其不速于救乃養亂為功之意非救急之禮也救

急者危在旦夕稍急緩則無及于事故必期于速也

後日夷儀之遷桓之遺耳

聶北次 伐楚次

僖公五年

春秋予奪伯主之駐兵而仁天下之情見矣 兩

邊俱以兵力有餘說要說出聖人重民命意專重

次以救伐分斷

伐戴取 伐楚次 遂救許 雍榆

春秋惡善戰而慎戰者予之善遂救而急救者說之

上好攻樂殺於罪為大鄭公之而桓則能慎也下

救患分災于禮為急救許得之而救晉則非也

伐戴取 遂救許

春秋予奪攻恤之兵而仁天下之情見矣 傳中

故字正應二次講末須點出若能中間味出尤妙

上股易雍丘全 皇瑗合聖之致子姚之致  
鄭師志會先有能之殺

又易取函同 罕達與師僅先二人之獲  
向魁逃敵遂成六邑之墟

伐楚次陘 遂救許

伯主之攘夷恤小皆得用兵之義焉 慎於進兵

可以免好攻樂殺之罪急於進兵可以言恤患分

災之禮

信公五卷

聶比救 遂救許 急於進兵  
急於恤患

聶比 圍新城

恤患而有遺力可說討罪而有遺力可予

聶比救 救晉雍榆

經紀恤患有說其急於進兵者有譏其怯於赴敵者

要知次而救見其終能救救而次遂不能救矣

聶比救 厥愬

春秋紀恤患有本其勢而說之者有諒其力而恕之

者

會救鄭 聶比救

春秋於伯主有予其帥兵而急於恤患者有譏其盛

兵而急於恤患者

夷儀城邢

伯主存小國於既危春秋權以予之也 玩傳意重

在夷桓志義志義者志於存中國也邢以自遷為文

見國未滅而非專封聖人可以權予之天子不能正

信公五卷

八句極重惟天子不能正故諸侯救而存之可也要見

不得已意緩不及事所以起卒有救患句不是兩意

玩一卒字可見收自遷為文再書三師二書法

夷儀

經紀小國避患彰伯義之怠也 重緩不及事不重

自遷

城邢

經予伯主存小亦權之以義而已 須要本他自遷

說兼權正二字須用入權是聖人美桓之意非桓能

權也權以予之有二意一則能存周室之藩屏者不

失為尊周室之義二則救人之急危亡在旦夕必待

於請命恐有違失事梳者也收再書三師書法

聶比 夷儀 城邢

經予奪伯兵以其息義於始而志義於終也 夷

儀服二邊皆有始養亂以為功桓非即勤於邢也

故下書邢遷夷儀以見其次止不及事終志義而

僖公五卷

成功桓非終負於邢也故邢以自遷為文而再列

三國之師以美其功盛兵專兵意不可脫 近款

照傳倒作以書遷內挑出齊之息義講二小服後

倒卑 去夷儀同

齊人伐衛 城邢

春秋予伯主之討罪恤患權正之義見矣 權正

須挑剔得明正以經世為尊周也權以救世為據

夷也 上比易突救同

城邢 遂伐楚

經於伯主專兵予之以權而奪之以正也 救患

恐緩不及事問罪則奏報無難專命同而事勢不

同上猶嫂溺救援之時下猶有父兄在而不請命

所以一權予一正奪

比杏 城邢

經於伯事有權以予其創伯者有權以予其存小者

上非受命之伯下非奉命之兵兩邊傳音要發得

僖公五卷

明白

救邢 城邢 雖民命當重 雖王命當請

經於伯事既著恤小之善尤權存小之功

夷儀 河陽 邢以自遷為文 王以自狩為文

經於二伯有全恤小之功者有全覲王之忠者

城邢 入陳

春秋紀兵重恤患而不計其專重討罪而不計其貪

况未滅而專之權亦不離於正未可以楚丘例之

矣况未幾而復之利亦不能掩義未可以滅簫例之矣

城邢

黃父 權予恤患 正待勤王

城邢 執仲幾

專命恤患者春秋權以予之專命討罪者春秋正以奪之 上不以王命興師然天子不能正則救而存之可也酌其勢也下雖以王事討有罪然執人於天子之側則其罪不可赦也謹其微也

傳公五卷

七 九二

荆聘 城邢

春秋進遠人而予伯功其予善之意見矣 夷不可以同夏然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此聖人心之恕也臣不可以擅君然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此聖人之權也

楚人伐鄭

刑至此始改稱楚

經謹夷勢之浸強經世之慮遠矣 楚前此嘗入蔡伐鄭然或以滅息之故或以告入之緩猶未敢與中

國抗衡至是以即齊而伐鄭爭鄭自此始矣此時能

顧立而有志於諸侯非復堵敖之少懦於其更國號

者見之子文相而計深於雄長非復子元之無良於

其毀家乘者見之蓋不特一鄭之憂而將為天下之

憂也凡天下事勢極重者難返幾方兆者易而經斯

世者觀其浸強之兆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

之意非徒慮而已也傳首一浸字傳尾一漸字要深

玩

傳公五卷

八 九三

荆敗蔡 荆聘 荆伐鄭 楚人伐鄭 盟齊 孟執

宋伐 公如楚 會虢

春秋變例以待外夷因其勢之浸強而謹之也

此題固重浸強比作然要知聖人所以重黜楚比

深防之者何也只為楚之僭王不恭與中國不兩

立故首正夷狄之名正王法也中間來聘則嘉其

慕義得夏則懲其不恪此中國所以御之之法而

中國尤不可一日忘自治之謀蓋夷夏之勢相為

倚伏勢有強弱也乘弱之勢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悚積強之勢以恣暴則暴行而禍不可支觀之春秋後來時事有齊桓主伯則楚猶自隱忍於數年桓沒而北方遂搖侈然會中華執盟主而莫顧也有晉悼繼起則楚猶自屈服於數載悼沒而南風又兢儼然朝諸侯長齊晉而莫抗也可見夷夏之盛衰全係經畧之得失聖人初謹楚人之浸強固已蚤慮其勢之必至此而為謀之預也

傳介五卷

九

荆敗蒸 荆聘 荆伐鄭 楚人伐鄭

春秋有待夷之常法而特變例以謹其浸強焉

意與上同只少後驗

敗蔡 荆聘 荆伐鄭

春秋以王法正外夷因順逆而待之異焉 終春

秋世惡楚之僭王不恭此聖人本旨故特揭之於

首中間來聘則嘉其慕義而進之亦異其或由此

而翻然革僭竊之非也後復伐鄭則仍惡其猾夏

而黜之為其終無改於僭恣之舊也 去荆聘以  
大分大防對作

荆聘 楚人伐鄭

經於外夷有因慕義而進之者有因浸強而謹之者

不追既往聖人與人為善之心逆其將來聖人思

患預防之道

盟齊 孟執伐 公如楚 會虢會中

春秋詳外夷浸強之實經世之慮遠矣 只着本

傳介五卷

十

股體貼中分四支後大發其積威之漸聖人欲人

為慮之蚤 加本股頭須重講

盟齊 會虢會中華 長齊晉

比杏 楚人伐 兩邊俱有後禍

經惡戴伯者為王道慮謹浸強者為世道慮

伐鄭 盟齊爭鄭之始 盟夷之始

春秋之謹始有因外暴肆而致意者有因外信講而

致意者 當春秋時天下所害莫如楚始因天



下無王而執浸強伐鄭之鋒一試中國自此不復

安枕卧矣繼因天下無伯而勢益張盟齊之好一

講夷狄由此偃然列位而登矣

荆聘 楚人伐 楚子伐 宣四 楚子伐 宣九

經變例以待外夷有謹浸強者有惡猾夏者 亦

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 至是稱爵豈與

之乎 只楚人伐鄭 楚子伐鄭同

會榿

傳公五卷

伯主勤恤貳之好經予其謀之協也 諸說皆是振

中夏之威然本傳既有志同謀協安得弃而用客傳

乎只於末帶說威振桓仲念深須點出僖公輔伯不

誠亦宜挑入

敗偃

望國用詐以雪小經責其無輔伯之誠也 于榿之

安攘桓公為諸夏大勢謀也公縱有積怨深恨於邾

盍亦念於榿有好邾魯同之姑忍小忿以全大計乎

乃八月同王帛於齊桓九月掩歸師於虛丘何撓亂

之速也 詐只作事實乘虛丘之成將歸是詐

會榿 于偃

春秋紀望國兵好而責其無安攘之誠焉

前幽 會榿

經責望國有不能協尊獎之信者有不能協安攘之

信者 加詹逃敗偃同

於榿 敗偃 盟責 伐黃 朝同壇坫夕動千戈

傳公五卷

始資其力終棄其難

於偃 於邾

春秋兩紀內兵之捷而君臣皆備其責焉 上下

俱是用詐

敗莒獲

公子友謂莒季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  
右而相擄季子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資  
刀也公子友以殺之

經於內臣禦敵而責其非王事也 此傳所論因罪

之在莒魯正 好責以大義使知不縮而引去况當時

昔又小國也焉敢不聽什此不務又生出一事端桃  
其戰而詐勝之則直亦與曲鈞矣偷得一時之捷以  
震疊諸侯此強霸之事春秋以王事望季子正不宜  
以此自處也收主季友而書敗獲責之條非責備賢  
者原不重季之賢上 加父奔只作昔求賂事實

敗莒 比鄙

經於人臣應敵責用詐而予脩詞也 以抑鋒止

銳惣起二邊須有照應

傳公五卷

敗莒 召陵

經於內外待敵有責非王事者有子近王事者

召陵 比鄙

經於內外待敵而兩予脩詞之善焉

季歸 敗莒

因歸國而賢之至 因克敵而責之條

敗莒 楚丘

非王事 屏左右持益勞 非王法 戌甲士歸重錦

敗莒 札聘

春秋於賢公子而均致責備之意焉

天下所望

年三

於友者豈在一莒之勝耶魯之功成而友之德薄  
也 天下所望於札者豈在一吳之讓耶札之讓  
成而吳之禍階也

城楚丘

春秋不與伯主專封正王法也 聖人責桓本周制

凡封國大宗伯儻司几筵設黼宸內史作策命以此

為律令本衛人亡戚東徙渡河以此為招案貴義不

貴利貴道不貴功以此為斷制究來楚丘之所以不

傳公五卷

十四

如城邢者邢自遷而城之則其國即成王所建之國

周公別裔之國而桓特施其鎮撫之功而巳戚而城

之則其國不為康叔受封之國成康所命之國而桓

輒擅其建置之柄其施鎮撫之功也是固為天子存

封建之舊也其擅建置之柄也是乃戚天子封建之

法也此其所以大異耳

城邢 楚丘

經於伯主予其存小不予其封國也

此題當認

叙摠斷不必大開文中須有交互意方妙刑難方

迫請命或恐失事衛國已亡請命何緩於事其餘

大意單題已發 加入衛夷儀同只作序事

突救 楚丘

春秋尊王命故褒恤患貶專封而均不計其功焉

輸平

楚丘 利以結成  
專以封國

伐山戎

楚丘 得不償失  
功不掩過

經正王法因其畧遠專封而皆說之也 兩邊俱

僖公五卷

十五

有正王法的字面上無文德而有武功以伐楚照

下施小惠而踰大德以城邢照

楚丘 伐楚

經於伯主之專封專征而皆正之以王法也

楚丘 葵丘

春秋奪專封予明禁一尊王之心也

楚丘 城濮

春秋明道義故畧二伯之功焉 俱有道義功利

須摠祭貴王賤伯一段

楚丘

踐土 木瓜之味  
孤矢之錫

二伯專封建之權春秋之所罪也

楚丘 秦人伐晉

伯國專封經以王法正之遠人貳過經以王事責之

木瓜美桓公聖人既錄之詩 穆公作秦晉聖人

既錄之書

楚丘 黃父

僖公五卷

十六

春秋以正待人專封者必貶動王者無褒

滅下陽

國君貪利以失險春秋兩變文以責之也 只重貪

得重賂一句蓋二國之亡由於下陽之失而下陽之

失則起於虞公一念之貪蓋在晉也以壁馬求下陽

而意不止於下陽在虞也以千乘求壁馬而尤不獲

壁馬可慨也遂其強暴遂字要重看 加知鄭伐宋

滅譚只用引起以明變例

下陽 城中城高固門戶杜絕凌僭

春秋明保國之道而致說於失險設險者焉

入櫟 滅下陽戒設險罪失險 既入於櫟則其國已復矣

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

下陽 虎牢

春秋兩責不能有其險者家天下之心也

盟貫

伯主結遠以制外經世之畧深矣 此盟只是服之

傳公五卷

十七

未與之謀也謀便混陽穀矣又敬仲有遠齊近楚之

諫則此盟非仲意也文中須有分曉慮周義著二句

不平惟其慮之周所以義之著也春秋中子桓以攘

荆楚為一大義蓋楚不却則中國不可安然不結江

黃以斷其臂則終踈於計而楚不可却也故慮周於

謀楚乃聖人所深善所以善之者則以免民於左衽

之義自此著也若不是攘夷之義則孤楚之慮亦止

為深謀詭計戰國相攻之術而已聖人何取焉

荆敗蔡 入蔡 伐鄭 盟貫 伐楚 召陵

伯主當外強而結遠以制之經特詞以予之也

照單作前三段只作荆楚天下莫強事迹末二服

即義著

于貫 伐楚次 召陵

伯主慮所以制外而義著焉春秋許之也 只在

本服慮周上講下義著皆由於慮周 加陽穀只

納在盟貫中作犄角之勢

傳公五卷

十八

盟昧 盟貫惡盟善盟 公天下 安天下

盟貫 召陵

經于伯主善其制外之謀序其服外之績 以未

服既服立意

盟貫 侵陳

春秋予奪伯主以得于制勝而失于持勝也

盟貫 葵丘

春秋兩子伯信以其定遠交明王禁也 義著在

慮周上信諭在明禁上上獨言遠國下再言葵丘

盟貫 于戲

二伯善謀以禦外春秋皆予之也 上是伐交下

是節兵皆兵法也不可以管仲智筮對

盟貫 簫魚牧野城濮

信講而得控外之畧可予好講而成駕外之績可嘉

盟貫 宋楚平夷夏君臣

盟講于謀外春秋善之平出于攘功春秋惡之

三不雨

年

經歷紀天時之逆見君心之勤也 春秋論事莫重

乎志有其志者有其事也僖公之有志乎民全在乎

日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上見何休所稱僖

公飾過求已脩省百官放佞臣邪都等理冤獄四百

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亦見僖公恐惧消變

之實

三不雨 二不雨每時而一書歷時而總書

春秋紀災有詳畧而君心勤息見矣 上節用等

語見僖公有志乎民故詳以著其勤下作主等語

見文公無志乎民故畧以著其慢

家父聘 六月雨

春秋所書有見君相一心者有見君民一体者

君猶元首相猶股肱一体也 君猶父母民猶赤

子一氣也

城楚丘 六月雨衛風方中篇魯頌大田篇

僖公五卷

三

春秋之君有得與邦之道者有得勤民之道者

大布之衣大白之冠通商惠工務財訓農元年三

十乘季年三百乘 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

穀放佞理冤飾過求已脩省百官

楚人侵鄭楚闕章四鄭聘伯搭在次陘傳憑陵上國句

春秋紀外橫而因幸其有伯焉

徐人取舒

經進遠人輔伯之兵所以論其世也

徐伯益之後

其類本善今日取舒以通伐楚之徑其事又美故書人大其佐桓之功也亦所以嘉伯益也

六月雨 六月者周正建巳之月此時萬物始盛古者以是月祈雨此時得雨尤為可喜

國君與民同樂春秋予其盡君道也 喜雨又自憂

不雨上推來惧天災恤民隱不在與民同憂樂外知天災之可惧民隱之當恤則憂樂自然之情必有所不容已

三不雨 六月雨

傳公五卷 三

經紀天澤之順逆而見國君同民之情焉 總叙

作以憂樂為主以天災民情為骨當本詩描寫虛境

六月雨 獲麟 德脩致祥 經成瑞應

陽穀

伯主定奇兵之約謀亦善矣 此題重一謀字奇字

傳中謀伐楚也善是謀也首尾相照本是與江黃謀

伐楚故大會而獨書江黃觀傳首以侵蔡次陘

不與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問起後却說出奇正

用正是為江黃而發見奇乃所以濟其正故歸結之

以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 云

則此傳所論專重奇兵無疑矣 桓為天下攘楚其

舉兵合義意要拋出傳克敵制勝之謀句重蓋其中

有不戰之意在惟其謀之周悉所以卒能致屈完如

師而召陵定盟不待一戰而服也

陽穀 侵蔡 伐楚 次陘 師召陵 執陳 伐陳

傳公五卷 三

經詳伯主攘外之績而善其得制勝之謀焉 以

江黃不與問起摠論兵法有奇正便將侵伐次陘

作奇正之實見其運奇于正後以執伐驗江黃與

謀摠發之

陽穀 侵蔡 伐楚次

伯主之謀以制勝善用兵也 八國次陘而二國

按兵正陽穀之謀奇處非曰陽穀謀之而伐次方

行之也若云次陘而諸侯皆集非觀蔡也即陽穀

之聚而為正者也伐楚而江黃不與非背約也即陽穀之分而為奇者也經故末言以善之

侵蔡 伐楚次 召陵 執陳 伐陳

經紀伯主兵事之始終而資遠之謀驗矣 郭主

奇正兩分畢竟重江黃為是宜以齊桓善謀起點

破陽穀之會中間大意照傳發揮末須發出今日

奇正之謀行由前日奇正之謀定方有歸宿

召陵 執陳 伐陳

傳卷五卷

三

遠國從伯兵于帖外之後可以知謀之奇矣 截

退舍召陵而盟禮定一既出只見退舍循海之後

而江黃出則江黃實與召陵執伐之先也

陽穀 侵蔡伐

伯好講見其定奇正之謀伯兵舉見其用奇正之謀

盟貫 陽穀

伯主攘外之善于其定交定謀見之也

兩邊具

以策勝有不貴戰之意

鄭人侵宋 三國伐鄭 次陘 伐陳 奇正之法 奇正之謀

獻戎捷 伐陳

經于伯主有驗畧遠之失有驗制外之善 加山

戎陽穀同

伐陳 葵丘

經于伯主兵信有驗謀外之善有驗定倫之美

加陽穀首止同

陽穀 執伐陳 厥貉 新城

傳卷五卷

三四

經于謀外從外者兩有以驗之也 何以知江黃

與謀乎即伐陳從兵知之 何以知蔡從楚乎即

新城不與盟知之 只伐陳新城同

陽穀 召陵 盟戲 蕭魚 奇正 勞逆

經序二伯之績有定謀以攘外者有定謀以駕外者

勿以仲瑩對

伐陳 取鄆 驗制外之實 驗崇惡之實 加陽穀會統全

友誼盟

內臣承命以請好見輔伯之善矣 于櫜敗却而賞

澤陽穀不與魯未見同齊也今遣上卿往會伐楚庶

乎輔伯之善矣

楚人伐鄭

觀人心之思伯而見攻之善矣 楚師連年侵伐而

齊不救孔叔猶有齊方勤我之言蓋知櫜貫陽穀之

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

侵蔡伐楚次陘

傳公五卷

王

春秋予奪攘外之兵無非所以尊王也 此題說其

尊者固所以尊周序其績者亦所以尊周也名曰尊

周而不請王命實非尊周之義則其名無取志于尊

周而按兵備詞卒成尊周之功則其志可嘉名字對

志字說義字對績字說績字須知有着落全在楚人

服罪一句而所以能使楚人服罪者以其按兵于境

脩文告之詞也按兵備詞此攘楚之功所以成所以

為可序不然一戰勝楚者而云其功雖高道不足尚

何也况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屈完不云雖強無所用

乎 書次于陘 云 序其績也蓋按兵于陘為脩文

告之詞來盟于師盟于召陵為退舍結會盟之禮二

者皆桓公攘楚之績所由成書之者所以序之也奇

正只作事實點過不重

侵蔡

伯兵先及于小國攘外之謀奇矣 桓本是伐楚特

因以侵蔡非素謀也 家氏曰齊距楚數千里跋

傳公五卷

王

履險阻久而後涉其境楚得以為僭勝負未可知也

故桓公先侵蔡道蔡以及楚楚欲聚而保險已無及

欲出而求戰則弗能此其所以為奇也

侵蔡遂伐楚

經詳伯主奇正之兵而說其專戾大分也 以奇正

辨起倒專作

次陘

經于伯主慎兵而特序其績焉 績字全在楚服罪



見所以使之服者按兵脩詞也

僂蔡伐次 于師 乃召陵

經詳伯主攘外說并共專而序其績也 全車分斷

而意相縮只序領內挽入不驕不暴來 加荆伐

鄭楚伐鄭侵鄭以鄭同只以荆楚暴橫憑陵上國

提起下仍分兩邊

次陘 于師召陵

春秋序伯主服遠之績善其志也 桓績莫大于

傳金五卷

二十七

攘夷以尊周而攘楚之善全在不戰上若作以律

以禮便不是本傳意矣大意當以制敵之要起又

以夷夏之勢講然後以次陘為按兵于師為楚服

召陵為服楚輕叙三段而摠以尊周之績成而竟

不戰大發之照傳收書法

楚人伐鄭 伐楚 于師 召陵

外橫而專以攘之可說外服而禮以下之可于

加次陘是傳題矣只伐楚召陵同

首止 栢舉 正名 與善 下易轉奔同

北杏 伐楚次陘

春秋紀兵好有正法而于夫伯齒者有正名而序夫

伯績者

遂伐楚 遂救許

經于繼事之兵說其專于攘夷而美其急于安夏也

遂伐楚 遂圍許 專王命以討罪 因王事以討罪

遂伐楚 于師 專王命以攘夷 權君命以服伯

傳金五卷

天

伐楚次 戰城濮 上因其志在不戰而序其績下

因其志在挑戰而畧其功

遂伐楚 次陘 召陵 侵曹伐衛 救衛 上說

其專而尤示與善之意下說其憤而尤示改過之

意

許男 卒傳 偃陽 舍至 知整不從桑林之禱是不為淫祀

經于大夫有著其無非望之惑者有著其無苟免之

耻者 易四國災同 于產事

魯襄歸 猶三望

經惠諸侯不知命故于失節僭祀者致意焉

上易章羽奔胡豹歸同 下易執節子辛丑用郊

同

于師召陵

外臣服義而伯主綏之經特序其績也 楚子實使

完來視師非使來盟完之盟為能權以服義故可嘉

也故荆無大夫而屈完書族乃聖人特筆一字為褒

傳公五卷

二十九

全

貶此書法重不稱使與書來盟于師俱是實迹非以

稱名氏為未足又將此以加之也服義以其自知包

茅不貢之罪而云敢不供給言服字亦不可輕見其

自服而未盟也來盟于師亦是序桓績如單比便點

出 盟于召陵序桓績也序其攘楚之績也績字須

有着落桓公帥八國之師云以下論其績之所以

可序者不在于師強敵服而由其能以律以禮庶幾

王者之事為績也律禮不是二事在處已則為以律

在處敵則為以禮俱屬退舍不戰上言

盟于師

外臣奉使而服義春秋特與之焉 完來本無成命

所以可權權字是事迹義字是其所以可予之實

召陵

經序伯主帖外之績以其近王事也 卒與之盟不

遂一句律禮皆在其中故與其不戰意重

侵蔡 遂伐楚 師強 于師 敵服 召陵

傳公五卷

三十

全

伯主當師強敵服而綏之有道經特序其績也

以召陵先問起即以師強敵服雙說在前後倒不

驕不暴二意渾作皆就盟上發揮蓋以律用師說

在退師上見不可又涉到次陘傳收序績書法加

次陘便是上傳題

陽穀 召陵

經于伯主善其攘外之謀序其帖外之績 上有

奇正重在奇下有律禮重在禮彼此要相関

召陵 蔡丘 揚子 孟子

經于伯信有子近王事者有子明王禁者

遂伐楚次陘 于師召陵 城濮

春秋于二伯攘外有善其志而子其績者有誅其志

而畧其功者 桓結江黃以懾楚許多計謀只

在不戰文執曹衛以挑楚許多計謀只在一戰二

公伯事之大皆主于攘楚然齊桓正而不謫文公

謫而不正即攘楚事便是他謫正之大者春秋于

傳公五卷

主

齊桓則書次于陘于師于召陵于晉文則只書城

濮一敗比而觀之知此之為詳則知彼之為畧知

彼之為畧則知此之為詳矣然要之皆不重伯功

而皆律之王道故于此曰庶幾王者之事于彼則

曰三王之罪人不子者固不子其子之者之中而

貴王賤伯之意未嘗不在

于師召陵 城濮 序帖外之績 畧挫外之功

上不戰服楚下志戰勝楚

以完與子玉提起

召陵 伐鄭蕭魚

經美二伯之績待外以禮駕外以謀也 此題既

主序績便只當在制楚上看後傳故下書蕭魚之

會以美之又云城濮之績不越是矣宜玩、若單

蕭魚以服外以禮服貳以誠合

盟召陵 盟首止

信講于柔遠經序其績信講于定倫經美其功

楚人陸梁之氣坐帖之于俎豆之間蓋德綏賢于

傳公五卷

主

力勝多矣 惠王驍尊之謀默奪之于壇坫之上

蓋力匡賢于顯諍多矣

召陵 晉侯伐秦

經以王事取人有以其柔遠者有以其改過者

執陳 伐陳 侵陳

春秋深惡伯國之霍小以其歎于王德也 傳于

責人與自反上斷王伯器量之大小以見春秋貴

王賤伯之意引思歎一段是起下王貴伯賤意非

是起桓當自反也念深對志驕禮謹對忿未怠惟其念深所以禮謹惟其志驕所以怒未怠要之量淺器不宏不在於楚方受盟之後而在于念深禮謹之時蓋其念深禮謹只為楚人未帖故楚方受盟而遂以驕溢也所以仲尼不道桓文之事 濇塗以國病為憂桓軍政必有無度處

執陳

經于伯主凌人而責其失反已之道也

與全股同

傳公五卷

三

余

桓仲並責

伐陳

經于伯兵驗其謀之善說其德之衰也

陽毅侵

陳二傳驗字勿着與意近有主本傳一意作者

公至自伐楚

春秋志內君之返國大攘夷之事也

楚在當時據

江漢借滯名方且蔑視我共主度劉我諸姬故齊桓

此舉乃夷夏之大防尊獎之大義所攸關東遷以後

世道所必不可無者也春秋此志見桓之功即僖之

功僖之功即臣子之榮也

公至伐楚

公至伐齊荆楚暴橫齊環滯

春秋兩大諸侯之反旅而懲滯隱之意見矣

楚人伐鄭

執陳濇

即人心之思斃而政之得失見矣

只當以鄭與

陳起轉下桓仲才識之優器量之福

股落姑思季子也

傳公五卷

三

余

高子盟

魯人為美譚曰猶望高子也

仲孫來

魯猶秉周禮

伐秦

晉士央對秦伯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易書救同

華元奔歸

彼多大勳國人所與

韓起聘

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股蔡丘

宰孔謂晉侯曰齊不務德而勤遠畧可無會也

晉淮

城節後人病夜登城呼曰齊有亂不果而還

人伐鄭

齊人伐鄭

貳國兩被兵而思伯見謀之善矣 主孔叔謀

之善作

楚人伐鄭 于榿 陽穀 伐楚次 師召陵 執伐

侵

伯主動于攘外而終驕為見德之衰矣 順題講

下以見其德之衰桓仲並責深字謹字正與下相

反

會榿 威陽穀 信次陘 德召陵 禮

傳公五卷

三十五

即伯國攘外之兵好其始事亦可觀矣 以楚未

帖而齊以為憂說起中以四股散點要描寫桓仲

始初識明才有餘意仍形容當有終不當雷陳意

念深是謹禮根子不對

會榿 陽穀

觀伯主帖外之威信而其念勤矣 要描寫桓仲

勤鄭結江黃一段精神匪密方好

陘 召陵

春秋善伯主帖外以其詞與禮足觀也 其進兵

而次退兵而盟都是謹禮處莫說序績恐涉上傳

若陽穀次陘以博信脩詞分

于師召陵 執伐侵

伯主功成而遂驕經所以說之也 以楚方受盟

志已驕溢陳大夫云 云一氣倒下本股 只召陵

執陳則以近王事歎王德分 加侵蔡伐于師伐

陳侵陳同

傳公五卷

三十六

于榿 次陘

伯主兩振中國之威經深致其于也 有作振威

脩詞者于傳隔一股未妥蓋上本傳有致勤于鄭

以振中國之威下有次陘大衆厚集致討以振中

國之威

執詹 執陳

經于伯主討貳皆責其失自治之道也

榿 陽穀 執滕 曹南

觀三國威信之迹而得失見矣

伐陳 侵陳 侵曹 伐衛

觀二伯之霄小而知其皆歎于王德矣 上工于

柔楚而拙于撫陳量淺而器不宏也下忍于奄暨

而隘于曹衛智鑒而心不廣也

執陳 起聘

伯政之數于人王德之思于後 伯者方功之時

而人已數王者垂世之久而人猶思以此知其深

僖公五卷

三

深矣

侵陳 平丘 逞忿而不自省 桓公管仲 恃威而不自強 昭公叔向

召陵 執陳 蕭魚 勤聘

經于二伯而見特勝之得失焉

會首止

春秋殊詞以尊王儲正分義也 以桓公翼戴之忠

提起全重聖人書法上作分義不平分者天之所秩

義者人之所性明義所以秩分也君弱臣強是當時

稱天下未有君臣易体而可一朝居者以故抑強

臣扶弱主為撥亂世反之正而其所以致嚴者則又

只在于定班位蓋亂之生則儀位以為階也

首止 干洮 葵丘

春秋迭紀信而重王儲明分義之意也 總叙倒

本股舊主尊君抑臣而以王人納在宰周公內

會首止 會葵丘

經兩紀伯好而尊君抑臣之旨明矣 須知抑臣

僖公五卷

三

正所以尊君也

會首止 盟洮 世子天下之本 王言天下之重

春秋紀好有尊王儲者有尊王命者

盟洮 會葵丘

經于王臣申之以尊王命抑之以謹臣禮

城邢 楚丘 首止 葵丘

春秋定是非而獨嘉夫合義正名分而獨隆于當尊

楚丘功大終不得與城邢並美總發貴王賤伯之

卒孔雖貴終不得與世子並尊總祭尊君抑臣

之意

糾聘 家父聘 首止 蔡丘責相尊王

季姜歸 會首止

春秋有因王后之歸而示婦道之正者有因王儲之

會而明君分之尊者 自遷者而言云 自天

王而言云

首止

傳公五卷

伯信講于翊儲而定倫之功大矣 以經中常詞觀

之則此無中事而會盟同地當書公及其某會王世

子秋八月盟于首止今所書則是首止多在上諸侯

多在下矣故曰書之重詞之複也傳天王以愛易世

子以愛二字極重惟其以愛故則臣便有匡君之道

若使惠王成乎以愛易世子則所謂父不父而子不

子而桓公不有以正之亦君不君而臣不臣矣今由

其一盟王卒無易樹子之失桓卒成正君之功故曰

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也君君臣臣父子子

正中國所以異于夷狄人類所以別于禽獸故胡傷

指此為夫子稱管仲一匡之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 高氏曰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桓公

以為議之于朝覲貢之以諫詞從則世子安不從則

世子廢莫若為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皆知世子

之為鄭而共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

私而世子終可不易矣此齊桓之志也 汪氏曰王

傳公五卷

世子天下之大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

搖然惠王雖有立愛之意而未嘗有命廢襄王齊桓

造事之權定天下之大本于危疑之際乃伯功之合

乎義者也桓公之伯功在于使中國不左衽然君臣

父子之倫不正則中國先自左衽此所以齊為美之

大重詞有樂道不厭意

會首止 盟首止

伯主定天下之大倫經復詞以美之也 有主合

作者

首止 首止 葵丘 葵丘

經詳伯主會盟美其定大倫而明大禁也

召陵 首止 上續寔征之烈以齊文証  
下續夾輔之勛以伊周証

經于伯信序柔遠之績美正倫之功

陽穀 首止

經于伯主有善其定大謀者有美其定大倫者

至江黃伐陳而犄角驗矣至葵丘初命而翼戴信

傳公五卷

矣

聖

北杏 首止

伯主之會盟皆有功于王室者也 二邊俱有免

民左衽

三國伐宋 首止 節兵以息天下  
正倫以匡天下 桓仲俱重

盟首止 遂救許

經于伯主正倫而美之大恤患而善之尤

會首止盟 定儲  
會葵丘盟  
明禁  
會宋盟  
潰防  
會平丘盟

柳戚

美之大  
惡之大

鄭伯逃歸

二國徇王命而背伯經權大義以貶之也 春秋道

名分至當其可之謂一既極重見得鄭不當徇王命

以逃若謂齊桓臣也不知義則臣可行于君湯武不

得而拘也于鄭子也不知義則子可行于父大舜不

得而泥也故特書逃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

也

傳公五卷

聖

首止 鄭逃 平丘 不與 伯事善而外之可貶  
伯事惡而外之可幸

會首止 鄭逃

經于諸侯從違王事而權義以予奪之焉 以義

為主俱就書法上說兩邊俱有父子以變之中總

起一頭以舜與湯說破后分齊鄭 加盟首止同

帶在鄭逃內作事實

盟戚 執曹 夾谷 歸田

聖賢分量之異在守常與盡變也 上股易札聘



同

高子盟鄭逃  
裁命靖難  
狗命棄義

會首止、鄭逃、河陽、踐土

春秋于大倫有權常變而處之者有權名實而全之

者 君子之于天下道其常而已矣而常有不

必拘者變所當通也紀其實而已矣而實有不必

盡合者名所當顧也

盟首止 會葵丘 下拜登受

傳公五卷

伯主始以義裁王志可予繼以禮裁王命亦可予

滅弦奔 江黃道柘皆弦姻也而皆睦于齊弦恃之不事楚  
又不設脩

經怨小國失守以無可絕之罪而有興復之望也

唯無可絕之罪方許他有復興之望不可分作

執虞公

諸侯貪利以覆國春秋重貶之焉 傳中都是書法

只傳未弃義趁利數句方是正意宜原他貪壁馬亡

國斷罪而以書法意思化入講中書法亦只重滅而

言執以見其為獨夫之賤其稱人稱公不言以歸終

以明其向為國君而今為獨夫無所歸耳是不過前

書法中伸出此三端書滅下陽于始而記執虞公于

後則以顯其瀆貨之禍為後世戒也

滅下陽 執虞公

經詳諸侯貪利取禍之迹而垂戒遠矣 一套作

下為是主分者非

伐鄭圍新城 圍許遂救 公至

傳公五卷

春秋詳紀伯兵而深予其得討罪恤患之善焉

惟不急于攻鄭故能不緩于救許所以為兩得若盡

其力以取新城則許救必緩矣豈不兩失故討罪恤

患之義俱在遂救許內而春秋書法只結以遂救者

善之尤也故于伐鄭圍之下特書遂救許久而至只

帶一句作文渾融相形發為妙不可扳對

伐鄭圍新城 鄭逃故也

伯主討罪而不盡其力經所以善之也 召陵之後

六國之師新造之邑總極形容桓之不盡銳攻鄭

只求鄭心服不以力攻此伯者牢籠天下之大畧

圖許遂救許

伯主移討罪之師以恤患經深善之也 要發即解

新城之圖意與遂救許單同遂字頂上終見連

公至自伐鄭

經于內君返國而特志其久焉 此題全要發出圖

鄭救楚之善見他是如此義舉聖人因其時之久尤

傳公五卷

單五

必志而謹之可以見其食坐羹牆之思也

召陵 伐鄭圍新城 圖許遂救

伯兵盛而尤得討罪恤患之宜春秋深善之也

召陵只提起勢之盛後同單分二意作收遂善法

召陵 伐鄭圍

伯主當盛兵而不盡其力經予其得討罪之義也

或主合上在盟上見其禮下在圖上見其義亦冠

冕

救鄭一救鄭 遂救許

春秋善救兵而尤善夫速救者焉 只影出几書

救未有不善倒本比作

侵蔡 伐楚 師召陵 伐鄭圍 圖許救

伯主始得用師待敵之道固可予繼得恤患討罪之

義尤可嘉

召陵 遂救許

經于伯主因講信而美服外之善因恤患而美用師

傳公五卷

單六

之宜

于師召陵 圖許遂救

外服而伯主禮以下之可予內困而伯主急于安之

可嘉

伐宋 伐徐 伐山戎 召陵 新城

兵久節而勤于畧遠可說兵方強而慎于討貳可予

遂救許 遂圍許

經兩善伯兵有得恤患之義有得討罪之義

伐鄭圍新 圖許遂救 翟泉 侵齊 圍鄭

經于二伯美其因外患而移師說其因外侮而棄義

齊人伐鄭 孔叔曰請下齊以救國

二國致伯主之討由其有附夷之罪也 傳中皆垂

即夷一旻原以起下不知自反意故當主罪鄭說而

末含當自反意未離復治字當玩舊主聲罪致討曰

伐以鄭未離楚而桓復治之見兵之有名亦可

伐鄭圍新城 伐鄭

傳金卷

聖

伯主始討貳而見其慎兵復治貳而見其有名

惟始未曾盡銳故終煩于再治終之不再煩于再

治則前日之本謀也總是他柔服鄭人之道宜源

融作

小邾子來朝

小國得錫爵于王由能自進于禮也 進禮要說得

活不可執定畧之一朝無書法

殺中盟首止 齊人伐鄭

經兩紀兵信而予外臣之善謀也 俱予其善謀

甯母

伯信講而忠孝之道備矣 通王室之貢卻子華之

奸二意須蕪桓仲說

首止 甯母 出李氏註

伯主講信有正天下之大倫者有正一國之大倫者

甯母 盟葵丘 通王貢而又明子不奸父之禮 明王禁而駿無易樹子之謀

于洮乞盟

傳公五卷

聖

經于伯主講信明大義而謹大節焉 卑遜自屈非

貶其今日之屈貶其所以致此者耳

盟洮

春秋首叙奉命之臣尊君之義見矣 就聖人尊君

意發揮私朝私聘與方伯公侯俱可入辨須不遺諱

難意方好此是襄王之命

祭伯 祭叔 盟洮

春秋伸抑王臣論其命之有無而已 私交不抑

則黨錮遂成于下而輦閣皆禍幾矣王命不伸則  
威令將格于下而冠冕或并髦矣不必倒作亦不  
必又分兩邊只是重命為尊君之義

祭伯 祭叔 兆 单伯至 意如至 舍至 以伯叔照以意舍節

經明尊王之義有貴夫奉命者有貴夫受命者

去祭伯祭叔意如舍至同

突救 盟洮 不計功不計賤

經貴奉命之臣于兵信兩致意焉

集公五卷

祭伯 盟洮 歸父如 舍至 貴故賤故父故世故

春秋紀事明尊君之義示任官之道

盟洮 會葵丘

春秋于王臣有伸之以尊王命者有抑之以謹臣禮

者

禘廟用致夫人 礼夫人得與祭君婦献君毋不献成風非夫人且君母而用致于太廟者成之為夫人也

經于望國崇祀而兩著其非禮焉 上云非所以祀

其先天下無二王非所以康周公也下云輕宗廟諸

九

侯無二嫡非所以尊莊公也書法禘是直書自見下

是不稱姓氏用致只是事實蓋夫人存則以氏係姓

以姓係號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則其不宜用致之失

自見矣

于鄙 報功用致推恩

經于望國報功推恩而均著越禮之罪焉

會葵丘

春秋不假殊禮于重臣以秩分也 當以世子有常

集公五卷

尊意說起而後祭人臣則有進退 云可進可退可

出可入正是無常尊大禹周公不宜入講用則奉身

而進不用奉身而退人臣之節也入則効勞于內出

則効勞于外人臣之義也不殊會以抑孔所以尊世

子也起繳要發此意

會首止 會葵丘 河陽 尊君抑臣尊王全伯

葵丘 黃父

宰臣勞伯經待之以常列卿勤王經待之以正

先以其貴說起下先以其功說起方有力

盟葵丘

伯主明禁而信喻經重詞以美之也 此題要曉得

春秋之意重在尊王室上蓋命是天子之命同衰此

禁久不行于天下桓公于是特舉文武成康之舊申

禁之是桓之志在于尊王室也天下惟義可以聳動

人心故當時諸侯咸無事牲歆而皆喻乎桓公之志

志既喻于諸侯則禁令行乎諸侯矣禁令行則王室

傳公五卷

五

尊而一匡之功成矣故春秋以是為美之大也桓公

之志志字要重看蓋論其事則挾天子以令諸侯義

于改物論其志則實以尊周也傳末引翼戴襄王事

正以見其尊王之志非虛 加會葵丘同有歆以常

禮待王臣重詞予伯信合作亦可

汪氏曰是盟乃桓德極將衰之几其後陽穀之肆為

寵樂城杞之功不若城邢救徐之師緩于救許伐黃

不恤謀卽無成而伯業衰矣故論者謂葵丘以前為

自朔至望之月葵丘以後乃自望至晦之月

會首止 謀寧 盟首止 盟洮 謀王 盟葵丘

經詳伯主翼戴之功即明禁以驗之焉 美桓公

在首止比內以翊翼事說起倒明禁上作要發盡

傳意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只會首止盟葵丘同

只洮葵丘同

葵丘 葵丘 平丘 平丘 明大禁 備大惡

齊傳首止 荀息 為子弗子 非所子而子 要發出天理根于人

傳公五卷

五

心不可以私害公

春公如齊 諸侯朝伯自此始 魯前此不朝齊特見于盟

葵丘之後伯体漸肆矣

滅温 温司冠蘇公之後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故 狄滅之

小國不幸失守經存爵以恕之也 凡滅在楚狄中

國衰微夷狄強盛意不可少

殺卓 突救 宋楚平 取鄆 意如至

經嘉明義而倖以成功可譏嘉守節而倖以免難可貶

子適各通下作繳歸本股

詹逃 宋楚平 倖以免難 倖以成功

突救 舍至

經取明義而立節者貞臣道也 繳見里克不攝

經廷諍而徒中立祈免則倖功而惜死矣

明義 高子盟 城鹿門而 伐鮮虞 荀吳不取鼓鞞

士甸侵 不伐喪 書救 不勦民

鄆陵 范文子歆什楚以為外悞

傳公五卷

吳救陳 季札曰君不務德民有何罪因退師

立節 孔父 仇牧 荀息 徐越伐吳 獫狁不避寒暑

取鄆 叔豹裂帛 若詹逃凡伯歸是倖以免難矣

乃荀息

大夫臨難而守信春秋予之也 從君子昏在盛世

之法必誅故聖人不稱其忠只取其信以媿衰世之

疑貳相傾者 加茂宿伐邾伐宋只引起世衰道微

倒本比作

蘇許伐北戎

經譏伯主畧遠而責其失用兵之道焉 當時狄伐

晉滅温楚滅弦圍許患有甚北戎者桓捨而事此真

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畧也後來滅黃伐徐楚人益張

侵衛病杞狄勢浸橫非齊桓之失而誰啟之乎

會陽穀

經于内外寵樂而交責其君焉 兩君相見而夫人

與焉豈有安中國攘夷狄之遠哉故知其肆于寵

傳公五卷

樂也

大雩 伐黃 天變動見君德荒 夷患肆見伯業怠

伐黃

經紀遠國之被患彰伯義之失也 重既與會盟城

守三時上書伐正見其以同盟之故來告亦見其距

滅之日久與江黃不是桓錯處只後來不救為背義

可慘耳

盟貫 陽穀 滅弦 滅温 伐黃 滅黃

經原伯主棄義而異詞以責之也 弦温服只于

書法問起以盟貫陽穀重講倒單作盟陽穀是小

國慕義背夷即卒也重伐字書法

盟貫 陽穀 伐黃 滅黃

遠人以慕義而被兵經責伯主之弃義也 重本

服作收滅而書伐書法

盟貫 伐黃

春秋原伯主之于遠國始資其力而終棄其義也

信公五卷

五十五

滅弦 滅温 伐黃 滅黃

經異詞以紀被患以責伯主之棄義也

伐黃 滅黃

經詳紀外患責棄義而予守義者焉 從傳無字

還主對作方齊欲事于楚而借力于黃蓋必有緩

急不悖之約矣及黃人之已至而齊也回而顧之

中國安矣夷狄攘矣有黃非吾善無黃非吾憂故

黃之待已三時而齊之救無一旅 方黃之嬰賊

以拒楚而延頸以待齊蓋亦有與復面存之志矣

及齊兵之不至而黃也回而顧之內勢迫矣外援

絕矣屈膝于夷狄所不忍竄身于他國所不為由

是君不忍棄其民民不忍弃其君

會檉 于偃 盟貫 伐黃

春秋紀兵責內君無安攘之誠責伯主失安攘之義

盟貫 伐黃 侵蔡獲 貞伐鄭 管仲遠齊近楚之言 子產武功為禍之言

春秋紀事而失字小事大者皆譏也

信公五卷

五十六

于貫 伐黃 盟戲 蕭魚

創伯忽善言而棄患可譏繼伯從善言而成功可予

春秋美桓之盟止貶桓之不救作文用管仲事源

有斟酌只以無以宗諸侯句為善言方是觀傳中

遂與之盟下即云管仲死而桓不能救可見

楚人滅黃

小國被患而守正春秋特善之也 春秋滅國有書

以歸者有書奔者有不書以歸而又不書奔者是死

于其位也三樣總是以于禮為合于時為不幸二句  
 律之許頓所謂禮不合而時非不幸者也譚弦温禮  
 雖未盡合而情猶可原也江黃全是于時為不幸而  
 于禮獨合者也 玩傳中書滅者數句云責方伯連  
 帥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賢君困于強暴責字使字俱  
 喫緊又係在書法上則責桓意亦不可少  
 滅弦 滅温 滅黃 滅江 許斯 頓祥  
 經詳小國被患而獨取守正者焉 傳雖三段然  
 傳合五卷 五十七

觀若夫口氣瀕轉下重江黃作但上二段不可太  
 輕此數脚貼在州寔傳則弦譚温以其非罪猷舞  
 邾益曹陽以其自取言在敗蔡傳則潞嬰兒沈加  
 許斯頓祥胡豹等以其服為臣虜而亦當本自取  
 言弦譚温以有恥言在滅黃傳則許斯頓祥以不  
 死位又無興復言弦温以有興復言

狄侵衛  
 春秋直紀外患之肆以伯德之不誠也 行荒業息

是狄來之由不能敦誠是怠荒之本傳引伯益一段  
 與仲尼不道一段正是貴王賤伯之意  
 陽穀 伐黃 侵衛 會鹹 侵鄭 啟患  
 伯主怠荒以啓外患經直書以譏之也 去陽穀  
 伐黃同雖除去亦必做出来  
 陽穀 伐黃  
 春秋譏伯主怠荒之習而直見無帝王之猷矣  
 以至誠無息意總起分作繳入夷狄窺伺意一陽  
 穀也昔以制楚今以寵樂一黃人也昔以諮謀今  
 以畀楚  
 伐黃 侵衛  
 經于伯主不能恤患而責其怠義不能弭患而譏其  
 怠政

狄侵衛 狄侵齊  
 春秋兩志外侮而見伯德之不終焉 以至誠無  
 息總起上業隳于怠荒下職隳于安攘上啓患在



然後字見下縱患在狄間晉之有鄭虞上見加

陽穀伐黃翟泉圍鄭同

會檉 次陘 陽穀 伐黃 念深禮謹 行荒業怠

春秋于伯主安攘之業始與其勤而終譏其怠也

上易陽穀召陵同

侵陳 侵衛 成湯勝夏 伯益成舜

經于伯主而譏其歎德與誠也

侵衛 邢丘 無怠無荒 立政立事

經于啓患而譏伯業之衰于委權而譏伯政之失

會鹹

伯好舉于外夷之警德之不終見矣 淮夷亦未病

杞而不忘也亦字不忘字最宜發之專屬緣陵此內

不宜牽扯蓋後貶在凡舉上前目非貶詞也

城緣陵

春秋譏伯主遷國之專正王法也 凡書諸侯者不

係于伯之詞也猶凡書大夫者不係于諸侯之詞也

東婁豈自有土夫皆天子之版章莫喬豈自有爵夫

皆天子之名器桓輒竊而更置之此其去封國建侯

幾何奚股肱夾輔之為也君子以為天下可以無杞

而不可以無周周無其政是無其國也奪周之政城

杞之國則存亡之功不足以贖臣道之顛越保小之

利不足以補名義之陵遲比之楚丘之罪薄乎云爾

惡得與城邢比隆哉此全是聖人貴王賤伯之意

城邢 楚丘 緣陵

經于伯生存小因事而予奪之焉 邢自遷者也

杞待桓而遷者也衛已滅而封者也故以功言楚

丘為大緣陵次之邢又次之以義信邢為美緣陵

悼之楚丘尤悼之存三亡國而合義者一此伯者

所以可賤而當貴王也或以邢比為貴王謬矣只

當以功利道義發王伯春秋惡緣陵只以不待自

遷而遷之所以為專若謂奏報可及便覺無味

城邢 緣陵

經于伯主予其恤患不予其遷國也 全在遷之

同異斷

楚丘 緣陵

春秋兩譏伯主有封國之專者有遷國之專者

講中畧有淺深深沒凡舉字可玩

緣陵 厥愬明義原

恤患失于專者正以待之恤患歎于力者恕以待之

遇防節朝

僖公五卷

內外婚禮之失春秋交譏之也 僖公失父道節子

失夫道

沙鹿崩

春秋特志地變歎人君之脩省也 春秋每書災異

感應具存不明言而令習者自見皆是垂戒後世之

意宜從聖人書法意思作

狄侵鄭

即外夷之窺夏伯業之不終見矣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是五年一朝之制同于事天子之禮矣

春秋志內君之朝伯傷王禮之闕也 周禮行人言

春朝夏覲秋宗冬遇時見衆同此六句諸侯朝天子

之禮也又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

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

此六服朝覲宗遇之禮也又曰諸侯邦交歲相問也

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諸侯相聘之禮也子太叔所

稱文襄之伯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

僖公五卷

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皆當時伯制耳叔向又稱明王

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

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于是有十二年八聘四朝

再會一盟之說

伐徐壯丘次匡救

春秋深責伯救之怠歎其敦不息之誠也 楚遠于

徐齊近于徐是引起救兵當速之意盟次救三段皆

據事直書大意總是當速故緩失用師之義而桓公

安攘之志息也至誠無息以王道形伯事之陋蓋誠則不息偽則有息矣故曰五伯假之也春秋自從蔡丘後責桓公皆是此意去伐徐以至誠無息意引起

伐徐

外夷肆患于小國強橫之罪著矣為取舒通夏故也郢在江南徐在淮北與齊鄰境楚伐徐必越宋陳蔡諸國震于齊之鄰矣

傳公五卷

六十三

壯丘次匡

經譏伯義之怠以衆不協而令不嚴也作文勿太開只描寫其怠意而以不敦誠結之使其非門庭之寇而有饋糧赴險之難又不知其何如渙與緩也

壯丘

伯主講恤患之信經著其義之怠也前此狄之侵衛桓實縱之則當時與會者且曰不能祛狄而又何損于楚乎前此黃人之滅桓實委之則當時之從兵

損于楚乎前此黃人之滅桓實委之則當時之從兵

者且曰不能救黃而又何補于徐乎蓋惟今日之桓非葵丘召陵以前之桓故今日之人心非復葵丘召陵以前之人心

次匡救徐

伯主駐遣將之師經譏其恤患之怠也諸侯次而遣大夫救總是一事總是志息以令弛志怠分者非

次匡

經于伯國駐師譏其失用師之義也

傳公五卷

六十四

救徐

觀伯主命將以恤患安攘之怠見矣德衰自侵陳生來故曰益衰志怠即是德衰志字要緊

救鄭 救邢 救許 次匡 救徐

伯主始勤義而卒失義春秋之所譏也

楚人伐鄭 救鄭 陽穀 次陘 召陵 伐徐

壯丘 次匡 救徐

春秋于伯主安攘美其勤于始譏其怠於終也

始勤終怠前後似出而截人物然要之惟誠則不  
息伯者之終必怠則要其始之勤亦假也是其勤  
時便藏了怠時胚胎起繳要知此意

荆伐鄭 救鄭 楚伐徐 救徐

伯主始恤患而安攘之事見繼恤患而安攘之志怠

去二伐同

遂救許 救徐

經紀伯主恤患始善其勤終著其怠也 加圍許

僖公五卷

李孟

次匡同

侵陳 救徐 不待葵丘既盟 蓋自伐黃不救

伯主始驕于管內終怠于恤患德之衰益見矣

葵丘 壯丘 北杏經營以來 陽穀寵樂以來

即人心始終之異其機皆係于伯主焉 此在諸

侯咸喻不協上見其盛衰

伐黃 救徐

經于伯主始譏其怠安攘之業終譏其怠安攘之志

也 上易幽一勢成一志怠分

伐徐 壯丘 匡救 伐鄭 救鄭 馬陵

經始惡外暴而責伯主之怠繼惡外暴而予伯主之

勤 去二伐同一盟而後救督率于未然一救

而後盟戒慎于已然

齊曹伐厲

經于伯兵而譏其失恤患之道焉 不能直却楚以

安徐而僅事厲之伐桓之不能已知之矣前日潰蔡

僖公五卷

李孟

問貢之威安在哉

震夷伯之廟

春秋紀天戒之加于大夫者見人為之所感也 重

天應之發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最可

玩味春秋紀此有欲人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

渝無敢馳驅之意

葵丘 伐齊 會咸 鄭奔

伯德薄而賢德厚其流可觀也 或仲孫來 周公

戰經全 或叔弓會陳 陳舜後

宋人伐曹

即大國之霍小而知其無輔伯之誠矣 家氏曰襄

方桓之存時已有齒伯之心其後執滕圍曹本此

婁林

即中國無能庇遠夷橫之當攘明矣 有主救患之

怠者有主盟齊傳能制強者但城濮傳有明文矣楚

橫在諸大夫救不得上看非責怠救也夫以楚橫

信公五卷

如此非有人創之其禍可勝道哉故觀婁林之敗未

嘗不嘉城濮之功而惜其不由道也

召陵 葵丘 臧黃 婁林 南摧楚西抑晉 一委黃再委徐

戰韓獲

經紀交兵而示原情定分之意焉 以定罪正名分

上以罪晉為主而免秦帶之免秦正以罪晉也下以

重君為主而輕師帶之輕師正以重君也上書及不

書伐書獲不書以歸下書獲晉侯不書師敗近以重

君提起專主罪晉一意亦可 背施幸災貪愛怒鄰

摠只一背施便了 下三樣俱是背施裏面事

戰韓

經紀交兵獨深致寇者之罪焉 以德報德天下之

公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是役全是晉侯背施激

秦使來觀師少鬪倍之徵人心之公憤可知矣向非

晉侯背秦之亟秦又何以德為怨哉故春秋專罪晉

侯而免秦伯不譏秦伯所以深責晉侯也

信公五卷

伐宋及戰 及為 敗秦以歸 歸為 戰韓獲 大棘敗獲

艾陵敗獲

春秋異詞以紀兵所以原情而定分也 照單上

二比貼責晉下二比貼重君

伐宋戰 敗秦以歸 戰韓

春秋每權列國之罪而有重其責者焉 照傳只

倒本股見書伐書及兩俱有罪而及為主故伐宋

戰宋而書及者見魯鄭之罪浮于宋也書獲書歸

者兩俱有罪而歸為甚故言歸者見蔡之罪輕

于楚也今韓之役伐國者秦以歸者晉何言及而

不言伐言獲而不言歸耶以專罪晉侯也

戰韓獲 大棘敗獲 艾陵敗獲

紀變師將之例以紀兵示重君之法也 倒重君

作鄒主兩分蓋玩傳無偏重之意原自兩例並存

為是

戰韓獲

大棘敗獲

君重于師 將等于師

傳全五卷

六二九

公伐邾 師次郎 艾陵敗獲

春秋立法特重夫君尤于師將而定其等焉 下

二服俱要歸在重君上

戰韓獲

執鄭伐許 殺伯錫不書

春秋重君有示君重于師者有示君重于臣者

戰韓獲

鄆陵敗

我怠秦奮卒符韓簡之言 外寧內憂卒符士燮之戒

春秋兩紀交兵有重君而特著其罪者有重君而特

戒夫幸者

隕石退飛

大國感天變而不知省經因之以示戒也 紀所不

當告之變正為明天人感應之理借宋襄事以示後

世恐惧脩省之意 國有水火兵戎之災則告告則

同盟弔之若怪異非常之事當內自省而已非所以

告同盟也非所告而告足見其不以責已為務矣

先言隕後言石後言五者記聞也聞之碩然視之則

石數之則五先言六後言鵠後言退者記見也見之

傳全五卷

十一

則六察之則鵠徐而審之則退飛此記事之法也

友卒

季子歸 行父如 遂如齊 莒如京

二君以私勞世官經議之以垂戒也 上加春王

正月 下加宣即位同 坊如鄆 遂如齊同

行父如 宣元 歸父如 宣十

會淮 淮夷病鄆會淮謀城鄆也役人病不果而還

春秋紀好而見伯義之愈愈也 汪氏曰桓公安據

之志至會淮而愈愈却淮夷而不力城鄆而不果

僖在會季孫滅項不能明義于強臣而遷怒其君又

待聲姜會下而後什公悖君臣之分奈男女之別伯

事之慎莫此為甚 舊以許男先邢曹邢侯後鄭許

為禮之紊對義之怠今只作結

伐英氏

為徐報吳林之役英者楚與國也

春秋紀伯主治小之兵而其業之衰見矣 桓不能

病楚而徒尋兵于蕞爾之小國是縱豺狼而搏狐兔

也縱病乎英何損乎楚當桓之強時悍服江漢楚人

傳金五卷

十一

遠迹彼固一時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滅項

春秋不諱望國之覆小示抑臣之意也 人臣忠于

所事則惟知一君而已安得有朋比之私此義不明

而後積習成弊其流遂至于知有權臣不知有君父

揆厥所由固始于大臣之自擅實則群小之阿附促

成之也故春秋隱諱之禮必不可以無別使知彼之

當隱此之不當隱蓋抑臣乃所以尊君也然後朋黨

之患息而禍亂無自興矣 加會淮只作事實加公

至見公在會耳

滅譚 滅項 取郟 郟 鄆

春秋辨內外以紀喪國而示抑臣之意焉 倒單

作見滅國在外書國在內不書國今不言國是滅

在內也而直書滅反不如三取之婉詞者則以僖

公在會云

滅項 三取

傳金五卷

十一

春秋迭紀覆小而特示抑臣之意焉 辨起項為

魯滅後如卑仍以三取照斷不諱意勿分尊君抑

臣

三取

經迭紀望國覆小皆婉詞以尊君焉 不書國而

止書取春秋魯史無紀魯字之義只作事迹不重

重尊君作

首止 盟洮 葵丘 滅項 三取

春秋尊君抑臣有施于天下者有施于一國者

滅項 公在楚

取十 年夷奔 昭五年 公在晉 黑肱奔 昭三十一

家氏曰僖公德季氏擁祐之私假之以權待之不疑

其後遂不可制襄在楚而宿取下昭在晉而意如納

邾莒叛人每秉公出而肆其無忌由此年滅項有以

故之耳

會十

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下

春秋紀內外之好而伯主失刑弁禮之罪昭矣

傳合五卷

七十一

冬小白卒

呂氏曰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未興與桓公

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而不

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

荆盛于南鄭分許鄙宋廢鄭嗣杞小而併于齊邾弱

而偪于魯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

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績召

陵而荆枯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

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

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

此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

圖伯之初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得失頗殊也伐邾

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鄆履事

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危閱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

公齒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未棠不敵血兵

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盛在是數年

傳合五卷

七十一

桓公齒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

墨城祀貶于城邢救徐怠于救許伐黃則外憂起會

十則案法虧蓋桓公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

變則桓公主伯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

立功為不遠功過乘除齊伯之顛末可考矣

伐齊師救及戰獻狄救

春秋詳責大國責倫裁以大義也

舊主皆非今只

責宋奉少祭長而非義伐喪即納在中魯正之而不



僖公五年

十七

顧是襄不魯若也狄正之而不顧是襄不狄若也向使齊國臣子毅然效死以抗宋宋豈能遽得志哉惜乎其不然而俾得以稔其惡耳春秋書師救齊者善魯也以魯為善則宋之惡可知許狄而不稱人者以見宋為中國諸侯反遺義于狄也書及在宋者主宋也客而稱及則宋之曲可知責齊而書敗績者以見齊之臣子不能以義抗宋也其責宋之意何如哉以義字為斷昧義是襄公受病源頭不然襄既受桓之

伐齊

囑安知其不自以為功大義與私愛相對

大國秦倫之兵昧大義矣

伐齊之喪總歸在奉少

奉長內

戰麇敗

經于大國用兵非義而兩變文以責之也

只責宋

一意責齊臣亦以責宋也當融化入講伐齊而反以

宋及若曰曲在宋也書敗若曰齊之不宜得是敗也

加伐齊同

師救

狄救 魯救無虧狄救四公子

經惡大國昧義兩託救兵以見意焉

師救

經于大國恤患之兵而昧義之罪自見矣

狄救齊

春秋許外夷以仗義深責諸侯之不義也

許之曷

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總是罪諸夏一意

復公五年

十七

而再推一書法 或云中國諸侯即宋公也對狄而言故云中國有以諸侯不救而遺義于狄此是添足

只宜單責宋耳

伐衛及戰

伐齊戰麇 常例以責抗義 變例以責違義

鄭逃

伐齊

似忠非忠 似信非信

春秋以大義裁天下有責夫狗王命者有責夫狗伯

命者 考桓公覬襄王欲易世子則仗義以定

之迫已所屬國則欲舍長而立幼為人與自為殊

大矣謬可嘆豈非愛以掩義哉人莫知其子之惡

固如此夫

葵桓葵丘 戰鬪 踐土 敗殺 諸侯交伐 西師侵軼

二伯善始而不能善終可見功利之在人淺矣

非謂功利之淺也謂功利之入人淺也 加首止

城濮同

城邢 楚丘 緣陵 城濮 踐土 河陽

二伯功利之淺有所貶而無過褒焉 看傳有所

傳公五卷

主七

貶而無過褒句則知于褒之中即有貶之意

在凡說桓文事褒之太過便非聖門不道之旨貶

之意多褒之意少兩邊俱然不可以上三比為有

所貶下三比為無過褒 出遂伐楚侵陳入曹界

城卜皆二伯所行悖義之事故春秋畧其功而致

其貶

突救 高子盟 遂伐楚 城濮

春秋有以道義子人臣者有以功利抑伯主者

主傳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搭出

葵丘 戰鬪 簫魚 會申 功利之感人淺 誠言之乎人深

葵丘 戰鬪 夾谷 歸田 伯功在人淺 王道入人深

仲孫來 戰鬪 仲孫曰魯東周禮未可動也

邢狄伐衛

春秋進外討之兵以甚與國之罪也 却要從罪衛

上予狄方好通篇傳意都只罪衛惟衛為當討所以

狄伐為可進衛人報德以怨在不能裁之以義上不

傳公五卷

主八

則衛人安知不自以為報齊耶功近者謂無補于齊

此意輕德遠者謂其以夷狄而憂中國天下後世猶

藉此以知怨德報施之分為有以憂中國之所不能

憂也收書人書法

荆聘 邢狄伐

春秋兩進遠人以其慕義與仗義也 上股只重

慕義不重世類

楚丘 伐楚 召陵 伐齊 戰鬪 狄救 伐衛

諸侯受伯德而背之經兩託詞以示意焉 順題

講下重祭諸侯背德而于衛為尤諸侯即指伐齊

之諸侯言不必生出救

伐山戎 揀夷 會檉 盟貫 免民

即伯主衛世之功則知諸侯當念其賜矣

城楚丘 伐齊 戰駘 狄救 邢狄伐

與國背伯德而報以怨經兩託詞以致意焉 專

重責衛首三段見衛忘德而報以怨以狄救狄伐

傳公五卷

分恤患討罪 去狄救照卑混作

狄救齊 邢狄伐

經兩予外兵而中國諸侯之罪見矣 此二股總

是一狄伐衛以救齊總是一事宜總叙問起予狄

書法即以諸侯不念賜而于衛為尤作案而以救

為敵四國伐為討衛分皆即狄以見諸侯與衛之

罪列國指伐齊之諸侯言

伐齊 師救 戰駘 狄救 邢狄伐

經詳搆兵以罪大國之味義託外救以罪與國之志

思 主令總叙上四股一邊內錄魯救而宋書

及外錄狄救而齊書敗下伐衛一邊不以號舉而

特書入

伐齊 以怨 報德 狄救 以德 報怨 侵曹 伐衛 以怨 報怨 圍蔡 以直 報怨

經于怨德之報權得失而予奪焉

易四國伐齊 邢狄伐 衛人伐邢 檇李全 盟既

傳無以怨報怨此傳無以德報德

傳公五卷

楚丘 狄伐衛 入郟 圍蔡 以德 報怨 以直 報怨

經于報施之道而予其仁與公者焉 下二比易

檇李于越入吳全

執嬰齊

經于伯主討小而交著慢伯無王之罪焉 責滕不

徒罪其不事齊宋蓋滕所以不事齊宋者為服屬于

楚故也又要看滕介齊宋之間句言其密邇也責宋

只不歸京師一意分不請不歸者非

盟幽 盟貫 伐齊 執滕

經于小國見討而原自取之罪焉 倒滕作鄒欲

分滕宋謂滕不事宋在執滕上見不宜搭伐齊伐

齊不義豈責滕以從耶亦通

貫 陽穀 會淮 伐齊

觀小國自外于二伯則知致討之有由矣 從滕

介齊宋之間句搭凡搭貫與陽穀以服江黃也搭

盟幽會淮及九合等以衣裳之會也 易比杏墓

傳公五卷

全一

丘伐曹伐齊全只盟幽伐曹亦全

盟貫 伐齊 執滕 執曹歸京 原事見其慢 此事見其專

執滕 執衛歸京 無王法 非伯討

執滕 遂圍許 慢伯而專討者說 慢王而伏義者予

盟貫 陽穀 王所 王所 滕介齊宋之間 許距河陽踐土近矣

經于二國而比事以見其慢伯慢王也

曹南 見圖曹傳

大國要盟以示信經著其操心之失也 人心惟可

以誠感襄徒華人之而不華人之心挽之使來者安

能保其來而不去也此皆由見小欲速故耳

鄒子會盟

經紀小國之從伯信而著其非出于誠也 鄒之強

于要盟宋公褊心初政不孚之所致也

納句昂 執滕 執鄒 臧哀伯 宋子魚

圖曹

即大國之討不服而操心之失見矣 重操心上惟

傳公五卷

全一

操心之失所以不自省德而急于合諸侯欲速見示

正是失處極要誤寫得透傳中愛人不親以下摠論

襄公畜伯事故云不越數端非專為執曹言口血未

乾又復圍曹正是心之急處收經書圍曹書法

曹南 圍曹

伯主急于討叛盟之國操心之失見矣 總是急

于合諸侯初志未孚而強要之已自急活了到後

未不服又不內省而即討之何其急也 兩半事

渾融其意方好不然與全股無別

執滕 曹南 圍曹 戰泓

大國失于操心而貽辱經詳書以示譏也

執滕 曹南 圍曹

經屢紀大國而伯之事操心之失見矣 宋襄而

伯步步只是要急觀三事逆迭其氣象施為大畧

可見欲速見小是一套事惟不見大体故急急于

近功也

傳公五卷

全三

五

執滕 曹南

經紀伯主之威信而見操心之失焉 不內省德

而急于執便非伯討急于盟便非同志指專執者

非

圍曹 戰泓 子魚曰無闕後動 上不知反仁知而急

于合諸侯欲速見小下假仁義而適以妨大德計未

遺本

侵陳 圍曹

經兩紀伯討有罪量之不弘若有罪志之不遠其

上成功之後下立功之初上驕字下急字兩邊俱

有反仁反知

陽穀 伐黃 執滕 曹南

伯政怠而見其納侮有門伯而失而見其經畧無序

圍曹 執界 操心之急

春秋于二伯有責昧于反已者有責刻于治人者

衛人伐邢 主戒邢傳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于邢句

傳公五卷

全

即與國報怨而知其失反已之道矣

盟齊

經于外夷與盟之始而諱之以重中國之罪焉 傳

內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一句重蓋此乃

楚入春秋得盟中國之始故傳中一則曰不得與中

國會盟一則曰其後遂為此盟一則曰又二年復盟

于鹿上至會于孟 云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正是

感慨時事意重傳末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三以

謹會 決七 成文歸重謹始上表 楚自南征

而後其志豈嘗瀆史忘中國中國所恃者慎守其一

而倫不虞玉帛不與通也實好不與同也故彼無自

嫌孽而起今一旦列之堂階共我嘉樂中國之人安

于虜而不相鄙虜狎中國之人而不相忌則出入無

防我之禦彼也難瑕釁取事彼之乘我也易彼方因

同中國以求伸其久屈之志中國者且決其防而使

之入開其禁而示之便尚得以自固乎哉異日者干

僖公五卷

全五

王金

戈起于壇坫而胡越始于轂下皆此舉實為之也聖

人觀今日之失而慮後日之禍不覺深有感于召陵

綏楚之桓邈不可作矣故以為于齊未盟之先天下

大勢在內不在外于齊既盟之後天下大勢在外不

在內所以深致意者如此 楚之見于經者次第有

三始則舉號其後稱人又後則稱子事實之見于經

者次第亦有三始不得與中國會盟其後遂為此盟

又其後則列位于陳蔡之上而盟主為執楚于是乎

大張也

盟齊 鹿上 會孟

中國交夷以啓患經所以謹之也

荆敗 始 入蔡

伐鄭 皆以 楚人伐 改稱 圍許 婁林 終

盟齊 鹿上 孟執伐

中國襄伯功而道夷以啓患經謹其始焉 倒在

盟齊一氣作收深諱此盟書法

荆敗蔡 入蔡 伐鄭 楚人伐鄭 圍許 婁林

僖公五卷

全六

春秋原外勢之浸強而幸伯威之能制焉 以舉

號狄之書人謹之提過倒桓公作 易伐鄭 召

陵 滅弦 圍許 伐黃 伐徐 全

伐楚 召陵 滅弦 圍許 婁林 盟齊 鹿上 于孟

稱子

經幸伯主服外而能制其強傷列國盟外而莫禦其

強 上用召陵序績與下稱人書法 下用于齊

深諱與下書爵書法有以盟齊問起分前後事云

支而未歸盟齊如單作 加執伐同

伐鄭 于檉 盟貫 陽穀 伐楚 伐徐

夷勢強而制于伯春秋猶為世道幸也 上四股

外之于盟會伐楚股攘之以征伐 以召陵陽上

三股同

圍許 伐黃 敗徐

觀春秋微詞以紀外兵見伯業之脩矣

圍許 伐黃 伐徐 婁林 鹿上 孟執伐

傳公五卷

觀外夷始終之勢而諸侯潰防之罪見矣 舊以

幸其制傷其啓分今只云此一楚也何前者制于

中國今反制乎中國也何前有齊桓今遂無齊桓

也只以此意渾涵沫嘆一既而未歸之盟齊兩邊

須着力在盟會上說 只婁林于孟同

楚人伐鄭 楚人伐徐

經之人外夷也見浸強之勢着抑強之功 俱是

稱人書法經始書人以為浸強將為中國憂而非

復前日舉號之楚也止書人以能制其強不得與

會盟而非至後日書爵之楚也

伐鄭 伐鄭 伐徐 圍許 伐黃 婁林 伯兵之節 伯職之脩

盟齊 邢丘 開戶庭之防以延盜 持太阿之柄以授人

經謹會盟之始以荼大防而委大權也

梁亡

春秋紀小國之自覆示縱欲之戒也 傳中魚爛而

亡又云如火消膏形容自取甚妙

傳公五卷

伐宋圍緜 滅江 惡之易見 罪之易知

新作南門

望國勞民于非義經深譏之也 天子諸侯皆南面

聽政門皆曰南門然天子有五門臯庫雉應路魯只

宜有庫雉路三門魯後未庫門替臯門制雉門替應

門制非一日矣春秋意不重責公革替只重勞民于

不當為故引閔子論長府仍舊貫 云 泮宮閔宮可

作辨

城向冬城邢南門

望國勞民于非義經兩比事以其罪也上易

城諸防城成周

新延廐

作南門勞民非制

韓侯作高門宜曰有舉

羸之誚魯人為長府閔子有改作之譏魯亦未嘗

作五門以僭天子但庫雉之制擬天子之臯應所以

為不當為也不可辨

鄭人入滑滑人叛鄭而服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此記天王出居于鄭之始舉

作公五卷

即二國霍小之兵不臣之罪見矣

鄭滑同爵同域

同受齊桓之盟會中國無伯鄭首朝楚遣二卿長驅

而入滑王為滑請而不聽又執其二使不臣甚矣

盟于邢

春秋進夷狄之謀夏而致慨于中國者深矣

為邢

謀衛難也狄當號舉而同齊書人者昔衛皆齊而狄

能正之今衛欲滅邢而狄能謀之從中國以救災恤

患非夷狄之事故人以進之人狄則羅衛之意明矣

二十

狄伐衛 為邢故中國無伯而狄得假名義以亂中國

經惡其浸以猾夏故舉其號

盟鹿上

大國昧義以交夷春秋微詞以貶之也

齊桓攘楚

以安中國宋公盟楚以求諸侯夫伯中國者宋之欲

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故伯中國而求之于陸梁亂

常之楚與之盟誓此求肉于虎也其遭執辱也宜哉

襄既無齊桓之德義又無楚額之勢力

作公五卷

于孟執伐

經于外夷肆暴而兩致責于中國焉

宋親戎狄而

自禍不明于義之故也諸侯視楚管盟主而自委不

勇于義之故也

看此數題須見得各傳中大義字

為緊要以勢力言之是時楚伏兵車其橫莫制而春

秋乃責諸侯不當拱手聽命而不違責魯不能拒其

使而又不能使宋見釋出自天子與方伯者夫豈迂

遠而不切事情哉誠謂彼以其勢我以吾義比相如



所以威伸強秦而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耻者此也  
天下之患莫大于望風自潰莫禦其衝倘真能人人  
自奮未有不可轉弱為強者聖人此義是欲人人自  
奮意宋之所以為直者只在以乘車之會往見各  
傳俱要見宋直楚曲其義已明之意

鹿上 孟執伐

經于大國交夷之禍而責以尊王之義焉 執伐

只作直書不諱書法與鹿上稱人一般春秋惡宋

僖公五年

只是不明尊王之義若使無禍亦有罪了取禍意

經有分宋與諸侯者

純上

會孟

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  
子魚曰若欲已甚其何以堪之

大國進夷于盟會經深貶其昧義也 摠以攘夷

尊王之義發揮不可太分亦不可倒書法

伐楚

召陵

葵丘

鹿上

孟執伐

大國欲紹伯業而經深責之也

盟晉

陽穀

鹿上

孟

經紀二伯會盟有得尊攘之義有失尊攘之義

前題在不與會盟上此題在攘夷上各有分別兩

邊當就盟主上發揮雖分作未亦須發繼桓之烈

之意

北杏

合諸侯

伐楚

攘夷

首止

尊王

春秋歷舉前伯之功而其仗大義可知矣 事為

雖是二件却以尊王室為歸宿蓋合諸侯攘夷狄

正所以匡王室也貫串處要知此意

僖公五年

季子歸

孟執伐

諱其耻  
顯其辱

盟召陵

鹿上

近王事  
戾伯事

宜申獻捷

望國受外夷之脅春秋諱詞以示譏焉 魯天下望

國楚獻宋捷所以脅魯亦以嘗魯當時魯若能羈留

虜使責以無禮請于天王徐興問罪之師則攘夷安

夏于是焉在蓋宋直楚曲其義已明奮義而往則徒

手威于甲兵匹夫武于億萬春秋責望諸侯與魯皆

是此意悲夫有如此之義槩而卒為楚人積威之所劫中國所繇以益落魄而楚自此遂陸梁無忌也

加鹿上 孟執如單

鹿上

獻捷

上非攘夷狄尊王室下非攘荆楚尊中國

孟執

獻捷

諸侯不勇于義望國不能申義

獻捷

會盟宋

春秋隱顯望國之昧義有以其受外俘者有以其與

外盟者

上在去宋字上見義下在書宋字上

傳金五卷

見義

盟薄釋宋

內君界大權于外夷經深罪之也

以天下大變提

起轉下委權重講操縱俱在釋字上見書所為不言

楚二書法俱歸重傷象蓋不與楚言釋正為魯諱也

魯當時為此舉亦自謂無患于楚而有功于宋策之

最善者聖人以中國體統權勢論之必不可使操縱

在夷狄之手當時宋直楚曲此可以理奪且宋公見

執之時已命公子目夷守國楚人詢宋之時宋人已

應之曰賴社稷之靈固已有君彼楚之于宋公殺之

則無罪要之則無黨其勢不得不歸釋宋公諸侯知

不及此而俛焉求楚是以中國乞鄰夷狄其釋之惟

命其不釋唯命此正中楚人詭計處使彼得擅其權

以操縱天下體統壞而權勢倒置天下遂由此夷替

多事矣 加孟執 獻捷原事同單 加鹿上以宋

昧義魯委權分

傳金五卷

會稷

盟薄 澶淵

左

經詳會盟之實皆有開天下之大故也

中以君

臣父子夷夏立柱

孟執伐 盟薄什

中國界操縱之權于外夷經兩貶之也

上失在

坐視由不能以義奮氣也下失在卑求由不能權

以達義也

獻捷

薄釋

上以拒使請討為義下以天王中國

為義各收諱詞書法

楚丘 薄釋 不予其專于伯 不予其專于夷

二十

取須句

經于望國存小而深著其專焉 僖公此役倘能以

王之命正邾之罪吾見皞濟之祀足以仁鬼神風姓

之存足以仁媯國奉母之命則為孝守王之法則為

忠天下之禮莫有大于是者惜乎其不能也以明義

之舉而竟同收奪之私春秋正其本焉耳

僖公五卷

牟婁 取句 雖傳而合中以王制王命分未揔束

逐伐楚 取須句 專命揔外 專命存小

取須句 取濟西

春秋正亂之法有見之于復入國者有見之于復已

邑者 邾之所以不得有須句者何也惟其為

王命所封故也惟王命得封之則亦惟王命得復

之曹之所以不得有濟西者何也惟其以王命所

授故也惟王命得授之則亦惟王命得復之

四國伐鄭

即大國之討貳其無省已之明可知矣 襄公初未

舉動躁率已自不足厭人心到後來于孟見執囚首

失容會薄見釋奪氣喪志時事如此何以制馭外夷

而與之抗何以觀望中國而強之從鄭伯如楚亦其

見宋伯必不可成宋力全不足恃耳曾不內省倖囚

之脫未幾旋興師問鄭疾疾雖深而德慧術知全未

有以增益其所不能救梁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

僖公五卷

者也子魚所謂禍在此者也卒之兵敗身傷自貽伊

蹙可見襄之榆急卒至死亡而不悟矣足悲哉

升經

望國兵衄春秋原輕兵之罪焉 輕兵原伐知說指

不設備固非以輕用師徒謂不能抑鋒血銳亦非蓋

兵凶戰危不可輕也故以之誅暴則暴可戰以之禁

亂則亂可止暴乃以風氏之故而念及須句以須句

之故而與兵電邾輕甚矣所以卒致此戰兩敗俱傷

也向令重兵而不輕動則知人且不至矣我何自而  
卑邾我既無兵端矣邾何緣而敗我甚哉輕兵之貽  
害也如此說方與誅暴句相應

取須句 升陘

經兩責望國用兵以其專王命殘民命也 上非

崇祀保小之禮下非誅暴禁亂之義上聽成風之

言下忽文仲之諫近主用兵非義而貽患倒作

升陘 同圖齊 越伐吳

僖公五卷

九十七

經罪望國輕兵之害兩即事以甚之也 下二股

或單出一股對作

齊鄭如紀 升陘 假禮謀小  
輕兵貽害

城楚立 同圖齊

兩觀用兵之合于義而謀小輕兵之罪著矣 是

埋如紀升陘本股桓之城可以愧包藏禍心而謀

小者諸侯之圖有不侔于輕用師徒而貽害者

乘丘 升陘

春秋兩紀內兵有戒其偷一戰之捷者有戒其貽一

敗之害者 兵在寡怨息爭倖則必積四鄰之

忿兵在誅暴禁亂輕則必基兩國之禍蓋入處其

大而為我所勝人必不能忘情于我我處其大而

為人所勝我必不肯甘心于人此先王所以兵求

自戰不求勝于人而為不可勝于已也

戰泓敗

經紀伯兵之衄譏其昧王政之本焉 此傳大意不

僖公五卷

九十七

是責其不能乘機勝楚亦非追論其平日不仁不義

而致貶之今日須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

王政之本此謂之仁義也而襄公計末遺本飾小名

妨大德不但不足為仁義而反足以禍仁義者此其

所以可惡也倘果以仁義取敗聖人亦當許其仁義

而不計其成敗也飾小名妨大德句是正意若徒說

假仁義則桓文莫非假之也獨于宋襄而惡其為假

說傳中比之事盜跖之仁義與陳仲子之庶幾夫外

假仁義而誠不足者何如此乃嚮者桓文之所蓋也  
伯者既無誠心無不欲成其功者宋襄徒以飾名自  
禍可謂至愚極陋矣

伐齊戰驪 執滕 曹南 執鄆 圍曹

歷觀伯主之事而皆有悖于仁義焉 伐齊只重

奉少奪長上以晉事比之可見 加本股倒作仁

義勿分

及荀息 緣陵 伐齊戰驪 執滕 執鄆

傳公丑卷一 九十九 襄公

經于大國兩比事以責其非仁義焉 仁義總說

照傳分凌伯霄小二支末總束不仁不義勿分屬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及荀息

經于大國有比事見霄小之惡有比事見亂倫之惡

以于泓起上齊桓以宋執滕用鄆照下晉猷以宋

伐齊戰驪照後收于泓桓公薄德左傳杜註有因

亂取魯緩救邢衛耳緣陵脚非

執滕 曹南 執鄆 圍曹

經于大國惡治人之暴責治已之恕 此題易

入圍曹記之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執滕 曹南 執鄆 目

夷有義士薄德之譏文仲有從欲鮮濟之嘆雖分

亦要有聯處

楚丘 戰泓 行小惠而昧大節 飾小名而妨大德

召陵 戰泓 近王事以律以禮 戾王政不仁不義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傳公丑卷一 一百

首伯存三亡國功盛而德尤薄焉 齊桓之功義

士所不道後人所深愧也起尾入宋襄

取鄆 執滕 執鄆 納賂非義 霄小不仁

升陘 戰泓

責輕兵以貽患責飾名以取辱 聖人非欲其設

備以制勝也特以禍患權之則慎戰所以息爭耳

聖人非欲擊無備以取勝也特以本末計之則飾

名所以亂德耳

伯嗣乘約而肆暴經深罪其不義也 當時楚人得

志無宋是即無中國此最時事關係處于時諸侯皆

微弱所恃足與維持楚暴者徒有齊為伯業之餘其

威靈尚存振舉便易耳孝如為中原大計即有積怨

深限于宋尤當捐私忿而先公義奈何以盟齊微卻

乘約而肆霄焉是宋重困而楚重勝也孝之此舉亦

可謂重忘中國上媿厥父而下忝友邦者矣 吳氏

傳公五卷

曰楚與諸侯盟齊乘間以干中國耳齊侯不悟而受

其盟宋之不與齊盟未愆義也反借此名以責宋伐

之于敗傷之後何也玩傳孝公繼桓之後舉動如此

其昏悖亦可知矣齊國之不振宜哉

伐楚 召陵 戰泓 伐宋圍緡

伯嗣墮先業而乘人之危春秋罪之也

伐鄭圍新城 伐宋圍緡

經同詞以紀伯兵而美惡不容掩矣 總叙分作

中須點伐圍字楚夷也而鄭附之鄭亦夷矣故伐

鄭即為攘夷俱重義字攘夷殘夏正見事異繳不

嫌同詞意 上加鄭逃下加戰泓同

伐楚召陵 伐鄭圍新城 伐山戎與本傳合然則伐楚

戰泓 圍緡 歸小名而見齊 殊大義而肆淫

杞子朝 杞子朝 杞子朝

春秋夷小國之君存禮義之防也 杞子是桓公

不是成公由成公用夷禮而桓用之終身 中國

傳公五卷

之所以為中國者以其有君臣之倫禮義之防耳

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故聖人兩皆謹之

小邾朝 杞子朝 變乎夷者進之 變于夷者絀之

狄伐鄭

王室用夷以制夏春秋深譏之也 襄王不反念制

命之未順而弃德崇姦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

也

出居于鄭

燬滅邢

春秋紀大君之外含有所以端大本者有所以存大防者 上以京師為室非有能出之也乃自出耳有端本清源之意下四海為家凡其所有者皆其所可居也有撥亂反正之意提過居字義重出字義作好唐世有戎狄之患晉卒有播遷之辱引類論事議論所關係最大

春秋誅與國之覆親立人道也

滅同姓之罪所以

倍公五卷

百一 張炎生

最嚴者在絕先祖之裔一句傳中借晉所以不名正

照衛所以獨名之意文中不可不重

元年 石門 滅譚 執虞 滅邢 滅夔

經變例以紀覆小獨重覆親者之罪焉 以理一

問起轉倒滅譚刑滅邢一頭執虞滅夔邢二脚摠

之不離由仁義以立法雖有輕重常變之異法未

嘗不同也 譚尤異姓也邢豈異姓耶此親疎之

所以分也虞尤自取也邢則何罪乎此輕重之所

以權也楚則蠻夷也衛豈蠻夷乎此常變之所以

異也蓋惟虞以自取而後不名晉滅則滅同姓之

法未嘗不在也衛罪過尤甚者惟楚為蠻夷而後

不名滅夔則滅同姓之法亦未嘗不在也衛安得

無誅也摠繳由仁義行以立人道分之殊者乃所

以為理之一蓋太上以德撫民務親親以相及不

親其親而能仁民者否矣此正聖人天地之心也

元年 春王正月 夫同 滅譚 滅邢

倍公五卷

百一

聖人與天地合德而于分之殊者有辨焉 觀傳

意宜倒下云 在聖人立法上不必深斷其罪

仁義宜渾融于後理一中引出分殊莫太分

元年 滅譚 執虞 邢狄伐 滅邢 本仁義以立法 權輕重以定罪

石門 滅邢 必各以示親親

滅譚 執虞 滅邢 滅夔

春秋迭紀覆國特甚與國之罪焉 倒本股作以

滅譚辨衛之稱名見為同姓後以虞自取楚夷狄

辨照二比 加滅遂同

執虞公 滅虢罪有所在 人無足責 收起處要見衛燬加木股

倒卑

滅譚 執虞 滅邢

經于與國覆親必辨分原情以罪之焉

下陽 執虞 邢狄伐 滅邢惡晉之暴而尤甚虞之貪 悼邢之無辜而特甚衛之惡

經紀覆親而責之異者亦原其情而已

湯姬逆婦

信公五卷

春秋紀婚禮而主者逆者皆罪焉

圍陳納頓

春秋不予外夷之伏羲正其本也 陳與諸侯渾講

正本自治者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春秋之意欲

使夷狄之輯服必先使中國之強盛欲使中國之強

盛必使中國得自治之道無可議之端今頓之流離

陳之荼毒也陳之暴戾中國之廢弛也楚安得不乘

間反操其柄而以制諸夏哉噫諸夏之衰也有自來

矣

圍陳納 吳救陳

春秋之義不以夷狄正中國而深責中國之遠于夷

也 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是以君子責端

本為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是以君子重

慨世焉

寔來 納頓不予其託于諸侯 不予其納于外夷

什宋公 納頓柄不可以外假假下列則內何益焉 義不可以內關關下內則外何忌焉

信公五卷

經于諸侯而什于外納于外者皆不與焉

盟洮盟向

內君迭結信于與國黨惡之罪見矣 伐齊喪之說

只見衛平日行事為匪人不重只重遷怒于邢而滅

其國邢與魯同出周公之胤也古者同盟滅猶不敢

不哀况兄弟之國哉然則為魯者雖投袂奮戈可也

邢之殘滅未旋踵而輒忍與其仇盟以是為毋念周

公矣



侵西追鄆弗及

經于內外私憤之兵而交譏其非正焉 齊來侵重

詐譏是內中事迹春深入重有畏弗及亦緣深入未

非譏其怯懦也總是非憤之兵故一則無名而用詐

譏務欲行其掩擊之利一則窮追而後已務欲逞其

報復之私 齊憤上湏本以洮向二盟為衛苦背已

且以魯嘗助四公子故若云恨衛之伐喪魯之黨衛

惡非其志也衛伐齊固有德于孝公者也

僖公五卷

頁

侵西

大國以憤兵加內春秋之所譏也

追鄆弗及

望國躡敵非其正經深譏之也 齊人稱師為伏其

衆以邀魯提過不重在失律失律處正以見其逞忿

之深耳

追濟西 追鄆

觀望國躡敵之兵而無備逞忿之罪昭矣 當然

中境內境外上體貼發揮地曰境內則斥堠

望城邑相連屹然有保障之固者戎何得以逕造

也蓋由莊公忘其國恤而司險司疆之守責弗備

也吁亦危矣軍衛徹警士季所為憂國者也地曰

境外則聲援不通轉輸不繼喘乎有叵測之虞者

公何可以輕涉也蓋由僖逞其忿心而見弱伏強

之譏有弗審也吁亦殆矣勞師遠襲蹇叔所以哭

師者也

僖公五卷

頁

伐戴取 侵西追

春秋紀兵有罪其用詐以殘民者有罪其用詐以逞

忿者 多方以誤其表一舉而乘其斃 見其

弱以誘魯伏其衆以邀魯

伐北鄆

觀望國之卻敵文告勝也 影長勺傳無書法湏知

文告之善在申王命上有謂長勺脩詞股未嘗明言

北鄆而乞師傳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則有明傳

矣如何舍此從彼還宜責齊非義為是

遂乞師

望國資夷以報怨經直罪其非義也

傳中僖公不

能深謀遠慮計安社稷最可玩味室雖不和不以語

于其鄰齊吾同壤苟能明吾德義其氣易奪也不爾

者亦直宿夕之憂耳楚固貪憚備之不給今又開之

反噬之禍不可救已何事必雷齊以履危機哉當時

展禽一辭齊輒愧悔禦敵安邦之良策大畧可觀魯

傳公五卷

百見

深矣

顧去此取彼真猶揖盜賊以困姻鄰者也亦何舛與

夫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

立也噫蓋謂此也

伐齊

臧邢

洮向

侵西

伐北

乞師

伐齊取

穀

望國味義塔怨而資夷以報之經直罪之也

照

傳倒本股以義字為主 去上四股同

伐齊

臧邢

盟洮

盟向

春秋紀兵信責與國之為不義罪望國之黨不義

有主倒魯作者

伐齊

臧邢

報德以怨遷怒于邢皆非義也見魯

黨之非矣

上加楚立邢狄伐衛同

洮

向

侵西

伐北

經紀兵信而內外之不義見矣

一黨惡一逞忿

皆非義也有主以二盟提破轉下侵伐作者又有

重責魯黨衛所以召齊不義之兵猶可不自反而

傳公五卷

耳

乞楚敵齊乎

伐北鄙

遂乞師

得待敵之道 失謀國之義

臧獲歸

經于外夷覆親特原被患者之情焉

楚不名不是

恕詞只為不必如中國之戾詞耳蓋稱名不足以為

夷狄貶也恕獲處全在非其罪三字諸侯之祀不過

其祖祖者始封之君也故魯不及祀后稷與公劉獲

不祀祝融與熊鬻亦此類也已無取臧之罪春秋安

得而名之當時暴橫之楚十心于同姓故變三  
不免耳此亦所謂于時為不幸者也

伐齊取穀至

望國用夷取邑經罪其失正焉 以字便只作是公

引得他未看重怒難任夷情叵測若齊則與魯出入

同壤者楚之從我齊非有習故之親久要之約也

特一時我誦事之彼利伐之故為我用耳一旦利害

改移犬羊之性夫何所不至也且齊素為強國其能

倍公五卷

五十一

五十一

其心于我之凌乎此失正之中甚有可危之意也

伐齊取穀

望國用夷殘夏失正甚矣 以字便在所資非人說

再論起王制失之迂矣 楚非可恃齊非可凌穀非

可利無非失計也

公至自伐

經危內君之返國以用兵之失正也 楚蠻夷也吾

既資之以為援彼寧不挾之以自大乎或者要求無

已則戎馬遂進窺于龜蒙未可知也齊隣敵也吾  
以得地為榮彼寧不以失地為辱乎或者重怒連寇  
則王趾再震恐于懸磬未可知也

杞子朝

小國脩禮而變于夷春秋紕之也 夷禮是杞成公

用之而桓因之也杞乃禹後迫于東夷風俗雜壞言

語衣服變而夷也

遂入杞

倍公五卷

五十一

即貴卿專兵之迹縱權之失見矣 此誌得兵權之

始兵權國之司命最宜擇任得人不可濫及奸邪雖

得人矣更將迭出亦未可偏屬于一人也

圍宋盟宋

經貶外夷猾夏無罪從兵從盟者焉 貶楚人處不

可輕惟楚之以夷猾夏為無名故諸夏之從望國之

盟不得不任其罪聖人大意只為夷狄恣毒中原而

諸夏復為羽翼世道大防無礙有存可為時事深究

也 近只流水通講總收楚稱入入楚子所以入

楚其地以宋書法

圍宋

外夷凌夏而諸侯從之皆春秋所貶也 蠻夷猾夏

則中國何以自存諸夏自殘則夷狄何以不進

盟宋

內君交夷于被患之國春秋貶之也 無嫌于與盟

句言宋方受圍而公即其地以盟獨無嫌也只在

傳卷五

百十三 卷五

宋字發揮

于孟執伐 圍宋 惡凌大而分責于從者 惡猾夏而均責于從者

五國伐衛 圍宋 罪附惡 上人諸侯所以人公 下人楚子所以人諸侯

侵曹伐衛

伯主逞報怨之兵春秋備責之也 總是譏復怨一

意圖宋不與請盟不許總以見其懷私復怨而非為

背華即夷而討若果為背華即夷而討則從兵者何

以見遺而納質者尤不蒙赦也要識聖人所以待晉

文之意與出亡不禮之怨不足以報再書晉侯見其

頻復意 私與刻不對刻就是私中事曹直言侵潛

行報怨也衛廼言伐則以不假道之弊正名聲之耳

晉侯伐衛

經譏伯主之害與國以復仇之出于私也

伐杞取牟婁 侵曹伐

即諸侯貪憤之兵罪可知矣 甲兵土地受之天

于豈以逞其私忿濟其私欲 或鄭人伐衛 伐

傳卷五

百十四

杞取全 或鄭人入滑 秦入滑全

圍宋 盟宋 侵曹伐衛 救衛

經原二國無從夷之迹深譏伯主責人之過也

亦重復怨上作曹衛並用舊單用衛者非傳中圖

不與不在會原兼指曹衛也救衛只于末處帶之

去救衛同

侵曹伐衛 救衛

伯主復怨而致外救經備責之也 曹衛並用救

衛乃傳引來以甚晉罪耳不必泥二書法渾收云  
侵曹只用衛講

次楚次 師召陵 侵曹伐 救衛專兵 與人為善 憤兵 示人改過

圍宋 盟宋 侵曹伐 殘土 河陽 圍許  
與國無從夷之迹而伯主治之可譏小國有慢王之  
實而伯主治之可予

侵伐 札聘已甚 過中  
春秋譏復怨而貶辭國皆責備賢者之意也

信公五卷  
納捷菑 札聘與人改過 責備賢者

荆人聘 晉侯伐衛因事而樂與人為善 因事而樂與人改過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  
春秋譏望國之用刑以其專且濫也

楚人救衛  
春秋持紀外夷恤患而譏伯之意深矣 本復怨之  
私說未却重在刺上 文而以大德容衛衛且在晉  
之字下矣楚又何緣而假之名也夫楚以救衛聞晉

以曹衛聞甚非伯者之所以匡正天下矣 李氏曰

春秋子楚以救正猶書宋人伐陳衛人救陳書成虎  
牢楚貞救鄭相似蓋彼本無能救之善但春秋借以

深著伐者之罪耳  
楚人救 貞救鄭甚曹小之罪 顯逼貳之非

執曹界宋  
經于伯主曹小而深譏其悖道焉 此題以道字為

主納暴謫二意暴非所以安夏謫非所以攘夷皆見  
信公五卷  
其道不足尚也亂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就以曹界

宋又分其田言蓋尺土皆王有列國皆王臣今疆里  
紊而體統乖故云 詳晉文所以曹皆為致楚

是其行事之暴皆本于心術之謫也故傳自古觀文  
至暴矣一段皆摠言其暴而後半乃推及于謫以見

其功不足尚晉文此時折楚功最不可少第聖人以

王道律而望之則自不必如此暴謫而可以收安攘  
之功觀傳首尾俱以王事言可見其望晉文之意

吳氏曰晉用師于曹衛本以致楚而與之戰乃先以假道啓衛之釁衛既不許則還自南河濟畧侵曹境不深治曹也而忽焉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衛人服罪請盟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戍逃還則楚人不得不釋宋救衛矣楚未救衛則又忽焉回軍出曹之不意而入其國執其君以曹君畀之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楚安得而不與晉戰哉

執曹畀 會扈伐陳

僖公五卷

百十七 發生

經予奪伯國討貳之兵所以示招携之道也 主

傳序成不至然後攻伐下止是合禮宜揔以此意

起方分上舉動不中禮下自反有禮譎可勿用

執曹畀 城濮 踐土

春秋惡伯主之悖道而不計其功焉 傳意謂悖

道若此雖有功亦不足尚非謂其悖道以成功也

三股一串未事執曹本以致楚戰楚本以主夏盟

城濮 踐土

伯功之不足尚由其悖于道也 中國所以不噬

于豺狼者誠賴此城濮之一戰在弟楚未見孺而

曹先蒙禍不過暴譎之成謀耳侯統所以不至于

渙散者誠賴此踐土之一盟在弟中國未盪而姻

鄰先病不過詐諉之淺效耳安所貴于功之高也

非道只就今日暴譎說不必參入城濮踐土二役

之事

侵曹伐 入曹畀 上重私字刺在內 下重譎字暴在內 加救衛同

僖公五卷

百十八

執曹畀宋 城濮 兩邊俱在譎上發下在執宛春

復曹衛致楚與戰為譎

盟貫 執曹畀

結遠以制外者春秋予其慮之周霄內以致外者春

秋惡其謀之譎

伐楚次 師召陵 入曹畀 城濮 踐土

其專而績有可嘉 律禮 功成而道不足尚 暴譎

執伐侵陳 執曹畀 持勝非道 桓仲 制勝非道 文軫

棊林伐鄭 會扈伐陳

伯兵兩舉于序成之後皆合乎禮者也

執滕 曹南 戰泓 入界 城濮 踐土

威信不足而貽辱固可譏暴譎有余而成功亦可譏

城濮

經于伯主挫外而明道義以抑之也 重在怒楚致

戰上不重臨時用詐畧其功就在書及罪晉上見蓋

晉文志戰之心只在干功利速就無有義服懷柔之

僖公五卷

百十九 采安生

意若桓公勢雖可以一戰却只在屈其心而止此桓

所以近王事而文所以得罪三王也 中間譎處正

是他急于一戰處

圍宋 侵曹伐 執曹界 城濮

經原外夷無交兵之情而誅伯主必戰之意也

只重本股書及誅晉之意前數股只見楚非欲戰

以作辨耳 加踐土全只是遂主夏盟

滅黃 婁林 孟執伐 伐齊取穀 圍宋 城濮

伯主當外橫而挫之非道春秋畧其功焉 聖

非罪他攘楚罪其不以道義耳收畧之無美詞書

法 去城濮是楚之強莫制上三股與下二股相

承分斷

滅黃 婁林

兩觀夷橫莫制見攘却之當舉矣 兩不能非責

伯主大夫只以見楚之強耳未足文攘之不以道

意

僖公五卷

百十

遂伐次 師召陵 城濮 行師以律服敵以禮 功不由道利不由義

師召陵 城濮 以完書氏子玉書人提破而重以

禮以譎作

城濮 鄆陵 志在一戰 偷得一捷

春秋于伯國挫外而譏其譎與幸焉 功高而道

褊矣 晉怠而楚奮矣

突救 城濮 正者無功必褒 譎者有功亦貶

城濮 蕭魚 譏其譎 美其誠

伐齊取穀 圍宋 侵曹伐 城濮

外君明于料敵而輕于弃將春秋貶之也 重在

弗止而少與之師上 既知晉不可敵則當其請

戰之日正宜伸以天假之辭而收其得為之柄可

徒少與之師乎既少與之師而致敗則得臣之誤

我我誤得臣也而又可緣是以殺之哉輕于殺臣

而厚于資敵彼雖欲自贖奚由焉再世不兢有由

然矣要之春秋非為夷狄而惜特借夷狄以示後

傳公五卷

百廿一 聖主

世馭將之道耳

衛侯奔

春秋輕失國之罪端本以責伯主也 此論晉侯之

失都在不許欽孟之盟上至于兄弟相殘君臣交訟

皆基禍于此文公一念之不廣慘矣哉

伐衛 救衛 奔楚

經于伯主而怨而兩託詞以罪之也 一頭兩腳

都倒在晉文身上上在救字下在奔字去伐衛兩

分作

圍曹 衛奔 欲速見小 心外智鑿

踐土

經紀伯信存大倫而謹大權也 去實全名聖人欲

因其所存者而救其所亡不徒曰全其名而已也

衛侯使武受盟晉即立以為君君未踰年故稱子聖

人亦因其實而書以見罪專權自恣要根報怨行私

未立武之舉便是請命聖人亦不許也以其出于已

傳公五卷

百廿一

私猶然專也奔楚不名未絕只是引起立武之非廢

置皆在立武上見

天王狩 石尚歸服

春秋存王室之號祭尊王之心見矣 名實作骨

要見僅存意 易凡伯聘 會葵丘全 下乃宰

孔賜胙

衛侯奔 踐土 河陽 謹廢置以正大權 酌名實以存大倫 總叙以上

下二股貼單股分作收全傳衛奔而書爵已立而



書子下勞而書盟召王而書狩書法

踐土 河陽

春秋致謹于君臣名實之間正大倫也 天王而

下勞晉侯何以為君父春秋没其下勞之實然後

其名可全名全而君父之實不減矣晉侯而上召

王何以為臣子春秋正王自狩之名而其實自統

實統則係此一名之正耳蓋聖人摠是欲因其所

存者以救其所亡者其曰去其實以全名正其名

集小者

再三 卷生

以統實此互見文法

衛奔 踐土

伯主擅廢置之權春秋罪之也 奔楚之不名衛

侯者未之絕也不絕衛侯正以罪伯主之刻踐土

之子武叔者已君之也從實書子所以顯伯主之

專刻與專根源總起于復怨亦總是復怨之事

會首止 踐土 上分義下名實俱在立法上說

會首止 會葵丘 踐土 河陽

春秋正大倫有致戾于尊卑者有致意于名實者

只葵丘踐土以謹臣禮存君道合

盟葵丘 踐土 明禁 擅推

陳侯如會 陳畏晉又畏楚故其未尚緩

即與國之未同而伯事之振可知矣

王所

春秋于諸侯觀禮之變而特示 本之意焉 此傳

不是譏諸侯之朝亦非譏天子之受重在巡狩之典

集小者

百廿五

上說觀宮室道途 云 至故國不費與自秦而後巡

遊無度 云 皆是此意春秋之義不行故也要看此

春秋之義國體民生所關甚大聖人立法甚重為慮

甚遠推原所自又只是下勞不是了若以巡狩而出

則自有常時與常所矣

踐土 王所

大君下勞而受覲春秋譏焉 舊以踐土不時王

所不地分不知惟不時所以不地使天子以常期

出自在方岳惟以下勞出則自在踐土下勞既

踐土則諸侯自宜就朝踐土矣非以下勞為一失

受朝為一失也不必分宜渾斷

六羽 王所用樂而示正典之意  
脩禮而示正本之意

王所 如京

經既著受禮者之失其常復著脩禮者之過于慢

加踐土遂伐秦同

衛鄭歸咺奔

僖公五卷

百廿 張

諸侯返國而賊恩春秋之所貶也 稱復一段原為

不稱復而祭或以恕之作一邊大誤去咺奔同

衛鄭歸

春秋于諸侯復國因其數倫而責之嚴焉 此題只

重稱各一意衛侯疑弟意全在先期入上見先期者

恐弟拒之乘其不意前驅之殺實承衛侯積意而為

之者也 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要重祭蓋唯

其親親恩薄爭國意勝所以疑心易起也

元咺奔

觀大夫去國之迹而其不臣見矣 此出衛侯亦自

有以致之要見

衛奔 鄭復 鄭歸

春秋于國君之出入而待之有不同焉 出奔不

名以其禍始于人而未之絕也及其歸也乃殺叔

武則是以爭國為心而不念鞠子哀矣故異于始

之不名以罪之 始歸稱復猶異其出于誤而能

僖公五卷

百廿

改也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

國為心而長惡不悛矣故異于始之稱復以絕之

上加伐衛踐土 下加及瑕全

衛奔 鄭歸 上移罪于人以衛之禍實文公為之

也下蔽罪于己以武之殺實成公啓之也

會溫 討不服也 秦與中國會始此

伯主講致王之信其情可原也 溫即河陽去王畿

百餘里只依河陽傳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

順就迹逆情順上實講此題當就自嫌實講但不可  
倒書法河陽則全在書法發意勿着事迹此講二題  
之辨

河陽

春秋尊大君以時巡之名全伯忠也 既為王諱之

在不與會溫上見又為晉解之在書狩河陽上見尊

周正所以全晉不可對本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

意 淡氏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惰怠于臣禮若令

僖公五卷

百廿 卷生

朝于京師多有不從又晉已強大率諸侯而入王城

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至溫而行朝禮若因天子狩

而諸侯得覲之也 程氏曰晉文欲率諸侯以朝王

正也惧其不能故譎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

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

也 黃氏曰此不唯成人之美即令晉文復生見夫

子此書法亦將帖然心服可以坐鎮其強暴之氣而

遷善遠罪之不暇矣 加會溫同只作事迹河陽即

溫兩言之者則嫌于與是會也

踐土 會溫 河陽

禮失于上春秋獨全其尊禮失于下春秋并全其情

上補出非普罪下補出王與有耻彼此相應上故

為王諱而足下既為王諱又為晉解總咏嘆忠恕

之道方妙或謂忠恕字及而足矣字分明全晉意

重蓋下勞王之自失與晉無干召王雖晉罪而情

順故為晉解之耳較得傳旨

僖公五卷

頁八

踐土 王所 會溫 河陽 王所 正其本 原其情 只王所

河陽全

王所 王所 正本 原情 上本下勞來下本從召來

城濮 河陽 誅其意 原其情

逐伐楚 河陽 兵正而事專 事逆而情順

會首止 河陽

春秋所書有示尊主抑臣之意有示尊王全伯之意

多蔡丘踐土全

勇儀 河陽

經托自遷者以全伯主之功托自狩者以全伯主之

忠

壬申朝王所書壬申而不係月闕六也

執衛歸京咍歸

經于伯主抑君助臣而詳詞以著其罪焉 此傳只

重晉抑君助臣所以義理不順而不得為伯討也觀

傳首揭一句其言歸之于末結一句是以執而稱人

傳公五卷

百三

可見作文只重在此二句其餘不名衛侯正見其抑

君之失元咍稱復稱自稱歸正見其助臣之非總包

在不得為伯討內了 錄疑云執之是非決于稱人

與稱執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大

夫不世其稱復者既絕而復之詞也此皆春秋通例

後此只曹伯言歸于此言歸之于則知為執不以正

矣四書法宜重自晉有奉歸者易詞乃晉人為臣事

實

執衛歸京

伯主為臣而討君春秋深致其貶焉 三書法以稱

人為斷而以衛侯不名歸之于作案衛侯信諛殺弟

不為無罪但兄不可以殺弟臣又可以訟君乎故衛

侯不名正見為臣而執君無為臣名之禮也又况出

其君于夷列其弟子會猜疑之彙其所自來衛之禍

實文公為之又何誅哉

咍歸

傳公五卷

百七

春秋絕大夫之逆而歸罪于伯主焉 二書法以稱

復為斷而以書自書歸為案

圍許

伯主以王事討罪春秋之所予也 此題重晉以王

事討罪為得尊王之義然須以許不臣之事模寫講

方着實遂者繼事之詞言繼親王之后而圍之正見

其為王事故而美之也今法天子行幸指宋朝之法

言 文公入而救民自春徂冬侵曹伐衛入曹敗楚

盟踐土會溫一年之間伯政具舉所謂守如處女  
如脫兔者非耶然末以蕞爾之許勤十一國之師而  
不服文之威亦殫矣許之甘心從夷其亦有懲于江  
黃也與 或主責許以不臣致討予晉尊王傳原無  
此意

踐土 王所 于溫 河陽 王所 遂圍許

經原小國慢王之罪見致討之有由也

踐土 王所 溫 王所 以君再出諸侯再覲影

傳公五卷

百三

卷

許之不臣 或以正本原情合作

會防 伐宋 入郟 踐土 河陽 圍許

假王而討不會者說  
魏王而討不會者子

襄復歸圍許

諸侯以利復國經明義以黜之也 曹伯賂免似出

一時便宜小事聖人却推到性命之理上蓋人之有  
性存焉義無所歎雖不歸無害若有所歎雖復歸徒  
辱耳人之有命存焉為其可歸雖不賂猶歸不然雖

賂之猶不歸也故君子不喜其機會之合而喜其

之合不憂其機會之失而憂其義之失畧涉嫌疑寧

死不為自一介以至天下皆然此所以為精于性命

之理而嚴于義利之防立身行已安國寧家無往不

宜矣自世不以行賄通貨為羞而以求榮免辱然後

僥倖之心勝而廉耻之節壞事就利害不顧可否雖

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故曰其說行而天下定也

遂圍許只作事實去之同

傳公五卷

百三

寔末 燬滅邢 襄歸

經于復國以利者而律以失地滅親之罪焉

滅邢 襄歸

春秋紀事由仁義而立法由性命而立言也

大雩 襄歸 上邊只講僭祀末收云因僭而志貶

因早而志雩聖人無心也其見性命之文乎下邊

只講復國末收云因疾而行貨以利而歸國聖人

所戒也其正性命之理乎治國如掌天下定矣可

點入

許叔入 襄歸

二國復國不以義春秋責之也 乘間始入苟其

無間將遂不能冀除先人之宗廟矣 復國惟賂

雖其見復亦何面目以告先人之宗廟矣

襄歸 取鄆 復國以利 立身以義 下舍至全

二十九年 葛盧耒

春秋陋夷屬之脩禮所以別于中國也 書名書耒

僖公五卷

百言

揔是陋夷狄常法陋之者所以謹夷夏之辨也

翟泉

上下講信于王畿春秋交譏之也 翟泉近在洛陽

王城句最重故他王臣下盟皆非而此獨為上替之

甚凡諸侯盟王臣皆非而此獨為下凌之甚下凌推

到無君之心履霜堅冰至也上替責以正其本之義

標直而影不枉也 齊桓會不遁三川盟不及王人

此見桓文之優劣 古者巡狩有方嶽之盟不巡狩

有殷同之盟皆謂諸侯既朝見受政事退而自盟

官之伯特臨之而已非與諸侯盟也

踐土 翟泉 上君弱陞強下上替下凌都倒屬王

室上作

王所 翟泉

春秋正本于受覲講信之非地而謹焉

盟齊 翟泉 謹大防 華夷之限 謹大分 君臣之禮

大雨雹

僖公五卷

百言

春秋紀望國戾氣之應著失政之端也 陰常散綏

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

侵君之象人事感于下則天變應于上故妖不自作

由人興者也人言常懷兢惕則可以消未形之變遇

災知懼亦可以救時萌之禍此時僖公志或昏矣

于鄆 遂伐邾 變字 委大 隹 易季子歸友如齊入杞伐邾

全

狄侵齊

然秋直絕外患之肆伯職之失見矣 秋間晉之

鄭厲遂侵齊可見伯主一念不在安攘則夷狄進矣

狹之侮文公招之也而且恬然不顧卒從事于鄭謂

之何哉

狄侵齊 圍鄭

伯主不能移脩怨之師以攘外經直者其罪焉

只是罪其不能攘夷非責其不當脩怨也總起混

作總結 加翟泉是謀伐鄭也全

傳全卷

伐鄭圖 圍許救 侵齊 圍鄭

經詳二伯之安攘而著其勤與怠焉 桓能移師

救許文不能移師救齊 考桓公經營伯事積累

二十餘年而後成其後亦能維持數十年而後衰

文公取威定伯纔一年間而舉就其後一年而即

已衰淺深緩急二公 事大可觀已

及公子瑕

經于與國殘弟而甚惡其用刑之悖焉 剽立乎其

位則稱君佗為國人所惡故稱名瑕獨以元咺之

衛侯忌之而延及故書及以明其濫而冠以公子為

無罪也作文只重忌克邊專字輕

衛鄭歸

經名復國之君深責其殘恩也 伎害戕本根本根

字要說得剴切不稱復以絕之前傳實為此題而發

宜入用 到此殘忍特甚長惡不悛前所謂不念鞠

子哀又不可責佗他了

傳全卷

衛侯奔 鄭歸 執衛侯 脩怨責乎人 薄恩責乎已

朔入 逆 鄭歸 薄 上陷其兄下殺其弟兩邊俱有選賢

與能 加小白入札聘同

秦晉圍鄭

經于二國用兵而嚴貪忿之戒焉 結釁連兵只屬

秦一邊說 兵戎有國之重事不可以忿而興也晉

惟重怒難任故一逞于曹再逞于衛復有今日之師

也邦交人道之大倫不可以利而背也秦唯貪得故

繫是故一戰于殺再戰于彭衙卒貽後日之悔也

聖人固不欲鄭之貳于楚但此為晉文計者宜何如

益脩新政捐弃舊忿則鄭自畏威感德之不遑矣聖

人亦不欲秦始終輔晉以攻鄭但此時為秦穉計者

宜何如明以小怨之當奔動以小國之難任則晉自

愧悔旋師之不暇矣

圍鄭 敗殺 彭衙 令狐 河曲 伐晉 伐秦

強國徇利以構怨春秋秋之也 重秦做而晋要

僖公五年

百八

挑見一日縱敵先軫與殺丞之師三年拜賜孟明

將彭衙之旅未幾而王官之取繼汪邑而未矣祁

城之捷繼茅津而渡矣暴骨原野寧有窮期哉

去令狐河曲全

城濮 踐土 于温 圍鄭 于殺 彭衙 伐晉

經于速人背伯必原其徇利以起釁也 李氏曰

穆公什韓之恨而從晋于城濮之戰踐土于温之

會戮力同心一聞燭之武之言而起釁自是暴賞

三十一年

原野矣

宰周公聘遂如京如晉

望國受王禮而報之簡不恭之罪著矣 人臣事君

之禮毫不敢忽是故必躬必親必誠必敬魯不朝而

僅使遂往甚矣又以二事出甚之甚矣書法不貶絕

而惡自見繼事只事實 無周公聘全卑周公聘只

是因周厚見魯不恭

祭公逆 結及盟 遂如京如晉

僖公五年

百九

觀春秋紀繼事之例而望國不恭之罪見矣 摠

以遂字是非得失存乎其事起點二股倒作有主

三段作者上二股隨去一比主合

遂如京如晉 公如京伐秦 直著其罪 曲存其禮 魯既不朝京

師使公子遂往而又以二事出獨此年如京師以

伐秦行而又不成朝禮

取濟西

望國擅復故地經以王法正之也 此地原受于王



命故諸侯不得而竊取今未聞有命而徒自晉僕之  
猶然竊取而已矣

執曹界 取濟西 上比原其復地之由倒卑 下

加遂如晉同蓋襄仲拜田也

取須句 濟西 禮復人之國 禮復已之邑 俱有不以乱易亂

四卜郊

經于望國僭祀而因事以志其失焉 此書魯郊之

始天子一歲再郊冬至郊孟春初穀又郊魯降于天

傳公五卷

百甲

子無冬至之郊然僭已甚矣魯郊非自此始特因變

而書也作文只以僭為重不時非禮不重雖得禮與

時其僭禮之罪仍在也孔子謂言偃與所論明于郊

社之意要發揮蓋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如人身

體所得聯屬則精神自相感通明則有人事幽則有

鬼神職分相當一毫不可僭差蓋自然不易之定理

也知其為不易之定理則自然各安于分守而無事

冀望踰越之心故曰為天下國家乎何有不知此不

易之定理而妄意行僭神必不歆故曰周公其哀也

此聖人發性命之文處 禮不卜常事卜其日之吉

凶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又不

吉則不郊無卜之禮也郊以孟春四月之郊于國

制亦不合

四卜郊 免牲 猶三望 作法如單以僭郊重講

后帶以時以下以牲以望四意繳收因變而書有

主事天之僭事地之僭兩分

傳公五卷

百四

梁丘 易華元 聘全 杞子朝

郊禮行于二國以其為王者之后也 只泛泛論

杞宋可行郊禮為是

不從免牲 免牲者繼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

春秋紀望國祀事之不誠瀆禮之失見矣 卜曰不

吉故不郊而免牲從魯君臣誠意懈散不虔祀事以

致天意之不允說未即前不時非禮其慢褻可見

猶三望

春秋于望國僭祀譏其可已而不已也 一望字上

見僭天子是骨猶字只因既不郊而復望故甚之所

謂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者也 望因于類望因于柴

類與柴皆祭上帝也皆因祀天而後及于地陰陽合

德不谷既于天不可偏祈于地也

猶三望 猶朝廟

經于望國僭祀廢禮有譏其不已者有幸其不已者

伯姬求婦

傳公五卷

經紀國君而婚于內預政之戒也

百三

經

圍衛遷帝丘

經紀夷夏盛衰之迹而啓患縱患之罪見矣 中國

衰微夷狄強盛只點過當時事勢盛衰之實轉到所

以制盛衰之運者人也分衛成晉文作善治國者不

以國之無事而廢政治之脩想成公歸國之後自謂

元咺誅矣子瑕剪矣內不困于強臣外不凌于方伯

此可莫厥君矣不知乘吾之後而蕩吾之家者固猶

有狄在焉朝廷之折衝無人邊鄙之藩垣不固伯天

下者不以天下之無事而弛安攘之畧想成公定伯

之後自謂楚成權矣子玉斃矣中國不得出夷狄不

得入自此可以畢吾事矣不知其裂吾之防而侵吾

之黨者固不與于楚也威靈不在于諸侯志意竟衰

于平日

入衛 楚丘 圍衛帝丘 大畧如單即楚丘亦是

說衛被狄滅事幸齊桓存之耳以桓文勤怠分者

傳公五卷

百三

非 加凡伯伐全

楚丘 帝丘 成安攘之功 失安攘之職

狄侵及狄盟

與國掠狄而要以盟春秋深罪之也 非人非地隊

仗作盟會為傾危之端在中國行此已不可恃况以

夷狄之無常性而可執是以行之哉又况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遠就其廬帳以要盟始有如唐德宗召平

涼之辱者矣所以特書以示戒也

盟歲 盟宿 及狄盟 秦人伐晉 穿侵崇 秦

伐晉

信屢講而結夷者其罪大兵屢交而偕夷者其罪大

盟貫 陽穀 侵蔡遂伐楚 是上題只沒本股一

會盟中國之禮一 侵伐中國之事未要繳出

年聘 荆聘 葵丘 狄盟 朝聘中國諸侯之禮 盟會中國諸侯之禮

重耳 年聘 滕薛朝 鬯頑如

春秋紀諸侯之邦交好敦于常而憂通于變也

僖公五年

百四

卷五

大抵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

年當威養晦始能問罪于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

功多于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迴晚歲始會宰周

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繫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

侯會盟郵失魯盟幽失衛首上失鄭葵丘失陳文

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

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之功多于桓者罪

亦多于桓也事速就乎桓者義猶壞乎桓也名盛

二十三年

乎桓者實衰乎桓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

掩義不以名務實此其非桓匹與桓公得江黃而

不用于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

而秦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為也桓公會則不邇三

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王畿則抗矣盟于虎則

悖矣此桓公之不敢為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于

華惧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君則

三綱五常于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為也夫子正

誦之辨豈不深切著明哉

僖公五年

百五

卷五

秦入滑

經于遠人襲小之兵而深惡其貪也 秦人千里勤

兵無及于鄭而僅僅加于一小國驕悍莫逞迂迴無

聊情能畢兇師勞力竭遠主備之勤而無所必有悖

心蹇叔固已先見之矣穆公徒以一念之貪遂深信

杞子而距遠蹇叔卒至匹馬隻輪無返乃素服誓言

吁亦晚矣是以君子重戒貪焉

聘父聘昭公立報公子遂之聘也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威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若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

即外臣見重于內而知禮之可以為國矣

敗殺

二國徇利謀以交兵經均貶之也 曲沃之殯猶在

此豈即戎之時哉况秦施未報而伐其師無秦亦無

君也晉何背道若是先軫之利中之耳記南之盟猶

在此豈為利之國哉况晉喪未弔而越其境絕鄭又

僖公五年

百四

絕晉也秦何背道若是杞子之利中之耳 不從棄

枝之諫不聽蹇叔之言

圍鄭 入滑 于殺

遠國皆信貪利而致禍春秋狄之也 此主秦說

圍鄭叛盟失信入滑以貪動民致有今日之敗晉

亦不可遺收狄秦書法

入滑 敗殺

春秋紀兵責強國徇利霍小責伯國徇利挫敵

圍鄭 敗殺

忿兵起而徇利以背之者可譏貪兵起而徇利以挫

之者可貶 上晉文以忿興兵固非而秦聽燭

之武利謀以背之尤非下秦以貪動兵固非而晉

聽先軫之利謀以挫之尤非

楚立 敗殺

專封者不錄恤患之功貪利者不取悔過之美

木爪雖善衛人之情然春秋正法之義則使一衛

僖公五年

百四

受志亡之賜安可贖周室不聞之罪也 秦誓雖

取悔過之意然春秋懲惡之義則與其悔之于既

敗之後孰若謹之于聽言之始也

伐邾取訖婁遂伐邾

望國逞忿歆之兵經深罪其非義也 此舉為報升

陘本只是忿而繼之以歆然升陘之敗又從為母家

報怨來故又推出忿母必當止乎義理以明其為不

義也

遂伐邾

望國復興雪小之兵春秋直罪其忿不能勝也 復

伐上正見其忿不能勝之實掩其無備正欲報升陘不設備使其相當耳

伐邾取須句 升陘 伐取訾婁 遂伐邾

望國屢違義以報怨經深貶之也 總叙一起作

如單以三伐作忿三取作忿收直書書法升陘于敘事上見之

傳公五卷

百四

伐邾取須句 伐取訾婁

經紀內兵有譏存小之非禮者有譏雪小之非義者

須合看不失傳意總是為母家報怨上專命下貪

忿二取不同上為須句復國下為自取

升陘 伐取訾婁 遂伐邾 輕兵殘民 贖兵報怨

敗箕

即伯國之挫外而尚力之罪見矣 襄公紹伯惟恐

威之不立而伯業遂衰故汲汲然以衰服從戎既敗

秦而又敗狄又伐許也此其強伯之畧視齊孝遠過

即如狄人內侵亦所宜攘者第其即位之初不聞與

諸侯禮義相先施舍已責而一任力以行之為可以

折服天下嗣文之業而宣信于諸侯則背矣若桓文

之伯雖不廢威力然却先有許多循大禮處觀悼公

之所以復伯亦並不由凌厲而得則繼伯亦豈區區

專在威力間哉擅命三臣意題面不見只宜作結或

薄就尚力上巧用亦可

傳公五卷

入曹 城濮 干箕

春秋紀伯國之事而責其僭刑賞之非焉 上二

股是文公三刑下一股是襄公三命上殺顛頡以

焚負羈宮殺祈瞞以奸命殺舟之僑以先歸也下

一命卿卻缺再命賞胥臣三命將且居

隕霜不殺

春秋紀天道之志所以徵君威之不立也

伐許

即兵之討貳而尚力之罪見矣 當時楚強于南狄

肆于北秦橫于西與晉正雌雄之國文公初没又三

強睥睨之秋襄恐坐失遺業故先敗穀以挫秦次即

敗箕以攝狄次即伐許以威楚不踰年間而伯事後

盛晉所以終不失伯世為諸侯師襄公之力也不可

謂非繼承之善但尚禮義先文德處終欠一着當是

時諸侯四鄰只見威而不見德此其所短耳故春秋

責其尚威力

傳公五卷

收穀 敗箕 伐許

伯兵並挫乎三強春秋罪其專尚威力也

敗箕 伐許

即伯主挫外討貳之兵而其專尚威力見矣

廬陵李氏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實為魯之賢君當其

初歲內用公子友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慶父

之姦靈使魯國既危而復安自十七年以前除從齊會

盟征伐外魯事之見經者甚少觀詩之所頌如務農重

穀則勤於為民也春秋享祀則謹於奉先也立閭宮復

泮宮克淮夷牧垆野雖一時誇大之辭有過其實然禮

樂政事之脩明君臣上下之協治繁可想矣但盟釋未

返遽有邾師之敗葵丘稍息遽肆陽谷之樂則公豈真

能以禮信輔齊耶厥後宋襄繼起雖其伯事有不足以

得譽然與其南向以從楚孰若尊獎先代協贊姻鄰以

為中國之重乃乞師蚩荆導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蓋

自十六年季友卒後臧文仲之竊位公

傳公五卷

臧項會楚之失備見於經向非晉

中原左衽之禍僖公何以追其責哉先儒曰棄夏盟而

即楚則有從狄之非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

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洗至鄆之耻

此僖之不得全為賢優也况乎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

公孫茲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

桓之基皆肇於僖公之編則僖公亦魯國功之首罪之

魁也歟

春秋質疑

國朝  
應去通海編

溫陵 君中 公雨甫

潭陽 朱海龍 紹祖 全校

文公

元公即位

春秋酌國君嗣位之時惟其中而已矣 改元之義

三化為言三 于隱公論其義于

公論其禮正心為第一義故

二義故于桓廢之改元即位之禮為第三義十二公

皆然但隱莊閔僖以內無所承上無所稟而桓宣書

即位為如其意以著罪在文公雖上不請命然內有

所承故傳因首發于此書法不在即位上看於逾年

然後改元書即位上看作文只重傳首至曠年無君

一段意見得即位于桓前則太早于終喪則太遲惟

逾年改元告廟而臨群臣最為得禮之中舜禹可證

矣雖喪制未終不得以行吉禮然有冢宰擬行亦

妨于告廟臨下于以見古之人君雖逾年改元即位

而通喪三年之禮未嘗廢也

元年隱即位文上体元舜典元日商訓元祀 舜格文

祖禹受命神宗

元年桓即位文記义可行之法緣情制禮之中

毛伯錫命

春秋于王室寵內而特譏其失

文公六卷

朝曰獻功皆是往而受之非來而

喪制未畢不責其不朝只是王室來得不是耳失金

在來上見

城濮 踐土 即位 錫命 上晉文有功當錫但

在一下字不好失之屈下文公初立無可錫在來

上不好失之濫

踐土 俞聘 只是即事以明義如此不可作與奪

上下要發詩意 或會城濮踐土全

晉侯伐衛主城祀傳

伯主討二而得尊王之禮春秋之所予也 以克績

父功黜起重在聽先且居之言先朝王于温然後伐

衛取戚田則于正已以正人之義得矣

得臣如京師拜錫命也不朝而使卿非禮也

望國遣使以報王慢亦甚矣

衛人伐晉

春秋于與國凌伯而責其失反已之章

文公六年

晉侯伐衛 衛人伐晉上聽且居能服下聽孔達先反已

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春秋紀內臣之會伯示謹禮之意也 晉疆戚田故

敖會之主無婁傳

年二 彭衙

春秋罪伯國應敵之兵明王事也 王者之事在于

息爭息爭之道先于處已處已二字重對應兵言已

則有罪與已無罪云云蓋處已之道皆以不戰為上

也惟不若是此秦晉所以結怨連禍而無已時要聽

得當時不哀喪而伐吾同姓其責在秦親恩未報而

敗其師其責在晉然殺幽之役猶可解曰社稷之故

也晉今若馳其辭于秦引其咎于已秦未有不悔禍

旋師者何遽然與戰乎程文中脫去告天子方伯意

最是

戰矣 晉侯侵曹上應兵下忿兵

敗敵 彭衙

文公六年

春秋于貪憤之兵而皆惡伯國禦之非也 秦

聽杞子襲鄭為貪而晉遽敗之先軫之慮雖長其

如志親背惠之罪何秦聽孟明拜賜為憤而晉遽

戰之狼曠之怒雖奮其如息爭遠怨之道何

鄭人伐衛引咎責躬北鄙論以詞命 彭衙

春秋兩舉應敵之善者以責伯國示王事也 以

彭衙問起即以衛之有罪而引咎魯之無罪而脩

詞雙提倒本股渾斷 加同圍齊下斷 圍宋公孫



二股皆無上告惟召陵侵燕有之

引咎完盟 諸包茅之責

晉侯伐秦 梅濟河之非

論詞會扈 文十子家執訊而與之書

伐陸渾 王孫滿對問昂

會郎 子貢論吳

完盟 秦晉圍鄭 召陵侵

經以王事望天下屢于應敵之善而予之助 以

文公六卷

五

王事起分三股一屈完服罪于桓一鄭人脩詞于

燭武一蔡人請師于周末繳本股須記戰紀內有

死守段

于師 北鄙

春秋重王事故兩于應敵有取焉 此題戰紀亦

可搭但看出題次序有罪無罪不可遺蓋兵之起

成于怨爭之不息而各執其欲以相抗也然怨不

在已則在人在已者引以自責在人者理以喻之

天下自此無事矣

伐衛及戰 彭衙 齊討罪而抗者非 秦逞忿而挫者非

戰紀 彭衙 省德相時自治之道 速怨息爭王者之事 二邊皆有辨論事

長勺 彭衙

春秋紀內外之兵均責其非應敵之道焉 二邊

傳頗整俱有王者之事上文告不脩守禦無備而

聽曹劌之言下有罪不服無罪不論而馳狼曠之

勇

文公六卷

六

召陵 彭衙

待敵而近王事可于應敵而及王事可記

城濮 彭衙

春秋兩紀伯兵而律以王道責以王事也

彭衙 晉宋伐鄭 示厥已之道 以桀攻桀 示反已之道 以燕伐燕

作僖公主

春秋于望國祀先之慢深示謹微之意焉 積惡之

原非止篡弑即後來不視朔等事皆一念怠慢所積

也

及處父盟

春秋于內君之盟伯臣而深諱之以致意焉 摠是

諱耻一意蓋我公適晉而晉就國都使處父盟我夷

我公于臣列此正臣子所深耻者故必諱公與盟適

晉不書返國不至使若公朱嘗如晉與晉所盟非公

者然後我公見抗于處父之辱氓而臣子之禮全也

書法摠收說者謂公之如晉豈無卿大夫從行乎不

文公六卷

能明大義以折之遞令蒙此屈辱于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之義安在也

處父盟

公如晉盟

文三

公至自晉

文四

春秋筆削內君之出入存臣子之禮也

上晉侯

怒魯不朝使處父盟以辱公故不書公不書適不

書至而削舊文下晉侯懼無禮于公請改盟而設

享故書公書如書至而筆舊文

狩河陽

處父盟

上說詞全君臣之禮  
下諱詞正君臣之分

會晉士穀盟垂隴

春秋紀伯信而示專命委權之戒焉

上借曹殺儂

見襄不請命而以士穀為司空則專聖人欲天下之

政自天子出下借會殺傳見襄不攬權而以大夫與

諸侯會則縱聖人欲一國之政自諸侯出

不雨至七月

春秋紀天變而見內君之無意于民也

大事躋僖公

文公六卷

春秋譏望國之逆祀正大禮也

大事只作何事重

在兄弟不先君臣句不可以父子配三傳俱引證

不必用言僖公雖兄然生既北面則當以君臣論昭

穆矣無書法

大事太廟 有事太廟

望國舉祀有見合禮之重者有見合禮之常者

行拾祭於秋則上合群廟之主于太廟蓋百世之

傳有自本吾追遠之義大有事而普享焉合禮之

重矣舉禴祭於夏則下遷四廟之主于太廟蓋五世之澤未斬本吾如在之誠時有事而致虔焉合禮之常矣

逐乞師北鄙躋廟下展禽不仁縱逆祀不智

季子歸躋廟不以親妨賢不以親害尊

躋廟城杞害尊尊之義昧親親之本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伯國恃力以報怨春秋微詞以罪之也 以其常人

文公六年

九

也故曰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若自賢者言之又奚待再勝然後言可以已哉此濟河之師所以雖在再敗之後而春秋責之備也傳中復興字全字專欲字無已字當玩德力二字極重致師意未要帶見已則弗戢而謂人能已乎 春秋待晉襄以漸而下始而彭衙以王事責之中而四國伐秦以常情責之終而伐秦為不足罪矣

于殺彭衙再勝伐秦報怨不已伐晉以攻濟河之師

伯主黷兵以啓患春秋之所貶也 照傳口氣一

串作晉人敗秦者二義莫乘于四國之伐秦之報

晉者一舉亦起于四國之伐

敗殺彭衙伐秦

伯主席屢勝之勢而報怨經深貶之也

彭衙四國伐晉侯伐

春秋屢責伯兵因事而益甚之也

彭衙四國伐上昧王事下過常情

文公六年

十

劉

四國伐秦秦人伐晉

伯國亟于構怨強國吝于改過經皆貶之也 以

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作骨上有再勝字

下有三敗字上取汪及彭衙卒至濟河焚舟下取

王官及郊自是見伐不報

遂納幣

望國越禮以面婚春秋原志而譏之也

豹如晉叔弓如晉舍如晉

經述紀人臣之將事各原其志而與之也 要

志字不必論事只借以見意耳舍如晉是葬平公

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曰其以嘉禮見則

喪服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吊也

知禮 葵丘 宰孔賜胙命無下拜桓公乃儼天威于咫尺

股 仲孫未 周禮在魯則云魯有可親本之未顏則云國未

歸父聘 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敗箕 異缺稱其妻儲之敬相待如賓

宋大水 宋公子御說稱孤罪已言懼而名禮

公如晉 文三年公如晉臧叔佗之賦著義則不敢當大

此與俞聘亦可搭知樂

齊俞聘 賦湛露不敢擬天子之當陽賦彤弓不敢擬諸

長檣 知武子辭襄公之稽首曰天子在寡君懼矣

踐土 文公受策命三拜從命出入三覲

韓起聘 觀書太史知文武周公之盛辭賦其崇勳封植

士甸聘 標梅之歌適昭臭味之感彤弓之賦不忘官守

宿如晉 援小國事大之常敢求既于三獻致下臣免詩

公如晉 昭五年女叔齊言昭公非禮曰禮以守國行其

叔弓 如昭二年報起聘也辭郊勞敢當大賓之禮辭大

鄆奔 待放于境賜玦乃行

黃父 子太叔請未晉謀王室斥周旋揖讓之未明天經

知樂 馬陵 楚鐘儀也南冠而縈不忘先世之職南音而

或九國救同

豹如晉 襄四年報知武子之聘奏肆夏文王之三則不

宵魚 晉賜魏絳樂辭曰合諸侯君之靈也和戎狄國之

豹如晉 襄十六年言齊故也祈父之賦感猷子同恤之

午伐鄭 師曠也張秋南風知南方之不競楚多死聲知

札聘 於齊晉鄭衛之歌而列國之隆替可徵見虞夏商

以上股中有可移禮樂者看出題何如如俞聘若

是禮重在不敢當天子諸侯之禮若樂則重在湛

露彤弓甸聘若是禮單用彤弓重在先君守宮之

年三

嗣若樂則于所賦標梅彤弓樂章見之

知喪 股 蔡季歸 請謚桓侯也 歸父奔 壇帷復命哭踊而出

伐沈沈潰

春秋平詞以紀兵示用兵之法也 只就以其服於

楚也句看出無美惡就五國稱人句看出無褒貶獲

以人民逃散為非義舉則貶晉矣不知此句原是罪

沈潰字只作事實蓋兵者聖人所得已而用之權

也用之誅暴禁亂則為正故褒之用之報復私怨則

文公六卷

為不正故貶之伐沈之師未為正未為不正故詞無

褒貶蓋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于正也 看來

春秋此處意義皆從不討楚商臣未蓋商臣弑君今

已二年晉人聲罪而前此真義舉報夷安夏之策未

有善於此者乃沈是伐耶與救江傳同意

北杏 盟幽 踐土 會溫 伐沈潰

經原小國背伯之迹因平詞以紀夫討之者焉

齊伐鄭圍新城義舉 晉侯伐秦報怨 伐沈潰

經而援事以律伯兵所以示用師之道也 以本

股問起以義舉報怨雙提過倒本股作

上二比易齊人伐衛 伐楚 陘 突救 伐鄭

次鄭 隸林伐 伐鄭肯魚俱是義舉

逐伐邾訾婁 會吳伐齊 侵曹伐衛 四國伐

秦 晉侯伐鄭 伐北鄙俱是報怨

城邢 伐沈美恤患 畧討罪 兩邊俱有權正

北杏 伐沈示于秦 畧褒廷 俱有權正

文公六卷

四國伐秦 伐沈報怨者微詞 討罪者平詞

伐沈潰 伐楚救江

春秋所書有示用師之道有示用兵之法 俱在聖

人書法上發揮都以討商臣為重能聲罪以正楚

則夷自攘其所挾從者又不足治矣能聲罪以正

楚則夏自安其所攻圍者又不難救矣

秦人伐晉

春秋于遠人貳過原情而責之備也 勿徒着斷罪

語看春秋諸侯知德者鮮便見當時只有穆公作誓庶幾知德奈何悔而復二徒托空言哉自是見伐非稱他後日能踐正見此時便當踐誓所以責備之也損德之脩也句要看人必能損已然後在人一切不足較而成其德穆公濟河焚舟猶為貪忿之習正損之道未盡也蓋懲其忿而後悔不若弗懲而悔之為得也不然論物我平施之道屢敗一報未為過當而何以深尤之哉 此傳無四國伐秦

文公六卷

十五

入滑 貪 敗殺 彭衙 伐晉 伐秦

經于賢君必究改過之吝而備責之也 摠以損

卦說起以首三段分貪忿點過倒本股作以未股

入後辨之不可作啓釁只見其踐之晚耳 去入

滑只從誓言上發起去伐秦全

入滑 敗殺 彭衙

遠忠言 遠誓言

春秋迭紀遠人用兵示貪憤之戒也 敗殺如傳

帶在兩邊去之亦全

敗殺 彭衙 秦人伐晉

經責遠人貳過所以為忿兵之戒也 只倒忿一

邊 加伐秦只見伐不報多講此

彭衙 秦人伐晉

春秋紀兵有以王事責伯國者有以王事責強國者

息爭遠怨王者應敵之道懲忿窒慾王者脩德之

要

入滑 敗殺

文公六卷

十六

強國過而知悔春秋之所取也 須補宜踐言意

敗莒 伐晉

抑鋒止銳 懲忿窒慾

春秋紀兵而以王事責敵與貳過焉 俱有責

備賢者意

侵曹伐衛 伐晉

春秋紀事有備責伯國之報怨者有備責強國之貳

過者

伐晉 札聘

春秋責備之義見于伐國與薛國也

楚人圍江 報沈之役也

春秋罪外夷之雲小而伯義之廢見矣 貫澤之盟

江從中國楚自城濮之後亦不敢侵伐晉文既沒襄

不能討商臣之逆故楚輕視中國有窺諸侯之意而

圍江以試之圍不稱人稱人貶也合晉襄不討商臣

與伐黃參看

冬公如晉及晉侯盟

文公六卷

十七

春秋詳內君之盟伯以其無可諱也 以盟處父傳

適晉不書返國不致反看晉賦菁莪公賦嘉樂

伐楚以救江

春秋于伯臣恤患而譏其失用兵之法焉 此傳只

責獨遣一軍而不大合諸侯桓結江黃文復曹衛

是大合諸侯與獨遣一軍相反不必泥奇正江國小

而弱數句當玩楚有覆載不容之罪只見可以大合

諸侯不可另作一意命秦甲等語正是大合諸侯之

事用兵之法勿泥奇正

伐鄭 盟貫 陽穀 遂伐楚 召陵 圍宋 侵曹

伐衛 城濮 圍江 救江

春秋即二伯用兵之法以譏伯臣恤患之非 止

出召陵城濮救江全以救患之善摠起隨將桓又

大合形獨遣之非

伐鄭 盟貫 伐楚 召陵 圍宋 侵曹衛 城濮

二伯合師以揆夷得用兵之道矣 大凡用兵謀

文公六卷

丈

當出于萬全勢當協于多助桓公遠結江黃談笑

而斷敵人之臂厚集八國慷慨以振中夏之威楚

所以終屈而鄭安也文公許復曹衛而敵之腹心

內毀師連四國而我之羽翼內張楚所以大挫而

宋安也此說又似泥奇正矣

伐楚次 救江

二國之紆難其用兵有得失焉 只以大合八國

伐楚與獨遣一軍救江相形然二罪孰與不執齊

可巧入桓能聲包茅不貢之罪而襄不能聲  
絀君之罪何耶

陽穀

救江 得據外之謀  
失恤患之道

召陵

城濮 盟向 季札  
會戚 子臧 合遇重傳

春秋所書有與得用兵之道有與得遜國之道

敵雖崛強不能當節制之師出萬全之謀權之若

振槁耳世雖混濁不能汚高蹈之行視千乘之榮

棄之若脫遺耳後須繳本股

文公六卷

召陵

城濮 書救 偪陽 合戰卿傳

十九

春秋紀兵而予其得用師主將之道焉 師在多

助仗義而前 將在專制觀釁而動

召陵

城濮 宋楚平 索婁 合吳伐我傳

春秋特取用兵謀國之良者以昭鑒也 有桓文

之長策則積悍之夷一人制之而不足者衆人用

之而有餘鄭罷伐而宋解圍此之謂善用兵有元

佐之忠計則方梗之敵卑屈奉之不足者禮義折

之而有餘楚許成而晉請軟此之謂善謀國以  
數題俱沒本題若只以本股作合亦可

救江

召陵侵

恤患而失其道者可訕據夷而沮于利者可貶

上周王叔桓公同行楚又有弑父與君之罪下劉

卑公在會楚又有拘唐與蔡之罪皆暴明天討之

無難惜手一以謀拙而沮一以利汨而隳

救江

戰卿

文公六卷

春秋紀兵有訖失用師之法者有訖失為將之道者

二十

四  
逆婦姜

春秋紀婚禮而交著內外之失焉 文公不能致哀

居約遠禮而行齊不能鑒微知着冒禮而往皆不能

正其始也

楚人滅江

春秋紀小國之守正而伯謀之疎亦見矣 主威黃

得正而斃作中便藏晉不能救意蓋方書救江隨紀



滅江春秋之意可見

晉侯伐秦

春秋以王事善遠人故不譏伯國以見意焉 以晉

過常情而得稱爵起深善秦穆自秦晉交兵以來春

秋所以致意于秦穆者不一而足其貶晉者固許穆

之意其不貶晉者亦許穆之意其善秦者為其賢也

其責秦者亦為其賢也所以然者以今此伐秦之師

受而不報懲忿窒慾卒踐自誓之言也傳中王事二

又公六卷

字最重 作文只宜將晉襄見伐而報云 深善秦

伯一段語意發明春秋大改過嘉什怨之旨毋徒按

着秦穆講去而反遺猶無譏焉之語意也

敬 箕 伐許 彭衙 處父盟 四國伐秦 秦伐

晉侯伐

經原二國行事之異而深善強國之改過焉 敬

函彭衙取邑之役秦穆三敗而僅報以濟河之舉

春秋即人之乃晉乘三勝而凌秦反得稱爵何也

君子曰襄之志親背惠于戈起於衰經敗狄伐許

困辱并及魯侯專力凌秦何足齒哉第作誓之穆

何人耶濟河之報方以違誓諾之豈意閉關謝晉

如此則非畧專力之襄安足以顯揚之也舊以常

情待襄王事責穆分者非

敗敬 彭衙 四國伐 三敗 秦伐 晉侯伐

春秋不槩以王事責伯國者彰賢君遷善之美也

穆叙秦以三敗一逞而見責晉已三勝復逞而無

又公六卷

譏歸重以王事待秦穆上蓋薄於待晉正見其厚

於待秦也

敗敬 敗箕 伐許 處父盟 晉侯伐

經原伯主之素行而見報怨之不足責也 加秦

伐晉倒秦穆作

敗敬 伐晉 伐秦

強國悔過而終改經竟畧伯兵以善之也 舊以

作誓起迺到伐晉又迺到伐秦與上傳題無別今

照股流水歸倒本比重發各改意只輕點在內

秦人伐 晉侯伐

經以王事待賢君始責之備終善之深也

敗敬 晉侯伐

遠人悔過而卒能改經不貶伯國以善之也 舊

主貪利藁鄭改過謝晉合作今只以作誓而卒能

改過予秦作

彭衙 晉侯伐

文公六卷

經以王事望人故罪伯國之逞念予賢君之改過

四國伐 晉侯伐 以常情責晉以王事予秦

敗箕 伐許

伯國之尚力于其靈小挫外者見之也

盟柯 捷菑

經以王事風天下嘉什怨大改過也 下易歸益同

楚人救衛 晉侯伐

春秋紀兵有予恤患以責肆患有畧報怨以嘉什怨

晉侯伐 楚人侵鄭

強國改過經畧伯兵以善之二國反正經罪外兵以

顯之

召陵 晉侯伐

春秋以王事貴二伯有于綏敵見之者有於釋怨見

之者 重卒與之盟而不遂悔過能改而不責

人

晉侯伐 夾谷歸

文公六卷

春秋紀事有見伯德之脩者有見王道之化者

晉侯伐秦 秦伐晉

經大改過有不貶伯國以見之有深貶強國以見之

審俞聘

外臣脩好于內而見其知禮焉 諸侯朝正于王而

晏樂之于是賦湛露能敵王所愾而獻功于是賦彤

弓 知禮在明天子之制守陪臣之分上見其平日

稟饋之忠亦要見

年五  
形歸含賄

王室實禮以崇僭春秋畧詞以譏之也 王不能正

句重不但不當含賄之而且當正之也要見是成之

為夫人本文且字亦有意味王法所謹甚重

秦人入郟 郟叛楚即秦又貳于楚

楚人滅六 六叛楚即東夷故也滅文仲曰阜陶庭堅不祀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即外暴之肆而伯業之替見矣 晉襄志氣不如初

年之盛紹伯之業浸以衰微故西戎之秦南蠻之楚

文公六卷 三十一

敢肆行中國吞噬弱小而無所忌也

射姑奔 君漏言也

即大夫之去國而伯主漏言之失見矣

突奔 失身 射姑奔 失臣 河曲 失事

謀貴于密故春秋屢示之戒焉

閏月不告猶朝

聖人愛禮因望國之廢而深致意焉 書法只重不

告猶朝上傳中重發閏不可廢正以見不告月之非

不言朔而言月因月置閏紀實之文自當如此非書

法所係猶朝于廟詞若幸之而意獨切矣蓋幸其朝

乃罪其廢禮也當發愛禮意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日一旦周天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

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為一歲月不及天十三度

積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與日會者十二月為一年

以一年二十四氣言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舉成數

為六日是多了六日也是為氣盈而晝夜長短節氣

文公六卷 三十一

寒暑于是定焉以一年十二月朔言之該三百五十

四日有奇舉成數亦為六日是少了六日也是為朔

虛而晦朔弦望于是定焉使一年二十四氣相去該

三百六十五日一年十二朔相去該三百五十四日

則可以無閏矣因是月有虧盈不能恰恰至三十日

若不置閏則失月行之數即弦望晦朔皆非其正既

非其正則晝夜平分不在春秋之中而寒暑及易矣

此所以及置閏以處之然後以占天時而二十八宿

有定位以授民時而八節不差以候寒暑而二十四氣不忒也 汪氏曰三年一閏尚餘五日有奇五年再閏則少五日有奇積十九年閏在十二月則氣朔分齊大率三十二月有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閏月有朔而無中氣也

閏不告

春秋于內君必明閏不可廢以示責焉

猶朝廟

文公卷

聖人幸禮之不盡廢見愛禮之心矣

春王正月 不告月 夏時當行 閏月當告 夏時者歲周于上而

天道明純正于下而人道定是頒正朔者所不可

易也周正建子商正建丑豈若夏時之可行哉孔

子告顏回 閏月者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

衡則有其象是奉正朔者所不可忽也唐典定時

周制詔王豈以為閏月而廢哉孔子告子貢

平七 戰令狐蔑奔

春秋紀兵而重貶伯國示置君之當慎也 以稱人

並提重晉人及戰而歸罪在不慎上惟不慎于前自

不得不戰于後此傳只以立難為不慎若靈公分自

當立須有低昂所謂舍嫡嗣而外求君者也

先蔑奔

即伯臣之去國而置君之不慎見矣

盟危

春秋紀信抑外臣之強罪內君之急也 每邊俱有

文公卷

二意然內專是外強根本急緩是後至根本不名與

諸侯不序二書法分收 加不告月令狐只作兩邊

事迹

不告月 令狐 息

令狐 盟危 專政于內 抗分于外

盟危 七 盟危 十五 譏專政無責息眇 譏昧義燕責息義

公孫敖泣盟

春秋于內臣盟小而見其非所欲焉 莒為徐伐

援請盟所謂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也

衡雍盟暴

春秋謹華夷之辨特因事而致詳焉 重在雒邑天

地之中至甚矣要之亦因雒戎不可亂華故因魯有

趙盾雒戎之盟而書於經乃別之以見義也會盟事

迹不重重在謹辨上不可作公子遂

衡雍 主無婁傳

經紀大夫相盟之迹示謹禮之意也

又公六卷

翟泉 盟暴 衡雍 翟泉王城之內 洛邑天地之中

春秋于內地有所以正君臣之分有所以謹夷夏之

防

會首止 葵丘 衡雍 盟暴

春秋紀信有異詞以正分者有詳詞以謹防者

敖如京奔

大夫有縱欲之非春秋示窒欲之戒 持志二字最

重

失司城來奔

春秋于外臣去國而深譏任官者之失也 以不能

其官講就見昭公用人之非蓋司馬之官兵權是握

乃一不能保其身司城之官守土是職乃一不能居

其土用人如此君安得不失身也有云其以官舉見

他不能其官專責意諸倒昭公作未妥

及孔父 司城奔 處命不渝 奉職不勝

司城奔 城費 任官之失 世官之非

又公六卷

毛伯求金

春秋不與相臣之擅命其旨微矣 人臣假仗主威

脅制中外禍最無極聖人深慮而早防之故曰其旨

微矣富喪未君先提過

夫人姜氏至

春秋因事而明小君之重示防微之意也 明小君

之重正所以見優其不安之非也文公無正家之法

不知敬其伉儷敬羸仲遂之邪謀未必非窺此而動

矣蓋毋無寵子無威勢所必至也

及箕鄭父

春秋于伯國用刑而深惡權臣之私也 此見趙盾

有偏黨之私故不從末滅而專權自恣以行已意只

如此混講 加令狐盟危只見晉靈初立政在趙盾

楚伐鄭遂會救鄭

春秋紀外暴而深著恤患者之罪焉 以楚子親將

貶而稱人惡其憑陵諸夏講起歸重中國上內有啓

文公卷

患怠患二意不必太分看未傳意全在啓戎心上將

貶楚懲列卿意點過只主趙盾為夷狄所窺作為是

蓋楚之橫實盾招之使來列卿之怠實盾無以率之

使前也

遂會救

春秋紀恤患而重伯臣失防禦之責焉 救而不及

楚師只主趙盾列卿帶言之

城濮 踐土 盟危 伐鄭 救鄭

伯國棄先業以啓戎心春秋深貶之也 上二敗

是晉主夏盟盟危亦是主盟是時靈公幼弱所以

專責趙盾 去踐土盟危全 只去盟危亦同

伐鄭遂救 伐鄭馬陵救 先事啓患 後事防患

春秋兩惡外暴有責伯臣防禦之怠者有予伯主安

攘之勤者

荆伐鄭救 楚伐鄭救 安夏攘夷 啓患縱敵

椒聘

文公卷

春秋于變夷之國因脩禮而特進之也 荆聘傳以

慕義為主此又有變夷意以其類本善故因事而進

之非以其事為善遂原類而進之也作文重世類上

聖人宅心忠恕故聖賢之後不輕絕之其君其臣酒

點出要見遂與諸侯比意此傳變夷重僭王不當雜

以猾夏瀕記無懲其不恪一段方與荆聘不混 以

國之禮待之故是原其世類要之即此便是誘之

禮義用夏變夷之意

荆敗蔡黜 荆聘漸進 椒聘遂進

經于遠人脩禮而異詞以進之者論其世也 黜

僭竊者正一王之大法嘉來聘者與為善之公心

至此則遂進而中國亦所以達其向善之心而反

其僭王之失耳寧復論其始也哉不必分紕之等

夷進之同夏亦不必作一頭二脚

荆聘 椒聘

春秋兩進遠人之脩禮嘉其世也 二聘無優劣

文公六卷

當渾作荆聘見樂與人為善椒聘見宅心忠恕重

世類作

荆敗蔡 荆聘 椒聘 伐郟 會戚 札聘

春秋兩于夏之變于夷者每因事而待之殊也

聖人立法之嚴就在宅心忠恕內蓋吳楚本聖賢

之後一變于夷甚可悼一進于中國甚可喜悼而

黜之喜而進之蓋不勝先世之感也 有以僭王

起歸重椒聘札聘上不分順逆亦不可太分吳楚

一開作重在宅心之恕 去荆聘會戚全

椒聘 會戚

春秋兩進變夷之慕義宅心恕也 下比易札聘

同

石門 伐凡伯 椒聘內不與中國同 外不與夷狄等

荆敗 狄伐邢 椒聘 辛元聘黜之等於夷 進之同乎夏

伐楚次 師召陵 荆敗 椒聘 上以義正名而

樂與人為善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

文公六卷

椒聘 元聘 伐鮮虞 入郟進夷同乎夏 黜夏并於夷

秦歸祿

遠人加禮于妾母春秋深責夫失子道者焉 書法

只多倍公二字

歸賂 歸祿失夫道 少子道

秦伐晉

春秋重貶強國之報怨予伯國之改過也 此傳因

秦舉號而推求其故說得甚活觀傳者 云及以見

手等句俱是活詞作文須依他說得活方妙終不逐非是不逐逸雍之非傳中先言晉人悔過之正以責秦報復之非下因秦報復之非以見晉悔過之正自相照應或執河曲晉已服矣句謂比悔過乃不戰耳不知彼傳乃原晉服以甚秦曲但曰免晉與深許口氣自別况此傳絕不言及不戰乎悔過即悔舍嫡之過或疑置君一事令狐既貶此不宜許不知貶其誤于逆雍許其不果于立雍而立靈自不相仍若槩以為非則何以曰既悔而之正乎

令狐 秦伐晉

經于伯國改過而重貶強國以見與焉 少梁事

不用只就狄秦中見于晉

秦人伐晉 秦伐晉

強國悔過而復貶可說伯國悔過而能改可予

上加敗殺下加令狐全

及蘇子盟女栗 頃王五故也

信講于王臣而瀆分之罪見矣 借鷄澤傳王臣不能悖信明義諸侯不能尊主奉法却俱就頃王新立上發之蘇子若悖信義則挽群后百辟而宗周不難也何侯要一魯以示親魯侯若尊主法則躬朝覲述職以番王不暇也安敢盟王臣以取戾收直書蘇子以見瀆分不書公內以諱為貶也

冬狄侵宋 主宋方有狄難

楚子蔡侯次厥貉

春秋紀兵者憑夏之心而顯從夷之志 機莫深于

有謀不露蓋其兵莫知所指其毒將不可測也惡莫

大于無故從夷蓋其意獨有所迷其黨堅不可破也

上異于齊桓收書次于伐麋之上下異于三國收削

三國而書蔡侯書法 加伐麋同再加盟新城同

滅江 滅六 伐鄭 侵宋 厥貉 伐麋

春秋紀兵有原事以罪憑夏有比事以罪從夷

摠叙同卑楚自城濮以後威聲日振滅江及六



薛兼併之威平陳與鄭復得諸侯之助乘狄侵宋

而次厥貉以伺之及宋服而移師于麋惟是宋陳

鄭蔡皆從之矣君子曰云去狄侵卑主責楚

源記

伐楚次 伐鄭救 狄侵宋 厥貉 伐麋

春秋紀兵比事以責憑夏原情以誅附夷

伐楚次陘 厥貉伐麋

春秋兩紀駐兵又原情而予奪之焉 當重伐而

文公六卷

二十七

次與次而伐上描寫其輸敵憑夏之情狀

滅江 滅六

經紀外夷覆小而其橫見矣 江之滅秦伯為之

降服出次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

也 滅文仲聞六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

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伐鄭 狄侵宋 厥貉

經原諸侯從夷之故而獨有所重者誅其志也

以三國形蔡上鄭失三大夫宋方有狄難

楚人救衛 伐麋 托詞以罪報怨 因事以貶憑夏

伐麋

春秋紀外夷重小顯憑夏之罪也 麋不與厥貉之

會成大心敗之防渚潘崇又伐之至于錫冗重在志

于伐宋上况無御事先弱之謀宋公右孟之供則禍

中于宋即公子遂如宋而曰賀楚師之不害可知矣

收于次之下而書伐書法

文公六卷

三十一

入滑 伐麋

兩觀遷怒之兵貪暴之情顯矣 因弦高而後入

滑貪在襲鄭上因華御而後伐麋暴在謀宋上

會于承筐

春秋紀大夫之謀好而示謹禮之意焉 謀諸侯之

從于楚者未幾而新城之盟諸侯皆至謀亦善矣然

以大夫專之則為禮失于下之端矣即當時承命而

往君威尚存不可訓也有罪諸侯不主委之次以

文怠惰靈幼弱作者

公子遂如宋言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裕

春秋紀內使而諸侯相恤之義見矣

敗狄于鹹

春秋正名于狄經世之慮遠矣 此傳只辨其非長

狄蓋使其為長狄而春秋徒以狄紀之則種類不別

令後人何所考而施制馭之畧哉 公穀以長狄

為人之長左氏以為國名劉敞所辨在左氏也

文公六卷

追戎州徐州山戎狄州敗殺州陸渾澤赤狄洛州白狄西河大鹵山後

春秋屢正夷狄之名經世之慮遠矣 摠叙混作

欲人知其戎其狄壤地如何族氏如何因名以究

其地稽其人隨大小馴暴之勢而立制馭之方此

正名意也西方曰戎北方曰狄 只追戎敗殺亦

好 題脚隨換

術聘主札聘傳

春秋畧遠人之脩禮以禮之雜于夷也 要曉秦本

中國又無吳楚僭王之陋今其臣不書姓氏不得與

中國等則知春秋以介於夷狄而畧之矣方與椒聘

傳不礙 秦厚賄魯而言伐晉魯亦厚賄魯之而不

恤宗盟之闕可作結

戰河曲

春秋貶二國交兵而尤甚理曲者之罪焉 秦納不

正晉不謝秦乃令狄事點入叙事不重只重斷秦曲

尤甚之罪而晉特不奉詞令以止之帶說秦曲之甚

文公六卷

全在晉已服句上見玩今又字自明摠結二國稱人

而晉不書及書法輕重權衡意要發 晉已服則無

罪可謝故但云奉詞令以止之也

令狄 秦伐晉 河曲

春秋原二國構兵而獨重理曲之罪焉 原令狄

之始禍則秦晉今日之師皆罪也稽北徵之是非

則秦人今日之曲猶甚也總叙單作

令狄 河曲

春秋紀兵始重伯國之罪繼重強國之罪也

書及不書及作聖人輕重權衡都在謝過上晉不

謝秦則秦罪輕而晉罪重晉已謝秦則秦罪重而

晉罪輕恣是大改過貴遠怨之意

秦伐晉 河曲

經原遠人黜兵之迹而獨甚其曲焉 照傳一套

倒下首股見秦已曲矣此又曲之甚者鄭上兩分

彭衙 河曲

文公卷

春秋紀兵之例有常變而主客之罪昭矣 上重

晉以秦先事加人辨斬下重秦以晉不奉詞令辨

斬

公伐邾 師還 彭衙 河曲

春秋輕重之權衡示尊卑之等明主客之辨

城諸及鄆

春秋于望國興役而罪其勞民之甚焉 帥師而城

畏昔故也昔魯爭鄆自此始城一邑為勞民今一朝

斗 1

二城其勞甚矣况與兵以城乎

世室屋壞

春秋紀內廟之毀見不恭之甚也 世室人君所常

有事者也公每月朝之有司又當以時脩葺豈有將

壞而不知者不兩閱七月又無壞道乎

納太廟 屋壞 立武宮

春秋于望國之廟又因所祀而異其稱焉 只就

廟號上發此王制也周公夾輔肇百世之封魯公

文公卷

啓宇開本支之幹群公次及綿奕世之傳

會宿還會 棗在公在楚傳

春秋詳錄內君之出入志其安也 文子相行能卷

子家之賦而股肱有托鄭衛遠合共協平晉之謀而

羽翼有資 只如晉還至晉全 有欲借盟蜀傳晉

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保固疆圍要結鄰好同

心擇義堅事晉室以為宿棗之會乃鄭衛不忘晉信

而介魯以求通為輔伯之善作者亦可知然出如晉

則前主為安矣

會番 會集

內君紆二國之患春秋詳志之也

衛鄭從楚非

得已也晉會承筐謀討之至是文子相魯為之請

成春秋善解紛故詳志之

同盟于新城

春秋紀諸侯之協於從伯示尊王之義也

此傳不

是于晉外楚亦不是諸侯有攘楚之謀只是于諸侯

文公卷

四十三

從晉蓋楚為僭王是與宗周不兩立者晉與諸侯自

是王室蕃衛之人相率而拒楚猶宗周之所賴以存

也然晉為諸侯之領袖諸侯為晉之羽翼兩相協比

然後楚可攘不然渙散而無統即諸夏之眾可立侯

而楚之蔑視宗周將誰禦也此聖人于諸侯從晉之

意非果以晉能尊王只度之于君臣大義存亡之機

晉必不可不從耳不然何以有晉楚行事不相遠之

語耶傳中同外楚句是書同事實非謂宋陳鄭在而

書同以予之蔡不與盟只帶說

楚伐鄭 遂會救 狄侵宋 厥貉 新城

經紀兵信有所以恕列國之從夷者有所以驗與國

之從夷者 楚次厥貉三國雖從有弗獲已故

恕之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俱倒新城

以恕三國驗蔡作

荆敗蔡 厥貉 新城 以僭王作頭而以奪從楚

予外楚分

文公卷

四十四

楚伐鄭 厥貉 河曲 新城

春秋為尊王計故畧夷夏不遠之行而予奪以見意

焉 伐鄭之役憑陵已甚河曲之戰報復無涯

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先提起後倒厥貉新

城予奪作

去晉楚股或易晉伐秦楚人伐鄭全 又易圍江

救江伐鄭救全 又敗狄伐許滅江伐鄭全 或

單楚伐鄭會救鄭見楚伐而晉救不及俱全

圖宋 新城 會扈 盟宋

春秋子奪內外之從遠明尊王之義也 此與前

題不同宜摠叙楚合諸侯圍宋而新城之盟服楚

者轉而之晉晉合諸侯會扈而宋之盟從晉者又

稅而之楚夫行事不相遠乃從晉則子從楚則奪

何後摠收尊王

厥貉 新城

春秋子奪諸侯之從遠示尊王之義也 只在尊

王上做奪恭從楚子諸侯從晉慶當大發君臣大

義當釋

北杏 新城

春秋尊王故貶戴伯子外夷者以見意焉 有伯

則無王黜戴伯者聖人致盛世之思有楚則無周

子從伯者聖人待衰世之意

前幽 新城 雖一審之叛 雖一蔡之叛

春秋兩紀尊王之信而皆予人心之同也

後幽 新城

經于人心之從二伯而皆志其信之協焉 主樂

人心從伯作若尊王恐齊晉未必能也只聖人欲

人尊攘耳

伐麋 新城

經紀兵信者外夷志于憑夏驗與國志于從夷

重在志字以厥貉為案 加厥貉同

新城 辰陵

經子諸侯之從伯以正大分予諸侯之從夷以正大

倫

納捷菑弗克

伯臣聞義能徙春秋曲以善之也 徙義主服于邾

人長幼之辨弗克字好玩味惟弗克是不以威勝義

若克則不顧義而伸威矣傳中非力不能納一句要

重惟力足以納而以義弗克納故曰可以為難矣收

弗克納而帶繳稱人大夫置君而為之諱諱之所以

善之也

盟幽

納捷菑內以諱為賊外以諱為善

上易公至自晉及乾時

全

秦人伐晉

捷菑

愆念寧愆兼壘弗克

悔過而吝于改者責之聞過而速于改者善之

會襄伐

納捷菑

穎于為義穎于從義長幼

觀魚 歸田

春秋所書有責季文過者有子平改過者

下易

文公六卷

晉侯伐秦或歸益同

畢

捷菑

宋公伐邾

隱惡揚善

子哀奔

大夫去國以存道春秋之所貴也

傳首數句可玩

宋公無道非可事之君身為封人非必不可去之位

不義宋公便見一幾字全道愛身不是二事道當愛

身則愛身便所以存道湏說得子哀見幾不為偷生

避禍方為可貴傳全無異姓意文中不必用彼微子

斗五

豈異姓者不義而出要重君臣本以義合也

蔡季歸 哀奔

經于賢臣予其以禮歸國者貴其以道去國者

季子歸 哀奔

春秋紀事有子歸國靖難者有子去國繫身者

捷菑

哀奔

從義存道

兩邊俱有易

單伯如執單伯

春秋于內臣見辱而畧詞以示意也

文公六卷

華孫盟

哭

外臣專命而行春秋深示世官之戒焉

當時來盟

原無君命不稱使只是事迹司馬主兵之官句便有

味以華督弒逆之孫非賢者之類功臣之肖而世掌

兵權如之何不專行無君也委權不在宋昭時前已

然矣湏知此傳重在垂戒上 書法只書華孫不書

名不稱使帶繳

及孔父 稷 取郟昂 華孫盟 茂如京 牽 書

會奔

經原世臣之專盟必比事以重官人之責也 全

傳題原弑君受賂華孫如魯三家之類非賢者功

臣之後之比

華孫盟 戰安

春秋于內外之世官而皆致其說焉 上類非賢

者胄非功臣逆賊之後為世臣者也下任之非賢

使之非能以父兄之故而世官者也須有分別

文公六卷

下易三卿伐莒全皆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也

華孫 會奔 書敕

經惡世官之非而有取于錄功叙賢者焉 傳中

委政重者見得不但世官且委以政而世掌兵權

夫此傳不是以報功報德言蓋必如若人而後可

委以政耳與專行無君反着

書敕 會奔

春秋于世臣有取其功之可錄者有取其賢之可序

者 凡作世官題不可使謂其國能然只務明

春秋之法如此而後可世耳又要知取于賢者功

臣之後公選之法未嘗不存蓋功臣之家多胄子

明德之後多達人此中取人為多耳若其不肯即

不忘崇德報功亦僅有世祿之典耳豈得濫官之

而以國家為樹哉

賢者 取却昂 魯伯之子哀伯

告糴 魯伯哀伯之後臧孫

文公六卷

嬰齊如 叔勝之子

茗丘 聲伯即嬰齊也全上

伐鄭 成十 聲伯使叔孫豹請過于晉

佐如師 歸父之子國佐

舍至 豹之後

功臣 于箕 晉侯伐衛 先軫元胄馳師子且居請王

商任 書之後盛

城濮 令狐 會宋 會魏 成季宣孟之後趙武

會宋有作祁吳之子初午

此與尹氏不同尹氏傳功臣在世祿上重在報功  
此在世官上重在委政尹氏傳賢者在身上說此  
在先世上說

戰鞏會奔濟惡

單孫會奔濟惡濟美以專行待放點景

單伯至

春秋字命卿之歸國以尊王也無所書而不尊命

文公六卷

五十二

就至字說凡大夫執而至則名單伯以命大夫雖至  
而不名故曰無所書云尊王命正所以謹臣禮不  
可乎加逆王姬會伐宋如齊全書法書字致而不  
名

會伐宋單伯至上收書字下收不名

經于命臣因從兵歸國而兩尊之也

單伯至意如至舍至以意如叔舍相形見權

勢不得而踰之賢知不得而先之

單伯至舍至

經于內臣逐國有示尊尊之禮有示賢賢之義

首止蔡立單伯意如尊王儲

蔡伯蔡叔意如叔舍上王臣無命下內臣無命

卻缺伐蔡入蔡

即與國之被伯討附夷之罪著矣新城之盟蔡人

不與故卻缺以下軍伐蔡書戊申入於伐蔡之下見  
其不服然後入之也

文公六卷

五十二

諸侯盟于扈

春秋槩責諸侯之棄義嚴討罪之法也不曰晉人

會諸侯于扈即是畧之等于夷狄摠是不序一書法

分惡于諸侯是分商人之惡非晉惡也宜摠以討罪

之法提起年昔與魯與諸侯輕叙三改書法摠收

盟唐盟扈畧之等于夷狄

歸子叔姬

大國黨惡以絕乎君毋春秋深責之也



得位曹入邪

春秋紀大國肆暴而原罪於縱惡者焉 晉與諸侯

受賂不討是成商人為君故益無所忌如此侵西鄙

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討其朝我也

會陽穀弗及盟

即內臣要信之無成縱惡之罪見矣 有以公遣大

夫求盟主奈分作者不知商人一弒賊耳我反汲汲

欲與之盟此不以大義問彼而彼反以苛禮責我其

文公六年

五十三

肆無忌憚非有以縱之而然乎故齊稱弗及見齊之

侈所以傷魯之不能也

四不視朔

即內君之怠政而放心之失見矣 以事神治民連

講奉以告廟事神也出視朝政治民也當時諸侯既

不稟命述職承王命而授之民者惟有此耳

作主 不告月 不雨 屋壞 會危 不視朔

春秋詳國君之怠政而見放心之失矣 先以神

之主而民之望提起將事迹點過歸重心放而不  
知求

猶朝 不視朔

春秋于內君怠政始幸僅存而終傷其廢也 猶

字四字上見意味

毀泉臺 毀泉曰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內君揚先世之失春秋謹而書之也 毀泉若淺失

春秋直推到弒父與君誠自有輕先祖之心看出人

文公六年

五十四

心不忘其親有一觀遺迹而不忍者此誰非先君之

所經歷盤旋而忍毀之耶重此非安危治亂之所係

一句此處創造微失只勿居為可句最處得當

滅庸

外夷討叛以紓難春秋滅其罪也 惟庸有取滅之

道而楚滅之以為保國之計故原情而未滅其滅國

之罪不是滅國無罪也亦不可太贊他書三國使若

不專於楚不稱師若未嘗以重兵臨之者

人伐鄭 滅庸凌夏以圖伯 范山 覆小以圖存 為賈

滅庸 侵崇

討叛圖存者謀之善攻小求成者謀之失

滅庸 入陳上為賈 下申叔

春秋于外夷有所以滅其覆國之罪者有所以滅其

取國之罪者

弑并 曰傳及孔父 仇牧 荀息 子哀

經于處變之臣惟忠與智者足嘉也 忠與智

文公去卷 五十五或添司城奔即蕩意諸要見得死者皆君

臣之義當如此末影出蕩意諸

四國伐宋

列卿欲討罪而成其惡失職可知矣 詞曰何故弑

君猶立文公而還不能討賊又成其罪當疊祭之天

位天職字見天討不可廢以孔子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照此最切

處父救 知人伐南鄙

春秋紀兵將尊者貴之將卑者微之也 上股易

敗鄆擊伐宋全 下易滅逐伐沈全 加本股問

起倒軍

諸侯會于危

諸侯不終討賊之義春秋所以畧之也 平宋也作

案此傳不及受賂然侵陳宋侵鄭傳皆有之則亦宜

發傳中人道大倫及君臣之義要點

伐宋 會危

文公去卷 五十六經重討賊之義貶失職而畧無功者焉 摠起繳

中分須祭存君臣之義以孔子沐浴知子失席証

之

盟危十五會危十七 上商人下宋鮑俱收畧而不序

遂得臣如齊

內臣奉使而謀逆春秋變文以罪之也 遂與得臣

並書只欲起問者見事情而其罪專在遂上故特變

其文使人知逐之邪謀發于此奉使之日也大惡固

年十七

年十八

專在遂然觀得臣卒傳則得臣脅從不能為有無之

罪亦宜帶見

遂乞師

文仲介

敗賊

叔夏介

遂得臣如

戰鞏

經舉重以紀使將而變例以罪其逆與專者焉

以上二股問起倒下二股以罪其逆與專下或

易會向三卿伐莒全一失体一專兵

乞師 敗賊

經紀使將獨舉重以示法焉

使舉上客將稱元

文公卷

五十七

帥固是常体然要之先王命使將之体必專其權

一其柄然後應對周旋如出一旨進退遲速歸于

一畫始無以異同相忤剛愎相撓者而事鮮有敗

後世易之如兩將相妬終敗乃事者可鑒也 奉

使境外君命可權專制閫外君命不受

使舍如晉

子服回介

叔弓如滕

子服椒介

執良宵

石免介

將大棘

案呂副華元

戰却

先穀副林父

石稷副良夫

伐鄭次部

荀偃副韓厥

子卒

會葵丘

宋子

即位

文

春秋酌嗣君之稱有所以重其恩者有所以節其情

者 上見諸侯在喪則稱子繼世不敢當也存

父子之恩下見踰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慰臣民

之望

夫人姜氏歸

春秋全君母之去國見罪之有在也

文公卷

五十八

季孫行父如

即大夫之奉使而謀惡之罪彰矣 行父自云使我

救適立庶者仲也則行父實與此謀故出姜歸而即

如齊恐其訴而見討議納賂而請平也或以行父為

杜稷臣非矣

李氏曰文公在位十有八年乃怠政之君魯國之衰自

此始當其初年承僖公之餘政國家無事故即位之書

始得繼體之正而叔服會葬毛伯錫命王室之待魯甚

優夫何得臣如京公孫敖會晉侯尊王事伯之禮皆失  
 焉不一二年緩於作主輕於逆祀以至世室之壞而宗  
 廟之禮廢矣婦姜之逆不能謹始敬羸之嬖不能正分  
 而夫婦適妾之禮紊矣故先儒曰三書不兩無動民之  
 心四不視朔無自強之志處父厭盟則辱於晉鄭丘賂  
 盟則辱於齊誠哉是言也然自七年會扈以後十三年  
 新城以前楚高臣方以伯事召諸侯宋鄭蔡皆靡然從  
 之魯於是時獨能堅事晉室故衡雍之盟公子遂之救  
 承筐之謀齊集之會亦不為無益於晉靈之伯數年之  
 間楚椒秦術之聘曹伯之兩朝魯亦若尤能為諸侯之  
 望者奈何晉室不振齊商人之侵暴不已行父兩告而  
 援師不出於是陽穀之盟穀之盟魯遂困於齊矣雖文  
 公之媮有以致之亦晉之咎也若夫敬羸襄仲之事則  
 又襲成風之餘智者文公前有諛而不見後有賊而不  
 知身死之後冢嗣戕賊其亦莊公之儔哉

文公六卷

五九

元

春秋質疑

豫章魏時應去遺甫編

溫陵田居中公兩甫訂

潭陽朱清熊紹祖全校

宣公

公即位

逆君嗣位春秋如其意以誅之焉 只從不討賊上

見他欲得國本謀

宣公七卷

四國伐鄭宋罪大 邾鄭伐鄭罪小 救邢美小 遂救許美大

即位文即位宣

春秋異褒貶之辭而不嫌于同者以美惡之自明也

此等題都在聖人書法上發美惡小大則詞異者

恐人易昧其輕重之等也一美一惡不嫌同者為

人心自有是非之公也

盟幽 葵丘 鷄澤 平丘

伯事美惡有大小故春秋之褒貶異焉 上二盟

美雖一而葵丘之明五禁為大故褒詞異下二盟

惡雖一而平丘之具五不韙為大故貶詞異末湏

見一美一惡無嫌于同

美一褒 歸三田 書來 歸謹闡 不書來

惡一貶 楚丘 不序諸 緣陵 凡舉

美惡無 于袤伐 裴林伐 圖新城 伐宋圍緡

入却 城邢 著其暴 矜其盛 齊伐鄭 晉宋伐鄭 節兵稱人 貶而稱人

盟幽 亳北 與其協 惡其疑 楚子伐 宣 四 楚子伐 元 一 惡其討賊 惡其重兵

遂逆女

望國越禮焉婚春秋直著始謀之罪焉

婦姜至

經紀望國嘉禮而交著婦姑之失焉 責夫人處只

帶過要重發妾毋當國用事之戒

行父如齊

大夫奉使以濟惡春秋直著其罪也 此傳罪行父

固在納賂請會上然循宜重為卿蓋不能討賊責已

無所辭而反為之納賂請會原其始謀非休于仲遂

敬贏之威即貪于易君專國之利耳收書如齊而不

言其故書法勤勞恭儉帶掉切不可作責備賢者

行父如陳 文 六 如齊 宣 平州 濟西 如晉 成 夾谷 歸

田

內卿有賢德而卒愧于人惟其謀國之誤也 如

單意起畧照晏子末用不然文子在魯妾不衣帛

即狐裘不解之心也馬不食粟即豚肩不掩之心

也柰何 云

如齊 平州 濟西 夾谷 歸田

經于二卿惡其濟君之惡而予其顯君之名也

對作上請會以賂下謝過以質酒各原其勤勞恭

儉事交互見意或倒本股作亦好 下易伐衛伐

晉是晏子不從崔杼之逆澶淵是佐齊侯與會私

叔向以解衛侯之危動晉侯之享而賦嘉樂之章

全 只如齊歸田全不可作孔子

行父如陳 如齊 平州 濟西 如晉若丘金

經于內卿黨惡必原相君之賢而責之也 以相

三君提起重謀國之誤作

如齊 平州 請會 濟西 納賂

經於大夫濟惡之迹而直見謀國之誤焉

季子歸 行父如齊靖難 濟惡 家氏父作子不能述句可看

放胥甲父

春秋于伯國用刑之私而示上侵之戒焉 專放是

宣公七年

四 長安志

通例傳為公羊近正辨之耳宜提起只主趙盾庇穿

之意而見晉政之私一意作惟其私所以不嫌于專

也要發桃園之志志與形字可玩

于箕 河曲 甲父 侵崇

春秋詳伯事有罪命討之專者有罪操縱之私者

上以胥臣倒甲父下以甲父倒趙穿侵崇只下邊

帶之或欲如單將敗箕納在遠正內提過 去侵

崇全

于箕 甲父

伯國命討失之專皆春秋之所惡也 兩邊俱就

遠于正說後分上再命胥臣下甲父乃胥臣之子

方與傳中既又二字相協然止賞胥臣以縣恐非

命官當蕪先且居卻缺說下以史駢趙穿作對亦

可 上易垂隴全

河曲 放甲父

經原伯臣獲罪之同而譏伯國用刑之私焉

宣公七年

五

甲父 鞅歸

經于伯國操縱之權而皆罪其私也 上趙盾下

韓魏討違命之罪則穿為首治軍門之呼則偕貶

可也緣衛貢之故則鞅為重治始禍之罪則兩逐

可也

會平州

春秋於望國定位之好必變文以治黨焉 春秋以

來弑君篡國者已列盟會則不復致討句最重故其

盟其會為定位之盟會聖人之法尤嚴于與盟會所以示討賊之法也

平州 會戚 執曹

兩觀逆君之所以免討而世道可慨矣

子遂如齊

春秋著內卿逆謀之成垂戒之意遠矣 仲遂所以

能成弑逆之謀者全以內有敬嬴為之主而外有齊

人之援故生殺廢置畧無難事春秋一書再書以著

宣公七年

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正以戒後世人君正家馭臣

使政無內出臣無外交雖有仲遂之孽何緣而起哉

遂得臣如 遂如齊

經于內臣奉使而專著其始終逆謀之非焉 再

書于策以著其始終之謀渾作如單得臣只照入

不重

遂得臣如 遂如 取濟西 歸濟西

春秋既著內臣始終成惡之謀復著大國始終黨惡

之罪 俱是成就始終輔逆之罪合出

聚濟西由

大國貪利以黨惡春秋明義以貶之也 平州傳只

說黨惡此則原其貪利之心臣弑君了弑父禍根只

從利字上來貪利棄義此即篡弑之原而與夫為惡

之甚者也中以齊魯鄰國伯主餘業翻斷之重罪齊

人乃援本塞源之論

平州 濟西

宣公七年

春秋誅惡之法兩變文以治其黨焉 主傳首與

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魯人請會致賂要挑

剔而以會字賂字作眼或欲串作亦可

高子盟 濟西 伯國餘業句搭出然當以明義靖

難貪利黨惡合

楚鄭侵陳遂侵宋

貳國附夷凌夏春秋特正其不義焉 侵字遂字上

有生色此傳在謹華夷之辨上春秋所謹者君臣之

分與華夷之辨楚鄭此舉既非誅亂之舉則華夷之辨不可不謹矣書法重稱人侵字帶繳

會扈 伐宋 侵陳宋

經原貳國附夷之由而甚惡其昧義焉

伐宋 會扈 侵陳宋 盾救陳 棊林伐

貳國昧所擇而動中國之師經正之以義也 以

鄭附夷殘夏起後將救陳棊林二股緊接本股此

題玩中國之師可舉當在不討宋上作文宜重發

宣命七卷

之 加新城盟戶全只見陳以楚不會葬而受盟

為得正作救陳張本

侵陳宋 盾救陳 棊林伐

惟貳國有不義之師此義兵所以加也 常主以

下二股為予伯玩傳宜以鄭為主下緊承中國之

盾救陳 棊林伐 盾者在不義上生出方有情

伯主舉恤患討貳之兵而貳國之不義見矣

伯主舉恤患討貳之兵而貳國之不義見矣 撫

以鄭人不義起繳中分二邊俱要見其師之可

以甚鄭罪 救者為是則侵者為非伐者為是則

受伐者為非蓋既無補于君臣之義則不可徒索

我夷夏之防也

侵陳宋 辰陵

春秋紀從夷之兵信有正其不義者有與其為義者

既無補于君臣之故則不得索夷夏之防既有關

于君臣之倫則無計其蠻夷之類

宣命七卷

盾救陳

春秋于伯臣恤患特筆削以示義焉 玩傳鄭在王

畿之內至知春秋用兵之意俱是予晉救陳在夏攘

夷之師還宜重發後帶收不書救宋者蓋前既以不

討宋為貳則下自不宜以救宋為褒此春秋所以正

與劑也直在書法上說不可責盾若責盾便與中國

之帥可舉相反矣蓋楚鄭既侵陳宋則盾自宜救陳

宋晉之失在不討宋非在救也特聖人嚴於討賊故



削之耳不宜對作

伐宋 會扈 侵陳宋 盾救陳

經于伯臣恤患必原事而筆削之焉 摠叙以宋

當討陳當救起二股即以書救陳不書救宋分

加禁林即侵陳內題

侵陳宋 盾救陳

經原附夷殘夏之罪而因善恤患之兵焉 玩傳

鄭在王畿一段宜倒作要見救陳所以攘楚或主

宣公七年

分

伐宋 上卿 諸侯 稱人 會扈 不序 盾救陳

春秋重討賊故削伯救以示意焉 只主削宋救

一邊罪縱惡意輕方與傳合主分非

救江 救陳

春秋紀兵有示用之之法有示用之之意

厥貉 救陳

春秋紀兵有予奪諸侯之從夷者有予奪諸侯之恤

患者

禁林伐

春秋正分以紀兵而示謹防之意焉 舊主正分謹

防二意是以書法對實事虛實不倫如何分對看來

書會曷師一段文定只辨殺梁大趙盾之說而發謹

禮於微一段耳宜以謹微點起後專重伐鄭不使夏

從夷見討罪之美美其伐鄭非美其功當時解揚被

囚何功之有下段不重地上發揮蓋彼自是不好的

宣公七年

此自是好的自不嫌于同耳

公伐邾 翬帥師 于袤伐 盾救陳 禁林伐

經于伯主討貳異詞以辨其分同詞以著其美

倒單分作上三股只兩邊作辨皆在聖人書法上

見 若易于袤伐盾救陳禁林伐全只以下意倒

在上耳

晉侯伐衛 伐楚救江 禁林伐

春秋立君臣用兵之例而尤示謹微之意焉 二

書法不同揔是謹君臣之禮不可以裴林為變例也但宜依傳倒作君將不言帥師君為重也師將並書大夫與師敵體也至于大夫帥師而諸侯會之師將不可以並書既不得從大夫敵體之例若欲獨書大夫之名氏則又嫌于君將不言帥師之例而臣疑于君矣故不言盾而言晉師舉法如此則人臣不得取民有衆而專主兵權也非謹禮于微之意乎微字作細微不作漸

宣公七年

十一

晉侯伐衛 卻缺伐蔡

春秋紀兵有明君重于師者有明將等於師者

上以君得專主乎師下以臣不得專主乎師發揮起繳須見本肢肢段隨易須記戰韓內乃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三肢

于襄伐 裴林伐

春秋紀先會後伐之文而美惡不嫌于同焉 疑與美只從伐上見不必于會上討上惡自鄭忽之

正者來下美自正鄭之不義看來書法要見不嫌于同

次郎 圍邲 師還 裴林

春秋紀兵因君將而示師重于君之戒因臣將而立臣疑于君之防

穿侵崇

伯臣求成非道春秋原心而誅之也 此題書侵以

見所以求成非道也非罪其求成非道罪其所以求

宣公七年

十一

成而以專兵兵專而弑成也宣子筭無遺策穿謀

迂而不裁正春秋即此以斷其同有無君之心故曰

上卿志同受惡其端又見言又者指放甲父傳其志

固形于此則侵崇乃再見也晉侯當時不能早辨意

要見

救江 侵崇

春秋比事以驗伯兵之失誅其心之逆也 先以

晉欲救江而伐楚欲求成而侵崇同問起後倒並

收本股書侵書法 加滅江伐晉宜合作

盟貫 侵崇 結以制外與晉師牧野同 攻以求成與處父救江吳

救江 楚子入陳

春秋紀兵有不失為恤患之善者有不失為討罪之

善者 論事者不徇迹定罪者必原情處父之

救江不與穿類也雖獨遣一軍無濟于事亦不失

為恤患之善矣楚莊之入陳不與嬰齊類也雖卿

取一人終沒于利亦不失為討罪之善矣

宣公七年

十五

晉人宋人伐鄭

伯主黨惡以討貳春秋貶之也 傳中已免諸侯之

討與其罪固在句當發揮要提出春秋王法來書法

依傳適倒有主收稱人而帶收伐字者

伐宋 會扈 盾救陳 伐鄭

伯主縱有罪而比之以討貳戾王法矣

會扈 伐鄭

經責伯國之黨惡以其同好而連兵也

侵陳宋 伐鄭

附夷殘夏者經正其非義黨惡討貳者經亦正其非

義 上鄭棄晉以宋其附楚不以宋下晉失鄭

以宋其問鄭復以宋

盾救陳 伐鄭

經于伯國削其庇惡以恤患責其黨惡以討罪也

齊伐鄭 晉宋伐

經于伯主予其節兵之善者其黨惡之非 兩邊

宣公七年

十五

俱有將卑師少聲罪致討只重伐上

石門 晉宋伐 兩邊俱有衰世王法字面上大公

下大分

戰大棘敗獲

觀春秋紀師將之文而兼重之義見矣 將尊師衆

並書于策以示兼重之義書法在既書獲又書敗上

此是借宋事以發意不必粘上華元王道輕重權衡

上要發傳中責鄭與楚責其當兼重而故偏重之也

玩侵鄭傳經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蓋楚人有詞于宋矣此一意要揭出不然去了上一截書法矣看未以明曲直之分辨師將之等分對方不漏

大棘

春秋紀兵而主大國見不直之有所歸也 此題不

是子楚乃論楚之有詞以啓晉之曲末須照侵鄭發

揮楚亦非討宋者只是兵加有罪之國便是有詞與

四年楚子伐鄭昭着收不書鄭伐而以宋主戰書法

宣公七年

入郟師衆單伯伐將尊棄師不重城濮將不重大棘敗重

春秋辨輕重於師將而示兼重之義焉 此題皆

宜融會春秋大旨作文如將尊師少乃稱將是重

將之中即有重師之義師衆將卑乃稱師是重師

之中即有重將之義所謂輕重權衡一毫不爽若

將尊師衆自宜並書摠之為並重意鄭楚易此即

敗此聖人所深鑒也

單伯伐 城邢 大棘敗

春秋權師將之紀示兼重之義也 傳意原無輕

重並叙勿倒單三書法摠是明師與大夫敵不可

偏重之義要錯綜成文換股頗多隨易之

棄師 城濮 大棘

經惡二國之輕師將而特示兼重之義焉

單伯伐 城邢

經示師將之等兩舉重以見義焉 須于偏重處

發出兼重之義為妙

宣公七年

棄師 城濮

春秋紀事而示輕師輕將之戒焉 左旋右抽彼

作奸者雖可遠也而一矛重英之衆已散河上之

悲東宮西廣彼實從者雖可傷也而瓊弁玉英之

將已受連殺之慘末須繳本股兼重意

三國伐宋 圍宋

經于二伯而予其重師將之權焉 桓用管仲而

連有良人卿有卿帥能重衆矣文用趙衰而悅詩

書敦禮樂能重將矣此題有搭汲引之公看出

次序耳

次即 圖邠 師還 河曲 戰邠 伐秦

春秋重師將故示輕用輕選之戒焉

裴林 大棘貶

春秋紀兵謹臣之疑於君明將之等于師也

秦師伐晉

春秋筆削強國之報兵誅伯臣上侵之意也 大意

宣公七年

與侵崇同彼就求成而發其隱此因秦報而顯其迹

蓋穿盾已料有今日之事只其志在得兵故不計遺

禍于國耳二情字甚重書伐不書圖見秦乃問罪之

師非侵暴之師也以是罪晉卿上侵之志為顯矣

侵崇 伐晉

經筆削二國之兵誅上侵也 晉人侵崇兵既無

名勢若有挾崇見晉則秦必報此中智以下能明

三 之穿盾豈不知其無成哉大凡天下事其遠于人

情而為之者此其中必有不可測者也今日蒙秦

之兵乃穿盾術中之隱禍侵上之明徵耳侵見無

名伐見有名不書圖滅秦罪甚晉失也

新城 晉王 裴林 計貶 侵崇 伐晉

伯臣周於謀國而昧于求成春秋誅其逆也

令狐 新城 裴林

伯臣屢善於謀 其無過舉矣 俱是筭無遺

策須補出求成之逆上

宣公七年

行父如 侵崇

經于大夫因謀國非道而著其惡因求成非道而誅

其意 行父以相君無私積翻斷趙盾以筭無

遺策翻斷澗繳出濟惡庇惡求

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春秋貶伯兵之不競而正本之意深矣 當時舉四

國之全力而走一偏將力豈不足只為理曲而氣自

索理曲二字要看得明蓋大棘之舉楚人本問中國

之所不能問今晉乃以大棘之故報鄭此不俟鄭人

發言而愧覲甚矣原其所自只為釋宋不計本之不

正其流遂至不可收拾故春秋深以謀始之道責之

晉業已失孟于宋至此真無如楚鄭何矣除非是正

其本始得書法重稱人書侵帶繳

會扈 侵陳宋 隼林伐 晉宋伐 大棘 侵鄭

伯主棄義而不振經正本以責之也 舊以會扈

作頭以侵陳三服作不能服鄭大棘二服作不競

宣公七卷

二十

然數服俱有楚鄭如何分屬只宜講會戶后將數

股輕輕叙過然後以不服不競摠發之為妙 只

會扈大棘侵鄭全

大棘 侵鄭

伯兵不振於外夷由理不敵也 舊以晉楚曲直

分作今只宜將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提破即說大

棘之役楚雖非真能討宋然其有詞即為理直而

晉之受賂不討則本之不正理曲甚矣師之老壯

在曲直能不避楚乎只歸晉為是不必分

歸土 新城 救陳 隼林

論主盟與當國之勢宜其無所畏矣

秦師伐晉 侵鄭

春秋于伯國有因敵加于已而示誅意之法者有因

兵加于人而示正本之意者

弒夷皐 趙盾常欲廢靈立雍靈公壯而欲殺之未必

不致恨于此趙盾自慮禍及故陰成穿惡而陽逃其

宣公七卷

二十一

迹已行其計而人受其名此奸人之雄也

子哀奔 畢元歸

經紀二臣明義之迹而伯臣之罪昭矣 如哀越

境然後君臣之義絕如元討賊然後臣子之事終

不然惡名不能免也 易衛立晉石碻殺衛侯奔

遷伯王從近聞出 全

牛傷改卜乃不郊

春秋紀望國之祀事而著慢王之罪焉 書法在乃

字上要體出不然却矣句意

猶三望

春秋于望國舉祀而深譏其越分之非也 朱子曰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緣他屬我故我

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伐陸渾

春秋志外夷之相攻可以見憂中國之意矣 夷狄

相攻不志謂其無與于中國也陸渾逼處伊川王室

宣公七年

三十一

已不勝肘腋之憂楚之戎馬復震驚焉彼其心固以

窺周為重真王室剝床之憂也如之何其忽之此意

要渾融聯講發得透謹華夷之辨正所以禁猾夏

之階二句不可分貼

伐陸渾 戒陸渾

經謹華夷之辨于內外之兵兩致意焉 俱主近

在王畿上發揮

楚人侵鄭

春秋于二國及正而罪猾夏者以見意焉 鄭以釋

賊罪靈亦執得是但從楚一着身自陷于僭竊之黨

今釋賊者既終而新伯嗣立即反而從晉是向者

背晉之心足以自白而附夷憑夏之失一朝而反之

鄭改轅最得其時從違最得其當自今以往為改過

遷善之鄭矣須直從楚虐上寫出鄭善蓋鄭不平晉

安有此兵楚之此侵為鄭反正曾謂及正而可侵掠

乎此固不必書平晉獨著楚暴以予鄭云

宣公七年

三十一

洪文忠

會扈 以晉不 侵陳宋 從楚 侵鄭及正

經原貳國及正而罪外兵以善之焉

侵陳宋 侵鄭

經于貳國因連兵而責其附夷因被兵而予其及正

楚人救衛 楚人侵鄭 托外救以責報怨

侵鄭 盾免侵 上釋賊之晉靈已終 鄭既見侵于楚

則及晉平可知矣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

可知矣

宋師圍曹

春秋于大國之報怨而端本以責之也 武穆二族

以曹師伐宋既非為討賊而舉兵則二族為以臣叛

君曹人為曹君助臣明矣春秋不言曹伐宋而獨書

宋圍曹者只為宋有不赦之罪以逆召逆二族固有

所侮而動以桀攻桀宋人又安得以其罪而責之二

族也故聖人書法如此於以見亂臣賊子之徒人得

而加之已已不得而加之人終其身不敢與天下較

宣公七年

二五

曲直然後逆節少弭矣非徒謂宋能省躬即可以無

責也

伐宋 會扈 救陳 晉宋伐俱是宋有圍曹

春秋傷大國之莫治故于報怨而致意焉

盾救陳削救圍曹削曹

春秋治大國之罪有見其不當恤于人者有見其不

得報乎人者 摠是春秋治惡之嚴

晉宋伐鄭 圍曹以燕伐燕

年四

春秋治大國之罪有見其不得討賊者有見其不得

報怨者

平莒却伐取

望國失平怨之本春秋所以罪之也 以失平怨之

本為斷以私却抑莒為案以利心而不成不是專指取

向魯與却有如好而挾齊為重以平之即此便心有

私係便是以利而成蓋其挾齊平莒之時便有從則

已不從則取之意故一不從便取其邑也平字不肯

宣公七年

二五 張方說

字最有意味及求諸已謂當去私係之心以正其本

非徒責其不自反而顧取邑也只重書取餘不重

平莒却伐取 夾谷 歸田

論平怨之本不以勢而以理也 此借題論事勿

以宣公孔子事板講

歸生 會扈 大棘

原大夫得政得兵之迹而從逆之罪著矣 拒宣

孟成鞏朔以世伯之晉而執訊一書足以却之獲



華元囚樂呂以上公之宋而大棘一鼓足以挫之  
國政兵權盡歸掌握矣 春秋誅趙盾與歸生皆  
不是空執義理以虛罪加人俱實地審時度勢誅  
心之論如傳所論歸生既執國政又掌兵權可以  
反手討賊而竟從其謀是本有無君之心者也歸  
生無所辭矣

秋公如齊至

內君負大惡而徇利交春秋危之也

夫以篡弒謀

宣公七卷

二七六

齊而取國三句一串說下而重篡弒句惟其以篡弒  
謀之故既以土地賂之而不足今又以卑屈事之也  
如齊正是以卑屈事之而不知有天王方伯利交是  
奉而不可保就齊人說蓋逆賊人所賤惡公心不容  
泯滅且無論齊可長恃猶有天子方伯不赦之典在  
就一齊人言之彼其以利之得失為喜怒倘求而不  
已欲而不給則公之逆固在即反顏仗義未晚也故  
曰高固之事亦殆矣高固雖非有討公之心然即此

就是賤惡逼脅不堪強求之端也使當時請而不從  
非殆而何此不是要宣公事天子方伯以求安只見  
得篡逆之人必不能安身以為後戒耳

如齊至

四 永安 如齊至

五 止婚 如齊至

九 慢王 如齊至  
十 春拜

如齊至

十 夏葵

望國屢以利交而求安經備書以危之也

如齊至

四 如齊至  
五

內君恃利交以求安經兩危之也

惟義之與比

宣公七卷

二七七 張有幾

為可安正對必謹于禮以定其位宣既以篡弒取  
國是其身終不可安位終不可定矣義禮只是一  
意亦勿大分

冬楚子伐鄭

春秋進外夷之用兵討賊之望切矣

楚非真能討

鄭聖人亦非真子楚蓋傷中國莫能舉義故借此舉  
以寓意也寄在卻缺救傳講要斟酌諸侯未有釐罪  
致討句重

年五  
春如齊至高固逆

春秋詳望國事大之辱着昧禮之罪也 請婚其女

強委禽焉而不能止辱也歷尊毀列蓋宗廟早朝廷

亦辱也摠是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須原他篡弒謀

齊說未非責今日不能執禮以辨之又不能執禮而

不為主也

高固逆 會號

昧禮者國君見辱於人執禮者賢臣能伸于敵

宣公七卷

楚人伐鄭

外夷昧討賊之義春秋黜之也 借卻缺救傳興師

動眾等句要發聖人汲汲討賊之意林父救鄭伐陳

亦點在末

盾免侵陳

春秋于伯國討貳而罪其失主盟之道也 仁智只

是泛論不必分貼能自反便不遽加兵正是主盟之

道遽字當玩晉當時之關在鄭歸生弒君而不能言

作文雖不可太露全要此處幹旋伐者有詞侵者無

詞所以不書伐而書侵 加楚人伐鄭全只見陳及

楚平耳侵伐並用書法是伐鄭下不書陳平又不書

林父伐而書盾免侵

盾救命上將 隸林伐 四國侵鄭再與連 楚人伐陳即

盾免侵

經原伯德之不能固小而責其失及已之道焉

不叙事流水講下倒單作晉不反已之所以闕而

宣公七卷

徒責陳之所以叛今日伐明日侵豈一急簡書再

連腹心而不得者而顧可以更將迭出求之也哉

盾救陳 隸林伐 四國侵鄭

伯國之德在與國于恤患連兵徵之也

執滕 曹南 圖曹 救陳 伐鄭 盾免侵

二伯不自反而實貳春秋均貶之也 威信與救

伐對俱有仁知俱失自反

救陳 侵陳 會扈 伐陳

宣公七卷

經紀伯兵討貳始悖乎義而終合乎禮也

宋師圍曹 盾免侵

經于報怨討貳之兵皆筆削以示意焉 不書曹

伐宋而書宋圍不書林父伐而書盾免侵俱欲其

自反也

彙

經紀望國之物變欲人君慎所感也 此傳欲宣公

舍惡遷善者何痛念先君追討逆賊奉還主母脩德

宣公七卷

息民而已

良夫盟

春秋紀與國前定之盟而見其不足貴也 前定在

稱使上只作事實重盟不足貴其實黑壤之事非衛

叛魯也只此事以見盟之不足恃耳作文以魯衛參

講不必加貶傳中疑字即後傳行有不歎于心處又

相固結四字亦要體認

如齊至 如齊至 良夫盟 黑壤

詳與國結內渝信之迹見盟不足恃矣 魯專

事齊衛侯任其無咎而公卒見辱倒單作

如齊至 良夫盟

望國事大非義而不可保與國結內無信而不可恃

盟本不足恃况其義又有不直者乎不直宜得討

即要盟向益乎須融會二傳大意貫串發之

語盟 良夫盟

經兩紀前定之盟有罪夫愛之私者有罪夫信之薄

宣公七卷

者

伐萊公至大旱

內君悖德以召天變春秋深譏之也 一直做下齊

不務德而淫逞於萊非也公徇其志而連兵以伐之

煩民毒衆征役不休是以愁苦之氣上薄大和而旱

乾由以作矣春秋書至而繼以大旱書者所以深罪

之也傳末一段是辨論所以不書雩之故非聖人意

也不用亦得

伐齊公至

內君徇大以雷小春秋之所危也 以齊不務德凌

弱而公與之合黨連兵聯講歸重危魯上危之者以

其竭志從人而不思力之不足聲罪伐人而不察已

之有玷兵出踰時賦煩毒衆將民潰于下而不恤天

譴于上而不知也前此伐莒後此伐杞皆不致而獨

此書至有深意矣

會伐萊

宣公十七卷

內外連兵以雷小春秋均貶之也

會字提過齊魯

分斷渾講但不用書至書法耳

平莒知伐取 伐萊至

經于望國顯其平怨之私著其連兵之危 魯志

齊志只作事實後倒取向與伐至斷罪俱重責魯

蓋危字欲字抑着在魯上 加大旱以私而貪利

危而召變分作

時來 入許 平莒知 伐萊至

春秋兩紀內外之合兵必辨其志而誅之焉 及

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合

會黑壤

春秋諱望國之見辱以自及之不直也 不恤于心

即是不直宣公以篡弑謀齊而得國故但以齊為安

而不侈知有方伯不直全在此賂免只驗其不直耳

諱之者不書黃父之盟也若非不直在已則直書不

與盟無嫌矣聖人諱而不書為國諱惡非為宣而諱

宣公十七卷

也此意要知 加公如齊公如齊全

黑壤 沙隨 平丘

春秋特諱內君之辱以其異于理直者也 創本

股後二股大發于後一以僑如諧一以知莒訴

沙隨 平丘

國君兩見辱而無歎經直詞以紀之也

遂如齊至黃復

春秋惡大夫之墮君命謹臣禮也 人臣奉使必無

莊反之義蓋君為重身為輕也喪且不返况有疾乎  
死且以尸將事况未即死乎乃者無其上之詞

至黃復 至穀還 上雍君命 下權君命

有事太廟

春秋于望國之舉時祀而紀之以示義焉 凡宗廟

合禮則不書此因待仲遂非禮而志之也便可含遇

臣當以禮意蓋宗廟之禮本有仁臣庶之義

猶繹

宣公七年

春秋于望國祀事之變而譏其失遇臣之禮也 春

秋不是欲宣公全恩于仲遂只因此以全君臣之義

耳知其不可者知繹之不可也故字最重書法只在

猶字人君使臣禮貌有加則庶陛蓋尊而臣節自勵

不然則彼高節之士有寧伏岩穴死耳其所指使不

過卑鄙阿諛之人誰與成人君之大耶

首狄伐秦

伯國資夷以報怨春秋深罪其失職焉

傳首晉三

夏盟四句乃是初學 上晉安以責其會狄伐秦之

非后與師動衆三句正與此相應侵崇起怨之意只

在中翻斷不可另作一意收直書書法

城濮 文敗箕 襄救陳 靈

經詳世伯之先業而失職之罪昭矣 提出今日

之晉即踐土以來主盟之晉蓋攘夷安夏由文公

首其業也自是而襄而靈猶能紹之敗箕救陳只

借點股其實攘夷即所以安夏安夏未有不本于

宣公七年

攘夷者也主盟安攘三公皆然是一休事不可太

分 下二股易晉侯伐衛救江全

侵崇 伐晉 伐秦

伯國啓怨而資夷以報之春秋著其罪也

侵崇 伐秦 君臣 心之逆 夷夏 職之隙

晉狄伐 晉伐鮮虞 上用夷 下效夷

城舒蓼

春秋志外患之可憂示內謀之當謹也

以舒蓼為

營案而以疆滑內盟吳越事翻之將為中國憂句重  
所以免其憂者全在有攘却之謀謀是防之未然不  
必講何如以攘却之用人行政亦一策也當時楚莊  
在位叔敖為相聖人不憂外橫之肆而憂內治之匱  
耳

楚人伐鄭 滅舒蓼

經于外夷謹其浸強而慮其益強也 上天下無

王而楚浸強會中華等事是未然天下無伯而

宣公七年

楚益強疆滑內等事是已然 成王子文 莊王

叔敖

會鄧 舒蓼

經紀兵好傷其失內治之策望其畝外攘之謀

陸渾 舒蓼 上窺周  
下窺夏

春秋兩志外夷之相攻示經世之慮也

舒蓼 會宋

外勢強經示經世之謀內勢弱經示經世之畧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楚伐陳取成而還

與國被兵而從夷春秋深罪其非義也 晉主夏盟

又嘗救陳而惟楚之即豈義乎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至茂如京

望國事大而慢王春秋深罪之也 春秋諸侯未有

朝周者今宣為逆賊乃以此責之哉蓋宣公以篡弒

謀齊但知事齊故因事齊之謹顯其不事周之罪因

事周之慢深惡其事齊之勤正所謂比事屬詞也此

宣公七年

年書如齊皆有此意緣此年又有茂如京事故特表

以春王正月所謂君臣名分之際尤為謹嚴者曰春

曰夏曰公曰茂曰朝曰聘曰一往曰再朝皆據實以

彰其罪而詞嚴義正處抱在王正月一書

王正如齊至

春秋于內君事大而特表慢王之罪也 以公如齊

為案而以朝周不朝齊為斷收王正齊至二書法

茂如京

望國慢于平王春秋所以罪之也

如齊至四如齊至五春齊至蔑如

經詳望國事大慢王之迹而嚴詞以罪之也 此

題同单然以一聘再朝為主而春夏之先後君臣

之謹慢于中帶見收春王正月與三至書法

會扈伐陳

春秋紀兵好予伯國之近禮責與國之昧義 只就

會扈待陳而陳侯不會事迹看出予晋罪陳之意會

宣公七年

三十八

而後伐便見有禮蓋不遽加兵即有自反意義字見

晋當從今會扈以待而又不至所以為非義也衆輯

兩邊俱有鄒四山欲单倒陳作

會扈

春秋紀伯信而予其得招携之禮焉

林父伐陳

春秋紀伯討而罪與國之昧義也

新城 救陳 楚人伐鄭 陳平于 盾免侵 楚師伐陳

平晋 扈伐陳

經原與國背伯之非義而深予伯兵以示意焉

只以罪陳為主流水倒下迺到本比予晋處亦轉

到陳罪

新城 盾救

伯國之不可背以主盟恤患見之也 晋主夏盟

則陳不當背是華夷之辨也非曰不在諸侯無所

適從又嘗救陳則陳不可背是報施之常也非曰

宣公七年

三十九

民朝夕急無所控告

楚人伐鄭 盾免侵 楚師伐陳 會扈伐

始從伯而討之昧于自反繼從伯而討之幾于有禮

盾救陳 會扈伐 恤患合義

晋侯伐衛 會扈伐 先朝王後伐衛服叛以義也

衛鄭 柴林伐 四國侵鄭 衛成事 如齊 魯專事 良

夫盟 黑壤 會扈

望國因恣而廢禮春秋罪之也 上數股作平實

重在不會葬上而以私怨廢禮忘親

才人圖勝

大國乘變以霄小不仁之罪著矣 霄小伐喪一氣說而意重伐喪起處要點動大衆將大夫意

楚子伐鄭卻缺救

春秋于外夷重著其憑夏之罪焉 只重貶楚重兵

凌鄭一意書子書救二書法摠收以三年四年入點

救只在後證之不重須從書法上發意 汪氏曰五

宣公七卷

聖

年林父救鄭經不書者以鄭方有弑君之亂今此書

卻缺之救蓋傳載鄭正歸生之罪斷其棺而逐其族

則此時歸生已斃矣故書救以予晉也

楚子伐鄭

外夷霄貳春秋舉重以貶之也

缺救

春秋倣伯國恤患之名顯憑夏者之罪也 斷楚罪

在重兵上須就救上發出方貼蓋書爵近于與楚必

救方顯之

傳鄭三伐鄭四人伐五子伐九

春秋屢紀外兵而獨甚重兵之罪焉 宜主傳將

前三比作辨書子書法叙過倒本股作或以傳末

有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二句即欲以大倫大

防起中鋪叙四段者 加缺救全

人侵三子伐四

經子奪外夷之兵為大防大倫計也 楚之得失

宣公七卷

聖

皆在鄭上見鄭反正則不可侵鄭弑君則宜討上

書人下書子此一字為褒貶也

人侵三子伐卻缺救

經子反正而着外暴以顯之貶猾夏而錄伯救以顯

之

子伐四人伐五

春秋兩于外兵討貳因義之舉廢而予奪之焉

傳中所解甚明始為傷中國而爵之既為不能三



中國而人之俱重在討賊上然治黨中却有謹

子伐以四子伐九

去介秋之爵外夷而正倫存防之意寓矣

人伐以五子伐九

春秋兩紀外兵而特貶其棄義肆暴之罪焉

晉侯以伐衛書其重者子伐九

外夷凌貳經援舉重之例以著惡焉 舊主合玩

一傳中書重即重兵之重但舉重以正循夏之罪耳

宣公七年

山戎 獻捷 伐鄭缺救

春秋紀兵讓伯主之畧遠貶外夷之循夏 此亦

伐宋稱人例也何以為貶以下書齊侯獻捷知之

矣此亦伐鄭稱爵例也何以為貶以下書缺救知

之矣

缺救 貞救鄭上顯凌夏之罪 下顯逼貳之失

殺洩 小白入 下陽

觀大夫之慶變而死生語默之宜昭矣 召忽之

死不若管仲之生之奇之語不若百里奚之默

觀魚傳伯語 下陽百里 荀息死夷儀 晏子

經歷予大夫以得語默死生之宜也 須知生與

默意較重

哀奔 宣即位

觀慶亂者之善而知徇亂者之過矣 子哀不義

宋公而去異姓之慶亂也叔矜織履食力而不食

祿同姓之慶亂也繳出洩治 下易嬰齊如全

宣公七年

哀奔 遂如齊 宋楚平華元 袁婁 國佐

經于外臣取其智以慶難嘉其忠以謀國 合吳

伐我傳

春如齊至

春秋畧詞以紀內君之事大以無關名分也 春秋

中有傳發于此而意在彼者此類是也傳中比于君

臣名分別大小不侔句非是論罪有輕重以為此特

對于傳例之際與闕于名分者不侔耳以此比形上

此雖單股亦要繳歸上比正名分之意方妙觀傳中  
四亦字可見致至不重重在不書月上若以因私惠  
媚大斷罪則歸田以為私惠于我者齊也又不似罪  
宣公語矣一說只當以每行必致斷罪蓋惠遺歸  
田雖能得一齊之驩而王朝之法固在也春秋不書  
月者良以此舉比之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宜異耳豈  
以是為宥其罪哉

如齊至九茂如京 如齊至十歸田

宣公七卷

四

上

經詳望國事大而獨重于名分之際焉 意具單

題宜以同如齊同致而書月與不書月明問如單

發

如齊至 濟西懷利以媚大 委地以成惡 或主傳倒單歸田帶照

歸濟西

春秋紀地利授受之私而深著大國成亂之罪焉

以卑屈得地與悅人卑屈得地提起後歸重齊惡蓋

此田一歸是齊固不假于田而後保魯魯亦不假于

曰而後得保于齊矣宣之心益肆而惡益盈皆齊助  
成之矣天道十年一周人事十年一變宣篡已十年  
而反獲田可慨也相親愛惠遺及人欲之私句是我  
字之義

逆叔姬 伐萊 如齊 如齊 歸濟西

經著大國歸地之由而深著其成惡之罪焉

取濟西 歸濟西

經詳內地取與之迹而深著大國成惡之罪焉

宣公七卷

四十五

同單串作摠是助成弑逆事中畧分亦可貪人貨

已悅人媚已

歸濟西 歸謹闡

經紀大國歸地罪成惡而于遷善也 上以卑異

悅人與悅人事已提過倒齊成惡收書我下以齊

無取地魯不失地提過倒魯遷善收書歸

崔氏奔

春秋紀強宗之出示謹微之意也 要着崔子有寵

于惠公句崔氏之宗因惠公之寵而強者也辨之早  
當重發

滕子朝 谷鄧朝 伐鄭圍新城 伐宋圍緡

春秋之文有事同而詞異者有事異而詞同者

此等題只發傳意不必重講事實隨脚換股上

易糾聘冢父聘執虞滅邢 九如齊十如齊 城

邢楚丘四國伐鄭却鄭伐宋全 下易袞伐隸林

伐 子伐四子伐九崔奔尹氏立朝全

宣公卷

四十一

公如齊五月公至

春秋詳望國事大之迹以甚其慢王之罪也 因奔

齊喪而追論不奔王喪亦比事較也 如齊止此須

記此少一春字加五月二字

宋師伐滕

春秋重討賊之義而深惡大國之霄小焉 所重在

討陳上滕不事已至何尤焉意只帶在內已德有闕

雖暗指宋鮑弑逆然傳未汲汲於誅亂句俱就陳發

中間非不足乃用大衆句要重收稱師書法 加梁  
丘曹南乃伯主餘業句倒下全單

圍滕 伐滕

經兩紀大國之霄小惡其仁義之胥失也 上不

恤滕之喪不仁也下不討陳之賊不義也霄小兩

邊俱有

聶北 伐滕

力有餘而不勇於恤患可譏力有餘而不勇於討罪

宣公卷

四十一

可恥

歸父如齊

望國脩禮于大慢王之罪著矣 先王之制士吊大

夫葬以貴卿會葬為案以不會匡王之葬為斷以定

位歸田為觀 後加一冬字須記

平州 定位 如齊 如齊 生事 歸濟西 如齊五月至 詳

歸父如

經詳望國徇利以媚大而慢王之罪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伯主恃力以爭貳春秋深責之也 德對力字撫對

爭字取成而還以兵力脅其成也以德鎮撫不是以

仁恩結鄭乃是脩其內治使其勢足以庇鄭而楚不

敢與爭如晉悼之類此所謂鎮撫之也中間所包甚

多如用人行政皆是但此處大意以不能討陳為主

蓋整頓綱常以大義求諸侯此駕楚服鄭第一策自

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句重以後書晉楚之事揔是

宣公七年

甲九

此句之意而大義則以正倫為大或謂不必主此則

伐滕之師何故以此責宋况取繹傳自明白也 家

氏曰剪篡鋤凶伯政之最先自趙盾為政宋齊魯皆

弑其君盾內有所歎置而不問今卻缺為政又不討

陳乃率三國爭鄭而以討逆遺楚遂使夷國挾仗義

之名以風示天下晉伯自是愈衰矣

四國伐鄭力爭楚于伐鄭 辰陵 入陳 圖鄭俱責

戰卿 晉侯伐 罪在

春秋迭紀爭貳之迹獨著伯主競力之罪焉 合

而觀之只是責晉盡了所以然者晉不務以德鎮

撫而反遺義于楚也責楚益輕罪在晉句當渾說

不必分貼 去首股以屢怨楚事寓責晉作 去

辰陵入陳就爭鄭言

四國伐 楚子伐 晉侯伐

春秋惡伯國之競力也故怨夷而獨重其罪焉

揔叙首股重講大意同前俱在晉上做輕怨楚所

宣公七年

甲九

以重責晉也

楚子伐九 四國伐 楚子伐十

經紀內外爭貳之兵而獨重伯國之罪焉 首股

是鄭及楚平末股是責楚益輕在本股上一把做

為妙

四國伐 楚子伐

春秋兩紀爭貳之兵獨罪伯國之尚力焉 如單

不可分兩截始因與楚而伐之繼因被伐而故之

皆以力爭而無愈于楚也收稱人不書救二書法  
廢貉 新城 四國伐 楚子伐

春秋紀兵好尊王而正諸侯之從貴德而責伯主之  
爭 諸侯必同心擇義堅事盟主而後王室以  
尊盟主必脩德息師鎮撫小國而後伯業以振王  
室之不尊列國之憂也中原之多故伯職之闕也

王季子聘

春秋紀王室賡禮而深傷其不振焉

宣公七年

辛

公如齊 四公如齊九 如齊五月至 歸父如 王季聘

詳觀望國慢王之迹而見王寵之濫甚矣

歸父伐却取繹

望國縱惡而虐小春秋特書以罪之也 用貴卿舉

太衆不以討賊而以虐小事講是為盜也句重要見

汲汲討賊之意書法特書取繹 或問宣公身為篡

弑何可望以討人曰宣公之立謀出敬嬴仲遂與手

弑其君不同倘能悔過仗義前愆可補也不然魯為

望國亦自有討罪之義其臣下豈無沐浴而興者

四國伐鄭 伐却取繹

經嚴討賊之法故于爭二虐小兩致意焉 搃以

陳罪起以方伯諸侯之責分作以德力義利字點

發

行父如齊冬歸父如

望國亟于事大春秋著其昧為國之禮也 只是不

知為國以禮而謂妄悅取人可免於討一意初聘是

宣公七年

辛

欲免弑君之討却故是欲免取繹之討搃是不以禮

處傳中君臣一段則通承二意也歸父貪于取繹一

段乃抽出言之非另一意亟行繼往須體貼發揮

行父如

望國昧禮而事大春秋著其君臣之罪焉

冬歸父如

望國有所畏而事大春秋罪其昧禮焉 貪于取繹

正是不知為國以禮君臣兼責理曲氣餒要發 加

取繹以貪利而畏大串作

公如齊 歸父如 行父如 歸父如

經詳望國事大之勤而深責其昧禮也

歸父如 冬歸父如

春秋兩紀內使有直見其昧尊王之義者有直見其

昧守國之禮者

國佐聘

即大國脩禮于內而忘親之罪見矣 速蒞是已前

宣公七年

事只畧帶見重以君命遣使上書法是稱侯稱使蓋

諸侯在喪宜稱子而又當不言之時豈得言使也仁

親守身不可分蓋守身以仁親為本不仁其親便失

守身之本矣

歸父如速蒞國佐聘 遣使

經紀內外之邦交而大國忘親之罪著矣

國佐聘 戰鞏 喪師 取汶陽 失地

大國失守身之本而致辱國之禍春秋之所譏也

楚子伐鄭

春秋不貶外夷爭貳以顯伯主競力之罪也 此題

只一意不以楚為罪者責晉故也若曰於晉尚然楚

何怪矣責晉只是上傳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

之意舊以士會之救為力爭非是 我可往則彼可

來大國爭則小國困故雖有穎北之逐卒無以庇鄭

而制楚也若能以大義鎮撫則風望在廟廊而遠巡

在敵國楚雖欲爭鄭夫何敢收削救爵楚二書法然

宣公七年

當時楚子實在故曰以實書重

伐鄭缺救 九 楚子伐 十

春秋兩紀外夷之兵而筆削伯救以示意焉 摠

叙問起兩邊各重稱子而以書救不書救驗之上

要從歸生已斃鄭難已寧說來下要從微舒發及

陳罪布聞說來 向之偏師而來猶以遺中國之

憂况重兵哉楚之束甲而來猶以為夷德之常乃

晉亦然哉 去缺救只重兩子書法只缺救伐鄭

重二救上

伐鄭圍新城 伐宋圍緡 楚子伐鄭九 楚子伐十

上二比事異而詞同下二比詞同而意異

楚陳鄭盟辰陵

春秋不貶二國從夷嚴討賊之法也 此盟未嘗謀

討陳只是聖人因楚能討陳故不貶從之者以能討

賊之楚為可從耳非于陳鄭也中國不能令意當發

見聖人汲汲討賊不得已之意無貶在爵陳鄭上見

宣公七年

五十四

中國不能令即中國為幽谷夷狄能舉義則喬木在

夷狄矣

盾免侵 楚師伐陳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辰陵

伐晉 攢函 入陳

經原內外爭貳而不貶從夷者以外夷之能舉義也

先提出辰陵後以爭陳爭鄭遍過問書法以中國

不討陳而楚能討之一直做下發揮陳鄭棄晉送

楚所以無貶意收辰陵 去盾免侵加會扈伐陳

全去下三股大意全

辰陵 伐晉 攢函 入陳

春秋不貶貳國之從夷以大義獨舉於外也 以

伐與會從中為案不可以辰陵作一截下三比作

一截

辰陵 伐晉 攢函

春秋不貶貳國從夷以中國之昧義也

楚師伐陳 會扈伐陳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宣公七年

五十五

歷觀內外爭貳之兵而可為世道傷矣

辰陵 入陳

經于外夷因謀義而恕其黨因仗義而減其罪

或欲倒單作者

北杏 辰陵

春秋予伯而進夷皆不得已之心也

新城 辰陵

經于諸侯從伯以明大義恕諸侯從夷以正大倫

以外楚謀陳為案以尊王討賊作目

楚子伐鄭四辰陵

外夷討貳經望其舉義而進之貳國從夷經因其謀

義而恕之 上非子其猾夏也歸生未討而楚

師至焉下非子其從夷也徵舒不討而楚能謀之

歸父會齊伐莒晉會狄攢函

春秋直紀內外兵好縱惡之罪昭矣 以聖人討賊

為主以方伯隣國分目串講以陳罪對莒與狄便有

宣公七年

季末

緩急大小便是失肩背察小功矣中國當詳夷狄當

外今晉畧所詳而詳所畧不亦慎乎書法直書

伐莒 莒恃晉不事齊故齊伐之魯方平莒不肯故會伐之

內外合兵以雪小春秋惡其棄義也 齊魯並斷以

伐字大發不能討陳有指魯方會齊句倒卷作

攢函

伯主繼內亂而交夷春秋之所貶也 內詳外畧甚

緊要中國當內故治內當詳如亂賊則當治夷狄當

外故治外當各如來不拒去不追便是今晉釋賊不

訂而會當外之狄昧緩急大小之宜矣

會潛 攢函 鐘離

春秋屢畧外夷之詞所以峻防也 摠叙渾作只

重外夷責中國畧帶之 加伐莒以外夷討賊分

作

石門 攢函

經紀會盟而詳畧其詞示內夏外夷之義也 詳

宣公七年

季末

畧在稱爵舉號上見

楚子入陳

春秋恕外夷覆國之罪正倫之意見矣 傳中責楚

意亦不輕作此雖以予楚為主然須重發楚罪而挽

入末減方妙仲尼重傷中國意當深玩義利功過于

末發之只一入誅其意在此全其功亦在此書法末

減不稱取陳

入陳 納陳



外夷始仗義以討罪可予繼昧義以獎惡可譏

秦人伐晉 入東

遠人貳過春秋原其賢而責之外夷貪利春秋美其

功而畧之 聖人作經至以悔過望秦穆討罪

予楚莊寄慨深矣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也

入陳 圖蔡

經于外夷因討罪而恕其貪因復仇而恕其暴也

宣公七年

季九

入陳 栢舉

經于外夷討罪恤患之師而不計其貪與偽焉

楚夷狄也即掩賊藏奸亦不足怪乃能謀陳而問

官官彼二三豕君方且經營他舉誅討之謂何雖

夏州之置惟利是視然有舉義若楚者尚可以貪

督過之乎故末減而書入吳夷狄也即秦越坐視

亦無足怪乃能恤蔡而解倒懸彼奕世宗盟方且

貪人敗類安攘之謂何雖宰詔之謀其心未誠然

有仗義若吳者尚忍以偽逆料之乎故特進而書

爵

納寧儀行父

外夷納致亂之臣春秋嚴獎亂之誅

楚子圍鄭

春秋減外夷霄戴之罪以其有正倫之功也 入陳

猶云討賊圍鄭則悍然猶夏聖人猶然追論前日正

倫之功較量于大節所係之輕重而未減此是何等

宣公七年

季九

汲汲誅討之意傳中上無天王一段亦須重發雖如

猶從等字最有斡旋退師意亦不可遺惟其縣陳復

封入鄭許平故皆得從輕典不然聖人雖欲減之而

不可得矣

戰即 圖許 入滑 滅江 入陳 圍鄭

經變例以恕外夷之罪而討賊之義重矣 滅而

書入固是從輕戰不言圍四句亦是常例不可為

從重也

戰奚 圍曹 入蔡 滅黃

春秋紀兵各舉事之重者以定罪焉 由伐而後

有戰由戰而後有圍由圍而後有入由入而後有

滅然言滅則入不足言言入則圍不足言 云云矣

故各舉重以見罪 肢甚多隨易之

入陳 圍鄭

春秋兩滅外夷之罪以正倫為重也 兩邊各以

其罪別起方有力復封退師意帶入

宣公七年

六

伐莒 攢函 入陳 圍鄭

外夷當中國之棄義而正倫春秋滅其罪也

城楚丘

圍鄭 畧小惠以存大節畧小過以取大節

及楚戰却敗

伯臣失用兵之道春秋專其責也 此題看來只非

觀釁一意惟非觀釁而動所以不當任先執之濟乃

卒違三帥之請而從獻子之言此其為知難而冒進

非有能敗晉者林父實自敗耳故外不歸責楚內不

分責仇而專以林父主之也 觀二滅之往實勿晉

師林父之調遣如此此其不能斷制又非獨以先執

一人之故也

入陳 圍鄭 戰却 書救 偃陽

經於伯臣冒進之師而責以主將之道焉 以入

陳圍鄭辨起失觀釁之道而以書壺收照于後繳

獨主林父書法以失觀釁失專制分者非

戰泓 城濮 戰却

宣公七年

五

經變常例以紀兵罪其失觀釁之道也 要認春

秋紀兵受伐者為主楚成救鄭則書宋及楚戰得

臣救衛則書晉及楚戰今晉救鄭宜書楚及晉戰

乃以晉及何

入陳 圍鄭 戰却

經原外夷用兵之迹而責伯國失觀釁之道焉

以書及問起數提倒單非觀釁者楚能討賊鄭已

解圍也

戰邲 書救 偁陽

春秋嚴主將之責論其權而已 書莖只照林父

二股隨去一股主合作

書救 偁陽

二臣制用兵之進退可以觀將權矣 非予書偃

只以見將有專制之權耳

戰邲 書救 上三卿是遠知難而進，下三卿為主知難而退。

入陳 圍鄭 書救 偁陽 進討以義退盟以禮，知難而退見可而進。

宣公七年

六十一

書救 偁陽 札聘 會奔 上影林父，下影鄭突。

春秋紀事予將能權而臣能讓者焉

大棘 戰邲

經兩變例以紀兵有示正本之意有示觀釁之意

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而以單元主之從宋鮑來

晉師救鄭不言救而以晉主之從微舒來

戰邲 吳伐我

經有因挫師而責將者有因下敵而責相者

宋楚平 袁婁 書救 偁陽 上影季孫，下影林父。

歷觀得將相之道者而不能者愧矣

楚子滅蕭

春秋于外夷覆小而必深著其罪焉 搃是志願已

盈故肆為強暴不仁如此告赴諸侯即以驗其驕矜

之實就在其志已盈向中以力假仁正夫子斷他公

案分不仁非禮者非書法是傳稱蕭潰經以滅書

入陳 圍鄭 滅蕭

宣公七年

六十二

經惡外夷覆小故不從未滅之例而重其罪也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外夷乘勝而矜威春秋責其假仁也 此雖從後

段驕矜上斷罪乃聖人緣其乘勝描出志盈處肆

暴意亦不可遺收特書于魯書法

戰邲 滅蕭 失專制在不觀釁內驕在不仁內二

邊俱以入陳圍鄭提點

楚丘 踐土 廬吳歸 建萬國親諸侯先王之政

與滅國繼絕世仲尼之法上從諸侯不得擅說矣  
下從楚不得滅說來

侵陳 滅蕭

二伯假仁不終皆春秋所罪也 上以念深禮謹

說起下以討賊退師說起皆是父假遽歸

召陵 滅蕭 驕暴合出

晉人宋衛曹同盟清丘

列國協懼外之信春秋深譏其失謀也 同款只作

宣公七年

宣公

事跡不重列國不同心謀國任賢脩政而刑牲軟血

天下豈有牲軟而可却敵者乎故貶而稱人貶列卿

即以貶列侯也恤病討貳宜入斷之原穀主盟正驗

其不能任人脩政之實

蔑 宿 伐邾 伐宋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經詳兵信之迹而深說列卿之失謀焉 只以清

丘為主先以書同問起將首四段見清丘以前反

覆不實不待清丘而後惡盟又將伐陳三段見清

丘以後救陳而衛叛討二之言伐宋而晉食恤病

之約亦不待人列卿而後知反覆之可罪然後倒

在失謀上入陳四股羅織在內照單作收稱人書

法 去入陳以下四股同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經原列國懼外以結信而深咎其謀之疎也 以

上四比叙起倒本朕失謀做後叛盟帶之書法內

宣公七年

宣公

見稱人非惡其反覆惡失謀耳若以為反覆則清

丘之盟詞曰討貳乃宋方伐陳而衛何救之耶詞

曰恤病乃楚方伐宋而晉何不救耶則衛晉之反

覆不待人列卿而可知矣 加圍宋主滅蕭圍宋

二傳合去救陳主戰邲伐宋二傳合源記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清丘

列國當外橫而馭之非道春秋說之也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經于列卿渝盟之信而深譏其失謀也 只責列

國不脩政任賢而恃盟以禦之將下二比驗其謀

之不臧并提在辨書同非惡反覆意不可作盟不

足恃也 去伐陳同 加入陳圍宋即伐陳全傳

題 加圍宋即圍宋全傳題

戰却 清丘 救陳

經惡列國之失謀而兩有以驗之焉 只倒清丘

服戰却見先穀違命喪師而主茲盟約救陳見口

宣公七年

六十七

血未乾而欺其盟好

戰却 清丘

春秋始責伯國制敵非其道復責列國禦外非其策

主合作楚人平陳與鄭德刑舉矣晉不遵時養晦

而知難冒進後以林父不能斷承見安危在所令

也楚人乘勝滅肖憑陵甚矣列國不佯賢脩政而

刑牲歃血後以先穀主盟約承見存亡在所任也

清丘

平丘

失禦敵之謀  
失回結之本

宋師伐陳衛救

大國討貳非義春秋托詞以責之也 須知陳未有

罪而受兵便有妄與師旅意非義妄與便是失謀滋

亂衛叛盟意只於起繳處帶用書法只一衛救單伐

陳全但無書法

救陳

春秋假渝信以恤患之名顯大國之非義也 觀陳

無罪為可恤句便見宋之失謀非義又要從衛人叛

宣公七年

六十七

盟失信之惡說來而得救書方顯得宋罪明切

入陳 德楚 清丘 衛失 伐陳救 伐宋 圍宋 亂益

經惡大國昧義啓釁而托詞以罪之也 主責宋

衛者非主原始之昧義要終之失而者亦非蓋失

而即在昧義之中今當以清丘作衛叛盟問起書

救後倒單責宋滋亂 去清丘同 去入陳即圍

宋傳題

入陳 清丘 伐陳 救陳

經原望國用兵非義而托詞以罪之也 以衛叛

盟而得書救問起然後原入陳以斷伐陳之非而

收衛救書法

入陳 伐陳救

經原與國從夷之情而責大國討貳之非義也

只重宋不能討而楚能討意復封帶說只明陳未

有罪耳

伐陳救 楚子伐宋

宣公二年

亦八

大國昧義以啓患經兩托詞以罪之也 衛雖不

當救陳而陳則有可救之情宋惟不當伐陳而楚

始有問宋之舉搃倒宋非義上搃叙分作 加圍

宋全

救陳 伐宋

春秋兩托內外之兵所以著大國之罪也 因容

見主皆本伐陳斷罪上見救者是則伐者非矣下

見伐者是則見伐者非矣 或主清丘傳作恤病

討貳者

入陳 伐陳 雖傳主合一仗義一非義俱以討賊

立意彼此要相關

清丘 伐陳救

春秋兩紀兵信而皆罪其謀國之失也 須體貼

清丘楚伐宋二傳為諸侯計者為宋人計者 云

楚子伐宋

春秋著外兵之有名見內禦之失策也 書爵不是

宣公七年

亦九

善楚所以著宋罪也作文重宋楚只挑講傳中恤民

固本輕徭薄賦語當發之

滅蕭 清丘 伐陳 伐宋

經原大國待敵之失策而托外兵以罪之也 不

可以滅蕭清丘作外強內弱對只見如此懼楚楚

勢強盛宋只宜保國恤民以待之何可挑之使來

惟宋無策楚所以有詞於伐

滅蕭 清丘 伐陳

大國當外橫而馭之非策春秋深罪之也 倒伐

陳肢勿以滅蕭脅宋作頭後分盟以馭之兵以挑

之

清丘 伐宋

經紀兵信責列國之失謀罪大國之失策

伐陳 伐宋

大國攻外與以召兵春秋罪之也

入陳 滅蕭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宣公卷

經于大國有原事而責其非義者有原事而責其非

策者 此救陳伐宋合題上以入陳起倒書衛

救下以滅蕭清丘起倒楚有詞而特稱爵

殺先 河曲 戰邲 伐秦

經于伯兵之劔而此事以責其失任將之道焉

舊主三段但傳文似重邲股今以任將摠論點過

二股後倒戰邲責在晉君河曲伐秦將得其人而

間以親信之穿參以剛愎之厲所以取敗今邲之

將以林父而先穀佐之親信雖異于穿剛愎實同  
于厲能無敗乎邲將亦得人但佐之者非耳

河曲 伐秦

兩觀伯兵之無功以佐師者之非人也 有寵而

弱好勇而狂士會已知穿之難任而晉靈不悟汰

霄已甚其將先亡士鞅已知厲之不仁而晉悼不

悟末繳戰邲

河曲 戰邲 書救 偃陽 失任將之道  
泝為將之權

宣公卷

衛伐晉 伯 衛救陳 棄信 皆孔達事各就事斷用

達之非

晉侯伐鄭

伯主霄貳以報怨春秋直詞以著罪也 只就報怨

上斷罪為邲故也即是報怨復仇以不能討陳說者

似緩收直書

戰邲 伐鄭

經原伯主報怨之兵而直見其非義也 倒作如

單或以失觀黨失報怨對作

楚子圍宋

春秋于大國被兵而端本以責之也 只主責宋

夷圍中國於起處提破始謀不滅處以清丘伐陳抽

二小股於陳挑楚為重此傳只說責宋為深不必

倒書爵書法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圍宋

大國失謀而致寇經端本以責之也 須融會傳

宣公十卷

意做去未倒救陳一書法蓋傳中明見伐之由即

根此句見端本意即在明見伐之由上

清丘 伐陳救

春秋兩紀大國之兵信見始謀之不滅矣 此見

宋之一盟一伐皆非馭楚之道正是見伐之由書

法如傳中書救以著罪非恤患之兵謂兵只宜用

之恤患若妄動攻楚之與豈為恤患舊說伐陳以

救蕭非真能恤患似強 去救陳全

伐陳救 圍宋

經于大國失謀致患而於內救外討兩致意也

揔叙雖一頭二股其實只歸責于宋俱要轉在失

謀

救陳 圍宋

經於大國有托詞罪其非義有端本罪其失謀

却主責宋若衛叛盟與楚圍中國只于講末依傳

帶過

宣公十卷

伐宋 圍宋

經兩紀大國被兵而特示端本之意焉 揔以楚

之猾夏說起下倒宋之自取畧分圍伐二股而遞

重圍上說方與傳幾亡其國句合

四國侵鄭 圍宋

春秋紀事有以正本責伯國者有以端本責大國者

正本責晉端本責宋二邊俱有訟卦始謀字宜揔

點之

七三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春秋于君大夫之會而深謹其禮之失也 重禮字

在謹微上講蓋禮別嫌明微制治紊亂本自天子出

惟諸侯僭之所以大夫亦如此末流亦須發出此等

題不必重貶齊頃歸父乃借此發意耳亦未說到反

之正意至無委統是大夫會諸侯自單伯會鄭始至

此方發傳者莊僖時大夫尚未專政文宣後始專矣

傳中只重政在大夫不重體統上

宣公七年

古

會防自諸侯出會穀自大

上下以漸而僭禮春秋兩致其謹焉 不必大開

以禮自天子出提起見禮之漸移于下分作然意

實相承後復摠束而以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足之

不可涉無委正之意 加城濮是傳首三段搭

會防 會穀 溴梁君若贅旒 從祀陪臣執命

春秋詳禮之漸移於下以示謹微之意也 天下

之權攬于上則治移于下則亂禁之前則易收之

後則難不有乎上其何以令乎下上之行而下之

效專之而能保之者未之有也是諸侯之專祇為

大夫地大夫之專祇為陪臣地耳非一反而歸之

天子則不可也

會穀 會宋

春秋紀好有示謹禮之意有示經世之畧 俱重

聖人慮世作兩邊事迹不重禮天子之禮也出于

諸侯可憂也出于大夫則猶可憂也是必天子統

宣公七年

古

于上齊頃不敢專歸父不敢與然後可以別嫌明

微而亂自弭矣魯周公之魯也俛首于夷可憂也

荐賄于夷則猶可憂也是必膺懲壯其猷仲孫不

忍謀歸父不忍會然後可以安內禦外而患自息

矣

歸父會宋

春秋鄙望國之交夷示經世之畧也 楚不假道數

句只見楚橫當據非謂其勢之盛也此傳只惡其自

屈與盟宋稍別傳未盛衰之由由字指中國經世之  
畧即是畏簡書嚴兵固圉等事收比事書法未要發  
夷狄由之益盛中國由之益衰以周公之裔千乘之  
國點入

圖宋 彙端 會宋

經原外夷凌夏之迹而深惡望國交夷之非也

倒下同单或以端本之義經世之畧合作

宜申獻 會宋

宣公七年

春秋兩說望國之昧義以其受俘而薦賄也

舒蓼 會宋

春秋示經世之畧譏猾夏而謹交夷也 夏猾夏

者正欲中國之知惧而思以攘之也謹交夷者正

憂外夷之蔑夏而無以制之也

宋楚平

春秋不與二卿擅平明人臣之義也 全在取必于

上取必二字不好便有專制宋楚君無能為之意傳

論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機會之失詰責子及極到

然亦舉子反以例華元此互見文法與下云奚必輕

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亦然但子反急于平華元輕于

平摠之專也成平國之功當重者蓋以如是之大功

而自臣專之所以罪也

于鄆 賤 侵曹伐衛 惡侵 宋楚平

經以王事望人而猶貶二卿之擅平焉 將上二

股倒下謂如華元釋怨解紛宜在所予願貶之者

宣公七年

則不由道也 上股易伐戴取 敗言 長勺

乘丘 下易侵宋伐鄭同

宋楚 戰鞏 歸君 歸已 鷄澤

經貶二卿平國而因有取於作忠者焉 以下二

股照上要發作忠意

過 衛救陳 孔達曰我則為政將以誰任

落丘 沙隨之會 晉將執魯君行父曰乞師不與臣之罪

鷄澤 揚于亂行列魏絳戮其僕曰至于用鉞臣之罪重

鄢陵楚師及瑕王以敗為已過于反曰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

華元奔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

善戰筆御克曰君之制也臣何力之有

蕭魚悼賜絳金石之樂絳曰八年之間九合諸侯君之靈也

偁陽晉取以予向戌戌曰若以偁陽光啓寡君何貺如之

完盟 伐北鄙 宋楚平

春秋比事以責二卿之擅平明臣義也 子反非

若屈完之遠君華元不如展子之脩詞 上股易

宣公七年

三九

高子全次股易袁委全

高子盟 宋楚平 子反

春秋予奪人臣專命論其君之遠近而已 子反

亦在境外但在君側故只以遠於君近於君斷

上易完盟全中有從權伸義二小意似可與元反

對作 或士句侵全

會宋 夷夏 宋楚平 君臣 上 獻子歸父 下 華元子反

春秋因結好而惡其荼大防因結成而惡其昧大分

楚 及平

春秋明道不計功故于專封擅平者均貶焉

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歸

春秋責伯國覆狄以其非仁義之師也 摠叙中分

狄未嘗侵掠而晉乃殄滅無遺則不仁罪則不討而

貪其土地則不義俱有兩層意大意上重滅下重貪

摠收于晉則書日書師為責晉舉氏書爵為畧狄然

畧狄乃所以責晉也

宣公七年

三九

楚人侵鄭 門庭 遂伐次 不極 入陳 計罪 滅潞 歸

經於伯國治夷兩比事以見其非仁義焉 經序

之師緣楚寇也屈完既來尚爾歛兵而退赤狄之

罪不如楚乃晉景之所以討狄者甚于桓栗門之

轅勒陳亂也微舒既戮旋復封陳而去楚不以微

舒之故縣陳乃晉以鄆舒之故縣狄 入陳易壘

隴全即孔達

伐楚次 垂隴

而觀仁義之師而得其所以罪覆夷者矣 上仁

下義須繳本服 只侵鄭伐晉亦全

侵蔡伐次 召陵 滅潞歸

春秋予奪治夷之兵論其仁不仁也 以伯禽宣

王引起後以齊桓晉景分不極兵力只在次上見

亦有倒單作者 只召陵滅潞全

垂龐 滅潞

經于伯國見其討罪之得失焉

滅潞 書救

覆夷而仁義胥失可識恤患而仁義兼得可予

上珍滅不仁不討賊而執君不義下不伐喪仁不

遷戮而還師為義 伯禽宣王 大舜文王

秦人伐晉 魏顆從治命輔氏之後老人結草以亢杜

回故獲之夜夢之曰吾而所嫁婦人之父也 搭不

遠禮以為孝 或搭報德

禮楚丘 邢丘

春秋重王命而責夫侵之假之者焉

無萎

春秋于大夫專禮而重傷其始之不正也 此與會

穀傳同但彼是諸侯與大夫會故以君若贅旒等語

為流弊此則大夫與大夫會故以田氏篡齊等語為

流弊辨之早者言欲反而之正必自天子出乃可非

罪齊魯亦非罪蔑固只為諸侯一僭便無了極故欲

謹之于微 此傳有諸侯自啟之意蓋大夫專會之

習成則諸侯綴旒之勢成也

會防 會穀 無萎

經紀會禮漸失于天下見當謹之于始也 只合

摠論大禮渾融遍發而摠結正之之意為妙不能

辨於早要發 加作三軍鞅歸陽生入是流弊

會穀 無萎

春秋紀禮之漸失于大夫謹其微也 摠叙混作

中畧分二股要歸到諸侯自相會上去 易會成

承筐全 或于戚衡雍全

初稅畝

春秋志望國變法之始歆其先務本也

公田入薄

所以廢助用稅民不盡力公田所以公田之入薄宣

公煩于力役之征所以民不盡力於公田其原如此

當時變法未必是取公田又稅私田恐只是廢助法

而用稅而公田之廢自此始也傳不及言困民以其

未嘗十而取二然變法治弊造端作備尤有重于後

宣公十卷

全 全九

之困民者矣看傳末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

本乎此是責宣公處蓋虛內事外是不能務本即用

所以言利尅民之事起也此句最宜發揮

稅畝 丘甲 田賦

望國變法以啓弊春秋罪其不務本也 倍一甲

于一丘之內合百人于一向之中皆宣啓之也蓋

惟井廢故卒乘無制于古者兵因井出之制之矣

惟用稅故盡征而用田賦于古者助而不稅之制

亡矣

丘甲 田賦

經紀望國兵賦之益而原罪于啓之者焉

全重

自宣啓弊不可專罪成哀上盡民之力下盡民之

財

稅畝 丘甲

經譏望國之厲民有以其變田制者有以其變兵制

者 上以足食昧務本之道先王井田之法下

宣公七卷

全 全九

以足兵昧固本之道司馬一成之賦

稅畝 田賦 變田制以取民 殷人周人 變賦法以困民 王制周制

稅畝 大鹵 變田制 成丘甲哀田賦 變兵制 魏武士秦成卒

稅畝 廬吳歸

聖人公天下故寓意于井田封建也 井田封建

之不可廢皆公天下之心

年十六 滅甲氏鴆吁

伯主盡外夷之類春秋微詞以貶之也 頌本滅潞

來翻下遺種殘邑仁心王事勿分惟無仁心所以非  
王事耳 曲梁告捷國已丘墟二邑僅存少延宗社  
彼何辜于晉而竟使之無遺類也凡有血氣皆吾一  
休即此見其心無惻隱之甚

滅路 甲番吁

春秋兩紀伯國覆夷而深貶其不仁也 本只一

意混作纒見其暴虐之甚上林父畧而稱師下士  
會貶而稱人二邊俱有徐夷獮化 以千室庸林

宣七卷

父以黻冕命士會

伐楚次 召陵

滅路

滅甲

上桓仲 下景會

律禮 心事

攘夷而近王事可予覆夷而戾王事可說

成周宣榭火

春秋紀王室之災者不振之戒也 宣王者周室中

興之君也故云王室不能復中興此意要重

同盟斷道

列國協逞忿之謀春秋之所罪也 書同只是事實

當就謀欲伐齊釋其忿怒上斷罪自此論伐齊之情

皆要見列卿取必于君以成其私而卻克當國夾策

欲伐則其情尤重也斷道新築戰鞏皆然非有不得

已五字要看天下有迫于時勢而不得已者有激于

義理而不得已者忿怒之事此何以汲汲焉

曹南 如莒蒞盟 斷道

聖人變文以紀諸侯之協盟以其報怨之私也

曹南

小國 畏威 蒞盟 大國 勉強

徐伐莒莒請盟救莒蒞之

宣六卷

十五

兩舉不得已之盟則知其非同矣 以斷道協謀

起繳只將二件比斷非同意勿着罪大國小國

不然曹邾從矣何不共地主而致懷叔救蒞矣何

以二事出而逆女

年聘 語盟 友如陳 遂如晉 遂如齊 茂如京

行父如 歸父如

春秋詳內外與政之迹而貴戚之賢可知矣 所

引諸人不重只借以明叔將之賢非生而賜氏作

世其鄉者也上四此以勢論必與于國政下四此

以時論當與于國政

年聘 語盟 友如 遂如

春秋表貴戚之賢必即內外之與政以見之也

只重叔肸作摠起兩分摠繳以內外之臣形講私

親私勞但借以分挑之耳開着未是

遂如 茂如 行父如 歸父如

經明貴戚之非世官以政煩而一無所與也 遂

宣公七年

茂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不獨叔肸不與馬頡

知聖人賢肸重在不食祿不與國政只一驗耳

友如陳 嬰齊如 主傳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

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以僖公異賞報當為

叔肸正道處亂世分

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春秋紀兵而致寇逞忿之罪見矣 齊頃不謹禮列

卿不懲忿分作君世子伐而責列卿者正見取必於

君也此句重着收詳書

斷道 伐齊 戰鞞

春秋詳兵好之迹而昧禮逞忿之罪見矣 摠叙

如單三股每邊俱重收詳書于策

楚旅 滕朝侯降 杞朝伯降 椒聘 札聘 章羽奔俱王降

春秋黜諸侯之號以其黨大惡荼大防備大分也

三段作繳歸述天理正人倫意

椒聘 公在楚 筆而稱子以正防削不 矣以存

宣公七年

分

歸父如晉

春秋紀望國脩禮而責其失謀國之道焉 傳中以

利為向背與忠信誠慈反恃外援以去之與引君當

道及輕易二字根在不知本來蓋忠信乃交鄰之本

正君乃馭臣之本也責宣公自背齊說責歸父自謀

三家說

即位因齊 如齊 歸父如易世 斷道晉威 歸父如齊儒

經于望國邦本而責其以利為向背焉 照傳順

題做下向背都在齊上見不必以晉齊對

歸父如 至莒奔 北鄙

望國失謀而貽悔春秋所以說之也 若去本股

俱要因客見主家遣于前身奔于後尚誰懟哉龍

邑見圖巢丘見侵伊誰咎哉

歸父還至莒奔

春秋表使臣之美而深誅逐使者之 以歸父

宣公七年

之善發起槩論成公君臣逐之 君而忘父

倒當國者有無君之心重發

歸父如 還奔

經于內臣始責其失謀國之道終于其得去國之禮

也

歸父奔 士匄侵

經兩紀逐臣之事而見二君之得失焉 上成公

逐歸父下晉悼逐夷羊五之屬 下易句聘 成

十六公如晉全

句聘 速伐知

逐奸臣者嗣伯之賢存伯臣者大夫之孝 上逐

夷羊五 下謹父仍為車右豐黜仍為御騶乃不

政父之臣也

歸父還 速盟向

春秋紀事有見忠臣不忘君者若 孝子不忘父者

李氏曰宣公因齊得國終身事齊 二之後南

宣公七年

逋於楚當是時晉之伯事不振矣 自維數侵

犯小國以自益而晉問不及焉直至 一年斷道之盟

始背齊事晉則以季孫之憤也於是歸父而三家之

勢張矣李氏曰賂田求昏君大夫奔走無寧歲以為昏

齊之謀不會于危不盟于清丘而無事晉之志一逞於

兵則伐莒伐知猶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

向取繹猶未厭也而取根牟此宣之所以無良圖也斯

言得之矣



春秋質疑



溫陵田居中公雨甫訂

潭陽朱消熊紹全校

成公

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冰

春秋紀常燠之變示謹微之意也

重在天人

一理一段傳內王事即調燮之言

觀成公幼

弱一段是人事在天變前也春秋詳天變蓋欲人

君推其所來者何由所弭者何道而朝夕惕致其

行以爲格天之本此天愛君意也微是細微特即微

字對王德看 陽氣在天地間猶火之著于物故常

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伏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水

于地中二月陽生陽始用事則啟水而廟薦之四月

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水大發故藏水發水所以節

陽氣也

元年 春王正月 浮來 茲如年

春秋立法詳經邦之訓而畧人事之微 加無冰

倒本股作

盟宿 友如陳 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

不紀其本末不紀本末如大夫出不致內嫁女子

大夫不書歸 加三不雨無冰 畧人事詳天變

秋七月 焚咸丘 天人一理 萬物一氣

元年 無冰 休乾坤之休 明天人之理

六月雨 無冰 君德之脩 君政之失 三之日 耜四之日舉趾

洪範曰肅時雨若休徵 君民一體愛樂一心

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獻羔祭韭 洪範曰預

恒燠若咎徵 天人一理萬物一氣

作丘甲

春秋于望國益兵而深罪其困民也 此題重益兵

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一段意當以立出一甲

為案以司馬法與周制提起而以每乘增甲計旬增  
乘分斷之蓋周之兵制一乘三甲周之賦法其出一  
乘蓋四丘是即四丘而出三甲耳今魯計丘而作甲  
則是向之取于四丘者今乃取足于三丘矣向之出  
三甲者今乃增之而出四甲矣兵多則賦重賦重則民  
貧收不宜作書法加斷道歸父作為齊事迹 立  
國家之道農為本兵衛之今驅民為六者多則農業  
必荒且人數既增則牛馬糧賦亦丁外國曰重困農

民此務末絕根者也後世兵日競  
內卒至滅亡而後已可不鑒哉  
虛耗于

戰邛 丘甲 蒐紅

經兩即事以泰內君之益兵困民之罪著矣 照  
傳倒本股以上下為証渾融成文不可作三股

戰邛 蒐紅

經紀內外兵制之變而望國之益兵可驗矣 傳  
引二廣及蒐之法只是借以驗其或增乘或增甲

非責楚與昭也分為二廣定為偏兩而一乘至百  
五十人馬則是每乘增甲非復成周一乘之法矣  
起自根牟至于商衛而三家亦有革車千乘馬則  
是計旬增乘非復司馬一成之賦矣 上易城濮

全蓋成王時軍政備于子文子玉將中軍而若敖  
之六卒實從子西將左子尚將右而二廣東常之  
旅實從一乘百有五十人也 楚二廣之制廣之  
一卒百人也卒偏之兩二十五人也復以二十五  
人為承副此一乘有百五十八也千乘亦魯成賦  
以為增乘者蓋紅之蒐自三家調發者言而未調  
發者不與焉增可知矣

三國伐宋 作丘甲 卿兵以息民 益兵以困民

五鄉止於一軍一軍止於萬人一丘二十五人一乘  
百人為兵

丘甲 三軍 不撫其民不忌其君皆主季氏說國  
之有兵其賦則取之民其權則攬之君成公初立

而行父當國作丘甲以益兵視司馬法加三之一  
馬襄在幼冲而宿當國作三軍而盡征所歸公賦  
僅十二之五馬有主譏困民戒縱權作者

盟赤棘

春秋于內臣要盟原其心而誅之也 就要盟之悖

上見出他汲汲對君父之心三桓之去也者宣公而

立宣者齊輔者歸父而納父者齊故二桓之忿對上

及君父而追恨于齊遠結晉盟以求逞焉雖失固本

和之道弗顧耳三桓却重季孫佛齊俱晉勿分鄭

四山以傳意在責成公當細玩 中世以後諸侯之

大夫多自結于伯國故其君嘗見疎于伯國而臣反

挾伯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

平州齊立歸父如謀去三桓齊納奔成方經即位大故丘甲

赤棘

經原內臣要盟之故而深誅其無君之心也 照

傳倒本股作加戾宿只點盟非春秋所貴

武父 赤棘上長亂 下勞民

丘甲 赤棘

望國以兵信困民春秋誅其心之逆也 以對君

為主而以困民不顧帶之主二邊者非

敗績于茅戎

春秋紀王威之蕪而示端本之意焉 以存防意提

起重端本作就夷狄不敢抗王內便元是王道之失

而自敗就王室之自敗當自反乃所以得夷狄不能

抗之理而有以立中國之防聖人所以責王室者全

在邀戎一字背盟欺大國理則不直不然有周之尊

有晉之輔戎安得遽肆志于王室也

從王伐 茅戎 不言敗以明諸侯之不可敵正見

敵為王道之失不言戰以明夷狄之不能抗正見

抗為王道之失皆端本之意也

河陽 攢函

聖人脩經而示尊君外夷之義焉 上易首止同

河陽 朝王所 新城 辰陵

聖人示尊君外夷之義而尤必要諸道焉 正王

自狩之名此尊君之常体也然王所非所則下將

何觀是失其所以自尊之道矣重紕僭王之楚此

外夷之常体也然釋賊不討則夷有所藉是失其

所以禦夷之道矣大抵王室不自振而後諸侯橫

中國不能令而後夷狄進聖人法必先于正本自

治此乃所以使常尊常外之道也 上二比易凡

成公八卷

伯聘錫桓命全下易荆伐鄭圍陳納頓全

齊侯伐北鄙

大國忿兵以虐內非義之罪見矣 際成斷道怨溪

赤棘魯雖有啓釁之非而兩世盟好不可絕房帷笑

容所當反也何為伐之重非義上收不待貶書法

公如齊事齊甚謹行父如聘易世問斷道 赤棘 北鄙 戰鞏

經原內外離合之迹而交著逞憤之罪焉 齊怨

曾夫獨不念兩世聘會之好彼實躬之乎曾怨齊

矣獨不念二盟啓釁之由我實招之乎同曰憤兵

俱非義也收不待貶書法 去戰鞏單倒齊作

斷道 赤棘 北鄙 二盟作事迹倒本股非義上

公如齊 行父如 斷道 赤棘

春秋紀內外離合之迹而其不義自見矣 宣公

于齊有援立之思此齊魯所以合也頃公于魯有

笑客之失此齊魯所以離也合本利交離由私忿

內外兩皆不利矣

成公八卷

北鄙 戰鞏

內外憤兵之舉春秋惡其非義也 以義字為主

憤兵作斷中分二小支鞏之戰是報房帷之笑非

報北鄙也上取龍邑侵巢丘下焚雍門侵東海

侵西 伐北追弗及 北鄙 戰鞏 俱是憤兵內

外皆責

及齊師戰新築

春秋特惡與國亟戰示遠怨之道也 初與晉三句

原衛之加齊已甚今又不從石稷而必于戰是不能  
解忿遠怨而以兵刃相接也故齊雖侵齊而以衛主  
之主責良夫分責君臣者非收書及書法

斷道 伐齊 新築

經原與國構兵之迹而深惡其亟戰也 如單作

只重良夫亟戰

突救

善解 盟柯 貴遠 惡以兵 怨 不相接

春秋貴息爭而深惡夫構兵者為

成公八卷

突救 盟柯

經紀兵好而有取于解忿息怨者為 盟柯作遠

怨要着得好蓋莊與襄爭則為復仇與桓爭則私

忿小怨耳故以釋之為可也須繳本股

戰 新築 從獻子分惡之言卒致拘指之慘違

石稷還師之言卒致殞師之禍上林父失律下良

夫亟戰

新築 書救

春秋惡兵爭故予奪乎從違善謀者為 違善亟

戰從善不戰以石稷三帥挑入

及齊戰筆敗

春秋于內外專憤之兵兩變文以示戒也 上雖並

舉四卿然曰季孫一怒又曰然後政自季氏出矣是

獨指季氏也下雖曰諸國大夫以一笑之微故以四

國主之然當時却克當國決策討齊而魯衛乞師皆

主却克則晉主兵之罪為重傳中形容專憤儘畫作

成公八卷

文須極力發揮二戒字蓋不但著罪而實以垂戒云

伐衛及戰

受伐者戰必稱稱戰筆 為主 元帥

春秋兩變文以紀兵示專憤之戒也 照單分作

上股只辨書法耳 上易彭衙戰紀全加斷道作

三軍舍中軍全

伐衛及戰 敗賊 上股受伐者為主倒繳衛下

將稱元帥倒得臣須繳本股下易戰 新築全新

築是石稷副得臣

伐衛及戰 戰鞏上以衛及之抗義下以四國及之逞忿

戰邲 戰鞏

春秋紀兵畧詞以責主將詳詞以責專兵

鞏 作三軍以忿而專兵權以私而變兵制

新築 戰鞏 惡構怨而猶罪惡戰惡逞忿而尤戒專兵

戰鞏 溴梁 季孫一怒而專征伐苟一怒而專禮樂

戰鞏 戰鐵 上讓功下爭功 卻克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

也范叔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乘書曰燮之詔也

成公八卷

十一

金

士用命也 簡子曰吾伏後嘔血鼓音不衰今日

我上也太子蒯賸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吾右

之上也郵良曰吾兩鞠將絕吾能止之我右之上

也

如師表裏

春秋紀伯國要敵之信見其無服敵之義也 只重

制敵莫如仗義一句蓋晉人本以逞忿與兵非有擊

強扶弱之意已不能令人心服况又不以德命無感

乎國子不可齊且伸氣而晉且心愧也春秋書及之

義正見求盟在晉而不在齊舊分制敵非義服敵非

禮甚謬傳中只有理字何曾有禮字

佐如師

大國無服伯之誠由伯義無以服之也 須於賂免

不心服處說諸大夫非有擊強扶弱方有斷案紀駢

玉磬之來魯衛侵地之反彼不過謂此足以餌無律

之師厭眾強之欲而心實鄙其為不義玩其無能為

成公八卷

十一

金

也不然天下豈有仗義興師而肯以貨取終亦豈有

為義受兵而敢以貨賄免哉

表裏

春秋著勝敵者之求盟見制敵之非義矣 只重不

以德命不以德命即非義故至于要盟耳

伐楚 次陘 師召陵 戰鞏 如師表裏

春秋紀二伯待敵之迹而得失見矣 總叙總問

以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總說後分二股

全重書來在楚書及在晉上比擬齊是制楚以義  
故楚自服而禮與之盟晉不以義故佐揖去而追  
與之盟禮敵莫另作一件着若使晉能效退舍之  
禮亦何足以比召陵之萬一哉

于師召陵 如師袁嬰

春秋兩紀待敵之事見制敵之貴于義也 齊之

于楚義問有以折楚人之心故在齊盟之可以退

不盟可以進而楚不得盟于齊以求自適于縮

成公八卷

酒之問晉之于齊淫威無以懾齊人之心故在齊

盟之可以免不盟可以戰而晉不得盟于齊以

求紓于仇我之忿蓋觀桓公不戰可以服楚却克

戰勝不可以服齊威天下豈在兵革之利哉須本

仗義恃力說來

于師 如師

即敵服之誠偽而二伯制敵之得失見矣 須於

服之誠偽上寫出齊晉得失方妙無書法

召陵 袁嬰

經于伯信有序服外之績者有着要內之罪者

上以請盟起倒桓禮之謹上退三十里而與盟作

下以賂免起倒晉令之恃上追三十里而要盟作

北鄙 戰鞏 如師 袁嬰

伯國失制敵之義春秋之所罪也 同單作以戰

鞏比發晉非擊強扶弱致齊不心服意却重不以

德命斷罪收書及書法 再加新築北鄙是齊雖

成公八卷

暴雲句只作叙事

戰鞏 袁嬰

伯國失制敵之義于逞兵要盟見之也

次即 圍邾 師還 戰鞏 如師 袁嬰 權輕重以罪類兵原曲直以罪待教

上非是君輕只見師重耳下非是齊直只見晉曲

耳

秦伐晉 河曲 戰鞏 袁嬰 輕重權衡曲直絕墨

上秦重晉輕收不言晉及下齊直晉曲收書晉及

如師 袁晏 夾谷 歸田

即要敵化強之異以理之有得失也 只宜總論

天下莫大于理不必以卻克孔子板實對作上下

俱有齊桓

取汶陽

春秋譏望國復地以其不能正于王制也 就疆理

原出自天王所命見出不得私取與就魯地五百里

見出他為侵小所得未可知興滅繼絕或損或益此

成公八卷

正是請于天王以正疆里之事必如是方知汶陽之

所歸也不然安知為故地乎收不曰復而曰取書法

戰鞞 汶陽

望國恃伯力以復地春秋譏其非道也 一戰勝

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串作勿合

牟晏 汶陽 取非其有 得不以道

濟西 汶陽

望國兩藉伯力而復故地經皆正之以王命也

汶陽 廬吳歸 復地封國兩邊俱有興滅繼絕

楚鄭師侵衛會蜀

春秋紀兵好而獨著內臣貶辱之罪焉 以稱師提

起書重亦是本等書法但就此見季孫不能以禮制

心是以辱逮君父至以中國諸侯與夷狄大夫盟耳

書重只是明不書侵我之非諱沒而不書只是不書

侵非并賂質言也斷此傳直從心上議罪故曰史外

傳心要典與肆其褊心等字 或以傳中稱師著暴

成公八卷

不是非楚總見季孫貶辱以陽橋師衆為危于蜀受

盟為辱分作

侵衛

春秋紀外暴而因顯內臣危國之罪也 有單主用

衆以著楚暴作者

會蜀

內君見辱由于臣春秋舉重以罪之也 中有夏屈

于夷君屈于臣兩意以侵我致賂事承斷之重在他



肆褊心以貽辱君父上不書侵而書會串繳與致賂  
納質無干

斷道 伐齊 戰鞏 侵衛 會蜀

內臣以逞忿而辱君春秋罪之也 以上二股序

起魯衛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為此役以救之

仍倒單作

赤棘 會蜀 以忿君辱君合有以上股作因民者

者

成公八卷

戰鞏 會蜀 專兵辱國

盟齊 會蜀 上從夷下辱君 是齊是德君顯君伯

盟蜀

列國宗夷以講信春秋貶之以存防也 傳中楚僭

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此意

最重正是晉楚行事未有大相遠云云君臣之義滅

矣之意不然春秋何薄于楚而厚于晉總在諸侯身

上看不在大夫書法只重國卿稱人而帶明書公不

諱意不諱公非是無貶人列國所以人公也

荆敗蔡 僭王伐楚次用夏變夷師召陵 斷道 盟蜀

春秋峻天下之防故予服夷而貶夫服于夷者焉

楚僭王以窺周晉主盟以尊周此大防之所關齊

桓用夏服夷列國棄夏宗夷此得失之殊致作文

以荆敗斷道對起說過齊桓後歸重盟蜀上

荆敗蔡 盟幽 盟齊 翟泉 新城 盟蜀

經于列國從違之非必從同以示貶焉 照傳倒

成公八卷

本股以于幽三股問起將敗蔡新城二股辨晉楚

夷夏之實仍重盟蜀不善擇上收稱人從同見貶

荆敗蔡 僭王新城 主盟 盟蜀

春秋抑夷存伯而深惡諸侯之不善擇焉 無本

股主晉楚分作中易清丘全

盟蔑 先書公北杏 次主盟 盟蜀

春秋尊君重伯而特著內外從夷之罪焉 照傳

提過重本股去蜀以尊內重伯分

伐楚 召陵 盟蜀 服夷 宗夷 齊桓伯而楚欽迹以求盟

此膺懲一大機也譬之以上役下以下奉上控馭

得而体統尊矣楚重師而中國俛首以要盟此屈

損之殊甚也譬之首及居下足顧居上体統紊而

禍亂滋矣

盟幽 不信 盟齊 棄中國 從夷狄 翟泉 不臣

春秋之諱國惡昭大信謹大防正大分也 俱諱

公而不書 加盟蜀將三比問起倒本股從同斷

成公八年 十九

罪

盟齊 盟蜀

經于交外而獨有不諱者從同以貶之也 兩邊

罪一舛方說得同同不可以交夷宗夷作玩傳即

正始從同亦分不得當總叙問起將從同以正始

發意勿對作蓋盟齊交楚之始不諱公不足以見

貶今盟蜀亦是交楚是事同則貶亦同何庸又諱

見貶乎舊說殊謬

北杏 盟蜀 貶戴伯以正分 惡從夷以謹防

會蜀 盟蜀

春秋紀兵信責內臣之辱君貶中國之宗夷也

上重禮字根伐齊說來下重義字根棄晉說來書

公會嬰齊而季孫之罪自見人列卿亦即所以人

公也

會四國伐鄭

春秋畧兵爭之迹而獨責從夷者焉 晉失觀彙而

成公八年 十四

師不以律鄭用說遇而勝不以正彼此無善意提過

此伐以討邲故而所以聲罪于鄭者必以其附夷擾

夏也則盟主伐之有詞矣故稱爵而以伐書非子晉

實罪鄭也若說子晉又與失非觀彙矛盾矣宋衛未

突只帶倒在后

侵衛 會蜀 伐鄭

二國附夷而致伯兵經托詞以明罪也

戰邲 侵衛 伐鄭

經于伯主用兵有原罪于報怨者有原罪于從夷者

以本股為主將上二股提綴蓋討邲之役雖復怨

勤民非觀釁也而以擾夏之故則釐罪致討豈無

詞乎故爵晉書伐以罪之

戰邲 伐鄭 晉失觀釁鄭失附夷晉鄭並責以傳

意非于晉也

鄭去疾伐許許恃楚不事鄭子良伐之

二國從夷而雷小春秋之所惡也

成公八卷

王

公如晉至

望國當親王之時而事伯春秋著其罪也 要緊在

喪服已畢上而以社稷之重汶陽之小翻斷春秋所

以作句重以其闕于君臣之故不作尋常看其致也

必有以也即宣如齊傳惟利交是奉而不知有天王

之尊曾是以為安乎之意

取汶陽 如晉至 上不知請正疆理 下不念嗣守社稷

如齊至 言十 如晉至 上拜濟西下拜汶陽俱是慢

王

圍棘

望國以兵討叛非保民之道矣 以致叛意講起重

在不脩德政薄稅歛自稅畝言輕力役自丘甲言此

正所謂德政也我既不赤子其人而土芥其人亦

不父母其主而仇讎其主其唯唯而聽也勢也其眈

眈而疾也情也上將一還棘大師一解甲吾又恐棘

之不為吾棘矣

成公八卷

三

四

稅畝 稅重 丘甲 役重 取汶陽 雖歸不頌 為民 圍棘 肆兵力

言汶

經于望國之討叛邑必原始要終以罪之也 倒

本股作言汶陽只帶後一驗不出亦同

取汶陽 圍棘

經于望國復地討叛而皆罪其失道焉 上不能

明王制下不能脩王政

圍棘 言汶陽 雖得必失

經于望國始責其恃力以服民終責其徇命以失地

當合者不失傳意蓋為政以德可以懷遠况故民

乎為國以禮無憚于強况故地乎上以稅畝丘甲

入下以齊貪得晉二命入

圍棘

圍費

厚歛重役失服人之道無禮不忠失反已之道

圍棘

盟蒲

失民而強以威啓貳而要以信

伐麇咎如

春秋于伯國治夷而深罪其不仁焉

潞甲番吁之

成公八年

三

餘黨散入麇咎如必伐而殄滅之不仁甚矣是時楚

方蹂藉中原晉不務脩明伯業乃區區一赤狄之餘

耶故麇咎如潰削而不書

晉衛聘及盟

二卿因聘而盟春秋譏其專而抗也

辱謂辱國抗

謂抗我公也惟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有

聘無盟之典所以為辱蓋謂不能引君當道而貽其

國以非禮不信之名故不係於國不信者謂相聘不

能親信反相疑二有事于盟也專與抗所謂惡之中

又有惡焉者須體貼發揮收不係國不言公二書法

俞聘 術聘 二聘 二盟

春秋以禮律天下故兩即盡禮者以抑夫專命焉

從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搭出重禮字

上二股是脩聘不脩盟倒本股作 晉人信其忠

魯人厚其幣有由矣 六臣之專晉二臣之叛衛

有由矣

成公八年

二

三

高子 屈完

二聘

二盟

明義而裁命殊札而專命

鄭伐許

春秋于貳國霄小而斥之等于夷也

此傳義利益

重狄之者非狄其附夷也通論其從晉與楚者但知

有利而不知有義也况又憑弱犯寡一歲再伐乎其

伐許者以事楚不事鄭亦但知有利不知有義也蓋

中國所以為中國者義耳鄭人所為若此狄之者所

以謀其辨此通論鄭襄平日為人若非義利上發得

真切則從夷霄小豈但一鄭何以不狄之也

四國伐鄭 晉爭 楚子伐鄭 楚爭 辰陵 兩爭 必 必 晉侯伐

五國伐鄭 晉加兵終莫聽

經詳二國從違之迹而深著其徇利之罪也 經

以利起將事迹流水點盡然後將利在中國則從

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重斷二股東處畧帶霄

小意 玩傳還重及必之敗專意事楚上吊起狄

鄭後只順傳點股即總發之 易楚人伐鄭 五年

成公八卷

五 范四

黑壤 逃厲以事 戰必 晉侯伐鄭全

四國伐鄭 楚子伐 必 晉伐鄭 伐鄭 去疾伐

鄭伐許

二國失所從而復過于霄小經所以狄之也 照

傳倒作見鄭不擇義已無異於夷况又憑弱 云云

去上三股但無鄭兩事意亦只以專意事楚起倒

霄小作再伐意輕

楚人侵鄭 黑壤 戰必 楚鄭侵衛 首股作晉

成初立利在中國以從夏從夷分頒發利字

椒聘 鄭伐許 進之夏

鄭伐許 徐越伐吳 一字褒貶各有二意上用兵

非義而素行又非下從兵以義而世顯又善當在

書法上體貼

年四 華元聘

即外臣之脩禮而二國之交可知也 用侵宋傳通

嗣君也且為共公謀昏之本

成公八卷

五

鄭伯伐許

春秋于貳國霄小而深著其忘親之罪焉 諸侯在

喪稱子故知稱爵之為貶詞要在伐許中發出忘親

意霄小意亦不可遺

鄭伐許 鄭伯伐許 霄小兩邊事實上重附夷下

重忘親

茂如宋 報華元也與元帥全俱寄在侵宋傳

即望國報禮于大而兵之無名見矣

登年

春秋紀服貳之信而均着不臣之罪焉 服鄭而無

德禮已為可惡而又不奔王喪可惡抑甚矣

立武宮 以奪之戰有功也

望國崇祀非禮春秋譏之也 武公名敖伯禽玄孫

以廟制言當桃桓公之時不得與昭穆之列以祭法

言當絕僖公之世不得與壇墠之祀然須重在廟制

上不宜分看蓋祭法從廟制來也

成公卷

五七

滅愛 立武宮 上不祀祝融與鬻熊明祀典也下

昧祀典

取郭

春秋諱覆小之惡示尊君之義也 此內滅書取之

始傳中不以外滅比內而以臣滅比君全重聖人尊

君意上發揮不可多用斷罪語尊君須合抑臣說亦

須於諱國惡以存臣禮中就發出諱為貶意方妙謹

微意重乃是要人莫錯了念頭蓋有一毫畏權奸之

心則必至于遺君此其幾甚微不可不謹也每謹于

微然後愛敬之心全矣

滅項 抑臣取郭尊君

春秋紀覆小而寓尊君抑臣之旨所以謹微也

大意如單項郭勿大分抑臣者抑夫知有權臣而

不知君父尊君者欲人以道事君而無阿附權臣

須發謹微書法雙倒

滅項 歸父奔 取郭 朝吳奔

成公卷

五八

春秋尊君而抑臣以權臣之勢重也 以謹微作

骨以抑臣尊君渾發以季氏無極作驗于後見得

此義不明乃至此耳使知抑臣則二人何以擅其

權使知尊君則二君何以失其柄觀二事而謹微

之意昭矣

歸父奔 朝吳奔

即內外去國之臣而權臣之害見矣 以尊抑意

起繳中只發透權勢聖人懼禍至此見不可不抑

勿實責魯與楚緣季因極語意須玩

歸父奔 鞅歸 總以謹微意起中見權臣之禍不

可測而干主之患猶可救也 上易熱奔全

良夫侵 師于緘衛人不保晉夏陽說欲襲衛伯宗不可乃止

與國從伯命以凌大春秋陋其無名也 兵戎數句

雖為魯發然傳首既曰衛孫良夫亦然則後邊說魯

罪處即所以說衛也中以兵戎和交立辨要見幾為

晉所乘便見聽命於人不能自立之害

成公卷

二十九

嬰齊如晉 晉命伐宋也

即內臣之事伯而見望國徇命之非也 要從成公

平日卑巽事晉無以自立故晉得縣鄙以使之不然

我使方以通好往晉又非有義問安得強命伐宋而

唯唯聽從也

蔑僑侵

望國徇伯命以雷人春秋深陋之也 將魯宋前後

交好事情叙起見得今日無名之侵非魯之志傳中

兵戎和交叠講命上卿用大衆亦須點出無名重看

不立正無名之實也收書侵陋之書法多良夫侵全

只用魯衛與宋同伐鄭矣又同盟蟲牢矣分股不必

兼前後事

伐鄭 華元聘 蔑如宋 蟲牢 良夫侵 蔑僑侵

納幣

經原二國交隣之素而陋其虐鄰之罪焉 總問

總收雖納幣在魯然即魯可以見衛去此脚全倒

成公卷

三十

在用兵無名聽命于人作去衛侵只主魯一邊

華元聘 蔑如宋 聘問交好可為徇命無名之案

即二國交好之迹而知望國之用兵無名矣

華元聘 納幣 以已侵未侵分貼驗其無名不必

大開

嬰齊伐書救

春秋惡外暴而深予伯臣之近王事焉 以楚虐正

因喪不義甚矣倒在前後重予晉近仁作舊主兩邊

上嬰齊為鄭從晉而伐之又伐其喪下晉能救又不戰全民亦可

嬰齊伐源記六年無秋字

外夷憑夏悖乎義春秋深惡之也 楚之僭王既入

夷狄則鄭背楚即晉正是改過遷善帥師伐之何義乎惡楚全重此意伐喪只帶說

書救

伯臣恤患而得全師之仁春秋深善之也 恤患還

成公卷

三十一

師不平善救正在還師不遷戮上無功是無折馘執

俘之功非謂救鄭無功也蓋繞角已先勝楚矣救書

法處須帶繳楚罪 作文要得不勝之勝無功之功

光景

春王正月 刑敗蔡

春秋筆內朔而削外號大一統之義著矣 俱在

聖人書法上說俱有大一統尊周使民著于君臣

之義意

刑敗蔡 次陘 蟲牢 伐鄭書救 蕭魚 以敗

蔡蟲牢貼伐鄭邊見楚非義以次陘蕭魚貼救鄭

邊見書近仁近欲照單一氣作將外暴提起後重

不遷戮上

刑敗蔡 蟲牢 伐鄭救 始黜僭王繼惡猾夏蟲

牢是鄭能背夷即筆作事實救鄭只作書法此傳

所論夷夏之防原自君臣生來有以嚴詞黜之托

詞罪之作者

成公卷

三十一

蟲牢 伐鄭救

外夷霄反正之國經托詞以正其罪焉

伐楚次陘 師召陵 書救 蕭魚

經子伯臣全師以其近于二伯之仁也 以桓悼

相對提講在前而以書救翻上悼公推誠亦是不

戰庶幾二字蓋言功不及二君其心一也 加執

良霄全

次陘 于師 蕭魚 會中



春秋兩予伯主不戰之功仁天下之意見矣

以舜文提起俱重不戰發揮完之心服鄭之義從俱

是驗其不戰之美也末點出來書來 只次陞蕭

魚全 或次陞書救 或書救蕭魚俱同分二邊

作 須記此傳無盟戲

敗鄙 次陞 敗箕 晉吁 書救 蕭魚

春秋紀兵有責黷兵殘民者有予不戰全師者

友獲犖而受汶陽之賞缺獲狄而受再命之榮會

成公卷

獻俘而承黼冕之命兵刃相接計功受賞非仁心

王事也下齊桓來書晉悼皆仁心王事也 只敗

鄙與救全二傳俱有仁人之心王者之事總提為

妙或滅晉吁書救亦同若股數多還宜照傳倒作

于鄙 滅甲氏 折敵執俘 計功受賞

召陵 書救 偪陽 蕭魚 主將之權 與戰即合 行師之仁

羊七 吳伐邾

春秋狄遠人之霄小尊王之意見矣 吳僭王自壽

夢今之伐邾乃壽夢即位之二年也楚巫臣求通吳

以罷楚于是吳兵始及上國中宜以族屬命圭作辨

其後不以本爵與之與進退諸侯字須點出叔稱國

書法 壽夢以伯僭王而不安於伯聖人自伯降子

而不得為伯

伐邾 黃池

春秋兩紬僭王之夷而尊王之義明矣 此題要

晚聖人尊王之意夷狄原該舉號強大不過稱子

成公卷

故吳雖姬族也伯爵也伐邾為窺伺之萌僅以號

舉如戎如狄待之黃池為雄長之極不過稱子如

潞子戎蠻子待之謹嚴如此使天下曉然知周之

為共主也

邾朝 小邾朝 伐邾 黃池 進受命黜僭號皆

尊王也

不知猶三望

春秋志望國之僭祭謹大禮也

吳伐鄭 僭稱猶三望 僭祀 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

名 節莫重于僭僭莫重于祭

伐鄭救馬陵

春秋 暴而溪羨伯主之兵信以見意焉 與莊

討衛 訂入陳 異矣此句最重蓋春秋謹華夷之辨如

非施于亂賊則未有不黜者傳中晉遣上將以下說

楚勢之盛諸侯俱而同盟之故亦是足前段責楚意

舊以馬陵為謀之協殊不可曉看來此題當主責楚

成公卷

三五

著晉救之善正以見楚伐之罪著晉謀之密正以見

楚勢之張鄭能背夷即華與楚人惡其背已而從諸

夏句相應盟馬陵只附救鄭內不可對作渾渾融傳

意講去而通倒三書法于後言救亦不可遺晉善全

盟非特書書法倒詞須有分曉

嬰齊伐八國救

春秋紀兵罪犯義憑夏而予仗義安夏者焉 類年

滑夏與楚注入陳不同親將而合八國視樂書之救

而益力

秋嬰齊伐 問垂棘之成 究蟲牢之軟

外夷虐反正之國春秋溪惡其犯義也

救鄭馬陵

伯主力禦夷而復講信見夷勢之益張也 據傳當

從其君自行以下意主楚暴作以會合親救大講于

前隨以同病楚意足二比于後蓋以晉救為骨渾融

楚鄭在中而重發楚橫

成公卷

三六

會救鄭

伯主勤安攘之義春秋予之也 只主予晉一意以

鄭楚提過中以安攘照講末仍以楚惡鄭善翻斷收

書救書法親將會合重發

馬陵

觀諸侯協安攘之信而外橫見矣 同盟事例有三

曰同外楚曰同俱楚此則曰同病楚傳只說楚勢益

張故諸侯同病之非謂協謀而予之也不作予晉須

莊謀協中發出楚強為抄

入陳 蟲牢 伐鄭書救 伐鄭救馬陵

外夷迭虐反正之國以勤中夏春秋深著其罪焉

舊分晉楚不知入陳正以比出楚罪重牢正以鄭

之反正見楚不宜雪之六年伐鄭見楚之頻年伐

鄭書救則見在馬陵一段傳中總見楚勢之張今

單作為是

入陳 伐鄭 伐鄭八國救

成公八年

外夷犯順而異于討罪之兵經托詞以罪之也

加馬陵晉楚分作

入陳 伐鄭 伐鄭 予其仗義而惡其頻年猶夏

嬰齊伐 嬰齊伐 朔年伐鄭

蟲牢 伐鄭救 伐鄭救 此傳總是責楚惟救鄭

一段有予晉語可以非義仗義對作

蟲牢 伐鄭 伐鄭九國救

經原二國反正而外夷肆暴故特美伯救以示予奪

馬 只倒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肯夷即

善亦著矣

伐鄭書救 伐鄭救馬陵 頻雪貳而勤夏故深罪

楚

伐鄭書救 伐鄭九國救

春秋兩惡外暴而皆予伯救以示意焉 二邊俱

重予晉都自晉君上說予晉以罪楚意不可輕

樂書救 九國救

成公卷

外勢之益張觀于恤患之異可知也 此題主仁

義非是惟各會傳意挑剔重在安攘上最是 上

將授鉞三軍啓行桑隊禦而申息之師卻矣國無

遷戮之慘而義已著于膺懲兵無血刃之虞而惠

已微于親暱謂非來書一救之力不可也國君親

將八國連兵鍾儀獻而于汜之師禦美背夷即華

之邦心有恃而無恐荆尸乘廣之虜勢欲張而不

能謂非九國一救之力不可也

盟幽 盟幽 救鄭 救鄭 人心協見伯勢之盛

伯救勤見夷勢之張

新城 馬陵 柯陵

春秋迭紀諸侯同好之迹而美惡自見焉 一外

楚一病楚一惧楚美惡存乎其事然始而外中而

病終而惧夷之日橫夏之日廢亦可見矣

吳入州來

春秋志外夷見凌而罪其失守焉 舊以失巫臣震

成公卷

三九

封境分然失人無明傳只以失守斷罪為是失人是

所以失守緣由只從中實講

言汶陽歸

春秋詳伯國制命之不順而望國之不立見矣 曰

來言見晉命之緩蓋自知其言之弗順而未始必魯

之從否曰歸之于則見取魯田之易在晉卿之一言

而無所難也此題全要發晉之制命不順而後魯微

弱不保之罪益彰以禮為國禮字最重釋其原由徒

恃晉之威力不請天王以正疆理故晉能予之能

之也齊人貪得穿也列卿無所諫止與內中帶過便

了

取汶陽 歸汶陽

經于內地之取與歸而皆惡其不以道也 取不

以道歸不以道傳中責魯晉甚明不必倒魯

歸汶陽 歸三田

最重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

成公卷

四

恤無吊者也既知之而復從晉伐之何也季文子

曰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既

知之而復從晉歸之何也

樂書侵蔡

春秋紀兵見伯臣從善之功外夷棄賢之辱焉 書

從三帥之謀楚棄析公之策上主獲申驪而還下見

楚材傳

壽納幣

春秋于大國尚婚而譏其越禮之非也

殺同 圍宋 新城 會扈 會鄒

經詳世臣之忠勲而深咎國君之失于薄也 此

以殺同括為主上三股是忠勲下一股是立武反

田不是予他正驗他前日聽說之非耳蓋因韓厥

有請而後立武亦晚矣 或搭書救股只見同括

無罪蓋繞角之遇同括在焉易戰却亦可 或搭

蕭魚則趙武入盟故也若同圍齊會澶淵宋災故

成公卷

聖 步

會宋俱是趙武

城濮 新城

兩觀伯臣之忠勲而知賞之當延矣 以忠與勲

分作俱要見不可薄待意

僖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脫蒲城之難而從以亡

圍宋侵曹伐衛晉圍宋告急作三軍謀元帥而衰薦卻

彭衙趙衰輔棄言於諸大夫而慮孟明勝不忘危也

易會溫圍許城濮俱全

忍 今狐盾背茂立靈而濟師以禦秦 易盟扈公

裴林會諸侯也 河曲將中軍

匹國侵鄭 鉏麂稱其恭毅不忘盾克侵輔成之忠

城濮趙衰會扈趙盾伐秦 書救乘書 俱世勲也

繳入同括乘盈

召伯錫命

春秋于王室寵內而深譏其僭賞焉 此與文公不

同文公喪制未畢不當責以朝王成公則當入見如

成公卷

聖

京而不入見如京師故以罪邦君之不王與僭賞尚

並說

河陽 錫命

春秋兩隆尊號而法天之義備矣 王字有尊嚴

之意治天下主乎法也子字有撫字之意養天下

主乎恩也又須根天字發出法天意俱就刑賞言

蓋法與恩行于刑賞之中者也股數換

踐土 錫命 上是敬愾而錫下僭賞

變聘伐郟

詳觀徵兵討小之事而不義不立之罪著矣 上書

來聘下書會伐見晉不能令必假專而後言伐魯不

能立一來聘而會伐罪自見矣

士燮聘

伯國假禮以徵兵非義之失見矣 以晉不能救郟

非獲已二意翻斷莫恤之憂緩師之請魯君臣已不

義夫晉而君命無二不序事君之言范文子亦不過

成公卷

聖 陳涉

以是脅魯耳不然當如柴林之會師會扈之燕將矣

吳伐郟 聘伐郟

伯國不能恤小而又實之春秋所為貶也 只責

晉為是魯罪只於末處帶收

蔑僑侵宋 會伐郟

兩觀望國之從兵而其不能立見矣 俱責魯不

立前乎此者同兵好後乎此者通婚姻 其臣以

莫恤為憂其君以緩師為請

年九

同盟于蒲

伯主講信以要貳春秋罪其不知本也 盟非固結

之本與不知本相應蓋誠信固結之本也汶陽之歸

晉實不誠不信諸侯解休季孫已知之矣尋盟未耳

書法只書同

馬陵 盟蒲

經兩紀伯信見其同于禦外而失于服內也 上

尋蠱牢下尋馬陵中以安攘誠信作目倒傳亦可

成公卷

聖

言汶陽 馬陵 盟蒲

伯國失信啓貳而盟以要之春秋譏其不知本也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尋馬陵之

盟倒蒲作

戰鞞 取汶陽 公如晉 言汶陽 盟蒲

春秋原伯國之啓貳而責其失服貳之本焉 晉

初下令於齊及魯衛之侵齊不敢違魯親拜賜復

有二命無惑乎諸侯之解休也重盟蒲不知本

加馬陵只點出尋盟句亦見諸侯本來無叛 再

加蕭魚入夷儀以誠在令外信在言前比于後

盟蒲 蕭魚誠 衍歸子信

經着伯主要貳之非而兩即誠信以律之焉 下

二股只開開入起處作議論更佳 或以蔡丘換

衍歸全

蕭魚 衍歸

即服貳復國之事見誠信之感人也 分二邊作

成公卷

四五 陳汝光

各要照出盟蒲句繹朕終未妥 只蔡丘蕭魚全

盟蒲 蕭魚

經于伯國惡其盟以要二美其誠以服二也 勿

拘誠信從合作上范文子下知武子上子鮮季路

下智董魏絳 上加汶陽下加會申全

戰牽 如師表嬰 取汶陽 言汶陽 盟蒲 義

不足服人而徒要盟均非也國佐所以有背城借

一之請文子所以有德則不競之譏

盟蒲 鄆陵盟非固結之本 幸非持勝之道

歸汶陽 盟蒲 叔子如晉 平丘

經于伯主有罪其啓貳而要以信者有罪其啓貳而

脅以威者 一予一奪此季文子所以有信不

可知義無所立之誚也乃徇文子要神之謀而為

盟是崇是飾此子野所以有怨黷並與莫保其往

之料也乃聽叔武示威之言而為會

致女來媵

成公卷

四六

春秋紀嘉禮而因褒淑女以示勸也

獻六羽 致女媵

因褒見貶 因貶見褒

執鄭伯樂書伐

春秋重分以紀兵而深惡貳國之味義焉 稱人以

執輕喚過殺譎不書自是事体如此甚輕只重削救

上責鄭之從楚以利非泛責其從夷也鄒主晉鄭分

責上擅刑下棄義

執鄭伯

伯主討罪失于專春秋譏之也 專字有兩層既不

以王命是擅命又不歸京師是擅刑二意聯講殺顯

不用係伐時事也

樂書伐

貳國棄義而從夷春秋削外救以顯其罪焉 將殺

顯意點過重鄭從楚一意中以君見執臣見戮作辨

當從義利上發揮不宜泛同他題

伐楚救江 執鄭伐 舊作兩分看來傳只引伐楚

成公卷

甲七

以救江與侵陳以救鄭相類未說到江有可救晉

得救名上故宜總叙辨問如單只將江照斷鄭罪

加盟貫是江從齊以義兩有作

嬰齊伐 樂書救 執鄭 樂書伐 托伯救以罪當更

九國救 樂書伐 錄伯救以予鄭反正

嬰齊伐 書救 書伐 嬰齊伐言

春秋紀兵有錄伯救以罪猶更有削外救以罪從夷

俱重救字俱在鄭上說上見鄭之善楚不當伐而

晉當救與入陳異矣下見鄭之不善晉當討楚不

當救與救江異矣 下股替侵陳以救鄭脚

嬰齊伐言 壬夫侵

春秋兩削外救以二國之懷利懷惠也 上以重

賂故懷利下以集矢故懷惠俱責鄭 或書伐次

節全

慶父伐 侵崇 樂書伐

春秋比事之教有直見伯臣之上侵者有直見貳國

成公卷

甲八

之外比者 將救江比影上影下上重在伐楚

見慶父志在救江穿之情則異也下重在書救見

江患宜恤鄭之罪則異也

伐言潰入即

春秋于無備貽患者而譏其失政本焉 此傳本左

氏城惡之說生來曰昧為國之本即從言潰看出不

是追論潰者民逃其上使言有政令民將效死何至

于潰故特書日以謹之事與政當發



伐沈沈潰 伐莒莒潰 示用兵之本 示為政之本

盟蒲 莒潰 上失服人之本 下失保邦之本

秦秋伐晉

春秋紀遠人凌伯而溪貶其用夷之非也 時主以

秦晉用夷致寇分玩傳宜重秦上以晉失信失刑挑

入講中收稱人書法

衡雍 于暴 晉秋伐 秦秋伐 上二股是謹華

夷之辨後分責

成公八年

平九

晉秋伐 秦秋伐

二國用夷以相殘春秋所溪譏也 中國友邦自

相侵伐二句是二比總斷不必復涉上傳省德自

反之意 攘夷安夏之職安在爭彼侵崇起怨圖

焦致報者何過責焉除殘驅暴之義安在乎彼失

信啓貳信詭招寇者固不足罪矣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晉秋伐 秦秋伐

經惡二國脩怨而尤甚其資夷之罪焉 照傳順

題講下要有柳揚玩已字又字可見 易侵西伐

此晉秋秦秋全當比作

書救鄭 同括請戰 言汝陽 盟蒲 秦秋伐

伯國失信刑以召內外之侮經所以譏之也

言汝陽 失信會虢 殺世臣失刑 首尾要見致寇意

盟蒲 秦秋伐 諸侯皆貳秦秋交伐

伯國召內外之侮由信刑之交失也

盟貫 陽穀 晉秋伐 秦秋伐

成公八年

平十

資夷以攘夷者可于用夷以殘夏者可譏

大棘 侵鄭 盟蒲 秦秋伐 晉惟受宋賂而不

討賊故不能服鄭不競于楚 晉惟歸魯田而殺

世臣故諸侯皆貳夷秋交伐

城中城

春秋紀望國儆守之微明体險之大用也 經世安

民道亦多端胡氏獨指謹禮為論蓋是時成公幼弱

政在三家矣体險大用與儆守微字對着中城在

之內宮之外故曰益微令政為宮而發作文只從謹  
禮立論勿甚責膏亦不可說謹禮即不用城玩獨字  
可見

宮潰入聊 城中城

小國被患失為國之本望國備患昧体險之用

上重得民心下重定民志上重政下重禮蓋宮小

國方遭外患故重得心魯成幼弱將有內憂故重

謹禮各就其所急言

成公八年

城中城 墮帥費

即望國之興革而見体險之大用為重也 以謹

禮立骨一反一正勿着褒貶

中城 會平丘 上不以形為險  
下不以兵為威

中城 昌間

經于望國有譏昧体險之大用有譏昧訓武之大本

禮者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所以杜僭原

而限上下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禮者明貴賤辨

等列順少長習威儀所以訓民事而納執物豈馳  
射擊刺之為務乎

黑皆侵

春秋於與國狗伯之兵而著寵弟之失焉 晋命只

作事實傳蓋即後日剽事斷其寵愛就侵鄭說不妨

加衍奔會戚全作貽患者

年聘 皆侵 聘大禮兵大權俱寵弟之私未補出

流弊

成公八年

公如晋 莫晉景也

內君越禮以事伯春秋諱詞以貶之也

卻犛聘及盟 來聘且蒞盟以公之于楚也 與荀庚良夫

盟同意

周公奔

春秋惡王臣之自絕而溪傷王道之微也 君不君

臣不臣是就已前上下相盟事說不必多用只就叛

盟失信而出奔上責周公以及天王

年十

年上

年十三

漢澤

春秋畧内外之成謹大防也 華元合晉楚之成士

燮會公子罷盟宋西門之外曰同恤菑危備救凶荒

交贊往來道路無壅當時晉固苟求安逸而楚怙其

強大後來夷勢益橫禍端實兆于此不書盟止書晉

衛畧之也

敗狄交剛 借大鹵傳

伯國用詐以挫夷春秋之所譏也 乘狄之不設備

成公卷

而敗之此狙詐之習非王事也

季三

卻錡乞師

伯國擅徵兵以報怨春秋卑詞以抑之也 為誅亂

討賊之義則自可請命于天王而其氣紳為報怨復

仇之事則自不得不卑屈于同儕而其氣沮不以王

命興師而報私怨只是一件事乞字要大發方痛切

升陞 戰泓 遂乞 錡乞

春秋重内輕外而必同詞以罪其徵兵之私也

遂乞伐齊錡乞伐秦 歷乞伐楚 瑩乞討鄭 鮑乞攻宋

内外徵兵報怨經同辭以貶之也 渾作俱重報

復而以無命插入同詞意須發只上二股更好

牟婁 濟西 遂乞 錡乞 不請天王以正疆里

故皆書曰取取者收奪之名不以王命與師故皆

書曰乞乞者卑屈之詞 只汶陽錡乞全

遂圖訃 錡乞 以王命而合兵討罪 非王命而徵兵報怨

如京會伐秦

成公卷

春秋于諸侯覲王之慢而酌詞以存臣禮焉 只說

諸侯之慢而聖人傷時之意全重在古者諸侯以下

一 因會伐而行即不能成朝禮不成朝禮故不書

朝而書如書自京師而以伐秦為遂事蓋汲汲以朝

王為重存臣禮也全在聖人意思上發揮

如京

諸侯因事而覲王春秋特看其慢也

自京遂伐秦

春秋酌詞以重觀典存臣節也

伐杞鄙 侵宋 伐鄭 侵齊 伐秦

經詳諸侯慢王之實而酌詞以存臣禮也 以侵

伐四出提起劉本股作侵伐股隨換

南季聘 榮叔錫命 侵蔡伐楚 侵曹伐衛

經詳解禮用兵之迹無非甚諸侯慢王之罪也

王禮六如猶當述職况聘問屢施乎他事未遑猶

至明觀為慢伐四出字末繳伐秦如如京倒作

凡伯聘 糾聘 周公聘 王季聘 如京師 天

王屢遣使而不知報僅一如京又失之慢二意相

舉分作要見舉魯而諸侯可知 加會伐秦又例

聖人書法作

祭伯來 抑盟洮 厭貉 新城子

觀春秋抑縱予奪之法其明君臣之義至矣 將

本股慢王意起全在書法發夫子尊王意四比累

點在中 或易蔡丘河陽王所如京全 又楚丘

河陽遂圖許伐秦全

河陽巡狩會伐秦 述職

經重巡狩述職之禮而因事正之焉 二邊俱有

周制上以自狩為文下以伐秦為遂事俱在書法

發

如京遂如晉 如京遂代秦 上以二事聘 下以便道朝

林父自晉歸

即強臣之歸而伯主下比之情見矣 歸易詞也晉

使却孺送而歸之有奉故也受其逋逃又強歸焉罪

可知矣

同盟于戚

春秋紀伯主討罪之信因見讓國之賢焉 諸侯將

見子臧于王而立之辭曰聖達節賢守節為君非吾

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奔宋

執曹歸京

伯主討罪而正于王春秋所深與也 二意渾斷末

以執衛執滕照之書法稱侯以執 加盟威全 張

氏曰春秋爵屬公與其討也然猶不捨曹伯之與盟

者以為先執後盟乃盡善也觀曹人之請于晉曰君

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舉措一不當遂開釋奸之門惜

哉

會伐秦 執曹伯 主合作以庸禮討罪立說

執滕 執衛 執曹歸

春秋迭紀伯討而獨予夫討正者焉 執諸侯者

成公卷

五七

衆矣未有執汙其罪如此者

楚子伐鄭

春秋直紀外夷償信之兵而夷德之無厭見矣 子

囊不欲背盟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為成

甫及二歲而楚伐鄭首禍也然亦可見內外合成之

非矣

華元奔歸

春秋詳外臣之出入著其正也 去就渾講俱重討

賊上以不賴寵而出奔能懷討賊之心欲正君臣之

訓奔以正也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卒成討

賊之功歸以正也總是不懷祿固寵而欲正君臣

之訓不可不歸上添出不潔身以遠害收出奔與歸

于宋皆不省文 加魚石奔全

魚石奔

即強臣之去國而大夫請難之功見矣

宋楚平安國 瑣澤 睦鄰 華元奔歸

成公卷

五八

賢臣勲著而終成靖難之功春秋予之也

宋楚平 瑣澤

賢臣有安國睦鄰之功所以取重于國也 起繳

照出本股須見為國人所與魚石所惧意

會吳鍾離

中國通好於僭王之夷春秋特詞以謹之也 惟吳

僭王故責中國不當親也傳中原是一意齊晉亦皆

俯首意最要發楚亦僭王未嘗殊會而吳獨殊會蓋

成襄之間中國無伯故聖人傷之耳書法只削殊會

鍾離始通于相陽于向為吳

春秋每殊詞以紀通夷之好謹防之意也 此三

會正所謂往與之會而主吳也非徒責其通好如

單渾作中分三小支

盟齊 鍾離 俱謹盟楚會吳之始皆傷中國之無

伯

首止 鍾離 皆殊會也一明大分一謹大防

成公卷

五九

年去  
兩木水

春秋紀陰陽失節之異著君臣取辱之微也

鄭公子喜侵宋 鄭叛晉從楚盟武城故為楚伐宋

貳國附夷而病大春秋所以陋之也

鄢陵楚敗

春秋重君紀兵特示幸勝之戒焉 要發出倖非持

勝之道意透頌將聖人能內外無患未照呂錡之一

矢穀陽之一飲皆偶值天幸耳祭之何不驕嗚呼比

成襄之勝也乃所以敗也

鄢陵 伐鄭十六 伐鄭俱十 楚鄭侵宋 壬夫

侵

伯主倖勝而兵以不兢經備書以譏之也 以鄢

陵為主以三伐鄭見莫能挽鄭穎上軍馬曲洧軍

馬柯陵軍馬晉之志不已息乎以凌宋見莫能制

楚朝泱取馬城卻侵馬彭城伐馬楚之勢不益張

乎 去下二股全蓋三伐內總是晉息楚張

成公卷

六

伐鄭子罕師 伐鄭子重師 伐鄭子申師

伯兵屢舉而無成倖勝之戒明矣 三股總點過

只原他倖非持勝之道蓋幸而驕故以王官下臨

七國景從而不能當一面之敵挽貳心之鄭也

鄢陵 三伐鄭 夾谷 歸田 隨卹費

論常恃之全勝不以倖而以理也 舊以外寧內

憂外服內順作不知三伐是楚張晉息事非謂內

憂楚敗而張安見外寧只合論理發揮

戰韓 狄侵 伐宋圍緡 城濮 蟲牢 齊服 交劉 狄服

伐秦 秦服 駟陵 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敗先

軫不返命邲之戰士伯不復從却至欲洗三敗范

文子曰今三強服矣惟敵楚而已正當釋為外惧

何幸以勝也亦無愈于文之以詐挫楚也此題宜

刪

戰邲 駟陵 上失觀繫 下失持勝

三伐鄭 三伐鄭

成公八年

十一

經屢紀兵有因見其倖勝之非者有因見其善勝之

績者 一遷穎上二至曲洧三止汝上而鄭皆

不從則違范文子釋楚之言扭于幸勝也一師牛

首二會北林三觀兵東門而楚不敢爭則從知武

子斃楚之言得于善勝也、或駟陵盟戲全

駟陵 蕭魚 倖勝推誠善稱君二句亦可搭

沙隨不見

內君見辱而無歎春秋直詞以示義也 穰姜炫惑

於宮闈僑如交構於內外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聽

卻犇之譖是曲在晉而不在我故不諱以示義以正

已而無恤乎人一句為骨道義仁禮大勇浩然等字

當發

假許 盟幽 處父盟 取郭

經于國惡每諱詞以存禮焉 俱諱惡以存禮將

事鋪叙后從書法發揮 加沙隨倒本股作

假許 盟幽 歸益 歸譙闡 揚其美 不揚其惡

成公八年

十一

季歸 朔入 高子盟 平莒 仰伸道不伸抑 榮義不榮勢

盟審毋 弗克納 不伸抑 不任勢

會尹子伐鄭

春秋紀伯兵而見其制外之怠焉 要見勝楚而驕

意始師制田而陳蔡之偏惟施威于武子之遠累繼

遷穎上而宋衛之軍遂相失于子罕之霄攻督揚之

次抵動叔豹逆師之情鄭郊之戒徒動聲伯待食之

惧

曹伯歸京

春秋于逆君之復國而深譏王室之失刑也 其言

自京師是說事實以見累天王之意也書法還重曹

伯不名

執曹 曹歸 討罪之正 縱惡之濫

茗丘

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吾恐君聽失之為宗廟羞也乃執行父

伯國信說而辱忠臣春秋之所譏也

成公八年

僑如奔

李三

即說臣之去國而伯國納忠之善見矣 只主范文

子納忠一意亦須轉到晉君中以子叔聲伯作辨

及卻犇盟

伯國釋內臣以講信見納忠之善矣 此題有主行

父忠足動人者范文子智能聽人者又有單主行父

之忠作

鄢陵 沙隨 會伐鄭 茗丘 僑如奔 盟扈 信說納忠作

十七年

卻犇信宣伯故辱君執臣范文納聲伯故去說宥

忠又有欲主晉侯作者 只沙隨茗丘盟扈全

茗丘

盟扈 卻犇聽譜於僑如 文子納忠於聲伯

即伯國操縱乎內臣而得失見矣

僑如奔 盟扈

去說宥忠或分或聯俱可重文子

聲伯帶見

行父如宣 行父如成 盟扈

此傳只言文子相二君

城費方說三君宜主文子知其賢而釋之

成公卷

李四

行父如季 茂如孟 轅書救 鄢陵范

以晉魯分作

未繳僑如不忠

行父如 行父如俱宣 如晉 如晉 俱成

相二君

之忠

盟扈 會宋 上聽范文子釋行父 下聽韓厥立趙武

茗丘 盟扈 會鄆 取鄆行父忠足以動范文子 叔豹節足以動趙文子

二臣得紓于難由忠節之動人也

夏伐鄭 自戰章至于曲洧子重師于首止諸侯遠 楚作 主俱



同盟柯陵尋戚之盟謀伐鄭也

諸侯協惧外之信春秋罪其失謀也 照鷄澤作文

尹申與盟墳分意提起後倒惧外

冬伐鄭至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 看鄆陵傳內止

云晉怠未有三伐鄭明文惟鷄澤傳引後二伐鄭則

十六年伐鄭借鄆陵傳猶可十七年二伐鄭宜主鷄

澤

辛丑用郊

成公卷

春秋于望國舉祀溪譏其不時焉 夏之始可以承

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不可矣九月用郊不宜用也

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

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不可以祭祭者薦其

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楚鄭伐宋宋魚石入彭城

春秋紀兵而助逆與為逆者均罪焉 總叙兩分上

不書納見楚崇奸宋不受而強納之也下書復見石

十八年

藉援義已絕而強復之也

魚石入 盈入 已絕而復惡之甚者

士句聘

即伯國之交內見睦鄰之有禮 公朝始致而聘使

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所以睦而伯業所

以興也

楚鄭侵宋

貳國附夷以凌夏黨叛之罪昭矣 楚人釋君助臣

成公卷

鄭又黨之不義甚矣故稱人

虛打謀救宋也孟獻子請先歸會葬

春秋紀伯信于其勤義而合禮也 諸侯同心謀宋

悼公所以正諸夏也襄公在喪不會悼公所以仁諸

侯也

廬陵李氏曰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鞞戰以後汶陽

未歸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於晉

嫌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東離於齊南屈於楚丘甲

卒六

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得罪於晉也會墜而見止來聘而及盟沙隨困君在執而辱於外僑如讒夫人失德而亂於內魯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幸悼公之興國家無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緩內難不然魯蓋不可為矣

春秋左傳

卷七

春秋左傳

豫章魏時應去達甫編

溫陵田居中公兩甫訂

潭陽朱洧熊紹祖全校

襄公

圍宋彭城

經于伯主之討叛邑必追書以謹王度焉 只在發

明一宋字疆域封守正王度之當謹者不登叛人要

襄公元年

挑別 加伐宋入彭城同單但以上股已取已受倒

入辨斷耳

春王正月 傳 圍彭城

春秋謹王度黜擅立而追叛邑焉

城楚丘 圍彭城

經于伯主專封而畧詞以正王法討叛而追書以謹

王度 上畧小惠存大節以木火引起下正疆

域固封守以舊史引起上戍以三千人下寘以五

大夫

圍彭城 城虎牢

經于分地有追書以示度有畧書以示守 而邊

勿板板斬罪雖楚封魚石然稽之王度實宋所固

有者雖鄭奔于諸侯然揆之衰世實鄭所當有者

圍彭城 戍鄭虎牢

春秋追書之法有所以謹分地者有所以責阨險者

伐鄭次鄆

襄公九年

春秋紀兵而正之以義焉 單主放義作為是鄭之

不義在中挑見惟鄭之從楚為不義所以晉之加兵

為放義也

鄆陵 伐宋入彭城 圍宋彭城 伐鄭次鄆 壬夫

侵

經原從夷黨叛者之非故予伯討而畧外救焉

如此作覺為乾淨見鄭以集矢之故而從楚為魚

石之納非義也故晉可伐而楚不得救 多三伐

鄭侵宋只與楚不貳耳

圍宋彭城 伐鄭次鄆 壬夫侵

春秋詳畧內外之兵予平行義而貶乎昧義者焉

摠叙照單去上股全

伐宋入彭城 圍彭城 伐鄭次鄆

經原外夷瀆分而兩予伯討之義焉 摠以楚人

帥鄭以助魚石之悖說起後依傳一氣作去摠之

正君臣之義也

襄公九年

圍彭城 伐鄭次

春秋兩紀伯討皆予其放于義焉 只主上段傳

惟魚石為叛君之臣故晉之圍為義惟鄭助叛君

之臣故晉之伐為義

鄆陵 伐宋入 伐鄭次鄆 壬夫侵

經原貳國從夷之非而削外救以示意焉 題無

納石事即不宜晉楚對說只主德楚不貳伐鄭次

股只見鄭之見討就倒楚救上

三伐鄭 伐宋入彭城

春秋譏貳國德夷而棄夏譏外夷釋君而助臣

楚子伐鄭 宣十 士夫侵 上謂士會之救 下謂子辛之救

春秋而削救兵有著爭貳之罪有著從夷之罪

下易韓厥伐鄭全

士夫侵 救鄭

春秋筆削外救而見從夷逼貳之罪焉

九國救 伐鄭次

春秋筆削救兵而從夏從夷之得失顯矣

士夫侵

春秋不假外夷恤患之名顯棄義之罪也 晉以救

宋而伐鄭故楚將援鄭而侵宋然中國之所以舉義

于鄭者正以其堅惟蠻夷之從而今之所救又在子

蠻夷焉是謂同惡相濟而已呂晉之侵犬丘之取以

是稱于天下曰為鄭而致師其誰則是之

却朝二聘

經于列國交隣而深著其廢禮之罪也 凡諸侯即

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

大也然方之于事王之禮緩急何如簡王崩而諸侯

無奔喪之事靈王立而諸侯無始見之文當時狃習

流俗不復知有京師矣使春秋不作三綱五常之道

與蠻夷禽獸奚擇焉在禮童子侯至聞天王之喪則

又奔則魯亦與其責

鄭師伐宋 楚令也楚方侵宋而鄭又從楚令而伐之何義也

經紀貳國雲天之兵而從夷之罪見矣 從次即傳

惟楚之即不以大義裁之句

晉宋衛侵鄭 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春秋紀兵而示師將兼重之義焉 晉宋稱師以師

衆也 審殖書名以將尊也 伐喪意可作結 士句侵

齊聞喪而還春秋與之則此不待貶而罪見矣

會戚 謀鄭故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脩之

經于伯國謀貳之會而著其專政之非也

會城虎牢

經以失險罪貳國待衰世之意也 棄險須從舍晉

事楚不明義上來待衰世之意要發蓋人君以宗廟

社稷為重遭亂爭之世而處弱小固不得艷言仁義

而廢要害也况鄭乃中國之樞虎牢又鄭之樞乎必

據必守要發

取羊婁 取卻防 滅下陽 城虎牢

經惡蒼疆而罪失險者待衰世之意也 玩傳只

卷九

六

倒下二股首只作辨待衰世意宜重發之 只

羊婁虎牢全主分亦可

滅下陽 城虎牢

春秋而惡失險者待衰世之意也

城中城 城虎牢

春秋大義惡恃險而責存險焉 摠來有國分若

內脩其政治為本而外固其藩籬為附使體統肅

于國中要害周于四境不以臨事而恃設險之失

年三

嬰齊伐吳

不當無事而奔已成之藉此乃萬世永存之道也

即外夷之屈于敵知奔賢之失矣 只見楚失巫臣

故伐吳而吳邀擊之獲鄒廖取駕邑楚人咎重重遇

心疾而卒

長樗

春秋紀信而予伯臣之知禮焉 主知武子辭魯君

之稽首可謂知禮作悼公出國都而與公盟是其謙

卷九

七

以接諸侯也此意作結

鷄澤

春秋紀續分之信而著其惧外之同焉 此傳只因

王臣與盟一句反覆辨論見得鷄澤之書同是諸侯

皆有戒心之故非謂王臣與也若王臣 云 此大亂

之道何待書同盟耶作文以同懼楚斷與清丘傳同

意然須知此是晉君方明必不至如清丘初墮失計

之甚第當嗣伯之初積衰未振新政未洽不能無戒

心于楚耳觀荀會以逆吳而謀益楚之敵韓厥以知時請而圖避楚之鋒大畧可觀春秋特書曰同以見此盟始于晉迄于邾在會諸侯蓋無一人不以楚為念者若夫上下瀆分之罪則固不待貶絕而自見矣此意帶見

盟函 亮北

春秋紀同盟有志人心之協者有志人心之疑者

洮 翟泉 女栗 柯陵 鷄澤 平丘

襄公九年

春秋迭紀王臣與盟而異詞以著懼外之同也

以上三股辨起倒下三股渾你要重發同懼楚意上三股一謀王難一謀伐鄭一項王立

加夏伐鄭冬伐鄭僑會陳蔡歸全

洮 翟泉 女栗

屢觀瀆分之信貶自見矣 摠序以王臣諸侯聯

講不待書同要點入末繳出鷄澤

柯陵 鷄澤 平丘

諸侯懼外之信有三春秋皆譏其失謀也 書同

只是事實懼楚一際是不好的然其中失計之淺

深則存乎其不可一例論也

夏伐鄭至 冬伐鄭至

上子重師首止 下子辛師次上

伯兵兩舉而不競于夷脩盟之故可稽矣

突救 執曹

恤患而明義可予討罪而奉法可嘉

馬陵 鷄澤

襄公九年

經紀諸侯同病外之信而予奪異焉 于泥既退

鐘離既虜而猶脩盟乃倫馭之意也 繁陽方師

獻子遂懼非治禦之策也

新城 鷄澤

經兩紀信予其協于外夷者說其協于懼夷者

僑如會及盟

經紀信好而幸權之統于公也 諸侯在而大夫自

為盟始于此作文以懼楚作事實以諸侯猶未失政

作正講蓋晉悼復伯其英明之氣尚存而列卿交會

其忠良之心未泯故今日之盟猶出于君而係于諸

侯之大夫也義見溴梁傳主此無疑諸說紛紛皆非

也結中要發諸侯縱權之意

袁僑如會 楚令尹子辛侵欲于小國故陳求成于晉

荀瑩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鷄澤故伐許

即伯國之討貳而見其失服人之道焉 荀瑩悼公

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益脩德以保

陳之國乃遽帥師以問罪于許規模欲速宜其併陳

不能保也

盟幽 隕石 取鄆 遜齊

午卒

春秋紀國事參文質而酌其中焉 同盟之同自

與莊公無與戊申之中自與僖公無與名之曲諱

近于敬而諱矣惡之不諱近于許而直矣 莊

公名凡書同盟可換信公名申如宜申獻壬申朝

皆是襄公名午書楚公子午甲午滅偃陽皆是定

公名宋凡書宋字皆是

元年 春王正 偃陽 遜齊 燕述作之法 參文質之中

子同生 札聘 取鄆 執幾 酌神繼之宜 參文質之中

滅譚 滅邢 取鄆 仲幾 權仁義以立法 參文質以立義

踐土 河陽 王所 取鄆 辨名實以全君父之倫 燕文質以盡帝王之道

貞伐鄭 會宋 上易屈建伐吳同

經以忠孝教天下而取夫不徇命之臣子焉 不

從靈厲之命而謚之為共子囊不獻佞為忠也不

襄公九年

從口腹之命而荐之以芟子木不違禮為孝也

射姑朝 鄭逃 遠禮 獻佞

豹如晉

即內臣脩禮于伯而見其達禮樂之情焉 看來此

題兼禮樂說亦好

冬公如晉 請屬節也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問陳而侵代之故陳人圍頓圍頓以 怒楚與侵秦獲災事相類

即與國墜小而見其非寡怨之道矣

年五  
發聘通嗣君也

即貳國脩禮于內而知伯業之盛矣 鄭自輸平以

來不與魯通好終春秋僅見于此則以悼公之盛諸

侯之睦也

叔孫豹節世子巫如晉

春秋于望國之屬小而交譏其失正焉 節不能守

其國而屬魯以卑其宗廟魯非有天子之命而私屬

節以為附庸皆失正矣故交譏之晉失主伯之道作

襄公九卷

結

主 吳大

善道

春秋嘉遠人慕義而獨傷中國之失体焉 此題看

不會于鷄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則吳人之慕義

正在于此看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則

聖人所傷又在于此要之吳自是向善乃中國自失

体耳作文宜以吳人慕義為案而以中國自屈為斷

張氏所謂吳有志于親中國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

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  
邦而為蠻夷屈此說是也

會戚

經進遠人之從內好而其情見矣 要看請聽諸侯

之好一句故知戚之會來會而不為主也來會諸侯

自是不為主春秋之義聖人之情重在正華夷之体

蓋以諸侯而主一吳則中國居下夷狄居上而其礼

不可行以吳而從諸侯則中國為尊夷狄為役而其

襄公九卷

体乃不失体統有得失而治亂所攸關此聖人所深

為致意者也 加善道全單只原其聽好之實

會戚 會祖 悼公制楚服陳之會  
悼公通吳制楚之會

經于遠人與好因其順逆而進退之也 摠序分作

予奪俱就吳上說往會來會見其主與不主也主

乃賓主之主非主會之主謂其坐致諸侯耳要見

聖人之情

戚 祖 栢舉 入知



經而進退遠人因順逆善惡而施之也

城邢 楚丘 會戚 會祖 上重謹天子之權下

重立中國之體 伯者存蕃服以尊王則可專封

建以僭王則不可與其藩王而黜其檀王善用伯

者也夷狄服從以聽夏則可專橫以抗夏則不可

與其從夏而黜其抗夏善用夷者也

戊陳救陳

伯主義勤于與國有見于防患恤患者焉 陳不可

案九卷

背德意帶見

戊陳

列國興防患之役見伯義之勤夫 玩戊虎牢傳云

非欲斷荆楚之路以為鄭蔽則戊陳斷為春秋所與

可知蓋陳本先代帝王之後義所不可棄者顧其密

邇于楚進止莫可自必也五伯之伯也勤而撫之悼

公之綏陳善矣惜其終以有陳非吾事為謀不卒而

竟至于失陳也

馬陵 戊陳

伯主安攘之勤有謀協于後事者有慮周于先事者

莒人滅鄆 莒女嫁為鄆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適嫁之于莒有外孫鄆子愛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

小國陰謀以取國春秋原其意而誅之也

梁亡 滅鄆 梁之亡也內棄其民有土崩之勢而

不自知莒滅鄆也陰移人祀絕血食之傳而人不

覺

城費

案九卷

內卿越禮以固私邑而世官足戒矣 此題全要發

明世官之害蓋人臣雖身之賢不能必後之賢又當

利權則群小趨而媚之勢所必至雖欲不傾公室不

可得也故季氏世卿自季友當其子行父繼世之賢

允能忠于公室而不私再傳及宿而遂不忠矣宿不

忠而群小媚之遂為越禮不度而強私弱公之事萌

矣夫人君安能必其臣世世之忠而趨赴權門固群

小之常態也春秋究其禍而折其萌謹履霜之戒于

此正欲塞厲階之原于彼也 群小媚之一句極有

意味人情阿附權臣為之爪牙不必出于大臣之所

指使但探其意之所欲自有曲為迎合相擁以擅威

福而不顧者 有只重越禮不度上世官意帶發

行父如晉 行父如齊 若丘 城費 墮費

內臣忘先德以固私邑春秋譏其越禮也 墮費

股只驗其越禮耳

行父如晉 文十五 如齊 宣 若丘 成 易會陽穀如齊盟

卷之九

扈全

大夫歷相而無私積忠可知矣 首尾見宿不忠

中要發忠公室而不顧私邑意

城費 墮費

即內邑之興毀其越禮可知矣 倒傳以越禮不

度作若主用人得失大謬

季歸 高子盟 城費 作三軍

用人惟賢而有安國之功用人惟世而有專國之弊

若上易會號平丘是于產當強 首止葵丘是管

仲

城費 城杞

經兩紀興役有見內臣之志先德者有見伯主之志

先業者

盟扈 城費 會號 取鄆 執舍

大夫效忠而後人憐之可譏大夫守節而後人繼之

可予

卷之九

士鞅聘 墮費 城費作三軍二傳意合此借容影主題也

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

知矣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于帥師墮

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

會郟 楚子囊圍陳會于郟以救之

伯主合兵恤小春秋著其勤也

免頑如會

外君志于從伯經變文以嘉之也 鄭伯將會諸侯

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鄭伯不可其  
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  
楚于是弑之

如會 陳逃

春秋重禮義故子奪乎從違伯好者焉 摠見聖

人貴卑賤夷存天理抑人欲之意

首止 鄭逃 如會 陳逃

經兩致意于諸侯之從違而正倫明防之意寓矣

襄公卷

十九

陳逃

與國棄伯以從夷經早詞以陋之也 只重禮義二

字而以德不可背勢所當從發其逃之之非意義以

為路而義莫大于夷夏之防禮以為門而禮莫大于

舉動之節

戍陳 圍陳 會却 逃歸

春秋原伯德之勤而責與國之自棄焉 倒單渾

作

公如晉 會戚 鷄澤

經原伯國可仗之勢見背義者之非矣 主晉公

方明三句上二股易杞伯朝 成十八 韓厥伐鄭 襄

元 同非曰晉君少不在諸侯也非曰晉政多門不

可從也非曰叔伯靡同無弔者也

陳逃 獲燮

與國背伯而從夷可譏貳國圍鄰以挑外可貶

貫 陽穀 伐黃 戍陳 救陳 陳逃

襄公卷

十九

遠人慕義而伯主棄之可譏伯國勤義而與國背之

可貶 遠齊近楚故仲有難救之憂近楚民急

宣子有喪陳之慮

侵蔡獲燮 主貞伐鄭傳

貳國以貪功賈禍失謀深矣

邢丘

伯主講好而委政于臣春秋特謹其始也 君不可

脫于權魚不可脫于淵政在已則權在已政在臣則

權在臣。悼公重煩諸侯，若為美意，然當時以悼公之明，諸大夫之肅，猶能駕御，指使之浸淫而後，積習久而根據深流，弊不可勝言者，故自今日而觀魯君出而季孫會已授伯命而無嫌，迨溴梁而後荀偃怒而大夫盟，遂移君權而莫救，春秋所以謹始於此也。

踐土 晉侯伐衛

春秋紀二伯之業，皆自其勤王言之也。

踐土 晉侯伐衛 邢丘 溴梁

襄公九卷

伯主脩先業而貽委政之禍，春秋之所謹也。

遂如晉 僖三十一 拜曹田 公如晉 文三 改盟 公如晉 襄八 之數 聽朝聘

伯主脩先業以定邦交，政則有節矣。 文襄之業

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悼公，今脩之末，就要挽出。

簡政雖是而委政于大夫，則非故伯業，雖盛于當

年而君權卒移于後日。

公如晉 邢丘

禮脩于君而好講于臣，春秋謹其始也。

邢丘 溴梁

伯主委政而啓大夫之專，春秋特謹其始也。

邢丘 盟宋

春秋紀會盟有謹天下之大權者，有謹天下之大防

者 上下俱重謹始意

貞伐鄭

經畧貳國從外之迹，以其失謀國之道也。 此題通

襄公九卷

是自侵蔡失謀上說來，以畏天者保其國，一旬斷之

不信，由于不智，來使能智以保國，則任賢明政親仁

善隣而五會之信，將金石堅之，何至于子貞之伐而

背信以平楚哉！良由侵蔡以攻楚，與是以挑釁于楚

而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即晉言在耳，亦付之不能顧

耳，傳中犧牲待盟，正是屈服而不信處，其能國乎，即

所謂不能保其國者。

楚鄭伐宋 壬夫侵 困令 鷄澤 一會 會戚 二會 救陳 三會

會鄒四會 侵蔡獲 邢丘五會 貞伐鄭 晉伐鄭

楚人伐鄭 晉伐鄭

貳國困外從伯而失謀以啓患春秋罪之也

楚鄭侵宋因令 會鄒息有 侵蔡獲 貞伐鄭

經詳貳國困夷附夏之迹而責其失謀國之道焉

侵蔡 貞伐 晉伐鄭門 楚伐九年盟 晉伐牛首

貳國挑釁而貽患春秋深咎其失謀也 重挑楚

上要見晉楚之爭自茲弗寧竟符子產之料勿

襄公卷

以不智不信截作以侵蔡魯平聯倒 去下二股

全

侵蔡獲 貞伐鄭

貳國致外兵而見屈失謀甚矣 同單作分不智

不信非

貞伐鄭 晉伐鄭九

貳國迭召内外之爭失謀國之道也

貞伐鄭 晉伐鄭九 楚人伐 晉伐鄭十

貳國不信以待敵春秋罪其失謀也 以待強者

而請盟句搭出雖以不信分亦顛原其所以不信

之由

盟貫 伐黃 侵蔡獲 貞伐晉仲

忽善言而失字小之道可貶忽善言而失事大之道

可譏

貞伐 晉伐 會虢 平丘俱是子產

兵被于内外見棄賢之非患免于内外見用賢之益

襄公卷

或侵蔡夏伐陳全怒敵當強分

侵蔡 貞伐 夾谷 歸田

春秋所書有着武功之禍有着文德之效

楚人伐鄭 齊人伐鄭孔叔 晉宋侵鄭 貞伐鄭子產

貳國屢爭於内外而從違有得失焉

辨三駕混題

貞伐鄭傳內有侵蔡無肯魚

盟戲傳內無侵蔡亦無執良霄會中只多貞殺鄭乃楚

傳內有舍之侵宋

蕭魚 傳內有執良霄會申

晉侯使士句來聘 知禮重在賦形子而思守官之嗣

經于伯臣奉使而予其知禮焉

伐鄭盟戲

春秋紀伯主之兵信而予其得善勝之道焉 此是

設不戰之謀而三駕乃實行其事屈楚在蕭魚後

見以其不復爭鄭也下書蕭魚非書法博者舉其成

卷九

十四

功以証其謀之善耳作文宜重在敵楚上服鄭只帶

說 說者謂晉悼之時只在敵楚蓋楚人浸強益殊

于桓文時悼欲遽與之爭命則如曩者處父之伐不

足以屈其力也欲終與之決勝則如曩者鄢陵之勝

不足以服其心也

伐鄭

經紀伯國討貳而深罪夫失信者焉 重發耳目自

致鄭棄五會之信致之也向從完守老楚使信待

言即有挑楚之失然晉君方明必不棄鄭豈至于  
南北蹂躪如此也

盟戲

春秋紀伯信之講而深美其用謀之善焉

伐鄭盟戲 楚伐 不戰 晉伐 一駕 伐鄭貞故 下戰 伐鄭

二駕 楚鄭伐宋 不戰 伐鄭蕭魚 二駕

伯主用善勝之謀以敵外春秋所以美之也 題

分三截盟戲是定其謀三駕是行其實會蕭魚是

卷九

十五 鄭祐

底其績 去楚伐成救伐宋全 加貞伐只作被

兵之由

貞伐鄭 伐鄭盟戲

經原貳國被兵之由而予伯主得善勝之道焉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伯主用不戰之謀以成功春秋美之也

盟戲 蕭魚

春秋于伯主而予其得敵外服貳之道焉

陽穀 盟戲

貳伯定善謀以攘外經均予之也

伐楚 召陵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制以用兵者威天下謀以制敵者服天下

樂書救鄭 伐鄭盟戲

經于伯國用師而予君之從善焉

楚子伐鄭子駒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皆之可乎駒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公子

罷戎入盟盟于中分 晉侯謀于魏絳以息民在此時

襄公元卷

經紀外兵加貳見伯主行不戰之謀也 說過鄭平

倒晉不戰作為好

會吳于柤柤及偏陽乃吳入中國之衝悼之會柤蓋謀成偏陽而通吳也

經外遠人之主好傷中國之意深矣 大意與鍾離

全但此當晉悼伯業方盛時講辭要有斟酌蓋晉悼

之意不過速于困楚不知楚困而吳興也

戚偏陽偏陽荆楚與國通吳要地

伯臣專制以成功得將道矣 人君推轂于其將也

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命為將帥而不能申法非夫也

當時一隊獨成虎彌無所宣其力三日徇軍並父無

所用其勇而誓將數語不日成功信乎千夫之致果

不如一帥之善斬矣 此題一搭襄公名午一搭向

成辭邑為善則歸君一搭荀瑩不禱桑林無淫祀之

惑

戚偏陽 貞救鄭

春秋兩紀兵事而伯臣制進退之權得矣 上二

襄公元卷

將請班師瑩則投杖以決進 下樂鷹欲伐鄭瑩

則不可以決還

貞輒伐宋宋受偏陽故也師于警母圍宋門于桐門

貳國附夷以雲大春秋惡其不信也

會伐鄭 一駕師于牛首世子光先至故長于膝

經紀伯兵駕外之始而予其善謀也

夾谷 索臯孔子卻齊子貢卻吳

觀聖賢之卻敵而功施人國者偉矣 要重發本

強則精神折衝蓋國家之精神命脉在賢才而賢才之折衝禦侮在德禮故國家有夫子子貢之賢聖則本強矣片言威于三軍隻詞重于百牢豈虛也哉

伐北鄙 夏伐陳

春秋志賢人之卻敵有脩詞以諭之者有執禮以當之者

秦晉圍鄭 燭之武卻敵 取郟 叔孫豹勝于里之難

觀二臣之所以卻敵衛國者而見賢才之效矣

伐北鄙 貞伐鄭

申王命以卻敵者賢臣衛國之功皆伯信以從夷者

大夫失職之罪

戊鄭虎牢 貞救鄭

諸侯逼貳致外春秋深責其非義也 中國所以城

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云 以逼之耳若是斷荆楚

之路為鄭蔽猶齊桓之城夷儀而戍之以救邢城楚

立而戍之以救衛是謂救鄭也是以義服鄭也惟其

駐師扼險以逼之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

所底告此所謂不能以義服鄭而楚得以救書也觀

此傳城虎牢時已有罪諸侯之意在但至此因係鄭

始發其意耳作文併城事實入講所謂伐而復戍焉

猶前志也下書救不重善楚只是罪晉耳

加伐鄭 主伐而復戍句作

諸侯討貳而復扼其險春秋深責其非義也

戊鄭虎牢

諸侯扼險以逼貳春秋明王制以罪之也

貞救鄭

春秋假外夷以恤患所以罪諸侯之逼貳也

城虎牢 戊鄭虎牢

春秋謹分地故于險扼險者均駁焉

楚鄭侵宋 從楚 城虎牢 一駕伐鄭 戊貞救

經原貳國昧義從夷而深責夫服之不以義者焉



貞伐鄭 貞救鄭

經紀外兵而責貳國之不信紀外救而顯列國之不

義

楚人救衛 貞救鄭

春秋筆削外救而報怨逼貳之罪昭矣

士夫侵 貞救鄭

春秋筆削救兵有罪從夷者有罪逼貳者

作三軍

襄公九年

春秋紀大夫之變兵制示失權之戒也 以季氏專

兵為案而以魯公失權為斷舊屬公者今屬私家為

作三軍之實取鄆鞅聘民不屬公為兵權去公室之

驗昭公失國定公無正為去公室之禍而兵權不可

去公室有天下國家之所宜鑒乃經書其作舍之大

意也 三子三分國之民衆又各自壞其車乘以足

成三軍三家各得其一各以父兄弟分而為四季

氏盡取其四分故曰盡征焉孟氏只取其子弟之半

而以三歸公叔孫氏盡取其子弟而以父兄歸公蓋

分國民為十二公得五而三家得七也曰季氏孟孫

則作三軍事出于季氏曰季氏盡征焉則盡征之罪

尤重于三家曰文宣以來政在私門則魯之失政非

一朝夕之故而今日之作三軍不可專咎于襄公也

敗鄆 季 侵陳 叔 救徐 孟 作三軍 救台入鄆 鞅聘

大夫變舊制以專兵經示失權之戒焉 上三比

只見魯兵制之舊始末嘗專于臣御單後 此驗

襄公九年

之 加垂隴無婁全只帶文宣以來意

敗鄆 侵陳 救徐

春秋紀大夫迭將之實以見兵權之屬于公也

作三軍 救台 鞅聘

兵制變而君臣遂易其常春秋之所戒也

救台入鄆 鞅聘

即望國之兵好而見民不屬公之徵焉

作三軍 救台 鞅聘 舍中軍 孫齊 春王

春秋紀大夫之變兵制以其權移于下而禍侵于上

也

城費 作三軍

私邑固而示世官之戒兵權專而示謹權之戒

初稅畝 作三軍

經有謹變法以困民者有謹變法以專兵者

舍之侵宋

貳國興致伯之師亦拙于謀矣 論夷夏之大義雖

案公卷

三五

弱在晉而強在楚猶當固結以事晉何者夷狄不可

一日安中國不可一日棄也况當是時晉君方明可

以托國鄭既已知之矣一旦而堅心北從晉有不能

庇我者哉雖楚人其如我何乃為此反覆之計而必

俟于晉之驟來楚之不能馬脫使晉威少滅楚焰尤

張則鄭亦無遷喬之望長為醜類之陋矣春秋所以

深罪其謀之非也

伐鄭 此三駕之二北林之師

伯國繼用謀以敵外得善勝之道也 凡出三駕類

皆要入魏絳在內蓋此時已用魏絳之謀但詞須有

抑揚見魏絳之息民既有以內固其根本矣而智壺

之敵楚復有以外持其勝筭蓋非分軍之策則無以

制楚之命而非輸積滯以惠柔其民雖欲軍旅數興

以敵楚民不堪矣此二人之謀實相須以有成者也

伐鄭盟亳北

春秋紀兵信善伯主之謀而惡貳國之詐也

案公卷

三五

同盟亳北

經紀伯信之同將驗其不足恃也 就鄭服而同盟

句發揮而以既同又叛含蓄于後仍繳書同書法蓋

不著今日之同何以見後日之叛惟有後日之叛又

何取今日之同此事以觀盟不足貴而蕭魚之會不

盟所以為美也

亳北 伐宋

春秋紀貳國從違之迹而見盟之不足恃焉 此

題有主晉不信者有主鄭不信者皆未得傳意只  
據既同又叛之迹發个盟不足信方是聖人本意

楚鄭伐宋

貳國附夷以凌大而失信之罪彰矣 書同本因此

伐宋方書文中須勿脫既同意尋復二字可玩

舍之侵 會伐鄭 亳北 公至伐 伐宋 伐鄭蕭

魚

貳國用謀以從伯春秋惡其償信焉 子展之謀

襄公卷

三十四

直筆到蕭魚與晉上春秋總是惡其反覆無常非

擇義而堅所事之道 不見晉之不親我而挾楚

以誑于晉諂也既見我之當從晉而怒晉以絕乎

楚私也

舍侵 晉伐 亳北 伐宋

貳國用致伯之謀而棄從伯之信春秋所以惡之也

亳北 蕭魚

春秋紀兵信見服貳者當以誠也 亳北之時晉

鄭尚未相孚人心之疑有所未釋雖要以鬼神

亡之嚴而翻在眉睫蕭魚之時晉鄭既已相孚人

心之誠一無所隔無事于刑牲歃血之煩而信堅

腹心比事以觀盟不足貴而誠所當敦也

伐鄭盟戲 亳北伐宋

春秋紀兵好有予其不戰以故外者有責其不信以

致伯者

獲燹 貞伐 楚鄭伐宋 晉伐鄭

襄公卷

三十五

微功而啟外釁者春秋譏之棄信以致伯兵者春秋

惡之

陽穀 伐楚 江黃伐 侵宋 亳北 伐宋

定謀以攘外者春秋明義以予之用謀以致伯者春

秋重信而說之

江黃不與所以聚正而分奇

亳北叛盟所以致晉而却楚

伐鄭蕭魚 經紀伯主兵好而美其得駕服之道焉 不書鄭會

點過駕外即在服貳上見

伐鄭 三駕鄭門

會于蕭魚

伯主推誠服貳春秋序其績焉 鄭服則駕楚之績

成矣由平日得善謀以屈楚故到此只推一誠心而

鄭自求堅也 鄭在當時最詐滑反覆而不可信悼

獨能以一誠格之蓋在我者至誠之者矚然足以暴

於衆而無異在彼者天機之感肅然有以惕其衷而

卷九卷

三十一

不遑視彼威以迫之而不能服其心盟以要之而不

能堅其約者相萬也不然縱有駕楚之勢亦安能保

其一成不變至于二十四年相孚之久也哉

伐鄭盟戲 二伐鄭 駕楚 蕭魚 服鄭 執霄 不爭 會申 不叛

伯主駕外服內之有道故能制外屈而堅內從也

三駕伐鄭 會蕭魚

伯主謀以敵外而誠以服貳春秋之所予也

伐鄭蕭魚 執良霄 會申

春秋深美復伯謀屈敵而誠感貳焉

執霄會申

不是驗乃駕外服內實事

執良霄 會申

經紀外內之屈服而伯主之績見矣

伐鄭盟戲 三伐鄭 蕭魚 執霄

伯主用謀以敵外春秋特美其績焉

自盟戲伐

鄭晉侯歸國即謀于魏絳以息民則魏絳事亦當

括在盟戲內有出戍陳指魏絳者無據有出盟戲

卷九卷

三十一

後楚伐鄭者差可

伐鄭 伐鄭 伐鄭

伯主三駕以敵外而善勝之道得矣

戍陳 戍虎牢 貞救 終息民事在盟戲歸時然時服多出戍陳者蓋本魏絳初勸晉侯和戎曰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故未

伯主兩用善謀以駕外而成功有自矣 一息民不

戰分作息民乃滋息之息非休息之息也而大者

足國善兵者尚謀晉固有郇瑕河東之法有新田

汾澮之流有表裏山河之險有師武臣力之雄者也

九年楚伐鄭息民三伐鄭不戰全

蕭魚會申

伯主誠以服貳而堅其從春秋之所予也

城濮 伐鄭蕭魚

春秋並紀勝外之績而見復伯之有光于前也

照傳一串作重在績上若重謀則城濮詐謀不足

取矣

三國伐宋 蕭魚節兵以討貳

伐楚 戰韓 良霄 會申推抑見節兵之效

召陵 蕭魚外服而待之以禮

首止 首止 三伐鄭尊王成一匡之績

蕭魚 夾谷以誠感氣

執霄

即強夷之辱使而伯主之善勝彰矣 即楚之僅執

一良霄以紆憤懣不平之氣蓋其勢窮力屈自知晉不可敵而不敢越中原一步矣荆楚天下莫強非晉謀之勝安肯甘心屈服若此哉

救台入鄭

內臣因事而擅權春秋惡其心也 以大夫無遂事

為案以台在邦域之中翻駁據事則使公不得有為

于國原心實有無君之志者也書法只重遂字上入

字只帶言

高子盟 救台入

經以大義律人臣子其叔命於外而惡其專命於內

馬 雖重境外境內然靖難霄鄰美惡自別况

高子本有此命而宿無命乎

遂及齊宋盟 遂入鄭

大夫因事而專兵好皆春秋所譏也 奉使出境

可專者為受命不受詞也結未受命而可專乎

得專制閫外為境外也台在境內而可專乎

士紡聘 拜伐鄭之師

經紀伯臣親內見其善持勝也 晉服鄭抑楚而聘

魯善持勝也

貞侵宋 師于揚梁報晉之取鄭也

即外夷加兵于大見伯主駕外之功夫

執霄 侵宋

兩紀外夷之屈駕外之美彰矣 不能討鄭所洩

忿者一霄耳不能抗晉所洩怒者一宋耳

癸公九卷

取邾 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逐取之

經諱內君兼國之惡存臣禮也

侵宋 取邾 晉方息民是以侵宋不討取邾不問

伯主之息民即內外之兵可驗矣

冬城防

經紀望國合時之役愛民之心見矣 城以備齊觀

高厚圍防則知之矣臧武仲請侯農事畢城之

會向 晉人益啟魯使改並列于會

經于內卿並使而深說其失体焉 雖交說二卿一

怙已之強一畏人之強要重國体上說來 加遂乞

師只舉例 此題股有搭季札讓國者因諸樊除喪

立之故也

逐得如 會向

春秋並紀望國之使介有罪其謀逆者有罪其失体

者

戰鞍 會向

癸公九卷

春秋並紀使將有罪其侵君權者有罪其失國体者

會向 會伐秦

春秋紀兵好有著命使之失者有著任將之非者

會伐秦

經紀伯兵而見用行政之失焉 補殺先穀傳見

樂厲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乃晉侯任將之非又補

溴梁傳見會伐大事諸侯不出而大夫獨行乃晉侯

委權之非

衛侯奔

外君見逐于臣春秋端本以責之也 衛侯罪狀雖

重滅冢卿說然其自即位以來所謂淫靈以棄天地

之性者多矣觀定姜師祝之言可見

晉人侵我東鄙晉自滅鄆之後四伐我無晉也漢梁之

貞伐吳楚還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擊之獲公子宜穀

春秋紀兵而見外夷棄賢之罪焉 主長岸傳庸浦

之役無功而宜穀之獲已及臯舟之隘方塞而年囊

葉公九卷 三

之殿莫支

七國會戚定衛剽也

大夫專定君之會而見伯主委權之失焉

衛侯出奔而林父會于戚昭公在乾侯而季孫會適

歷釋君助臣之禍前後一轍也 公伯鞅蓋喪矣荀偃

親弑君之人而以此問之竟從 公和說奸臣得志而

君故不問無惑乎晉權之日卑而六卿橫也悼公非

晉基禍之主與當時齊人見齊行事如此其不會也

年十五

誠不待假羽毛然即貪羽毛一事足已見大夫之無  
所檢制他日政以賄成由此矣委政失權之患可勝  
言哉

戊聘盟劉

經于內君之盟外臣而深著其降尊之失也 朝聘

而盟于外惟此與長檮二條然彼乃悼公謙遜以懷

諸侯此則以待鄰國之大夫也以向戌專抗提起重

貶公作

葉公九卷 三

劉夏逆王后于齊

經于王室圖婚而著其失禮者以示說焉 劉夏即

官師也重劉夏非卿作靖公合禮不書只影見此之

非禮而書耳

伐北鄙救成至

經于大國凌內之暴而說恤患者之法焉 以齊環

之暴說起後主救邢怯作衛術托國于齊而剽定位

于魯此繫端也三家分魯而公室卑弱此所以怯也

晉侯周卒

李氏曰晉悼公入國之明日遂不臣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于民蓋晉賢侯也又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于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歟八年九合則勤于安夏也三分四軍則

襄公九年

晉

謹於用民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鷄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為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為威未必能駕楚也悼

十六年

襄公九年

晉

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 嗟鄂陵之勞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蘆魚已後比三大會荀偃士句釅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戊陳之役以為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奔之何工于撫鄭而拙于懷陳乎吳不可啓猶楚不可釋也會向之役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亦已晚矣楚患雖弭吳憂尤甚何明于治楚而暗于治吳乎不然悼公之伯過桓文矣

漢梁盟

春秋紀君臣會盟之迹深斥謹禮之意焉 諸侯失

政大夫皆不臣也自今日說上二年 云 推本所以

失政不臣之由在前日三會之過而以今日悼公既

沒 云 為宜也謹禮頌是謹之于微所謂善惡積于



至微云而不預謀也不是今日之事矣使大夫皆  
專之觀使字是有悼公之命荀偃怒大夫盟則非平  
公之命由荀偃怒而盟也

壯丘 次匡 救徐 鷄澤 如會 及盟 會向

伐秦 會戚 溴梁盟

春秋變文以紀大夫之專盟而謹禮之意深矣

壯丘鷄澤乃政統於君之事作辨証會向伐秦會

戚乃政委于臣之事作原委溴梁大夫盟乃政專

襄公九年

四十六 陳澧

於臣之時春秋所為見微知著而示謹禮之不可  
忽也

壯丘 次匡 救徐 鷄澤 如會 及盟

經紀列國兵信而兩幸其權之有所統焉 二役

要從既次既盟上說來然後見諸侯猶與其事而

大夫不得專桓悼初委政意亦要挑見不可盡說

得好了

會向 伐秦 會戚 溴梁盟

諸侯委政而致大夫之專經示謹禮之意焉

會向 伐秦 會戚

春秋迭紀大夫之專政示縱權之戒也 此蓋就

一歲之事觀之向之會謀庸浦之敗也南摧強楚

事莫大焉秦之伐報戰櫟之役也西抑三秦事莫

大焉戚之會定嗣立之剽也一君亡又立一君事

莫大焉

救徐盟鷄澤雖大夫蒞之然諸侯猶與其事而大

襄公九年

四十七 陳澧

夫不得專也故曰諸侯既次于匡又曰鷄澤之會

諸侯既盟也于向三會雖亦有諸侯之命而諸侯

不與其事故曰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云 云已不自

諸侯出矣溴梁之盟則諸侯皆在由荀偃怒齊高

厚之詩不類而使諸大夫盟之故謂君若贅旒而

大夫張也

非隴 放甲父 于向 伐秦

春秋于伯國責其專權於上委權于下也

戰鞍 溴梁 李孫一怒而四卿也

經紀兵信而見逞忿委權之罪焉

蒼丘 城費 蕭魚 溴梁

經之謹禮有原內臣之不忠者有原外君之不明者

宿無行父之忠平無悼公之明一凌一替皆不謹

于禮也

叔老會伐許

經紀討貳之兵而示正分之意焉 荀偃主兵而序

襄公卷

鄭為首正君臣之分也

伐比郟圍成

經紀大國之靈內著其暴也

叔孫豹如晉

經紀內臣脩禮而見為國之忠焉 穆叔如晉且言

齊故見獻子賦圻父獻子曰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

稷見范宣子賦鴻鴈宣子曰敢使魯無鳩乎 魯不

能內脩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于晉魯之君臣

庸甚矣 此下告于方伯事可搭比本題統主此作

好

十七 伐北郟圍桃高厚伐北圍防

經紀大國君臣之靈內著其暴也

白狄來

春秋不與外夷之交內而經世之畧大矣 摠是書

來而不與其朝懲淫慝一內外一意

同圍齊

襄公卷

諸侯同心以討罪春秋特詞以示義也 要發諸侯

所共憤疾意思

加伐至

經于諸侯討罪之兵而兩變文以示義焉 此題

重在惡齊上非于諸侯也蓋一夫之橫天下之殘

觀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可見使齊環強暴未甚聖

人亦未肯曲全諸侯之師如此背盟棄好四句一

意貫下重在數伐鄰國所謂橫逆強暴也故春秋

沮抑之加兵于魯只將來一驗耳書同而又以伐

至並倒然重伐字上同字乃事實也

侵蔡伐楚 圍江 入郢 同圍齊 上幾股隨換

春秋變常例以紀兵見大國之當討也

虛打 大夫 鷄澤 世子 圍城 圍防 同圍齊至

春秋原大國有可討之罪而著列國得致討之宜焉

齊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

抗禮蓋有輕諸侯之心至悼公末而遂背盟棄好

襄公九年

三年之間五加兵于魯舉一魯而其陵雲于天下

者可知矣

戰即 圍齊 未有書來戰者此獨書來戰 未有書同圍齊者此獨書同圍

春秋而變例以紀兵有原罪于加兵者有原罪于致

兵者

午伐鄭 有搭此此為守禦之備者以子辰子酉入守也

大夫導敵以危國而不忠之罪昭矣 忠臣忘身以

徇國國泰而身榮奸人賣國以利身國壞而身安所

庇此之不可不辨也

貞伐鄭 午伐鄭 上子駒不智 下子嘉不忠

春秋而紀外兵之加貳而皆原罪于召之者焉

公至自伐齊

春秋正諸侯討罪之名而懲強暴之意見矣 重伐

字發見其為有名之師

取邾田自瀨水 言邾則本非魯田可知言自瀨水則不止 于瀨水魯之恃伯威而深為利若此

經於望國蕪地而深著其墜小之罪也 邾之病魯

襄公九年

信有罪魯用晉師執君取田蓋已甚矣

侵齊至穀還

伯臣用師近乎仁春秋深善之也 世衰道微利人

之難士勾乃有惻隱之心此聖人所以善士勾之本

意喪必不可伐士勾身在境外故但見其成仁而不

見其專功此聖人所以準士勾之律令

楚鄭侵衛 成二衛 速卒 晉宋寧侵鄭 喻卒 士勾還

伯臣當利難之時而有憫難之仁春秋所以善之也

上二比易宋圍滕嬰齊伐鄭全

晉宋衛侵鄭代喪入鄆境內士句還

春秋于伯臣兩比事而見其志仁之可取也

入滑不哀晉遂入鄆

春秋紀兵事有見其失之忍者有見其失之專者

俱要挽到士句

觀魚君尸宋楚平臣專

經以大義律君臣而屈体擅名者皆說焉 上比

卷九

易浮來如齊納幣全 下比易楚丘無妻澳梁全

高子盟 士句還存魯為義二子身在境外極事得宜

所以光啓君者多矣

歸父還奔 士句還君薨家遣

春秋于大夫有予其得奉使之禮者有予其得為將

之道者

樂書枚 士句還全師之仁

嘉貞伐鄭 午伐鄭子嘉借援以專收失之不忍

年下

盟澶淵齊成故也

即大國之聽好見伯德之足懷也 齊自澳梁以來

假羽毛而不歸肆攻圍而不服以士句聞喪還師遂

與澶淵之好脩德來遠不誣也哉

履奔

貴戚從夷而昧義之罪着矣 只重從夷上謂不與

兄同志也進退俱在出奔上見 公子不去國謂與

君同休戚也故蔡季之奔為權而季友之奔為諱優

卷九

身都貴戚則聲國人殺兄之罪成從先君事晉之志

其所得為也

踐土 侵獲燹 履奔

經著謀國者之善而因深罪夫去國者焉

元奔歸 履奔出入得正

蔡季歸 履奔去就合道

黃奔主殺慶虎傳

貴戚以讒去國經說歸于君焉

庶其奔

外臣以地接內經正之以義焉 且以叛君之罪講

起後轉到魯受叛上作書名書來奔書法摠收 是

時公在晉未及乃季孫宿受之也觀魯多盜與臧武

仲責宿之辭其效可見

行父出莒僕而宿乃妻庶其此以見行父之忠於公

而宿之貪利而不忠也

莒慶逆 庶其奔

襄公九年

五十四

春秋兩謹大夫之接內所以嚴禮義之防也

觀魚 臧下陽

經重禮義而於縱欲徇利者說焉 伯益之戒舜

曰罔遊於逸蓋欲重則禮亡禮亡則身必從之聖

人所以憐憐於室欲者以安身也仲虺之誥湯曰

不殖貨利蓋徇利則棄義棄義則國隨而亡聖人

所以憐憐于黜利者以寧國也

庶其奔 伐鮮虞

以却叛律納叛者而非義見矣

樂盈奔

世臣去國而伯主之薄恩見矣

商任沙隨

即伯國之錮世臣而知其薄恩矣 傳前段是不當

錮意後引巫臣一段是不必錮意不當錮而錮是不

仁也不必錮而錮是不智也然傳意只在不仁上

平公聽讒逐一世臣而不勝煩擾勤諸侯必欲搏執

襄公九年

五十五

之不但薄於恩而其短於策已甚當時齊人在會先

已陰納樂盈令固不能行也且有以藐晉而侵侮之

師隨至矣

盈奔 商任沙隨

伯主逐世臣而重錮之經深責其薄恩也

城濮 梁枝 河曲 梁州 書故 駟陵 鉞 出 淖

觀伯臣世助於國而知待之不吝薄矣

入州來 沙隨

觀內外待去國之臣而其謀之得失見矣 上逐

策士以自禍最非好事只不錮一着猶見其明耳

城濮 踐土 晉侯伐衛 河曲 鄆陵 亳北

論伯國君臣其世勲世業足念也 三臣之勲勲

在伯晉三尹之業業在尊周平皆弗念要繳

入州來 伐鮮虞 合庶其奔傳

即怨臣與却叛者其賢於人遠矣

救虎 楚圍陳 陳逃 履奔 黃奔 黃歸

棄公九卷 與國每無以御其臣經說其失君人之道也 至夫

黃歸

貴戚資夷以復國其君之不能可知矣 在自楚二

字上見出因夷狄之 後能克

盈入曲沃

經著世臣之送原致亂者之罪焉 講過盈之罪重

晉錮之甚作

齊伐衛 遂伐晉 取朝歌入孟門

齊伐衛 遂伐晉 取朝歌入孟門

經于大國用兵而深著其凌伯之罪也 侵犯盟主

固白不義且介其亂臣以濟惡焉此不義之尤者也

救晉次雍榆

經說內臣恤患之慢仁天下之情也 子服惠伯稱

是役與邾鄆勝擊齊之左倚止晏米焉豹非無功于

晉春秋但書次榆者蓋穆叔與趙勝皆畏齊師而不

敢敵待其已去而躡其後耳噫盟主而待於列國之

救天下亦多故矣

棄公九卷 齊侯襲莒 主輕行而掩之曰襲 至夫

大國用詐以凌小經著其實以說之焉 乘人不備

而掩之卒不勝一小國身傷臣獲自取之也

楚蔡陳許伐鄭 楚子伐鄭以救齊師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

即外兵無以服貳見伯主推誠之效矣 主鄭不叛

者二十六年

大飢

經志望國之大侵見其備之無道也 救荒無奇策

經志望國之大侵見其備之無道也 救荒無奇策

而豫備有善經備具素先豈以一歲不登而遂致大

飢哉然此傳都就臨時救災魯失賑業之道上作

缺光 臧黃 舍至 上是死社稷之君 下是衛社稷之臣

衛師入郕 吳伐我 君之靈民 臣之棄國 反前題看

會夷儀

伯主貪利而黨惡春秋明義以貶之也

遂伐晉 夷儀 重丘

伯主不能因事以謀義春秋特詞以貶之也

襄公九卷

舍之入陳 井堙木刊罪可勝也 執紼承飲禮足嘉也

經咸入國者之惡以其有禮也

重丘

諸侯講信以成惡春秋重致其貶焉 假悅晉以成

君者好之情也利其重賂而又樂其成君以悅已者

晉之情也春秋特書曰同以見其同情而誅惡之法

嚴矣

衛侯入夷儀

諸侯復國之義未絕春秋恕之也 惟衛侯之罪止于

蔑冢卿故能改過則國可復而其義未絕惟義未絕

此聖人所以有望其改過之意若突之篡雖有國人

之君諸侯之助豈有赦罪之期哉內挽外推只對國

人君諸侯助看義所以未絕者不在是

入檠 入夷儀

經異詞以紀復國之君視義之絕與未絕也

衛侯奔 入夷儀

襄公九卷

春秋于諸侯去國而責其自取復國而望其自新也

都在蔑冢卿上看惟其有蔑冢卿之罪故其出奔

則為自取之咎惟其罪止於蔑冢卿故能改過則

有復歸之望

入夷儀 衍歸

經紀諸侯復國而異其詞示不輕于絕也 或撫

其內或營其外悔而能改是亦桐丘之甲也遂我

者出納我者死困而弗並猶夫射鴻之衍也

衛鄭復歸 衛鄭歸 入夷儀 衍歸

春秋而於失國之君均致不輕絕之意焉

上過

是殺弟稱復不稱復下過是茂冢卿書名不書名

夏伐陳

賢臣不屈於強伯能自立也

志周之德恃楚之衆

其曲在陳遵而王制復而舊職其直在鄭彼晉人之

強能加一叢尔之鄭不能加禮能屈一行人之子產

不能屈禮

襄公九年

伐楚門巢

古者入境云云責吳之輕以被患古者大國云云責巢之輕以肆患

卒

經紀用兵而微禍肆禍之非咸見矣

弒剽

衛侯奔

會戚

入戚

衍歸

二卿廢立之不慎可為未鑒者也

重倒寗喜上

作蓋寗殖之廢立已大誤於前喜豈可再誤也雖

有父命然喜之北面而事剽者幾何年矣祇累惡

耳

入戚衍歸

經紀擬國復國之事而君臣各致其責焉

衍歸

經於外君歸國而深責其自棄焉

逆於境者携之

送於道者揖之逆於門者含之驕慢之習猶夫皮冠

不釋之舊也二通内外者悅其媚臣守不二者怨其

睽約言反國者渝其信復怨之私猶夫凌茂冢卿之

私也

衛侯奔 夷儀

衍歸

襄公九年

春秋始爵與國而終名之者以其無自強之志也

楚丘

衍歸

衛文自強 衛衍自棄

會澶淵

經於伯主講好而深著其變叛之罪焉

晉人為孫

氏故荀吳來聘會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以

與孫氏抑君助臣罪亦大矣

楚蔡陳伐鄭

即外兵無以服人見伯主推誠之效也

蕭魚而後



葵三伐鄭而鄭終不叛以悼推誠故也

會宋

經于中國交夷而深著其紊大防也 中國所以能

禦楚者惟其以為夷狄而擯之也今乃進之狎主諸

侯後豈可復擯之乎故自是華夏莫辨而諸侯俛首

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

暫免於兵革之苦而天下之大勢遂大潰而不可收

拾矣 兵以威四夷必不可弭者也此舉大失於向

襄公九卷

六十二

戍之務名而不顧中國之大計韓宣子懼弗許之携

諸侯似非得已然使晉之信義常不失于諸侯而戎

兵已為安集中國之舉即弗許弭兵諸侯豈有不昭

其令德者乎

弑審

人戚 鱣奔

即與國君臣之出入而其君之失政刑可知矣

鱣奔

貴戚守信而去國經詭歸於君焉

元奔 鱣奔

春秋而賢大夫以忠信教天下也 元亦自出邊

說魚府曰元反必討審喜曰必子鮮在 上蘇轍

下谷梁

鱣奔 札聘 去國合義 辭國過中

盟宋

春秋重貶伯國之交夷誅始禍也 當時以為晉楚

交見則兵可弭而共賴其安不知墮軍實而長寇讐言

襄公九卷

六十三

范四

中國日虛而夷狄日進此大亂之端也且毋論後日

酷烈之禍即今日裘甲之變楚之詐晉而所欲甘心

者晉幾不免其效可睹已如此矣雖使言於守信受

兵之非患然孰若明鑒于遠而建長利之為愈也天

生五材誰能去兵善哉子罕言之矣

會宋 盟宋 如楚 會申 伐吳 滅賴

中國交夷以啓禍春秋特謹其始也 此題就將

弭兵分貼伐吳滅賴交見分貼如楚會申不知請

從相見正所以弭兵且此題專重會申而伐吳廢

類乃會申一時事只宜一串說來便是如楚亦與

會申對不過

如楚 會申 伐吳 滅賴

春秋迭紀夷強之迹傷中國始謀之失也

盟宋 會申

中國交夷而卒成其僭春秋所以謹之也 此傳

全以于申之禍見于宋的不好即邢丘之溴梁也

襄公元卷

溴梁

會申

信講而見委臣之害  
好講而見交夷之害

瑣澤

楚子伐鄭

盟宋

會申

中國兩交夷以啓禍春秋之所謹也

慶封奔

即亂臣之去國而外夷黨惡之情見矣 慶封以慶

舍之故伐公宮弗克遂來奔既而齊人讓魯魯奔吳

以朱方處之富于其舊是崇惡也

公如楚

是時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俱如楚舉魯以見其餘也

即內君脩覲於夷而交夷之失見矣

公在楚

春秋因歲首而存君示臣子之義也 當時楚人使

公親棧則君夷於陪臣季氏取卞自封則公不得有

一民尺地故有公則無所復存存公則失國可知矣

坤之剝曰龍戰於野夫嬖於無陽而後稱龍猶嬖於

無君而後存公春秋此義重明人臣不可頃刻忘君

之意夫惟頃刻不忘其君然後艱難顛沛不敢自愛

襄公九卷

其力而朋黨身家之類一切不敢以二其心而君臣

之義明矣

公如晉

文十三

正月至

文十四

公如楚

公在楚

經於內君寓外必因其行之安危而詳畧之也

穆子相行能吞子家之賦而股肱有所托鄭人遠

會共協平晉之謀而羽翼有所資則君之在彼猶

在此也 楚康將葬辱之以西門之送而幾不得

歸季孫取卞拒之以公治之告而懼不敢入君猶

在外臣敢安乎

上或出如晉文三公至四外得晉侯之請盟內得

莊叔之贊禮

又或出如晉襄四公至五外得晉侯之宴享內得

獻子之請節

又或出如晉襄十二公至十三前有士魴之聘禮

後有獻子之書勞

會葵丘宰孔賜胙齊侯曰凡不逼公在楚

論人臣忠愛之心有即物而不敢忘者有即勢而不

敢忘者

春王正月公如齊至 春王正月公在楚

春秋兩致意於歲首而尊主存君之意寓焉 上

於歲首而書王正月以表之下於歲首而書公在

楚

臧項 公在楚

內臣覆小春秋直辭以抑之內君寓外春秋特辭以

存之 上要說出所以抑而不阿附權臣意下

要說出所以存而不忘君父意

弑餘升陘魯甲邦大棘羊斟怨合比奔寺人柳

內外致患有由春秋備書以示戒也 狎敵比易

過伐楚全 邇怨比易戰邲則魏錡求為公族弗

得趙旃來卿弗得林父遣二憾往致敗也

城杞

伯役私於所親春秋責其不知本焉 論本原則當

先敦父族論父族則莫先於尊王室莫安諸姬正是

尊獎王室之事也

踐土 伐衛 亳北 城杞

伯主棄先業而私所親經直罪其昧本也

踐土 晉侯伐衛 亳北

伯國世脩獎王之業可謂知本矣 文王築宮衛

雍以朝王 襄公先朝王于溫而後伐衛 悼公

亳北載書曰尊獎王室

城杞厚手衛薄手周木氏載馳  
葛藟揚水

經于二伯與役說其專大權味大本也

湏句城杞上不請王命  
下不獎王室

經于内外之私所親說其擅權而味本焉

士鞅聘

即伯臣之脩禮見内君之失民 主作三軍民不屬

公司向執幣之禮僅行於莊叔三耦之射取足於家臣

向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今安在哉要極屬感慨

意方妙

札聘

春秋因聘而貶辭國之賢望之以中道也 春秋論

札之可以達節者全在壽夢諸樊讓國之公心上所

以貶札之生亂者全在夷末既卒一辭上蓋壽夢欲

立札之時諸樊餘祭不能效仲雍泰伯之逃則季札

自無受國之理其不受毋足怪者諸樊子光殺王僚

而致國季子而又受之是與於光之弑也其去之延

終身不入吳國亦是理當如此此皆季子之所以

為賢處其過只在夷昧卒而又辭位何者季子不受

則無所適立彼僚立非次則公子光之爭勢所必至

是吳本無爭端爭端實季札一讓之所釀成也先君

慕賢而讓國固以安靜國家是望乃札卒因之以禍

國則讓何貴焉故又斬之曰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

之聖而季子為泰伯之讓豈至德乎此意最重 聖

人非貶其辭國只貶其生亂貶字不是立文說之只

以季札之賢而待之等於常人便為貶也貶字對揚

字看無美詞以稱揚之即為貶 有過讓之季札而

後有越分而立之王僚有越分而立之王僚而後有

懷憤而發之子光

突救 季歸 完盟 椒聘 衎聘 札聘 會奔

春秋殊待人之例而獨以中道責賢臣焉 總是

不以襄子突季友屈完者褒札而惟以待楚椒秦

衎者待札非是聖人嘉讓國之心有殊於嘉子誠

者也只以札之賢而有生亂之事故因以責之

耳

突救 季歸 完盟 椒聘 術聘 札聘

春秋待人之例有常變而備責夫行之過中者焉

與前題全但不用子臧事耳

突救 季歸 完盟 札聘

春秋不假特笔於辭國之賢以中道防天下也

椒聘 術聘 札聘

襄公卷

經以畧夷之類待賢臣示備責之意也

年 五

突救 季歸 完盟 椒聘 術聘

兩觀春秋待人之例而責備賢者之意見矣

突救 季歸 完盟

經屢特笔以進賢臣而貴戚過中之失見矣 要

見三子達節皆有關於天下國家者方與札有情

重書法

季子歸 嬰齊如晉

經於公族之賢者而兩變例以致其稱焉

季子歸 札聘

經于賢臣有予其歸國而靖亂者有貶其辭國以生

亂者

完盟 札聘

春秋所紀予服義而達乎權者貶守節而過乎中者

嬰齊如 札聘

經于貴戚有予其辭位者有責其讓國者

襄公卷

季歸 嬰齊如

主

聖人兩於公族之賢者而皆變例以美之也

札聘 會奔

經待辭國之賢獨有以達節望者焉 要見札所

處者父兄與賢之公故義不可辭而辭之適以階

亂子臧所處者負芻蓐立之時故義不可受而辭

之可以止亂故論人品則季札過於子臧春秋所

以望之者深論事權則札之讓不若子臧之善春

秋所以責之者備也

敗言 札聘

春秋責備賢者望之以王事而律之以中道也

侵曹伐衛 札聘

春秋責備賢者而脩怨辭國者皆不與也

甲午宋災

春秋特志內女全節之由所以勵婦道也 伯姬不

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

素全卷

能之故審乎死生之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

於生辱之甚甚於死夷齊餓於首陽之下求仁得仁

伯姬乃婦人中之夷齊也

良霄奔入

經于大夫出入必正其義以著其逆也 其位未絕

意輕只重將以滅國上入者逆詞自許者許有奉焉

許鄭之世仇也

魚石 曲沃 霄奔 南里 入霄

外臣位未絕而謀甚逆比事而可知也

澶淵宋災故

列卿舍大義而急小惠經責其不知務也 遍刺天

下諸侯在書壘上見不用只論大夫不智上以其不

討蔡賊而謀歸蔡財也不仁末後帶言

向戍聘責敵豹如京王嘉其盟宋趙武守霄入于皮不

經詳列卿制行之賢將顯其昧義之罪也

澶淵 會申

素全卷

春秋兩列卿講好而責其昧義委命之罪焉

穆叔趙孟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謀國若是何也

以利害謀而不知本乎仁義也向戍子產叔向皆

諸侯之良也而謀國變夷何也聽天所命而不知

以義立命也

李氏曰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當其初立外則晉悼之伯

方務綏睦親隣內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

夫故魯國自事伯外皆無他虞柰何自五年季文子卒

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城費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  
 卑入鄆而君命不行於楚諸大夫則而象之城成郭而  
 子孟氏強矣城防而臧氏亦強矣悼公既沒齊却交伐魯  
 之不振蓋甚蓋以兵權分於三家故也至其末年乃俯  
 首南面而朝於楚雖晉伯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泯  
 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  
 宣成以來已然而實成於襄公也

春秋質疑



溫陵田居中公兩甫訂

潭陽朱洵熊紹祖全校

昭公

元會號禮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此書公子

伯臣守信經先之以示貴焉會于號尋宋之盟當

日盟于懼晉之先故但請齊云許之故

不書盟云文事實的書法不重在觀其事

者則先之以信為本者謂其守弭兵之約所謂武有

仁人之心號之會所謂今武猶是心也非許其讀舊

書之謂要之則中國所以異於夷狄者正以有此信

耳有貴中國武不但號之盟先

會號 鍼奔

經兩紀貴戚之稱有明尊之義有明親之恩

季子歸會統

經于貴戚而詳畧其詞賢尊之義見矣

盟蔑 盟宿 會宋 盟宋 會統

春秋不貴諸侯之要盟而屢重伯臣之守信焉

會宋 盟宋 會統

春秋每紀信好而先伯臣所以貴信也 全重每

書必 于木初請狎主諸侯不圖既請舊書

加牲 詐晉而加之趙武一叔向之言再

拒祁午之請都守丹兵之約以信為本

盟宋 會統

經紀信好惡中國之潰防子伯臣之守信也 聖

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故再言宋地聖人惡

盟誓之煩悞傾危之習故必先趙武

會統 黃池

春秋兩先伯國重信而紀常也

彼以其詐我以

其信則理義之貴自存中國常尊夷狄常卑則

治禦之道始得看來聖人正夷夏之防不使夷狄

加中國即會統之書亦有此意 此條在駭卒傳

則為衛齊惡之書謚在仍叔聘傳則為不疑祁午

之世故在忽奔傳則為却逆女之公子在殺同括

傳則為立趙武而反其田在華孫傳亦可為趙氏

功臣之胄在楚糜卒則為楚圖之無君

取單

形公下卷

望國乘亂 春秋諱詞以示貶焉 以傳中述

叔豹事正見非豹之忠魯幾不免于戮使受師之辱

以見乘莒亂而取邑者之罪也然為內諱竟指魯說

蓋當昭公在國也不然聖人肯為強臣諱哉 李氏

曰當時莒有弑君之罪書伐莒則似以討賊于魯不

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此意與傳不合却看

好

救台入爭 會統 取單



望國乘亂取邑春秋原其事而諱之也 同單作

上五比只見季孫久開單取之端使叔豹斃于彼

戮

會號 取取

春秋紀事有貴伯臣之守信者有美內臣之守節者

取取 舍至 舍豹之子

經著二臣之守節而世濟之美見矣

伐邾取繹

丁邾 上書伐書取 下不書

昭公十卷

經紀內兵 卜有直詞以罪其縱惡者有諱詞以說

其乘亂者

鍼奔

經紀貴戚去國而交責其父兄焉 即其車千乘足

以顯其二君之實若能少此之言亦知其非有不可

容之惡 以均愛望人父非特以別其兄正所以全

其弟也以能友責人兄非特以愛其弟乃所以愛其

父也

及取

春秋責望父兄當各盡其道也 上易立子朝下

易辰奔克段取長葛全

考宮 鍼奔

春秋於子之事父有因厚所愛而責其非禮者有因

薄所愛而責其非義者 傳曰父母有愛妾沒

身敬之不衰豈謂是乎 書曰不念鞠子哀大不

友于弟豈知之乎

昭公十卷

大鹵

伯國始崇卒以攘夷春秋所以說之也 以攘斥之

宜提起重在崇卒而使車戰法亡上蓋車戰法亡而

後變詐愈多殺人之禍益慘矣牧誓不愆於六步七

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上言生作進退之法戒其輕進下言攻殺擊刺之法

戒其貪殺皆古車戰之法也崇卒即是用詐不可易

若

大鹵

春秋所書而見蓋兵崇卒之非制也 楚莊狗焉

敖之策而令典作右轅左追尋前茅中權後勁蓋

一乘用百五十人矣此車戰之五陣也苟吳用魏

舒之策而車戰毀而于前五于後專為右角參為

左角偏為前拒蓋五乘分為三五矣此步戰之五

陣也

長勺 大鹵

挫敵非王事者可說挫外非王師者可貶

于鄆 大鹵

屏左右而相搏舉孟勞以相加 毀五乘為三伍為伍陣以相離

經於二臣挫敵皆說其非王師焉

遂伐楚 大鹵

伯國攘外而專與詐之罪見矣 上異於南征下

異於北伐

召陵 大鹵

經於伯國兵信義其近王事說其非王師

稅茲 大鹵 成丘甲哀田賦 魏武士秦成卒

經慨古法之亡而說田制兵制之變焉

盟戲 大鹵

春秋於伯兵予其善謀說其變制也

大鹵 滅陸渾

經於伯臣說其崇卒而恕其靖華也

去疾入 與去疾者恐一國之無君 黜之者恐天下之無君

經於貴戚復國予其正而黜其專也 無所稟只就

無王命上說入者難詞明其非逆詞也只作事迹點

起當時展輿之立國人業已歸之故自外入者為難

突歸 忽奔 納糾 小白入 國無二君 道伐楚 公在楚

春秋辨名正分而天下國家之統定矣 以天下

國家分突忽以嫡庶言糾白以長幼言荆吳以僭

號言

突歸 忽奔 納糾 白入

經正國家之統於嫡庶長幼而示義焉 傳子以

嫡天下之達禮無嫡立長古今之通義不惟其  
而可以強力取則有十突而鄭瓜分矣有十糾而  
齊昂立矣國家紛紛寧有定邪

小白入 去疾入

春秋而紀復國皆予其正而不予其專也 俱以

難字作起上正屬分長下正屬討罪專則皆不稟

王命

去疾入 展與奔

昭公十卷

經于外君出入必因人而予奪之焉 上以國氏

下不書爵俱着討罪上說去疾之無所稟諸侯之

與其立皆點在講後

與奔

經於外君之去國既誅其逆而復治其黨焉

會虢 取郕 展奔

經原諸侯黨逆之迹而特詞以罪之焉

伐楚 江黃伐陳 會虢 取郕

經于資遠崇亂者而兩驗其實焉

盟葵丘 取郕

春秋紀事有驗伯主正倫之功有驗諸侯崇惡之罪

歸枋入 却防 虢 取郕

春秋紀事有驗利交之罪者有驗崇惡之非者

疆郕田

強臣兼鄰以自植經惡其不臣也 畏君之威聽其

政靖難為外安其內此人臣事君之職分也非君命

昭公十卷

而生事于外植私利而貽禍于國季孫之強梗極矣

麋卒

會虢 會申

中國知夷惡而復宗之春秋深傷之也 惡莫大

於弑逆不知其惡猶為誤既知為惡而復宗之此

中國所以衰微而不能振人欲所以橫流而不能

遏也

召陵 會申

經紀信好之禮予其出於夏而傷其主於夷也

大合諸侯之禮始由齊桓用以攘夷繼則逆焉用以制夏誠世道一大變也作文冗順題相形而前後要貫串歸重會申意思以發聖人憫世之意北奔

經於外臣去國而明其分之猶存也 見比歸傳以子鮮樂盈入照晉人待以羈旅而致祿從本國之班盡於后子而列位本公子之素

韓起聘 昭公十卷

經於伯臣脩好而予其知禮焉 觀書於太史氏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賦角方甘棠皆餘意

叔弓如晉

內臣奉使而知禮春秋子之也 報宣子也郊勞則辭曰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致館則辭曰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執忠信禮之器也平讓禮之宗也

公如晉復

國君昧禮而取辱春秋備書以見貶焉 論理是如晉上重故前傳舉動人君之大節云亦不妄悅人以自辱一敗皆是起其不當如而如之意但其已至於河而見卻則又當從權適變而不宜輕復也故遂以不復而復與之平對全題重昭公失國之因上做以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述講二比於後季氏是奸和窺之以作止其惡晉人是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

款奔

經於諸侯去國而端本以責之也

入極 公選 白入 誠心 彭衙 孟明 雞澤 魏釋

觀列國之所以待臣者而知馭下之有道矣

大雨雹

經紀天道之變戒君政之失也 雹為陰齊陽則當振其陽以勝其陰故歸重於昭公之行其政禮

八  
申

中國宗夷春秋責以人事焉 弑逆人人所得同討

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是中國胥為夷狄之行誠

古今一大變所以然者當時大夫一任之于天為無

可奈何而其君皆從之故至此極也春秋之法以人

合天不任於天而宇宙在其手此自是實理當時君

相曾未聞出一奇畫一計以禦楚者夫禦之不濟則

命也棄人事而不脩吾安見夫天命之果不可回而

聖天子卷

十一

又安用君相為耶然則今日之變中國為夷狄皆當

時君相棄人事妄言天道之失耳春秋所以不殊諸

侯於淮夷而責之甚備非不通時勢之論也

會申 執徐 伐吳 滅賴四此一時事 滅陳 滅蔡

春秋深貶中國之崇惡以其棄人事而責命於天也

渾作中微分三段惟天所相司馬侯之言滅陳天

道裨寬之言天將壅楚子產之言

會申 執徐 伐吳 執慶封 滅賴

諸侯崇惡而順其所為春秋深貶之也 此題

會申為主而以執徐等比就中發之要重發順其

所為意

會戶 平州 會申

春秋而嚴黨惡之誅而尤惡夫崇夷之惡者焉

以會戶平州影會申作至此極矣要發

向戌聘責敵子 盈奔叔向 夏伐陳子產

歷觀三臣之賢而春秋責備之意有在矣 加會

聖天子卷

十三

中倒單作

會申 夾谷 歸田

觀崇惡化強之事見聖賢合天聽天之別也 認

將以人合天意論起中分勿着事迹以天自處不

在序續不嫌只在以禮責齊不以強弱動心

六月雨 滅黃

觀天與命存乎我而知崇惡者之失矣

滅陳蔡 胡豹歸不敵命

執魯 札聘 會宋 會申

春秋之法有示達節之權有示立命之義 春秋

之道達節不守故子臧而貶札春秋之法以義立

命故子趙而貶三臣

楚人執徐子 徐子吳出也以為或馬抄執諸中

經者外夷重小罪中國之棄義也 書執徐子危會

中之諸侯也

伐吳

昭公十卷

春秋紀外夷仗義之兵而崇惡者之罪見矣 此題

有主外夷仗義中國委命對作者夫既曰仗義討賊

又何以責諸侯之聽順其所為辰陵之盟足以觀矣

只主吳以宋方處齊慶封而富于其舊崇惡也故楚

人有詞于伐作

執齊慶封

即外夷之討罪而見其師之有名矣

遂滅賴

即外夷覆小之暴而中國委命之罪見矣 在一遂

字上見楚人強橫之甚中國始從之伐吳執慶封此

猶曰討罪耳至于合兵以滅人之國而不敢違弱也

如之何

取鄭

春秋諱望國覆人之惡所以存臣禮也 鄭立莒公

子為後今來歸魯魯能請於天子復立其社稷則為

善因而兼之則惡矣故變文書取而從內諱之例

昭公十卷

舍中軍

強臣變制以專兵經微詞以著罪也 初云作三軍

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三家各毀其乘足成三軍

今此惟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季氏因擇取其一

二子共分其一前作三軍民猶有屬公者今則但歸

其貢無復有民矣前此季氏與叔益不過三分國民

各得其一今則又遜叔益以益已獨擅魯國之大半

故曰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也微詞

以著其罪所謂不待顯言而罪自見而為定表之微詞也昭公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意亦要見必至之理

要發 作三軍 舍中軍

春秋而於大夫變兵制而深罪其不臣也 二次

俱是早公室前輕後重其罪摠歸季氏

作三軍 舍中軍 園費 孫齊 春王 從祀

強臣專兵而貽禍春秋深罪之也 摠以作舍三

昭公十年

軍為主而以必至之理帶發于後

去

公如晉

內君事伯而習禮之文經說其不知本也 政令在

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而屑屑焉習儀以

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

牟夷奔

外臣以地接內經交著其非義焉 言及意不必重

要見季孫宿受之實非公也

浮來 牟夷奔

者

庶其奔 牟夷奔 黑肱奔

經詳叛臣接內所以懲不義也 摠叙中以三叛

人分重書名上

徐越伐吳 蹶由檣師見此

遠人從兵近正春秋原其世而進之焉 越自勾踐

昭公十年

始稱王尚在伐吳後事不可入僭號字

七

伐吳 執慶封 伐吳

經原外夷用兵有名因進遠人之從義焉 倒作

世類意亦要見

盟茂 會潛 荆聘 取舒 會戚 伐吳

春秋於變夷者酌夷夏之間而待之也 以首二

段提起倒作止以人書不淨稱爵不使與中國等

也必以人書不復舉號不使與夷狄均也

給越伐吳 構李

春秋於變夷者從義則進之用詐則黜之也

越伐吳 會奔

春秋原世類有進遠人之從義者有子外臣之知禮

者 仰禹則必重禹之子孫是故見越之僭也

則為禹惜見越之義也則為禹喜慕滅則必重滅

之子孫是故見會之出奔也則為滅憫見會之有

禮也則為滅慶

年六 合比奔

大臣因諛去國經直咎其君焉 此傳正意是論寵

信闇寺之禍故傳末以刑人之能亡國敗家意說出

刑人者多貪矣狼恨計非碩後也且朝夕君側浸潤

易行根據難拔故一入其言則天下國家不可為矣

款奔 比奔 寵嬖人而失身 寵寺人而失臣

叔弓如楚 聘且平也

即內臣脩禮於外而附夷之罪見矣 主暨齊平傳

外附荆楚句

暨齊平 襄公之世齊數伐魯景公初立使慶封來聘而不 書魯報則魯蓋無汲汲于齊可知矣

經於望國之平大而特詞以罪之也 重附夷斷罪

非止惡其挾而已蓋挾楚得平即有莫大之利而已

先有變於夷之惡况魯為齊弱久矣不自計其德之

厚薄而徒借威以憑人患之生必自此始則平何足

貴哉 加弓如楚見附夷事實

暨平 及平

經紀望國之平怨甚無取其挾且畏也 有挾在

平日附夷上斷罪有畏在平日侵大上斷罪一何

取于德色而氣驕一不得不戒心而氣歎 加弓

如楚公侵齊全

弓如楚 公如楚 公侵齊 公侵齊

春秋于內君有著其附夷之罪者有著其犯大之罪

者 始遣使以弔房鐘之敗繼躬往以落章華

之成附楚若此宜齊之汲汲而請平也揚州門而



逞顏高之射廩丘攻而焚主人之衝怒大若此宜  
曾之汲汲而求平也

輸平 宋楚平 暨平 及平

春秋屢貶結成者亦各有所重而已 平者聖人

所貴然放利而行實忘國敗家之本專行不報即

弁髦贅梳之階德色于附夷汗我周公之肯重怒

以凌大殊失保國之方則平之得不足以償所失

者也

昭公十卷

輸平 宋楚平

經惡內外結成嚴利與功之戒也

輸平 暨齊平

春秋而惡結成以其放利而挾勢也

宋楚平 暨平

春秋而惡結成正分嚴防意也

盟貫 宋楚平

信講於制夷者春秋不墜貶之平得於專制者春秋

不槩予之

首止 葵丘 暨平 及平 意全上

公如楚 楚成章華之臺故遠啓疆來召公而公如楚也

即望國事夷之迹而崇侈附夷之非見矣

會號 執行人 留奔 滅陳

經詳與國之亂而君臣交致其責焉 論陳國覆

亡之禍則招憑寵稔惡之所致論于招稔惡之禍

則陳侯親親非道之所致摠叙分作收書弟書法

昭公十卷

季子歸 春王正月 會號 滅陳 魯得季子安社稷 陳寵子招危社廟

內外親親有得失而安危係之矣

叔弓如晉 賀虜祀也

伯主以侈勤諸侯失職甚矣

公如楚 弓如晉

禮脩於君臣而外夷內伯之罪見矣 前年楚成

章華之臺既召諸侯落之至是晉成虜祀之宮復

勤諸侯賀焉內外一轍也然其度逆德稔惡未定

年八

深責晉以宗盟之伯而效之尤罪可勝言哉未要

歸重此意

蒐紅艾蘭以為防置柝以為轅門以為覆質以為裝

春秋直紀望國講武之悖而縱權之戒深矣 此後

凡蒐不書公公無與矣民皆三家之民則蒐亦為三家之事故曰民食於他公試觀自根牟而至商衛者公家不得以有其一民焉是不可不惻然為之寒心乎至此不悟公之失守社稷蓋已久矣豈必待出奔之

昭公卷

日然後非魯君哉違天時易地利悖人理摠是亂臣

故為非禮以動民

臧陳執招放越

春秋紀外暴既責夫憑寵以致之者尤責夫徇利以啓之者

叔弓會陳

春秋因事以存與國公天下之心見矣

陳災

觀春秋存與國之災而公天下之心見矣 陳建國

出自先王而先王亦非私一陳也其德厚者其流光其功大者其奉遠所以為歸民心合天德之公而舜德百世不涇則陳祀亦百世不艾也觀於史趙鷄火之占禘灶水妃之論一則曰猶將復興一則曰五年將復可見天意猶未厭陳人心亦群憤楚而思以逐之矣

弓會陳

叔鞅至京 封建之義 嫡庶之分

昭公十卷

春秋兩因言以紀事而公天下家天下之意見矣

築即囿 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吓無民其可乎

經紀望國興役而因見大夫之忠焉 以左傳觀之

有以見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

樂施奔

經紀大夫去國之迹著權臣移國之端也 主會尾

傳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 樂高氏強于陳鮑氏

陳鮑方睦伐之分其室陳桓子請老於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陳氏始大

三卿伐莒

經紀列知之並將而專兵之實驗矣 此傳因三卿並將之事以驗舍中軍之實為季氏中分魯國自封之罪身為主將季氏擇二之驗也各率一軍二子各一之驗也 既舍中軍公室無兵每有征役三家各

昭公十卷

王四

將其兵以行經皆據實並書伐莒之役三家並將獨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叔弓非叔孫氏也此亦見叔舍之賢雖曰家徒猶使公臣帥之矣

作三軍 舍中軍 三卿伐莒

強臣變制專兵之實即事而可驗也 即三卿之

並將則知前日三軍之作為三家之並專即季氏之主將則知前日中軍之舍為季氏之獨專

舍中軍 三卿伐莒

列卿並將於變制之後而專兵之實驗矣

作三軍 救台 入鄆 速伐邾 疆邾 舍中軍

伐莒

春秋於內兵有譏列卿變制而各專之者有說強臣變制而獨專之者 以既作三軍每一軍出各

將所屬作一邊以既舍中軍季氏主將二子各帥一軍為副作一邊

叔舍如晉 莒平公 諸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

昭公十卷

王五

也叔向果辭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諸大夫皆無辭以見

棄疾圍蔡

外夷討賊出於詐春秋所以惡之也 以楚之強勝

蔡之罪何求弗克乃懷貪鄙之心而尚詐讓之謀求逞一時流毒于後楚虔安所逃其罪哉

會虢 會申 伐吳 伐吳 諸侯與通 圍蔡

經詳諸侯縱惡之久而深罪外夷討罪之非正也

入陳 圍蔡

仗義以正倫可予假義以濟欲可說

比蒲

望國越禮以簡兵春秋說其志本焉 越禮指僭言

是通例只重忘本蓋君有重喪國不廢蒐是曰忘本

見季氏不忌君矣勿責昭公蓋上下所以相維而治

者全是有此孝敬忠愛之心故曰政之大本也上下

昭公十卷

二十六

不相忌而國不可以為國矣非有門庭之寇亦要挑

見

敗敵 敗箕

觀伯國君臣之挫敵而顯親愛君之義著矣 摠

是文公之喪上襄公禦之下卻缺禦之以非門庭

之寇而興師為不顧忌作

盟侵祥 主執意如傳今魯與邾通好

即望國結小而見其有交好之迹也

厥愬

春秋不貶恤患之無功原其心也 重心上看而以

不仁不智辨講蓋于扈澶淵皆是力所能為一沮於

利一圖其輕是心不欲也今晉心欲救蔡則非不智

不仁特力弗如耳又要知八國敵楚豈至力不足只

因此積衰之時而楚又強盛故取其心亦不得已而

維持伯業之意也可謂以恕待人而不求備矣收諸

國猶序而大夫無貶 此題只重原其心則無惡故

昭公十卷

二十七

得免于會戶澶淵之重貶耳若以庸懲之義律之未

必無過也若說力弗加而遂可自諉非春秋以義立

命之意

滅陳 圍蔡 厥愬

列國心於恤患而力弗加春秋所以無過貶也

上二比只作荀吳之言

盟戶 澶淵 厥愬

春秋兩比事以恕列國亦原其心而已矣 大意

具在單意

盟戶 澶淵

經紀盟會罪諸侯之不仁而責大夫之不智也

商人子般湏認八國十一國句便知力可為

綠陵 厥愬

春秋以義而權伯主之專封以恕而叔列國之恤患

厥愬 黃父

春秋待人之法恕以情正以分也

附公十卷

十六

厥愬 召陵侵

春秋兩於義舉恕其歉於力陋其窳於利也

厥愬 栢舉

經於恤患之兵有取其心者有取其功者 力雖

不能救蔡心可原也心雖不為救蔡功可錄也

滅蔡執有歸

經於諸君被患而特予其得子道焉 無降服之狀

正是不屈於敵正是不忘乎親也執字雖緊關其實

只是事迹書法在稱世子上 加圍蔡只見圍八月

而效死以守

滅蔡執有 入却益來 入曹以歸

嗣君被患而經不以失節例之者所以表其正也

十一 愬奔

即謀臣之見逐而強臣之專見矣 季平子立而不

禮于南蒯南蒯謂子仲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

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仲許而後從公如晉南蒯

附公十卷

十九

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自鄭聞費叛遂奔此

內有昭子不順季孫事 南蒯一動而公子愬奔群

臣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蓋綠季氏父專軍賦故

蒯方謀更位歸室謀未行而愬奔矣

晉伐鮮虞

經於伯國畧遠而深斥其效夷之非也 假道鮮虞

入昔陽與伐鮮虞是兩項事正與猷公伐虢執虞相

類春秋惡晉詐在伐鮮虞不在入昔陽而伐鮮虞之

詐在假道不在偽會上楚奉孫吳教句最重莫能救而效其所為最關緊信義二字不必分折只詐諉便是失信與義收狄晉

滅下陽 執虞公 滅陳蔡 鮮虞

春秋惡伯國逞詐之兵而獨重夫效夷者焉 上

以師與人稱之不是無貶亦所謂不待貶者蓋滅

虞實同一詐但比之伐鮮虞時則不同耳當時楚

之所為如此晉不能救而又效之所以尤為可罪

即會申傳所謂憫之甚傷之甚意

滅陳 蔡 伐鮮虞

伯國縱夷橫而踵其詐春秋所以狄之也

厥愬 鮮虞

經于伯國之兵好怨其謀義狄其效夷也 上異

于盟危澶淵之不仁不智下同于滅陳滅蔡之不

信不義要見聖人忠怨之情春秋謹嚴之法

晉狄伐秦 鮮虞

年十三

經于伯兵始責其用夷而繼責其效夷也

俞聘 椒聘 滅陳蔡 鮮虞

春秋之法有進夷之效乎夏者有黜夏之效乎夷者

叔弓圍費

內臣討叛春秋特示反已之義焉 此以恕字為主

所惡於下 恕之事也二句叠用出尔反尔有效

尤報後二意不書內叛亦是春秋大例不沒其實即

圍郕之據事直書也此傳本與圍郕傳同意但此有

昭公十年

不禮于南蒯之事故傳以事上使下並言耳

蒐 伐莒比蒞全 不忠事上 使下 圍費

強臣不恕而致叛經著其實以罪之也

伐莒 愬奔

大夫失事使之道則知致叛之由矣 圍費起

圍棘 圍費 失服民之節 失取臣之節

經于望國君臣之討叛而兩示以求諸已焉 振

收不書內叛

樂即囿 憇奔 執舍

春秋于內臣有惡其悖乎忠禮者有予其全乎忠禮者 季孫意如以所惡事上而不忠于其君以

所惡使下而不禮于其臣叔孫舍以忠事主而不順于強臣以禮立身而不屈于強國

比歸

春秋於外臣之復國而深責其昧君臣之義焉 愚

意楚虔弑却敖以代其位比又緩虔以奪之國是兄

昭公十卷

三二

弟父子相殺無已也故聖人正比弑君之罪以禁之

向使比有討賊之心則彼其羈晉數年何卒未嘗暴

一言借一力求洩君王之憤又不然當觀從之召

何不遂因衆之力以正楚子虔之罪夫先正虔之罪

而不敢居其位則是討賊之義也不討賊而徒據其

宮居其位則是為篡而已矣且夫觀從之首謀不可

憑也棄疾之居常不可逼也召之來則來強之盟則

盟使之入楚則入楚立之為王則王怵於勢而不能

守貪於利而不圖難卒被惡名以亡其國此非人臣

遭變事而不知其權之大戒歟如胡傳所說君臣之

義余終不鮮姑存之

比奔 比歸

經于貴戚出入而責其昧君臣之義也

公即位 叔 執曹 子臧 商任 縛奔

春秋紀事有見其善處國家之變者有見其已絕君

臣之義者 子臧無暴平為君之榮叔貯無取

昭公十卷

三三

乎食君之祿 晉不以藥盈為臣縛不以衛獻為

君

公即位 執曹伯

春秋兩取於明義者勵臣節也 一辭祿一辭位

傳引此二子為比說今處法只可比論不可作子

二子 加本服倒單

沙隨 縛奔

春秋紀事有見其君之薄恩者有見其臣之守信者

兩邊以此証

比歸 廬吳歸

觀取國難易之辨蓋見外臣之悖矣 以五利五

難並提起重倒比作春秋非是要比明於難易之

辨只重它當明君臣之義即以取國之勢言之亦

有難易之分何不明此而歸耶 易棄疾圖蔡比

歸同 五難者無人無主無民無謀無德也五利

者獲神有民令德寵貴居常也 此傳有以臧臃

昭公十卷

比吳伐我傳元佐又比救江傳桓文者

三十四

會平丘

經紀伯國矜威因追咎於崇侈者焉 一傳大意全

自平公崇侈原來從聖人欲弭亂持危以德禮固結

人心意發不可重矜威實責昭公蓋前日崇侈失聚

及其既貳而以兵革挽之不亦末乎故下即繼曰制

治于未亂云而未又結以一莖園之築其意顯然

宋 號 申 賴 叔 弓 如 晉 平 丘

伯主當外橫而失服內之道經深惡之也 如傳

意流水倒罪崇侈

叔弓如晉 會平丘

伯主崇侈啟貳而以威振之經責其不預也

秦人伐晉 夾谷 穆公脩政 晏子格心

伐鄭蕭魚 會平丘

伯業有盛衰由君臣之勤怠異也

築臺 即園 煬宮 雉門及兩觀

昭公十卷

春秋屢紀望國之用民力而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搭臺園之築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 云 重園

結人心之慮

叔弓如晉 築即園 晉宗諸侯宜固結天下之人心

春秋欲固結人心故于內外興役而皆謹之也

盟平丘

經於伯主懼外之好而深惡其斃力不道焉 同病

楚只作事實叙過左傳有脅齊脅魯二段摠楚執



力之實恐迫諸侯不專指齊言幸未治兵士申復飾  
乃其恐迫處禮義對威力說此傳專說競力不道文  
中不必牽扯五惡

平丘 平丘

春秋深惡伯國之要盟以其競力不道也 會收

用作書法倒單作不可以示威示衆分即單題中  
亦止責他示衆之謀與脅嘗之言非責其盟也盟  
與會不重

昭公十卷

胥命 首止 葵丘 蕭魚 會號 平丘

春秋不廢盟之美者而獨甚世伯競力之盟焉

以此盟或謂其善而以為惡意挑即喚過客股如

單 加昧宿全只是盟雖衰世之事輕點

胥命 首止 葵丘 蕭魚 會號

諸侯會盟而各有其善春秋猶取之也 要見盟

雖衰世之事然其中猶有可取者末段要體貼其

次猶有意首尾要露本股

胥命 首止 葵丘 蕭魚

春秋迭美諸侯之盟會而競力之失見矣 有欲

前後照傳鋪叙不順經然畢竟順經為是只不必

拘拘對偶耳

蕭魚 執宵 盟宋 會號

經于伯國而取其推誠與守信者焉 上是本無

成約而晉能信鄭視以詐遇詐者則善矣下是原

無成約而武能守信視約而遽背者則善矣時說

昭公十卷

多以蕭魚為不盟不知趙武入盟亦是盟矣信鄭

只在納埃禁侵上說此獨見處

盟葵丘 盟平丘

春秋復詞以紀信有予明禁者有惡競力者 上

五禁下五惡俱收再言書法

胥命 執宵 相喻之信 服叛之誠

葵丘 蕭魚 明禁喻人 推誠成人

蕭魚 平丘 推誠服二 於威脅二

三十七 卷三

公不與盟五惡恃威也脅小也要王臣也悞楚也要盟無誠信也

春秋不諱內君之辱惟其理而已 要本邾莒所懇

有無之狀季孫強逼之實纔見公自反而縮無所歎

於已而以不與五不韙之盟為幸也五不韙者曲在

彼也以我之直而不汚於彼之曲此其所以可幸也

會平丘 盟平丘 公不與

經原伯事之不韙而深幸望國之見拒也 要入

無歎意去首比全

昭公十卷

沙隨不見 平丘不與一聽奸臣之訴一聽蠻夷之訴

內君兩見拒而理直春秋不諱以示義焉

取卻防小黑壤曲取邾大不與盟直 合取卻防傳

春秋隱顯內事有因其惡之小大者有因其辱之曲

直者

執意如意如之不以君見計晉卿專權而庇強家故也

經於伯主之討內臣而深罪其偷也 魯之罪在季

氏而不在昭公季氏之罪在無君而不在營小魯人

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偷之甚也此意

發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云到方伯之取脩矣一

段句句都要用出如是則為伯討也

取邾 舍中軍宿 伐莒意如 侵梓與邾 愁奔子仲

圍費南蒯奔 叛之因 不與遂辭魯 執意如

經于伯國之治內臣而原事以罪其偷焉 串作

圍費以上原罪在季氏而不在昭公季氏罪在無

君而不在侵小圍費以下見晉以利而辱吾君臣

昭公十卷

不討其無君臣之義而意在貨財也辱君執臣不

平意重季氏季氏兼宿與意如說 若去舍中軍

愁奔圍費專在邾莒之懇說

侵梓 伐莒 愁奔 圍費

伯國之討內臣而兩不得其罪焉 邾莒所懇之

狀蒯仲奔叛之因搭

取邾 伐莒

春秋兩紀營小之兵見內臣無君之罪也 主邾

卿之故非昭公之意也句

公不與盟 執意如

伯國以利而辱望國之君臣春秋之所罪也

平丘 平丘 不與 執如恃勢以辱諸侯

沙隨不見 茗丘 平丘不與 執如貪利以辱望國

廬吳歸

經因諸侯復國而示公天下之義焉 此重在存封

建之法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一日有列聖王室

昭公十卷

之法在則有一日之陳蔡在昔不得以言滅今何得

以言復聖人示存陳蔡之意如此者存陳蔡者正所

以存封建之法也封建者先王公天下之大端大本

也說諸侯不能救不能與只引起以夷狄制諸夏說

夷狄制諸夏只引起陳蔡不可得而封滅意

滅陳蔡 陳蔡歸

春秋不與外夷擅廢置之權公天下之義也

廬吳歸 用田賦

十四年

春秋欲存封建井田之法故兩致意焉

如京 廬吳歸

春秋所書存天下之大分示天下之大公

滅州來生長岸屈至去吳而吳日強然于著凌楚之漸亦不可遺

即遠人覆小見葉賢之罪也

意如至

伯主因利而釋內臣違道甚矣 重道寧與利字土

地能具云正是利本服無書法摠結平丘之會者

昭公十卷

以意如之執與歸皆平丘之事摠是貪利也始終言

也單題不可收

執意如 意如至

伯主以利為搯縱春秋深詭其違道也

疆邨 伐莒 圖蔡 厥慙 平丘 執如 如至

經原伯事之所由搯縱而深惡其猶利焉 舊三

段非有擊強扶弱之意次二段非有不能救蔡為

夷執親之悔平丘只作書法

會平丘 召陵侵

春秋而惡伯國之兵好以示徇利之戒也 此題

傳於勸沮以利行緊接之以平丘之會深加貶斥

說到召陵賄敗用又以字摠結之以利之能敗人

國家乃如此斷俱主徇利作無疑

齊侯伐徐 十六 宋公伐邾 十九 鹹 外雋 鞅歸 內叛

迭觀人心之背伯而貪利之效彰矣 伐徐齊專

蒲隧之載書伐邾宋掌盟衆之約誓上二股前之

昭公十卷

聖三

侯統散也收平丘下二股後之世業蘊也收召陵

會申 鄆陵

即人心之向背而推誠貪利之效彰矣 鄭不叛

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諸侯不合者二

十餘年誠利之能敗人國家也

盟扈 如至 聲伯告范文子而釋行父 惠伯告中行穆子而釋志如

經于伯國之釋內臣而見從善貪利之異焉

去疾 蒐 紅比蒲 伐莒 如至

經于內臣而深惡其勇怯之不中禮也 去如

只是敢施於昭公與莒子

戰紀 盟柯 怒不廢禮 怨不棄義

去樂卒事

望國處變而合禮春秋志之以示法也

吳奔

經於外臣去國而兩示信諛之戒焉 上只是因吳

出奔論出諛人為害賢者不能安其位非謂平聽無

昭公十卷

聖三

極之諛以逐吳也只責他不當用無極便是剪翼速

飛之語發自奔後不可混用責吳明說能以忠信自

任則諛自杜乃以下位動心何哉中分二支

滅蔡 廬歸 吳奔 入郢

外夷用賢不專而貽禍春秋之所罪也

滅蔡 廬歸 吳奔

大夫忠不能以自保知外夷明而蔽於諛矣

吳奔 入郢

外夷信謔而辱國春秋之所說也

吳奔 朱奔

即與國君臣之見逐而知謔之蔽明矣

季子歸

僑如奔

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  
勤賢有四事而去謔為首

內外得為國勤賢之首務春秋均予之也

吳奔

滅巢

入郢之兆  
亡郢之始

荀吳伐鮮虞

春秋不貶伯臣之畧遠以兵之近於正也

不納叛

昭公十卷

昭四

臣就是正兵加敵要知此兵雖善於殄滅欺詐之私

而終無得於利用侵伐之道故春秋有不貶而無過

褒其欲後世禦敵者必進而米芑進而六月義問昭

章而政殺不事夫然後為王者之師而可褒也如此

作方得傳意

滅潞甲氏

鮮虞

荀吳伐

滅潞

春秋屢紀畧遠之兵而獨恕乎近正者焉

本是

稱師但甲是其遺種故潞只作甲氏來歷只用稱

人一書法皆因大夫為將而稱不同故傳比論上

二項不仁非義而此稍近正終免於貶耳用兵禦

狄之畧要發得透

滅甲 晉伐鮮虞

經于伯國畧遠有說其不仁者有說其不義者

滅甲 吳伐鮮虞

經于伯兵貶其不仁恕其近正也

鮮虞

鮮虞

夷夏  
君臣

昭公十卷

昭五

共類

經于伯兵畧遠黜其用詐恕其近正也

伐山戎 伐鮮虞

春秋兩紀畧遠之兵而貶之恕之之異焉

俱為

畧遠但一為黷武一不納叛

城邢

楚丘

綠陵

甲氏

鮮虞

鮮虞

春秋於恤小而獨美夫合義于畧遠而獨恕夫近正

伐鮮虞 滅陸渾

春秋兩恕伯臣治外以近正而合義也

要發緯

十六年

免于貶意見用兵禦狄之畧窮外慮內之罪

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路以甲氏之鼎和苦協志相從蒲隧之盟

即伯權之無統而貪利之效見矣 主意如傳諸侯

不合作

誘戎蠻

經於夷狄相凌而兩輕其罪也

公至自晉

內君見辱而無自強之志經諱詞以貶之也 不書

昭公十卷

四六

止公與書有疾同意不書止公諱之也其所以諱之

者實以其不能自強能自強則雖見止不足以為辱

而亦無俟于諱矣諱之者貶之也如書有疾殺耻也

其所以殺之者實以其不能自強能自強則雖見辭

不足以為耻而亦無俟于殺矣殺之者貶之也

如晉河復二年平如晉至五年皆想受如晉河復少姜辭如晉至五年欲止公如晉河復

如晉河復執意如如晉至為平丘如晉河復辭代

國君屢事伯而見辱經諱詞以貶之也

入衛 楚丘 伐越 入吳越文公

二君處困而致亨由其浚自強之道也 野處馳

載馳之歌 元年三十乘季年三百乘 中謀感

楚丘 會號文公與衛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入郢 越入吳中齊一身可以存楚

公至自晉 吳伐我衛文句踐

春秋紀事而見望國君臣之自棄也

昭公十卷

四七

鄭子來朝五鳥司歷五鳩鳩民五尸民五雉夷民

即小國脩禮而古禮之遺可徵矣 周禮俱衰典章

闕壞而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錄

之也

臧陸渾

春秋謹大防而無貶於靖華之師焉 講此題不可

太用贊語要休貼僅免於貶意陸渾之當臧全在密

邇王室上膺戎狄別內外可作辨書法痕其名天

滅潞 滅甲 陸渾

春秋迭紀攘外之兵而獨恕夫靖華者焉 三事

俱非善然林父士會之滅施於外地則為闞土服

遠陸渾在內地為謹防矣倒本股作上二股隨去

一股以畧遠靖華對全在遠近辨別

山戎 陸渾 說畧遠 恕靖華

伐沈沈潰 陸渾 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 與闞土服遠以圖強伯若異矣

星孛大辰

昭公十卷

經紀天象之變寓王室之憂也

長岸

強夷見敵於人由失用人之道也 言戰不言敗是

事實非書法也此時申公巫臣為吳用而無極正得

志于楚彙瓦與伍負事在長岸之後因其通論楚

故併言之文中當有分曉

戰泓 邲 盟宋 會申 朝吳奔 長岸 鷄父

召陵侵 栢舉 入郢

夷勢始強而漸以不振由用人之道失也 上四

股不重得人只見其本非吳敵耳後以說貨分

二脚要見廣土眾民不足恃意

長岸 鷄父 栢舉 入郢

即夷勢之浸凌而用人之失見矣 以長岸摠起

勢削後以說貨渾斷見敵不已而至於敗敗不已

而幾于亡取此故也

朝吳奔 召陵侵 費無極以說勝 彙瓦以貨行

昭公十卷

即失賢被兵之迹而見信說狗貨之害也

書救 州來 鄢陵 彭城

外夷屢見挫於人由棄賢以資敵也 主策士奇

才為敵國用句析公陳震蕩夜軍之謀而申息潰

子靈為乘車射御之教而奔命疲費皇塞井夷窺

而克其中軍雍子簡兵蒐棄而捷于彭城

鷄父 栢舉

而觀強夷之削以勸賢之道失也 主鷄父之師

七國皆敗栢舉之戰國破君奔句

楚人伐鄭 長岸 去子元用子文而楚盛 失屈巫用無極而楚衰

夷勢有盛衰由用人之得失也

屈完來 戰韓 鷄父 栢舉 用管仲而南摧西抑 失巫負而國破君奔

盟戲 蕭魚 長岸 栢舉 用許其人而却外橫絳藍 用失其人而深國憂極危

會虢 平丘 鷄父 栢舉 用許其人而弱可自立 用失其人而強不足恃

伐莒潰 長岸 上安民為政之本也 師入而潰 雖

隆莒之城何益乎 下得賢為國之本也才為敵

昭公十卷

五

用 雖廣土衆民不足恃矣

陳蔡歸 栢舉敗 大城陳蔡不美而叛棄疾 舍其策士奇才而覆國都

春秋于外夷有見其不能謹禮以為國者有見其不

能保賢以為國者

四國災

經紀外災而大夫之賢自別矣 四國以同日火大

道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然而未可專謂之天也 試觀

陳不救火許不弔災而君子知其先亡此以不畏天

年六

年二

命知之耳至如子產拒禰 寔而卒不後人可見德能 消爽而人事之必為先也

入郟

小國肆暴凌人見受兵之有由也

宋公伐邾

經於大國用兵以其有可取之善而全之也 宋之

善在歸俘上不可以討罪恤患並言其罪在取邑上

不可以貪暴並言以其差等言之則取之罪重於圍

圍之罪重於伐此事據傳當書伐邾圍取之今因

昭公十卷

五

其有歸俘之善故釋其取邑之惡不但書取併圍

亦不書也作文全要發出善善長意 加入郟全

納捷菑 宋公伐邾

春秋隱惡揚善之法特施之置君討罪者焉

會奔

經於賢者之後因守禮而特善之焉 奔而言自乃

待放的事實公孫會之所以為賢以其待放而後出

奔也春秋所以賢之者却在公子喜時之後上若非



以喜時之後為之。則臣子常禮耳。書法重書公孫休

引舜與賞延于世之意。見春秋善善之法。蓋祖述之

文中不可不說出。加執曹全

遂如齊 歸父如 執曹 會奔

春秋之法惡惡短而善善長也

敗箕謂非及會宋賞延于

宋公伐邾 會奔

春秋善善之長有施于討罪者有施于去國者

昭公十卷

五十一

向奔

經紀大夫去國而交著君臣之失道焉

入南里以叛

外臣據國以脅君春秋深罪之也 加奔楚全只倒

其人其出皆以南里係之宋書法 加三叛倒作

蔡朱奔

費無極又貨於東國而謂蔡人可來不用命於蔡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楚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即諸侯之見逐而外夷信諛之失彰矣

華向奔楚

經於送臣去國而詳罪夫縱之者焉 以華向之惡

提起后將楚人釋君助臣諸侯怠於救患固請逸賊

而宋又從之三段作收自宋南里出奔楚三書法畧

而不書者畧其救宋之事

昌間

經於望國講武而說其昧大本焉 胡氏曰三綱軍

政之本春秋寓軍政于三綱以辨上下定民志孔子

昭公十卷

五十二 章六

曰我戰則克于春秋見之矣兵家上策先自治凡居

於天地之間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此戡亂除殘百戰百勝之幾也

菟紅比蒲昌間春皆非地

春秋迭紀望國講武均之昧本也 非時非地與

權臣專行意俱提在前而重魯國素亂三綱失軍

政之本蓋昌間一傳是摠註三菟也

城濮 三蒐

春秋子奪講武見禮之為本也 依傳御作為妙

即開作亦須有斟酌城濮有禮以其兵言魯之無

禮自君臣言傳蓋援晉以明三綱軍政之本而責

魯之君臣自贖三綱何取於治軍為也亦不重在

晉魯得失上易圖宋全

大閱 昌間

春秋兩說望國講武以失保國之道而昧訓民之本

昭公十卷

也

伐宋 于師 戰韓 圍宋 城濮 踐土

經子用兵有制而振伯威者子訓民有禮而成伯績

者 只伐宋城濮全

鞅如京

春秋因使而紀王室之變正本之意也 唐虞公天

下以下正是說出正本之意必其可公然後以達節

為權不然則否雖官天下乃所以為時中之道不害

其為無易樹子之道也以無易樹子為主

王室 同生 突歸 札聘 陽生入

春秋明禫繼之義每因人而致意焉 先將禫繼

講起中四股流水叙下後以禫繼束二股發聖人

垂戒正本意

同生 突歸 陽生入

春秋屢示居正之戒家天下之心也 三股都是

與子之法下二股不必斷罪只在書法上發正本

昭公十卷

之意

突歸 陽生入 一奪嫡一廢長皆非居正之義也

同生 鞅如京 書子同生于前 記王室亂於後

猛居皇

經於王臣置君而原罪于忽本者焉

以四國伐 以羊夷 以豹歸 三段作俱是責其

非義只上二股以甲兵土地分

入王城

春秋變文以正分而嚴挾君者之罪焉 王不當

非王無以定尊位猛不當稱非猛無以明嗣君

居皇入王城 稱王稱名稱居點過重廢制在劉

單制在劉單摠歸景王失道上来

及孔父入王城 循分以表其節 變例以著其專

執舍 和入城翼還自離姑晉人取和師和入恐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婚如晉晉人執之

大夫臨難而守禮可謂賢矣 宣周制以却却夷之

並坐去兵衆以消宣子之邪謀是不為威惕也安羈

昭公十年

族而止申豐之行貨取冠法而絕獻子之私求是不

為利疚也

晉人圍郊

伯主昧勤王之義經微詞以罪之也 義子重看傳

意只重不親往徐字口帶言之

首止圍郊 齊桓勤王 晉平急義

庚與奔

經於內君出入而惡君道子道之失也 庚與不書

其入而書其奔以試劍不仁也郊公出入皆不書以在喪不感亂臣逐之不能自立也

浮來 位圍郊 事 輿奔人

觀春秋之所微者而可以達王事矣 以達王事

引起三段作列貴賤者存乎位彰得失者存乎事

辨賢否者存乎人皆就名姓不登於史冊作

圍郊輿奔 晉侯昧勤王之職而失臣禮其事不足為輕重郊公昧喪親之禮而失子道其人不足

為有無 昭公十年

昭公十年

為有無

鷄父敗獲

春秋紀交兵之迹而特示正分之意焉 不書楚意

不必講只叙出令尹喪而楚已燔六國敗而楚遂奔

便了以吳之詐胡沈之自取輕擬於前獨重書其敗

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以君臣為別意發揮

鷄父

經紀外夷詐勝之兵而寓謹分之意焉 詐勝只作

事迹重倒君臣之分上雖顛沛句要發

殲遂 棄師 戰韓 大棘 鷄父

春秋詳紀兵事因取患以著其罪因被患以辨其分

殲遂 棄師 胡沈滅 各著其自取

韓獲 大棘獲 滅獲

春秋重大分特于君臣見獲而致意焉

狄泉

嗣王當立而能立經特詞以表之焉

昭公卷

五八

立朝

經於世臣之援立而著擅權之戒焉

居皇 狄泉 立朝 傳中立者不宜立也一句最

重所以辨三人之邪正者只在書立與不書立耳

歸賄名求賄氏突叔字會洮人葵丘爵伐鄭子立朝氏

春秋定王臣之稱禮義由之出矣 以斷自聖心

起稍分點明以王人宰周尹單為立名分以糾突

立朝為定是非名分屬禮常也是非屬義變也

只尹子伐尹氏立朝全

如晉河復

經於內君事伯之不終而特詞以殺其耻焉 此時

實為有疾殺耻者明其為有疾而復非出于晉人之

見卻所以殺其前日見卻之耻也

伐晉舍中平丘不與如晉內則受制於強臣

舍至

經於內臣歸國而特詞以旌其賢焉 此傳表叔孫

昭公卷

五九

舍之賢所以見昭公不舉國以聽之過以禮立身

云 摠論其平生制行之美文中俱用舍乃婦之名但

兼叔孫為書名氏也與意如不同爾

意如至 舍至

經于內臣歸國因其賢否而待之異焉 除館西

河而恐懼逃歸非以禮立身傲很無禮而敢自封

殖非以忠事上與下叔舍對上有愧於先君文子

下有光於先人穆子

築即圍 執舍以禮立身

春秋表大夫之賢為其能當內外之強也

舍中軍誅豎十年舍如晉止見皆所謂以禮立身也

吳滅巢

經紀小國之覆志外危之漸也 全在實邑之也一

句楚邑而楚失之是楚不能有其土地人民也奔亡

削弱必此之由矣故春秋罪之

州來 滅巢

昭公十卷

平

春秋兩志外夷之失守皆所以著其禍之漸也

一凌楚之漸一入郢之漸俱發而漸字不能制不

能保上

州來 鷄父 滅巢 入郢

春秋兩志外夷之失守示保國之道也 上責共

王下責平王制者謂制其強使之畏我而不敢侵

也今入州來是吳不畏楚而楚不能制其強矣

去鷄父同蓋州來不守而巢滅則封境震矣巢既

滅而郢破則國都危矣傳意原是如此近皆加一

鷄父蓋未之察耳

鷄父 入郢

經紀外凌外危之迹而失守之罪見矣 上封境

震下國都危也封境之守當制之于未震國都之

守當保之于未危無極諉用君子已知其及此矣

况又失所制乎囊瓦貨行君子已知其及此矣况

又失所保乎此雖非傳意帶入比斷亦可

昭公十卷

六全

如前

取濟西 滅巢內失地不書

長岸 滅巢失險

下陽 執虞 滅巢 入郢 都重在土地上宮之

竒知虞之不臘沈尹戌以為亡郢之始

叔孫舍如宋昭子如宋聘且為意如送曹氏也 主叔舍

黃父

列卿協勤王之謀春秋待之以正也 以人心之公

說起倒以正待人上王粟之輸即以率土之濱天子

所自有之實輸之耳，戍人之具，即以普天之下天子

所自有之民戍之耳。

瓦屋 黃父 謹參盟 以信待人

楚丘 黃父 畧專封抑勤王皆以正待人

會葵丘 黃父 常詞以明臣節 正詞以待王事

黃父 會扈 為義而協于謀 待之正 為義而問于利 待之怨

鸛鶴巢

經紀望國之物變欲人君之脩德也

昭公十卷

六三

大雩又雩

經於望國再祀而說其禦災之非道也 以觀諸天

時猶有眷顧之心發起而以考之列位猶有人焉點

入摠見昭公不能反身脩德信任仁賢而區區於禱

祀之末上作

來巢 二雩

春秋而紀災異而見內君消災之無道也 禽鳥

得氣之先雨暘為氣之感二事宜混講只重不能

脩德

公如晉 不用 舍至 來巢 二雩

內君失任人格天之道春秋所以責之也

孫齊次

內君昧禮以取辱經諱詞以貶之也 季氏得政日

久到昭公時自是措手不得惟有正心率德擇任忠

賢待時馴致此乃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而得居屯之

道也下文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慾應正身率德

昭公十卷

六三九

而以群小謀之應擇任忠賢

作三軍 燕有 其一 遂入鄆 在楚 收下 不聞 舍中軍 燕有 其二 以

民賦軍政分

救台入鄆 公在楚 軍政在其于于凌小取邑見

之

歸父奔 愬奔 兩邊皆是謀云季氏而一亡其族

一亡其身俱要帶無敢獻謀意片言一動要發

信公野井 正身治人 禮之本也 恤患救災 禮之實也

經於大國之省內難而交說其非禮焉 喪人之稱

稽顙之拜魯之禮與詞足觀矣 從者之享不腆之

稱齊之禮與詞足觀矣

舍中軍 政令 公如晉 不用子家 暨齊平 娶吳 比蒲 無戚

俱是味禮之本

舍中軍 公如晉 正身治人禮之本也

戰泓 野井 物有本末順事施者王政之本也

禮有本末正身治人者禮之本也

齊侯取卿

春秋直紀大國之取邑所以罪內君之失道也 舉

魯國皆昭公所有者今特書齊侯取卿於公至自齊

居於鄆之上則是國人皆叛無有愛念之者非假鄰

國之力以取邑則鄆人不受命而無所歸矣 齊侯

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姑塞

已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畧可知也

次陽州 取卿 曰次者境內皆其所宜居也此正

卒

其分以誅其臣之罪曰取者一民非其所轄也此  
著其微以表其君之罪

居鄆

經紀內君之寓存一國之防也

居鄭 居鄆 天下之防

王所 大心自曹入 諸侯避舍

取鄆 居鄆 始示有國之戒

公圍成

春秋紀內君之治內邑而責各有所歸焉 即一圍

字便見季氏據土以拒君昭公失德而携民微齊在

不書師上見

鄆陵 主意如至傳

經紀大國圖伯之迹見伯主貪利之效也 此舉齊

假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之謀然而卒不成當時諸

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在齊之梁丘據與晉之士鞅

俱與季氏表裏故也

入成周

經紀王道之微而因著貽禍者之罪焉 文武都豐

鎬是為西周名曰宗周周公營東都於洛陽是為東

京東京之旁又置一邑曰成周遷殷頑民於此子朝

之亂其餘黨多在東京之王城故王畏之故定成周

也此題只一意

以朝奔楚

即庶孽之無成可為徇私者戒矣

昭公十卷

入王城 子朝奔 公是公非聯者要見兩棄意

及弔息 朝奔 申生死而奚齊亦不能勝里克之

兵王猛無成而子朝亦不能勝晉人之衆皆兩棄

之也

統條

子同生 公即位 文 君存而國本定 君終而嗣子立

會扈

經於伏羲之會不以利謀之間而畧之也 不以一

人廢衆人 不以國事廢王事 一意聯講

盟扈 會扈 皆以賂故弗克一畧而不序一序而

不畧摠問分作都是聖人取舍之大情有倒單作

厥愆 會扈 原其情 難易 權其事 緩急

高張唁公

大國恤內非禮經深罪其失職也

遜齊 見逐 居鄆 淹恤 公如齊 宰獻 唁公 主君

微故分

高子盟 唁公 倒廢舊戒意作

昭公十卷

鄆潰

望國處困而失民經示自棄之戒也

公在乾侯

經於國君寓外而特致存君之意焉 不與季氏之

專國正是存君意罪臣子說諸侯意就在存君內

公在楚 乾侯 存君則一其義不同

章羽奔 主城 譚傳

小國被患而無興復之志春秋所以絕之也



適歷

經於大國寵惡而直著君臣之罪焉 晉侯不察士

鞅之邪謀而命首蹠以會意如首蹠不正士鞅之說

計而承命與意如會皆罪也君臣宜聯講叙事內要

見士鞅貪利

圍成 貨齊 會扈 貨晉 煬宮 禱 貨於人

圍成 會扈 行貨齊晉 下易適歷同 沈於神

黑服奔 主羊夷傳

昭公十卷

外臣以地而接內春秋交說之也

吳伐越 始用師於越也后吳曾破越遂有輕楚之心捲地

城成周

經於列國勤王之役而深傷王道之微也 只一意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謂之京師則天子之都守在四

夷可也今至於城則不可以稱京師矣與京師不可

係之入言入則非京師矣意同黍離為國風自降非

夫子降之也稱成周亦然

公莒 突奔 入櫟 衛奔 夷儀 遜齊 乾侯 以

鄭衛提起倒重昭公作季氏之專異於蔡仲子家

之不用異於推輓之有人此所以終失其國也無

書法

突奔 入櫟 衛奔 夷儀 上以權臣之患淺貼季氏

敗鄆 友如陳 行父 城費 宿 伐莒 意如 孫齊 君其許之不

野井 不如之晉 一專政久 一懷諫深

取鄆 圍成 鄆潰 乾侯 乾侯 乾侯 乾侯 絕君 誅臣

昭公十卷

李氏曰昭公在位三十二年乃魯國衰惰不振之君也

當其初年居喪無感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

夫婦之倫乖忝氏之禍雖積於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

能正納羊夷而不能卻大雩大雨雹屢見而不知警舍

中軍蒐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于伯主則五

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

其國哉當是時有六卿與三家聲勢相倚迭為輔車宜

昭公之不入也

春秋質疑

豫章魏時應去遠甫編

溫陵田居中公兩甫訂

潭陽朱洵熊紹祖全校

定公

春王

春秋畧謹始之文以始之不得其正也 春秋之例

元年必書正月所以正諸侯即位之始也當時昭公

定公十卷

乙

甲

之喪未至公子宋尚未入則魯曠年無君故史雖追

書所改之元以係半年之前而正月則不書蓋書正

月者政教號令所自始魯國無君自不得書正月苟

書正月為何人謹始也所以然者定公得國專受之

意如故昭公之喪未至則定公之立不可必非若他

公之受命于先君君薨而即定者也定公無正就申

明魯國無君意不然若是昭公之子承國先君自當

定位初喪矣安得為無正哉 此傳正字看得重無

正者以其不正也主人謂定公也孔子作春秋在定  
哀之世故定哀多微詞

執仲幾

伯國擅刑于王都春秋所以謹之也 初字不是王

都對篡弑之萌看稱人只帶繳在書地內時當城成

周亦不得不執于京師但無奏報之難而擅執人于

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須發謹初意猶

貶字要玩 加城成周只見以王事討有罪

定公十卷

二

狩即 仲幾 講武非地 謹微 討罪非地 謹初

翟泉 仲幾

春秋惡瀆盟與擅刑者無非尊王都之意也

執嬰齊 執仲幾 一執而不歸京師 一不告司寇而擅執

執曹歸京 執仲幾 一歸京 一擅執 俱要見尊王意

戊辰即位

即國君定位之踰時見國本當豫矣 昭公之薨

云 不得專也即上傳昭公薨于乾侯 云 不得正其

始意以周書願命考之云不待崇朝而後定也所

以正始而正終者如此也今昭公喪至云為永鑒

大意是言昭公見逐定公無正而其即位非先君之

命而專受之于意如者也二傳界一意皆以內無所

承律之公羊以戊辰即位為正棺兩楹之間而後

即位又定謂為意如所制之故非謂正棺兩楹之間

也定公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全在自壞墮先入

上看来聖人欲人君蚤定國家之本不責昭公亦不

定公卷

責定公只魯事為後鑒耳

子同生 即位上示定本之法下示忽本之戒宗嗣先定則變故不

生 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

立煬宮

春秋于望國之崇遠祀而深譏其非禮也 煬宮伯

禽之子考公之弟歷世已二十矣昭公之出季孫禘

焉而此立其廟一則掩舍嫡立庶之非一則酬昭公

不入之禮可見季孫之忿恨昭公欲擅廢置處心積

慮有自末矣張氏謂聖人特書有曾謂煬公不如林

放之意

毀泉臺 立煬宮毀不當毀立不當立

隕霜殺

經紀天道之過于嚴見國政之失於猛也

楚人伐吳此時吳用子胥之謀以肆楚主相舉傳皆懷

春秋紀強夷之見屈棄賢之失昭矣

作雉門兩觀

望國興役而習僭經示正本之意也 以僖公新作

南門則獨書于經見雉門之不當新以子家駒云

見兩觀之不當新此乃先祖為之非矣其不能因災

而革之則其失在公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

者物必正句最重定公之立正在屯難之時理之所

當為者正宜如此耳昭公孫傳內言正身率德云

亦是此理馭臣乃傳正意勞民意輕 天子五門臯

庫雉應路象三門庫雉路庫門僭天子臯門制雉門

庫雉應路象三門庫雉路庫門僭天子臯門制雉門

僭天子應門制雉門外為兩觀中闕然為道上懸法象亦天子制也諸侯則一觀

作南門 作兩觀

經兩紀望國之僭制其義各有所存焉 南門即

庫雉路也僖本有而改作定既災而後新都是僭

而以勞民馭臣對上用史克以作泮宮為美証下

子家以設兩觀為僭証

作雉門 墮卽費 越禮習僭 用禮革僭

定公十卷

五

如晉役 見卑由傳

內君事伯而見辱以得國之非道也 定公雖受國

于意如然苟有叔孫婁之見不賞私勞攬權制變以

正季氏之罪告天王請方伯豈不卓然有立哉而何

徒耳于卑屈若此也即定所為亦一昭而已

盟于拔

即內外講信而荼分忘親之罪見矣 脩邾好也以

何忌盟邾君荼君臣之分邾隱居喪九月而出盟薄

父子之親

召陵侵楚

伯主攘夷而沮于利經深陋之也 此舉楚以一裘

一馬拘二君其名最正天子元老董行其義最昭陳

許頓胡昔隸于楚而今皆與會其勢最震有名有義

有勢而竟沮于一利春秋所以深陋之也

伐楚 城濮 召陵侵

義舉可以軼伯功而隳于利焉陋之甚也

定公十卷

六

之功美矣猶惜不出于王命也晉定有如此之義

真可以軼桓文者而竟以一利沮惜哉

召陵侵 于咸 于沙 曲濮

伯主隳天討而失人心經深陋之也

召陵 召陵侵

經于二伯攘夷美其近王事者陋其隳王命者

若加伐楚破加專命奉命字

城濮 召陵侵 畧其論 陋其命

突救 召陵侵奉命而屈于勢

城邢 召陵侵奉命成功

伐楚救江 召陵侵

經兩不足伯兵有律之以法者有正之以義者

兩邊皆責他無功皆以桓文比斷

執仲幾 召陵侵失于專

盟宋 公如楚 會申 伐吳 滅賴 召陵 咸

沙 五氏 于黃失防啓患 夷夏天下之大防

定公十年

滅沈歸

春秋于肆暴失節者皆罪其不仁焉 仁者以大事

小仁者殺身成仁對書滅罪公孫姓書歸罪沈子加

召陵侵 滅沈沮利不義 有主原雪小之由而罪其

不仁一意作

圍費 滅沈

經于治叛治小者皆責其不自反焉 季孫以所

惡于下者事其上宜南蒯之及此也蔡侯以所惡

于前者先于后宜其有公孫翩之及也

臯馳

內君要盟以固位經原志而畧之也 及本是事迹

然受國意如不告天王方伯有歎求盟便是罪凡舉

以非義所係承序與不序而言義是文義之義非理

義也召陵所為序十八國明其有如此之勢而竟沮

于利必序方見其陋是義係于序也臯由之盟第書

公及而足以志罪矣奚取義于序哉舊說俱謬 加

定公十年

即位如晉復召陵侵同召陵侵不重只于書法後帶

過

召陵侵 臯馳

經詳畧諸侯之紀視義之所係而已 有重書侵

書及然單主序不序而內有斷罪語自佳上勤天

子元老下合列國諸侯上不請于天王下不告于

方伯

楚人圍蔡

外夷肆暴以凌夏春秋深貶也 主栢舉傳發楚長

惡不悛之罪而以天王盟主翻斷

晉衛伐鮮虞

經于伯兵畧遠而深著棄義之罪焉 楚橫不討蔡

圍不救惟中山是伐不知一中山之得其何補于天下大勢之去也

栢舉敗奔

春秋進遠人以罪伯而失節者亦貶焉 自傳首吳

定公十卷

九

何以稱子至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首尾相應皆

是重在子吳上其所以子吳者以晉不足與也晉主

夏盟一段正是申說此意其意義摠括在吳能自卑

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內以者不以者也此春

秋通例此處書以其義亦同但就其中可見其能自

卑而聽蔡侯之義益見晉人之罪耳傳中達天子之

命句最不可遺是與上王法所當討而不赦句相應

亦因晉人為之請命于周事說末的春秋向之所以

狄吳者為王室也今以其能達天子之命而予之者

亦為王室也然則何以不言救手意輕言救則予之

意太重今只稱爵則不言救意就在稱爵之中以見

其無害于可善耳舊意以吳作一頭以罪晉罪危作

二脚似不必 不出危奔脚失節事亦可用在內蓋

失節雖出奔內見然稱人書法已在上矣 伍子胥

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闥閭閭曰士之甚勇

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仇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

定公十卷

十

為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

父之仇臣弗為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羨裘馬

囊危求之昭公不與于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

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

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危

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

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

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

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迫古之道也

栢舉

春秋進遠人之兵以其舉中國之所不能舉也

危奔

外臣貪而失節春秋深賤之也

召陵侵 栢舉

春秋兩紀兵事深著伯主棄義之罪焉 此題全

定公十年

要在難易上比並發揮傳意原以吳人之易照罪

晉人之難非謂晉之遺義于吳也

踐土 新城 鷄澤 州末 長岸 鷄父 召陵侵

栢舉

經原内外之行事而子奪恤患者以示義也 上

三段見晉主盟下三段見吳莫強二股輕點過即

將以請晉請吳難易說明后倒責晉 易救鄭鍾

離召陵栢舉全

踐土 新城 長岸 鷄父

即内伯外強之迹而伯主弃義之罪見矣

吳滅徐 楚圍蔡 栢舉

經于遠人仗義不計其心而進之也 楚封掩餘

燭庸而吳怒之于是滅徐則吳謀楚之心已萌于

滅徐之日矣惟時闔閭以敗謀伍員以父故謀宰

嚭以族故謀因蔡請而解楚圍若會逢其適者問

起後講其賢于當時伯主遠矣要見聖人道大德

定公十年

宏與人為善意 上二股易楚伐吳同

盟召陵 栢舉

聖人與人為善序伯績而取外功焉 以專與偽

挑起 上加遂伐楚下加吳伐楚全明是專偽不

計

城濮 栢舉 誅意畧其功 取功畧其意

楚子入陳 栢舉

春秋紀外兵子討罪而不計其貪子恤患而不計其

偽

入郢

春秋黜遠人之肆暴奉天討也

一傳俱承栢舉說

來作文須擒此機發揮見善小惡大功不足掩故為

無心為奉天討吳惡在亂配上昭王之軍敗而逃

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屍父老反矣何憂

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

以衆不知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

定公上卷

十三

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

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

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人之敗

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栢舉 入郢

聖人以經法天因遠人之善惡而賞罰行焉

總

是一時事而忽加褒貶所以為天道無私全重聖

人無毀譽意然要合二比互發方透總問起勿實

年五

講

召陵侵

栢舉

入郢

奉天討而繼以貪成伯討而繼以濇

垂隴

甲父

栢舉

入郢

春秋之賞罰歸之王與天而已

上見曹殺大夫

傳俱有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句一奉于王一奉

于天全在聖人立法上做

于戚

于祖

栢舉

入郢

因順逆而待之異因善惡而待之殊

上揚

荆敗蔡荆聘全

定公上卷

十四

五

邢狄伐衛

入郢

功近而德遠春秋進之善小而惡大春秋絀之

入陳

入郢

仗義不計其貪肆濇不計其功

子同生

札聘

栢舉

入郢

酌權繼之宜示命討之功

栢舉

入郢

入郢

歸益

聖人公賞罰有不以善掩惡者有不以惡廢善者

歸粟于蔡

經畧諸侯之行小惠以其忘大義也

環視蔡圍而



不能救吳既解圍乃歸之粟則非恤患之義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未也

於越入吳

經于強夷被患而著兢力之戒焉 只見方不足恃

不可以此為恃力之報收書入吳于栢譽之後

意如舍中軍 公即位 昭子不賞私勞而殺豎牛定公忘仇而以璠與欽季氏

敗莒 舍中軍 上賞私勞下不賞私勞

圖鮮虞 區區一鮮虞伐不能服則又圖之兵益忿義益不勝皆由失主盟之道耳

定公十卷 臧許以斯歸 因楚敗也

春秋紀兵著肆患者之不仁而被患者之失節也

公侵鄭

即內兵加貳而陪臣專恣之罪見矣 魯自宣公伐

杞之後無若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

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微也然魯非公室能

張實陪臣托公以出師耳是役雖出晉令而處之徒

寡于勇嗇于禍以逞其欲微寡于鄰國使衛侯不聽

公叔發之言魯其殆哉

季孫斯何忌如晉 獻鄭俘也

春秋紀內卿並使而見陪臣專恣之甚焉 二卿並

使為陽虎所制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

凌大夫微陪臣脅理執然耳

執初犁

伯主討罪出于私春秋謹其權之移也 責晉重在

威福之柄移傳中范趙方睦皆有猷焉發列卿私意

定公十卷

甚透宜体贴 樂祈之言曰諸侯惟我事晉乃俱討

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惧不來而大夫續貸賄事權

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伯統所

由絕也

執意如 執初犁 沒于利蔽于私

仲幾 祈黎 上侯下移

城中城 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仗眾脩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去三桓故托于懼齊鄭而城

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帥師圍鄭齊初取鄭以居昭公後卿潰遂貳齊舉不以  
告諭齊而遽用師徒明年國夏伐西師自是始

齊鄭盟鹹

即二國叛伯之迹見貪利之效矣 見朝歌傳于咸

于沙皆齊景伯之始事也自是以後盟曲濮會安

甫會率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次五氏次番葭次菑

蔭皆齊衛合黨之事伯道衰諸侯散而中國無嚴會

矣

定全卷

石門 盟鹹上特盟傷王道之衰

侵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比結如齊而私于齊侯  
口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春秋紀兵而與國大國之罪具見焉 善為國者親

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群臣以給晉

殘其百姓以奉齊無良又甚焉齊侯挾詐逞力夫豈

尚伯之道乎

伐西鄙 齊自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

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功

于是而及齊平矣 東夏諸侯唯魯事晉故齊伐之

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歛力征

經營以定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

也

侵齊至 侵齊至陽州門而陣士列坐顏高有子鉏之射

兩觀望國之用兵而犯大之罪見矣 寄登平傳魯

再侵齊結大國之怨末見及平意 公逾月之間再

出侵齊雖三家者之為然乍往乍未不得休息見公

定全卷

之進退蓋不自專矣

會九

春秋立重衆之文而深示謹權之意焉 師次于君

而與大夫敵春秋之例也故君將則不言師大夫將

則師將並書至用大衆云而不敢輕亦春秋之例

也故經中君與大夫帥師止稱師者有之二會之所

以不言大夫而言師者非用大夫敵之例乃以師為

重之例也示人臣云之意正是大夫用大衆則以

衆為重之義乃聖人書法大義非譏士鞅專兵權也

然此傳文與棊林畧不同前傳以君為重之義起所

以不言趙盾之意此以用大衆則君與大夫云云而

不敢輕之例起所以不言士鞅之意然此傳示人臣

不可取民有衆與前傳恐臣疑于君之意互相發明

皆為謹禮于微之意則無不同

公伐邾 暈帥師 次郎 會危

春秋變例以紀君臣之用兵而重衆之義見矣

以上二比作例起下二比總發重衆衆統于上則

國存衆移于下則國亡故春秋于君大夫用師俱

見衆之重非要見君重民命而臣重兵權也

公伐邾 圖邾 大棘 會危

經明君重于師而變文以戒其黷明臣等于師而變

文以戒其專 大意同前題只倒各邊耳 或

次郎圖邾棊林會危同 或以滅下陽滅潞氏易

下二股同 只圖邾會危亦同

師還 會危點

圖邾 乾時 下陽里克 滅潞林父 此即上題上二

股只發君以師為重下二股只發大夫以師為重

不重在事迹上

伐餘丘 敗莒 棊林 會危

經于大夫將兵常例以正分變例以謹權 只就

大夫一邊分看 或救江會危或大棘會危皆全

下陽 滅赤狄 會危

春秋紀兵皆重師以示謹權之意焉

棊林 會危

春秋重大衆兩于伯臣將兵而謹之也 總起中

分總收不可取衆專兵意只點有鞅在中不可歸

責二子然看上侵鞅分晉亦畧見可也

大棘 會危

經紀師將常例以示人君兼重之義變例以示人臣

專權之戒

禁林 舍中軍 乘施奔 會瓦 以禁林二比為

主中軍二比輕帶于後蓋謂重衆之義行則無移

國奪民之害陳氏不得厚施季氏不得盡征矣

舍中軍 乘施奔

即二臣之有衆而知其不利于國矣 季孫專魯

非遽專也奪其有而征之賊故魯卒以無民而無

君陳氏移齊非遽移也乘其竭而厚之施故齊卒

以失衆而失國 各要帶倒春秋之義行則不得

為爾意

衍歸 圍蔡 舍軍 施奔 舍于櫟瓦傳

強都之害 專國之患

鞅侵鄭衛 王朝歌或書侵以陋之

經陋伯國討貳之兵嚴貪利之戒也 鄭以羽旄之

假而叛晉衛以衛貢之故而叛晉二國交叛以大夫

專政賄賂公行也禮德不施而遣將動衆以討之陋

矣

從祀

陪臣假禮以濟私經誅其情之逆也

得寶王大弓

春秋紀望國分器之復見不共之罪也

次五氏 齊伐晉衛次于五氏以助之

即兩國之叛伯而貪利之害明矣

及齊平

望國有畏而結成經原志以罪之也 見暨平傳罪

其不當犯大非罪其畏也須發不可得必平意

夾谷至

聖人相君而化強亦順于理而已矣 彼以孔子知

禮而無勇而不知孔子之所為勇正以有此禮也

劉氏曰使魯多其車徒襲其兵革構怨連禍以攻齊

為事未必能得其故壤也厚其幣帛重其使介繁禮

巧詞以請齊為事亦未必能得其故壤也仲尼一言

耳威重于三軍利加于萬乘豈有他哉順于理故也

天下之事常服于順而違于逆故齊雖強以其逆而

奪魯雖弱以其順而得得失非強弱也在道而已

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

及平 夾谷 歸田 始結成而畏乎人 繼講好而化乎人

召陵 夾谷 以禮下教 以理化強

夾谷 橐臯 會郎

春秋紀內好而見聖賢却敵之功焉

盟柯 夾谷 歸田

春秋紀齊之良有以其君伯者有以其君顯者

定公十卷

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管仲因而信之故曰知

與之為取政之資也孔子以一言之任愧景公晏

子請以質謝之

于洮乞盟 夾谷 歸田 謝過以文 謝過以質

蕭魚 夾谷 推誠服感 順禮化強

趙鞅圍衛

伯主用兵以討叛春秋傷其失服人之本也 晉之

失衛也義歎于荀寅之求貸魯成于涉陀之校手不

知自反而肆之固無惑乎其蓋堅齊之從也

歸三田 陽虎所竊以奔齊者

聖人紀大國歸地之誠自序其服強之績也 此題

只重以禮化強上却裔俘拒兵車薛野享正是以禮

責齊處所以齊人心服而歸田也化強只在歸地上

見書法書末所以著齊人之心服著齊人之心服所

以序魯服齊之績也以天自處是胡氏言外意只于

書法後帶之要知聖人之作春秋原是紀國事非有

定公十卷

人已之別况臣之功皆君之功也孔子豈欲自以為

功乎人物會于一身正是不分人已之意也近皆以

不嫌自序為主是徒知自叙為不嫌而不知以為國

事乃其所以不嫌也果如時說是聖人書此專欲以

不嫌示法而視春秋為一人之私也而可乎只與夾

谷傳一樣看便是 作文當先以齊人心服歸田叫

起然後倒孔子身上專就心服上發出以禮服強之

意 孔子是年為大司寇行王道于魯想齊人皆頌

動而尤未深信故請會于魯劫以晉之及親觀孔子  
議論施為有不覺其愧服而心悅者故不敢以空文  
進直以窳質謝耳

夾谷 歸田

聖人以禮化強而不嫌于序績焉 以夾谷作歸

田之由只重歸田作重聖化不重序績不嫌意在

書法後帶繳

濟西 三田 驩聞

定公十卷

三五

經迭紀望國之歸地而特表夫感化之誠者焉

總叙以獨書未問起即以上下二股提明倒單渾

作

濟西 三田 歸地之私  
歸地之誠

三田 驩聞

經紀歸地因誠而見聖人之化強因順而見內君之

悔過

伐楚 盟師 濟西 夾谷 歸田 二邑 叙起

三歸以辨其誠偽後轉入序績不嫌而以齊桓比  
斷

伐楚 盟師 夾谷 歸田

經于內外服教之誠而皆序其績焉 總起總收

俱從末字上發揮要說出心服意書法要見人已

不嫌意

伐楚次 夾谷

伯主之責夷也以義聖人之化強也以禮

定公十卷

三六

元年 春王正月 盟師 歸田

聖人脩經立法無間于古今序績不嫌于人已

上二比易同生札聘同盟茂瓦屋同

秋七月 盟師 歸田

春秋所書明天人之一理會人物于一身

歸田 墮費

聖人之秉禮績成于外兆行于內也

歸田 獲麟 聖化行而感乎人  
聖經成而感乎天

圖師圖師

大夫討叛而莫制其強春秋示反已之道焉 此題

叛強二條只是事實不必重以後議論只是理字為

主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謂逆理也夫子十世五世

之說皆是自理推之故下以亦其理宜矣句應上意

而春秋制法本忠恕以下正是說出三桓之所以逆

理處此傳雖不及不書內叛句然即此便是書法

師之城也叔孫氏徒知其為魯之不利而已固且以

定公上卷

古

宋

為叔孫氏不拔之業也卒也僕犯據之反以為叔氏

之憂此無異故忠恕者立身之本而悖逆者起侮之

端道之以叛而後誅其叛蓋至于今而前日之所叛

魯者茲特中其身耳僖閔五父之紛紛竟何為哉

伐邾 伐宋 作軍 舍軍 圖費 圖師

春秋紀政漸專于下見理之不可誣也 此數意

不重重在上行下効須本天子失道未以忠恕總

繳

作軍 舍軍 圖費 圖師

大夫專政以啟叛經直書以罪之也

圖費 圖師

春秋兩紀內卿討叛而皆責以反已之道焉 兩

邊皆重不忠于君上總叙同單分股渾作

入吳 圖師 圖師 入吳 示自反之戒 示自取之戒

樂大心奔曹

春秋紀大夫去國而交著君臣之罪焉 宋公信諛

定公上卷

史

固可罪矣然大心挾詐以避事豈能自安乎

地奔陳

經紀貴戚去國而責其君無親親之恩也

辰佗彊奔

經惡大國之薄恩而兼罪夫味義失節者焉 以宋

公薄恩作一頭收書弟以辰與佗彊分二脚但收書

暨意要相承

辰自陳入大心自曹入

列卿結與國以肆叛春秋交罪之也 總叙以四卿

大心為亂作一比收書及書入書法以陳曹黨亂作

一比收自陳自曹書法或照經分以陳曹而貼亦可

自曹入

經誅大夫從叛而兼責黨叛者焉

辰暨奔 辰及叛 上不得已而陀疆而辰之脅為

重下得已而不已則無首從之別矣

及鄭平叔還泣盟 魯叛晉也見朝歌傳

定公十卷

又其

墮郈費

即強都之毀而見聖人謹禮之兆矣 此題重一禮

字兆字三卿各固其城而公室既受其害及陪臣憑

倚而三卿亦莫之制皆坐越禮之弊夫子一律之以

禮而私家革四伐之強公室振五世之弱魯國之患

既弭三桓之禍亦熄然後知禮之于國大矣蓋費邑

之墮即是以禮為國可為大行之兆非以墮費乃以

禮為國之兆也勿徒着贊聖語 並墮費同 要知

聖人之革三都是因其機為之仲由為季氏宰此一

機也三家不能制陪臣而問于仲尼是又一機也

城費 城成邾 邾外 城也 圖費 圖郈 墮郈費

大夫越禮以貽患聖人因正之以禮焉 以禮字

為主倒單作始而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繼

而憑藉以叛三家欲制而不能茲何以墮方原到

謹禮上亦要知仲尼為宰三家患陪臣而問皆其

機也

定公十卷

其

城費 城成邾 圖郈 圖費 截公室欲張而不得三 家亦不能制對

圖費 圖郈 墮郈 墮費

私邑強于前而復革于後見禮之可以為國也

伐陳 會甯 墮郈費 歸三田 子產孔子命

聖賢于內外之強而皆抑之以禮焉

夾谷 墮費 內服 外順

夾谷 歸田 墮郈費

聖人謹禮之化于變齊變魯見之也



盟黃 比魯叛晉也見朝歌傳

經紀內外之信見貪利之效矣

圖成至

春秋于內君之討強邑而特著其危焉 主得政未

專者非聖人語意書圖成強也其致危之也此題本

旨只當就強也模寫出可危意書法只收至字圖成

只是事實耳 有國者之馭臣甚不可使之有所憑

一有所憑則其植根深固而君乃失其常勢者此有

定公十卷

三

國之大戒也今君之命不行于臣已非限隔上下之

體也况討之而無功乎以孟孫抗衡之日而欲驅中

分之子弟以為援公于是有隱憂矣君之邑不免于

討已非杜絕凌逼之端也况圖之而弗克乎以處父

交構之時而欲率削弱之兵車以自蔽公于是有多

虞矣四封以內皆仇讐堂陞之前即敵國此所以可

危也

墮郈費 圖成至

望國車僭有順逆其機皆由于聖人也 總叙上

見明禮之兆下見得政之淺叔季間制與正卯疑

沮最是閔切處湏體之

圖郈 內臣專政久 聖人得政淺

夾谷至 相道有成 晏子 游政未專 吳卯

伐郟 伯業有成 王政未專

晉陽叛

春秋深貶大夫擣邑明人臣之義也 書入書叛二

定公十卷

三

書法軼入晉陽本拒范中行非叛也但專土興兵非

人臣之義故春秋加以叛君之罪與他書法不同

朝歌叛

經紀伯臣皆君之迹見貪利之效也 貪利處湏看

得分曉近皆直責晉君非也蓋惟其政專于臣而不

能取故賂行于下而莫能制耳

踐土 溫 會扈 平丘 執意如 召陵侵 沙

鹹 五氏 夾谷 會黃 晉陽 朝歌 黃池

伯主以徇利墮先業春秋脩責之也 以晋世業

說起以會扈執如侵楚作晋貪利而以諸侯叛外

大夫叛内自是不復主盟迺結之

平丘 召陵侵 沙 五氏 夾谷 晋陽 朝歌

即伯國內外皆叛之迹貪利之效見矣

會扈 或盟 執意如 祈黎 召陵侵 土鞅侵 鄭衛同

春秋脩責伯國之貪利所以明義也 總以義利

提起即將畧之賤之陋之意發揮書法各點貪利

定公土卷

三十三 皇業

始強終叛要發在後

會扈 適歷 同 栢舉 執祁犁 鞅歸 晋陽

歷觀伯國之贖貨而知伯業所由隳矣 以國家

之敗四句提起中分晋卿始禍 云 四股末繳出

内携外叛不復主盟意上因利弃義下因利肆惡

會扈 適歷 同 栢舉 召陵侵

伯國以利而弃義業之所由不振也

平丘 夾谷 齊叛 魯叛

取郟 會扈 栢舉 祁犁 晋陽

經原内臣貪利之戒而屢罪伯國肆貪之非也

哀伯提起例下四股 加黃池見晋不復主盟

鷄父 栢舉 祁犁 鞅歸

春秋紀内外之棄有由于亂臣之用者有由于貪臣

之用者

鞅歸

即叛臣復國之易而見伯主之失政刑矣 先以易

定公全卷

三十三

辭提起後就易上斷其縱釋有罪之非書法還摠收

一句不專在書歸上

晋陽 朝歌 鞅歸 同罪而異罰

鞅叛 鞅歸 臣道之失 君道之失

放甲父 鞅歸 上用刑之私 下釋刑之私

戊奔衛陽奔宋 靈公不能遠色失齊家之道戊不能

賤貨失保身之道 家氏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

而為惡亦既稔矣公叔戊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

戍之所得為而非戍之所能為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于善今戍也怙富而驕素無國家之養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成而禍宜也 加北官結同去趙陽

結同

朝吳奔

叔戍奔

上不能避名杜諱下不能去利遠怨

臧頃歸

春秋紀兵罪肆患之不仁而被患者之失節也

頃

定公上卷

三五

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故陳楚臧之

檇李

經于遠人克敵而深惡其詐焉

復仇事不用以其

事去此尚遠故也講末亦須帶說故夫椒之彙詐本

左氏事看

於越入吳 檇李 黃池 入吳

春秋詳遠人之兵事而獨削復仇者以示義焉

重復仇一意作前後只作辨蓋謂承告悉書獨哀

之元年吳亦敗越豈其不告而不書者則復仇乃

人子所當為之義耳 去黃池同

入郢

檇李

申晉依牆之悲夫差立庭之誓

春秋兩紀外兵而見臣之忠子之孝焉

檇李 圍蔡

春秋兩與復仇之兵明子道也

于牽于兆

春秋兩紀好而貪利保奸者之罪咸見矣

二會皆

定公十卷

三五

謀救范中行晉以天下宗盟之國今至于外携而內

叛齊有代興齒伯之心今相率抑君而助臣觀于晉

之分崩離析則知其前日貪利無益觀于齊之樊亂

崇惡則知其後日之攘奪有由也

石尚歸服

經于王室寵內而寓尊王之意焉

邾郟定鼎卜年

八百重熙之積累仁義之漸摩周家所以培養人心

者傳至于今其勢 休聲猶昭人耳目今此天下非

周之遺黎乎水土之念豈其盡泯乎苟見其服如見其君則因是而起咫尺之敬焉固未可知也聖人特書乃愛禮存羊之意古者諸侯入朝朝則各以其職未祭故天子祭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樂也周禮行人歸服以交諸侯之福周衰諸侯賦貢不脩祀禮不相久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于此哉

蒯賁奔

定公二卷

經于嗣君之出而交譏其父子焉

三十一

大蒐于比蒲蒐而邾子未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於公而專于三家也

邾子來會大蒐天子所以會諸侯也借蒐而請侯來會也乃太逼乎

滅胡歸

春秋專罪小國之被患所以立命也責胡內有二

意始而自取終而失節總歸于不知命知命則必能不犯楚所謂不立于巖墻之下也知命則必能不屈鄭所謂無事于容身苟免之辱也以歸不必另作書

法只是說事實楚子書魯滅人之國本不得書爵為胡有取滅之罪故不貶書爵不貶楚者正以罪胡也

入郢 豹歸自取

會伐鄭 滅胡知義而不從義知命而不受命

會申 滅胡上委命從惡下委命致禍

冬城漆

望國非時以勞民春秋所以譏之也 主左傳書不時也此不時非時日之時乃人固有利不利時與新

定公十卷

三十一

延廐秦看胡傳民勤于力則工築罕前年城莒及霄

此時秋薙定公又薙定似民已勤于力矣而冬又城

漆其勞民也不亦甚乎

廬陵李氏曰定公在位十有伍年當其初立愛國於

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其異於桓宣若無幾矣故

春秋於元年即不書正月以示正始之義而於意如

之卒特書日以著定公尊獎亂臣之惡其辭嚴矣然

當其初年陪臣執命國事分崩固無足言但陽虎既

奔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粗立正當可以有為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賴哉李氏曰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墮邾之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雉門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改實王大夫之竊而分器莫之保惜於女樂政歸疆家此定公有聖人而不能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牽洮城莒父城霄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定公十卷

年八

卷

年元

春秋質疑

豫章魏時應去遠甫編

溫陵田居中公雨甫訂

潭陽朱沛熊紹祖全校

哀公

圍蔡

經怨外夷霄小之兵重複仇之義也 禍及宗廟二

句最重與降衆遷國對看勿說楚要如此報蔡蓋楚

哀公卷

乙

不報吳而釋憾于蔡志在蚕食但仇當復耳明見不

復父母之仇便不能立于天地之間此胡氏有為言

之也

栢舉 入郢 圍蔡

經原外夷報怨之宜以其有當報之義也

栢舉 圍蔡

春秋兩紀外兵有子其恤患之善者有怨其報怨之

宜者 上以吳人謀楚之心問起下以楚人凌

蔡之暴問起聖人道大德宏心本無怨此意當發

揮  
入郢 圍蔡 奉天討以黜肆暴 本天理以恕復仇 聖人心無毀譽聖人

本無怨要發得透主倒作亦可

盟柯 圍蔡 許平怨 恕復怨

檇李 圍蔡

春秋兩紀復仇之兵而皆畧詞以示義也 上不

書夫椒報怨下不書降衆遷國伍員三年即行其

哀公十二卷

謀而有夫椒之役申胥十年方行其志而有圍蔡

之師

臧庸 圍蔡 恕其得謀國之善 恕其得報怨之宜

同圍齊 圍蔡 人心之公 天理之宜

城楚丘 伐齊 入郢 圍蔡 惡其背重德 恕其報重怨

食牛改卜辛巳郊

春秋于望國僭祀因其失之甚而志之也 不時不

敬提過重僭禮作就非所以康周公上便見魯僭祀

之無取而聖人所以為性命之文 郊享道也貴其

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郊何

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

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我以十二月下辛卜

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

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汪氏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釋

凶服而從吉則為不孝于親矧郊之祭也喪者不敢

哀公三卷

哭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藏事則為不敬于天

一舉而犯三不禮未有失于此者也

四月郊 以四月非時四卜非禮帶發亦只重僭禮

齊衛伐晉 救范氏也取棘蒲

諸侯合兵以凌伯春秋交貶之也 前此齊衛五氏

之次伐夷儀垂葭之次伐河內皆違偏師伐晉而二

君次止為之援春秋皆不書伐非諱之也二君實未

嘗親帥師以攻晉但頃兵次止以觀其可攻與否故

皆書次以著其無名妄動之罪今此並書齊侯衛侯  
而以伐晉為文者著伯統之絕而受諸侯之兵且誅  
齊衛之黨叛臣而陵伯國也夫范中行晉之卿也卿  
叛不能制豈足為諸侯盟主乎無惑乎齊衛之伺我  
矣然天下之惡一也奸命之臣寔人人之所同惡今  
我乃棄君助臣不亦值乎書曰齊侯衛侯伐晉交貶  
之也

伐邾取田盟句繹

哀公十卷

四

春秋于內卿雲小而致青人有所歸焉

此題哀公

做頭邾子三卿做兩脚暴為列書三卿只管到造越  
之辱兆矣故詳書以著其罪另是定公之薨以下的  
書法燕上仲孫何忌伐邾及伐取盟事皆在其中所  
謂書之詳也不止應列書三卿句書法惣收在後三  
人伐二人盟一段是解經事實不可作正意只帶見  
哀公時在五歲不可以攬權責之只說積弊如此耳  
單伐邾提過邾自取倒諸卿相繼伐之不以義體鄰

作單取田盟句繹以奪取其田而強要其盟二意  
渾融作

盟句繹

經紀二卿要盟之迹見強臣致報之私也  
致報之私便見三家相倚以成其橫所以根據難拔  
也 看傳中書法此題主強與邾盟上作而致報之  
意只作事實亦好

邾子朝 何忌伐邾 三卿伐邾 取田盟

哀公十卷

五

經詳內外兵好之迹而見禮義之昏失矣

以為

國之禮睦鄰之義分作哀公失權意只點過 若  
加舍軍遜齊從祀作原事以著加兵之罪原事以  
著委利之私對作  
舍中軍 莫強乎 季孫 孫齊 叔孫 孟孫 從祀 取田盟  
強臣兩得乎人而報之以利經表其罪也  
孫齊 竊寶玉 上昭公本伐意如而反孫于齊下  
陽虎欲殺桓子而反竊玉以出

納世子于戚

春秋詳爭國之事而尤甚拒父者之罪焉 時說紛

紛俱不可從者未須重世子二字此即夫子不為之

意可破嫡孫當立之說講中以書納罪鞅辨起後專

以贖無道作客而以輒不當拒為斷末以靈公大臣

不能早正國本點綴入講歸罪于輒此較得旨

突歸 易不言 忽歸 順 小白入 難不言 比歸 有奉曰自不

納戚

哀公十三卷

春秋變例以紀儲君之復國奪之以大義也 公

子且然而况世子要幹旋然內中忽歸是世子非

公子也且當時實未有納之者此意要知 只收

書納書法

突歸 忽歸 小白入 比歸

經于貴戚復國各因事而示義焉

戰鐵

伯臣構怨而有恃力之心春秋之所貶也 鄭之黨

叛人固罪也然鞅不思所以致其亂者已實為之苟

能引咎責躬改過遷善返國權于其君脩明政事復

興伯業則諸侯畏之范中行將覆亡是懼焉敢怙亂

今乃納蒯賈而見拒于衛遇鄭師而震悚失措既而

幸勝日以雋功相與矜誇不思黷武勦民構怨與國

以力勝人奚足恃乎春秋以鞅主是戰處已息爭之

道遠怨之方也 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能與晉戰者

今以蕞爾之鄭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矣書而

哀公十三卷

夷晉于列國也

遷州來

經于與國被患而深著其謀之失也 只重不該請

遷于吳中悔正是不能謹始所致故傳引盤庚之事

以明之非欲其守信于吳楚也背楚誑吳須合說委

罪執政是殺駟放獵事不重書法以自遷為文復字

又字要看

圍蔡 州來 放獵



與國失謀而委罪于臣經所以罪之也 照傳只

主失謀一順做下委罪執政亦是謀之失也分者

非書法摠結以自遷為文如放公孫獵則書大夫

而稱人 去上股全

園蔡 遷州來 怨復仇 罪失謀

城庸 州來 子其用善謀以靖國 為賈 說其築忠謀以危國 子駟

入州來 遷州來 覆國 罪失守 遷國 罪失謀

園戚

哀公十卷

大國用兵以黨與國之惡春秋特表其罪焉 崩贖

既廢則輒自不可立輒若可立則贖為未絕此義看

得極精蓋以輒為賢豈為人所立以拒父以輒為不

賢安可助輒以拒父哉此輒所以始終無可立之理

而國夏佐人之子攻人之父故其罪重也若衛罪所

謂不待貶絕自見也

納戚 園戚 為送 罪輒不當拒父故稱世子 助送 罪輒不當助輒故首國夏

四國伐鄭 園戚 宜重討州吁衛輒上首宋首齊

正所以孤吁輒此討賊之法也以父子君臣立柱

重齊宋者非

桓僖宮災

春秋並紀毀廟之災所以教孝也 季氏私意只說

過在前

城啟陽 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面而

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

本志而未務此魯之季世也

哀公十卷

樂免伐曹 宋始苗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造足以取

亡而已

放獵

與國委罪于忠謀之臣春秋深貶之也 駟與獵其

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是胡傳料之之詞作文當以

已謀不臧而委罪執政為正斷獵以請遷于吳為非

意須活潑發之書法書大夫而稱人

園知 來會來朝來奔喪而不免伐取泖沂田受繹盟

猶不允闢不至于和子益未不止也

公孫辰出奔吳與聞公孫備之故

春秋怒大夫之與遂以其君之自取也

執小邾子

春秋紀大國之害小而深傷天下之無伯也

執戎蠻歸

春秋于伯國媚外之迹而深惡其不競焉只重歸

楚惡其不競上作詐執就不競中事耳無罪身執亦

宋公三卷

書各正是明蠻子不當執而晉畏楚之意

執曹畀宋 執曹歸京 執赤歸楚

經兩紀伯討之實而獨傷伯事之屈焉上以畀

宋書存体也以歸京誓明分也平提二股倒本股

作

執曹畀 執赤歸

春秋殊詞以紀伯主之害夷所以傷其不競也

執曹歸 執戎歸正于夷 得其罪 非其罪

城濮文伐衛襄新城靈蕭魚悼執戎歸

經原伯國世業之久而深傷其不競也

城濮 救江襄馬陵景蕭魚

即伯主之世脩其業而知嗣伯之不競矣

瑣澤 執蛮通夷好 防决 徇夷情 体卑

晋狄伐秦 執戎歸資夷報怨 事夷屈体兩邊俱有晋主夏盟

圍戚 執蛮歸秦大倫 上以伐鄭照 秦大防 下以歸京照

趙鞅伐衛為助范氏故也

宋公三卷

經于伯臣用兵而深著其昧義之罪焉衛輒以子

拒父晋不能陳大義以問其罪而示之天下乃以助

范氏之故興師伐之非義甚矣

伐鮮虞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晋屢世伐鮮虞伯業

之衰皆由陪臣封殖貪伐鮮虞故也

國夏高張未奔陳乞偽事高國後設謀于諸大夫共去之 此將欲執君而移齊之謀也

春秋紀外臣之奔所以誘逆臣之奸也

叔還會吳于祖 夷狄獸心以魯政之不脩務與吳親

以資其力君子志祖之會于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陽生入

經于儲君復國而交著父子之罪焉 陽生自絕於

先君則非其子故不稱公子景公階亂於後人則非

其父故以陽生係之齊

及荀息 陽生入 罪中立

晉陽叛 陽生入 專土 為人臣者無以有已故畏君

之威守其法土于何有為人子者無以有已故愛

卷全上卷

父之誠体其心國于何有

十三

向巢伐曹 主曹聽公孫疆奸宋

呈瑗侵鄭 張氏曰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

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

之實也

魏曼多侵衛

春秋陋伯國之用兵而特惡其昧義焉 晉不能正

衛輒之罪而徒以范中行之故奉蒯賁與之爭故書

假以陋之

會吳于鄆 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以

賢臣執禮以當外強其功備矣

伐邾益未

春秋不諱君惡欲彰君之善也 只有備書于策而

不諱一書法見今雖惡而後則善若不書此後日歸

邾之事何以知其能去惡耶則諱其惡是沒其善也

故不諱

卷全上卷

邾 邾 邾 入邾益未 吳伐我 取二邑 歸邾

十三

春秋變例以紀國惡正以彰其遷善之美也

益未 吳伐我 取二邑 歸益

望國為惡而卒去之春秋所以彰其美也 惣叙

順傳一串作以首股為惡之大吳因鴻夷之請而

克我東陽齊念甥舅之情而取我二邑為辱之大

而春秋不諱者以欲見歸益之能遷善而免辱也

加歸二邑即下傳題

取鄭 益来 城詞以著罪 直詞以彰善

入邾益来 歸益

內君為惡而能去春秋不諱以彰其善焉 混作

回单

假許 入邾 隱君惡以望其善 存君惡以彰其善

秦人伐晋 晋侯伐秦 益来 歸益 或過能改 肆惡能去

納捷菑 益来 改過 去惡

栢舉 益来 聖人道大德宏而樂與人為善 聖人道隆德大而不念舊惡

宋公士卷

宋圖曹駟弘救

春秋紀與國之被患議用謀之失也 摠叙以背晋

奸宋分鄭救股借用以見晋之不救

入曹陽歸

春秋畧小國之見覆以其有自取之罪也 辨言指

伯說背晋奸宋即亂舊政矣輕重之權衡言自取之

罪重可憫之情輕也書法是不言滅而書入

滅黃 曹歸 特詞以予守正 畧詞以罪取禍

執虞 費 執火之誼 社宮之夢

春秋筆削二國被患之迹著自取之罪也

遷州来 入曹歸 上不用子駟而背楚誑吳下聽

公孫疆而背晋奸宋

于棠 入曹 觀魚 遠忠言以縱敬 敵鴈 聽辨言以亂政

吳伐我

春秋諱望國之下敵以著謀國之罪也 微虎奮臂

攻之策非無武勇之足憑也景伯敵少待之謀非無

宋公士卷

策士之足用也而季孫遂有城下之盟其不以禮義

自強也甚矣不言四鄙正是著其兵加國都之實非

諱也不言吳與盟方是諱故曰欲見其實而深諱之

益分應二書法也不可不休認 汪氏曰前此書侵

伐必言四鄙見魯之國都猶足為守也至于吳年吳

兵直抵魯之城下則魯之四境藩屏蕩然而國不足

為國矣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若曰我能入吳吳能為

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與師伐我雖據事直

書而詳味書法亦有反已自咎之意焉

戰即 伐北鄙 圍宋 及平 戰華 袁婁 吳伐

我

春秋變例以紀望國之被兵為謀國者之歎于人也

以戰即起諱與吳盟以伐北鄙起不言四鄙 加

益未見却故

戰即 吳伐我 逞忿之私 屈敵之辱 繼罪有內外之別皆當以

魯為案方輿諱不諱有情上以盟越會稷斷下以

卷分十二卷

十六

華元國佐比有主卑者無味

宋楚平 袁婁 吳伐我

內臣謀國不若人經諱詞以貶之也 只在國虧

未虧上極力發揮

圍宋 宋楚平 戰華 袁婁

觀二卿之紓國難均之能自強也 上國虧以勢

之緩急論下以力之強弱論俱是以禮義自強者

只宋楚平袁婁同首末要見季孫

盟越 會稷 宋楚平 如師 上未以戰即意繳之 下未以盟吳革証之

春秋所書有罪昧討賊之義者有予得待敵之道者

于 必 吳伐我 上稟書智鎗 下華元國佐

春秋紀兵有罪伯臣失將兵之道有罪內臣失謀國

之道

取謹闡 歸益

即望國失地復小之迹而美惡不相掩矣

取謹闡

卷分十二卷

十五

春秋不諱望國失地之辱所以彰遷善之美也 只

重顯其為善一意或主後傳見其造惡之非者非

歸益

經紀內君之復小遷善之美見矣 以改過之大遷

善之優分股見其去惡而不積也歸者順詞是事實

非書法

歸謹闡

春秋志大國歸地之順見內君遷善之美也 遷善

之優。改過之大。全在感齊上見。大意是即歸地之順。見魯歸邾之美耳。中以無取地之罪。無失地之辱。翻斷。不必以齊順提起收書歸。

入邾 益耒 取二邑 歸益 歸二邑

春秋詳內外逆順之迹。所以彰國君之美也。傳

中前二段乃勸戒之意。非正註以取歸非書法。只

重去逆效順等語。作文只宜摠叙。將以逆召逆以

順召順。輕鋪叙于前後。歸重魯哀遷善之優。改過

哀公十三卷

之大。上收不諱益耒者。以歸益之能掩其前惡而

美之也。

取二邑 歸二邑

春秋詳國君順逆之應。而遷善之美彰矣。主魯

看順逆俱在齊上見。宜雙提後歸重下股作

歸益 歸二邑

望國去惡而致大國之順。春秋所深嘉也。重在

歸邾止着落。

軍九

晉侯伐秦 歸二邑

經于內外改過而兩托詞以予之焉。

取雅丘 鄭武子勝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圖宋雅丘宋皇爰圖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

哭子姚救之大敗取之

經于大國覆敵而著其殘民之甚也。悉虜而俘之。

曰取殘民之甚也。春秋之季詐力相傾。權變恣起。戰

國之風已開矣。

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主吳救陳。傳陳嘗為楚滅而僅存。今又無故興師而肆行侵伐。

哀公十三卷

十九

宋公伐鄭

春秋紀大國加貳之兵。見其凌人之已甚也。鄭雖

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惜矣。而又君親帥師

以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十三年

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邾益奔

經紀小國之托內以著其自取之罪也。主寔未傳

自底滅亡。不足待以寓公之禮。而書名也。

會吳伐齊

遠人遠理以憑夏春秋所以狄之也 只主欲遂前

言而背違正理意無書法變之正非及正之謂前取

地而今歸前請帥而今辭是歸所當歸辭所當辭更

之正也

入邾益耒 取二邑 歸益 歸二邑 伐齊

經原大國及正之迹而罪外夷加兵之非也

頑如會 會吳伐齊 上下俱是及正俱有禮義一

哀公十二卷

則懼楚一則畏吳也不書弑俱是存天理

趙鞅侵齊 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伯國乘鄰難以興兵春秋所以陋之也 乘吳之亂

伐齊之喪無名其矣

結伐吳救

經于遠人恤患而抑其詞所以重傷中國也 救在

夷狄則罪中國此春秋通例故傳中引起言書救未

有不善之也今吳救陳則在所宜進而不稱于稱人

獨以號舉者非不予之也蓋楚之伐陳暴橫已其中

國諸侯莫能脩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舉其號

者所以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不能救也重傷中國

上觀九夷等語自見 陳者有虞之後便見中國有

同休戚意故深著楚罪亦正以傷中國之不能救也

盾救陳 楚人伐鄭 貞救鄭 吳救陳

春秋紀救兵有削之以示譏者有筆之以示予者

此從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

哀公十二卷

之也句搭楚侵宋而盾救楚伐鄭而林父伐陳以

救皆不書者以宋鮑歸生皆亂賊也晉伐鄭而貞

救楚伐陳而吳救皆書救者以恤患救急義也

上拯焚救溺非所施于亂賊下披髮纓冠非所望

于夷狄

突救 狄救 處父救 會戚 札聘 吳救

春秋殊詞以抑遠人之恤患以重傷中國也 首

數股是善恤患之例中二股是進吳之例何獨于

此舉號而不進之耶後倒單重傷中國作

突救 狄救 處父救 貞救 吳救

春秋屢紀恤患之兵皆因褒以見貶焉 看未不

出本脚則從罪列國四鄰中國作去既有吳救自

宜以諸股作善救轉入吳獨舉號以傷中國方得

旨 須知救邢傳無貞救

狄救 貞救 吳救

春秋屢善外夷恤患而中國之罪可知矣 摠以

家合上卷

華夷論起畧分三段語意巧重救陳方妙

狄救 吳救

春秋兩善外夷恤患而責各有所寓也 兩邊皆

書救而不進之

會戚 札聘 吳救

春秋兩進遠人而終抑之所以重傷中國也 二

股只援例問起倒單作 加陳歸戚陳只見他嘗

為楚滅耳

會戚 札聘

春秋兩進遠人以其慕義而守禮也 以號吳挑

起見吳非聖人未嘗進者稱人非復夷狄之吳稱

子猶然中國之吳不必以漸進特進說未繳彌吳

滅陳 陳歸 伐陳救

外夷濡兵而中國莫制春秋因寓意于恤患者焉

上二股序入重在傷中國而以楚罪挑入即分楚

與中國亦可

上卷十二卷

入陳 吳救陳

春秋傷中國以討罪恤患之義皆舉于外也

九國救 吳救陳 上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 下罪楚而傷諸侯

國書伐

經于望國被兵而特示省躬之戒焉 此題須以解

事講明方見魯罪見始而取邑請師由魯取之既而

歸邑辭師又報魯以順而乃會吳伐齊何名哉故于

其被伐而欲其自反也 加北鄙等股及吳伐我八



作倒問起我字最好玩味通篇俱是我字說來

入邾益來 取二邑 歸邾 歸二邑 會吳伐 我

我

經原望國致師之由而示省躬之義焉

吳伐我 國書伐微虎景伯 冉有孟反

經而于望國被兵而示自強自省之道焉 恭有

城下之盟句搭書法前重在諱上下重在我字此

特詞也

取公羊卷

四國侵鄭 齊人伐我易曰君子作事謀始 書曰惟于戈省厥躬

陳轅頗奔鄭 初轅頗為司徒賦公田以嫁公女有餘

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啗進猶體

梁糗腹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

吾諫對曰懼先行 春秋書轅頗之奔所以為人臣

附上以刺下托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艾陵敗獲

春秋紀兵權主客之罪而辨師將之等焉 上發戰

歸傳見吳為魯郊戰之故而遂與歸傳之師吳之伐

固有罪矣然齊也不聞徵詞請討之舉而遽勦必死

之而徒為虞嬪舍王之歌而敢決聞金之誓其死不

尤重乎故書伐書及而俱有罪而以及為主也下發

大棘傳見太史歸國子之元加繩致不衰之謂大夫

之傷固為重矣然甲首三千齊竟覆于三戰車車八

百吳遂逞于一俘其師豈可累乎故書獲又書師敗

績見師與大夫教也

哀公上卷

戰艾陵公孫與慶頌之歌子行出舍王之命東郭無復見 之志陳書極開鼓之憂

吳之伐齊人皆知其不可禦苟能嚴兵守備則吳可

以坐困今以方歸之罷兵未得息有快志于一逞師

敗身獲為國大戮

用田賦

望國變制以困農春秋說之也 胡氏用田賦之說

惟箋註李氏為合先王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以出

粟為主而足食賦田以入而量其有無以出軍為主

而足兵。今用田賦軍旅之征。則農民兼出商賈之稅。故為困農。宅不毛數畝。所以罰不事農業者。引此見先王之法。正欲驅末業而事農業。以農為國本也。今以重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胡氏末業。云。只以形農當重。非謂其不當取之農而取之商也。玩傳後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之說。則知其旨矣。田稅其二。農民已困矣。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也。

哀公三卷

艾

三國伐宋

用田賦

加賦以困民

墮邱費

孔子用田賦

有若上仲由為宰下冉求為宰

索臯

吳使太宰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固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

若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巳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盟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會鄆

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曰衛侯未緩故將止之曰衛君之未必謀于其衆其衆

或欲或否是以緩其欲未者子之黨也其不欲未者子之仇也執衛侯是墮黨而崇仇也大墮子者得

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誓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

經紀內外講好而見賢者脩詞之功焉

會鄆 索臯 會鄆

春秋三紀好而賢臣卻敵之功大矣

鄆之會矣

知以強加康子不知有禮子貢一以禮折之吳人自愧索臯之會吳知以盟要魯不知有信子貢一以信諭之吳人自服鄆之會吳知以怒憑衛侯不知有利害子貢一以利害曉之吳人自釋非文辭不為功賢者能為國有無猶信

國書伐

冉有用子干孫師故能入其軍

哀公三卷

艾

二賢功施社稷有得于用武之善者有得于脩文之善者

向巢伐鄭

經紀大國之瀆兵而其喪師有由矣

李氏曰自皇

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殺平元之族而後已也全師復沒亦蹈前日鄭人之覆轍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取邑 東向魁救其師鄭子騰使狗師曰得桓魁者有賞魁也逃歸遂取宋師于邑獲成誰卻延以六邑為厲

雍丘 子品 此失却張鄭羅彼亦失成誰卻延所

晉 也 以戰殺人盈野當服上刑者也

黃

經紀兩伯之會而嚴其詞示治禦之道也 此傳只

重書及其先晉而絕常稱子而正名俱即書及之意

然吳實主會而曰兩伯非抑其橫乎此皆提明只重

治內以禦外全在體統上說禦夷本于自治如以人

哀公十卷

文

勝天事有在我乃所以駕夷而屈之者必若顛倒冠

屨如使橫吳凌駕伯主可乎宜就吳晉上祭不可屈

意就中國不可屈含自治意專講治禦之畧非也專

講體統亦非脫去吳晉泛說非也粘帶吳晉亦非

召陵侵 臯由 吳伐我 艾陵 黃池

經原內弱外強之實而示以治禦之道焉 不叙

順股作同單從定公來晉失伯業夫差暴橫搭出

會號 黃池

春秋紀夷夏之好有明義而先伯臣者有正體而先

伯主者 中國之所以尊于夷狄恃有此信義

也晉能守信則其尊自存中國之常尊于夷狄者

不可易之體統也晉伯雖微而體不可紊

會申 黃池

春秋以人勝天故貶中國之宗夷而抑外夷之抗伯

也

鍾離 黃池 抑外傷內 治內禦外

哀公十卷

元

首止 黃池 殊詞以正大分 嚴詞以正大防

會鄧 黃池 安夏待夷在脩中國自強之政 治內禦外在正中國常尊之體

會潛 黃池

春秋所書有示內夏外夷之道有示治內禦外之道

上此為中國彼為夷狄各止其所下中國常尊其

狄常卑必正其體

於越入吳

春秋紀強夷之被兵示兢力之戒也 此傳發明強

弱相乘之機禍福相因之理慷慨激烈宛轉有味作

文須描寫傳意不專罪吳要見垂戒上收書入吳于

黃池之後 加黃池同

吳伐越 柏舉 入郢 艾陵 黃池 越入吳

強夷以力勝人而終勝于人春秋特著其戒也

柏舉 入吳 黃池 入吳

春秋兩舉強夷競力之禍所以垂戒也 以勝楚

爭晉小分摠起摠收只入吳入吳同

柏舉 黃池

遠人之競力于挫夷爭伯見之矣

三伐鄭 入吳 入吳 著倖勝之戒 著力勝之戒

圖郈 圖郈 入吳 入吳 強臣討叛而責其自反 強夷被兵而責其自取

皆就強力相乘上發揮 易圖費入吳同兩傳俱

有出爾反爾

夾谷 歸田 黃池 入吳 以禮服人之效 以力勝人之效

魏曼多侵衛 李氏曰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

也讀昭定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

年四 獲麟

聖經成而瑞應之見天人相感之理矣 麟者仁獸

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

角者孔子曰孰為耒哉孰為耒哉反袂拭而涕沾袍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

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孔子曰麟麇身牛尾狼額

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

不為害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

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拆生草 文成而麟

至宜矣以前見作春秋有關世道先天而天弗違也

麟出三野以前見聖人之精神有關于氣數志一之

動氣也二段意實相承自詩以正情而下皆發明絕

筆之意作文只重在文成麟至以天道終只帶言之

春王正月 獲麟

聖人脩經始于王道之微而終於天道之應也

何以始于隱公王道微矣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

作何以絕筆于獲麟天道應矣文中子曰聖人以

天道終 上比易歸賄同

元年 獲麟

聖經言而帝王之用明聖經終而帝王之瑞應

元年姓于歸賄幽厲之杞子朝杞不司城奔宋不獲麟天

道終

聖人脩經有所始所以寄所以終焉

萊公十三卷

三二

元年 春王正月 盟味 鄆 歸賄 祭伯來 獲

麟 書元書王是明王道紬隱以下乃正人倫也

一串作下

歸賄 杞朝 司城奔 起聘 二代既不足微而

非昭代也周雖昭代而幽厲之餘風可傷也魯

是昭代之亂周公之後而又能秉禮焉 宣子嘆

周禮盡在象聖人所以合象無違也

春正 夏四 秋七 冬十 歸三田 獲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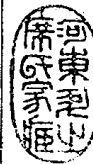
聖人立文有以明天人之理行事有以感天人心

〔明〕 吳希哲撰

麟旨明微十二卷

明崇禎刻本

麈旨明微序



夫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斷例之始一人主之一人受之又有一人闡揚以成之如是焉止耳而廣之朋儕傳之異代則意見錯出理道紛拏有一事一字滋議千百端刺刺不已者如呂大圭論褒貶之例與康侯殊刺謬

張序

張序

二

失誣失短失偽范甯嘗論之而歐陽修亦言三傳未可信夫於兩端中論列其此是彼非意固已微矣若復一事一字間推敲剝洗層深迭出如芭蕉之心重重相累如九液之丹轉轉相足如山根泉杪愈搜剔而加廣淵如精金白璧益砥鍊而彌欽貴微乎微乎

自非玄心弋幽繡腸鈎隱  
烏能以後人之息入上聖  
之筆以後人之筆出上聖  
之息而藝林升朗與府集  
微也哉睿卿吳先生家學

張序

三

淵源三折肱於此道非獵  
襲嘗吻隨人呼拜漫售春  
曹者故其在朝侃侃著大  
節民邦勒績最署諫垣青  
瑣杼丹黃門構艸每可承

金石藏名山以同弗朽素  
王一筆一削凜乎秋霜康  
侯隻字單言嚴乎鐵案以  
春秋之義例爲先生立朝  
臨事之義例爲人臣者不

張序

四

可以不知春秋斯言其信  
乎蓋先生自束髮受經折  
節讀書乙夜苦吟三冬窮  
討師傳心得編絕筆焚於  
此中者殆二十餘年而勒



成是書先生身為余言手  
錄凡數過驅思入理如編  
絲入扣工良心苦具見指  
歸矣昔歲先生董餉吳門  
催科無擾國計自饒已而

張序

五

下交捐故格枉輜軒出此  
授余謬以余從前諸刺于  
康侯精神有蠡測管窺處  
屬予以叅訂之役予起而  
讀之則精息顯闢妙蘊幽

探古人文章之妙經挑剝  
一番則愈有一番神藻想  
康侯一段會心得意之境  
必有時時默迪後人發新  
光於故牘者乃或且謂胡

張序

六

氏之春秋非孔氏春秋狀  
則此亦吳氏之春秋非胡  
氏春秋乎總之語言學問  
到透徹皆千百年前後人  
真可相見一室相晤一心

微乎微乎自非入其玄中  
者弗領耳予昔受業現聞  
姚師指授有得處與陳子  
爾新著麈肯定一刻頗有  
發揮丙子歲說經海陵靜  
坐江臯輒復微有會心乃  
知聖賢箇中精奧決不容  
人輕易尋味邇來盧都牖  
下若等筌蹄已棄去不留  
今讀先生是編間有相悅

張序

七

以解者恍如從夢寐中逢  
故人說舊話予昔有懷先  
生能攜之以出若予之所  
未及懷而先生之蠶叢自  
關者不啻暗室一燈其啓  
牖後人功又寧在禹下哉  
先生性至孝友敬事母夫  
人尤篤詮司上治行第一  
方愉愉融融效綵舞弗就  
天鄉試爭肘後斗印以失

張序

八

萱闈色養夫榮階崇轉誰  
不目艷心競而先生至性  
過人怡然樂天倫真樂誠  
堪誦服抑仰矣若其質心  
篤行朗懷炤物莫大之猷

張序

九

行在旂嘗社稷者請出是  
編而一一印之非有深息  
則微之境不能歷非有大  
力則微之功不能收非有  
實學則微之全理不能致

非有雄才則微之勲業不  
能墜余還以印先生者為  
後千百年之讀經者一一  
印之侈力聖明尊獎王室  
萬世之治允在茲焉夫豈

張序

十

額家之業歟

崇禎辛巳壯月吳門張我

城德仲謹序



麟旨明徵

青溪吳希哲睿卿父著

弟希敏魯卿父

吳門友人

男人傑人

仲父訂

孫敦進敦叙敦發全較

隱公

元年

聖人正心之學首責之人主焉

此題若不善看如散錢無串看來頭緒雖多只是一意何以必自貴者始謂居高而倡也惟必自貴者始故以遠近歸正為人主之職然必先正其心而後可而正心却從體元做起體得天地之元

麟旨明徵

隱公

以生物之心為心則此心斷無不正從此萬法萬象統就約束無限經綸皆從此出人君之用畢矣是正心為體元主意而體元是正心工夫蓋先立定主意首從體元着力此為春秋紀元之微旨也○二帝三王須融會入講不可另繳此聖經首義須看得大○朱子曰仁如何喚做元如程子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

△元年 蔡丘

君相統用一元知始貴之義矣

體在正心講者調劑乎君亦在格心上論春秋深明句後宜總發一段精神須要見出與乾坤之元曲中不違意方纔成得一個貴者○天地間惟君貴次惟相貴故謂元從體元得來然元自貴者

始則君又先之矣作文不宜太開宜有低昂交互意

元年 春王正月

春秋之文兼述作也

述作者文也所以述作之義皆本自聖心之精微故述者固是帝王心法之傳而立法創制却為史外傳心之典非他人所能與者或作或述正見斟酌百王處兼字可味作文略重作邊為妙

元年 秋七月

經紀年月正心立德之義備矣

以正心立德發正心在體元立德在不息然上說天地下只說乾道對待難工須以兩邊大意發之天地合德四時合序眼目差整

麟旨明徵

隱公

元年 元年

舊有此題姑存之體元與元化同大紀元與元運同久二邊只發意不可分屬以編年之法為第二義傳待桓而發耳待桓而發亦有意正見革一君纔革一元此處可想

元年 滕子朝 述帝王之典行帝王之事

元年 春王正月 同生 札聘

聖人修經兼述作以立文兼帝王以垂法

比同生傳作是裁自聖心上比說不得帝王此題不徒以述作帝王合真脈從兼字來有主此作文者甚妙

元年 戰韓

經明大用大分見聖人之善述焉。

君用君分以君字為綱各有祖述句下用堯命舜舜命禹必稱元后為先對上。

○元年 家父聘

兩觀體元論相皆以明人君之職也。

體元者人君之職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俱就人主說下比只主責相者謬上天地同用以舜典商訓證下君相一心以帝歌陶

春王正月

春秋首以正時垂法而統與倫俱重焉。

依傳三段散作不必偏重周雖建子而時月皆不改乎夏仍謂之

麟旨明微

隱公

三

冬十一月聖人志在行夏時故以春加于建子起歲之月便是以夏時冠周月或疑改冬為春却不該改十一月為正不知既謂之春寧有春十一月之序只得云春正是改四時之序與十二個月數而不改子丑等月建所謂以周正紀魯事也統于王則一所以為大一統此在書王上說明大法句可味無責隱意當時欲以仲子為夫人而立桓未嘗立隱為太子臨卒又無遺命止有不稟命一節耳○亂端意要透惟入手欠正而後亂賊有以藉口便隱然見鍾巫之變已寔造其端馮主有見

△春王正月 春正月己卯烝

紀時月而兼參今古其旨微矣

兩意俱在首比而特以下比作一驗耳如以春加于子月是以夏時冠月如所用紀事者一依周月次序即如紀元年於仲冬是以周正紀事不然元年之紀當在夏之寅月矣作文須將二意互發在前只將下比一翻見烝以仲冬宜書冬十一月而書春正月己卯烝則所云以夏時冠月周正紀事者不且更有明証哉切勿分屬○其旨微句須玩欲行夏時又欲尊周朔似難相兼聖人却于春正月一書法中妙寓兩意竝行不停不失時令而又得尊周之意所謂旨微也

春王正月 盟蔑

聖經行夏時以垂法從周文以尊君

麟旨明微

隱公

四

統頌三正周何以建子而書春夫子嘗曰吾行夏時爵列五等魯何以侯爵而稱公夫子嘗曰吾從周俱自聖人意上發

春王正月 歸闕

表正朔以示一統之義隆王號以示萬世之法

加王于正大一統也見赫赫宗周天下共主政教號令普天之所欽承也係王于天為萬世法也見巍巍大君天地宗子刑賞予奪當若天而不違也○或俱主尊王立論者不如

○春王正月 秋七月

經紀時月而示正時法天之義焉

酌古今之宜以立法合天人之理以示意

春王正月 瓦屋

兩變周制正時崇信意也

子嘗言行夏之時矣何嫌于改正朔子嘗志大道之行矣何嫌于

變周制時令忠信可作目

春王正月 滕朝

春秋明時黜爵皆天子事也

各邊依傳問起以夏時冠周月苟以為無位而改正朔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假魯史用五刑苟以為無位而黜諸侯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

△春王正月 閏不告 此辨賤蔡俱主大一統

麟前明後

隱公

五

經紀時月建正置閏之義明矣

統在聖人意上發道惟中則難易夏得統之中周正建子商正建丑豈若夏時之可行哉夫子告顏淵曰行夏時道惟奇則無窮閏得數之奇唐典定時周制詔王豈以閏為附餘而弗數哉子告子貢曰我愛禮

○盟蔑

春秋謹稱紀信尤深示公世之志焉

尊君貴華點起私字是一傳骨子正對上公字說蓋說個大義畢竟如青天白日何等光明有何曖昧一煩性軟便不光明此私字對天下為公言與宿傳對同盟言者不同今日君東蒙明日要儀

父正見為我所欲要寫他急急情狀出方妙見甫即位而出此可賤之事貴字可味

盟蔑 南季聘 執祭仲 蔡季歸 突救 鉞奔

經循例以字人尤致意于貶褒焉

傳從例上起義作文當重上段而以下段活法辨之于後依傳散作在聖人書法上發意不按是非無容褒貶常道則然一以是非褒貶便有不當字而字當字而不字者矣由其常特可以考周官之舊通其變反可以傳孔氏之心

南季 祭仲 蔡季 蕭叔

春秋循例稱字皆道之正也

麟前明後

隱公

六

以何以稱字問起而以道各分意提明中點四段見王朝大夫異于公卿士命大夫異于私臣兄弟異于遠疎之臣中國附庸異于夷屬點後總發意周官如此聖人只還他本等稱謂

南季 祭仲 蔡季 以尊卑貴賤親疏立論皆是循例見出常道

南季 單伯

春秋兩字大夫皆尊王之至道也

王朝當尊則王朝之臣亦尊不則卑君之祿即以卑君王命當尊則王命之臣亦尊不則卑君之命即以卑君須總發尊王意○視地之伯如孤之服圻邑為號監國為任

南季 蔡季 易南季 蕭叔朝以尊君貴華分

兩觀稱字見尊尊親親之道也

、突救 鍼奔

兩變例以待人、道之中也、

從常道意說起、轉入變上、見變亦道之中、須發意、勿泥題板發、○

下士恤患、按其是而褒之、故例不當字而稱字、公子不當去國、按

其非而貶之、例當字而不稱字、

盟莒 盟葵丘

經惡莒國要盟、而律之以伯信焉、

葵丘辨公天下、與敬信意無干、只借題發、講信脩睦、意提在前、倒

單作、

、盟莒 瓦屋

隱公

七

、盟莒 瓦屋

經兩紀信、有尊君復古之意焉、從周文變、周制要發、所以可從、可變意、合如曹傳

南季 女叔 周公 華元

經定名分、有因人而稱字者、有因人而稱公者、

各發大意、不必主尊王說、

盟莒 朔入 以要盟之、私得國之逆、比俱有大義、公天下句、

盟莒 會鄧 北歸期、陸君號陸王號、

經紀盟會、均為世道慮也、

公世自有大道、不講信修睦、而刑牲歃血、則非所貴矣、經世自有

勝算、不循理敦信、而事醜德齊、則以大小強弱分勝負也、

、盟莒 戰郎

經紀兵好、以非出于不得已也、

講信修睦、不貴盟也、然亦有弗獲已而盟者云云、誅暴禁亂、非應

兵也、然亦有不得已而應者云云、

克段

強國志於剪弟、春秋嚴詞以誅焉、

恐字是爭國病根、緊要在京邑之封、故授而不為之所一、故字失

道、指兩鄙貳于已言、以至於亂、指襲鄭言、而縱使失道、正莊處心

積慮、算定、到此與故字相應、○馮云、莊惟看得位重、故不自覺其

謀之愆、春秋發其私、所以正人心而示天下為公也、勘傳更到、作

、此題者、須刻畫痛刺、為妙、

隱公

八

此題者、須刻畫痛刺、為妙、

克段 夾谷

經罪薄恩、欲其以善養也、

題應倒作善養、如華夏盟好之辨、神人德義之語、徐發齊之媿心、

有惟恐人、不俱善意、正是導人以厚、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若

莊則惟恐弟不陷于惡、直是惡養天倫矣、○然此題畢竟牽強、

克段 立晉

觀良于春秋、而得純忠與純孝焉、

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

克段 如紀

經于剪第謀人者而皆誅其意焉。

俱有欲取故與意俱有志字及誅意字題意甚整。

、克段 弗克納

誅薄恩而善徙義克與弗克而已。

三百乘八百乘必以力勝不以力勝正從此看出書曰不念鞠子哀易曰乘墉弗克攻。

歸賄

聖人望君法天尤示責相之意焉。

稱天是望其合天也是通例提過從天王拂經倒歸責相可參總傳忠智等語以冢宰而猶貶見春秋重嫡妾之分其法如此之嚴。

麟旨明微

也壞法亂紀四字極重○三變指皇帝王。

仍叔聘 祭公逆 盟洮 劉夏

歷觀王臣之紀而貶宰之意見已。

俱就本職講見公卿不同于下士之稱大夫士不同于公卿之稱巧重公卿纔起得啗位云云意○宰亦是爵但兼啗名耳○加本

比以此作例講倒單。

歸賄 歸舍賄

經以賄禮貶君相重分之法嚴矣。

總起分作就冢宰猶貶天王猶貶見得法如此之嚴意重發事迹便不妙。

歸賄 祭伯來

經于賄倫私交者皆示正本之意焉宜死總傳俱有正自王朝意

比逆后 君道毋儀合○比歸三田 兩邊俱有以天自處題意更好。

○盟宿

要盟即惡以重失先王之意也。

要想先王設盟之初意以未俗急不能制故以鬼神刑政鄭重其事不能以不盟禁盟而正欲以盟禁盟此是挽回未俗微權聖人惡盟之心與先王設盟之心無兩也未世之盟却誤認先王之意了此意入手極當剖明方不鶻突○凡書盟句可玩一盟即惡回

了此意入手極當剖明方不鶻突○凡書盟句可玩一盟即惡回

麟旨明微

不論其私不私叛不叛也○輕盟是慢鬼神不會司盟之典是犯刑政信安在之信乃真寔之信也。

盟茂 盟宿

春秋兩惡夫要盟者崇真信也。

切勿將茂傳意混入傳雖有及儀父句只借上比透出凡書盟意

宜點過總發不必尋眼目。

、盟茂 盟宿 伐邾 伐宋

要觀盟不足恃則知惡盟之故矣。

只就今魯既及一段作不必入私盟意盟則必叛此是不消說的

春秋只惡盟不在兩伐上作文須體傳口氣將信安在乎辨倒盟



以結信句，方於故知字有情。

盟宿 踐土

春秋惡盟，卽不與盟之公者益見也。

依傳倒作卽如踐土之尹氏策命，子虎要言已謂非太古忘言之風，而況云云，要知此只惡盟，又不可着重私盟上添他一重罪案。蓋凡盟皆惡，不論公私，只從猶況字叫醒題意耳。

○遂伐楚 踐土

觀春所猶貶者，而得尊王崇信之意矣。

每以本比引到客比，二邊須重揚他好處，纔跌入猶貶方得勢，而

以本題意緊煞之。

盟宿 鄭伐衛

貶私盟而惡修怨，一公世謹權之心也。

下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于修怨乎。

盟宿 會防

春秋志古崇王，故于盟會皆譏焉。

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見上非古道，收凡書盟者惡之，會以發禁，列國何爲有此名，見下非王事，收凡書會皆譏。○司盟行人各點起，私盟不義略帶。

盟宿 會防 盟貫 蕭魚

制外服內之善，不以惡盟會者樂之也。

凡盟皆惡，而善盟貫爲其慮周義著也，凡會皆譏，而美蕭魚爲其信鄭不疑也。○添下二比，畢竟蛇足。

盟宿 朔入

私盟爭國，皆春秋所惡也。下雖以正取國，猶未之貴，況殺兄又逆命乎。

盟宿 長勺

春秋兩惡兵信，所以志大公而貴王事也。

題原不重私與詐，不可太泥又況字。

踐土 清丘 宿 代盟 盟戲 大鹵 代長

聖人志古崇王，特甚私盟與詐戰焉。

舊有此題，姑存之，至以踐土盟戲脫毋合，則主剛無疑。○比城郎

麟首明徵

下傳有雖役不違時云云，亦整，但兩邊題意欠佳。

△祭伯來

春秋特正私交爲植黨者戒也。

原字卽本字意，對末流看，舊以本字指京師，對諸夏看，甚謬。正字亦卽杜字意，國家之禍，莫不開于貳心。貳心是朋黨種子，而私交是貳心孽胎，杜朋黨之原者，謂杜之于其始也，而心尤其原之原也。有貳心，然後有私交，亦惟私交則心愈貳，而市黨養交，無所不至矣。此處要剖看得到，天子無命，臣來朝之理，朝便是私，不必說到無命。

祭伯 祭叔聘 濟西 汶陽

經于私交擅復者，皆示正本之意焉。

正私交之原，正疆理之舊，皆重正本，上是本原之本，對末流看，下是本來之本，對襲封後看。

來朝 盟唐 易會潛同

罪私交以正本，罪外交以謹防。

以君臣夷夏作目，王朝與外藩，中國與夷狄，皆屹不可相通，必如是而後天下可長治也。

○來朝 自狄來

兩觀不與其朝者，正本存防意也。

一其心所以無朋黨，一內外所以無淫慝。

麟旨略後

隱公

吉

友如陳 單伯至

經于內臣，因王命之有無而異待焉。

上公子無命，不書官，下命大夫書字，以當命於王，總起中分，未繳

益師，見同於友而異于伯。

觀魚 代五年辛巳 舍至晉 代昭公二十五年 戊辰叔孫舍卒

兩觀表忠表節之厚，所以昭薄也。

以益師卒不書日，問起見恩禮之薄，中以公子疆之忠，其卒也隱

公葬之加一等，叔舍之節，其卒也魯人恩禮從其厚，分點而以辛

巳戊辰，昭出不書日，繳本比，二題俱不甚佳，姑存之。

年二 ○會潛

經謹交夷，正以示相安之意也。

各安向其重，內外本自有所本，外而不得內，至于內而不得，亂始以和戎，究至剪戎，則夫混胡越為一家者，反浸失併懷之意。

惟各安則無事，外之正以覆載之是道，即所以成德，非有兩體用也。

此處極須透悟，○外戎是通例，然即此見其不當會，非二意也。

不可施三段，極發明，不可與通之意，非謂會戎流弊。

元年 會潛

經譏交夷，正所以全其覆載之體也。

題原牽強，姑發其意，元即仁也，仁無不覆載，故云王德之體，要知明王道之用，正以全覆載之體，全以本股凌駕，不可兩分。

麟旨明後

隱公

十四

春王正月 會潛

知戎為正朔所不加，則知會戎之失矣。 諸說多端，主此甚確。

盟蔑 會潛

觀春秋內夏外夷之旨，而王道之用昭矣。

內中國而外四夷，內外字本就寔說，但此姑就稱字舉號講。

會潛 盟暴 會宋 會申

經示外夷之旨，因事而益知其當謹也。

三段皆以後事，只好借題以見，必不可不交意，仍須以會戎作骨。

而以三段入中，駕搭不可認作流弊看。

會潛 盟唐

經謹交夷于會盟俱致意焉。各有三段引語，會盟有淺深須詳。

○會潛 狩郎

兩讓講好講武，所以明王道，全王德也。

內夏外夷，王道之用，仁民愛物，王德之全。

、會潛 滅邢

春秋譏交夷以明王道，貶覆親以立人道。

以天子與天地參，聖人與天地合德。兩邊各難起，上兼體用，重用字下兼仁義重義字。○周云一樣容分個內外，春秋乃所以善得其容一樣愛分個親疎，春秋乃所以善用其愛語，俱可會。○加盟茂，滅譚，一只以兩客股作辨，仍重會潛滅邢，內外親疎作眼。

麟音明微

隱公

五

盟茂 會潛 首止 葵丘

內夏外夷，尊君抑臣。

會潛 夾谷

聖人以王道扶天下，明其用於人，而顯其用於已也。

其策不可施云云，於神為不祥云云，見聖人不徒托之空言，而必見之寔事。

會潛 長岸

周子儀有此題，見中國于夷狄，猶君子之有小人，故于交夷者，必欲內中國而外夷狄，于楚之信讓，必欲內君子而外小人，畢竟合。

會潛 黃池

春秋紀會有示馭戎之道，有示禦夷之道。

重聖人意上作文，上內中國，外四夷，下治中國，內四夷，各有引語三段。

入向 入極

經有定君，臣之責而自見于直書者焉。

事義二字，要看得玲瓏，蓋二義字乍看是一，細看不同，全要得直書自見意，蓋有介于是非之事，必以義為之照，有參于隱見之義，尤以事為之案，以事按之，以義斷之，就其造國都，便知為逆而不順矣，乃谷嗟咏歎之，又有不臣不君之義，在尊重不君不臣作者，尚非滴穴，首與無駭，只點起。○單出入向，緊就案上作斷，單出入極，用不氏稱師點起。

麟音明微

隱公

六

、盟唐

內君昧義交夷，經謹之以垂戒焉。

戎在魯東郊，便見義當攘斥，中國而夷狄二句，見聖人如此謹華夷之辨，而魯與之歃血，其辨安在，故他盟不日，而此盟獨書庚辰，謂千百年界限，溯之此日，關係甚大，須要謹嚴，謹者，謹其混華夷之辨，不可因書日而認作謹，始此處易犯三段後患，泛說見聖人垂戒意，非聖人懼其流弊而謹之也。○傳雖悔于終，亦將奚及二句，正對謹之一句講。○加會孟 乞師 會號借事以見當謹，略同單，然不成題，近議刪較是。

荆伐 狄伐 鄭伐 晉伐

觀經之待猶夏効夷者而謹嚴之旨明已。

猶夏則膺在舉號上見二則字見一毫不放空。正是謹嚴處。此春秋之旨句最重。

只狄伐鄭 鄭伐許同 下有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句

盟茂 盟宿 盟唐 盟密 石門 凡伯 狄伐 秦伐

鄭伐

經謹夷華之辨獨于交夷致嚴焉。

以書日問起而以猶夏効夷發春秋謹嚴之義原絲毫不假借。然後落重盟唐斷作以四盟依傳辨書日收之。

盟茂 盟宿 盟密 石門

麟旨明微

隱公

七

觀於屢紀好而知特筆者之有所謹也。

宜以本比問起見盟唐之日或疑以事係日表年紀事之體固然。宜一列盟壇無不日之聖筆矣。而前此茂宿何以不日後此密與石門何以不日則有不日而日者便可起問矣。文中炤此敷衍辨翻到底緩散不得寔講不得。

盟唐 瓦屋

經于交夷參盟而皆致其謹焉。

上謹中國之雜于夷後世乃有云云下謹世道之戾於古其末世至于云云韓愈氏以為謹嚴毅深子以謹參盟上庚辰下庚午。

盟唐 首止

兩觀特詞為大分大防計也。

見此所盟之日不是平日故獨書日見此所會之人不是常人故獨殊會全要得聖人悚然着緊意不在多贅兩邊事也。

盟唐 王辰 如齊 齊如 春王正月

聖經特有日月之紀亦致意于大分大防也。

周公謹嚴最當透發莫謹于華夷之辨辨字莫大乎君臣名分之際際字要玩獨書日特書月俱見出聖人加意處雖悔于終之禍與倍畔侵凌從此而起正是就中必致之意。或合滅項主他滅言取獨項不言取亦主夷夏君臣。

盟唐 晉伐鮮虞 有春秋謹嚴于此句

麟旨明微

隱公

十六

經貶交夷效夷者皆謹嚴之旨也。

戎久居東郊而魯與盟後世乃有結戎狄云云楚詐滅陳蔡而晉效之末世至於變詐並興傾危成俗云云。

綸逆 伯姬歸

經嚴婚禮特譏小國之變常焉。

君臣父子皆從夫婦來親逆所以正始此常禮不必書惟使大夫而變常便為非正紀小于魯以大小言則親之者也此意不可少以文定韓侯作証親御授綬皆親迎中事惟親迎禮廢然後有怨昔淫亂之端故聖人謹始以慎卒。

姬歸 主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把傳爾書歸者以別于大夫之自逆也

經志內女之歸正大分也。

歸賵 綸逆

經重大倫于變法亂常者均貶焉。

入春秋之始句最宜玩以夫婦人倫之本意重發起見嫡妾自有

定分婚姻本為大禮而以賵妾不親逆點破須于譏字志字看出

聖人加意大倫處勿多講事實

或繙逆 石門 上見常事不得變下見變事不得為常

○盟密

經有不可鑿者窮經者因之而已

本據舊史云云指聖人說先儒傳授云云指後世之先儒說闕疑

麟書明微

而慎言云云則胡氏自謂也此傳全為窮經者發見子係絕之非

其爵伯繼子之無其國此闕文也或是仍之聖人而闕以還闕或

是傳之先儒而誤以承誤俱未可知總之秉筆之人不可起吾身

從辨之則苟非大義所關吾亦與天下共闕之不必曲為之說也

只順傳成文謂聖人故闕以示慎即謂想見其慎俱非

春王正月 據立 春正月 廢詩 合賵 龍妾 公在楚 借玉

歷觀聖經所削者皆斷之以大義也

大義所在便影得不關大義無事深求意

春王正月 盟密

聖經有因革存乎窮經者之自會焉

以凡闕文句總起泛論依有字口氣點入二比後總作仍串重本

比上比係隱不書即位斷以大義有不得不然意本據舊史雖不

能益亦不必益意

盟密 有年 存舊史闕文 立與王新法

○鄭伐衛

強國擅大權經以王法正焉

總重征伐天子之大權四句權字命字法字本是一串蓋命在即

是權而載命即是法若徒脩怨則非王命非命便是干法干法即

是擅權不言戰原不曾戰也免衛正見鄭之罪重此是一經中盜

弄竊權之始須看得鄭重

麟書明微

升陞 取鄭

春秋特婉詞以諱君則知有不容假者也

見征伐天子之大權魯奈何擅典而勝邾滅鄆此其罪固不可逃

特以君故而婉詞諱之要之大權終是不可假的不則聖人何必

為之諱哉全要暗射本題擅典意不宜泥存臣禮死講兩股

、伐衛 遂伐楚

權不以執言假愈知擅權之罪矣

體雖有言可執三句炤雖字亦字況字相承倒作

、伐衛 伐衛及戰

經于與國應敵因服與抗而異書焉

以書伐不書戰比出鄭無命齊奉命略點起重衛之戰不戰上

伐衛 伐楚 召陵

不戰而服敵者可恕不戰而緩敵者可嘉

總是賤戰一受伐而不戰一伐人而不戰

于鄆 伐衛 于殺 伐晉

春秋紀兵遷怒與貳過皆罪也炭王禁 歎王德

伐衛 遂及盟

經重專兵專命之禁兩於兵好致意焉

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違命行私雖有安利之功亦

以擅命論刑

麟有明徵

隱公

主

伐衛 長勺

經惡用兵尤貶夫修怨挫敵者焉

下用至於善陣德已衰矣況戰且詐勝乎

伐衛 及狄盟

經惡兵信尤貶夫脩怨交夷者焉

征伐天子大權云云況脩怨乎盟會中國之禮云云況即夷地而

要盟乎○比秦狄伐晉中國自相侵伐云云況資夷乎此題因雖

況字牽比者甚煩餘不繁存

日食

經紀天象之變傲君心也

以治曆明時引起過災而懼日者衆陽之宗數句極重要將日與君來配合方見得食之爲災大陽微陰盛四字要洗發治亂之幾只在陰陽消長○程子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欲人君因此恐懼脩省如治世則不爲災凡人血氣盛雖寒暑邪穢不爲害

傳○季子歸 會宋

附尊賢報功之典則知官不可世矣

傳末卽世祿以辨世官見位以尊賢非以報功而報功止可以祿也作文只發祿可以世官所以不可世意透徹本比只借一點切

勿多入事迹趙武不但世祿亦世官也姑就反田說耳○位則任

以事權祿則無所干其柄僅邀升斗而已故傳中可字當字最有

麟有明徵

隱公

主

樹酌

易伐宋 晉伐衛全 會號全 會號全 俞聘 書救全

伐宋 晉伐衛全

武氏求 仍叔 友如陳 遂如齊

經于上下世官皆誌其非禮焉

以公選叙起周魯分作上襲祖父世官下啓子孫世官上書法稱

子下書法稱季仲在二子卒上見○王制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

而不嗣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

城費 盈奔

兩紀事而見其失尊賢報功之宜焉

此與季歸會宋題相反甚牽強出來亦須得傳意以祿以報功四句總攝題意世宿以官固不知尊賢之典矣至于不念樂氏聽纒逐盈以彼薄所不當薄必有厚所不當厚而濫及匪人者下股要得此意方肖傳

或出至筮奔 士鞅聘 主大奸根據二句覺穿鑿

求聘

春秋謹禮尤端本以責王焉

謹禮意做在前從側格遞求字作謹通喪而嚴各分一串下惟嗣

子居喪命使其時便見此時大臣易于假權故謹之以嚴分勿

平看○加求車求金以天子有求下觀而化起以王畿四方立柱

麟音明微

隱公

丑

只主端本一意

△石門

春秋欲挽今為古故不以外盟為常焉

書而弗削即凡書盟者惡之之意以外盟之始故又發出一段非

常議論王法即常典若盟而相尋于疑叛本是一件極怪事如何

把作常事看了文定據夫子大道之行數言便想出聖人大道為

公意來聖人志在春秋書法中都有經濟不徒空空驚訝文中要

得大議論

石門 瓦屋 會鄧 北杏

春秋志公天下故不削外君之盟會焉

以大道為公起束中分盟會發非常典而志公世意不可與外盟參盟懼夷之會戴伯之會上多生枝節

石門 瓦屋

聖人志大公故錄外盟而謹參盟也

常變二字傳中得力眼目各昭傳發大意不可多生枝節中外相

盟自石門起故即弗削以發非常意見盟不知其何所始乃舉上

古之怪事習行而無驚心三國相盟自瓦屋起故即書日以發謹

始意見盟不知何所執乃舉輒近之澆風因仍而無變計

石門 遇清

春秋槩惡夫盟與遇者所以志公而明禮也

麟音明微

隱公

丑

以公字禮字作主不在古者字討消息玩傳凡書字故字皆借一

以做百不苦在二比上着脚

石門 會防

兩惡講信以非王法王事也凡書盟皆惡凡書會皆譏

石門 胥命

經惡外盟而善不盟志古道也

在書法上發意不以為常駭之也特起胥命幸之也自敬自信易

生易食

石門 如紀

兩錄外事皆王者之公心也

外盟會何以書聖人惡其私欲返之于王者敬信之法外相如何  
以書聖人誅其意欲告之以王者興繼之義

石門 入櫟 下易下陽同

兩觀春秋特筆有正法謹禮之意焉

盛世無盟有盟則非法故聖人異之此是過望一步意公天下之  
心也衰世須險失險則非禮故聖人謹之此是無可奈何意家天  
下之心也虞夏楚衛是的証

△石門 城虎牢

經紀結盟失險望盛世而待衰世也

上有孔子語下有孟子語滕君語

麟首明徵

隱公

孟

○石門 晉宋伐鄭

經重王法兩於兵信致意焉

在春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在春秋衰世已免  
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不赦也

年四 牟婁

托聲罪以兼地小國之惡著矣

傳中莒邑也句與後或曰一段本王制以罪他意固不輕而聲罪  
句更重大凡伐之爲言在我有名令彼拱手聽削此惟執言者布  
削地之令乃莒亦以此施之杞啓疆者冒干聲討想當時必且坐  
以重罪至痛心失守而難言看來何等強何等惡故書取云云

牟婁 濟西 汶陽

春秋之罪兼地於其待復地者益見也

炤傳行文以下二比如傳辨論以見強奪之甚不可認真于強字  
擅字上各生議論○加入向帶在末如單

△濟西 汶陽

兩正望國復地之擅可參小國之罪矣

非以正已爲正本本猶原委謂考所自出也要須邇考於建邦土  
地之圖非但以復地之時請命于王爲正疆理也作文要從雖字  
上隱隱擊着本題纔是不然二股幾于無謂○春秋之法二句須

取長葛 以鄰入

麟首明徵

隱公

孟

諸侯之紊制于兼邑削地見之也

雖屬強者二句分不可大排蓋強者增則弱弱者削則強者  
自增入手點明本股即引到二股見強固不獨莒即弱亦不特杞  
莒又先事而開端者耳

取牟婁 會曹伐

經紀兵好兩明王制之不可亂焉 班祿班魯合

取濟西 取汶陽 取郟 取鄆 比郟防傳脫母合

故地而亦書取正其本也滅國而亦書取諱其惡也

△遇清

經惡內外之遇以簡在志也



私爲自比直欲俱就其心上看出而人君二字更重蓋有約便是會會便不宜如此草率成其君體以此及彼句要認彼此正反賓主字既莫適主自無賓主可言止可曰彼此耳此傳字字有精神勿草草看過○或謂約者便爲主遇時亦有賓主只不成禮耳

遇清魯宋齊欲遇垂宋衛合黨遇穀魯欲遇濟魯伐遇梁魯伐遇鄭魯伐

遇防季姬

經志內外之遇皆惡其簡禮焉

首尾渾講勿以內外兩分以尋盟會之常以講婚姻之好以圖弱

小之邦以定安攘之策固未有無事而行者此可謂之不期而遇

乎輕叙過總做意無得多贅事寔○彼此尊卑四字要透

麟首明微

遇清 胥命

惡期遇而嘉結言志古道也

古者不期而遇古者結言而退須發聖人凡書遇與特起胥命之

文光景

于清 弗遇

遇而先期者簡禮期而不遇者失信

都在聖人書法上做直欲中變四字是約穴遇而先期已胎季世

苟簡之習期而不遇益開後世變詐之風亦有愈趨愈下意以見

禮信爲五常中之二然甚關係

四國伐鄭

紀兵而嚴誅黨正以示誅惡之法也

不重伐鄭只重從州吁求寵和民是定其位矣故定州吁句最重

蓋以力則宋爲強而其心又切切忌馮且吁亦專靠宋他人還不

甚着眼故春秋首之不但責他黨惡直是責以討賊大義聖人痛

恨州吁之極故惓惓誅黨誅黨正以誅亂賊耳觀傳未數句全在

誅吁上發纔是

暈帥師加四國伐只作不義事寔主合者強

經紀貴戚專兵見辨之貴早也

此題須重早辨勿泛泛說個縱權縱意略低一層早辨者何貴戚

原自難駁况以黨惡不義之事強其君無君之心已著公爾時既

麟首明微

勉從暈意就該剖悉到此待其報命時斷然罷其將印奈何猶使

之帥師也能無鍾巫之及乎去其公子見非先公之子欲公制之

也○早辨就在目前猶使則在後日或謂早辨亦在後日便謬故

行文須斟酌今特訂之

會伐鄭

複詞以紀連兵嚴誅討之法也

全在聖人言之不足而再言上發出不勝痛惋意使後人一披讀

之立見其罪惡之至此極也此聖筆所爲化工也極字須十分寫

出惟惡極不可以一言盡故聖筆亦低迴曲寫使無少近傳中情

字意字法字最緊要聖人之情只是一誅討念頭必不能釋故情

有可伸則直透其法情有。所鬱則曲寄其意。文中須從此着眼。並

不在斷罪上着脚也。○加伐鄭 暈帥全單

會伐 秋七月 易六月雨 楚子入陳同 秋七月 春正月亦同

討賊以意而知聖筆一化也

神字意字當想神從不言運化處看。惟聖人討賊不必顯正其法

止於乘筆間寫其討賊之意。而亂賊自懼。此與不言速省者無異

故曰與天地合德

△會伐 有年

兩觀春秋化工之筆而誅討嚴已

下比史文如畫筆經文如畫工

麟音明徵

隱公

三九

會伐 盟暴

繁詞以紀兵好為大防計也

上以詞簡義精問起下以紀約志詳問起○伐鄭伐鄭會宋盟宋

皆複詞○伐鄭伐鄭平丘平丘皆繁詞

立晉

經於外君嗣位交罪夫擅置專立者焉

晉雖諸侯之子至可乎一段是兩罪的公案宜混作小分重發聖

人垂法意不重斷罪當時衛桓見殺內定勢無所承只欠上稟耳

、同生 小邾朝

兩觀諸侯之必受命而知大義之不可干矣

卜士及之桓公命之小白請之惠王命之借發傳意不可說聖人

所子當以本題意虛攝于未有不字呼吸得力而以王父字暗

昭出眾字來方得傳情○出即位 文會城濮 召伯賜同○文即位

踐土 策命晉文 亦同

觀魚

經惡內君逸遊欲其自克以禮也

民事王事見出必有事非此便是遠事佚遊隱違僖伯之語而曰

吾將略地乃非事而又從為之詞此處君德關繫甚大夫以禮制

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明知其非而故縱之然則隱非悞諫只不

能自克耳此一縱有何底止故直懸斷到鍾巫之變欲甚利害

麟音明徵

隱公

三九

河陽 如京

觀巡狩述職之事而知慢遊之非矣

△如京 入郟 郟人藉稱為民事

君不輕出必王事民事而後可焉

發傳意不貴定講全要掣得非此不出意醒

民事比易衛人伐邢 師與 城楚丘 衛文星言夙歸三田 齊景出

王事比易晉侯伐衛 晉襄朝 遂圍許 朝王會黃父事 王全

觀魚 郟鼎

二君縱欲章略皆拒諫以成之也 上滅僖伯 下滅哀伯

觀魚 刻楠

內君縱欲崇侈皆失在懷諫也上僖伯下御孫

○觀魚 觀社

內君妄動經以禮法繩焉

禮以坊欲非王事民事不出法以垂後或受命受事則可○僖伯

曹劌俱緊關○但王事民事與受命受事等意只好入中伴講所

云禮法殊不在此禮在克已法就舉動上看則本垂範而言

觀魚 甯母

縱欲而拂諫可譏講好而納忠可予

僖伯曰講事以度軌取材以彰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而隱拒之

管仲曰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以禮以信是謂忠言

麟旨明微

隱公

主

而桓聽之

、觀魚 陽歸

敗禮亂政二君從自及矣

矢魚獻雁鍾巫社宮上違滅僖伯之忠言下聽公孫疆之辨言

入郕

與國用衆經責以君道焉

兵之設以衛民而恤民亦以固本傳中暴亂二字原不當混混看

過繼暴當以仁今復疲于累創恤民之道慈主不出此繼亂當以

治亦當有自固之策而以新君誠怨罔本之道明主又不出此故

總承之曰失君道往只說個虐民殊欠透

入郕 次郎 城邢 滅陳蔡

歷觀稱師之例而知與國之毒衆矣

以數比錯綜點過論起稱師之例輕提于前專重入郕作講入郕

處只如單題不必苦纏三股

次郎 城邢 滅陳蔡

春秋三紀用衆而立義異焉

舊主三股說看來以師字炤本題則文中不得三排見除是城邢

為矜其盛其次如魯于郎之次已不得虐用其師矣況於滅陳蔡

耶以此暗擊題意方于本題有情若泛說立義不同欠妙

入郕 滅陳蔡

隱公

主

經紀用衆而矜盛著暴異焉

一稱師以張其協力之盛一稱師以表其厚逞之毒各要發意不

必板講事實○出入郕 城邢全

考宮

經定祀禮之名存罪案也

此題不但辨禮兼存罪案文定直從源頭推辨魯惟誤執在手之

文却似隱權治反而公羊所云桓勿而貴隱長而卑孰從較正惟

正得仲子為義而後知桓之為庶攝讓之案分明則弑案亦分明

非定隱獄寔定他日桓公之獄也須根此斷制不得鬆說個非禮

○德仲云傳只提正名二字須寬寬發議若寔講非禮便不似傳

語意且不見關係之大煞有見解

歸明 考宮

聖人嚴嫡庶兩因事而正其名焉

不必責惠責咥與責隱亦不可兩分宜將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二句叙起即點入葬之既以夫人而宮成而祭又曰夫人將此意於前段輕點即倒在聖人正名上重發大意已具單題未用一翻見此名不正恐執父愛子敬之說而謂其母為夫人則必執母愛子貴之說而謂其子為嫡子將隱不為讓而桓不為篡矣不幾亂萬世名分哉

考宮 刻楠

麟旨明微

隱公

三

別祀以崇妾母崇後以誇仇女正名仲子斥言桓官

六羽

聖人因事而傷內僭正典之思也

仲子以別宮句最重明前此用八之僭要善看非謂用六為是亦非謂今日改正後此不僭要從初字上發出無限感慨意○聖人歸重處意在正典以為典之正也當扼要于法未壞之初不在挽回於數小變之際正典意全不係今日上下無復辨一段則正聖人所以正大典意也○魯之天王而侯固非一日而今日始六乎聖人特出一初字挑剔舊僭書初者乃怪之之詞非幸之之詞也

考宮 初獻

經紀別宮禮樂正名正典之意昭矣以嫡妾君臣分

○初獻 初稅

經兩謹始有正典務本之思焉

下比要認聖人志變法之始欲有國者先務國家之本須從正典務本推上一層看

○六羽 三軍

復樂制而變兵制經示正典謹權之意焉

曰初曰作聖人有不勝傷前慮後意○季氏舞庭三家雍徹與昭公失國定公無正雖各有流弊尚非的穴兩傳尾正天下之大典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云云最宜着眼

麟旨明微

隱公

三

下比易舍中軍大意略全以別宮而姑議降非悟舊僭之失也以中分而巧用舍非悟更制之謬也

考宮 六羽 大肯 邢丘

觀經所書禮樂刑政之用備矣

○獻六羽 邾益來明前之僭其後之改

○邾鄭伐

經先主兵者因變也

見主兵者邾雖不足以指揮乎鄭而鄭若為其指揮者然只講他主兵而罪自見邾寔主兵亦非有意先之因事之變句宜玩

○遇垂宋先衛會救鄭桓主兵

經有從常因變者可參先小之意焉

禮助於周官從者得其常事更于主盟因者得其偶至常變易而先後之局亦易此是世之降也便見聖人不得已處

梁丘宋先遠伐楚同○邾鄭 遇垂同○遇垂 伐鄭盟戲同

或遇垂 瓦屋 北杏 伐楚亦同

四國伐 邾鄭伐 梁丘

春秋變常以紀主兵非撥亂之法可例也

論過梁丘重邾主兵作而以州吁告鄭事辨一段在後仍要收轉

本傳首邾意近刻重撥亂以此收局便失主客○舊出石門近謂

盟會以主者先石門亦屬盟易以梁丘甚是

麟旨明微

隱公

重

梁丘 盟貫 陽穀 侵蔡伐楚

春秋循例紀爵尤因事以重主者焉

遇時莫適主正與以主者先看傳意重變上以梁丘先講倒下

三比舊分者非

盟貫 陽穀 侵蔡伐 去侵蔡亦全

紀兵信而先伯者因事之變也

總叙中以盟會征伐略分三段總收變字因常字形出蓋盟會征

伐主於天子自有按班序而上下之者今以伯者主之故曰變

舊出胥命 伐鄭 不知胥命齊衛皆侯若論周制異姓為後則

齊反不當先衛矣至伐鄭則宋本公爵原合先齊此題斷當議剛

伐宋先齊 戰紀齊先 北杏先齊 盟幽先齊

春秋屢變例以先諸侯於兵戎邦交見焉

以兵戎邦交略分要見盟會征伐皆天子大權專盟會征伐即以

之為主如此方說得事之變明白○戰紀原主先紀近謂紀則侯

而鄭則伯侯自應先伯主齊宋較矣

四國伐 邾鄭伐

紀兵而不泥于撥亂之法者因變也

重本比論到撥亂之法上仍挽到本比此主頗確

蟻

即聖人紀災之故國之大事可知已

麟旨明微

隱公

重

自常人略之以為民間小事聖人則以害稼即害民害民即害國

此乃一件大事莫輕看了要在為人牧者必須論奏其事使人君

知所畏而固其根本故書故字妙○拈出大事二字荆公洵孔門

罪人

○入郕用衆 入郕藉藉

即民食所係之重知聖人紀災之故矣借題發傳 易城中丘犬無麥不同

傳 觀魚 郭公

內君懷諫與徒知善而不用者等也

宜將不用善人比論不用善言借容形主倒作發徒知意

伐鄭圍長葛

大國以重兵加無罪惡可知矣

書圍於五年之冬，書取於六年之冬，正見經年不解之寔，以彰其惡。長葛鄭邑何罪乎？言外便見其為忌馮。宜炤何罪乎？口氣虛發之。圍字最重，見此除是誅亂云云。鄭邑那有亂賊，隱然見他國却有方暗打州吁，看來此說儘長，以圍宋傳炤自見，舊有誅討口氣甚活，不可以此作正斷，似落空。

圍長 取長  
詳外兵攻取之寔，而其惡彰矣。

全重圍上發揮，取亦根圍來，若曰城守經年，必取之而後已，勿以圍取分點，大略全單與下傳理法不相干。

麟音明徵

隱公

三

圍長葛 圍彭城

重兵非有罪不可加，則知大國之惡矣。

竟以本股形說倒單文中，只是論理不可認真。

圍彭城 棄疾圍蔡

重兵惟可行于誅討，則知不可棄施矣。

魚石亂臣蔡般賊子，文中只借以發意，全要影炤本題，呆講便謬。

圍長葛 取長葛 下陽 執虞

許肆暴貪利之始終，皆有後事可接焉。

以書法比，下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公于後。

伐鄭圍長葛 伐鄭圍新城 圍而不解圍而不舉合

年六 ○輸平

春秋明義以貶利交，杜禍本也。

此傳發明修睦蕃王，惟以義不以利，深析其釀禍之原，所以杜亡國敗家之本也。不專為一鄭而發，蓋說着修睦蕃王，便是義自天子而下等，而及之各有分屬之義，一以利則士庶而上類而推之，各為利逐之人，所以義則平，利則求平而反不得平，此意須透。

宿清 會伐鄭 伐宋 圍長葛 輸平 歸昉入 郟防  
致內外結成終始，知利交之罪矣。

炤單股作以前五比流水叙過，遞下本股，仍將末二比入手融點，提明不可驗之於後收輸平書法。

麟音明徵

隱公

三

輸平 歸昉 取郟防

致所以結內者，知其成於利矣。

下二事叙處，便說明後事原難懸揣，只納平時大槩許之以利，姑

以歸取作驗耳，不可云當日便餌兩役，而以後日為券也，蓋許昉

猶可先約，此時郟防尚屬宋，安得輕許要斟酌。

歸昉入 伐宋取郟防

按強國利交之迹，而所以平者可知矣。

從輸平引起，立骨發意，須融化方妙。

○輸平 盟幽

強國以利結成，愧於主義之信矣。

相承創作。○蕃王室正是義所主者義的主字，須要與杜亡國敗家之本本字，看得渾融。

○盟首止 甯母 盟洮 蔡丘

經子伯主修睦之事，主之以義而已。

定王儲通王貢，謀王室，明王禁，都是蕃王，然須本修睦來。

出葵丘 踐土全。○甯母 新城全。此比○盟幽 踐土全。較好

輪平 盟柯

經紀釋怨，有正之以義者，有酌之以時者。

上以然則善之乎起，見平是件好事，但利交則非重一義字。下以世仇而平可乎起，見釋怨是件不好事，但易世則可重一時字。

麟書明微 隱公 三

輪平 盟貫 下比易朱楚平同

不以平掩利交，不以盟沒義舉。

上以平雖春秋所善起，下以盟雖春秋所惡起。

輪平 會防

春秋尊王，故於利交私會者均貶焉。

上非蕃王室，以入防郟防証，下非奉王命，以中丘郟防証。

歸防入 郟防 侵蔡伐 伐陳

利交謀外之寔，皆於後事可驗也。

安知是知，安知則知，二傳呼應極醒。

歸防 郟防 平州 濟西

利交濟惡之寔，皆即事知之也。此宣行父傳則知，請會蓋以賂矣。

搭會號 取鄆比展與奔傳，何以見諸侯云云，則知云云。

搭入鄆 鞅聘比作三軍傳，民不屬公可知已。

輪平 城楚丘

經貶釋怨與專封，明道義也。俱有正義不謀利句。

盟艾

經於諸侯講信，深惡其事之私焉。

齊為鄭平魯，而為他日伐朱之謀，責齊不以大義講解其間，故書以明齊意。

○秋七月

麟書明微 隱公 早

經以具時月為義，可以觀天人之合矣。

全要透天人理合意，須知天人相接處，全在無事處。故曰無事必書，蓋聖人以道垂世，繫之事者，道以事彰，不繫之事者，事以道見。

是故有事而書，或不必月，或不妨缺了七月，惟其無事，故必書秋。

又書七月，見王與天之義，正以無事傳也。如此看纔精細，蓋此乃聖學所由宣也。作文切忌堆砌天官曆律等語，要知春秋與易同為妙。

若全出春正 夏四 秋七 冬十 破意俱同，但四時平講。

為妙。

○秋七月 家父聘

經有示天人一理者，有明君相一心者。

惟天人一理而非殊觀見人君當法天惟君相一心而無他誘見人君當論相○此題法天論相是的穴只以春夏秋冬政刑治教對殊泛

○秋七月 六月雨

經明君道欲其合天而同民焉

俱在聖人作春秋之義上見出上就天人一理上看出當法天下就君民一心上看出當同民

○秋七月 不告月

聖人脩經示備德存禮之意焉

上德不可闕下禮不可廢○上只講天人一理而法天意自在下

麟旨明微

隱公

聖

只講闕不可廢而謹禮自在○德仲云須從兩傳無事附餘四字着精神不得草草

○秋七月 無冰

兩觀悉書之旨可以悟天人之故矣

春夏秋冬悉書兩雹冰雪悉書總在天人一致處發大議論不必

大開多贅成語

秋七月 札聘 同生

明天人之理兼帝王之道

秋七月 完盟 歸田

觀經所書有欲與天合德者有見以天自處者

合天人通物我比雖工但下自聖人身上說不若以天為主下此就通物我上自學者看出聖人來為是

取長葛

本天理以誅玩法垂戒殷矣

此是舉宋殤與馮一生始終斷他見厚德慘報殤之惡逃得王法逃不得天理蓋強取積惡如殤當時正的救的守的無一能者却似王法所不及但日後華督推刃畢竟天理明白而以法假手於督聖人直書而明其理于天正以維王法之窮也作此等題須有感概

伐鄭 伐宋 圍長 取長

麟旨明微

隱公

聖

按構兵之迹而大國不善之積見已

主逆天理作以圍取為主而以上二比紹傳輕提見宋罪重鄭罪輕今又圍而取之必剪馮之翼而後已天理安在收直書於策書法積字宜玩不善而至于積自有恢恢之網在

取長 入許

兩紀用兵親親尊尊之義明矣

各有不善之積何上重忌馮下重無王上以王法言云云以天理言云云下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

取長 言汶陽 各以傳中三意提過



於逆理而見大國之悖於無禮而見望國之微

年七 姬歸

春秋謹禮尤以旌賢示法焉

此本不當書者但叔姬後來歸于鄒不可不錄其始耳待年意提  
起倒賢邊為是若使以位而廢賢則是千古節義不得與一時名  
分較抑知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哉此意須透發纔見關係之大  
○加歸鄒只倒褒德邊

伯姬歸 叔姬歸 歸鄒

原始以著其禮之失要終以表其德之賢

待年則嫡妾之分不明歸鄒則盛衰之情不易

麟首明徵

履綸逆小國大夫 叔姬歸

有不以位廢事者而褒賢之不論位可知矣

味傳口氣的宜通講不親逆而使繻來此事之不可不書者乃夫

婦人倫之本而節義更天下大開則歸鄒之賢又焉可以位沒也

△庶其奔因痛邑按 曹會奔子臧之後守禮

論事與賢皆不可以位廢也

盟宿 滕朝 公如晉 公在楚

望國邦交有詳略亦因乎人而已

以邦交有嘗制提起分作全盟鄰境言其近非國南邦言其遠重  
在因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上同盟謂全方岳之盟非指宿之盟也

△中丘

經於奪民時者而以君心動焉

此傳通一經勞民而發宜推開寬講養字與勞字對化行俗義皆  
係民力而愛養民力全仗君心存得此心以民筋力與自己精神  
一一稱量而出就使中丘當城亦有惻然處不則便非天地為立  
君之心此等題不貴實講只貴虛翻方有味

中丘 祝丘 城向 城邢

經重民力無論時義之合否而皆書焉

將為民立君一段提醒以時義分股重雖時且義句發聖人重民  
力意○近以祝丘比係備齊鄭襲紀未為不義以城費易之亦是

麟首明徵

冬城向 城邢上比易城諸及防同

春秋必重民力於時義之役猶謹焉

東云况非時義者乎須從雖字亦字發聖人意而以人君而知此  
義一段重闡于後

城邢 楚丘 續賈 城成周 墮郈費

經重民力雖役之合義者而亦志焉

主汪氏註桓公存三亡國以典繼墮郈費以弱私家城成周以蕃

王室撫是合義雖義亦書當渾發但墮郈費與興作何干以題本  
大全姑存之

中丘 築鄒

觀春秋城築之書皆為民力志也。

不論城築動輒勞民故完舊創始四字極宜體耕耘之時與凶荒之時二時字不全。

中丘

咸丘

月令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春無殺胎卵無焚山林

民物之當愛也有君心焉。

勞民取物何能一切盡捐獨恃此心包育民物若無此心即令廢畚築謝漁畝亦與天地不相似況非時焚林哉文須入細為上乘。

中丘 浚洙

經重民力違天時與違地利均譏也。非人君之心不知固圉之本

中丘 昌間

麟前明徵

隱公

聖

經譏用民訓民者明教養之道也。

上心字下本字不時不地點入。

年聘

大國寵弟過于私經因脩禮示貶焉。

聖人豈欲教薄絕私係正以篤友于能愛弟者正不肯私爭若寵愛之過未有可久而不至絀之以召禍者蓋天下至私必有至怨故後世恩多不能感稍殺則能怒至貝丘之難連寵也不能結果此正是寵愛胎禍傳中同母意須透發年之寵就平時言於盟時見之變文書弟言不以公子之道待而以母弟私之也。

年聘 語盟 鍼奔 辰奔

經立恩義之準私與薄皆罪也。

以恩義兼濟意引起中分厚薄蔓草猶不易除况寵弟乎葛藟猶庇本根况人可伐其本乎禮有同母之本書稱鞠子之哀是的証但如此等題不宜多斷罪須重垂訓上發纔是絕偏係之私則人倫正篤友恭之義則天理存此意俱不輕。

只語盟 黑背侵皆是私兵好略分

○公伐邾

就托詞以紀內兵終不能掩其不義也。

通傳都是辨語不必斷罪按入邾之役特薄報於取田後則先事之罪在宋而獲之盟則魯與邾稱石交焉邾本無罪可聲而魯加

麟前明徵

隱公

聖

之兵且據事直書曰伐若無以著其甚不義之罪然總有伐前為案魯即能冒伐之一字終不能併不義之事跡覆沒之或者致疑於施報之迹尚未較著而不知淪箴之盟此固不待貶而自見者則彼曰伐而我亦曰伐可矣此題有許多葛藤須洗發明妥纔好 ○不知字不可錯就魯謹從看經者說為是 ○加盟幾伐宋必單 ○遂伐楚 會扈伐陳 兵不盡聲罪執言亦可槩想內之所托矣 題面雖說有言可執有罪可討題神却在 不盡有詞不盡有罪上 能于非字皆字上隱隱敲出魯未必有言邾未必有罪方為作手 無徒在二股板發

齊人伐衛討立齊人伐鄭討從全

伐邾 蔑僑如侵宋

通是無名通是為人與師但兩邊題意不甚整難于對待

凡伯主失正作義見南季聘傳

以歸

經罪王臣失節而尤見怠義者之失焉

以徒眾故書伐此只作事定叙起隨點過凡伯失節轉到衛失職

上為狄所滅正見其平日衰弱之由非因不救王臣啓患也題原

重廢方伯之職不重滅王官楚丘衛地四字可玩○加狄入衛同

凡伯 桃丘弗遇

麟首明微

經于怠義失信者皆因地以著罪焉俱重傷地上

△遇垂與遇清全一以幣請一以言許便非不期而遇收書費

△歸昉 入昉

地出特賜則委而受之者均罪矣

兩載選作以鄭魯所以有昉許見出王室特恩不可輕與立定兩

邊大案而以無君無親作骨上重心字下重義字有蔑倫者然後

有愛義者罪似有差而有我之不順愈成彼之莫職則一律而已

專重罪鄭不妥魯非義即自鄭無君親上看勿涉假許傳

△歸昉

特賜而委之人其心可誅矣

此心一日不忘君親則一日不忘特賜纔有逆料不復時巡薄視  
湯沐無用這點念頭便是無君無親之心而謂而敢云云政春秋  
誅心法也

○入昉

望國受地之逆衛之於義也

正從鄭無君親上翻斷魯罪為妙書法總在我入昉句內

輪平 歸昉 入昉 假許

即強國易地始終昧倫之罪見矣

此題分明以傳首一段搭不宜兼用假許傳將數比叙明只倒歸

昉斷罪無書法

麟首明微

輪平 歸昉

強國欲易地而預有所委其蔑倫可誅也

此題雖有言請地輪總是一項事漸次而來正見莊奸雄處大略

昭歸昉單比作便是○論此題不宜加入昉以傳首無此比然以

昧大義昧大倫比更無謂不若權主同上

歸昉 入昉 會垂 假許只入昉 假許亦同但事就魯講

經于內外之易地而交者其罪焉

主比上鄭不當委而魯亦不當受下鄭不當要而魯亦不當與昭

傳各以利于國問起○此題有主以二事總起將魯鄭流水股斷

去總束義利字如此又主假許傳矣但許傳無入昉會垂比不若

主此

歸昉 入昉 假許 只歸昉 假許同

兩親委特賜者均昧于倫也

傳而比鄭之無君親發于上段魯之無君親發于下段各要提醒

特賜俱就各傳開看不可偏主上傳

歸昉入 以四國伐鄭 以地相與以兵相用上地甲兵合

宿卒 石門 生不 髡頑如 死則名 下比易携李全影光卒

經於諸侯或名或不名者禮之中也

以太上生死不名提起承以諸侯生則名二句申看重名之一邊

見出別于太上示尊卑二句須發于後

麟有明德

隱公

聖元

蔡丘 踐土 垂隴 國佐

經名伯主與伯臣皆尊王意也

雖五伯強國猶別於太上雖齊晉上卿猶別于命大夫

瓦屋 胥命 蔡丘 踐土 瓦屋比易 蕭魚同

經變周制于崇禮崇信見焉

以諡諱名周制也而各桓名文以司盟為事周制也而謹參盟善

胥命總之為變周制

○瓦屋

經于參盟而謹其始志大公也

聖人直欲盡去司盟不但惡參盟而已須融會傳意渾發盟劑二

句總見得參盟當謹非以此為參盟之弊也○謹始非謹參盟之

始因參盟而謹其盟之始也玩一其字便見蓋對上然後字及至

是字而言不得認為尋常謹始之說○人益多則心益分我疑彼

又復有疑我之疑者自是傾危益甚故着個謹字要與他盟有別

方不可那移

毫北 華向奔

仰盟質不足信知聖人謹始之意矣

毫北係口血未乾而渝盟宋華向取太子與母弟辰公子地為質

公亦取向子為質冬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作文全要發聖人志

公天下意二事瓦屋前已然不可認作瓦屋流弊特借此二事引

麟有明德

隱公

辛

出聖人謹盟意耳須斟酌

△瓦屋 胥命 蕭魚

聖人志大公屢於邦交致意焉

下二比于瓦屋無牽紐當渾渾發聖人意固不可以下二比承上亦

不可重講事迹三股只輕點見參盟者則謹之見相命者則善之

見以信待人而不疑者則美之直欲返有盟為無盟而司盟可無

設則聖人意也○信鄭不疑合美蕭魚作一句讀近刻總管三段

者謬

瓦屋 胥命

春秋志古道故謹參盟善不盟焉

舊有瓦屋 黃父題 又有瓦屋 胥命 城邢 楚丘題 俱  
主以信待人以正待人比但既辨明以信待人單屬蕭魚則此等  
題俱不可出矣議刪為是

○胥命 蕭魚

經善結言而美推誠一公世之心也

以信待人既屬蕭魚則舊主論信推誠對不妥只尋兩邊大意作  
亦須炤應瓦屋不可像合蕭魚之美在信鄭不疑上當時亦有趙  
武入盟非美其不盟也

△浮來

譏失禮者正以酌謙之用也

麟旨明微

隱公

至

國小人微雖有二意還重人微我所欲日及且明非大夫之罪正  
見公之自屈而非大夫之敢抗也○謙意極要發聖人正辨明一  
謙字蓋謙之中有禮禮之外無謙故酌謙于禮謙真而禮亦真而  
逸禮為謙禮失而謙亦失天下無病謙之禮而人或反以謙病禮  
此亦節謙者之過也聖人之譏魯也惜禮正以惜謙也蓋卑與謙  
原是兩路此處不可不駁正入微耳

浮來 會蜀

經示謙忍之義而于君臣夷夏致意焉

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易謙尊云云以中國諸侯下與  
夷狄之大夫盟書必有忍云云二傳都有禮字

浮來 及處父盟

經紀君臣之分深譏夫屈尊抗尊者焉

浮來 長樗

春秋兩紀信譏卑踰而予謙光也

下比知罃辭魯稽首須從君臣大道理發借晉形魯倒單更妥

鞏逆女 茲侵陳 行父如 仲莪如

經重公選私親世官皆譏焉

題主傳首搭出而以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為總斷

入極 三卿伐莒

內臣有身與世之別治亂所由分也

麟旨明微

隱公

至

總以公選意起以無駭書名三卿書族分作無駭亦曾賜展氏世  
官矣只就駭常身說猶是因賢而錄非私也須斟酌治亂字宜扼  
要發之

無駭 莪如京 字齊惡會號 鞅聘 官 曼多侵 邑

官人猶有近古之法而世官可慨已

以古者置卿意起即以無駭末世貼近古作一段論到四比而以

先王之禮亡總斷於後

莪如京 會號 鞅聘 曼多侵

經志列國世官見公選之禮亡矣

字如叔仲季之類衛有齊惡齊其諡也晉有士鞅士其官也晉有

魏曼多，魏其邑也。然文中只於字謚官邑上發世官之非，不宜又於四字上生枝節，亦不可排四股，輕點總發意為是。

行父如 蔑如 士甸聘 韓起聘

兩觀內外世官，而古禮亡矣。

曰仲曰季曰士曰韓。○加作三軍，入晉陽，三桓之後，不皆仲

葬行父。六卿之後，不皆士甸韓起。專魯分晉宜矣。各帶貽患意。

入極 胥命

兩觀事之近古者，亦春秋所僅見也。古者置卿不以世官，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南季聘

王禮加不臣之國，失正甚矣。

靡章明微

不正便不王，由無威福之柄，柄不自上操，其流愈不可挽。聖人不得已而作春秋，正為無王也。不舉刑，遣使聘，勿分貼，亦要見舉廢

則天下可知意。

遂伐楚

征伐自諸侯，政事自大夫。園郕，陪臣執國命。黃池，夷狄制諸夏。

柄有所漸移，聖人所為致慨也。

以王失政起，如傳遞下，要見出作春秋一段神傷處。

只從祀 黃池 主陪臣二句。

震電雨雪

紀陰陽之逆，而感可惕也。

震電雨雪，不宜同發。惟八日之間，兩者交作，所以為怪。凡君象陽

臣象陰。故陽每制陰，而陰嘗輔陽。惟陰足補陽，則陽得息於內，須時而發。此之先時而出，便略書出臣制君之象來。又惟陽足制陰，則陰自伏於下，收斂有常。此之無端而縱，便略書出君不能制臣之象來。天人相感之際，如何不一深省。題神全在聖人所書之意一意字。

○城郎

與役于非時，無愛民之意者也。

魯將為鄭伐宋，又恐他國之議其後，故城郎以備之。非時勞民，便無愛養他意。全與民休戚漠不相關了。分財一段，乃甚言不可妄

用。見愛養之君，就是合于時制，其意中猶必曲為料理調停。況非

靡章明微

時大作其罪，果重乎？輕乎？當自見矣。大作二字，不可放過。○加中

丘如傳

中丘 城郎 城費 墮邱費 只城郎 城費同。

望國違時制而與役，無愛民之意矣。

傳無責越禮意，只見勞民重事。雖制猶當云云，况非制而可妄與

乎？故傳中總結以無愛養斯民之意，句可見。作文總起散作，不必

大開墮邱費不重，只將來驗其非制耳。城郎補入。

城郎 城費 城成周

即合時制者當慎，益知勞民之罪矣。

成周之城不踰制，不違時，彌半猶且計文云云，况非時制妄與乎

城郎 狩郎

役民非時無人君之心講武非地虧王者之德龍見火見有常制原圖其國有常所

△會防

經于私好者例以皆譏之常焉

傳通一經而論凡書會皆譏以列國原無會名非王事不聚防之會却是私而非王命故當從皆譏之例也或責其假命是入邸傳語非本傳矣于私上見其不當會然即從會上見其私惟其私故無異文以美之然政從無異文上想出私此所謂以事為斷即以經為案者也故作文須用辨駁敷局不可直煞斷罪

會防 中丘 伐宋 敗晉 郟防

麟音明微

隱公

至

諸侯兵好出于私經故凡文以紀之焉

此從事上辨其私非如入邸傳深責其矯假見若果係王事則會必在王都期必出王命伐必聲其罪而不貪其地今皆不然則知其非王事也收不異文書法○此從事上辨其私非從私上責其假也雖有三段全須以本題立義

會防 伐宋

凡詞以紀會伐以其事之私也

伐是行其謀本不當分但傳有書會書伐句宜渾作略分列國不得有會之名敵國不相征兩語便是私字確案故知凡書會凡書伐皆譏

會防 中丘

觀於相謀相期知其事出于私矣

全單中略分謀伐師期下比重私為期上不重盟上蓋經文未嘗書盟鄧也一謀字期字想見他私而非王意最可描寫

會防 召陵

經無異文以紀好惟其事出于私也

召陵比極難安頓全在翻剝出奇宜以本股做起中將召陵股比辨見召陵之仗義責楚寧不亦有關王事而猶將以無命為恨也果如左氏所云則宋之不王無異於楚而鄭反得以奉命勝桓矣終無如事之私何也宋仍將召陵翻書法不然以召陵之無王命而有尊王之心春秋猶序其績況奉命討罪而何以不異其文哉

麟音明微

隱公

至

會防 黃父

經于私好勤王者皆常詞以紀焉

上無異文者以事出私好非臣子之所得為也下無美詞者以事出勤王直臣子之所當為也題只以常詞作比亦不必苦扭尊王作骨

比蕭魚城濮之績不越是矣○比召陵侵主桓文之功禍矣然俱不整可削

○中丘

即師期之訂益信非王事矣

卽師期上辨防之非王事。若是王事則天下諸侯將不期而至。何至已會後猶慮人心不協竊焉。而有師期之訂哉。只用辨語勿涉假命上。

聾會伐宋

卽內臣專兵而制亂者當豫矣。

不待中丘之期而先公以往無君之心比固請更爲顯露故前曰辨此曰制始猶固請今不復請此正是下移處此時無煩再辨止有竟罷兵權一着不然旦夕就生亂了制未亂是推開一步見得國家攬權取臣大道理勿死扭隱暈。

會伐鄭 會伐宋

驛育明微 隱公

春秋兩紀內臣專兵見謹權之當預也。

融本傳意渾作固請先往有淺深則辨制亦有淺深須還他痛癢

中丘 伐宋

原內臣之越師期見謹權之當預也。

主比則無意味主會防非王事則不宜棄本傳而用客傳宜以中丘作事寔見中丘原有定期伐宋乃先期而往倒謹權全單

取部防

經惡詐勝直書取邑以示義焉。

詐戰提過重直書其貪上辨聖人書法豈不知魯爲宗國有臣子之義而于部防反直書其事蓋聖人作經落筆俱有斟酌前後互

爲參觀如全經中取部等大惡臣子泚筆而不敢言以視今之收奪猶未至覆人邦國較來尚是小惡故不嫌于直書者正是謂婉詞爲他處張本不必樂用隱諱也舊分貪詐甚謬。

取管

紀兵而有所主者因其詐也。

詐無事寔只從皆陣曰戰反炤出一語杜撰不得亦要從會防非王事不得以詐謀取勝上互發若是王事則不宜出偷得之捷矣收不言戰而言敗。

取部防

經於某國取邑而以直詞示義焉。

驛育明微 隱公

取邑亦爲國惡然尚有滅國之惡在使取邑而諱則滅國窮于無所施矣故不得不從小惡之例而直書直書不是無貶但不如婉詞之甚耳若認定惡小當權則傳首盜字與入許傳人臣之大惡句又說不去矣須斟酌。

取部防 取部 取部

春秋直書取邑權於其所重也。

不可分只從書法上渾發全單若必大小同諱後必以二邑之取爲滅國且併疑三滅爲剪人一邑將輕從重罰重又以輕掩豈春秋之法哉。

戰奚

長勺 曹劌用彼竭我盈之謀。



內兵有正諳其得失自可按也。

略重詐邊方合傳旨皆陣兩俱有罪詐戰只敗入者有罪。

易戰泓 大鹵同 宋襄既陣不鼓不成列。魏舒崇卒未陣而薄之。

宋衛入鄭

強國免為誤兵之謀奇可知矣。

主下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句多方二字要透此正見莊之奇勝處玩左入郊猶在郊便是多方以誤了敘事須明白。

伐戴取

春秋不欲殘民特甚兼敵之罪焉。

用奇從他平日用兵料出凡奇兵是殘民禍本術愈奇則殘愈甚。

麟旨明微

隱公

五九

多方以誤正欲已闕而乘其弊于是取四國之車徒輜重而盡掩之故為殘民之甚其字全在兼字上論併已國之民在內。

○伐鄭圍新城 雞父

觀兵有奇正可定用奇者之案矣。

以奇正立論事迹點綴在中首尾須側重奇上當以莊用奇作俑意入手中間分做奇正末幅要見奇之巧而多殺不若正之拙而多生如此方有歸束。

上易本股 五國伐鄭同 下易伐楚次 同圍齊同

于鄆 伐戴取

強國兩用奇兵親親仁民之道失矣。

乘惡俟斃而後一舉克之誤來坐困而後一舉取之同一誦術。

鄭人伐衛 伐戴取 專王命不義 ○輸平 伐戴取 不義

伐戴取 伐鄭蕭魚 善戰不戰 ○伐戴取 陽穀 用奇制夾

入郟

經以逆詞加討小以小國原無不順也。

使郟果違王命則大不順在郟至順在齊鄭何以反書入為不順之詞也可見當時止為私憤宋何曾不王宋特不合死力難馮初非死力難天子郟之宜討不宜討只看伐宋來歷宋非違命郟安得以違命受罪哉此題須斷得倒大約以辨體行文惟有伐宋則入郟始有定案亦惟有入郟書入而會防愈有結正文中不宜着

麟旨明微

隱公

卒

一浮語

伐鄭 伐宋 圍長葛 取長葛 交 會防 中丘 伐宋 入

郟

逆觀搆怨之端則知討小之不順矣。

以入郟問起以忌馮交惡為案以會防伐宋事倒入本比為斷全單作

會伐 王臣 伐宋 王師 入郟 不出

原私逞之迹而討小有定案矣。

全單要參忌馮事不然私忿字不明。

會防 伐宋 入郟 會溫 王所 圍許 只入郟遂

假王事以討小。本王事以討小。

滕薛朝

交議為禮者之失，示尊王也。

二國與隱並罪，或開或截，俱可。俱以天子作骨，責二國全在闕述。

職上責隱全在受旅見而不辭上，勿相混。或以非天子不旅見為

責二國，偃然受為責魯，多為傳中亦字誤耳。因是年公薨，故曰志

荒，只帶講。

滕薛朝 穀鄧朝 如晉復 如晉復

望國因人有邦交，可轉，槩不臣之罪矣。

不報者欺弱也，不納者為強者制也，俱責魯無書法，然要即魯以

滕昔明微

見列國見不獨一魯為然。○須帶不朝周而朝魯，不朝周而朝魯晉意

年聘 年聘 邾朝 邾朝上下只出 一此同

經譏私相朝聘者，重述職之義也。

以述職意起，中將朝聘流水斷去，俱就來朝聘者見其不朝聘於

周之罪，收一切書而不削。

滕薛朝 衛晉聘 如晉復

經譏系邦交者，九重慢王之罪焉。

不報不納，作一邊主責魯來朝來聘而不朝周，作一邊主責列國

還不若如傳，倒朝聘上更得。

滕薛朝 會向

經紀朝會之禮于旅見，並使皆譏焉。

將諸侯斷無旅見之體，卿斷無介卿之體，兩邊透發起，自然見得

旅見並使之罪。旅見單就魯說，兼責者非。

○滕薛朝 白狄來大分大防比全在天子 旅見天子世一見作骨

△時來 入許

辨虐小之出望國，惡積于不臣矣。

所欲是酬昉邑之惠，不臣是壞天子之建國，作文以書會為鄭志

提起，即用及字，轉出魯欲，倒不臣作，須本前四惡來，方與今又二

字積字相合。

、時來

滕昔明微

原強國所以要內者，其志可按也。

須說破心事，不必斷罪。鄭莊積慮圖許，已非一日，今日要魯以壓

許，其志猶顯。平日昉田部防之故，夫安知不積算到此，兩偏之處

百里之奉，一畫出本色，須扼寔從事跡上描寫。近謂細看本字

宜合魯作，頗有見還，不若從舊有味。○單入許，只責不臣，須重發

積字，只說不臣亦不妙。

伐邾 伐宋 取郟防

觀伐國取邑之事，而內君之不臣見矣。

從自天子出，各有封守上，斷他不臣，九伐之法，五等之制。

伐邾 伐宋

望國兩因人而擅兵不臣之罪見矣

舊主盟宿傳無盟比主此為是為宋為鄭俱竊天子大權

入防 部防 假許去假許印 輸平傳

內君兩茶地制不臣甚矣

所許邊茶已地制部防邊茶人地制不必太分假許在桓先定則

在隱亦須剖明

時來 入許 會垂 盟越

春秋原志以紀事而獨重積惡黨惡之罪焉

以書會書及比上倒魯志下倒鄭志

春王正月 墮郈費 國書伐我

麟旨明徵

春秋大一統而國政道術無不一矣

以加王於正為聖人大一統下二比俱一統內事然須還得一統

下落俱要挽到天子上纔是統一正國統亦王統也即聖統亦王

統也必不使政有二門於是以大夫還諸侯且以諸侯還天子而

王朝始無倒持之患必不使道有二致自是而刪述重于萬世橫

議戢于清朝而天子始有同文之尊文中須如此發議若僅說制

三家修六經于天王大一統之義何干

春王正月 墮郈費

統歸于一聖人之立法脩政胥此矣

將一統意與緊總挈起接以聖人尊統深心首寄之于修經次見

之于行政見一下筆一舉事無不惓惓王統統幾不一而必欲其

一須彙發一段大議論

○墮郈費 國書伐

觀聖人之用舍而國政道術一矣

國書伐我冉子有功魯因欲用孔子孔子不仕而修六經本史記

荆敗蔡 戰郟 祁犁 國書伐道

春秋大一統天下皆欲定於一也

周天下一王也而可僭號乎將偏禪之領也而可衆撓乎楊桶兼

獻兩家政不多門乎六經柄若日星道有二致乎○各比只借題

發意俱要見出大一統意

麟旨明徵

放甲父 戰郟

政權歸一上侵失律均戒也政無二門 尊無二上

盟蔑 盟宿 盟黃紀求 盟邾 宋 紀求

經惡望國要盟以其情非不得已者比也

以下二比形蔑宿之非不得已收書及書法我所欲也公立而求

成焉二句要玩

克段 四國伐鄭 衛侯奔

經于列國蔑親獨甚夫惡養者焉

要將殤之于馮衛鄭之於叔武瑕說得罪重方跌得獨字意出見

惡養之罪奸雄慘刻尤甚意

○敗策 適歷

友有公私，可定王臣之案矣。

上胥臣引卻缺，下有躒黨意，如要發迹，同情異意，論救護援引之迹，則一般只其心薦賢與樹黨異耳。首尾用祭伯借傳發意，不可多贅事迹。

公易比 小白入 乾時 滅譚 伐宋 俱鮑叔 趙襄薦 引管仲 圍宋 卻缺

秦人伐晉 子桑引 五明 令狐 趙盾 趙盾父 引 滅潞 潞之助 并賞 七伯

或戰邲同 良霄入 子駟欲攻子產 子皮止 盟 范文子 引 之是年 子皮授子產政 盟 范文子 引

取鄆 趙武與叔 邢奚請叔 向 會 虢 韓厥請 豹引 楚圍 盈奔 于范文子 子皮 趙武

私易比 若丘 御 雙 黨 叔仲 昭伯 欲善 曲沃 范 鞅 黨 僑如 季氏 求 嬖 南 道 樂 盈 隱公 六五

麟南明微

圍成 梁丘 據 范 鞅 黨 季孫 鞅 歸 韓 魏 為 請 復

○秦人伐晉 晉侯伐鄭

秦晉兩君子皆公于舉賢者也 子桑引 孟明 文伯引 林父

入極 名而 不 氏 友 如 陳 子 稱 公 垂 隴 不 著

追公選之，猶存而私與專者，可慨矣。

以名而不氏，作一頭，幸其出于公選，而以友書公子，若世官士穀

不書官，譏專官，分對須有，昭應。

友如陳 垂隴 只就 秘 與專說 ○易伐餘丘 行父如 稱公子 不書官 全

△突救 鍼奔 春王 黃池

觀聖人修經，而有變例微詞之異焉。

此須就善讀經者說，例有變，則常例難拘，不然稱人稱字，其常也。而字突名，鍼者何為，詞有微，則顯詞難泥，不然書正主會最著也。而無正紀常者何為，總見聖人作經，深心仍以本意繳之。

麟南明微

隱公

六六

麟旨明微

青溪吳布哲睿卿者 同邑方培元

桓公

元年

觀春秋紀元，可想見編年之法矣。

通春秋中元年皆有體元編年二意，特于此寄發編年意耳。重一

法字，法者所以垂久也。傳中三久字，須玩久對始字看。改元建號

應從後人懸論，須會意虛虛入講，見得屢更繁蕪，混雜難辨，且美

名有盡，俱非可以傳久之法。斷當以春秋為正，要從編年上發得

開大有同天地無息帝王悠久意。○聖人何嘗策知後世改元亦

麟旨明微

非故示此以垂法講須斟酌。

元年 公即位 文公

兩觀內君嗣位而建元，改元之義昭矣。

漢文漢武舜禹可點入久遠可行之法，情義得中之禮。

即位

經以王法正逆君大禮辨矣。

隱桓之禍，都從源頭不清，當時俱惑于魯夫人之邪說，故以桓

為嫡，反以隱為攝，全不顧着諸侯無二嫡之禮，致有紛紛弑逆之

事。大家都混昧過去，其罪莫知所歸，并王法也不顧了。惟正仲子

之為妾，而後知桓非嫡嗣，隱實讓而桓實篡矣。故書即位以正其

逆將邪心邪說邪議徹底道破，所以正禮之防也。參考官傳更透

○後段垂訓意須重，即篇中辨讎成文，徒就弑立斷罪，亦無是處

○舊有踐土札聘題主揖讓，近議刪極是，即出不可多贅事迹，借

容影主見非堯舜周公不可輕易說個揖讓

會垂

好主于外，可以得所欲矣。

見下盟越傳莊志在得許，今乘桓初立未定之時，逆知桓必急於

會，而又口實於伸好，此中有二術，揣彼欲而會之，則彼不得不喜

緣施索報之說，莊既先一籌明以定位出，則彼不得不懼，陽投陰

脅之說，莊又深一籌莊之志可謂險而且巧矣。只如此辨駁，不必

麟旨明微

涉黨惡意。

○假許

聖人以義正國惡，而復示垂訓之意焉。

此題頭緒頗多，將前後意着不相蒙，便難立格。聖人不過二倦倦

愛義之心，惟為義利二字深辨，有拔本塞源之意，故惟恐人怙終

仍開人自新之路，但曰隱國惡不着桓講，而不曰許魯，曰許人併

不着魯講，不然聖人既諱其惡，何嘗又有望魯之意。前後便不相

縮矣。作文當以無君親為事實，而以諱惡意透發聖人正義之心

將後段開講，活發聖人垂訓意，纔妙。○前一段推入一層見罪後

一段挨開一步論理。

△假許 伐鄭次鄆

經惡委分地者致嚴于義利之間也

以放義昭講放利下比要見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意問繳當重首比中間小小分點前後渾發放利不如放義意方是或主諱放利予放義竟開者不妙

○滅下陽 伐鮮虞 易滅下陽 執虞公 夾谷 歸田公

觀春秋陳義利之始終而知特賜之不可委矣

徒說放利正義不見精神玩傳必至而後厭則推之而可行便有流通歸束之意不可實鑿兩開須以假許起繳見得為國者以義不以利若放于利必至奪攘而後厭如虞公之貪璧馬者可見使

麟旨明徵 桓公 三

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如荀吳之伐鮮虞者可見觀此則知國之所重在義而奈何以利故委特賜聖人所為致意于假田也

伐鄭次鄆 墮邱費

春秋重正義于討罪革叛徵之也

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以本比起繳題頗牽強舊有此題姑存之

○假許 邾益來

春秋隱顯內惡重改過也

許其後之能改彰其後之已改上曰又以見云云垂訓之義大矣

下曰欲見後云云聖人之情見矣俱不得抱題着迹

○假許 荆聘

冀其將來之善不追已往之愆都在聖人意思上發

△假許 弗克納

兩觀春秋諱詞無非欲人改過也

都在諱詞書法上見上許人改過下予盾改過舊破上用望內君以改過欠妥○假許伐鄭次鄆主比放于利放于義

盟越

強國狗內志以講信黨惡之罪昭矣

魯志不可輕正從魯志發出鄭罪方有味須合戰即傳首字參其

麟旨明徵 桓公 四

開端之罪中國倫類要發痛切春秋之作誠懼之也二句俱不開

會垂 盟越

經辨內外之志獨重黨惡之罪焉

總責鄭莊要發他始終濟惡相成意○加假許只帶在會垂內

假許 盟越

諱詞以望遷善直詞以誅黨惡

魯狗鄭欲而與地鄭狗魯欲而與盟俱重君親意○孟子極陳利國之害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

秋大

經紀內逆之徵欲人慎所感也

大水陰沴之象，以逆德感之，必有所應。若引堯為解，則不必加修省，而愈肆其惡，所害不小。借此發議，文中自有波瀾。凡變必有所致，以戒人之為不善，此段更宜推開闡發。

年三 春王正月

經誅外惡，而以王法正焉。

天道就王法中見之，督雖無王，而天理原未嘗亡，則法終不可廢。以王法正其罪，而後天理不至于滅，總重討賊上。

及孔父

春秋立大閑，特於靖節者有取焉。

為奸臣所憚，全在孔父生而存二句，看出據今日之處，命不渝，以

麟旨明微

桓公

五

賢孔父而喫緊，仍在平日能為有無上義形於色，正能為有無處。要見崇獎節義，事非小可，方于天下大閑句喫緊，自有事功不可無節義，節義其大閑也，而旌節義其立之者也。故節義關於天下不小，而旌節義之關於天下更不小，此意須透發。

孔父 歸鄴

經崇節義以示勸，而臣道婦道昭矣。

二傳俱有節義字，要重風世意。

孔父 哀奔

兩取外臣，其忠與知足嘉焉。能為有無亦庶幾焉，見幾而作子哀有焉。

孔父 舍至

兩取外臣，而皆賢其忠焉。

上須發崇獎節義意，是寬就人君說，下須發舉國以聽意，是緊就魯昭說。

孔父 行父如齊

靖節失職之臣，均非素行所能槩也。

上以主好戰而不能改起，下以相三君而無私積起。

孔父 蒐紅

以必先剪所忌云云，與必先為非禮云云比，兩意對終不倫。

四國伐鄭 三國伐宋

十年無格君之功，二十年有伯君之績，比亦無味。

麟旨明微

桓公

六

滕子朝

小國首黨大惡，經正其名焉。

春秋為誅亂臣至止矣一段，是正意極重。先鄰而朝有二意，曰朝則教叛，曰先朝則又教黨，故其罪獨甚。然文中不徒斷罪，當在書法上做，宜以春秋天子事起位在則伸法，位不在而德在則垂法。

益以聖人之德代天子之事，無問位也。中將滕發明後，須透發名實定意，黃帝等事可引用。

滕薛朝 滕子朝

不如以王制王法合，倒單無味。

滕朝 小邾朝

主進退諸侯何然小邦進于王非仲尼黜之也王刪爲是

、滕朝 荆聘

黜黨惡者聖人行帝王之法進慕義者聖人同天地之心

○滕朝 踐土

觀所以黜侯扶王者聖人有神傷矣

按實定名去實全名俱屹關君臣大故全要得聖人感愴意

○滕朝 楚子伐鄭宣四

經重討賊有以禮之先加而黜爵者有以兵之適至而書爵者

聖人心切討桓見滕以朝先故降而稱子心切討歸生見楚兵適

加便稱子全在聖意上發下股纔說望楚便說夢

麟旨明微

桓公

七

、滕朝 盟齊

經貶黨惡親夷者爲大分大防計也扼要在先鄰而執鄭伯首朝上

滕朝 吳伐鄭

經有黜爵舉號之文其爲名實計審矣

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後雖與中國會盟亦不以本爵與之兩傳

名實字甚重○下比易黃池同或主倒黜之同於夾作不妥

、滕朝 入郢 黜侯黜伯名實實罰是眼

○滕朝 歸三田

聖人修經有以王法黜人者有以天道自處者

黜爵不嫌于自專春秋天子之事紀績不嫌于自序仲尼以天自

處各就書法發議多入事跡便難整且不韻

滕朝 獲麟

聖人兼帝王以修經其法行而其瑞應也

朝桓之滕黃帝之蚩尤大禹周公之防風管蔡也彼用法當年此

垂法後世然則衰世之夫子治世之帝王也何疑于進退諸侯夫

子之麟伏羲之圖書大舜周召之鳳凰騶虞也彼後天奉若此先

天弗違然則春秋之夫子立命之聖人也何疑于妖妄近誣

會稷成宋亂

貪利成惡者春秋特揭其罪焉

爲賂故而遂立督爲相罪尤浮于不討而黨之者此天下特惡春

麟旨明微

桓公

八

秋亦另有特筆故曰甚曰極以特書所爲于督弑之後郟鼎之前

須有一番裂眦光景桓與諸侯並責有隱乎爾言其惡已極有猶

寫不盡意

會稷 澶淵

聖人重傷大變故于兩會有特筆焉

總以二大變起各發聖人感慨傷世意以君臣義利父子輕重

取郟鼎 取濟西

內外濟惡之罪俱以後賂爲券也

比行父如齊傳脫毋合以後取郟鼎云云後取濟西云云各呼應

取義



取部鼎

春秋直著章逆路者垂戒遠矣。

章逆路以明示百官最可恨在實太廟上是教稼升木了國家如何不敗文須說得警切○德仲云須從不能討而受賂來推上一層看為妙

取部鼎 如意至

經惡章賂與勸利者戒其禍也。

俱有敗人國家意上重示百官上子牙慶父等之惡又何誅焉下重勸諸侯上晉自是內携外叛不復振矣

取部鼎 執膝 執節 左傳合

麟肯明微

桓公

九

章賂虐小者兩律之而見罪焉。

哀伯曰武王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昭達亂之路于太廟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

、杞朝

偶怨求援者益見誅黨之法矣。

當以天子諸侯云云為案翻出怨紀意方有情不為桓立而朝故可怒不然春秋之法惟欲討賊豈肯一毫放過是此題非為杞出案乃為桓入案若某發怨杞何異說夢

加滕朝 糾聘 穀鄧朝 邾牟葛朝

重本股作亦須透出誅黨意大略同單

滕朝 糾聘

春秋嚴黨惡故于上下之親內皆貶焉。

皆字有味正見誅黨之法此須不肯假借怨杞終未恕桓須得言外意

滕朝 杞朝

又主比先鄰而朝非為桓立而朝兩邊都重誅黨意纔妙

杞朝 如紀

兩紀修好而得原情誅意之法焉各邊據事逐反起

杞朝 次厥貉

情非黨惡者可怨志在從夷者可誅

麟肯明微

桓公

十

都從事跡推到心上兩傳各有比證須認

○會鄧

經傷懼外之始示安待之道也

始懼楚乃懼他地大兵強聖人看得三國後來結局傷他始之失

策故討出天理信義為他立必勝之策此乃所以安中夏也安中

夏即待四夷之道循字敦字有實整經濟在不是聖賢腐談由字

可味○則以云云口氣最可玩見除却天理信義地力便有成局

事至無可奈何不得不分別大小強弱可傷正在此非傷其後日

之禍也

○陽穀 召陵 夾谷 歸田 只陽穀 夾谷合

觀悖信循理之事，而知懼外者之失矣。

只借齊桓孔子發意，勿多贅事迹。

會鄧 北杏 盟齊 踐土 未易盟戲全

觀春秋予奪會盟之迹，而知安待之道矣。

不必以會鄧盟齊為離，北杏踐土為合，馮吉辨離合字最透，如丙

戌墨還炤舊解，周作却似高一籌。

北杏 盟齊 蕭魚 會申

全上，但上則自衰而盛，此自盛而衰耳。

會鄧 北杏 召陵 蕭魚 會申 盟宋

盛衰無常局，其得失之由可攷也。

麟旨明微 桓公 十一

盟幽 蕭魚 盟宋 會申

大意同上，但以盛衰兩開，上二比為盛，下二比為衰，以進退予奪

抑揚分貼。○舊云上離于夷而合于夏，下離于夏而合于夷，此說

離合字亦活，然會鄧却是合于夏，何以云衰，便說不去矣，看來離

合字不必深泥，只以世之盛衰，邇出道之得失，來由字可玩。

厥貉 新城 會宋 會虢

觀春秋予奪抑揚之旨，而知安待之道矣。

傳進退云云，本就中國說，謂中國能却夷，則進之予之揚之，懼夷

則退之奪之抑之，非伸中國而貶四夷也，此題極宜刪，即出來始

發意耳，當以厥貉新城見出予從晉而奪從楚，以會宋會虢每書

必先趙武，見出揚晉而抑楚，諸比敘過總發春秋之旨，即一下筆

不欲夷狄得志，總欲中國操自治之策，所謂安中國以待四夷也。

荆聘 城楚丘 城緣陵 城邢 椒聘 札聘

聖人示經世之略，在安夏以待夷也。

傳所云待即在安上見，所云安即上文循天理悖信義於三聘三

城何切，而以安中國待四夷貼乎，本不成題，出來姑主黃說，以安

中夏作主，見中國當知悖信明義，如三城之彌縫匡救，自相保恤

而夷狄之去來，心不可測，勿以來聘而遂忘自治之策也，惟安夏

以待之而已。○舊謂齊桓存夏，雖專必錄，吳楚變夷，雖善不與於

麟旨明微 桓公 十二

本傳關不來

○會鄧 北杏

春秋致意于懼夷，戴伯之始為世道王道慮也。

各發聖人意，始懼楚，其後滅鄧云云，見夷夏盛衰之由，始戴齊其

後宋襄云云，見王伯升降之由。

會鄧 楚人伐鄭

經志內弱外強之事，皆為世道計也。

始懼浸強是，的對滅鄧云云，會中云云，俱入中作正講，勿下一層

會鄧 陽穀

春秋紀好，傷懼外而予誅外焉。

各尋兩傳大意做須體天理信義分合奇正字近或主信義等句  
比出者甚不安又或入安待字則儼然傳矣

會鄧 盟齊

經於懼外交外者皆傷其始事焉

始懼楚始與中國會盟極繁要各有流弊

會鄧 清丘

經於懼外之好皆傷其內治之失焉

循理惇信以自守其國家任賢修政則可以休其國家

會鄧 舒蓼

于內懼而示安待之道于外橫而示讓却之謀

麟音明微

桓公

十一

二邊懼字要玩兩傳其後字與是時字有味三國且謂能知備矣  
而聖人已預爲之傷中國且謂當無事矣而聖人已蚤爲之慮

會鄧 歸父會宋

觀懼夷媾夷之會知中國所由衰矣

俱有夷夏盛衰之由句上示謀國者當循天理惇信義安中國以

待四夷而奈何出于結會下示經世者宜畏簡書壯聲援攘夷狄

以存中國而奈何出于薦賂

會鄧 盟宋

經于懼外交外者而皆傷其始焉

會鄧如羣麋豹戰懼而聚首豹至而仍不能不駭盟宋如羣鳥驚

擊協而同居鷙變而仍不能不噬俱以後事爲券出最下下策始  
字傷字俱可玩

會鄧 盟蜀

懼外宗外之好皆春秋所致謹也

自會者知外楚而不知算楚其失在徒懼奉軟者不但不能攘楚

而併以宗楚其失在無恥循理敦信任賢修政可作眼兩開後亦

要見時事日非意見徒懼者猶知有夏無耻者徒知有夷聖人之

傷感可知

會鄧 邢丘

經于懼外委政者而皆謹其始焉

下後此八年澆梁之會云云

麟音明微

桓公

十四

會鄧 長岸

兩紀內衰外削之事欲入攷所由也

周許西有此題上重在自治循理惇信是其大者而大小強弱非

所論也此自天下之大勢言故曰夷夏盛衰之由下重在勸賢去

讒賤貨乃最先者而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此自一國之大勢言故

曰本末盛衰之由

會鄧 二雩

傷懼外而惡彌災知自強自省之道矣

下用反身脩德信任忠賢災異之來可禦宣王命將南征宣王側

身修行

會鄧 黃池

經兩紀好安待治禦之道備矣

安即所以待治即所以禦勿平

盟唐至

經危內君之交夷其意遠矣

聖人非真以討賊望夷亦不可借戎以傷中國不過意想中無聊之寄託耳極要看得活總之於飲至後擬一可駭之狀以伸其孤憤之極思即居夷浮海意也一似弑逆者一時雖逸罰而數世後猶令刪述者執筆而危亦復可畏如此方不執煞

圍新城至夏出黑壤至公重丘至

麟旨明徵

三誌內君返國其義各有在也

久而書至在臣子不忘君父之心上說當以本比起見人君以歲事去國常事也何以至盟唐之役即承以內君之出也不一事其志也亦不一義嘗由此而枚舉之即如新城之以久而至黑壤之以危而至重丘之以惡而至其義俱可想而又何疑于盟唐之役出至伐鄭桓十六納子突易至衛納朔全至伐鄭舊六久至伐鄭成十七同侵蔡伐楚至踐土至

兩志內君之歸愛君之情溢矣  
攘夷固當從但自正月至八月則踰三時矣尊君固當從但自二  
十八年至二十九年則踰一歲矣勿涉危字以二事俱美故也就

中發出聖人不忘君意只說久無味

伐楚至 平丘至

經危內君返國于軍禮賓禮見焉

雖曰攘楚而遠涉江濱則危雖曰理直而邾莒有訴則危○但伐楚至如何說危只可說久耳伐楚為危伐徐傳又何以齊人同會為無危殆也此題斷宜刪

盟唐至 辰陵

經重討賊兩致傷中國之意焉

此原以下比有楚莊討賊之事聖人不得已以屬之夷者傷中國然上比不得認實說望戎對待極難兩邊重討賊只發意可也

麟旨明徵

盟唐至 吳救陳

春秋危內抑外皆傷中國之思也

兩傳俱有居夷浮海句上汲汲討賊下汲汲恤夏

久 侵蔡至春出秋至然新城至夏出秋至牡丘至春出秋至踐土至夏出

至來

危 會淮至臣子之危又黑壤至不與盟沙隨至不見會吳矣

齊至吳之

惡 伐鄭至納伐衛納重丘釋崔

春正月

經略歲首之文傷王法之弛也

桓無王提起歸責天王失政不王作三年意重以鄰國魯臣翻斷

○胥命

聖人志古道寄意于近古者焉

高氏牧伯之事不可用若以牧伯相命是大不好的事何獨為近正三傳及程子皆無此說汪氏詆之甚是○須從聖意上說到胥命不可從胥命上見出聖意所謂見似人者而喜全要得聖人寄慨於此一段情景特借以寄其復古之心不得認真有能豈不故特數字若有喜躍難言處欲因一齊衛而感動天下與來世也究竟胥命與近正不相蒙只是不曾盟耳

入極 胥命

桓公

七

麟旨明微

經志古道兩于事之近古者子焉

古者置卿必求賢德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胥命 季子歸

春秋兩志古道而示貴信尚賢之意焉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悖上有虞民敬

夏后民信下堯急親賢周庸且仲

△胥命 召陵

經志不盟不戰而寓意于所近者焉

上須把出來者漸看得重方見得相命為近正下須就當日時勢人所必戰上看得重方見得不遂為庶幾王事都就春秋時論故

引荀卿與楊子之言證之須重發聖人意惟意中有箇不盟不戰徬徨追賞故不覺見近似者而喜此意須描出

若出胥命 書救 大略全不盟論信不戰全民上近古道下近王事

胥命 葵丘

聖人志古道而有取于信論志論者焉

要發聖人一段欣躍之意特起胥命之文與再言葵丘光景以孟子對荀子

胥命 鱗奔

論信守信可予皆有合乎春秋也 毅梁荀卿

桓公

十八

麟旨明微

胥命 夾谷

春秋紀事兩致意于不盟不戰者焉

全要得言外意見當是時而猶有可以信論理格者益見牲歆兵爭都可消歸不可多填事迹亦不必入予詞

會邾

經于小國求援而深矜其情焉

諗謀齊難杞侯懼齊親魯邾亦然

日食既

紀天變之甚憂王道之微也 全在既字上看得變大

出從王伐鄭 荆敗蔡主荆楚僭號二句見天變之應

暈送女

望國圖婚失正，春秋譏焉。

禮之正是大約通貴賤言，節即在禮中，所以節此禮而使適中也。則專指邦君言，作文依傳，將此意發起，重魯失節上，收故書書法。

履綸逆 暈送女

兩紀圖婚均譏其失禮之節焉。

二邊俱是不重大婚之禮，以遠近大小別之，紀小於魯，魯近于齊，皆當親逆于其國，而不宜于境上，於所館者也。

送謹會至 單姜至只主防微一意

望國婚禮之失，經詳書以示謹焉。

麟省明微

桓公

九

只重不親逆，一意言，始則為齊侯之來而會于謹，繼乃以夫人之至，遂見之于野，是把娶夫人大事，只作等閑看，因有許多弊病出來，豈古者親逆授受之禮哉？下二意，只作不親逆中支節，如此看最融。○舊以娶夫人國之大事為案，以不親逆不謹始分斷，不若主上為是，蓋攷婚義婚禮，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固親愛之干父母也，出御婦車，而婿執綬，若行此禮，自不至齊侯之送，以至野合，故文中宜得大頭腦。

送女 會謹

經紀使臣會君之迹，總譏其不親逆也。

諸說多端，看來只重不親逆一意，不必串，亦不必分，只見使輩已

輕之于前，今又重非所當重，而輕之于後，兩意點過，以不親逆總斷他，以娶夫人國之大事透發。

出逆女 送謹 亦只重不親逆，以致有越境送女事，融作。

有年

經有以瑞為異者，而知立法之妙也。

天理不差一段，用雖字挑入，此題擒後段傳拈弄，最有味。見以史為史，但以豐為祥，以凶為異，不過畫筆耳。因舊史立新法，則反以凶為常，以祥為異，真非聖人莫能脩，所謂化工也。非畫筆也。立典王新法者，以為衰周之王，若無法矣。不知桓如遇着與朝王法上，定然不負，如化工有肅殺一般。此是聖人幹全造化，以誅亂賊故。

麟省明微

桓公

十

曰如化工

加宣大有年皆特筆，以為異異字，自桓宣身上看，在天為祥，在桓宣為異，在民為祥，在君為異，作文並敘起，全單便是。

有年 六月雨 大有年

春秋獨紀逆君之歲豐，示紀異也。

六月雨，不重僖公，只證他公有年，皆不書耳。炤傳倒重二有年上。

○比宋人圍曹，二傳皆有畫筆化工語。

年四 ○符郎

經謹望國遠符，全王德也。

微字指不地，對戎祀大事說，王德乃博愛好生，萬物一體之德，不

容些微缺漏所以每事必要完全諸侯田狩不過郊魯郊向在大野違常所而狩于郎那車馬便馳在稼穡之場圖犯害着民的物了似此有關利害何得不謹謹微須開講一番得悚動人主意爲妙○首末重王德中段亦須將百姓苦之一段描寫得利害方見不可不謹其微

狩郎 大閱

兩紀望國講武爲虧德失政慮也

主開爲妥舊主非地非時不若主此

狩郎 梁臺

講武與役之遠皆春秋所譏也

麟有明微

桓公

至

以遠字比上有疾首云云下有欲與亡云云形容民怨甚切

狩郎 無水

經重王德王事而必謹其微焉

非地爲微對戎祀大事言無水爲微對經邦大訓言兩邊須透發

謹微意纔是上乘不可板講事實

△狩郎 仲幾

兩觀非地之事知微與初之當重矣

微對巨言初對終言二傳每字重看見人情多忽略者聖人無不着意王德無一可虧故雖微而亦謹然後不至有妨害而可全禍亂必有所漸故于初而即謹然後不至無所忌憚而可熄

糾聘

王臣承命寵惡春秋深致貶焉

玩傳失天職矣轉到責宰便見君相一心意亂首亂典也天下大常皆太宰所定以定典者而自亂之何以爲宰倒書名書法稱爵正見任重以示深責之意非另一書法○穀鄧傳削秋冬意此傳雖未露亦宜巧點近謂不成其爲天道便有隱敲天王意特不便明斥而寄意于責糾此解殊長文中亦須略見之

題贈 糾聘 錫命

經貶王臣寵惡兩比任而益見矣

重本股作糾之與咥均之爲宰而糾兼稱爵糾與榮叔均之寵惡

麟有明微

桓公

至

而糾獨書名何也咥雖爲相或未受封叔爲大夫未嘗爲相若糾則相而又封任之重則責益深矣

糾聘 榮叔錫

經于王室寵惡總重其責于君相焉

貶宰譏王總要見聖人惓惓惡意小分渾作不重君相一心上

咥聘 糾聘

兩嚴相臣之責以紊倫之罪均也

俱重書名不必如他傳重本股体巧點無所輕重意纔是見糾固罪重而咥亦不輕若其或爵或不爵特咥未封糾已封耳豈嫡妾君臣之倫有差別哉

糾聘 執祭仲

二臣寵惡經兩大其任以重罪焉

俱有任重責深句俱重相上相而受封相而受命則任益大矣何得亂君臣之義易嫡庶之正乎

糾聘 戰邲

春秋紀事獨重將相之責焉

大意全家父聘戰邲題但略有不全彼處則由家父說到糾由先穀說到林父耳

桓公 糾聘 河陽 賜命

經別君相之稱皆以重其責也

麟旨明徵

桓公

王三

題雖以未封書名既封稱爵臨諸侯稱王君天下稱子比然難于對待只好于君臣嫡妾取義不可于封不封上生枝節強對君臨之義

甲戌巳丑

見盟密傳兼用不書王意分因華作

如紀

大國假禮謀小春秋誅其志焉

志憐誅意須透發紀人之覺句甚重紀猶幾倖于一覺乘其不覺則滅矣存此之如以為紀去張本合來更見志憐此意正不閉顯只助齊勿兼責

如紀 大去

經于假禮從權者有誅意原情之法焉

論傳宜倒單主此亦整以武王太王證

如紀 城邢

經重與繼比事而誅圖小之意焉

只主傳異于與滅繼絕之意以如紀為主而以城邢影斷全單舊以心迹權正作眼比者非邢實未滅何云與繼究竟此題欠妥出來姑借題發意耳

如紀 如曹

兩存假禮行朝之事為後事券也

俱是外相如俱托之乎朝上書之為滅紀張本下書之為寔來張

麟旨明徵

桓公

王四

本故上傳由字下傳本字極宜着眼作文亦須重此辨明得書之故虛虛凌駕若上股纔實發志憐便對下不來

城邢 同圍齊

觀恤患討罪之事可為謀小輕兵者律矣

升陘傳脫合須粘二本傳意發方妙○若加如紀 升陘 主客

比形發

△如紀 河陽

經于謀小致大者有誅意原情之義焉

禮似而志憐事逆而情順劉做誅意啖助原情

如紀 侵崇



有不近情之兵好而憐志逆心難掩矣

上以尊卑大小難起下以求成非道難起須着實從事迹不可信處翻出隱情來老泉所謂凡事有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者也明見滅之由由字其端又見于此端字是的對

如紀 會陳

經重興繼而寓意于圖小覆小者焉

俱以興繼為案自聖人意思上作各邊須提明得盡于策之由轉下存而弗削外相如不書例也外災告則書例也劉敞誅意穀梁存陳俱的對

○仍叔聘

桓公

三五

麟旨明微 經重公選而示徇私敗政之戒焉

全重非公選而政由是敗意及周之衰至善其後矣一段須透發東周衰弱全坐公選法亡病根只在一徇字聖人有無限感慨粘仍叔發及閑閑說論世官者俱無着○曰童稚曰子弟之弱此處極關利害大凡官家故態目不習勞苦責以膽智即老成猶難何況童稚若夫少不更事即寒素未免迂疎况世家子乎且私之外更有私授引親黨分據要途中有許多破壞處何怪乎人主以因徇也欲其深省四字不開

○遂如齊 歸父聘 取鄆 舍至

有不以故累公選者惟其賢則可也

原不以父故廢自不得以父故與原不以世故疑自不得以世故信可見只論當身與父世絕不相干正從不以故累處見出公選不得泥題須以挑剔着精神蓋傳意原謂不當徇而搭題却云不以父廢不以世疑於本旨覺拗故語須斟酌見春秋中固有不以父廢不以世疑者然歸父叔舍有幾全要得言外意

只父聘 舍至同 ○敗箕 書救同 ○敗箕 會宋同 ○缺救 書救同 加二 ○敗箕 會至同 ○敗箕 句聘同 ○書救 夏伐 陳同 ○父奔 會宋同

城濮 新城 滅甲氏 鄆陵 春秋明公選而世相世將非所疑也

麟旨明微 桓公 三五

上趙衰趙盾下士會士燮此以伊陟二句擬出不以世疑要着重趙盾士燮身上見出濟美意方是傳神不然所云仍叔之子又何可以可疑也言外有世不盡伊陟之象賢下公之世美意人主不可不擇以此反擊題意為妙若板說世相世將去之遠矣

會號 映伐衛

舉賢以公親與仇不避也

午佐中軍終耻是懼午祁奚之子也而奚舉不避親朔為栢宰致歎拒戰朔王生之仇也而生舉不避仇 ○易季歸 宗親 首止 仇也 同 ○季歸 小白入同 ○首止 雞澤同 ○首止 會號亦同

侵崇 易本 止仍叔 城杞

公選法亡而用舍不得其人矣。

主援引親黨分據要途賢者退處老身不用○上盾用穿下晉葉

絳縣老人。

祭伯來 于洮 歸父奔 舍至

尊王命而位不計明公選而類不拘

不以貴故尊不以賤故抑不以父故廢不以世故疑

仍叔聘 初稅畝

兩觀世官履畝者而古法亡矣。

須着重在公選務本上見選法一亡雖欲不敗政不可得本計一

探雖欲不變法不可得要推進一步看徒就世官履畝狼發便落

麟旨明微

下風○舊只用位者世祿耕者九一作眼殊欠歸着

父故 敗箕節缺節 缺救 缺入蔡全 夏伐陳子產子 侵蔡獲

○會平丘同 敖如京敖從已氏于齒魯立長子 世故 取郟鼎

盟扈便非美事不可搭 行父如季友 連友如陳二股出亦可

樂書救書枝 鄴陵土爨會 鷄澤與會號全出鷄澤為祁奚舉午若

戰邲與會號全出則戰邲為趙朔係趙武矣武 士甸聘變之 韓起

聘厥之 嬰齊如晉叔册

但胙不食宜祿織履而食無世家可疑宜刪

從王伐

經于王威之養深寓軍政于其中焉

三綱軍政之本句最重俱自聖人書法上發須看述天理而時措

之句味傳中既字又字要打落下段牽動尊王意方于傳裁自聖

心句愈有情○觀左氏一則曰王亦能軍二則有鄭莊不敢凌天

子之說三則曰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隱然見雖軍爭之際而君

臣之禮猶依依也文中會得此段光景為妙○連端本意亦欲王

操刑賞之柄而不至于衰威無非尊王之心也

齊人伐衛 踐土

主天命天討二句出王使召伯廖請齊伐衛王使子虎命晉文為

侯伯

麟旨明微

○大雩

經紀僭祀之文其義深矣

當時魯人視祭祀為虛文故侈僭以為美觀聖人灼見格天人通

祖考只在一點精誠不可一毫矯假且天下極治極亂之象俱在

禮中故特筆之以大則知分祀各有相屬精氣亦各有相通即此

大之一字幽明道理俱在此通乎此何以治國便如指掌此自禮

上論即四卜傳安于分守為天下國家何有意也全在聖人書法

上討意義○晦庵曰諸侯祭境內山川天子祭天地只緣他屬我

便祭得不則氣便不與之交感如何祭得今且問士庶人何故不

把他人祖禰祭于己之寢尋思就曉此意○堯夫曰春秋皆因事

而褒貶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由性命而發言也

大雩 吉禘 四卜郊

春秋每因事而志僭其精義可想也

總以天子諸侯常分起中輕點三段魯宜雩不宜大宜禘不宜禘宜祭社稷不宜祭天仍須重性命之文及傳末意

吉禘 四卜郊

望國之享親享帝經皆因事以志僭焉

以僭為主見不惟祀周公而且祀文考况舍喪從吉舍廟從寢乎不惟祭山川而且祭天地况舍春而夏舍三而四乎點明因事而書書法仍要得傳意

麟音明徵

桓公

三

大雩 襄歸

經譏僭祀與苟免而禮義昭矣

上性命自聖人修經上說與下虛實不同若全以此對亦覺強且無着落其說明而國治其說行而天下定上重禮下重義以性命之文性命之理帶點便了要如此纔的確

州公如曹

經志外君之去國為錄本計也

諸說不一非顯而直則漫而浮將有二句最宜體春秋中儘有以一時之特筆為異日呈善敗之狀者後此寄魯之周公即今日如曹之周公則今日之如曹其本也而今日之紀如曹亦不得不錄

其本矣稱公意只好入中以顯秩不可負意虛虛乎後一發不可主此苦纏

如曹 蔡丘 曹南

兩援爵以尊外君當無失其尊矣

以宰孔宋公論起周制倒州公作或以三公出為諸侯或以諸侯入為三公俱不可知文氣原當放活舊破用以其常相乎王便說矣○不徒循例就中要舍公還其公不可使人縮于位意纔有味○索性論過稱公仍倒先錄二句發更妙

△宰周公聘 宋華元聘

春秋稱公之例各因其分之隆而已

麟音明徵

桓公

三

稱公俱周制非聖人特筆重天子王者字向天子之尊通天下併天子之相亦尊以其近于王也王者之榮通萬世併王者之後亦榮以其出于王也○宰周公一邊只就公上說不宜兼宰隨易股有宋公及宰周公祭公劉定公康公俱同

如曹 蔡丘

即相王者之以公稱而外君可想也 倒轉作主此者非

如曹 寔來

經于外君因寄內而錄其本焉

須就外相如一段作說須婉曲實講自取則下傳矣

、蔡丘 曹南 河陽 錫命

君臣之爵號各有所宜稱也

或賁王或相王總重王字或如天之震厲或如天之覃恩總重天字得此則起處有頭腦煞處有收拾又要知引入題面處各邊須由本傳緣下方不突然

梁丘 葵丘 追戎 敗狄

兩觀春秋所稱而尊王禦夷之旨見矣

丙子江西只出葵丘敗賊又不若出四比

寔來

春秋正名于自取者亦可想經世之本矣

正名經世之本二句極重正名兼名不名二項不名其不幸者勸

麟旨明微

桓公

三

其為善也名自取者戒其暴棄也以名不名示人鼓舞懲創之意此是大有補于世道處故曰經世之本○當時未必無四境之虞玩一度字却是負疚于中策知自家消息以此斷其有以自取耳然自取事無據須依傳或字活點之○馮云全在商度天子所以待州公者發春秋正名意直斷罪亦無味

石門 寔來 滅邢

變例名托內者以與滅親者全也

依傳還當以石門引例起辨書法重州公上以衛之滅親相形數句總發正名經世之本意若板將失地滅親平講亦欠當○只寔來 滅譚亦須于失地滅親平層中略重本傳

寔來 獻舞 譚奔 弦奔 溫奔

春秋屢正名于諸侯昭勸戒也

同一失國也貶其自取示自棄之戒原其不幸示為善之勸譚弦後來不聞與復但春秋立法如此耳然玩傳諸侯托于諸侯禮也亦當以禮字為骨○加邾益曹陽以禮字為主以譚弦溫不幸講在前倒歸自取上後發勸戒意兼賢等語用須活不必分屬某人

石門 寔來 滅譚

變例以名托內之君以非不幸者比也

以石門引起書法落下本股見苟迫於大國則當從托國之禮如譚之不名矣乃寔固不幸者乎彼其不能修道正國或棄賢云云

麟旨明微

桓公

三

則自取矣安得復以寓公之禮待之也形發全單作

寔來 譚奔 滅邢 滅夔

經于失地滅親者兩比之而見罪焉

總以失地滅同姓則名句為主寔自取與譚不幸者異衛滅邢係中國與滅夔夷狄者異

寔來 譚奔 滅遂 滅遂

以兩傳未勸戒意比善惡強弱作目

寔來 戰韓復

以兩邊正名字領題書名罪失國不書師敗績重君國

寔來 納頭

上以諸侯托諸侯起罪寔自取下以諸侯納諸侯起倒楚納頓○  
以上諸題俱無甚味且強對不倫姑存之

會邨

小國謀難于逆君失策甚矣

主下紀朝傳所主非人作須在諂謀齊難上發意方不泛

大閱

經於望國講武深以失政示戒焉

不○時○非○禮○未○可○輕○撤○過○正○從○不○時○非○禮○上○看○得○全○無○豫○道○以○致○臨

時○倉○忙○使○武○備○素○閑○奚○至○奸○時○而○動○自○禮○而○行○哉○不○因○田○狩○句○更

重○不○因○田○狩○自○然○厲○農○厲○農○自○然○失○政○不○豫○中○要○透○出○厲○農○失○政

麟旨明徵

桓公

重

血脈方貫懼鄭畏齊二句最可描寫書法只是常事不書而書此

耳若八月大閱皆紀定也

大閱 治兵

經重武事失政黷武皆譏焉

△大閱 追戎

備敵躡敵之兵皆譏其不預焉俱有未雨綏土句

大閱 肆大青 喚神雨失

大閱 告糴 兵食不預

大閱 蒐紅

望國講武經示失政縱權之戒焉

上下俱主責君上以不時非禮起重失政下以違時易地起重縱  
權悖人理就在縱權內不必另作一意上下三意方配得來舊于  
下邊重悖理主責季者非○詩戒未雨易戒履霜

大閱 目問

兩觀望國講武失政味本之戒昭矣

上以不時非禮起下以非地專行起寓軍政于四時之田三綱軍

政之本二語須認

○同生

經明立嫡之法當始生而已定矣

全在始生即書上發明與子之法嫡字甚重惟同為嫡長故雖未

麟旨明徵

桓公

同

誓而主也已定未誓意正奸入中翻斷見天下無生而貴之諸侯

須誓而聽之於王然天下無生而不貴之世子却始而辨之于母

名分明民志定意須透發聖人直借魯事示法以垂訓後世切不

可于命類士妻等語多贅○德仲云立嫡尤係于始後世早請建

儲正得此意

同生 札聘

經酌禫繼之道惟其可而已

事實不重在書法上發意要體貼可禫可繼口氣及不拘不必

字帝王禫繼不全繼所於又安天下其無私一也春秋兼帝王之

道可禫則禫而可繼則繼又何容心哉味傳流走文法及王室亂

傳略○有○垂○重○繼○邊○意○蓋○禪○者○其○偶○繼○者○其○常○但○須○于○平○層○中○微○見○此○意○耳○

四國伐 陽生入

兩觀禪繼之非而得人立嫡要矣

宋穆與賢不得人故致殤忌馮而伐鄭齊景與子不立嫡故致陽生篡荼而自立○只借股發山貴定意即亂宋亂齊正見貴于得人定於立嫡方是帝王之道也

盟宿 令狐 上易長篇全 下易前息 戰經全

經明禪繼之宜有取於得人立嫡者焉

上宋宜與穆得人下晉襄以靈屬于盾舊以上比出遇清然遇清

麟有明徵 桓公 三五

係宋殤則以殤代穆矣甚不妥易盟宿為當鄒以遇清令狐題全

上看上主宋穆不得人下主趙孟迎雍不立嫡亦未妙

、同生 首止

春秋兩重嫡儲而與子之法明矣

總以與子定于立嫡起意下分一國天下作上即書於策下殊會都在聖人立法上看

同生 札聘 取鄭 執宋仲幾

春秋酌禪繼而參文質帝王之道備矣 此午卒傳

紀朝

小國求援于逆主亦可傷矣

雖是傷其失主亦要見紀之自為謀者未善蓋禮義辨論上告下訴所當盡者多端不出自立之策而靠他人已不可況托於桓繼

桓能為我庇止得一逆黨耳況并此不能乎公告不能句可味自揣宮官漏餘難做主張而此情又不便明言姑且勉強應承直到事勢窮感只得明告此處最可描寫○成敗以事言榮辱以身言不貶正是致傷意

鄭逃 乞盟 孫齊 乾侯

兩觀失主之患知所主宜擇矣

鄭不聽孔叔失親之戒齊不聽子家無信之言上榮辱下成敗要味機字本字

麟有明徵 桓公 三五

紀朝 紀戰

小國求援之非于修禮交兵見焉

上求援非人以魯鄭證下倖勝非策重為之援者數句以蔡鄭証

鄭逃 侵蔡獲 孫齊 柏舉

兩觀苟免與倖勝者而小國之失見矣 即上題脫毋要 見出本題意

咸丘

以愛物推君心淫獵者過矣

推此心以及物句最重宇宙間生不廢殺只是此心生趣不可不遂故能推此不合不掩等之心則養得此心活潑鳥獸草木藹然一團生意縱不能盡廢取自不至淫獵過字原斟酌只發得此意

懇切而淫獵之失自見不可忒說得腐板

克投 中丘 咸丘

親親仁民愛物玩三傳心字俱要緊

咸丘 甲氏

譏淫獵而貶珍夷仁愛之心也

以愛物仁民立意上物無遺類下秋無遺類○易禮伯禽宣王

穀鄧朝

遠人黨惡而用刑之望絕矣

當世失刑于何而見原即從惡黨看出蓋即二國自遠來朝已包

盡天下諸侯傳未分明合說作文須二意渾融提明即以罪穀鄧

麟有明徵

桓公

主

自遠來朝以絕天下用刑之望流水一直做下後依傳總收各書

其名去秋冬二時謂二意不可分輕重則可謂二意判然則不可

石門 秋七月 穀鄧朝

經于遠國修禮既變例以嚴黨惡之誅尤變例以絕用刑之望

以上二比辨書法起又當開作

石門 鄧穀 獻舞 滅邢

經變例以名黨惡而全于失地滅親者焉

難起書法重發黨惡而以蔡衛相形二股倒書各書法文中須說

得失地滅親之罪大方于比穀鄧有力

滕朝 穀鄧朝 邾牟葛

春秋每嚴黨惡之誅示撥亂之法也

總論總作三或字正見聖人黨惡之誅不一法必不肯放過非謂

罪有輕重也先來遠來不奔王喪而來俱要挑剔

糾聘 穀鄧朝

春秋兩略天時寄慨于王室諸侯之失刑也

上罪王室下罪天下諸侯獨于四年七年句宜玩正見聖人着意

討賊處只收去二時書名只好帶收○加春正夏四秋七冬十等

比只辨書法

石門 秋七月

觀所以爵外備時者知聖人變例之深意矣

麟有明徵

桓公

主

此題要語語刺着本題曰齊侯鄭伯正與穀伯鄧侯相炤見侯以

德君人伯以德長人無或有冒昧獎奸者故得儼然稱本爵無愧

侯伯之職非此則不得為諸侯矣曰秋七月利者物之遠在人則

為義月令天子命將帥厲兵以征不義我有罪詰誅暴慢故得體

乾之利非此則無以象天道矣

天命天討題已載從王伐鄭傳此不贅然看出題先後若從此

傳出要見象天道意要有別

滕朝 穀鄧朝 邾牟葛 會扈 執意如 召陵侵

經于黨惡貪利者貶之無所不至焉令朝歌傳六或字相比

○春正月己卯烝

經志時祀為再祀案也

說簡烝享自夏則知周之春正恰是夏之仲冬與周官大司馬烝以仲冬之制相合穀梁以為不時只因誤認為周之冬春耳須將合時辨明即從合時上翻出所以書烝之故隱隱含着過此以往不可更舉意不可將合時截斷亦不可直說再烝之續此與以益來全體不錄此之過何以見後之改此從不好處翻擒好處不錄此之是何以見後之續此從好處翻擒不好處

狩郎 巳卯烝

經紀戎祀而見周制之從夏焉

要發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狩其烝所以當從故周不改乎夏之

麟旨明徵

桓公

无

意透以軍禮吉禮分

巳卯烝 丁丑烝

春秋欲彰禮禮而先志時祀為案焉

○家父聘 加糾聘同單但兼糾書法耳

經釋王臣之貶重論相也

須重發論相意天王惟與宰相為一心故相臣格心自不至治教刑政有失然使上邊擇相得人又何至有棟撻鼎覆之弊是以庶績未熙小臣未廉非人主之職之過也人主之職止在論相而已矣○此是進一頭看只板板責糾及止發一心之義俱無結果

歸賄糾聘 家父聘 榮叔 含賄

風

君相互貶愈知一心之義矣

說君相一心正見相之任重而論相為人主之職也後段仍當重論相意發此題原重相邊則君相不可平論但當以嫡妾君臣略分耳啞邊只榮叔而糾邊須兼家父榮叔二人方完

糾聘 家父聘 榮叔錫

春秋迭紀寵惡獨重君相之責焉

宰糾書名以正其始而家父不與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不與略點二段總發一心之義見除却君外惟相與君全任其重雖榮叔家父與亂全事不在此類等其哉宰相關天下治亂而人主不可不論相也仍如此收縮為妙

麟旨明徵

桓公

罕

家父聘 友如陳

經不貶寵惡私交者責相正本之意也

上以宰糾對大夫言故曰責相下以祭伯對諸臣言故曰正本

△糾聘 榮叔錫 三不雨 六月雨 只家父聘 六月雨全

春秋所書有示論相之道者有示于民之道者

惟君相一心故人主之職在論相惟君民一體故君國之道在子民如此方是兩邊的穴

糾聘 家父聘 首止 葵丘

春秋所書有獨責夫相者有獨尊夫君者

貶宰糾不貶家父殊會世子不殊會宰孔論相與尊君抑臣之旨



俱就聖意立法上說此意不可輕

糾聘 家父聘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春秋責人獨加意于尊者賢者焉

宰相不可以羣工自比賢者不可以常人自待虞史秦誓

糾聘 榮叔錫 大棘敗獲

春秋立法有示君相一心者有示師將一體者

就君相一心中看出人主之職在於論相就師將一體中看出人

君不可輕役大眾又重將帥之選兩邊俱當尋歸東處

家父聘 戰郊

春秋專責將相重心與權也

麟有明徵

桓公

心字權字是正眼上不貶家父下不貶六卿

丁丑烝

望國瀆祀再書以見貶焉

再書見貶謂再書今日之烝然後見其非不然夫安知已卯之烝

不妄謂合禮乎此烝不惟瀆且非時但非時即在瀆內此題要在

春秋之文上發莫板板斷罪空就實祀說無味全要從再書一貶

上討義所謂稽後事以邇往案而合從同以為一貶也但不可太

纏似兩比題耳

△伐凡伯 已卯烝 丁丑烝

善讀春秋者當曠觀于詳約之外焉

全從學者看聖人見可詳則詳可略則略立義之精竝不以詞為定格作文只宜小分總發大意不然以上三意對下一意難整

逆后

王臣圖婚而專行經原輕使之罪焉

只重王不該輕使上專行從輕使來卿往公監一段要入講援正

禮為王設處只該使大夫講婚待其復命方使卿逆而公監之祭

公本受二命而出但禮當再報而不當遂行故見其專總是天王

不合遽使所致收不稱使

祭公逆 劉夏逆

王室輕使之罪祭之後事而益見焉

麟有明徵

桓公

聖

舊主過輕過重兩分上不宜使公下不宜使士還宜以大夫講婚

卿逆公監之大禮立起一案然後將逆輕過重總叙次過而以靖

公合禮不書見祭公只合全單靖公出臨聘律監之舉而奈何以

謀婚輕行也則過輕與過重等耳倒作為當

季姜歸

經抑王后之歸勸天下以婦道也

正始者纔為父母子而始歸京師也王化之基就母儀上說作文

講穆屈云云意全根逆者一段意翻發見不以尊故生驕僂方切

○婦道所該甚廣須從逮下意推說時梳中有死就此意發者甚

拘且不宜抱題泥季姜身上○從父母所子者見雖后而有女誠

欲其不忘未字之教也此處最可描寫

、逆后 姜歸

兩酌王后之稱而母儀婦道昭矣

自逆者云云自歸者云云此意當透發正始二句總說莫分貼

逆后 姜歸 河陽 錫命

春秋殊尊號而若后之道備矣

從天王所命則稱王后從父母所子則又稱季姜臨諸侯則曰天

王君天下則又曰天子各邊二意雖平重亦須如走遞法于過接

處見體固尊而后道婦道尤不可不盡文情方法

季姜 王姬歸

麟旨明微

桓公

星

春秋謹婦道故于王后王女皆抑焉

季姜 首止

抑詞以示婦道之正特詞以明君分之尊

自逆者而言云云自天下而言云云

射姑朝

小國急脩禮而忘危道父子俱失矣

俱以宗社為重大位姦之窺三句最喫緊其禮本無時正對既有

疾看見當權先後是正意玩何急句見桓有甚好處而汲汲如此

更當決行止是客意亦不妨隱隱見之

甯母 盟洮

兩即國儲之勤王而知鄰好非所急也

鄭文使華通王貢陳宣使款謀王室俱重使一邊惟以王事故不

敢後未聞無事如射姑者文中須語語擊着本題勿泛

甯母 盟成成十 雞澤 會申

經于儲副攝君有定禮於已誓者有定禮於未誓者

主周官典命數句陳世子款序齊侯下宋世子成序鄭伯下已誓

而下其君之禮一等也齊世子光繼邾子後宋世子佐繼許男後

未誓而以皮帛繼子男也此特明禮之意非有子奪其間不必斷

其已誓未誓之得失須就王命發出

桃丘 秦人伐晉

麟旨明微

桓公

星

裁君父之命者正不失為臣子也齊桓裁君命下拜 魏顆裁父命嫁妾

春秋以盈數正大惡明常理也

全在十年盈數上望桓之宜見討是借必變之數以伸至常之理

見遲之十年來幾謂人世不復有理幸有數在或可挾之以相震

也桓即無王能無十年之王也哉數在即為理宜從聖意汲汲討

賊處虛駕出一段大議論

桃丘弗遇

與國淪約經惡其失信焉

傳本即下書法以相證非惡其所從非義然中變不正意文中亦

不妨見之。但書法收須斟酌耳。○重約出于衛衛地意輕。

桃丘 戰耶 惡曹

辨經之惡失信於其譏後事者可證也。

單股可少參非義意。此題只當以說經者悟出聖人意來。以桃丘為主。以下二書法推辨仍重本股。

戰耶

經罪不知類之兵急討賊也。

傳不專責遲忿。蓋罪其大義不伸于天下之不可已者。既已之矣。今乃以後班小忿與師。何也。見除却舉義一兵都用不着。故曰尚為知類。又曰必誅不聽說。得何等激切。仍要寫出倦倦討桓意。○

麟旨明微

桓公

聖

德仲云。惡不知類。正惡釋賊也。直說不當來。無味。

四國伐鄭 盟越 會稷 戰耶 侵西 伐北

諸侯縱惡而逞忿。經兩變文以示譏焉。

炤傳全單。○去侵西伐北全。再去伐鄭亦全。

△同圍齊 大鹵

聖人重言兵。非誅暴應敵不用也。

全要見非此不可用意。反炤出本題來。不得已。只單頂為是。○場中有將不得已總頂者。終不敢以為是。

四國代鄭 戰耶

春秋同詞以變主兵之例。重討賊也。

舊主對。且強扭周。坵附無王意。殊欠妥。主串作重討桓上。以州吁比發為是。○一是因他從鄭。轉恨其前日失賊。一是因他從衛。深恨其今日定賊。炤此體。猶字發方配得來。

十一 惡曹

外君以盟固黨。春秋深致譏焉。

全要根戰。即來即三國之君。句極有力。若另是一番人。猶可解說。所盟的人。就是所戰的人。則既不以道而為私忿。小怨豈是必結難解者。而今又為此盟。自固其黨。以結魯怨乎。春秋善解紛貴遠怨。正為兵連禍結。都因黨固而起。故前書其爵。非無貶也。書來戰。自足以著罪。後書此盟。必奪爵。乃可示貶耳。○子儀云。此

麟旨明微

桓公

聖

傳更不須苦粘釋桓意。甚是。

戰耶 盟惡曹

諸侯偷怨而復結盟。悖道甚矣。

不以道道字。即前傳悖道道字。指討桓說。須體既又二字串作。

執祭仲

經於命臣見。務必大其任。以深責焉。

仲只是命大夫。非命卿。若命卿當書官矣。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言以天子命大夫。而又為相也。尊王命重貴。正卿帶說。○作文須合。仲前後看。方見他權力。或謂仲寔無何于宋。為不立突將死。二語所駭。然他日突已定位矣。何以能走突。豈今日造孽之始。反

無張主。不過奕棋其君。而仲之權固無時不重也。若從受制處。猶寫仲有詞矣。或曰以下乃引辨書法。不必重。○保身庇君。俱屬執時言。不屬平時德望言。

執仲 突歸 忽奔

命臣見脅而昧廢置。失職甚矣。

仲只立突。未廢忽。然突立。忽自不得。不走。要分明。以下二比入講。內同單。書法單。例執仲。

加孔父係君前臣名。單伯係命卿稱字。○此全傳題也。美惡全詞。不嫌于單伯之例。經權互用。不泥于孔父之常。只繳處一證耳。

突歸 忽奔

麟前明微

桓公

聖

即二君之廢置。而命臣之罪見矣。

輕點勿開。總發其不能保君。至於見執一段意。仍倒執仲。

孔父 祭仲

經于命臣見脅。變常例以著罪焉。

輕重權衡。意要發透。孔父雖賢。不得不仍君前臣名之正例。在仲則此例不可拘。以任大罪亦大也。當以上比辨稱字之由。倒單作。

祭仲 單伯逆

經于命臣見脅。而美惡不嫌全詞焉。

祭仲 執衛侯歸京 下寧子保身濟君對作

突歸

經於庶君爭國。而深著其逆焉。

小白去疾。俱有不稱公子句。則無承無稟。例原不得稱公子。非獨一突也。使突縱有承。壞豈遂得為公子乎。不稱公子。意輕。只宜以不繫鄭為主。重厲不當立。上方於小白去疾。二傳通得去。書歸辨其勢易。非理順。依傳用後。或即入中挑翻。俱妙。

突歸 小白入

春秋于奪嗣位者。以秩分也。

上辨在嫡庶。下辨在長幼。只重不係鄭與係齊。上見一個宜有齊。一個不當立。不稱公子。不必炤上。以書歸為易。辨其非順。下以書入為難。辨其非逆。各未帶之。

麟前明微

桓公

吳

許叔難入。標逆。赤歸。易。盧吳歸。順。

入國歸國之義。當辨其所。以異焉。

順逆以理言。難易以勢言。難者自難。混不得逆。邊易者自易。混不得順。邊二義句可玩。惟春秋立義之精。不以詞泥。故讀經者亦當通之於詞外。求其義之別也。須就此開發。勿贅事跡。

突歸 易入標逆 夷儀難行歸順

此即上題。但自突行二人。講勢難理順。

忽奔

嗣君居正而不立。可悲矣。

惟其所居者正。而不能立。所以可傷。須渾發。不必將居正意另提。

曹羈傳明斷字可用志士仁人意要發忽之不能君殊無據只以子產昭之自見說積衰便見此方強盛說當晉楚便見楚晉不小子宋說變常度更見居正之君何至守常而不能逐一想之自知忽之不立

執仲 忽奔

經于強國君臣均悲其自取焉

自取俱就平日言須着力從仲之權重忽之分正翻出自取意方得力子產事總用

忽奔 伐陳 會號

下二比隨去一膜俱主自取自強對

嗣君之不立視之當強者愧矣

麟旨明徵

桓公

兗

倒忽作要相形酬發之見子產能振數世之衰忽不能繼先世之盛○加執仲比大略同

伐陳 會號

賢臣當內外之強惟自立也

以鄰削意總起兩分俱以禮字為骨末繳鄭忽

上比易盟平丘全主爭貢○易會平丘主問弭乞之立亦全○下

易舍入陳亦全與伐陳全看

盟戲 蕭魚 溴梁 澶淵

賢臣援事以抗伯立於禮矣

只當晉一邊主襄二十二年左晉人徵朝于鄭子產馳詞對之原

于戲蕭魚之役以昭歲事之勤述澶淵溴梁之盟以數在庭之敬只借四比發執禮意輕點題而過總發以鄭忽起繳

葵丘 會號

兩觀振衰之君臣而不能者愧矣

比諸見傳上以極形襄下以產形忽

△伐楚 戰韓 伐陳 會號

二臣功施人國于成伯當強見之矣

比伐宋傳上南摧西抑天下莫能與之爭由管仲之節兵下當晉

當楚卒莫能屈由子產之自立上三強紛爭之時下五伯侵削之

後齊自管仲得政他日子產相焉俱的對

屈完盟 會葵丘 會號 平丘 全上

麟旨明徵

桓公

卒

伐陳 會號 墮郈 墮費

春秋時之聖賢有不待援而立者有不待時而化者

比慶父奔傳 只會號墮費同

伐陳 會號 夾谷 墮費

聖賢于內外之強而皆抑之以禮焉

比鄆陵傳上晉楚莫屈下內外無患

△會號 歸三田

觀強剛顯君之臣可為自取失職者愧矣 比宣元行父如傳

城楚丘 會號

即亡可存而弱可強人當自立矣

比昭十六至晉傳上比易於越入吳主勾踐亦全

伐鄭 蕭魚 伐陳 會號

即賢伯賢臣之事見謀與禮之效也

當以晉楚卒莫能屈由產執禮三駕莫能與爭由智魏兼用比蓋

下比主蕭魚後段傳若主服內駕外對上便差

貞侵宋 午伐鄭 會號 會平丘 全上

伐陳 會號 耶罔 舍至 只會號 舍至亦可出俱用禮宗

二臣之賢能抗內外之強焉

比舍至傳上繳鄭昭下繳魯昭不能用

○伐陳 會號 雞父 柏舉

麟旨明微

桓公 至

即二國強弱之由而賢之係于國重矣 比長所傳

上以五伯侵削起下以戰勝諸侯起雖以子產用屈巫去立眼須

重發賢才有益人國意

伐陳 會號 入郟 圍蔡

經于強國復國之臣皆子之以示勸焉

比藏遂傳上以子產形鄭忽下以申胥形餘民

代北鄙 夏伐陳

展禽申命却敵子產執禮當強合殺三卿傳有主二比都從殺傳

盟折

經于內君盟大而深明其不足恃焉

柔書名賢賢蔡叔書字親親提起

一盟四會

詳紀內外之信好志大公也

凡心不相信斯有盟會纔有盟會便有叛離以魯宋如此之屢且

數而後卒叛離天下更有何盟何會可恃以不離不叛者聖人不

是惡其畔離直是惡其盟會耳皆存弗削以明其不可恃之寔當

從春秋之志發垂戒意

一盟四會 武父 戰宋

盟會必不可恃詳紀之而益見矣

大略同單只將末二比先叙却與一盟四會題有別

麟旨明微

桓公 至

士 武父

即內君結強之信益知盟會之不足恃矣

要見當盟會時便逆料其必有今日作文只宜發盟會不足恃非

寔罪其叛離也左曰宋無信也傳曰屢盟而無信者宋也不可專

責魯須有輕重

△戰宋

經紀交兵示正已之意焉

責賂屢盟是料魯鄭當日問宋之詞但聲罪致討曰伐既書伐則

罪似在宋矣又書戰于宋往戰者罪在內其罪却在魯鄭何也蓋

取賂資力桓突亦非無瑕之人玩三個者字及宋也魯桓鄭突也

等字便見是一流人無分賢不肖安能治得他人○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正為言伐不宜坐以往戰之罪可見書法只重戰宋切勿平收

會稷 部鼎立 執仲 突歸奠 一盟 四會 武父 戰宋

詳二國行已而知非正人之兵矣

大略同單責賂即附在屢盟內

會稷 取部鼎 執仲 突歸

即內外黨惡篡國之事而知其無以伐人矣

執祭仲 一盟四會

即貪利失信之跡非謂罪可無討也

麟旨明微

桓公

至

貪賂失信見其可討然不可說煞責魯鄭意就露於此

△戰郎 戰宋

春秋定交兵之罪各有所在也

兩戰皆非以主及客之例單蔽罪于客來往二字須發透上以周

班後鄭起見三國自謂有各即以不知類承之見鄭則首盟齊則

繼會而大義不伸特以私忿來逞何取于來也下以責賂背盟意

起見二國自謂有各即以不正已承之見桓則取賂突則資力而

反躬有玷乃以不肖往治不肖何取于往也

戰紀敗

識小國倖勝示自治之道也

省理之曲直正是度德處相勢之強弱正是量力處引咎辨諭告

訴俱是徵詞一邊當時代紀設處止有此自治一着可為耳不謂

悻然與戰也○旁觀眼明紀在局中由此着聖人從數世下灼

見禍福相倚之機即盛滿難恃況在弱小若有代紀寒心曲為區

畫者文中要得一段傷感意不可直煞斷罪○為援意只輕帶

戰紀 鄭人伐衛引滅黃死伐非鄭論 同圍齊下

代權小國已亂之道則知倖勝之失矣

炤傳竟當以下四比論紀應敵之道該如此以見倖勝之非不可

謂春秋比事以責之亦不可予四國而罪紀只依傳轉折不必另

尋章法

麟旨明微

桓公

至

鄭人伐衛 伐非鄙 滅江 同圍齊下告易倍圍宋取鄭入鄭俱可

策小國所以待敵者皆可無事于戰也

當從紀論到客比見紀當如某人出某策猶不得免口氣須炤傳

還他此與彭衙三股題全體彼只少死守一股耳作文全當於運

局求之纔脫本題呆數列國之美便遠

侵蔡獲 貞伐 柏舉 圍蔡

二國倖勝以致禍小國之鑒也

鄭之侵蔡非仇大也勝蔡而激楚怒方是仇大圍蔡雖未便滅然

至于降而遷之與滅等耳以省德相時總起紀事不但首尾點之

就中要見因蔡挑楚且不可而況於直犯大敗楚而滅隨之理有

固然蔡鄭且不可恃。何有于紀。福今禍倚言之。適適全要得撫事。興慨意不貴板贅事跡。

△戰紀 彭衙

兩國失應敵之道。皆經所譏也。

俱有辨論等事。省德相時自治之道。遠怨息爭王者之事。憤然與戰。遠然與戰。俱的對。

○戰紀 鄆陵

小大待勝。經兩致戒焉。

大小不兩立。小之勝。大之辱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倖豈已亂。之道也。內外不俱安。外無憂。內必偷也。自是楚勢益張。晉遂息矣。

麟旨明徵

桓公

襄

待。豈持勝之道也。內治外懼。是眼。

十四 無水

經紀常煥之變。戒君政之弛也。

藏周用偏。只調變一事。陰陽愆伏。全是政刑舒急所致。故幽風一章。周公以之陳王業。孔子載之為經。邦大訓。欲人君察陰陽之變。

以觀政治之得失耳。○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末無煥年。須從水上發出。大議論勿泛。

夏五

紀月而不益其疑。見聖心之慎矣。

其自言其語人。皆因以證聖心之慎。私意政易二句。自學者因此。

以見聖心。非聖人故以傳疑之文。示慎也。○穀梁傳曰。孔子云。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語儘可味。

春王正月 夏五

聖人脩經。義斷於心。而文因乎史也。

卽此二事。以見脩經大義。勿泥二股。○上比兼筆削與審傳稱異。

語盟

強國私弟。經以義責焉。

義非愛。而所以成愛。故寵之所以能敗。而戢之所以能全。石碏所云。寵而不驕。云云。卽此意也。不然。以盟事寵弟。夫安知厲不以此。

麟旨明徵

桓公

襄

厚弟。而反以為非友。于之義也。此語可想。文中須擒此透發。○從今日還想平日。見其私須活說。若鑿定不當。任使其弟。便死煞來。

盟作事。寔看書法。在書各與年聘傳稱。弟不同。義係于各。大抵謂其情雖親。而分則臣。不得以屬戚通也。姑從此說。陶云。語之為人。不足任邦交之重。故書名。却似無據。

語盟 許叔 蔡季 高子 屈完

經辨貴戚前定之盟。而變例以責夫私親焉。

以來盟稱使辨起前定。見與高屈之無成命者不同。隨以諸侯兄。

弟例當稱字。如許叔蔡季可也。今何以書名。問起以下全單。

語盟 高子盟 屈完盟



經比事以辨尋盟特罪夫寵愛者焉

將下二比辨鄭語為前定仍倒私親全單此主極妥或以定于君定于已分或以前定未定作事寔起罪君之私嘉臣之賢分俱次

高子 屈完

春秋略紀二臣之盟以其非前定也

傳意只就不稱使上見其為非前定若夫裁義之美止好從未定上隱隱見之則可切忌旁溢如將非前定提過歸重裁義寔講非傳旨矣○權乃權柄之權非能權也

許叔 蔡季 高子 屈完

春秋紀事有隆其分之戚于君者有明其權之定于臣者

麟有明微

桓公

至

都以語形上從書名引到稱字末復繳出厲私愛故書名不然當亦以許叔蔡季之字字語矣下從稱使引到不稱使末復繳出語前定故稱使不然當亦以高子屈完之略略語矣○舊有此題甚牽強近議刪極是

御廩災

經略新作重本也

其新必矣必字要看須玩垂教之義深矣及知其說者一段意○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世室新宮臺社災皆不書新作此處正可體聖人之意

御廩

作雉門重本示孝章備示忠合亦可順傳倒莫不妙

御廩災 築臺于郎

經略內役以與自奉者異也主傳與妄與土亦云云句出

御廩災 滅陸渾

經于興役殄夷者兩因事而略之焉上與妄與云云異下與關土云云異

伐山戎 築臺于郎

兩紀遠役而知其務外忽本之異焉此即上題二傳脫母合

廩災 携李新作不書復仇不書俱就孝謹

乙亥嘗

望國之舉祀失禮甚矣

秋嘗以物成薦新為義舉于周正之八月則物猶未成周官每戒

麟有明微

桓公

至

期下日而享今乙亥距壬申纔四日舉於災後之四日則禮多未備然不時對不敬不過不時亦是他不敬處當小分總發以禮字作領收特書書法○加御廩災順傳作只倒不敬一邊不時提起已卯烝 乙亥嘗

經志望國之祀而瀆與慢見矣

上以得時起轉下瀆禮下以不時起轉下不敬

以伐鄭

經罪相用之兵明有統也

凡兵制統於天子則治竊於諸侯則亂列國用已兵脩怨擅興已是亂了今左右人之兵以行已意至於敢用人之兵與敢為人用

私而私以之其亂猶小私而公行之則亂益大故曰大亂制字統  
字私字意字亂字字字緊要宋與四國交罪○私字大亂字向多  
批淡

以四國伐鄭 以楚伐齊取穀 以吳伐

經謹兵制迭讓夫私相為用者焉

三怨字要玩此正私之定若非報怨而以大義驅之則不言以矣  
作文須總以兵制起輕叙三股後以與者受者交股總發總收以  
字書法

以四國伐鄭 會曹伐鄭

兵制禮制之變皆亂徵也

釋音明徵

桓公

充

弱使強小先大二傳俱有意字大亂之道亂所由生二亂字緊要

求車

經志王室下求示端本之戒也

凡求都從侈心來侈心一動便有視職貢租稅為不足意而上好  
下甚攘奪相效兵形從此而起國家之衰亂恒必由之故書以防  
世之侈心也須重看王室衰亂之由句要見戡寧有由只在儉衰  
亂有由只在侈王者之心天下之的也言之安得不慎

盟扈文十會扈文十召陵侵 執樂祁

上下交征于利王室倡之也

重一利字上受齊賂受宋賂諸侯求利國下責蔡賂責宋賂大夫

求利家俱本天子有求來○只出盟扈音樂祁范全勿錯認朝歌  
突奔

經于外君見逐而以端本示教焉

舊謂突以庶奪嫡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與其親戚謀殺之為反  
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然此意雖是寔講便少虛機君寔有國而  
至于亡就此看出必有自取處若能虛舍婉轉發之不必認定自  
取何在 其味更長○本正而天下之事理句可玩

忽歸

經于嗣君返國而深傷其不立焉

看傳明矣二字須原奔傳作文不有奔也何以有歸稱世子者見

釋音明徵

桓公

卒

鄭之位已屬突不屬忽既亡其君位矣稱復歸者正見忽亡其君  
位而復歸歸而亡何如勿歸亡而歸則亦終不能有其國而已矣  
合二書法總自傷其不能自立後段傳不過因而論及意在大夫  
不可世上觀傳然字可知舊主有復國之義甚謬

忽奔

忽歸 咥奔 咥歸傳云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

經紀君大夫之返國而世國不世官之義明矣

只借二人以明諸侯大夫之義兩邊事寔不必入講此與後題有  
別全在可復不可復上發

入極

子同生出同生 盟折題更順

以世論君大夫將為復國衡也

此是聖人明諸侯大夫之義，非子魯也。只就制度上說，古者大夫祿則不世官，古者諸侯嗣則世國，以忽起繼。

許叔入

復國不由義，自予以難者也。

天下強弱，制于勢，亦還制于義。叔原未有可滅之罪，其義本易。倘上告下訴，明伸大義，即平日可復。況在今日，以諸公子之爭立，不遵保敗，慮無不惴惴捧圖者，乃事本極易，而特因亂竊入，此無論遲疑觀望，惟恐我抗，即許之人民，亦似以我為盜，新却不是容易事。自家做得難了，全在難詞上，發其非義，若死講非義，又是逆詞矣。說到難，聖人有深為痛惜意，不可太斷罪。加入許只原起。

麟旨明微

桓公

空

無罪事定，全單。

會艾

內外講定小之好，其情可鄙也。

李氏曰：鄭莊方強，則二國挾鄭以為利。鄭莊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為名。會艾之謀，豈非自解其入許之非出已意乎？雖今日之得，不足掩其前日之失矣。

邾牟焉

小國慢王以黨惡，春秋之所狄也。

不奔喪而朝弒逆，一申講，傳中皆字，相率字，要看收稱人書法。

△入櫟

鏡據險之害，而知謹禮急矣。

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句極重，作文全在書法上。發聖人垂戒，意不必責莊。趙云：東虢之君本居制，恃險不修德，為鄭所滅，非末大為禍也。與共城之叛，太叔句不倫。蓋當姜氏為請制時，莊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知制之為嚴邑，而不以封段，故為莊所親，戒耳。子元鄭公子也。

克段 入櫟

衛奔 比歸 邱費

聖人深鑒強都之害，而深致意于謹禮焉。

以不戒制邑之禍，而城櫟貽患重發。次將衛楚事引到墮費，隨即隨費事體出削厲公復國之意。大發垂戒意于後，依傳散作便是。不必拘題次。

麟旨明微

桓公

空

克段 入櫟

強國忽前戒而設險，經示謹禮之意焉。

共即京城也。制邑亦須點，但不可與京城平耳。依傳倒作如單。

入櫟 衛奔 比歸

聖人兩鑒強都之害，而深示謹禮之意焉。

以本比為主。二比，昭傳點用點于後，便逆傳。

衛奔 比歸 上易會戚 行歸 齊殖伐許全 下易楚子伐徐 盧吳奔全

兩觀強都之害，而知禮之當謹矣。

滿是窮殖邑，戚是孫林父邑。○人謂獻之失守，在獻之滅家，豈耳。

亦知蒲戚之能出獻公平。人謂棄疾之得楚在度之冒大愆耳。亦知不義之能叛棄疾乎。此等語文中只好輕點。全要發聖人謹禮意多贅又板寔矣。

衛奔 比歸 墮邱費

聖人知強都之害。故因事而謹禮焉。

依傳體故。字相承作。渾發。聖人謹禮意。

入櫟 墮邱費

聖人之修經。化強皆謹禮意也。

此題難于立格。當以不謹禮的利害說起。入手將城櫟與邱費之城。總說過。即發聖人謹禮意。一則顯懸之鑑。一則實試之行。點後

麟旨明微

桓公

空

渾發大意。不必將二股大開。後段不妨將入櫟放在後。見華強者一人之禮也。一人之禮可憑千萬之人禮可效也。明以當身樹則則聖化有微權。書入櫟而不書復國。前世之鑒也。一世之莊可鑒千萬世之莊可惕也。轉以空文寄教。則聖筆有深意。聖人之倦倦謹禮也如此。此與他處所搭客比不全當總發。倒做不得。

入櫟 下陽

經設險失險者。均待衰世意也。

盛世自無逆臣。自無暴客。故總云待衰世之意。然兩邊須不矛盾。險非可廢。而隸以資逆。亦足以憑內奸。險非可據。而棄以予敵。亦足以招外寇。文須如此活講。

陳蔡歸 柏舉

比長岍傳。上城陳蔡。下棄伍員。用申無字語。見昭十一及蔡聲子語。

衛奔 比歸 舍中軍 季孫奕施奔陳

比會左傳。謹禮謹權。

會彘伐鄭

經於諸侯兵好。深責其疑于義焉。

此行總為納突。原非有兩念中懸。故始終疑果四字。須善看。疑就錯認。言謂念頭擎不定。不肯為義也。果于不義。則就事上行出來。說也。見初念眩惑強弱。畢竟向輔邪上。毅然做到底。變字對常字。

看輔正則常。納邪則變。非謂變得不好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

麟旨明微

桓公

空

伐疑從聖意。說不可着。諸侯說魯桓宋莊。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為突謀。乃水流。火就燥耳。固知疑字不可誤認。春秋不忍諸侯迷却本心。故曰疑曰變。其實何會疑何會變。

加忽歸 入櫟上二比。只見其勢與分不同。大意全單。

忽歸 入櫟

即嗣君有強弱。而知疑義之由矣。

要把諸侯味義來講。不可死講勢之強弱。兩個口字宜玩。

會彘伐 會曹伐

經紀兵好。于味義。味禮者譏焉。

上忽突邪。正自明。乃計勢而不本諸義。下蔡衛先後自別。乃計利。

而不要諸禮上責諸侯下責宋莊俱是納突事宜總叙

會彘伐嫡納捷苗長

疑于為義可譏勇于徒義可予

年六△會曹伐

經責易序之好以謹禮也

全要將儀位看得關係亂所由生句方緊切防微杜漸與定民志

意甚重而禮字利字更喫緊○利主先序言以利率人是以捷徑

誘人而不顧儀位必至於賤妨貴云云亂寧有紀極也易序在伐

鄭上而以會曹昭出○近有謂傳本不曰罪自見而曰意自見全

是發聖人謹禮以辨分意似不必責宋亦是

麟旨明微

桓公

空

會曹

按諸侯之定序知分不可紊矣

儀位辨自司馬吃如天地見衛不可先蔡已定于曹之會定則不

特定此日之蔡衛并以定後日之蔡衛于曹之案具在也後誰得

而易之只虛合發意

伐鄭襄十牛首伐鄭襄十牛首會宋子木會號子圍

詳列國之紊序則意與蔡之異也

升降責主會者上下責爭先者俱自亂儀位發意○下二比言楚

亦周所封原是子爵自當後晉黃池亦然以吳本伯爵也蓋設儀

辨位乃辨公侯伯子男之位非辨夷夏之位也此處須討分曉

盟幽許先會淮許先會宋楚先黃池吳先

上二比易侵蔡係許先曹伯會戚係邾先薛杞全○下二比易

盟蜀會申同

會曹伐鄭召陵臯馳

此即上題但俱主蔡衛言會曹先蔡定序也伐鄭乃以衛先至而

先之非以意升降乎召陵後衛定序也臯馳以視佗強爭而先之

非以勢上下乎

○新築雞澤

觀所誘所阻其率人不可以禮矣

衛穆以醴賞誘于奚之救桓于晉悼以重罰阻魏絳之僂楊干

麟旨明微

桓公

空

會伐肆菁

內外紊禮失刑之事皆不可訓也

後世有以醴賞云云後世有姑息為政云云蓋流于此

會伐執鄭伯書伐

經惡紊序從夷者為大分大防計也

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兄弟夷夏甚整二

利字不同

會伐邢丘

經于紊序委權者皆示謹禮之意焉

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杜漸防微與謹始

意甚重

至伐鄭

經志內君返國誅黨之法嚴矣

玩諸侯失國四句見突是篡弑之人王法所必誅不叫做諸侯了

何國之與有而乃納之故書至以著黨惡附奸之罪莫之禁句有

無限感慨意○桓何人也宜先服尉氏之刑矣尚能出而翼天下

之奸乎此意正不妨見之○加會曹伐只作事寔全單

冬城向

經重民力即合時之役猶謹焉主中丘傳雖時亦書

朔奔

桓公

宅

麟旨明後

經絕逆君之見出重王命也

主五國伐衛傳收書名書法以作因字說要得寄傳體合諸侯不

可黨朔以逆王命意○奪于王則匹夫矣故名

年七 盟黃

即小國要盟于大而見其不得已之情焉

平齊紀且謀衛故主隱總傳紀魯之姻國衛朔在齊欲納朔而以

齊欲襲紀紀又常敗齊故紀因魯請平于齊不得已出此舉是納

朔非不得已也重平齊上

盟黃 盟趙 戰奚 伐邾 內外結信而即渝見盟之不足恃矣

于奚

明于脩備亦王事一端也

主長勺傳較妥有主伐衛傳者又有主齊背黃盟見盟不足恃者

俱不如

○蔡季歸

合去就以按貴戚而不爭之心見矣

于去就合宜全重在不爭上末四句總束不可分貼然去就之宜

俱自歸上炤出宜申重歸國為是蓋不爭而去或無奈長兄之傷

據希圖更舉今日借口于送往故事從中觀變未可知不謂今日

之歸止痛兄無祿絕意不萌猜乃益知前日之去了無他念不然

桓公

突

麟旨明後

何以舞未立而竟去舞既立而始來心愈灼灼可諒這纔是真正

不爭若只平層說全欠痛癢

○蔡季歸 華元奔歸

經于兩賢皆予其得出入之善焉

有此坦然而一來愈自前日之所以去總重不爭上有此毅然一歸

愈知前日之所以奔總重討賊上俱申落歸一邊方有結束收書

字書歸詞煩不殺

蔡季歸 季子歸 春秋兩于貴戚之歸而皆特詞以美焉

下比以力不支而去以見思而歸亦重歸上收曰季子曰來歸

季歸 哀奔

子歸國之賢，嘉去國之智，但下邊止稱字，止有以道去國，對上未

、蔡季歸 舍至

經于內外之賢，皆因歸國而予之焉。

去以道歸，以禮忠事主，禮立身，各側重以禮上。

蔡季歸 履奔去就合宜

桓侯 盟莒稱 蔡季歸桓侯

經重尊君，合文與質而交盡也。

君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君沒而係諡為定名，禮之寔，虛位所

以達下情，定名所以別等級，只借題發傳意。

麟旨明微

桓公

充

盟莒 錫命

上生而稱公，崇禮之文，下沒而稱公，失禮之寔。

上比易公即位朝王所同，○下比易作僖公主，躋僖公從祀先

公同。

蔡季歸請 鄆陵樂鐵呼

上不失為忠，下不失為孝。

易蔡丘齊桓 秦人伐晉魏顯

易貞伐吳子囊 屈建伐吳子木 同。

易貞伐鄭 會宋同 下比易滅舒鳩同。

俱主忠孝，近俱議裁，姑存備考。

伐邾

即望國狗大討，小見盟之不足恃矣。

宋志也，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趙之盟。

年六 春王正月

經重王法，猶于逆君之終致意焉。

身無存沒二句甚重，見一在亂賊之科，即終古有常伸之法，身可

沒而朽骨之誅無窮，時或殊而斧鉞之靈終在全從王法上寬說

一步發出凜然可畏處，不必苦泥桓講。

春王正月 平州 執曹

春秋嚴誅討，亦有感于當時之廢法也。

麟旨明微

桓公

午

此全要體貼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意。

公與姜氏如齊

內君失開家之道，春秋特治其本焉。

麟旨明微

青溪吳希哲春卿著

富春陳泰和



莊公

春王正月

春秋以大倫黜擅立意有獨至矣

無承寔因父見弑此自難怪時莊居嫡長其必誓于王為諸侯尚  
未暇計入手着歎就該以討齊之命請王王因命為諸侯迎父喪  
歸國然後即位君父之倫却不都正了何莊之不然也後面種種  
忘親之事都由即位之初便欠分曉故耳○穀梁傳曰繼弑君不  
言即位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宜即位也是亦春秋復仇之義

麟旨明微

莊公

此意未須見之

子同生 春王正月

原國君之未誓而擅立之案定矣

未誓不可稱儲副則無命不可為諸侯自不得以嫡嗣為解都在  
聖人書法上發相承倒作○未誓通即位以前言之與同生傳只  
指始生時者不全

孫于齊

經紀國母之出而絕之以大義焉

子難于斷母獄以為寔夫人所出也然姜既與弑則絕于父者不  
得為母矣自是恩輕義重為莊公設待母之法斷當如此宋襄之

母義絕于父不敢以一葦自航正與此同○書法只收孫字孫字

下得極妙夫人雖與喪歸必為眾譴而羞故出奔稱孫者若曰彼  
自孫去而非為人所逐也○加孫邾主哀姜去至義重矣一段重

本股作

單伯逆

經略命臣之主婚立人道也

義乃復仇之義重義不可受上責莊非責單伯與齊為禮句可味  
此明志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二句當透發命大夫只于叙事中  
見之

築館

麟旨明微

莊公

春秋端本以責變禮重復仇也

鄒謂端本即禮之本人倫天理是也然人倫天理文中固緊關所  
云本則以本始之本言就命魯時說惟起初不能據義辭之縱委  
曲亦無是處當日但以制中不便行禮何常憶及父仇聖人之意  
則以復仇為重耳故傳中一書再書一段最宜透發

榮叔錫

王室追寵內惡違天甚矣

王以主婚為功故追錫桓為諸侯不能施刑生前而反追錫死後  
露雷倒施成甚麼天無天意須說得緊快○加南季或凡伯倒單

姬歸



惟婚成自仇國而忘仇之罪顯矣。

齊字最重傳中轉折語氣俱緊醒須體無以見與而後字及著明字得翻案結正意方妙不可寔斷魯罪○加逆姬築館全單

王姬歸 歸衛俘

忘仇黨惡者經皆結正其罪焉。

兩傳轉語甚整則無以見云云書歸于齊而後云云則未有以驗其云云及書歸實然後云云全須於挑剔處着精神

三邑

夫國迫小罪以迫顯矣。

只重紀民猶足與守至已屬也一段須透寫迫脅光景在迫字上

麟有明徵

莊公

三

見遷與取異取只取其土地人民遷則逐其民而收其地使民苦于流離故見其暴近以書師書遷作正書法謂以師還一段應遷不言師凡書遷二句應邑不言遷分應甚明看來仍是紀寔蓋傳原是說以師遷之者非云書師遷者原是說凡書遷者非云此書遷者玩以字凡字斷斷作正書法不得還只倒不待貶為是今特訂之○滅字即在遷字上看若謂遷在邑而滅在國便欠通

三邑 城邢

經重與繼比事而甚迫小之罪焉。

論起與繼相形倒作講城邢須斟酌邢寔未滅當邢將滅之頃而能城之纔不碍楚丘傳

三邑 餘丘

兩觀聖人特筆皆有所致責也

邑不言遷邑不言伐上迫小下縱權

二 伐於餘丘

經志強臣握權之始垂戒遠矣

總重亂之所由為後戒句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字字得力當透發然重垂戒不重責莊○邑而曰伐高氏云大其事若一國然不是以書伐為書法只是伐邑法不當書因慶父而特書耳

鞏帥師 會伐宋 餘丘 入杞 伐邾 會救鄭

迭觀內臣專兵足為縱權者戒矣

麟有明徵

莊公

四

以縱權意總起分三段三段俱由積威成篡專兵之久所致故薦氏不能明成季不能遏叔仲不能免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重垂戒意總收詳書書法

入杞 伐邾 救鄭

內臣擅兵兩世亂之由也

餘丘 下陽

經兩特筆縱權失險之戒昭矣

國而曰伐此邑耳其曰伐何也國而曰滅此邑耳其曰滅何也縱權失險分今日專國柄明日稔國惡其漸然也今日無下陽明日舉虞虢其勢然也俱重垂戒上

餘丘 邢丘

兵政之權下移皆春秋所謹也

上幼主當新造之初若以為無事而聖人即見為召亂之由下英主當用命之時若以為可忽而聖人即見為失政之始各有豈一朝一夕句

會稽

國母之悖行見子道之失矣

三 溺會伐

望國黨仇以虐親經所深貶也

須以釋怨為主伐同姓就納在志仇內爾時齊以黨朔故伐衛魯

麟音明徵

莊公

五

若有悉索征繕難同姓不敢愛者借人以煽人且志父以煽人此一段親暱光景抹却人心天理最不堪描寫雖去公子仍貶莊公以鄙人

貴戚奉命紓患春秋原情而恕之焉

私逃者必書奔今季亦大夫也捐鄒疑于盜地而何以不書奔有紀侯之命則與盜地者異矣有罪者必加貶今季則公子也公子與國同休戚歸齊疑於棄君而何以不書名屈已事齊云云非其罪也則與避患者異矣從兩書法上想出聖人不貶季意分看為是○天子不能正二句用在不得已句內勿混難詞不重然亦可見季無奈何處○要發得紀季一段淋漓悽惋意自不消極力為

之解免○傳只有不書名勿添稱字舊云不書奔而書入不書名而書字欠當

許叔 蔡季 紀季 庶其 秦鍼 牟夷 宋辰

經不以去國用地之罪加貴戚者諒之以義也

以本股略叙即云大夫不得用地如其夷必書奔公子不當去國

如鍼辰必書名今之以鄙入齊母亦類是乃不書奔不書名而同

于許叔蔡季無罪之例者何也則以奉命存祀云云

紀季 庶其 牟夷

原貴戚奉命則非盜地者比矣只收不書奔一邊

庶其 秦鍼 牟夷 宋辰上下只一比全

麟音明徵

莊公

六

參於用地去國之貶知原貴戚之義矣

非人臣也句總縮文中須影本題

許叔 蔡季 秦鍼 宋辰

春秋異待貴戚所以去國者異也

許蔡比要在去國上論其罪其入其歸方免棄君之罪下二比雖

一則懼選一則挾卿須本他無關宗社而輕去方炤本比○加本

比以四股作例例歸紀季見無罪全于許蔡而異于辰鍼也只收

不書名書法勿扯盜地

許叔 蔡季

兩字貴戚之去國可謂存祀者原矣

就中都。要討出委曲。全祀意。方是題髓。當時許迫於齊鄭。倘以避患為嫌。而儘力與角。反不能圖存恢復。故叔之不得已而去。為許祀也。季軋于獻舞。倘以避患為嫌。而引分與爭。勢必啓釁喪邦。故季之不得已而去。亦為祭祀也。說到此。不但無罪。兼有維持意。故不貶。

鄆入

下傳亦有天子不能正云對上

奉命存祀。春秋原情恕之。擅命存小。春秋從權美之。

鄆入

哀奔 去國存祀

鄰入

夫去 原情恕存祀從權恕全民宗社生靈作眼

次滑

麟有明徵

莊公

七

內君駐師。怯于義矣。

傳因毅梁有畏也一句。發出議論。全要發得復仇意。惋切見字。要善看。聖人自明意中之仇恨。不以救紀者抑齊。而無如莊之有畏不前也。然則莊豈特不為義。併未嘗見義。定見到此。自應定出此。若謂知而不為。便說夢矣。

次滑 伐楚次陘

駐兵有得失。亦視其兵之所用而已。

須在伐與救上分別。當以次字總起。一是怯。一是慎。須看春秋紀兵二句。是一經大例。由經此例論之。次一也。只看伐與救異耳。滑之次。既為救紀。救當纓冠陘之次。却是伐楚。伐當慎重。此與他

傳都是仁天下意。稍不全。未要見顧義何如之旨。味顧義何如句。文未當有歸重本比意。

舊搭伐鄭。次鄆為伐而次者。其次為善。不知次鄆乃東諸侯之師。非伐鄭之師也。安得為慎。

書救 退偃陽 夾谷 勇 救陳 怯

兵不專主退怯。惟其義而已。

歸重在進與勇上。○易伐楚 召陵 新城 救許同。俱就桓說。

○救陳比札謂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

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馮云。既有退字。何獨為怯。即出宜總。

用勿分貼。○怯比易弗克納。勇比易國書伐。係冉有用矛于齊。

麟有明徵

莊公

八

次滑 遂救許

以義衡救。勇怯之案定矣。

上下各有兩層意。春秋救而書次。以次為貶。書次于滑。譏之也。春秋凡書救。未有不善。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

△次滑 弗克納

見義不為可讓。聞義能徙可予。

上謙之六五。利用侵伐。下同人九四。乘墉弗克。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貶。聖人以改過為大。此係兩邊緊要處。○上重救紀而

抑齊帶。下重奪長。而置君帶。

次滑 戰郟

見義而怯於進者可讒，知難而勇於進者可罪。

既辨明見字不可認真，就莊說則上下着重見字知字，便有碍兩邊只發大意可也。

次滑法于義全平仁

祝丘

紀國母之越禮所以甚其罪也。

△遇垂

春秋立止亂之法故于能君者而皆莫與焉。

此題諸說多端，細玩蘇氏總論四君斷宜突儀並用以止亂意起，即以突儀活法辨入見遇垂者，其為突與于儀俱未可知，要知此

禮有明微

莊公

九

二君者一則奄有全鄭一則閔位十四載庶幾稱兩能君而何以莫適與也，即承以止亂意見天下一則治二則亂乃有突又有儀

突固無解于篡而儀亦非所安也，伊時將欲置兩君之名則神器空懸既無此理若欲占兩君之寔則不獨才智雄長者目中不有

儀儀目中亦未肯有突也，彼此互持何以止亂春秋所以莫適與，則僅有不沒其實而已，○兼說突儀主此較妥單重突或因臧札

單為儀行處置專重子儀者俱勿從。

入櫟笑遇垂 執曹臧行奔 澳梁對札聘

經惡二國爭立而教之以讓焉。

儀則處突行之亂與子臧處負芻之亂季札處子光之亂一般都

該讓以止亂者故以此為儀，則處置須將突行提過墜重儀則重

止亂意，○蘇氏以鄭伯為子儀，胡氏則以鄭伯為厲公，二說判然，則子儀只空補之較是不必硬以遇垂為子儀。

遇垂 會鄭是年殺子儀厲復國行奔 澳梁

聖人以讓教天下兩惡夫爭國者焉。

突行固篡與惡而儀則亦非所安如傳低昂發之。

、盟戚 札聘

兩授讓國之事代為止亂者權也。

須體傳如臧札語意及不如是則亂不止意不可徒講二子之美，○取札在吳光弑僚時方合傳若夷昧既卒次及而不立乃是辭

禮有明微

莊公

十

國過中矣須斟酌，○入局當從儀則不幸意引來為之處置。

召陵 城濮 盟戚 札聘  
觀所以用兵處亂者可以恤患息爭矣上繳處矣下繳儀孰

子哀奔 宣卽位 盟戚 札聘  
觀明義守節之臣可以風矣。

兩傳甚整不徒講哀盼善處昏亂之朝臧札善息爭亂之禍須體，如子哀叔盼如子臧季札語氣代為洩治儀則處置方是題脉。

書叔 偏陽 盟戚 札聘

觀經歷取外臣而知主將息爭之道矣。

上重在主將當如此蓋兵事一則定二則撓權蓋若此之重也不

可徒讚二子之能將以林父問繳下重在處亂當如此蓋國家一則治二則亂節蓋若此之重也不可徒講二子之能讓以儀剽繳

宋楚平 袁婁 執曹 札聘

觀謀國讓國之臣可以當強處亂矣

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如子臧季札可也須婉曲體其來脉切勿多贅各比事跡

城楚丘 盟戚 札聘 越入吳

歷觀外之君臣可以處亂處困矣

於臧札得處亂之道于衛文句踐得處困之道

大去

麟首明徵

莊公

十一

春秋不貶外君去國權以道也

當時紀甚非得已遷三邑不可以鄙入不可而垂之遇又結陳鄭以必圖滅紀矣若徒以其養人者害人他日併去而不能此際真出無奈如太王去邠與周紀自有愧只是一時權宜其不爭庶幾太王耳傳中曰則當曰亦可語氣原自斟酌○大字非書法是紀寔之詞

大雩 大閱 大去 大無 大蒐

春秋屢有特詞獨酌怨夫去國者焉

以僭禮竭用點起辨過書法倒單作○去本版以僭禮竭用對作

大雩 大閱 大蒐

經於望國戎祀特詞以譏僭焉以戎祀作眼總斷其僭

大去 滅黃

經有予正怨權之意參於道義也

下股只借來引本股勿兩開保民之仁與承家之孝經權原有分別宜婉轉體傳為得

大去 歸鄒

春秋不終與夫外君以其去而不能存也

下比昭不錄其卒書法與不與俱以太王證○國于天地必有與立然不能皆治而無亂則當審去國之權亦不能皆亂而無治則當起恢復之望今紀何如者云云低昂一申發之○舊兩分不若

麟首明徵

莊公

十二

主此

大去 札聘

春秋紀事有怨去國合道者有貶辭國過中者

一庶幾太王而得之以其全生民之命也一願附子臧而失之以其構社稷之亂也上在紀季以鄙後見時勢至此不得不去下在夷昧既卒時見次序當此可以無辭此處最當着眼

大去 子哀奔

經於外君去國怨其合道者予其存道者

以道字為主上愛人下愛身太王去邠微子去紂

齊鄭如紀 季紀入

大國以禮義待小皆竊其似者也。

存紀者謂托名存鄭以延紀祀也。○殷聘世朝為禮如紀而寔謀之矣。毋乃似禮非禮乎。與滅繼絕為義存紀而寔滅之矣。毋乃似義非義乎。

狩祿

望國親仇講武經動以人子之心焉。

全在人心二字打動他。狩者一段宜痛發。見此狩無非以事宗廟言及宗廟便該觸恨。而乃與仇人並轡聯驅以供樂。豈真有死心矣。尚得為人子乎。○稱人書及書法並用。不可以稱人貼非人子。以書及貼無人心。

麟首明徵

莊公

吉

狩祿 納幣

春秋兩惡忘仇皆激之以人心之所不忍焉。

狩者其為樂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俱重有人心云云。上主下主皆重宗廟上。

五  
○邪黎朝

經于夷屬親內深嘉其有禮焉。

邪本邪之別爾。邪俠之後。世居東海昌廬之表。因僻小故附東夷而為夷狄附庸。原非純夷也。語須斟酌。○書各正是引起書朝。非另一意。能修朝禮。想當時成個朝禮。非止能朝也。不然介葛廬何以不書朝。

盟茂 邪朝 蕭叔朝 小邾朝 介葛來

經別附庸之類。特于夫進于禮者焉。

煇傳一串作以儀父蕭叔書字。介葛廬書各引例問起。竟倒書朝。小邾子帶講大略全單。

儀父 邾來 蕭叔 介葛

附庸而異其稱別內外也。

從傳首搭二例字宜味。要見貴華賤夷意。○近以書字書名辨起。仍倒書朝一意。不若主此。

○邪黎朝 小邾朝

夷屬進禮所由膺王命也。

麟首明徵

莊公

吉

全單作其後王命為小邾子。蓋數從桓伯尊周。故桓請而惠命之。不可鑿定朝上說。言外要見夷夏原無定局。只存乎人之自進。彼為天下望者。而日以敗亂入于夷狄。可勝浩歎。子服景伯語可味。

朔奔 小邾朝

兩觀命討于王者。惟其人而已。

比五國伐衛傳。重在二人之善惡。上斷舊謂天命天討非是。上以伐衛何以人諸侯問起。下以黎來何以書朝問起。兩邊須有歸束。

黎來 蕭叔 介葛 單伯 意如 叔舍

聖人貴夏尊王之意。於異詞而見之也。

全在聖人貴華尊王意。上發上以蕭叔為主。而以黎來介葛形之。

下以單伯爲主，而以意如叔舍形之。

儀父 黎來 首止 葵丘

經別夷夏君臣爲大防大分計也。

外夷正以內夏抑臣正以尊君各邊須融勿分比。

小邾朝 杞子朝

比杞子卒傳上小邾進于夏下杞桓變于夷然杞黜于聖人小邾

則命于王對須斟酌

儀父 黎來 城邢 楚丘

黎來 小邾朝 伐邾 黃池 內夏外夷 貴王賤伯 終進修禮 終黜潛喪

五國伐衛

麟旨明微

內外逆命以黨惡春秋深貶焉。

逆王命正于黨惡處見之是一套事文中只重王命上經中無人

公之理故人諸侯而公亦與從同之義非止貶公也須以朔之惡

重原起方有着落○此是齊襄主師當重看公會二字不思報仇

反從仇人共伐衛以逆王命可謂知天理乎此意可作結○加朔

奔只叙起同單

六○突救

經褒王臣恤患論其理而已

此題全在聖人意上發王命卽是廢朔之命救驂牟便是拒朔朔

抗王命助之者爲非則拒之者爲是順逆是非自有一定之理聖

人所據者理而已成敗非所論也若因後事而計成敗必先事而

計難易後之乃心王室者動以成敗先藉口殊阻天下奉公守正

之心故聖人特扶起此等人以發舒千古忠臣義士之氣此是聖

人惓惓王室一片獎勵後世的熱腸不可徒在突上認真講○行

法俟命是後傳書法辨駁語不必混入正講只合數語咏歎于後

朔奔 伐衛 突救 朔入

經于抗命之惡罪納者而褒拒者焉

以重王命爲主體傳王治其舊惡云云斷其無可入之理以此意

起又藉眾抗命以入國自然納者非拒者是後段仍須透發聖人

惓惓王命不以成敗論事意蓋或曰以下乃總註數股者故統結

麟旨明微

之以褒貶如此○或欲都主朔講謂貶五國貶朔也褒突亦貶朔

也此與下傳何別又有倒突救全單者亦未妥○去朔奔卽下傳

此傳無公至下傳無朔奔

伐衛 救衛

經重王命故于黨惡恤患者兩致意焉

總以朔陷其兄一段傳意論起小分前後渾斷須體或曰以下傳

意發之勿板板講突與五國事迹宜細看順逆成敗等字

突救 城邢 此題還當載在城邢作權正題

突救 楚丘

經褒恤患而貶專封均不以功衡也

兩邊須重，以無功有功難起。○周子儀云：上只重王命不當抗而抗之，則救而拒之者為是，不當以成敗論。下只重大權不可專而專之，則封國于既滅者為非，不當以功利論。舊謂有命無命，則傳原未說子突奉命須辨。

○突救 盟洮

春秋兩申王人，惟其奉命申命也。

上下俱從聖意發申王命，不論成敗奉王命，不計貴賤。二命字不全，上乃廢朔之命，非救衛之命。

○突救 宋楚平

兩觀聖人貶褒，均不論功也。

麟肯明微

莊公

七

王命行于天下，君命行于一國。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聖人明道不計功，故其褒貶如此。都在聖人書法上發。○下兼元反稱字稱人，正相反，二邊須以無功有功難起。

突救 書救

春秋兩予恤患者，皆不計其無功焉。

以王命民命立眼，俱就無功辨起。

突救 厥愆

經於恤患無功者，有計理原心之義焉。

理命心力是，的對上不可寔講突可予，下不可寔講諸侯可恕，只發意為妙，纔認真便有辨。

○突救 黃父

春秋兩扶王室，皆不以功論也。

恤患惟出于王人，故不得不褒以作其氣。不然恐怯奉天之義者，動以朋黨落胆矣。勤王惟出于列國，故不得不略以明其常。不然恐邀不次之賞者，且以謀王德色矣。須着重王人列國上，不然便無把柄。

突救 入陳

重恤患而不計其功，重討罪而不計其貪。

突救 召陵侵

兩紀有命無功者，而褒貶異焉。

麟肯明微

莊公

六

上不論其功，全在王人之微。此是聖人激勸意思。下必責其功，全在十八國之眾。此是聖人痛惜意思。王人十八國最宜着眼。上下俱以王命為重，又須討其結束處。

突救 柏舉

經于恤患有論理，不計其功者有論功，不計其心者。

上重申王命，本五國逆命來，下重達王命，本晉人殞命來。

突救 會申

行法俟命，以義立命，全以聖意凌駕，不重褒貶。從成敗強弱上重難起。

突救 黃池

經于逆君復國，兩嚴詞以見罪焉。



味傳詳論朔惡用一故字轉下當以朔逆命爭國斷罪連魯不當  
黨亦歸到誅朔上舊主兩意開作甚謬收二書法○朔之惡在殺  
兄逆命而其根苗却在爭國故以正取國一段須重發但逆命即  
於殺兄見之不必謂殺兄已惡況又逆命致多一轉折也○單朔  
入同只收書名書法

公至

經志內君返國而誅惡之情見矣全當于罪魯中發出誅朔意

伐衛 救衛 朔入 公至

經于逆君爭國而詳責之其情見矣

聖人之情何情無非罪朔爭國而其所以罪朔者則重在王命上

麟有明教

莊公

九

看五國爲逆王命而伐衛子突爲申王命以救衛朔入爲抗王命  
以入衛公至爲與諸侯全情而至故春秋無所書而不致責總所  
以罪朔而重王命也

伐衛 救衛 朔入

經于逆君爭國特著其連兵拒命之罪焉

主上段傳以伐衛救衛辨過無難意而以連五國距王官發其逆  
命斷罪全單只倒書入書法○伐救比在前傳則主諸侯與突上  
說在此則又單就朔身上說玩傳自見

春王正月 伐衛 救衛 朔入 至伐衛 札聘

春秋以天下爲公故于逆爭者詳貶焉

主春秋大義下半傳順傳行文如札不拘世及而正取如隱猶以  
擅立黜之況朔云云四國及突各股渾講挑入書法總倒○札聘  
宜就選賢與能說不宜如舊云辭國過中

立晉 札聘 上易春正月全

觀經以大義通世及可定逆君之罪矣

總發義公天下意二比俱屬論理作文如空中布景借題發意以  
此隱隱察昭衛朔之罪纒妙不泥事跡亦不必劃排偶○玩不拘  
字文中須活發之非謂必與賢而貴其居正也此處人多犯手

朔入 札聘

即經之通世及者益著爭國之罪矣

麟有明教

莊公

十

此與後半傳全題大略同以札融入全單提起另作覺無味○札  
聘屬壽夢身上纒與不拘世及句相合即在諸樊身上說亦與殺  
兄而爭國上有暗射也

白入 札聘

春秋義公天下而致意與賢能者焉

以大義論起白之能札之賢所宜與宜選者然選賢與能俱在聖  
人書法上說故曰春秋大義不然即如白之分自當立何論能不  
能但春秋借此發意耳

立晉 蔡丘 易春王正月 踐上全 與盟宿傳合

春秋志公天下不貴夫取國以正者不與夫結盟以公者

伐衛 公至伐

春秋深惡逆爭者，兩嚴黨惡之誅焉。

總叙渾作，以公與諸侯分股，統挽到貴朔上。纔于春秋之情見句，有會公罪在伐時，勿泥定公至。○近謂人諸侯所以人公連上股

也歸責莊，是舍本傳而從客傳也，勿從。

朔入

鄭歸朔，陷二兄，鄭殺二弟，俱有天下。  
為公遜賢與能，意然題不甚佳。

朔入

廬吳歸，然兩邊畢克強對姑備之。

歸俘

觀于致賂而利黨之案結矣。

結正者歸，結前日之事而明正其罪也。須重看迷惑之端端字。○

麟旨明微

莊公

主

此題妙在挑剔辛丑程最老。

歸俘 獻戎捷

經于貪利好功者，而皆致其驗焉。

言齊歸衛俘，則知云云，以來獻戎捷，則知云云，貪利微功是眼。

恒星不見

經紀天象之變，傷王道之微也。

星隕如雨，謂奔流如雨之多也。恒星，有名之經星，列宿是也。恒星常明而不見，眾星常懸而亂隕，分明是常經泯滅明微。侯度放恣先兆，不然何適在五國抗命之後。齊晉迭興之際，哉伯與而王統絕全，要得聖人悚然致愾意。

伐衛 救衛 非杏 踐土

觀逆命更伯之迹，見天象之應矣。

上二比在星隕之前，則天變為已然之徵。下二比在星隕之後，則天變為未然之告。

秋大水無麥苗

經謹內災而王者之心見矣。

重心字，曰畏。見此心不敢一刻暇豫。曰重。見此心不可一刻放鬆。說到亡無日處，更喫緊。俱在聖人書法上看。○惟大水故無麥苗，勿平。

秋大水 六月雨

莊公

主

麟旨明微

經紀休咎，而王心君道見矣。

秋大水 無水

存王者之心，佛王者之事。

經于望國駐兵，深譏其非義焉。

重非義上，無名妄動，正是非義。或曰二段，要見非肆毒于陳蔡，則借陳蔡以肆毒，若是皆非義句，可味妄動者，謂無故而動大衆求之于義而不得，便是無名，不必謂無伐與救之名也。○曰次曰以侯，即所云侯而次也，非二書法。

次郎侯 次聶北 遂伐楚次陘 次匡 次雍榆

子奪次兵者，因所次之意而已。

傳中總列三次，雖不可如倒單格，亦當以本股引起，因歷按次兵，即次而見其意，因即意而定其是非，總說幾句，然後始傳將次兵之善做起，引到救而次見聶北于匡，雍榆已有緩師畏敵之意，又以三比引到本比，益見其無名，雖從散格，而以連枝體發之略重，本股為妙三段平說亦未佳。

次聶北 次陘 次匡 次雍榆

子奪駐師以攻恤之機具也。

平說自可，還不若以次陘先作以下三比，另講更融，且于下三股，易于點題，末繳本比。

麟有明教

或只次陘 于匡 ○或只次陘 雍榆又斷當主對

聶北 于匡 雍榆

兵有恤患而次者，其意可辨也。

不必如汪註，以聶北于匡為緩師，以雍榆為畏敵，中間小分三段，總結繳歸本比。

或只出聶北 雍榆 ○姑以齊緩師，魯畏敵對，蓋聶北猶能救雍榆，則終不敢進，止有畏而已。

○次郎 追戎

敵未至而賊者無名，敵已去而追者無備。

○治兵

內君簡久役之兵，黷武甚矣。

見莊惟翱翔日久，師于遙指，漫不知其所向，是以兵無固志，人懷歸心，乃不班師而復治，是欲用而方新也，故曰黷武，然只借此闡發，又不可太着像，○加次郎同。

圍邾邾降

定內君之惡於兵，小見焉。

結穴只在末句，全要在于是著矣字，寫出莊惡方妙，蓋前二傳說他無名黷武，尚不知其師之所用，至此方有着落，而後知向之治也，以是之故向之次而俟也，亦以是之故莊之惡于是而見，于是而積也，忘仇虐親，直其彰明者耳，即不服豈盡繇此，下筆須有。

麟有明教

分曉

○師還

經立重衆之文，權之以王道也。

從前三段通論，纔見得久至是及甚字可玩，論原該重君，然至非義害人，若此之甚，積怨之下，神氣漫不相維，就此便有隱然孤立之象，不必論到倒戈處，王道權衡非以輕重無常為權衡也，蓋言平日固是重君，即今日之重衆，原來為國本慮，重師正所以重君，因時制宜，此處權衡最確耳，向多憤憤。

次郎 治兵 圍邾 師還

春秋紀內師之出入，著勞民之戒也。

昭傳將左氏語問起不書公書法混作總倒

公伐邾 次郎 圍邾 師還

春秋變例以重師譏役久也

君師互發方見輕重權衡意○重君不但是例要見托三軍生死之命其調用有各其番休有候方得儼然稱重民上耳點起處全須得此意若只作例辨書法起便閑緩無情

○公至自伐衛 師還

聖人酌君師之重而權衡審矣

交股互發總透王道權衡意

出次滑 次郎同上二次字混入須記

麟書明徵

莊公

五

次郎 圍邾

兩紀望國用衆而黷武之罪見矣

要于不至不服上討出久的意思來不至知俟到幾時有不勝懸望意不服知圍到幾時有不勝攻圍意○無名黷武二句不可貼分

△師還 袁婁

經明王道有輕重之權衡有曲直之繩墨

說個權衡便有圓融意在如化工付物而無心說個繩墨便有一定意在如老吏定獄而難改此所以爲王道作文全從稱師與及在晉上想出春秋立義之妙來不重斷罪

師還 鄆陵 師還 戰韓 大略亦全

兩紀事而重師重君異焉

上以公與役起歸重師下以師敗績起歸重君

△公伐邾 師還 單伯伐 三師城邾

酌君將與師之稱而王道寓矣

上下皆主王道之輕重權衡句皆在書法上發之

△公伐邾 師還 戰邾 戰鞞

春秋紀兵重君而尤戒其黷重將而尤戒其專

各以上比作例君將不稱帥師而此獨稱師將稱元帥略其副而

此兼書四卿

師還 會瓦

莊公

天

麟書明徵

此題畢竟當在後出後既專主重衆說不可以上爲重民命下爲重兵權則周旨所云以不可殘民不可專兵作比恐終不妥

齊無知

略詞以紀貴戚若亂本也

書法是不稱公孫罪倍公以垂戒尊賢一節從親親推論出只帶

說傳中亂本字禍字是此題骨子

年聘 盟莒 季子歸 春王正月 去盟莒 春王正 月全只少安危意

親賢有得失安危所係也

齊僖寵齊年以親故而啓篡國之禍魯侯用季子以賢故而成靖國之功作文當以親親尊賢並行意總起然後分作○二傳俱有

堯親九族等語

兒傳季歸 盟葵丘

內外用賢得人皆春秋所尚也合諸兒傳脫掉然上下意殊對不倫

孔父 狩禚 盟蕪 葵丘

經於大國君臣各比事以見罪焉

上見費石之從君子昏不得比孔父之死節下見齊襄公之用非

其人不得比齊桓之九合

孔父 仇牧 非杏 葵丘只孔父 葵丘公

經子臣節錄伯功所以愧大國之君臣也

父牧得死所影徒石齊桓能用人影齊襄

麟肯明徵 莊公 毛

盟蕪 葵丘

大國之盛衰所任者異也

以齊之強大總論起分作上用徒石下用管仲兼鮑昭有去自有

舍點綴須活

非杏 兩鄆 兩幽 會棗 首止 甯母 葵丘

伯主成九合之功由用舍當也

總敘事跡倒所以與上親賢人兼盟朋鮑叔不專主管仲遠小人

虛補

葵丘 長斲

二國之興替皆係于用人也

此題全要於股中得撫事與慨意見桓所用之人即襄所棄之人晉所收以算楚之人即生于楚之人國無常強弱只在一轉移間耳用舍之當審如是此處大可描寫

葵丘 戰邲在相任將有得失

盟蕪

仇國而謀定之志親甚矣

德重怨深四字要發透時仇人已死聖人豈欲其乘危伐喪只是謀定仇嗣不應反天理滅人倫顛悖若此之甚耳須說得激楚為

妙○知字極重常常提醒不令曠昧此便是天理人倫處及字齊

字俱重依傳收公及齊大夫盟

麟肯明徵 莊公 民

會櫟 盟蕪 城邢 邢狄伐 入郢 圍蔡

經議內君以德報怨而兩酌其宜焉

重本比將本比叙明隨將會櫟說起而以重德報深怨深斷其罪

下四比昭傳如之何口氣借來為莊處報于子邢楚上全無干未

仍挽本股

鄭人伐衛怨深 盟蕪 怨深 伐齊 德重 次郢 德輕

列國德怨之報皆不得其宜者也

怨有深淺德有輕重分作此題者須先說德有輕重怨有深淺

將四股事迹提明某德輕某德重某怨淺某怨深然後以報之不

得其宜承之方有破竹之勢

盟莒 四國伐齊 侵曹伐 楚鄭伐宋  
諸侯于怨德有不當忘而忘者有不必報而報者

車中之故怨之大者楚丘之城德之大者不當忘也與塊之辱怨  
之小者中目之故德之小者不必報也○此卽上題但上以恩怨  
分此題以報不報分

刑狄伐 圍蔡  
酌德怨之報惟其相當而已

德僅可以報德如邢之報齊而後可若父母之仇斷不可忘則惟  
有如楚之直報而已文中須體如之何口氣從魯說來故下筆最  
貴頓挫

麟旨明微 莊公 无

高子盟 師救齊 入郟 圍蔡全 上魯信報 桓之德

直報怨易股 戰韓 秦穆報 晉惠 射姑奔 夷之蒐 賈季戮庚駢 不報私怨盡送其帑

德報德易股 師救 魯信 桓 戰鉄 公孫龍 報趙映

盟莒 圍蔡 下比易構李 夫差報仇

怨有必不可忘者而報之得失分矣  
總是父母之仇魯以德報之爲滅天理楚以直報之爲合天理

納糾小白入

聖經辨長幼故論當立者于法之外焉

國家立子以嫡無嫡立長糾以幼不當立故不可受而強致者爲  
非小白于王法雖可絕然分長則宜有齊舊主兩開卽倒自作俱

不愛宜相形互發而以仲忽辨証於後難詞亦見他非逆詞未帶  
便了

小白入

經於嗣君復國特表其分之正焉

只以無嫡立長爲案斷桓視子糾則當立而以王法可絕用雖字  
挑入不必提過子仲相桓未須翻辨所以難者桓雖有莒衛高國  
之援然魯方納糾仲復帥師以遮道故也

納糾白入 取糾 葵丘

經定國嗣之邪正於子奪二臣見矣焉  
竟全單格但仲忽事略重點耳

麟旨明微 莊公 无

取糾 葵丘 下易寧母全

二臣之狗君有得失亦視其君之分而已

題雖說傷勇徙義要在證糾白上講單說傷勇徙義便非傳旨

白入 救邢 伐楚 甯母 葵丘

辨當立者于其子伯佐見焉

下四股傳無明文不宜實講只好體聖人稱仲語意輕點客股在

內借以証小白之當立○夫子于仲之功難道不予其相桓以成

此功夫子既于仲以相桓之功難道不予桓以當立之分文中只

昭此辨發不可少贅浮詞

救邢 安 伐楚 攘甯母 通王 葵丘 明王 禁

歷觀于相國之功，而嗣君之當立見矣。

題本割裂，即出當以各股事，寔輕點仍重，所事得正，上不重，成功借于相桓，以証桓分，只以辨體行文。

乾時敗

經榮內君敵怨，而深責其本心焉。

自灤水沉寃，莊一向與通好，至此纔得一戰，夫子不勝叫快，便做

恥亦是美名，蓋復仇之義，不必計及勝敗也。無奈莊本心只為定仇，非為復仇，不覺為之氣索，非但不堪，示榮翻足痛恨，故沒以重其罪，內以諱為貶也。○雖貶亦榮，原是虛話，引起不言公意上下

二榮字要不相悖

麟引明徵

莊公

戰矣 納糾 乾時

變例以紀內訌，示復仇之義也。

戰矣只辨書法，納糾只作忘親事寔，大意全單。

乾時 升陘 沙隨 平丘

變例以紀內訌，而終不以直詞榮焉。

先以升陘挑敗字書法，而以沙隨平丘用在中，婉轉辨之，勿將三

比並提收，不言公書法。

乾時 沙隨 平丘

經不以理直之例，彰內訌，以非其心也。

取糾

經於大國殘弟，深罪其不仁焉。

置而勿問，句緊要，糾以勿謀長，難說當親愛，只是置而勿問，便不失親愛之意，稱子者，見不當戚先公之子，取乃不義之詞，見不當恐而加之，弟兩致其詞，而惡見矣。○必請然後快，句須極其描寫。

納糾

取糾 不義不仁，以救齊于兄，大齊于弟証。

○浚洙

經譏內役，重固國之本也。

本末字緊關，勞民于末，即是昧本，要發垂戒意，推開發出一段大

議論。

城中丘 冬浚洙

遠天時，務地利，俱是勞民。

麟引明徵

莊公

浚洙 減下陽

經譏設險失險者，守國之道備矣。

二傳俱重守國二字，或以勞民棄民比欠的，洞庭彭蠡，灌關劍嶺，各發大意，亦須不相矛盾。

○浚洙 告糶

經責望國君，臣欲其務本治寔也。本和為寔。

△浚洙 昌間

望國之典，役講武，皆昧其本者也。國國以保民為本，軍政以三綱為本。

○長勺

經於望國挫敵，而責以王事焉。

聖人原非迂談王事。卽就王事中。亦有分別。善爲國者。平日素有政令。兵革可以不用。善師而軍政素明。窺伺亦爲潛消。便不得已。臨敵時。亦自有文告。守禦兩着。猶足已亂寡怨。一至兵刃相接。就正勝亦非盛事。況許乎。故不書來伐。而但言魯敗。敗之者爲主。正是以魯爲主。非二書法。○按左未陣曰敗。旣云齊已鼓。則陣矣。但俟三鼓氣竭。見以爲詐耳。勿兼用轍亂旗靡。

長勺 伐鄭盟戲 蕭魚 士匄 澶淵 夾谷 歸田

經惡望國應敵。以其遠王事也。

問起本股。卽以數比論待敵之道。歸重長勺。收本股書法。此題一節好一節。講須得法。

麟首明徵

莊公

三

○非師 不書救 陣 盟戲 不戰 加 大 代 長 勺 此

歷觀所以應敵者。皆有得于息兵也。

不師上矣。其次雖師猶不陣。又其次雖陣猶不戰。遞下三段。總說已亂寡怨幾句。繳歸長勺。此只借事論理。勿粘定諸人死講。

出盟戲 不蕭魚 楚屈 侵齊 還陣 澶淵 齊 夾谷 不歸田 齊 化 但與前題

有別。有等。進而上意。

出召陵 不書救 不夾谷 不全 亦有益 進意 召陵何云善陣 以左右

陣諸侯之師句。易次陘亦同。借厚集其陣句。勿誤以此比作不陣。

舊有伐楚次 伐鄭盟戲 夾谷題 旣辨明次陘股爲不戰。則盟

戲亦屬不戰。便出不待矣。

又有伐楚次 召陵 伐鄭 盟戲 題爲不陣不師 俱未妥 近議刪甚是。

盟戲 蕭魚 夾谷 歸田 舊作不戰不師 還從周旨 主此 載後

書救 盟戲 馮主 不陣 不戰 亦從周旨 作此 題載後

非師 書救

內外應敵。有得于不師不陣者焉。

書救 夾谷

伯臣之待敵也不陣。聖人之化強也不師。碎搭惟二題可。

長勺 召陵

詐戰勝敵者非王事。不戰服敵者近王事。此

麟首明徵

莊公

三

三伐鄭 大函

卽善陣者猶嫌于德。益知善戰之罪矣。

長勺 伐鄭盟戲

詐謀取勝可譏。善謀取勝可予。仍從舊作。此爲確。

長勺 盟戲 夾谷

望國控敵。所由與王伯之事異矣。

盟戲雖不免於善陣。猶不事戰。夾谷則併師且不用矣。魯不惟去

孔子遠甚。欲求如悼之不戰而不可得也。作文不必將下二事排

比。須錯綜用之。且總以王事管不得。

長勺 非師 入滑



經責望國控敵以其失善禦之道也

當如傳以下二比入講內做單股不可另講

○北鄙 入澗

惟詞與備應敵之道也

不可以弦高為備孟明日鄭有備矣○以長勺本題引到二股不

可單做二股涉于合○易圍鄭 徐越伐吳 上燭之武受命于

佚之狐而說秦下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同

文告易股○伐楚次敬仲責楚傳云按兵○伐北鄙展喜受命于

○納捷簡邾人辭曰齊出疆○會耶子貢告宰嚭以○崇阜

子貢却且長而引師去之○會厄文十七晉笑不見鄭伯○

麟旨明微

伐陸渾王孫滿天命之○夏伐陳○舍之入陳俱子產○屈完

盟服罪與修詞不同即辱○表婁國佐責卻克然已○鷄浮

告齊齊受盟然與難為不協而應敵無干○盟平丘爭貢係一時之

守備易股○午伐鄭展西完守入係子○成陳○滅陸渾其引

盟赤棘滅宣叔○會號子圍圍婚欲入子產外館○戰奚強更

但有事至而戰句○伐北鄙圍邾速塞海陸先云孟端○國書伐請一

正謀讓戰子守二子從

指月所辨諸題亦是然未可盡刪存以備覽

長勺 乘丘

兩惡勝敵之非道示王事也

曹劌公子偃上兼文告守禦下只詞令上不重詐下重詐兩邊對處難整須細心綜核

長勺 敗鄆

望國君臣應敵皆戾于王者也

上以齊伐問起倒以魯為主而不書伐下以莒求賂問起倒以季

友為主而書敗獲俱重接乃而詐帶之上責莊不可以曹劌對友

長勺 召陵惡善戰于不戰俱有王者之事句

長勺 彭衙王者已亂寡怨王者息爭遠怨各以應兵問起

長勺 大鹵非王事非王師以長勺魯地太原在禹服問起

遷宿

麟旨明微

經于大國迫小深惡其不仁焉

宿界宋魯之間本屬于宋而親魯宋以為貳故遷之須就遷國情

景寫得十分悽惻方見不仁之甚非其所欲句甚重正見是橫迫

棄久宅數句形容刻畫要透發遷宿是事是若書法只倒不再貶

而惡已見文中只就強遷上發其不仁而滅國又不待言矣時刻

中有說到滅上者便落下一層

次郎乘丘

以事理衡內外之兵兩俱失矣

宋以侵故怨魯齊以敗故仇魯肆其報復深入內境便是不以其

事魯人若能云云二國去矣乃臣以請擊謀君以金僕姑射偷捷

一時便是不以其理但作文不必開亦不可倒魯昭傳述說下後段仍平重得交譏語意此為得之

次郎

師以怨舉衡之事而非也

宋齊交罪大衆字深入字俱要挑剔後幅亦須討有罪也口氣得

舍下意

乘丘加北鄙主倒作

望國勝敵不以理春秋譏焉

詞令便是理來不以事正好勝之以理此意重揭起纔有力須從

竊出上描寫小人之道來小人之道正對王事看

麟旨明微

莊公

三

伐楚次陘

北鄙恐誤認不戰不師 伐鄭次鄙夾谷同

兩觀駐兵勝敵者必出于事與理而後可也

傳原云次不以事勝不以理交譏之而題搭以事以理故文中全要運掉本題于反擊處得力不徒贊美二人

乘丘 敗鄭

望國君臣詐勝皆失待敵之道也

各有詞令等句小人之道強國之事是的對

荆敗以歸

經絕與國見俘示保國之道也

一傳精神結束處在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至末一段則知題重

有罪上而有罪又不專在媵息媯只是即此繫其平日正或泥傳

首至虜甚矣專說受俘遂以不能死節責獻舞不知服爲臣虜一

服字便含有罪甘心意故遂接以無罪見諷知夔之以無罪不服

則今日俛首就虜其以有罪可知如此看來則失節就在自取內

惟其平日如此所以臨時不得不如此非謂自取而又不能守節

也○如獻舞者縱使以一死徇之亦非春秋所取也細味戰戰兢

兢長守富貴等語自得

荆敗蔡

經正夷狄之名以其僭王而猾夏也

兼用楚人伐鄭荆聘二傳以大分大防分

麟旨明微

莊公

三

獻舞歸 豹歸 陽歸

三君被患而失守惟有自取之罪也

其不得不服爲臣虜者正由於自取須討的穴如獻舞不實息媯

豹盡俘楚邑陽用公孫疆是來傳或棄賢三句分貼儘當然不如

虛說爲妙

獻舞 譚奔 滅黃 夔歸

經甚國君之自辱以非無罪者比也

此題諸說紛紛當知歸重處國君死社稷是正經道理然只是引

起語非全以此律獻舞也其云逃之雖罪猶有耻亦即有失國非

其罪意如下傳坐此見滅口氣可見至以夔反昭獻舞所云其義

直其詞初不服，是以不名。則春秋之所以名獻舞者，愈可知矣。作文當以黃譚頓挫辨起，轉下夔子不名，而獻舞獨名重發。

獻舞 譚奔 滅黃

春秋歷紀被患，獨絕夫失正者焉。

主國君死社稷三句，然不必泥傳以傳落重虜上，遂重斷其失節。原其所以不得不虜者，病根在何處？就中仍脫不得有罪意，故云甚矣，甚字當體。

甚矣，甚字當體。

滅黃 止 弦奔 耻 潞歸 虜

此即上題，但順傳耳，起繳見本服大意全上。

石門 獻舞 夔歸

春秋變例以名與國，以異於無罪者也。

麟旨明微

莊公

三

以石門辨起，點明夔子重本比作。

獻舞 譚奔

經于與國自取，參之有耻者以責之焉。

此題以逃之三句倒作，甚確，但須斟酌。譚以不禮不質見滅，亦是出于無奈，故云猶有耻。獻舞之所以服為臣虜，却有見侮之由，故云虜甚矣。舊云有罪而又服為臣虜，無罪而又不屈而奔，上下俱多一轉折，殊謬。

與國以有罪失守，非無罪者等矣。不服就是無罪，非二意。以此昭蔡乃知蔡之有罪，安得不僂首？臣

獻舞 滅夔

與國以有罪失守，非無罪者等矣。不服就是無罪，非二意。以此昭蔡乃知蔡之有罪，安得不僂首？臣

虜融講，勿分，或以服為臣虜，詞不服對，不知詞不服，原說他無罪，非對虜字看也。○不可以夔不服作守節，以歸原與獻舞全，只因他不認罪，見其非自取耳。

滅黃 滅夔 予其正憫其情，亦須見出本意。

夔奔 徐奔

經于被患之君，有怨其無罪者，有絕其無志者。

國亡而君虜，則名獻舞是也。夔亦虜，而何以不名，以無罪見討。祝融鸞熊之對，其義足以直詞耳。國亡而君奔，則不名。譚子是也。徐亦奔，而何以不名，已屈服而奔，斷髮携室之態，其與復固已絕。

加舞歸 譚奔全傳，因蔡譚論及夔徐，非引夔徐以斷蔡譚也。勿

得倒傳。

麟旨明微

莊公

甲

得倒傳。

譚奔

經怨失守之君，以義無可絕也。

國滅而無所出，身奔而不能死，內有失正失地二罪，然書奔不書出，是事寔書法，輕叙起，重何以書爵而不名上，只重已無取滅之罪一句，斷他義未絕，或添出譚與復意來，不過因論徐而反炤之。

吳子滅徐，以上寔未以此意為滅，譚註也不用為是。

譚奔 不事 弦奔 不事 溫奔 蘇子不 能于秋 羽奔

春秋迭怨無罪，尤絕夫自屈者焉。

以一比對三比，兩分固不倫，只重本比，以同于可憫，異於可絕立。

格亦非傳意。庶幾。炳傳論過三比。以然則轉下立格為妥。然又不  
可。倒。重。章。羽。惟。將。三。比。渾。發。一。段。緣。下。章。羽。又。渾。發。一。段。而。以。抑  
強。扶。弱。意。總。發。春。秋。之。義。則。可。免。割。裂。與。偏。重。之。病。耳。

譚奔 弦奔 溫奔 並叙如單股作

譚奔 徐奔

春秋異待失守者。亦抑強扶弱之意也。

炳傳然則口氣遙對。而意相聯屬。方妙。傳末抑強扶弱二句。要發

齊人降障 公至自晉

觀春秋所書。而得抑強勵弱之意焉。

主傳末二句。都在聖人書法上發。○抑強二句。就譚徐說。另搭謬

麟有明教

莊公

聖

敗郟

用詐覆敵。去王事遠矣。

全長勺傳。不書宋伐。而以敗為主。只詐戰一意。詐主未陣而薄上

乘丘傳。積忿意可參。

△宋大水

經志外災。明王者之事也。

宋告魯弔。雖只解宋災得書之故。然正就彼來告。此往弔。體貼出

聖人志外災意。方醒切見天戒民隱。本國與列國一體。此是聖人

何等謹慎心腸。須擒此發。不然則亦與紀魯災等耳。

宋大水 四國災

春秋兩志外災。見恤隣之得失焉。

魯往弔為得禮。許不弔為失禮。總見得災之當重。○將許形講。創

單作亦可。

△宋大水 會救鄭

觀春秋之所書。而得夫恤病救急之義焉。

魯恤病。齊救急。然只借題發義。不可認定。

易告羅。傳有城邢同。○易宋楚平。元日國魯矣。及歸粟病。亦同

○易北杏 遂救許同

△宋大水 叔弓會陳

春秋兩志外災。明王事合天德也。

麟有明教

莊公

聖

敬天勤民為王事。典滅繼絕為天德。

王姬歸

經待王女以常詞。昭婦道也。

婦道所關極大。人倫風俗。於此攸分。攷于書之嬪處。詩之肅雍。二

女王姬。誰非恪執婦道。若後世逆陰陽之位。便非天理所宜。聖人

灼見千古流弊。故借以垂訓。如此。謂未歸則為王女。既歸則為人

婦。與常人等耳。可云不係其夫乎。

伯姬歸 王姬歸

春秋同詞以紀王女。昭婦道也。

伯姬歸 王姬歸 會首止 會葵丘

經以婦道待王女，通于尊君，抑臣之外也。

或以同詞謹婦道，異詞明臣道，合還不若從傳。

王姬歸 會葵丘

春秋兩有常詞，為婦道臣禮謹也。

易成恆，夫先婦從，所以明陰陽之序，易乾坤君尊臣卑，所以定上

下之文，只出二股，主比為是。

伯姬歸 王姬歸 遂乞

合綺乞傳，全詞謹大倫，同詞明大義。

王姬歸 歸鄆

抑王女以訓婦道，錄內女以旌婦節。

上須從貴，故重翻起。見聖人惓惓以婦道示訓，下須從亡，故重翻

麟首明微

莊公

聖

起見聖人惓惓以婦道示勸，舊用貴賢字翻，殊不倫。○詩美周姬，

詩美共姜。

十一 歸鄆 加鄆入還主宗廟在年，斯歸奉其祀，倒單作。

經錄內女全節勸天下以婦道也。

重為後世勸意，書法只存而弗削，歸者順詞，作定講，作此題者，須

要就當時情景，寫得淋漓感慨，方妙。

叔姬 仇牧

春秋旌忠節，所以風天下也。

及其大夫仇牧

經紀大夫之殉難，勵臣節也。

義利二字重看，藉口殺身無益，以苟免，所謂貪生，非貪利也。聖人

取牧，全在不畏強禦，蓋牧既立人本朝，而執國政，且君弑，不以其

私則其死，恰當，雖不能執賊，深足為求利，而逃難者示訓，須重聖

意上發。書法是書而弗削，與孔父不同，太宰督只點出。

孔父 取糾 仇牧

兼華督荀息，遂得臣如伯夷儀子。

春秋酌取與難者，權以義也。

叙起本股，隨以召忽、惠伯、陪說、華督、疑與、平仲、不死者，異以此辨

難起，體傳審事物之輕重者，權也。總論死難，倒重孔父、牧、息，作見

非若召忽、惠伯之徒死，又非晏子之不必死。春秋所以獨予之也。

○除夷儀比，亦當倒重孔父、牧、息，作召忽、惠伯、伴太宰督，仍只輕

麟首明微

莊公

聖

辨起耳，不必以召忽、惠伯、太宰督對上三人。

仇牧 夷儀

難有當徇，不當徇者，審于義也。

須透權字，各兼已與君二層。○若加孔父、荀息二比，散作亦可，不

必拘對。

孔父 仇牧 荀息

三取與難之臣，所以風天下之節也。

三臣未稱完德，一不能格君，一不能執賊，一從君于昏，乃其義形

于色，不畏強禦，不食其言，却有可取，且聖人借以風世，正不必板

發三段，須透發勸世意。

取糾 遂得臣如齊

經削與難之臣有因所事非正者有因所從非命者

須說斟酌非謂忽可無死不審所事雖不得不死亦無當也非謂  
惠伯必待君命而後可死仲遂偽以君命召惠伯伯不聽公冉務  
人之言為賊所欺而死原非有抗賊之意也○不如此說避患者  
有口寔矣

小白入 葵丘 夷儀 夾谷

二臣不徒死而卒成伯顯之功焉

管仲不死檻車之難卒以君伯晏子不死宮甲之難卒以君顯上

下雖重不必死意然既搭葵丘夾谷伯顯意用之不妨

麟旨明微

莊公

聖

萬奔

與國之討賊亦與賊為黨者也

總重不以為賊上若以為賊則不當納之于始必宜受而甘心縱

使逸之他國而此討賊之意固真也惟不以為賊則其納之也是

黨其討之也見賂不見賊亦仍不失為黨便與未常討一般黨惡

失刑只一意○婦人飲酒亦為萬以力雄世出于一時計較舊刻

原到平時與萬洽浹處亦覺小巧

十三 平 ○北杏

經於伯圖之始參之以權正焉

桓非受命之伯不過于講內帶說不然桓縱受命豈遂可戴之主

盟而移周權耶上主尊王說下亦不妨就王道講惟當世無王故

不能維持世道則匡世正所以扶王也但文中仍就匡世說來耳

○前重誅始亂與自北杏始句後須體有能字雖曰字發聖人不  
得已意○此樣題不宜太開太開便收拾不來須聯股講大約如  
流水格而意略墜下為妙

北杏 兩鄆 兩幽 伐楚次 曹南 城濮 伐晉 辰陵

春秋子奪始伯就後事酌之也

北杏處不宜講盡要講而不講後面方叫得轉權正字宜醒須總

發于後乃聖人所以準功罪處

除本比題

莊公

吳

麟旨明微 觀伯圖利害知春秋子奪之意矣

仍以北杏起分作上以三比略叙挽到桓伯不可無下以四比

略叙挽到桓伯不可有總收北杏書法

○曹南 踐土 伐晉 辰陵

按迭伯之迹則始亂可誅矣

以本比說起四比只輕叙過跡此而為句有味伯者不能突伯有

伯心而無伯者之翼則無伯有爭伯心而無伯者之幟則無繼起

之伯蓋至主伯中剖而為兩新伯又遞衍而為四此誰作俑乎文

中要發始亂意透不必多做四比○主天下會盟之政此是王伯

升降處交主夏盟句極重不重無命點四比處不必比比帶無命

北杏 救邢 伐楚

歷觀創伯之匡世知聖人權予之心矣

會諸侯以安中國而免左衽一氣下不當分三段會諸侯時便算定安攘只爲當此衰世桓有大願力把安中國以免左衽事業會時却能分布料理則今日之會雖權予之可也作文須重發北杏而以下安攘借點一証見會時所監局勢果非草草若作贊其功講則說夢矣○舊文逐股討議論不但失旨亦非體裁○向來憤憤今爲之參定

北杏 救鄭 莊二 召陵全

會鄭 會檉 會陽穀全 三會字

麟旨明微

會鄭 盟幽 救邢 召陵

鄭幽二股代北杏作會諸侯下二比作安中國免民左衽大略全上近主炤單分作不如炤舊爲妥

二會鄭 二盟幽

即政權歸伯而知始戴之罪矣

主天下會盟之政句搭歸罪諸侯始亂

葬△北杏 盟幽

經子創伯從伯者皆不得已之心也

二傳皆有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句四國與魯只作客意輕挑入○有主戴伯背伯者勿從

北杏 後盟幽

經兩紀好于匡世著伯圖之創於得衆幸伯業之成

主此較妥冠冕若以戴伯成伯分子奪未免上下矛盾

北杏 盟柯

經子創伯而怨平怨皆權其時也

上以創伯無王難起下以釋怨忘親難起重一時字須着重在衰世易世上發出聖人無可奈何意認真在當伯當平上講失兩傳之神矣

△北杏 城邢

經兩從權予伯皆以扶世道也

麟旨明微

一非受命之伯一非請命之師權字俱就當日時勢而爲是不得已之計總是聖人惓惓匡周一念

北杏 楚人伐鄭

誅始亂而志浸強爲王道世道慮也

二傳皆用稱人以會諸侯云云對下會中華云云作比終欠妙還不若以宋襄云云會中華云云比于誅始謹漸意更貼君臣夷夏字眼目甚大

△北杏 首止

誅戴伯而美定儲一皆尊王意也

舊主創伯定儲比安中國攘夷狄正父子定君臣二傳有免民左

枉句如此合自冠冕然不如此較妥

○北杏 盟齊下易盟來亦重始字大略同各有流弊

戴伯交夷經皆謹其始焉

諸侯而主天下會盟自此始楚人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各有流

弊○王伯升降夷夏盛衰

○北杏 新城

春秋子奪從伯皆為王室慮也

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是無君矣故稱人以誅其始亂荆

楚僭王若與全好是將代宗周為共主矣故書同以幸其從晉

北杏 辰陵

麟旨明微

莊公

異

子削伯而恕從夷皆不得已之心也

上無天子中國不能令意甚緊要從此看出聖人不得已意俱要

得感慨傷歎口氣為妙

北杏 邢丘

戴伯委權經皆謹其始焉

諸侯專會盟之政自此始大夫專朝聘之政自此始須着重在王

伯升降之會君臣興替之絲是極大關係原其失不過自相推戴

及重煩一念耳故上下始字最扼要

滅遂

覆小者不仁春秋專其責焉

書滅而君不言歸不言奔民不言潰正見上下戮力齊桓恃力強  
滅為不仁處玩天下之民歸心句亦略寫出削伯起手工夫譚遂  
相繼告滅不應暴張至此文中須統發其弊

盟柯

春秋不貶望國平怨重及時也

從易世可平上發出當身釋怨意要摹一段咨嗟痛悼意若說當

平呆發一場大謬○如復仇及時齊襄縱伯也索挨死顧不得利

害只為今日始伯已非其時徒取宗社無益之害且於死者之目

仍未瞑止有付之無可奈何一平而已矣寬其釋于今正恨其釋

於前此處須討分曉

麟旨明微

莊公

手

逆姬 狩祿 會伐衛 圍郟 納糾 長勺 盟柯

經原二國忘仇特因平怨致意焉

全重忘仇勿予其平怨以長勺盟柯問起而仍以此倒二書法之

加盟幽 救邢 伐楚次 葵丘

經不貶望國之平怨惟其時之過也

以盟柯問起上下諸比炤傳鋪叙大略同上馴至于今雖欲不平

而不可得矣仍有無限傷感意大倒二書法

盟柯 盟幽 救邢 伐楚 首止

經不貶平怨以其在嗣君圖伯之始也

桓公二字極重見襄公若在縱能伯如桓在所必報但今日之合



諸侯者則不裹而桓矣。

盟幽 救邢 召陵 甯母

觀伯圖之方輿而知內怨不得不釋矣。

不可說桓之功只見伯圖方輿不可修怨怒隣意若說匡世之功

又下一層○所云安攘尊周止就今日圖伯本懷說為要不然諸

事俱在後而云修怨怒隣便有病

北杏 城邢 召陵 葵丘全○北杏 救鄭 召陵 首止全

小白入 長勺 北杏 盟柯 去北杏北 大略全

內怨有可釋之時故于兵信兩致意焉

白入係易世北杏係始合諸侯始合緊承易世句見非報怨之時

麟音明微 莊公 至

無義字意

長勺 盟柯

報怨貴及時故易世而兵信可酌也

聖人原以酌其時者惜其失時文中全要得此意當時莊置父仇

于罔聞前非以復仇戰今亦非以釋怨平但春秋之義如此耳

三國伐宋 加北杏只作事實主傳

兵而制用之可以伯矣

就稱人見得卑少就卑少見得有制只在作內政而寄軍今這條

見得文中不徒說箇節兵伯業根本全在賦民薄上蓋兵民互相

衰益而轉富為強機本相因賦重則民困民困則兵亦因此耕戰

所以交窘也兵一節則耗之兵者少民既易于轉輸閭之民者多  
民又饒於出孔兵以餉足而愈精民以番休而多蓄是兵雖少無  
不以一當百而民既裕又有寓兵於農之意此乃管子一生大經  
濟亦一部春秋大關鍵處○就中猶有三萬人更番征調一節文  
中亦不可少

滅譚 伐宋

自伯佐用而兵有制繇來久矣

主傳為是以稱師影出稱人為節兵見滅譚猶用大眾自是而後

軍制一定始不復遺大夫用大眾今特于伐宋見其一班耳○要

知得政不始于伐宋特定制在滅譚後耳原無得政淺深意

麟音明微 莊公 至

滅譚 伐宋 救鄭 救邢 伐楚 戰韓

經原伯兵有制而天下莫爭矣竟昭傳全單不可以末二比挑起

伐宋 伐邢 伐鄭 伐徐

槩觀伯兵之舉見用之有制矣

如單中只將數比輕點過即此以槩二十餘年見非一日休養意

伐邢 伐徐 救鄭 救邢全 中以討罪恤患雖然不甚重

伐宋 伐楚 戰韓

伯兵有制三強所由服也如單不可一頭兩脚

易三國伐鄭 召陵 會蔡丘同

○伐楚 戰韓

伯主威行天下，則有制之效也。

摧抑事定不重，只重有制之效。體故字發。○戰韓比，係秦晉自爲戰，而不敢橫行中國，正貼抑字。然三強如此，弱者益可知。要即此以見天下莫制意。

屈完盟 會葵丘同。葵丘係晉侯來，會事須補出秦。○召陵 會葵丘同。

下比易盟葵丘即合。

伐宋 首止

息民匡君皆伯臣力也。齊自管仲得政，管仲相桓公。

伐宋 召陵 戰韓 圍宋 城濮 踐土

兩觀伯兵，而見有制有禮之效焉。

麟旨明微

莊公

垂

桓用管仲而息民有制，是以南摧西抑，而伯威振。文用子犯而訓民有禮，是以攘外安內，而伯功成。兩邊俱就民上說，方有趣。下借問傳

去伐宋 圍宋全。○只伐宋 圍宋 還主大棘傳。

伐宋 戰邲

相得其人，而用兵有制，將失其人，而用兵失律。

桓用管仲，故用兵有制，而成摧抑之功。景參先穀，故用兵失律，而貽先濟之禍。下比借殺先穀傳。○近以下主楚人二廣之法，以節

兵與增兵合覺晦。

伐宋 書救

相息民而將全民，皆經所予也。

伯主威行天下，則有制之效也。

都在春秋之時，君好兵而臣生事，上看得重，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以不遷戮還師而全于民大。

○伐宋 盟戲

齊晉之伯，惟制與謀而已。

管子庸而作內政，盈縮于兵與食之間，士鄉而十五之，五鄉而一

軍，萬人而一師，武子庸而謀善陣，稱量於心與力之際，四軍而三

分之，分軍以逆來，選銳以番休。○三強服而天下莫爭，三駕而楚

莫能與之爭，上重薄賦，下重不戰。

伐宋 楚子伐鄭襄九

兩伯之兵，皆先有以致力於民焉。

麟旨明微

莊公

垂

下比係用魏絳，單主施舍等事，上下俱主息民。

△伐楚戰韓 執良霄 會申

兩觀伯事之美，于摧抑，駕服見焉。

舊以制謀比，以管仲對智魏，仍全上。近謂有會申比，則此主却不

受，下邊宜兼以誠待人，而息民不戰，但難于對待，深融爲妙。

伐宋 蕭魚

二伯之制人服人，惟節與誠也。

以前二十年間之休養，以後二十四年之久，固皆春秋中特事。

伐楚 戰韓 夾谷 歸田

大國之伯顯，二賢力也。下借行父如齊傳君顯句。

只伐宋 歸田全。下比勿悞認作孔子。

伐楚 戰韓 歸田 墮邱費 只伐宋 墮費全。

兩觀放于內外見節兵秉禮之效焉。

比墮費傳管仲孔子南摧西抑內柔外順。

伐宋 用田賦薄賦息民加賦困民搭用田賦全俱就賦民。

△會伐宋 加北杏伐宋只原起全舉。

列國兵舉于從伯經平詞以紀焉。

齊桓也句宜玩須就黨逆賊昭出從桓之罪無貶方有光景。只重

在桓公身上不重在伐宋且未說到成伯業印云討背會為義都

着迹故講中只還他平詞便了。

麟旨明微

莊公

至

伐鄭 鞏會伐 伐宋 會伐

辨會伐之得失惟所從者異也。

再叙四國連四國都貶不止貶鞏不再叙三國連三國都無貶不

止不貶單伯排股相形不必大開。

荆入蔡

經黜外夷惟其猶夏也。主荆聘傳

冬會鄆

經紀伯業始定而見其政之簡焉。

宋衛魯鄭未附齊者今皆來會亦可見列國僉同意將此意提過

只重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見桓簡便率人處本吳註

年五 會鄆

主伯不輕言盟亦可見其心之慎矣。

本許註三合諸侯而不盟是以盟則重信不敢渝看來桓伯多少

遲迴審顧後此宋襄急急要盟期以籠絡天下視此且何如哉此

意要識得。

○伐鄆

觀經據寔紀兵見伯業之未成矣。

此只紀寔非聖人有意先後之只從人心未與上寫出伯業未成

屬望與人心不忘王澤意俱添足。○天下無伯已久而桓突起不

免駭于見聞而安攘成于異日又未得於耳目所以天下不遽與

麟旨明微

莊公

美

試觀宋背會鄆梗令鄭侵宋魯受叛便可知此正桓屈首俟時之

印其不急于先宋者正施為有漸處講中須識得此意

邾鄭伐宋 齊宋救鄆

春秋之先諸侯亦因乎主兵專征而已。

此只論例勿斷罪主兵指一事言專征指一人言伯者非伯者字

須玩。

伐鄆 遂伐楚

經紀主兵專征之寔而伯業從可稽矣。

從主兵專征上看出伯業未成已成來兩邊俱重齊上

△伐鄆 盟幽 伐楚

伯兵之未專，以成伯之有待也。

舊以盟幽比，推上推下，以伐邾伐楚分，甚欠融，當以本股序宋下。引起重發其人心未盡與，而以盟幽見天下與之，以伐楚為成伯二股頓挫點於後，須體然後字緊緊挽轉本股纒圓。

△伐邾 盟幽

紀兵而先大國，以得衆之有待也。

以盟幽比，昭伐邾為未成，伯當以幽比發二股于後，後當云天下既與，當此時而或有徵發慮無不主，齊者而伐邾之日有是，裁如此口氣方于兩股題妥協。

盟幽 伐楚

莊公

季

麟旨明微 得衆而後專征，固知伯業有待矣。

一串作此題起處略問本股，即當以伐楚先叫幾句，見桓既起東方圖，伯豈不可且暮得志，而儼然專征天下乎，而不知此非其時也。直至盟幽云云，然後得成伯專征，而謂伐邾之時，遠有是哉。雖除伐邾比，仍以此昭轉伐邾時勢，方有情。○先提伐楚專征後，挽處纒有力。

邾鄭伐 兩鄆 伐邾 盟幽 伐楚

春秋不以專征之例先伯主，以成伯之有待也。

此即全傳題也，以邾鄭伐遂伐楚二股，昭傳問起主兵專征之例，齊桓何以猶序宋下，後即全單作去，講到盟幽，仍不妨以伐楚繼。

題不必謂傳首既論專征之例，後不可再點也。

會鄆 下未與也 伐邾 盟幽 伐楚

春秋先後伯主緣伯業而異也。

此題只重伐邾伐楚上，以會鄆盟幽引起。○看來如此分做，畢竟欠融，順傳作去，仍如上主更妙。

伐邾 圍成至

伯業聖化，俱不能違時也。王墨佳甚，無容更贊。

○侵宋

經志奇兵，以論法也。

傳只因無名行師一句，生出許多議論，故此題在翻剝出奇，不必

麟旨明微

莊公

季

說到事之得失，須知奇所以濟正之窮，亦兵法所不可無者。故胡氏辨其為潛師，若槩謂無名行師，難道置奇於無用耶。○作文論辨奇兵，而以易詩書與周官等引來，翻斷於後，方有局勢點之前面便呆。

侵宋 伐鄭

兩紀用兵之寔，而奇正別矣。

只借二比，發兵家奇正之法，不必着事迹。○孫子云：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不動如山，動如雷震，得此可悟奇正之妙。

侵宋 伐鄭 次陘 江黃伐

兵法盡於奇正，歷秦之而見焉。

伐正而侵奇聚正而分奇兵法正妙在不測略重奇邊方得立言之意

△侵宋 伐鄭 侵蔡 遂伐楚

詳觀春秋紀兵而奇正可攷矣

向主比近以上二比奇正分股說過而以下二比承之先其聲于侵蔡張其寔于伐楚則又奇正相生循環無端總之奇不離正而有正不可無奇也格亦圓

三國伐鄭

伯兵討背好之國而知其出於正矣

舊主伐宋伐鄭二傳不若以序宋下點起主鄭背兩鄭之會而侵

麟有明徵

莊公

无

宋見桓當有此兵所謂聲罪致討曰伐也節兵只帶見亦可

荆伐鄭 與入蔡全

○盟幽

聖人爲始伯計而致意于人心之異同焉

前段傳意分明以兩書法平對還主兩開○此題須重聖人屬意始伯上當以始伯重立一案起春秋時人心落落此原不消着意乃有以一人更始關天下有無又以天下合離關一人輕重此處異全原非小可蓋桓之伯是王之終故無王不可無伯而王之終又伯之始則扶伯尤惟恐無人所以異者惡之同者幸之○須知同欲魯亦在內此時不可說魯之未同叛盟以後日受逋逃見講

要活

盟柯 盟幽

觀經之酌平怨而知諱內之惡失信矣

宜順傳口氣將盟柯作辨人以為幽之盟諱不書公謂與仇盟也不知幽而當諱曷不于柯先諱也則知今之以失信諱可知矣○盟柯比不但辨書法亦見怨既可平則盟不當叛也

盟幽 會榿

兩觀信好之全而知其不可背矣

二舉乃桓伯極大事全賴諸侯夾輔他故聖人惓惓致意○舊竟以不誠于輔伯斷魯然下比未出敗邾連上比叛盟亦在後不若

麟有明徵

莊公

卒

于同欲同志上合魯不當反覆意說題既妥又冠冕

○盟幽 盟幽

春秋致意伯主兩樂人心之同焉

上原齊桓始伯說來下原齊桓強盛說來上有創始振作之意即有一魯之不同而諸侯自同伯之始所以預卜伯之機下有需懷釀成之意即一鄭之不同者且同而諸侯更無不同伯之終所以厥觀伯之局兩邊點處須斟酌

盟幽 盟貫

兩紀伯信惡失信而于慮周焉

桓伯係周室重輕魯首叛盟爲失信背義以尊周立說江黃係南

北重輕齊遠結盟爲慮周義着以攘夷立說

盟幽 新成

兩紀諸侯同盟無非爲王室計也

此等題當就從齊從晉上看出一段扶王大關緊處不僅在同一

字着眼

年○執詹加使宋只原起見討全單

觀春秋惡伯討而知其待伯之意矣

政惟鄭當討而春秋書人以惡之乃見待之之意此意最宜叫醒

桓有匡天下之志故不以膏情待之原是過望一步責鄭之侵宋

不朝而不知省躬便是不盡道以此尤鄭而執其用事臣不知以

麟旨明微

莊公

空

大字小便是不盡仁然文中不必太分只渾渾見之

伐衛 滅蕭

春秋待伯之意無非欲其盡道盡仁也

上襄懼效尤而朝王下莊挾纒之恩○二伯豈真能盡道盡仁特

借以發傳意看來當以本題入局見宜以責人者責已以愛已者

愛人題股只借一點纒妙○若加本股愈當以本股爲骨○文中

切不可因此二字強粘本比若以上股朝王添出齊不朝王便繆

敗殺 伐鮮虞全上

執詹 執濤塗

春秋兩議伯討始終以王事責之也

都以王道立意上經營伯事之初不宜以狹小示人下安攘底績之後不宜以驕溢處已

執詹 侵曹伐衛

經於兩賢伯獨致厚待備責之意焉

上以侵宋不朝重難起纒見春秋待齊之意收稱人下以背華即

夷重難起纒見春秋責備晉之意收再稱晉侯

執詹 盾免侵

春秋兩惡伯討而示盡已反已之道焉

上責人之心云云下愛人不親云云

、 殲于遂

麟旨明微

莊公

空

按所以斃強者足昭勸戒矣

曰不義曰固有是理總當以滅遂爲案不然仁人何以無敵而遂

苟不得所報卽杯酒伏莽第狡謀耳彼頑民思亂亦足言勸戒乎

如此勘題纒精○文中須就極強極弱處發出千古興亡一段沉

雄激烈意出而意仍略重弱邊且不貴粘題挨開說爲妙

滅遂 殲遂

經著強弱交勝之迹昭勸戒也

總根滅遂來只如單股渾渾發爲妙

殲遂 入郟

卽餘民孤臣猶能奮足昭勸戒矣

餘民一身字極重只發勸戒不重予奪

入郢 橋李

觀經所紀有見存國之忠者有見復仇之孝者

上在國亡之後極難恢復處見其能存國以自立幸哉餘民之先得此志也下在父亡之後極難撐持處見其能復仇以自強幸哉闔廬之終得所服也○依牆之泣立庭之誓

廬吳歸朝吳復蔡圍蔡

兩觀復國存國者可以為人臣風矣合朝吳奔傳脫城

入郢 入吳

外君臣之奮於弱由其能自強也比昭十六年公至自晉傳

麟有明徵

莊公

空

惟吳以無道加楚故申胥省身自立試看依牆立泣者累七日卒動鄰邦之賦壯哉一身可以存楚其餘民之後勁乎惟越不安于危辱故勾踐由困而亨試看生聚教訓者二十年卒致國人之賦殺然一旅可以沼吳其魯昭之罪案乎○說個一身一旅有無限鼓舞激勸意○城楚丘 圍蔡亦比昭十六至晉傳上篇文下包胥許人賦載馳秦人賦無衣仍繳出魯昭餘民來

詹逃

外臣托內經兩罪焉

曰逃義曰逃此處須根始伯說見齊縱不當執亦是待齊過厚處究竟詹不為無罪此處出於請齊以及于寬政猶有顏面乃械擊

之不可洗又復益以逋逃何等可耻下邊根仗義來愈當就始伯說上下總以義字為主理即義也○若說執非所宜于逃義句說不去都以盟幽為案最有理會

加盟幽 執詹

外臣托內經原事而交罪焉

舊以幽比貼魯以執比貼詹看來總從盟幽原來而以執比即附盟幽中用雖字挑之

去執詹單責 去盟幽單責詹然盟幽仗義意終不可脫

垂靡 意如至

經于外臣之執而深欲其明于理焉

麟有明徵

莊公

空

孔達死位惠伯請從惠於會見執時理所當為者如此須體傳口氣從詹說來不可于二子

多糜

志害之及人者而聖意遠矣

多則為稼害非二意重及人上○說到放與遠便是經邦大訓禹周放遠有形夫子放遠無形禹周有其意而即有其事夫子無其事而特有其意文中全從所以書處描出聖心來徒就及人意呆發非小則俗

年○追戎

經紀望國躡戎明預道也

魯之危道不在追戎之日而在追戎之前全要在不覺上描出醉  
夢情景啓戎心猶毒戎心既啓而尚不知所警也無啓思意

○追戎 告羅

經重兵食故致意於不預者焉

上在不覺上見其平時全不備武下在情急上見其平時全不  
治

△追戎 伐山戎

春秋紀兵有譏忘武備者有幾好武者

上重在濟西境內不宜弛備下重在山戎遠徼不宜窮兵

追戎 會號

經重武備於啓患却敵者兩致意焉

麟書明微

莊公

奎

追戎 夾谷全或以下主文事當修對  
上武備當豫更有理

有感

經紀物異而君當知慎矣

札聘 獲麟部奏鳳儀  
經成麟至

多麋 有感

經兩紀異愛民警君之意焉矣

主傳混作無味還主合○有以多爲異無以有爲異

年九 滕婦及盟

兩讓內臣以不能酌禮之輕重也只滕婦主失已邊

夫已失人碎講所重所輕就人言蓋以公子對微者以大夫對齊

宋看也禮之輕重兼人與禮言蓋以微者之滕對齊宋之盟看也  
遂字就帶在失人內觀輒與句可見○酈之巨室嫁女于陳結自  
以庶女往滕之非公使之也與救台遂入鄭一事出而專繼事者  
不同但義係于遂不必論其有命無命其以一事而專繼事則一  
也不可不辨

遂及盟

內臣輒盟乎國君輕以失人者也

專意即在輒與內不可分專抗作文以抗爲主串入專意而以利

國家云云辨一段在後

遂盟 完盟

麟書明微

莊公

奎

經惡大夫專盟必即權命者以律之也

主受命不受詞句搭完之可專全在本有此命觀請戮請盟之詞

可見故得以便宜從事利國家意只帶說無命而繼事則失之專

矣還主倒作

遂及盟 遂伐楚

經明臣道有譏專大禮者有譏專大權者

盟會國家大禮征伐天子大權

遂及盟 宋楚平

春秋兩罪大夫專命明人臣之義也

結之異於高屈者以無便宜之命反之異于高屈者以其在君之



側○下比與華元無干

遂及盟 遂入鄆

以人臣專兵好皆經所譏也

所謂奉使出境可專者。為受命不受詞也。結未受命而可專乎。所謂將得專制閫外者。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境內而可專乎。說明人臣亦有專時。然須在境外。而又有命。總說起後分作。有把柄

遂及盟 荀庚良夫盟

經于內外之臣皆譏其專以成抗焉

伐西鄙 加盟野全軍

即外討之有詞足以定致寇者之罪矣

麟旨明微

莊公

奎

重失人而失已亦可帶說。蓋取輕於人亦足招寇也。然文中只須巧帶過。謂以醜顏勝事之賤。敢抗兩君。何怪今日不招寇也。○結方與二國句須玩。纔見其致寇之罪。所謂二字從上傳生下。則傳末一段正根上傳安國家云云來。故此題當為上傳結案。須有歸着。牧齋先生文體認獨到。

齊人伐戎

春秋紀兵。而見伯主有攘外之勢焉。

齊桓始舉攘夷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搭盟

幽傳作攘夷狄之勢。

突歸

忽奔

突奔

忽歸

入櫟

遇垂

經紀嫡庶強弱之迹。示居正之戒也。

以遇垂為子儀。如傳問起。叙忽突歸入。春秋書爵不書爵。倒繳非

子儀明白。然後重居正之戒作。

突歸 突奔 突奔 忽歸

觀嫡庶強弱之寔。可為居正者之戒矣。

以忽突能君與不能君對起。重居正之戒作。

突歸 突奔 入櫟 遇垂

春秋不沒竊位者能君之寔。亦可為居正之戒也。

四比皆突事。重戒居正作。

△大肯

麟旨明微

莊公

突

春秋譏失刑。亦正欲無刑之極思也。

全要發刑期無刑意。國家置刑。豈甚得已。聖人譏失刑。豈欲其以摘發自神。大凡法嚴則人不敢犯。以殺為生。有刑所以無刑。若肯而曰大。則屢捍文網。不知幾經讞決。而始麗此科。縱有罪。勢必至虐無辜。而天討因之廢。國典因之虧。況法輕易。而益推于法。反至於刑不勝刑矣。他日水火之喻。與此正足相發明。若只寬泛說。個失刑。全欠痛癢。○舜典。呂刑。易卦。周官。俱要點入。總辨。昭一個大字。

○大肯 救邢

觀經所予奪。而議用刑用兵之意已。

刑者聖人之所甚重。而不欲以一肆賊良民。正刑期無刑之意。兵者聖人之所甚重。而願欲以一救安中國。正兵期無兵之意。

、大青 城楚丘

經重天討與王法。而小惠非所論也。小惠妨大德。小惠妨大節。

、大青 邢丘

經明刑政。皆無取于姑息焉。周官三赦三宥。周公立政立事。

盟防 納幣

經於內君圖婚。深罪其志仇焉。

只是志仇一意。而以議婚仇臣。納幣仇國。聯講無人心。又就娶上

打動他。須發透。俱重在齊字看。書法一諱詞。一直詞。○文中不可

麟旨明微

莊公

充

說不報仇。只見不當與之結婚。不然。疑與盟柯。傳刺謬矣。

盟防

盟防

定仇人之子。娶仇人之女。

三干  
祭叔聘

經以臣義正私交。杜黨禍也。

內臣句甚不閑。宜味。惟天子內臣。故責以大義。全要在黨錮之禍

上。着。眼。黨之植根有二。一胎于下比。一胎于私交。故傳以人君人

臣雙結之。須就此透發。而意歸重人臣上。局意方開。不可紐本題。

斷罪板發

、祭伯來 祭叔聘

經於私朝聘者。皆正以臣義焉。

曰朝。自無王命而來。故不言朝。曰聘。必假王命而來。故書聘。不言使。使。內朝于藩侯。且至無命而言聘。都開內臣。植交變局。作文總發大意。不必開。

、觀社

經於內君舉祀。深譏其不法焉。

總是輕舉一意。當融會成文。不必泥傳分不足觀。不當會。而後以

末三句總結之。且傳中。意原貫串。泥傳者。自為分析。天子祀上帝

一段。正發明非故業處。○馮云。禮之所在。即成法之所在。以此承

前。便為故業。以此示後。便為後觀。前後只一意。數語自透。○墨子

云。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也。故公羊氏謂觀社為

麟旨明微

莊公

年

觀齊女。公以婚議尚疑。再往議之。故公托此為名。而往炫車服。以

動齊女。非會祀也。此意結中見之。

會伐秦

成子受

服于社。有事武官

叔弓

稽分於祀典。知內君之不法矣。

只借題發意。見分當如此。宜以魯諸侯不當會祀講起。見祀典自

有常分。其必諸侯受之天子。而後可。其必卿大夫受之諸侯。而後

可。各股中將。所以受之天子。受之諸侯的分守。發大議論。股末只

將事寔點一二句。若將成子叔弓入股中實講。便難下手。

觀社 刻楠

君有故業與共德。而違諫者非矣。

○荆聘

觀于進慕義者，亦可想見聖心矣。

玩雖蠻夷三字，不念二字，與遂進二字，而緊承以見聖人云云，須從聖心描寫，不可徒說荆人之善，世類意入中，輕帶過便了，但人知慕發聖心，竟開了後世之君一段，所云與天地相似，非謂聖人全天地，大凡聖人之心，與君天下之心，原隱隱相關，弟恐後世不以聖心為心，遂迄不窺天地之大，而安服終無奇策，若能會得此意，而叛則懲，來則嘉，尚何遠邇不收于片念哉。○於人荆內寫聖心，而待變夷之道，亦可因是心以推之矣。收書法處，向皆草草。○如此傳意纔完，且進一格。

麟旨明微

莊公

主

敗蔡 入蔡 伐鄭 荆聘

春秋不終絕夫遠人與善之心見矣。

不必分順逆，宜渾融發聖人與善之心，亦不必以三股提過，另講

本股○只入蔡 荆聘略對，而意亦當流水，發與善意。

敗蔡 入蔡 伐鄭 去敗蔡全

聖人以懲為與，卽其黜猶夏猶是心也。

就中秋之緣故，雖是不得不懲，卽有借懲創為激發意，于謹辨意

無干。然則聖人何心哉？若使變夷無定品，聖人豈有成心與善之心，微獨人荆而見之矣。○但云猶夏則黜，全少精神。

滕薛朝 年聘 荆聘

修禮而遂進之，可以見聖心矣。

朝是伴說，舊有那黎朝比，近欲去之，亦是○只年聘 荆聘全。

會渚 伐凡伯 荆入蔡 荆入聘 只會渚 荆聘全

經待純夷者其法嚴，待變夷者其情恕。

雖如此分屬，終不宜板開，見除非我族類者，無時可通。一出聖賢之後，安得終絕要發與善意為妙。舊云比會渚傳殊謬。

荆伐 荆聘 取舒 伐莒 伐鄭 會戚 徐越伐吳 越

入吳 聖人迭進退夫遠人天地之心也。

由逆講到順，觀叛則二句，便有先後總發樂與善意，要知聖人之

麟旨明微

莊公

主

待變夷，或黜或進，胸中絕無町畦，總欲化之于善，斯乃天地圓物

之心，仍須以後世之君一段意發于後。

荆聘 取舒 會戚 伐吳

春秋迭進遠人與善之心見矣。

徐為桓開伐楚之徑，吳來會諸侯而不為主，越從楚討罪，然不可

重發慕義于遂，進句不肖。

△城邢 完盟

卽邇安遠服而待夷之道得矣。

却狄而邢安禮楚而楚服，俱就夷說，借題發意。

荆聘 季子歸

聖人進夷而旌賢，皆與善之心也。

以素逆挑起樂與人爲善。後世之君能以聖心爲心，威以刑按以禮，適人安遠者服矣。以出奔之耻挑起樂道人之善。此義行則內無貴戚用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矣。

荆聘 晉侯伐衛

兩紀爲善改過而得聖人樂與之心焉。

上以慕義說起，以樂與人爲善重發。下以改過說起，以樂與人改過重發。須借題發出，聖心來下面定責晉亦不是。

△荆聘 大陘

聖心樂與人爲善，于慕義懷夷者均與焉。

麟旨明微

莊公

圭

俱有樂與人爲善句，上以逆起，下以僭起。

比柏舉傳亦有樂與句，上稱人不計其逆，下稱子不計其僭。

荆聘 會奔

經進慕義而嘉守禮，原其類也。題如此出，須重世類爲是。

敗蔡 伐鄭 荆聘 入陳 圍鄭 滅蕭

經待外夷，有不以逆而廢其順，有不以功而掩其過。

下邊亦有與人爲善之德宏矣句。

入蔡 荆聘 柏舉 入郢

經于遠人，有因順逆而示進退之法，有因善惡而示命討之權。

聖人樂與人爲善，明此可以治遠邇。聖人心無毀譽，明此可以司

賞罰

△荆聘 入郢益來

聖心樂與爲善，于進外彰內者見焉。

題旣如此出，上下定講便對不倫。將今日之慕義，後日之改過，股中只輕點全從聖意上看，而以後世之君云云，與明乎此云云兩段挨開討議，方有生活。

遇穀

內君期遇以圖婚，兩矣乎古矣。

主遇清盟，扈二傳期遇圖婚，總叙起，以禮義作骨，若倒失時與盟。

扈何別

麟旨明微

莊公

圭

叔朝 加遇穀全單

經正非所之禮，以撥亂也。

穀齊地，句極重，惟禮非其所，而君子有不受，必反之于正，而後止。

人始知非禮之不見受，而不爲非禮之禮，故曰此春秋撥亂之意。蓋卽所受，以証所施，斷主罪蕭爲是。○聖人特借朝以明一禮之大，而以一禮杜百亂之源，非獨一蕭志也。須透發撥亂反正意。

蕭朝 覲用幣

爲禮而非所非物，皆失其正也。

只昭傳說不必責叔責莊，近以撥亂之義，正始之道立論，是比題矣。不知題雖對原屬此傳，當以春秋撥亂意起，小分後總發意。

蕭叔 會夾谷

小國修禮之失稽，反正者益明也。

上比原是罪蕭，若分對不免。又主罪魯，今只全單見享禮且不可野合，何況朝禮。以夾谷為反正，以正蕭之失更融。

蕭叔 王所

春秋兩譏非所撥亂正本之意也。

襲莒 夾谷

兩紀非所之禮，皆能反之于正焉。

杞梁妻却郊弔，孔子罷野享，分作以本比問繳。

蕭叔 白狄

麟旨明徵

莊公

圭

經于修禮者，兩示撥亂謹防之思焉。

上以非其所起，倒君子有不發，撥亂反正意，下以不得通起，倒君子不享其發，發懲淫惡一內外意。

遇穀盟危

加同生倒作，程主正本正倫者非。

內君圖婚失時，經責以孝道焉。

大義非指娶仇女，人君以宗廟為重，宜早婚以定儲貳，方是孝大

舜之裁以義者，亦以無後為大也，莊不能裁，惟母言是聽，卒致宗

祀不定，啓子般之禍，故曰不孝甚，只說失期未透。○越禮不顧如

此其急，作一句讀，謂不顧娶夫人一件最急事，而緩圖之，非謂今

日圖婚之急也，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者，謂疑文姜之亂，不欲更以

其女繼亂也。

盟危 盟戲

援冠禮以律圖婚，而知內君之失矣。

下比係襄公冠于衛廟事，當以冠禮提起，倒盟危，昭傳行文舊主圖婚失時，加冠合宜對非是。

三千 刻桶 加丹極同。

內君崇侈以誇仇女，經誅其心焉。

正後世人主心術，三心字，二正字前後相應，宜重看，全在仇人之女四字上發，王真讀我而哀痛到此，雖無望他復仇意，亦須觸

念父仇，曰此先君官也，此仇人女也，何至不念父仇，而且誇示仇

麟旨明徵

莊公

圭

女此心術何等不正，崇侈猶是童心，誇仇女却是亂心，故以為廢人倫悖天道之大惡，此一點心術萌動，儘非小可，微字正從心術

中挑出

行父如齊 叔弓如晉

按所為侈儉者，知望國之納于惡矣。

周云初要，做本股指出，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于不敢盡言

中，納此儉德之共，侈惡之意，仍發自嘗情觀，及春秋詳書禮禮於

微，正人主之心術意。○御孫只就侈儉做題目，却有無限隱痛處，

不敢盡言四字，須深味。

易邢丘之歎 平丘全 ○易城楚丘 文公大布之冠 會平丘全

易踐土晉文廣平丘全

遂女公至

經志親逆之常重志仇也

此正所謂或逆之於其國者本是常禮然足履仇邦豈無入心便是變了須從齊字別發

大雩 狩禘 卽位文不視朔 壽納幣 卽位宜冕頌

經紀常禮之違者尤重夫事之變焉

舊主常事必違禮乃書始終之變雖合禮亦書對作不妙宜將常禮必失而後書講過而以變事另發爲安

大雩 狩禘 不視朔 納幣

麟有明徵

莊公

夫

春秋迭紀常事示違禮之戒也

月事本常而怠政則非常時事本常而忘仇而狩則非常歲事本常而僭祭而雩則非常彼壽之納幣惟使卿也故與雩之大禘之狩朔之不視全志不然則亦常禮耳春秋何爲而志之未繳本比

○正惟常也人易習而不察將常禮日益頹壞暗裏受病連人不知爲反常故聖人特紀之以一警醒他全從常處想出聖人深慮來此處人多未會○末比另講最妙以納幣亦在婚事中

公卽位文有事武宮叔弓

經重人道之始終雖合禮必志也

緣始終緣臣民緣先祖緣孝子俱點入

姜氏入

內君娶仇女經詳辭以著罪焉

舊謂傳有三意一志仇一失正一踰時須用三意方可收詳書不知玩傳首末總重志仇失正一段只是臨時錯亂處只宜略插入其云踰時者傳原統論圖婚事止附在忘仇內帶過詳書書法總該前後非爲三意註也書法重入字書入便是不致非二書法詳書只寬說一步宜云故春秋于圖婚之始末無不詳致其意而尤書入而不致以是爲重志仇云

覲用幣

經於見小君者兩譏其非禮焉

麟有明徵

莊公

夫

大夫宗婦是兩項人男女同贊此莊公欲誇示仇女也幣自是大夫所執的宗婦亦執之故曰無別娶不當娶之人行不當行之禮以明示百官瀆亂男女此皆失于正始之道而亂所由生也桓公忌爲不謹于禮故躬弑於齊莊所親見者今莊又甚之矣

姜氏入 覲用幣

經于仇女者其不可告廟以臨下也玩則字作爲是

侵出歸

國君廢置於外經示居正之戒焉

以權制二字作事寔以明斷點眼書法收以國氏而不書爵○只從受制戎上想見出曹羈平日柔闇何緣而起句最可玩

赤歸

卽庶孽歸國之易，可爲居正者戒矣。

自易上顯出羈之微弱，仍重居正作。

執仲 突歸 忽奔 侵奔歸

兩紀儲君之不競，爲居正者戒也。

竟如單作，狡童刺忽，蜉蝣刺羈。

郭公

觀於國君所由亡，而得用舍之道矣。

重不能行其所知上，全在上半傳齊桓之郭問父老及理或然句。

虛處布景方妙，見父老兩言爲千古興亡之戒，郭公善善惡惡路。

麟有明微

頭儘不差，只一無斷特聞使草野之人得預決其成敗，言之可畏。

如此纔不沒了上半段，若只呆發兩語似傳題矣。

觀魚 棄師

二君之善善惡惡，無爲貴知矣。

弱宋只一欠斷文，定立言，良有深意，須借題發大議論，不貴抱題。

易城濮 子主剛而無禮，楚成不能去之，而少與之師，以致敗朝吳奔，楚平不能用全。

城濮 公如晉 昭公布于家于同。

三國伐宋 用管仲 士句聘 悼逐夷羊五

兩觀能用能去者，斯有貴於知矣。易滅譚 公如晉卽此題。

易入曹界 類類擅襲僖伯，秦人伐晉，秦穆用同。

滅譚 六月兩

輦帥師 哀奔

小人用而君子退，亡無日矣。

主小人肆行，君子遠引二句，○易哀奔 華孫盟同，題甚牽繫。

女叔聘

經字外臣之脩禮，重王命也。

主盟蔑傳，王朝大夫例稱字，雖說循例，參尊王意亦冠冕，以單伯

至傳昭之自見，齊晉大國無命大夫蓋強大而專命耳，女氏也，叔

氏也

鼓用牲

望國彌災非禮，經紀之以示譏焉。

社，陰神也，日食則陰勝陽，故天子諸侯禮有五鼓三鼓之別，言充

其陽也，天子尊，故伐鼓于社，以責神諸侯卑，故伐鼓于朝，以自責

且明不敢僭天子也，今鼓社則僭，用牲則諂，皆非禮，總由不能恐

懼修省來。

伯姬歸

經紀內女之歸，志失禮也。

只罪其不親迎，非罪其不使卿，其云非卿者，特辨明名姓不登之

故耳，既失親迎之禮，卽使卿亦是失禮，但既非卿則後者例不當

書，今猶書歸者，見今之歸歸于杞君，而前此不聞以杞君來，今之

歸非爲大夫適而前此只聞以微者往故不言逆○此題不親逆與他異要從歸上討出來

綸逆 伯姬歸 歸杞 莒慶 高固

經志圖婚之失尤必辨其分焉

舊主本股不親迎失夫婦之禮作一邊將四客股作辨君臣之分對一邊亦可但覺不勻不如將歸杞先講後如傳問辨一申做去總結聖人於婚姻之際固謹禮而亦辨分書法所以有詳略格更融○去歸杞只重辨分一意作○只歸杞 歸杞則主對

公子友如陳

即貴戚修外好而私交之情見矣

麟有明徵

莊公

全

女叔一來季友旋往繼又躬行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蓋出于季友原仲之私情矣

于季友原仲之私情矣

師以攘夷舉可想其合兵之緣矣

舊借伐徐傳反炤出孤軍踰時意似無據不若干合兵上立議爲妙味一必字須放活就中映帶出徐患來更有光景

單伯 葵丘 垂隴 甲父 易朝奔 小邾朝 城濮 垂隴全

命討惟王而下僭可傷矣

以命討大權宜出于王總起而以單伯非專命葵丘無專殺轉下

垂隴命司空之官甲父治軍門之呼從截格神氣較活且覺有感慨舊王命討自天子命討自諸侯對不妙

單伯伐 茲侵陳 葵丘 甲父 甲父比易放獵同

經重王命而責擅命者明王禁而責擅刑者

如此又主對上以王命起以擅命隨之下以王禁起以擅刑隨之

單伯伐 葵丘

聖人欲以命討歸之王兩因魯齊示意焉

總以尊王意起只就聖人意發不可着于詞無書法上比易滅甲

氏 晉請于王王命 豹如京 王賜豹 或女叔 祭伯俱全 士會爲太傅

垂隴 甲父

麟有明徵

莊公

全

觀命討出於下無王甚矣

甲父乃放而非殺不可作題姑體聖人意發及春秋時句不可放過以無王總斷○此傳專命專殺與甲父傳全彼傳有敗箕甲父

一題此傳易股須不相犯

買戍衛 箕鄭父 栗滅潞 以瓜衍之戰鞍 主魯錫三卿先全 上 題但皆 字可味 甲賞士伯 潞三命之服

城濮 敗箕

伯國擅刑賞難爲上矣

上以擅殺顛顛以奸命殺邪瞞以逃歸殺舟之僑下以一命命卻缺以再命命胥臣以三命命先且居



葵丘 垂隴士趙無垠高伐莒高  
經子伯主明禁送抑夫私命者焉只葵丘 垂隴主對

以葵丘明禁意起隨補出無專命然後以齊晉分承收止錄名氏書法而以明此然後云云統結之

垂隴 侵陳 無婁 伐莒

經抑二國貴卿示專命之戒也

總只專命一意齊晉略分不必大開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只與下至於見殺相炤非事權太重之意文中只就上卿意渾發若謂因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故特抑之便屬添足

敗箕 滅甲氏

麟旨明微

莊公

全三

即伯國之任官專命請命之得失見矣

再命之隆先茅之賞以進賢而報胥臣晉之專也中軍之將太傅之隆以敵見而命士會王之錫也

敗箕 放甲父 柏舉 入郢

明于命討有所歸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王以法言天以理言○春秋爲尊王而作也會得這個命討之權必歸于至尊的意思可以司賞罰之權而天下定于一矣春秋以天自處者也會得這個命討之事止出于無心的意思可以司賞罰之權而天下歸於公矣

○伐徐

春秋不致內君以其不必致也

書至之例或以久或以危今役不淹時則非久齊人同會則非危故不書至無危勿總頂

伐戎至 伐徐

不致內君弭患之兵以其無可致也

爲必戎與徐一段搭只辨明起處同單傳原無反炤意

千 會洮

內君溺愛禮之所禁也

禮字重非事非民事也應下非民事句非謂有故會女便可免議溺愛過甚便是不能謹禮爲國之一端○加遇防只作流弊一直

麟旨明微

莊公

禽

做下

祭伯來 觀魚 河陽展義者宣布德義也

論上下之出皆不可以妄動也

只要體非字不字透不重斷罪於禮字亦無干

易葵丘命君衛人伐邢 河陽全

祭伯來 觀魚

非君命民事者皆不可以輕出也

題是妄動題意要做不可妄動借發傳意勿涉于命

○盟幽

經紀伯信之協見得衆之盛焉

此題要識傳中脉絡當時諸侯皆服獨鄭尚攜貳為伯圖梗今因安攘漸有成局諸國來同故鄭亦不得不同鄭且同則諸侯益無不同可知此中相因迴環處旁溢隻語便謬曰視他盟為愈見以一鄭而關桓伯全局到此纔觀厥成聖人有不勝慶幸意○潘云非杏曰戴前幽曰與此曰授乃桓伯三個關節有漸進意○授乃諸侯自與非聖人與之也

盟幽 亳北

別書同之義愈可為得衆幸矣

既從傳出當以本比書同入局因槩求其例有惡云云有著云云分做後要形出本比而以本比束之方不類于合

麟旨明微

莊公

金

盟幽 曹南

亳北只曹南亳北以勉與疑分要出本比

經於伯信之講兩比事以見其協焉

以盟幽為主見非出於強非出於疑○傳中視他盟為愈即就桓前日之盟講文中亦不必過泥

盟幽 曹南

兩紀小國同盟而誠與勉分焉

桓實有以致人之服襄徒以強人之從要想所以誠與勉俱在齊宋不在人止就欲字強字說却少根據○須知即鄭曹以見列國

○伐西鄙 伐戎

兩觀伯勢而二國之威服有由矣

須從勢上發揮至是字可味舊謂說到強盛終是伯者氣象然到此纔有浸浸之勢此正伐鄭傳所云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者也看來此中亦有節侯須從勢上說皆歸于皆歸上含于是口氣不徒在兩比上苦討意義

盟幽 救鄭

兩紀伯主兵信惟其勢成而事見也

傳意極不相配只好以安攘之事勢總論起各就本比發意然此題不粘安攘又不須比此題矣所云勢成事見須巧於配合非苦心練格不能

○盟幽 盟賈

麟旨明微

莊公

金

經紀伯信有見其勢者有著其義者

兩對極難須細認惟其勢盛故直使諸侯皆歸雖以鄭之貳于齊者亦自協于齊蓋于是而後授之諸侯矣惟其慮周故直算到東方與國雖以江黃之比於楚者還使離於楚蓋于是而後免民左衽矣不必強以勢成義著對覺不配即用亦須斟酌○重一衆字遠字

○盟幽 召陵

伯主服內帖外皆盟中之勝事也

此是內帖外服極關係處故一曰視他盟為愈一曰盟於斯為盛

盟幽 葵丘

兩紀伯信心同心喻皆于焉。

各股中俱有自然眼脈由其有安攘之勢。鄭伯於是有所畏服之心。而衆因以得此在經營伯業之時鋪成局面令人不得不畏。是從人心之離合上別白故說個同字。由其能明王禁之盡諸侯於是咸喻乎桓公之志而束性不軟。此在成就伯業之後。夙彰信義令人不容不輸。是從人心之疑信上別白故說個喻字。

△盟幽 新城

春秋于二伯兩幸其人心之協焉。

上是伯業成敗所係下是周室隆替所幸。只以同欲對下全外楚穀梁同尊周語勿用蓋前幽傳猶有上無天王等語後幽無此意。

麟旨明微

莊公

全

盟幽 盟幽 書救 九國救 伯勢與勢俱推上 一層講題亦整

秋友如陳

春秋不貶內臣私交正本意也。

此行未必無君命但至于會死者之葬則生時可知平日矯制以締遠交自可想見明是個委國事違王制了故云私交全重正本意文中要擒着效意發末流二字有味見到此已無可塞末字正對本字說。

祭伯 祭叔 友如陳 莒慶逆 高固逆

經於上下之行而特示正本之意焉 依傳做下全單

杞伯姬來

春秋致嚴于禮特譏內女之歸寧焉。

春會冬又來故知其非歲一歸寧之禮然不必重斷歸寧之失歸寧縱頻殊非有大失但禮謹于男女而于往來之際尤不肯放寬做笱之刺其前車也。味傳中來而必書句見雖一歸寧而必書嚴字正從此句想來作文若從聖意上發必書二句此為高手不重斷罪。

莒慶逆

別內女之歸大夫而君之非禮見已。

何以稱字明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見失尊卑之禮也然別其為大夫自逆正見不當自主相承說。

麟旨明微

莊公

文

履綸逆 稱女莒慶逆稱字

兩紀大夫圖婚而辨分之意昭矣。

依傳只主辨分一意作○或以上比辨稱字書法就借書綸逆為讓不親逆問起下何以書句仍同單似費轉折。

會城濮

觀伯主受命于王可以定伐衛之案矣。

以命討作眼只取冠冕耳還不若以伐衛喚起而以此段作敘事體立一案見衛不可抗較妥。

二十八年 伐衛及戰

聖人深致疾于抗命者其情見矣。

重逆命上伯不可拒正以奉命也王命所禁必無抗拒之理只好代父受懲不則有哀請耳今遽然與戰此非抗伯直抗王矣聖人之情只欲其徵詞請罪不可抗王故曲寫其深疾衛人之情然逐戰就是志戰內事挑出以明其橫非謂亟戰之罪又浮于定日而戰也切無多生枝節混作總收以衛為主而書日書法

伐衛

伯主奉命討罪則知其不可肯矣

△荆伐鄭會救

春秋子奪攻恤之兵而即為伯主見其事焉

舊以楚暴提起轉下恤事見只帶講其非傳意傳前二意平層

麟前明徵

莊公

允

雙收書法後重事見為確

△救鄭

經紀伯主恤患安攘之事見矣

曷云事見小白一向圖伯志在安攘然只鳴鏑中州或僅以一旅

加戎從未與楚角今楚所欲南向爭天下者大都欲以鄭為向導齊忽起而救鄭便有扼楚大願力大規局非直解一國之倒懸也

○向皆膝臚說過

會救鄭 遂伐楚 盟葵丘

伯主握兵權而攘夷安夏之事見矣

齊人伐山戎 會棗

經紀兵好而見伯主安攘之事焉

救鄭 盟貫

伯主之安攘于恤患而見其事于交夷而著其義

救鄭 伐鄭救 文九

兩抑外橫因著恤患者之勤急焉

上下皆有無故字倒桓公趙盾身上不可強添管仲對趙盾

救鄭 嬰齊伐救 成

經惡外暴而于伯主之得于安攘焉

俱有安中國攘夷狄句桓公主兵事之見晉景親征義之勤

築鄆

麟前明徵

莊公

卒

時誦而興不必為之役非君心也

不視歲三字極宜玩不但不能罷役亦何至漠然不相關也心字

正從不視來○無水旱之文而曰歲凶想自告糴料出

城郎 築館 築臺 築囿

春秋紀興役因其大小而異書焉

大曰城小曰築搭舊主中丘傳未當

大無麥禾 加丹楹 刻桷 築廊 告糴 如糶

經志國用之竭責之以敦本也

當時寔是歲凶但屢年積蓄原足以備荒莊之大病全在崇後無度此大無之本也可見人主還要敦本此傳無務農重穀意然後

知三字有味形容一向奢倭人至此夢境忽醒歲杪字可玩

大無 告糶

國用竭而求濟于人經病其不務本也

舊主敦本責君治寔責臣合然以病公書法寄之于下書臧孫云云宜從傳為是

大無 大有年

因歲歉而著人事之失因歲豐而著天道之異

告糶

內臣急紆難之名經責寔以譏之焉

大臣任國事句最重傳全從急病數句看破文仲心事魯人悅之

麟旨明微

莊公

全

以為功是其蔽不但在文仲且在通國矣人臣心蔽于名自然不暇治寔寔者治之于未然故已無顯名而國家實惠辰任國事平日于築郿新延廡等曾無一言諫止不能使民無病及其既病而後急之不知國家事為此名心潰壞了多少春秋此傳直是窮到大臣名根為之痛加鍼砭

築郿 告糶

役民非時者無人君之心急病無寔者失大臣之道

民勤於力則工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

告糶 六月雨

用愛之道內臣失之而內君得之也

以僖公務農重穀節用愛人比出上從急病之名上竊其寔下從勞民之事上原其心蓋下傳須板閉兩來勤則從事閉則從心也然不必重分子奪宜統論臣道君道合如此局面方大

告糶 伐山戎

經於務名喜功者責以治寔治本焉

最重一名字功字此人情所易趨者故聖人借以示戒癸丑墨俱以此領局

告糶 乞師

望國資兵食于人治各昧義之失見矣

麟旨明微

莊公

全

若使務農重穀節用愛人何至乞于鄰若使省德自反深思遠慮何至乞于夷

字

新延廡 加大無 告糶 築郿全

用民非時者經譏其盡民力焉

凶年馬不食粟馳道不除即御荒之道亦有興工作以聚失業者然必非大無之後所能辦民勤于食勤字乃朝不謀夕汲汲不暇之意悉字要透然又不可太纏擾恐類傳也

城中丘 新延廡 初稅畝

詳望國之興役皆不視民之所勤也

仍依傳點時字然後引用穀梁語後股發意重百事廢上正與用

民力為已悉相反要發

中丘 田賦

望國不恤民之財力失君道已

延廡 南門

經重民力有譏役民非時者有譏役民非制者上重悉字下重輕字

城諸及防 主中丘傳雖時句亦要見凶荒之後意

降郭

經於伯主脅小而直發其隱焉

要發急字出道義事功正王伯之別以強凌弱與扶弱抑強見聖人之心與伯者之心不同不曰障障而曰降障正形容他聲勢造

麟旨明微

莊公

奎

喝一片急功心事玩傳強字四見分明有摧強意紀之附庸亦不可遺

廊降 降郭

兩紀脅小而責各有所歸焉

以降字論起略叙二比見降障不全于廊降細味前書此言四字語氣呼吸甚喫緊還當借上比形發下比為安

降障 伐山戎

經于急功好功者而以王道王法示訓焉

伯者急事功春秋示扶弱抑強之法以明道義伯者勤遠略春秋示強本柔遠之意以戒困民力道義事功王伯之辨別在此文德

武功中國夷狄之利害係在此全要從聖意上立論不重斷罪

降郭 墮邱費

伯主急事功而逞脅小之威聖人明道義而收化強之效

魯濟 山戎病燕故也與遇清同勤兵只點起

伐山戎

經紀伯主畧遠正王法也

全重在困民上發垂戒意勿着桓公講畧遠故功奇功奇故可好但其端不可開一開便為患于民不淺王者知略遠必致困民故惟強本治內而遠人自服脩文德不好武功正制禦夷狄之常法

正王法以譏齊桓所以室後世好功之端也伐楚之獨美未便是

麟旨明微

莊公

奎

修文德以其退師猶未至于勞中國而困吾民故可美耳正足上不可動民務遠之意○關貢原是伯職只一略遠不好故傳中遠字凡三見須着眼

○伐山戎 獻捷

經譏伯主略遠以其抑矜功而知之矣安知與知之矣口氣呼吸甚醒故抑矜功正見戎不當伐也竟宜如單下比特驗耳舊以說略遠抑矜功合甚謬

伐宋 伐邾 伐鄭 伐徐 山戎 獻捷

經驗伯主略遠而知其非節兵例矣以前四股後一股昭傳問辨稱人書法倒下同單文中亦須將節

兵意入中炤斷方不開。

加伐楚 召陵

春秋獨譏略遠，參柔遠之師益見也。

將本股敘明即以稱人難起見。安知非伐宋伐邠伐鄭伐徐之人乎。以來獻捷者桓而知人桓也。以下全單本段炤傳以然則轉下將伐楚召陵形斷本比仍發一段垂戒。意求之不必再繳書法。

伐宋 山戎

經於伯主有予其節兵者有譏其勤兵者。

節兵則賦必薄。裡面有多少利處。勤兵則且轉輸于千里之外。裡面有多少害處。後宜總發。只是一個桓何以節于始而勤于後。亦

麟旨明徵

莊公

奎

覺有情。○此題亦有倒單者。但既除獻捷比則稱人書法特有呼而無應。主對為是。但以將軍師少于轉處問一句則仍不失傳意矣。

伐山戎 獻捷 伐楚 召陵

春秋予奪伯主均可見柔遠之意矣。

譏伐戎者以其不務德而勤兵遠伐也。美伐楚者以其責大義而不務交兵也。俱重全民意。伐楚只是不戰勿指為修文德。召陵正是退師事。或添出以禮服敵意對獻捷。不但下邊添足。即獻捷只是辨証稱人書法。講中不必添入。如此牽對其謬。

只伐戎 召陵全

伐戎 遂伐楚

經于伯主攘外而勤兵專兵皆譏也。

既去召陵退師比斷主對有主傳者欠妥。○上以通燕貢問起下以徵楚貢問起北伐南征。

○伐宋 召陵

伯主始節而終慎可參略遠之失矣。

以本比翻局見桓之以山戎逞也。毋亦耗于內固無怪窮之于外乎。乃前此則有伐宋之節矣。毋亦輕於後固無怪驚之于今乎。乃後此則又有召陵之慎矣。合前後以參之正見此行勤兵可怪。

山戎 楚丘

麟旨明徵

莊公

奎

經正王法于略遠專封均貶焉。

都以功揚起。上王法指強本治內言以伐楚。炤下王法以明道正義言以城邠。炤近政遠略小惠大節。

山戎 伐楚 召陵 伐邠 圍新城 伐宋 圍緡

兵有略遠殘內者不可以事同解也。

各炤然則云云問起然後比斷。

○伐楚 召陵 伐邠 圍新城

柔外攘外之事。聖人獨有取焉。

即上題脫毋仍各用本股辨起。○加救許即進退勇怯題除伐楚即圍新城傳。

山戎 獻捷 伐鄭郟缺救

屬詞以謙略遠托詞以貶虐貳

屬者事在此而意在托者借他人以見意

山戎 獻捷 嬰齊伐 樂書救下書齊侯云云知之

△山戎 侵蔡獲燹 比貞伐傳文德武功句

兩紀貪功者而服遠保邦之道見矣強本治內任賢明政

山戎 吳伐鮮虞 示柔遠之意

山戎 滅陸渾 主比爲是

山戎 夾谷 武功文德比

築臺于郎 加築薛築秦同

麟旨明微

莊公

左

經于望國遠役深譏其厲民焉

去國築臺于遠便知其不緣占候便是自樂了○莊公晚年三築

臺正所謂及時盤樂怠教者不踰年而身沒國亂奕世不定可不

鑒哉○伍舉曰先君爲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其所不

奔稽地其爲不費財用瘠磽之地于是乎爲之四時之際于是乎

成之非聚民利以自封也語可參用

築臺 六月雨

厲民自樂者可譏與民全樂者可予

不重于奪下比難對

三築 三不雨 大意全上然此又當就事定發是爲遊觀之所與有志乎民最緊要

築臺 獻捷

興役于遠者樂不可縱動兵于遠者功不足矜

去國築臺于遠勤兵遠伐兩邊俱重遠上困民厲民是對於然下

比又不可脫空須從功不足矜上發透略遠意不然是山戎築臺

合矣

○獻戎捷

抑矜功者正以明略遠之非也

以獻字換遺字明是抑之以沮其生事戎狄之非傳原無譏其失

體意說個射來誇示當時十分張大聖人把極大功勞全不看在

眼裏抑之使如募府上功報命天子者然使後世披讀至此便知

麟旨明微

莊公

左

今日不足獻原是前日不該伐可見窮微絕塞一些不可生事此

仍是上傳不正云云一團垂戒意不專在本比事實搬衍也如此

推獻纜入穀○抑字正與好字對須體

戎捷 踐土 戰鞍

經援獻功之體以抑伯主以功不足矜也

將踐土戰鞍引起倒歸本比見惟踐土獻楚俘于周爲得體下此

則雖獻於周如戰鞍却是齊俘亦不可由斯以觀則獻之爲言蓋

自下奉上之稱矣乃以齊捷相遺而亦書獻何也亦曰抑之也以

下全單

踐土 戰鞍 邢丘



獻功有禮，則知所獻之得失矣。

題旨原不重論體，既從前半傳搭權從體上發，以踐土作一頭，而以戰鞍雖獻之王，而捷則齊也，邢丘既非得之夷，况所獻又晉也，作二脚。○此係學者考証獻之得失，經並未嘗書某獻是，某獻非，若作春秋紀之以辨體，謬甚。

山戎 獻捷 城濮 踐土

二伯之俘夷也，而所獻者異焉。

止就所獻而論其得失。○或主傳首以城濮踐土提在前，倒本股似亦有理。

○滅潞 鄆陵

麟首明徵

莊公

堯

二伯獻夷功于王，獻之得其宜者也。

上趙同獻狄俘於周，下卻至獻楚俘于周。○使赤狄非負彙怙強，晉必不艷慕四夷之功，以躬自誇詡亦明矣。使荆楚非攝強匪茹，非貪功生事，只借來形失宜，非旨。

○踐土 滅甲氏全，下比士會獻狄俘於周。

踐土 戰鞍

諸侯之獻功于王，辨其夷夏可也。鞍捷雖獻于王，然而齊捷也。

易戰鞍 鄆陵全

夏伐陳 五國伐鄭，下比係鄭皇成獻丘與敗晉之捷于楚。

諸侯之獻功有愈矣，其體者也。

獻於周而非夷狄之俘，且不可。而况獻陳捷于晉，獻中國之俘，而在世伯之晉，且不可。而况獻晉捷於楚，須與上題有別。

戎捷 宜申獻

經紀獻俘，有抑其不當略遠者，有諱其不能攘夷者。

一在不必獻上論，收書獻一在不當受上論，收不書宋捷，下比與失體意無干。

○戎捷 黃父

功出略遠者不足矜，功在勳主者不足異。

後世宰臣云云得之矣，後世有以澠骨云云失之矣。

麟首明徵

莊公

百

○戎捷 田賦

觀聖人抑外而譏內者，意可知也。

此以春秋之意，字為主，只將兩傳未提明，後世宰臣云云得春秋抑戎捷之意，近世達時政者云云知春秋譏用田賦之意。

梁丘 為楚伐鄭也，便非不期而遇。

餘丘 盟扈

內君縱權紊亂禍之本也。

都要講到嗣子上去，蓋兵不分則奸臣睥睨，嗣子偷不定則嗣子不能早正，入題須點國家所以安定，嗣子者有二，以幾至亡國意。

提起分作。

慶父如加餘丘同單

即逆臣去國自如見委權之失矣

出入自如須透重垂戒上此行寔因托齊自固非奔也桓以方伯  
自任豈不知父為逆賊乃受通逃而又縱之歸可見專權且久逆  
臣耳目之廣有所自來此處正堪描寫書如者特紀寔書法耳

父如 戊辰即位

兩紀內事深示謹權定本之意焉

俱重垂戒上○以兵權考之康王之逆齊伋與宰臣二諸侯散主  
不敢專執也以領命考之康王之立齊伋與宰臣二諸侯迎入不  
待崇朝而定也

麟旨明徵

莊公

百

狄伐邢

紀外夷肆患知救恤之當急矣

邢周公之胤主救邢傳

麟旨明徵

青溪吳希哲春卿著 富春宋維藩价祝訂門人 鐘馥起芬 王之爵以天 較

閔公

春王正月

經略國君嗣位正大倫也

時閔尚幼凡事由慶父夫人不可貶閔只自聖意上發惟不告故  
不遣使勿平

○救邢

觀聖人善恤患者而其情見矣

罪不救與救不力總是一個念頭無非欲輯寧天下意凡書救二  
麟旨明徵 閔公

句已盡大意兵者云云三句呼應最緊醒惟善救之人原來即是  
重兵之人看來此是何等意思足知聖人以兵止兵之情固甚倦  
倦也作文須于善救中透發聖人之情不可但說齊善

突救 救邢 救江 救邲至 救晉次

聖人欲輯天下屢于救兵致意焉

此又與他傳倒單例不全只當以救邢股入局先點明便將客股  
炤傳錯綜點過總發兵者一段意

突救 狄救 處父救 救邲至 救晉次

聖人情切恤患屢致意于救兵焉

炤傳散作勿將不能不力分大意全上仍當以本比問繳總發聖

人之情

突救 狄救 處父救

聖人重救兵。屢寓責于不救者焉。

正于罪不救中。發出善救意。蓋罪不救。無非欲其能救也。觀傳點三段。緊接凡書二句。可見勿專在不救上斷罪。

救邾至 救晉次

聖人急救之情。見於罪怯慢者焉。

仍要發善救意。勿專于怯慢上死講。蓋使纓冠者蒙憂。閉戶者又不蒙賤。則善救之情。猶未甚明。乃今于邾之救晉之救。恨不欲朝祭夕至者。而怯而慢。固聖心所大痛也。然則聖人善救之情。何如。

麟旨明微

開公

二

哉。作文全以聖人之情入股中。討虛處。議論無泥。題斷罪。

師還 救邢

重兵而獨善救聖人之情見矣。

用衆惟恐或輕。固以息民救兵。惟恐不勇。亦以息民。總是聖人全民意。文須用遞講法。互擊題神。纔透快。只將上比輕提倒單。不妙。

救邢 聶壯次

聖人善救兵而罪緩師。其情見矣。

以聖人之情句比。聖人之情。却是一意。但上從善救上見出。下從譏不速上見出。總在書法上做節兵。盛兵。只略點。上須以兵不可輕用難起。下須以兵利用次難起。

救邢 季子歸

善救而旌賢。聖人之情見矣。

以聖人之情句比。上情在樂拯人之難。下情在樂道人之善。

救邢 城邢

兩子伯主恤患。而用兵與專命不計也。

雖曰民命當重。然非所論于救之時。故善救邢者。正所以全民也。雖曰王命當尊。然非所論于邢之時。故美城邢者。正所以維王也。

救邢 盟貫 加師還 盟宿全

不以重兵而禦恤患。不以惡盟而禦謀義。

救邢 暨齊平

安內附外。以平者春秋所貴。比上兵者云云。

麟旨明微

開公

三

四國伐鄭 伐邾取釋 救成至 救晉次 比取釋傳

經示用兵之義。獨急于討罪恤患者焉。

都在書法上發。聖人欲人汲汲討罪恤患者。

救邢 邾益來

亦以情見比。上情在恤患。下情在遷善。上以重兵問起。下以諱惡問起。

問起

△盟落姑

好講于請賢。可以識內臣矣。

重安社稷三字。此即聖人所以賢而善之之象。思無從攻從請。上見得賢無從攻。從思上見得味。則是二字當以描寫立論。于請。

于齊上開叙去。討出季之賢來。纔是。若將因賢而請正講。便

○季歸

旌賢有特筆。而情見矣。

說賢最難打疊。非推上一層。亦非落下一層。只昭傳虛活言之。須

從聖情上。描出深嘉樂與意。善法雖有四。而點須錯綜。全重在稱

子是特筆。見惟曲致其賢之意。故志其歸也。特稱子以表之。賢

則不以公子掩也。賢則不以奔累也。聖人之樂與為善也。如是

從王伐 盟幽 季子歸

春秋因人而為之諱。可以參諱賢之旨矣。

於尊尊親親賢賢三段中。比昭出諱賢意。方于本傳有情。

麟旨明微

閔公

四

易踐土 處父盟 弗克納全

盟幽 河陽親親尊尊然題  
意未完宜刪

高子盟 河陽全音

推道善諱惡之意。而聖德宏矣。

要味孔子也三字。繳明本比尊賢諱耻。

出荆聘 河陽全。○次陘 河陽全。上二比各有樂  
與人焉善句。遂救許善之尤。

河陽全

△季子歸 高子盟

經于內外靖難者。皆旌之以特詞焉。

魯之既危而復安者。內有季子。外有高子。其功一也。○此以書子

合。不書季友而書子。不稱高侯而稱子。上異叔牙。下異仲孫。

季歸 躋僖公

經有以親掩賢者。有以親害尊者。

季歸 納捷菑

春秋致美內外之臣。皆因事而諱之焉。

諱耻諱過不同。曲致嘉與之意。則一季之賢在素行表著。盾之賢

在臨時轉移。上所爭者在社稷之安危。下所爭者在長幼之去取。

○季歸 華元歸

經于歸國之臣。有著其賢者。有著其正者。

上德素著。下勳素隆。故皆能靖國。去慶父。逃哀姜。殺蕩山。出魚石。

麟旨明微

閔公

五

季歸 會奔

賢賢不緣夫親。善善必論其世。

聖人樂道人善。惡稱人惡。聖人善善長。惡惡短。稱子稱公孫。皆特

筆。○比宋公伐邾。亦有善長惡短句。與隱揚書法。

季歸 邾益來

經于內事。有隱顯其情。可見矣。

上下對待極不倫。可刪。即出姑就兩邊聖人之情。及明此云云。揆

開發。上以出奔問起。何以為賢者諱。以其靖難也。下以俘益問起。

何以不為親者諱。以其改過也。此等語。每邊不必多贅。

仲孫來

經略內使見君臣之謀失焉。

非但不能討賊齊桓問魯可取仲孫侯其自斃這是甚麼念頭略其常詞固以事使之非不足致詳亦以踪跡秘諷不可測也○使慶父稔惡一段最重桓未遣仲慶父雖不忌魯猶或忌桓仲孫未承命來魯父雖無魯臣不敢無仲自有此行父將益無所忌却是不能靖難反深魯難了迨魯難深而始援之則所謂乃後加撫耳此薄德之議所自來也須刻入一步纔痛癢

仲孫來 高子盟

觀伯臣之窺內定內而得失分矣

近謂上無狗命意然同一齊桓之命何以從君與裁君者頓異則

麟首明微

閔公

六

舊說固自不差

仲孫來 札聘

望國兩感外臣則禮樂可思矣

此原從左合不重見禮知長觀樂知典上全重禮樂足以鼓動人說作文當以題面先翻起中入觀禮者由枝探本雖奸雄寢其窺伺觀樂者審音觀理即異國動其低徊而以禮樂制作之妙重發咏嘆意不必將事實鍛鍊大排小點後總發其意為妙

吉禘

望國僭祀而兼有其失春秋譏焉

禘與祫皆合祭但禘有自由之帝祫無自由之帝諸侯不敢祖天

子也魯以文王為帝東向而周公南向配之此伯禽成王受賜之非而子孫所宜改正者也莊是時尚未立廟故屈羣廟之主以就食莊公之寢故不言莊宮凡喪畢之明春將致新主于廟遠主將祧因合祭以審昭穆夫喪畢猶俟來春況喪制未闕乎就在莊宮且不可況莊公之寢乎重僭上不時非所只輕點于後

孫邾

春秋薄責逆毋重忘親之罪也

夫人即哀姜莊之妻閔之母降文姜言文姜殺夫哀妻殺子罪不同耳哀姜之罪降文姜一等全是追恨莊公志親釋怨其應如此之僭要在習而不察以是為常意發得愷切制未亂保未危意更須推開闡明

慶父奔

經于望國失賊而端本以示戒焉

失賊就不能遽討說傳有忘親縱權二意須申重縱權上以重權假父便可反炤出平日不能用季以至悍賊急難動搖今日弑滅再成季且奈之何哉總見執政日久非聖人作用自不得不久而後定原非論定聖賢之品也就中仍有扼腕魯國用人之失意不得斤斤傍題

築館 餘丘 孫邾 奔莒

經紀內難而追咎于忘親委權者焉

以孫奔問起。以忘親委權流水做去。不可分屬。

餘丘 溺伐衛

委權而忘親。亂之始也。

委權則難制。忘仇則象指。仍體傳。串發為妙。

季歸 奔莒 夾谷 墮邱費 只高子盟 墮邱費全

賢人不能如聖化之速。其勢然也。

玩設以聖人口氣。還當以下二比。挑所以不克之故。為妙。原非別

曰聖賢也。謂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以如此之勢。非聖人未易

倖圖。故久而後定。觀明有國者。不知圖難于易一段。自明須重發。

只季歸 墮二邑全。○只墮二邑 用田賦全。下此係冉有 格君之難

麟旨明微 閱公 八

奔莒 圍成至

內賊逸。由賢臣得政之未久。內邑固。由聖人得政之未專。

見聖賢之在人國。能為可用。而不能必其久而專意。此意要發。

滅譚 伐宋 季歸 父奔

貳賢之功。以淺久之別也。

管仲得政久。而節兵之效。見季子歸政淺。而靖難之功遲。

△高子盟

伯臣裁命以安鄰。其明義可予也。

人臣之義。在成君德。不導君以廣地。既云將南陽之甲。則取魯存

魯。料相當日。夫無一定之計。若以功利之見處此。必以取魯為便。

了。且君薨國亂。可圖明在無君。侯竟裁之以義。毅然立僖。以鎮定

之。則國有與主。而敵不敢窺。難自平矣。高子至三字不闕。見略無

觀望。以成君美。此非奇男子不能。明臣義。即得使體非二也。○馮

驪市義而歸。正與侯類。○加春王正月。主定僖公。

△高子盟 盟首止

伯國之君臣。皆有為義之功焉。

人臣奉使之義。在裁之于治亂之間。而成其德。今平難定僖。魯人

賴焉。以為美譚。至于久而不絕。人臣處變之義。在權之于各分之

中。而當其可。今控大扶小。會于首止。以定其位。民到于今受其賜。

高盟 鄭伯逃 閱公 九

麟旨明微 閱公

以義律人臣。而裁命狗命之得失見矣。

高盟 士句侵 俱是制于境外

二伯之使將。皆得于裁命者也。

狄入衛

觀與國被患之由。可以垂後戒矣。

只重衛惠即位。宜姜淫亂上說。而以衛懿好鶴點入。透發垂戒意。

棄師

與國以遠將亡師。君臣俱任咎矣。

責君臣俱用退。不以道向。須說棄師非所以遠將。見三軍關係

極大方見棄師之失。勿徒講遠奸非道。玩傳危國亡師之本句。又

責君處用危亡字責臣處用危顛字此意須痛切發之

麟旨明微

開公

十

麟旨明微

青溪吳希哲摩卿著

同邑王士義

僖公

春王正月

經黜國君之禮立正王法也

他傳皆云正人倫此獨云王法王度則上稟邊較重且當喪亂之餘無命可承又不能捨僖他適只見成風嬖妾不可屬于季友人臣不可屬君止有告周則可此王法所在斷不能外此別尋係國之道唯魯使不告故周使亦不至併其服喪已畢士服入見之禮闕之如王法何入見意在後用須斟酌○王法即王度

麟旨明微

僖公

△歸賵 春王正月

經微有位兩惕以所保焉

只借股發意必字與而後字最宜挑剔二位字極重上下俱從位上論起若以係王于天不書即位問起便非傳豚

○上易南季聘凡伯聘錫命全○下易立晉小白入去疾入全

春王正月 城楚丘

經正王法而專立專封均貶焉

就建國封侯立說僖公當國家喪亂之餘無內承而豈可無上告桓公當衛既亡滅之後宜恤患而豈謂宜專封俱重不告為是

春王正月 圍彭城



春秋謹王度而致意于獨立討叛者焉。

此以王度比，然上斷罪，下論意對，便不倫。上下只就聖意發，纔是上從必字而後字着眼，下從兩不得字着眼，自有生韻。

歸期 荆伐鄭 小白入 春王正月疾傳

春秋為天下國家計，而不保之定之之義焉。

△聶北救

伯主恤患而有遺力，經所罪也。

力有餘而救不速，一申說，聖人之情見矣。句首末要重發，他傳重義字，此獨重禮字，見睦隣之禮當如是也。故曰于禮為急，惟力有餘而救不速，所以可議。書師書次，二書法，聯收，方有情，舊用養亂。

麟首明微

傳公

意無據有聖人之情，纔着為春秋之義，義結于情，情傳于義，正好互相發明。○救患四句，又從聖情推出，是立案處，玩一故字便見。

、次聶北 次陘

春秋子奪駐兵，而其情見矣。

俱從兵力有餘說起，重大字發見，次而伐則可，次而救則不可，只虛自伐救上發，不可直作聖人之情。

次聶北 伐楚次 遂救許 取雍丘易取師再

觀春秋所以子奪駐兵者，轉定救取之衡矣。

先以二次作二比，見由二次之褒貶觀之，而聖人仁天下之情見矣。所以救患分災，于周官睦隣之禮為急，而好攻樂殺，于孟子所

云殘民之罪為大，即此意也。炤故字接下，救取作二比，仍挽到二，次上于傳較順。

、救許 雍丘下比易致

明於恤取之功，罪愈可以推聖情矣。

以聖人之情起，依故字緣下分作二次意，不但末後繳明能于中間味，嘆出更有結構。

出宋大水魯甲氏無遺全○遂救 取罕達與師僅免二人

六邑全○宋大水 雍丘皇瑗合墨遂致子姚之敗全

次陘樂救反救許

駐師免于罪，移師合於禮。

麟首明微

傳公

炤傳末四句作，不可似合。

聶北 救許

子奪恤患之兵，而聖人之情見矣。

以救患二句為主，文中須相形，透出聖人之心，見句纔妙。

聶北 伐鄭新城

兵力之足者，因攻恤而見得失焉。

俱從兵力有餘上發，下邊論討罪與全民命無干，亦無書法。

聶北 捷箇

春秋子奪伯事，皆以兵力為差也。

上力原有餘而駐師，下力非不足而從義。



聶非 厥怒

兩紀恤患遺于力者可譏，款于力者可怒。

忽敬仲之戒，勤狐父之請，然上邊小白在行，為力有餘，下邊諸國集事，反云力不足，其寔難通，仍須寫其意為高，不可認寔。

夷儀

即小國之不寧，見伯義之怠矣。

雖器用之具，何補奔潰之虞，須于遷上翻出怠救，不可于怠救說到遷上，傳中見字極宜體，緩不及事句有味，桓雖末路收功，然緩便不及事，不然何至於遷也，自遷為文，雖是落下文法，亦當為下題立案發一難，再挽到本題為妙，見猶幸遷出于已，意有能起。

麟其明微

僖公

四

而奠之者，尚不至冒封國之嫌，是則後此不可知之事，而倘謂是役也，非緩師實致之，桓能自解乎哉，書遷而後得定功之案，即可以是以得定罪之衡，○緩字正對上傳急字看。

夷儀 城邢

伯主存小，于既危，春秋權以予之也。

卒字根緩不及事來，志字更重，作文將上比輕提，而即以自遷作承上，恐下語轉重，志義發，而以無命意，一剝一解，翻辨于後，曰自遷，見非封國，曰天子不能正，見非得已，看來二意俱不輕，有此一段解說，方是聖人所以準桓之律，今書法還是連綴，自遷再書，而墜重再列三師為安，○加聶非仍昭傳倒作為是，○只城邢除緩。

不及事意，便是

聶非 城邢

經于伯主恤小，譏其意義于始，美其志義于終也。

既去夷儀，主遙對而不失，傳意為是。

齊人伐衛 城邢 上易子突救全

兵以討罪為正，而亦權予夫恤患者為。

正自用兵言，權自書法言，將上比作討罪之正，倒重本傳作見以振王靈，必如齊之奉命城濮而後可，顧當此華風不振，有能仗英聲以懷親暱，亦治內一機也，要知正為尊周，權為攘夷，亦正以維周，須有主腦。

麟其明微

僖公

五

城邢 遂伐楚

經於伯主專兵，予以權而奪以正也。

專兵雖一，但諸侯無救患分災之禮，無擅兵征伐之義，又要知救恐緩不及事，問罪則奏報無難，時勢不全，故待之異，此題仍體權。

正字作，則雖比而起，束當有分曉。

城邢 盟首止

兩予恤患定倫之事，皆酌于權也。

下用鄭逃傳，權各分之中句，二傳權字，俱就書法，上論無王命，非

王志各挑起，收再列三師，再言首止書法。

夷儀 河陽

觀春秋自遷自狩之文所以全二伯也

美其志原其情近謂自遷為文是經例對下不過太泥

城邢 入陳

重恤患而不計其專重討罪而不計其貪

上重天子不能正下重中國不能討上有功于世道下有功于人

倫未滅復封畧點

比圍鄭是不計其暴兩傳皆有天王字樣○比執仲幾不以王命

與師亦予雖王事亦貶○比宋公伐邾是不計其貪上重志字下

重意字○比圍蔡是不計其暴美恤患怨復仇○比柏舉是不計

其僞上重天子不能正下重天王不能達其命

麟旨明微

僖公

六

城邢 厥愆

恤小無命者美其志禦外無功者怒其心

△城邢 黃父

專命恤小者予以權協力勤王者待以正

上以時勢度之  
下以分義繩之

○伐鄭

春秋謹浸強而為揭其漸焉

浸字須透楚前此何嘗不伐鄭但在今日正小白勤貳之年公然

爭鄭便非乘時竊發者比勢更不同蓋已在純門熟嘗之後又伐

鄭又字可味其勢不至會中華云云不已會中華四句由淺而深

正浸強註脚不可認作流弊數個年字不閑見玩之則年而圖之

則漸日玩之則年復一年而日圖之則漸復生漸此豈復前日敗

蔡伐鄭之人只講楚勢而經世意自見○加荆敗 荆聘 荆伐

鄭只辨書法起 再加會中華四比是全傳題同單

敗蔡 荆聘 伐鄭 楚人伐鄭

經謹外勢浸強而變例以待之焉

上三比只辨書法倒下同單落本股宜云至是伐鄭即敗蔡入純

門之故智非復聘魯之効願矣而何以人之下重浸強意

敗蔡 荆聘 荆伐

歷觀春秋所以待外夷而知有不輕與者在矣

借王法所必黜苟非修禮而來未有以人稱者是總起下伐鄭稱

麟旨明微

僖公

七

人意作文當會聖人未嘗輕以人假楚之意方合傳味傳中乃復

二字可見舊主一頭兩脚甚謬

荆敗蔡 荆伐鄭 正大法嚴大防分近謂抽  
荆聘比不成題姑存之

荆人聘 楚人伐鄭

春秋同詞以謹浸強其慮遠矣

舊主為善不追其既往防惡必逆其將來玩亦字還倒單

伐鄭 盟齊 會孟秋 公如楚 會號

外夷浸強而日甚經所謹也

只以伐鄭問起中實以四股說他浸強日甚不可將伐鄭講一截

然後截作四股便似講流弊了○去本股以勢成于漸論起只點

綴伐鄭一句，便反提四股，發浸強意，不可倒稱人。上二比是齊桓既沒，下二比是晉伯中衰。

楚人伐鄭 盟齊

經于外夷兵好，有謹漸謹始之意焉。

漸強與始盟有別，漸強有日，其意就已成之勢言也。始盟有開端意，就發難之機言也。上下對語，須斟酌，舊總以始字領，謂爭鄭之始，盟夷之始，便欠通。

伐鄭 滅舒蓼

外夷浸強，益強之勢，皆經所謹也。

會中華云云及滑汭云云，雖有日後目前不同，正浸強益強寔事。

麟音明徵

僖公

是的對。○比吳入州來外強之漸，外陵之漸，亦整。

伐鄭 會宋

聖人致意夷夏之故，而淡為漸強始交者處焉。

自是盟齊云云，自是會申云云。

荆人聘

楚人伐

楚子伐

宣 楚子伐 宣 九

經于外夷有同詞以謹浸強者，有同詞以惡猾夏者。

堵敖之世來聘稱人進之也，至是書人，豈許其伐國乎？歸生之亂。

伐鄭稱爵，予之也，至是書爵，豈予之乎？○只伐鄭 宣九年伐鄭

同。

會程敗偃

親望國之兵好，非誠于安攘者也。

誠字要重發，當會時桓便以安攘相詔，而乃有此師，則非真同真。

協矣，須體既又字，渾講不可作兩截，詐戰只于講內點入，倒直書書法。○只敗偃大意同，乘虛丘之成將歸，就是詐，以邾受姜氏也。

會程

內外同好，其輔伯之迹可按也。

謀鄭却楚是安攘極大事，志同謀協，俱就安攘上說，味傳則是二字說不得不同，協又說不得真同，協要得不即不離之趣，虛虛隱返下機妙。○舊主致勤振威意，不免舍主尋客，只好作文中波瀾，則可。

麟音明徵

僖公

敗偃 敗鄭

兩譏望國覆小，君貳伯圖，而臣昧王事也。

二邊用詐不同，各據事定點起，不重賢君故望其為伯者之輔賢，臣故望其行王者之事，然題無甚味，且將責備意強牽，作比殊謬，近議則較是。

會程 敗偃 盟貫 伐黃

虐同會者無安攘之誠，棄同盟者失安攘之義。

既又二字合，二邊俱重安攘上。

敗莒獲

春秋備責內臣之勝敵以其戰也。

一至用戰便不可題意全重不戰屈人所謂王事正在此非但責其詐也正惟全曲在君可以詞論不消用戰入手須將莒曲重難起責備是盡詞以責無責備賢者意○書敗書獲見全然是強國氣習

敗莒 北部

兩觀內臣待敵而王事之得失見矣

傳雖有詞命句寔非明文主對為是

敗莒 召陵

內外制敵戾王師可譏近王事可予

上可以無戰而必戰從莒曲重翻出下可以戰而不戰從力強重

麟有明徵

舊公

翻出纔是不戰意

敗莒 札聘

經責內外之臣律之以王事中也

不必泥責備賢者意王者之事脩詞不觀兵中庸之道達節不固

敗莒 楚丘

經於挫敵專封者責之以王事王法焉

敗莒 秦人伐晉

經於敗敵報怨者均責以王事焉

抑鋒止銳懲忿窒慾上重戰帶詐不重忿帶貪

敗莒 大鹵

經於內外挫敵均律以王師焉

舍詞修戰非王者用師之道毀車崇卒非王者用師之法上以莒曲起下以攘斥宜起

長勺 敗莒 俱重戰而詐帶之

春秋正王法特畧夫專封者焉

年二 ○楚丘

要將道義功利小惠大節極力洗發方透須把義功講得大纔見

王法之重與緊全在既亡滅一句功大也在此聖人不與桓也在

此蓋城于既滅與城于未滅所爭甚鉅自不得與城邢並論○畧

字有味不可狼罵桓究竟存亡撫危亦伯者所得為但以王法相

麟有明徵

舊公

繩便許大功亦只得輕撇過無道桓文意甚不開道義功利之界

限聖門把握極定而大節小惠之分數聖門稱量又極嚴故即不

可誅而可畧所以扶王法而抑千古功利之習也此際正可想見

聖學精微處不必死抱專封更妙

城邢 楚丘

專封與恤患異經故正以王法焉

一未滅一已滅故彼為救患而此為擅封此正功利道義不可不

辨之際故曰春秋之法仍如傳總問倒單重發其有功一段意

楚丘 遂伐楚

經于伯主專封專征皆讓焉

昭傳仍各以美木瓜無義戰問起上惟天子為能封國而衛固嘗  
亡滅下惟天吏然後可以伐人而齊未嘗請命

楚丘 蔡丘

經畧專封而予明禁皆尊王之意也

五伯三王罪人五伯桓公為盛上畧詞下詳詞

○楚丘 職泓

經議二伯之事正王法明王政也

當時以為功高利大自聖人斷之止小惠耳此而不畧則道義之

大節亡矣故書法如此當時以為至仁大義自聖人斷之止小名

耳此而飭之則仁義之大德妨矣故書法如此

麟音明徵

信公

三

楚丘 城濮

經畧二伯之功利重道義也

二役皆莫大之功桓文之所以伯天下所以歸二伯都只在功利

上看了聖人作春秋把道義一昭都覺可畧此正見聖門貴王賤

伯意故曰無道桓文之事與曾西不為管仲云云此意須透發

楚丘 踐土

經重封建特譏二伯之專焉

俱是衛事重在衛國已滅衛侯未絕上分土惟三而擅命以封國

何取木瓜之咏列爵惟五而擅命以置君何取弧矢之鏑

楚丘 敗穀

兩譏伯事以專可畧貪可狄也

木瓜雖美桓而當年專不可抹秦誓雖美穆而前此貪不可掩

楚丘 秦人伐晉

春秋紀事以王法正專封以王事責貳過

此畢竟是強合然極不好對全在拋題做聖人意思以五伯為罪

人以秦誓列百篇須想發其中畧而不序與責備之意

△楚丘 圍鄭

經以大節律人而畧其功與過焉

存衛惠本不小而律以王法之大節則小釋鄭過本不小而律以

正倫之大節則小全從聖心權衡處看出妙用兩畧字極可玩都

麟音明徵

信公

三

自俗眼張大功過中勘定大小不貴在事迹上多贅褒貶

楚丘 彭城

貶專封以正王法予討叛以謹王度木瓜舊史各引起成三百乘實五大夫

△楚丘 城杞

兩譏與役以其專權昧本也

衛亂雖可恤而不宜專周母族雖可念而不宜先父總一惓惓尊

王意木瓜載馳葛藟楊水四詩用須渾化

○楚丘 會陳

經重封國有見權之不可專者有見制之不可廢者

上衛已封矣功不可沒而聖人偏畧而不與見封國之權不可擅

自諸侯也。下陳已滅矣。法不得書。而聖人偏存。而弗削。見滅國之事。不可操自夷狄也。上存大節。畧小惠。下歸民心。合天德。上下一削。一筆正對。鍼具見立言之妙。不在事跡板發。

楚丘 盧吳歸

春秋重討建之權。兩因事而致意焉。

二邊俱要發大意。纔是若上比多斷罪。便對不倫。

、楚丘 黃父

春秋以正待人。故封國勤王無美詞焉。

上比以正待人。參用緣陵傳封國非諸侯所得擅行之權。勤王寔

臣子分所當為之事。成甲士具祭服。輸王粟。具戍人。

辭旨明微

信公

古

楚丘 大鹵

于專封而律以王法。于詐戰而律以王師。

上以詩美木瓜起。下以詩美六月起。

楚丘 宋楚平

經明臣道。封國平國之專皆譏焉。

上重衛已滅。無擅封之事。下重在君側無奏報之難。只用于反對

齊桓勿扯華元兩邊。都以功揚起。俱于臣道有碍。下傳無義利字

楚丘 厥愁

以正待人不錄夫有功。以恕待人不貶夫有功。

二邊須以有功無功難起。收畧而不書序而無貶道義。仁智是眼。

、下陽

諸侯貪利以棄險。經兩變文示戒焉。

總叙分作上重法字。下重意字。虛寔不倫。只在人善對耳。近謂失

險從貪利來。相承作亦可。但玩兩個何也。用書法開起。兩偏較冠

冕。貪利邊要見以一壁馬而易一兄弟。并易一身。棄險邊要見亡

一下陽。而即以亡虞虢。俱是極大千繫處。纔見得千古之炯戒。○

加邾鄭伐。序邾于首。滅譚。國而曰滅。同單。二比只引起變文。

下陽 城中城。出下陽。城虎牢意同。

經明保邦之道。致意于棄險設險者焉。

扁固門戶。示棄險大戒。杜絕僭僭。示體險大用。

辭旨明微

信公

古

、下陽 執虞 滅巢 入郟。宮之奇。沈尹成。

比滅巢傳失。下陽失巢。俱一邑之棄為崇。

○盟貫

伯王結遠以服外。其慮周矣。

張云。江黃東方與國。見是人所想不到處。而桓也去服他來。再無

一着不到了。故曰慮周。要本服荆楚來說。若是要勝楚。也不消服

江黃。惟要他不戰而自服。故必使之一無所附而後可。義著意重。

若不是攘夷之義。則其慮周亦不過兵家詭道耳。何取焉。○慮周

義著。總在今日區畫上說。作文以慮周為案。而就中發出義著來。

蓋服楚之慮周。而攘夷之功。即此可見。非到功成而後。為義著也。

傳專重攘夷不必安兼中國說獨言江黃者見其遠結江黃爲義也非如舉遠該近之說○此但服江黃謀尚在陽穀要有別是舉非仲意勿兼用○加盟茂 盟宿炤盟雖春秋所惡句倒作

盟貫 伐楚 召陵

伯主慮周制外而義者因之矣

傳意原以安攘大義人未有能慮者桓不惟慮而且周密如此足見其用心于安攘其義即昭著可見如此則伐楚召陵等比甚欠妥若出亦當在本股慮周上講重發首股下二比虛虛見出個安攘不必鑿定坐義著于下二股多生枝節也○出盟貫 陽穀

伐楚 召陵同○加取蔡伐鄭等比只見楚強意當外強而結遠

麟有明徵

僖公

十六

制勝一氣作

盟貫 陽穀

伯主結遠以攘外於定交定謀見焉

孫子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上正是伐交遠結江黃妙在結之使來故許是盟下正是伐謀奇用江黃妙在使按兵不動故善是謀俱以策勝有不貴戰之意都就兵法講纒妙

盟貫 召陵

伯主於外夾所以服之帖之均得也

主合各尋傳中大意不可誤以下比爲義者以未服已服立眼二邊總是制楚武王八國之誓文王三旬之降

盟貫 侵陳 易伐陳同

子奪伯主以得于制勝而失于持勝也

二國來定盟則楚失右臂慮周而善已著武八國之師不過如此楚方受盟則志已驕溢政釋而德已衰湯不罪萬邦方之遠矣

盟貫 葵丘

定遠交明王禁皆伯信之善也

獨言遠國義著即于慮周帶說再言葵丘信諭即于禁明帶說

盟貫 盟戲

二伯之信皆得制外之道焉

鄒上是伐交下是節兵皆兵法也只就兵法上發極是不可以

麟有明徵

僖公

十七

盟貫爲善謀只用桓悼勿用管仲知營對○桓之不戰屈楚正在江黃之來服二邊俱可參不戰意

盟貫 執曹昇朱

結遠以制外其慮周虐小以制外其謀譎以後日之戰不戰爲案

盟貫 侵崇

結與以制外者其謀周攻與以求成者其謀逆

江黃東方與國崇在西土秦所與是上下駿關語慮周謀逆俱從

此翻出

盟貫 蕭魚

結遠以服外推誠以服貳春秋皆予之也

上見楚是強國。下見鄭是反覆之國。上與國一來。則楚不得不服。下至誠一推。則鄭不忍不服。不出伐鄭。此主極確。舊主遠交制外。尔戰帖外。以駕外對服外。似不如。

楚人侵鄭

即夷勢之橫。非謂可無討也。

此題所主不一。各有明傳。或主盟齊稱人。或主滅潞為門庭之寇。俱可然。憑陵上國。即在桓南征時事。還似主次。墜傳較妥。楚類已長。子文已相。闞章之將。聃伯之囚。後舍不可不攘。意以專束之。

三不雨

經紀天變。可想君心之勤矣。

麟有明徵

僖公

大

志字極重。傳從詩稱節重。云云。想見他閑來。又從閑想見他勤來。閑如其人勤。亦應如其閑。每時一書。亦足曲寫君心矣。文須以虛景宕出。

三不雨 二不雨

紀災有詳畧。二君之勤。慢見矣。

有志無志。多從平日想出來。按其行事。絲毫不容假飾。故觀于詩。儉以足用。云云。觀于春秋。緩于作主。云云。則歷時與每時。正是其著勤著慢處。勿冷淡過了。

盟扈 盟扈 四不視朔 會扈

備紀內忘。亦足徵其無志于民矣。

事神睦鄰。總驗其無志于民。以不憂雨。與僖公相形起來。○或楚丘 三不雨 興邦勤民合。題無甚趣。

取舒

進翊伯之遠人論其世也。

從世類中全發與善意。自是傳神。然此事寔題也。如此不免坐空。觀魯頌荆舒是懲。則舒之黨楚久矣。使舒比楚。當南北扼塞。桓即欲問楚。其能跨險而進乎。有舒之假道。然後江黃互相策應。彼所云風馬牛不相及。正不虞得江黃者。又復得舒。故驟駭之以為東師。從天而下也。則取舒一着。固安攘大義所關。文須扼要。○桓不救徐。可作結。

麟有明徵

僖公

九

○六月雨

經志喜雨之文。所以示君道也。

憂喜原可互推。而知有憂。必有喜。亦只是想出。全是借僖再訓。蓋題雖做喜雨。正要從未雨前追想出一段天災。不可不懼。民隱不可不恤。意玩觀此義。則知春秋云云。文須揆發為上。

三不雨 六月雨

觀憂喜同民之情。可以想君道矣。

憂根平日來。喜根憂雨來。碎講約畧。仍同單比。重發君國子民之道。體懼天災。恤民隱意。

六月雨

歸三田 君勤動天 聖化格人



六月雨

獲麟君德致詳聖經召瑞者有此二題然上此感召  
意寔係添出宜刪即出姑就感應之理發較可

△陽穀

用。小。而。謀。弗。用。亦。善。于。握。奇。矣。

要寫出桓伯當年壇坫上一片精神如指諸掌方妙玩三個謀字

全重在用江黃。然桓之用江黃。正妙在不用為用。有此兩股。按

兵不動。以為疑兵。纔可濟正之窮。自為犄角。自字甚有味。此其謀

即行間諸君未必知。僅于伐陳一露頭面。若非此伐。當日兵機幾

成千古疑案矣。書法止係于江黃。可見題只重奇上。

陽穀 侵伐次 召陵 執陳 伐陳

伯主奇于用遠。有後事可驗也。

麟旨明微

信公

于

以本股如傳問起。即以侵伐次之。與不與實講奇正。融會傳意流

水。做去不必另講陽穀。須側重奇上。奇在前。日不用。以後三比駢

明奇兵。收本比書法。

陽穀 侵伐次

詳伯王兵好而制敵之謀善矣。

同上。但少駢意。仍重奇上。陽穀亦不可另講。

召陵 執陳 伐陳

伯王用遠。有時而奇謀駢矣。

觀召陵盟。濤塗執。然後及江黃伐陳。則知自為犄角。明矣。可見可

以伐陳。亦可以伐楚。正惟不與于伐楚。暗裏策應。更自得力。人或

疑後日何以用江黃。蓋楚已帖。八國已歸。則按伏之兵不妨撤而  
他用。不但借來一駢。亦見桓動止俱中兵機處。

侵伐次 召陵 執陳 伐陳

伯主資遠之謀。于敵服之後駢焉。

奇正低昂。重奇邊。以召陵執伐駢之。須以陽穀炤一句。見非陽穀

定策。安有今日哉。如此方有結束。

陽穀 召陵

兩子伯王。其制敵待敵俱善也。

以未服既服。立說上奇。正重在奇上。下律禮重在禮上。此等題要

有交互意。

麟旨明微

信公

于

陽穀 侵伐次 召陵 執陳 伐陳 侵陳 去侵陳即傳題

春秋予奪伯王。以制勝持勝之異也。

與盟貫侵陳同意。○只陽穀 侵陳同。○或出陽穀 陽穀伯謀

善伯業。忌比。

○會禮 大徑上用侵陳傳。致勤于鄭。振中國之威。下  
用陽穀傳。厚集其陣。震中國之威。比。

伐陳 葵丘

伯主懷夷。尊王皆即事而可駢也。

不可坐實講。須提撥別發駢意。明白不必又說向謀與義去。上謀

之于始。而行之于後。下行之于始。而明之于後。

陽穀 侵伐次 召陵 盟戲 蕭魚

二伯制外有成功皆以謀勝也

奇正勞逸點目不可以管仲知營對曾辨于前

陽穀 盟戲

周云上是制勝之謀下是善勝之法上妙在按兵不動則楚人自不敢動故曰制下妙在輒救不戰則楚人自不得不敵故曰善

陽穀 伐鄭蕭魚

二伯有所以勝外者皆經所予也

下比兼息民便與上主異○分合奇正勞逸饑飽

陽穀 蕭魚

經子二伯有制外以謀者有服內以誠者以上諸題須看得有分別

麟旨明徵

僖公

主

伐陳 取鄆

春秋紀事而見資遠崇惡之驗焉

使不與謀于始而何以與兵于終使不為其黨也而何以與其詐

○夷夏君臣

搭新城驗即夷○搭壽納幣驗無名○搭墮費驗越禮○搭三

卿伐莒驗專兵

滋盟滋者居官滋事之稱如齊滋者專為治此盟事而往也

內臣承命以講好見輔伯之善矣

邾敗後貫澤陽穀俱不與茲遣上卿往命視他盟為愈矣

楚人伐鄭

貳國被外患而思內德可以見伯政之始勤矣

褒中寓有貶在須從思上描寫桓公方楚人未帖之先能令人如此暗擊射侵陳意出有主次陘傳暴橫上講雖有明傳覺少趣

△侵伐次陘

年四

定伯主之功過皆以尊王也

奇正叙處點過只一伐楚而齊桓功過俱在此總重尊周上正名

與善是兩邊主腦欲尊周而兵却擅周雖擅周而志却為周二意

須相縮大開便煇攝不來二名字只看做一樣為是志善志于尊

周也序績者亦正為攘楚以尊周其績可序耳非美不戰也二書

法總收○加于師召陵只煇傳收序績書法仍同單勿用禮律字

麟旨明徵

僖公

主

○侵蔡

遠兵不與于掠小而伯謀奇矣

主家氏註見潛師掠境使楚不知所備既欠妥即云奇于侵蔡即

奇于侵楚亦終不妙當以侵字提過用陽穀傳江黃不與問起以

用江黃之奇作較有據

侵蔡遂伐楚

伯主兼用奇正深惜其有此專焉

既云正緣何又云專似相矛盾不知出一伐字從聲罪致討來楚

罪本可攘但攘之不由命耳作文點過奇正即從正字立議遊落

專上方有體認○狠說專兵終下一層

只遂伐楚舊點起正字看來即從正上

加伐鄭元侵鄭二伐鄭三同只以楚暴引起師則有名句

次陘

經序伯主不戰之績以志于尊周也

舊謂按兵脩詞有舞于因壘之意還重不戰上但使之服者在脩

詞而桓之績全在楚服上見桓唯必欲帖楚以尊周故不敢輕擲

于一戰則不戰雖美事尚後一層將後傳楚人未帖一段參看則

脩詞正為服楚審密着數仍要縮到尊周上為是

侵伐次 于師 召陵去次陘即召陵傳

經于伯主攘外讓其專而序其績焉同單分斷下二比只倒書法

麟旨明微

僖公

西

△次陘 于師 召陵

經序伯主攘外之績論其志也

重志于尊周發揮志于善志于夾輔之善也不必又重不戰周亦

云此伐楚原為包茅之不貢王祭不其則其志却是尊周聖人直

是此處與他為善不可執脩文告一句看

會首止 柏舉

即春秋正名與善者而待伯之意見矣

以伐楚次陘起不宜板發二股只借首止殊會為正名爵柏舉為

與善而以取舍不妨互用意照出于奪頓殊見序續中難抹其專

而罪專中又難掩其績聖筆之叅勘功罪不可以執一而觀也若

是須筆筆放活纔妙

伐鄭 遂伐楚 于師 召陵只伐楚 召陵同

外橫而專讓可讓外服而禮下可于

上專王命 孟子云春秋無義戰下近王事 楊子云春秋美召陵

遂伐楚 遂救許

兩紀遂事有讓討罪之專者有美救患之逆者

二遂字不同上謂這等極大事敢悍然專之下謂垂成之功遂肯

丟下救許如此想來儘有局勢

遂伐楚 遂圍許

專王慢王之罪皆以遂事失也征伐大權朝覲大禮

麟旨明微

僖公

玉

遂伐楚 大鹵

兩讓攘外以專王命戾王師也各以宜讓斥引起

侵蔡伐楚 入曹界

兩紀伯兵有責其專以攘外者有責其讓以致外者下北如重 致楚說

遂伐楚 城濮

經讓二伯攘夷以王命王道律之也

各以楚橫重起下重志戰舊以誦對專不妥

若出次陘 于師 召陵 城濮比城濮傳以上三比對下 一比善其志謀其意合

遂伐楚 河陽

攘夷之功大春秋以義而正名召王之情逆春秋以誠而變禮

伐楚次陘 于師召陵 侵曹伐 救衛

經惡專忿之兵尤示與人為善改過之意焉

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

荆敗蔡 伐楚 次陘 于師 召陵 椒聘 比椒聘傳

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

荆聘 次陘 柏舉

春秋樂與善迭因志而進之也

三比都要想出不以不好處沒其好處荆不計其逆桓不計其專

吳不計其僞方見樂與人為善意

翦 襄歸 猶三望 上比易唐逃 譚奔 章羽 胡豹 意如至俱同

麟青明徽

諸侯之不知命因失節僭禮而見焉

總以知命意起一不知死生有命一不知禍福有命

滅黃 吳伐陳 楚昭知大道 易取鄭 偏陽同 易舍至 四國笑同

兩觀二君之得正皆知命者也

于師 召陵

經嘉外臣服義而尤序伯主帖外之績焉

以屈完服義提過隨于辭昭王之問對戰攻之難見楚之且順且

抗轉下桓退舍召陵云云重序績上作

于師

有服義之外臣經所特進也

既云持抗服兩端何云服義服義只在諾王頁上文中須將膠舟

水濱之對方城漢水之稱用雖字挑發方不犯駁楚大夫三字可

玩義出于完難義出于楚之完更難不稱使與來盟俱作事迹書

法止收稱名氏便了須本桓仗義尊周說來方有原委

○召陵

伯主緩外之績幾于王矣

看他師不暴用便是律而能于抗服互持時以不戰緩之便是禮

然律禮總只一套從旁加贊桓非有心立此名也不遂字宜玩謂

不終遂戰之志深心下楚為庶幾王事若遂此戰則仍然伯氣耳

○細參之已服服字即服義服字止應責包茅一節桓原為尊周

麟青明徽

只消此着服義便有不盡下之氣把南征之故訟言一遍餘外都

不啻他故師強而下楚見桓十分忍耐已服不盡服而止以服義

收楚見桓大有思量不然律用出節制之中此亦桓之常且使禮

下在惠徽之後此併亦人之常復何足為桓異哉此處全要參定

已服處若云未服則明有服字若云盡服何消桓始理會得非如

此勘要精嚴未免鶻突

侵蔡伐楚 于師召陵

伯主緩敵近王經特序其績焉

以召陵問起以師強敵服交股發其不暴不驕而意仍重禮下處

蓋桓當年不難在律而難在已服不盡服處斷然退舍故已字不

可看死纒緊要處服義就不過求所以為美耳

遂伐楚 完盟 專命權命

伐楚次陘 于師召陵 執伐侵

經于伯主序其績之美 譏其德之衰

近王事 款王德上下俱主驕暴側重驕邊 出召陵 使陳同

只召陵 執陳同以禮外臣虐內臣立說

召陵 首止

柔遠定儲 一匡之功著矣 是征夾輔分點

○召陵 葵丘

經于伯主綴敵深美其不戰明禁深美其不戰

麟首明微

上以王事論起下以王禁論起上不戰而禮服下不戰而信諭

召陵 入曹界

觀二伯之帖外虐小而得失分矣

以師則不暴以敵則不驕總在卒與之盟而不遂上見得庶幾王

事自處曹則為暴自致楚則為驕總在舉動不中于禮上見得道

不足尚

于師召陵 城濮 要加于師此纒別救江傳

春秋子奪攘外以不戰與志戰異也

上可以戰而不遂下可以無戰而志戰俱重戰上以屈完子玉 提

召陵 晉侯伐秦

經重王事有取于柔遠改過者焉

二邊王事不同不可總起借上傳春秋樂與善對下大改過

召陵 戰泓 近王事吳王與以律以禮不仁不義

召陵 彭衙 不戰近王事志戰非王事

召陵 大鹵 近王事非王師

召陵 盟戲 桓侯楚悼故楚俱是不戰屈人

召陵 伐鄭蕭魚

序二伯制外之績皆以不戰也

此以序績比則下傳只就駕楚說須玩下書蕭魚之會及城濮之

績不越句上管仲下兼知魏

麟首明微

、召陵 蕭魚

禮下誠感皆伯事之美也

上全在半服半抗處見得禮下為難下全在似同似合處見得誠

感為至然子展原有成算初不盡係推誠也亦須畧參用謀意活

發之方無破

執陳

伯主虐使臣可以規德矣

惟攻戰故徑陳陳不果納畢竟要執其使臣纒去得于此想見必

有一段不厭于人心者宜含當自反意稱人以執非伯討仍要見

治之尚未有已意方別下題

伐陳

經于伯兵驗其謀之善著其德之衰

謀在然後及處見得前日之不用者其計深德在方受盟處見得今日之遽驕者其量淺然未帖而謀方帖而衰即此可以定桓端末亦須討歸束處未便板板大開

至伐楚

內君以攘夷至大伯功也

公之從桓一侵蔡再伐陳而獨以伐楚至見此乃夷夏大防尊獎之義所關其功甚鉅從汪註較長春出秋還為時已久意只帶見

執伐侵

麟旨明徵

僖公

三

伯主亟于虐小經責以王者之量焉

傳首思敦云云正見其不足以服人而當自反便含得貴王賤伯意○此題全要寫出桓仲生成德量王者致人之思不致人之敦就有差池不肯過督人伯者器量原不過如此當其念深禮謹時識者已知其不能終日桓德于是乎衰句須善看謂前日言其衰人終不信今日不覺見出真相于是見其衰非于是始知其衰也存此心以進云云謂若不是伯者則桓有王德而管為王佐然而非伯之真也所以終成伯者之局傳中方字已一字猶未字描出真面目甚刻近謂存此云云有十分望桓意于假字不貼殊未必然○張德仲云執伐侵得其常非得其變若將于是句作驚怪

語存此心云云作屬望語非本旨矣上傳云庶幾王事語原斟酌

伯政思于人而輒敦德衰見矣

孔叔曰齊方勤我濤塗曰國必甚病從幾字立論通格為是仍要就敦上隱隱想着全旨方妙

執陳 起聘

即人心之思敦而王伯之貴賤見矣

當身而人已敦番世而人猶思貴賤自分大意與上題同但有伯政王政之異耳

思邊易落姑子思季高子盟猶望仲孫來猶來周禮十三國伐秦秦伯曰

麟旨明徵

僖公

三

武子德在民知召公書救同上華元奔彼多大勳

敦邊易會蔡丘辛孔止音勿會會淮城鄙役人病登丘呼

高子盟 韓起聘

兩即人心之思而知為政之幾矣

楚人伐鄭 齊人伐鄭

貳國兩被兵而思伯伯政可知矣

俱孔叔之言楚伐鄭思桓德宜矣至齊伐鄭何亦思桓況在德衰之後耶此間須討分曉

○會禮 陽穀 次陘 召陵

經紀主伯初政之勤嚴令終之戒也

輕點四股比比不脫憂字。淺謹字要描寫正與一謀不協云云。相反謹禮單屬次陞召陵深念直縮到謹禮方住不可分貼。○全單既從假處立論則四比不可說死但據他云云何其念深禮謹其寔非其本色也就中便要含下。○何其二字甚有味只借此以見其末路不好耳。○加執伐侵順傳做下收本傳書法。

○會檉 陽穀

伯主帖外之威信其始亦既勤矣。

振威悖信刻刻從楚起見不肯一絲淺露一息放鬆都只為楚末帖耳。此處便要見他念頭有為處終非強伯安泊之鄉意纒妙。

○次陞 召陵

麟音明徵

信公

三

伯主據外之初政於詞與禮見矣。

脩詞結禮正高在不戰恐以一戰嘗試楚未必終帖惟其念深所以禮謹據地初政亦自不可測度矣。

召陵 執伐侵

外方帖而遂盜德之衰見矣。加字已字其有味收本傳書法。

侵陳 楚人伐黃

春秋貴王道而不滿于伯者之德業焉。

上從政教來主量字下從行荒來主誠字然云至誠無息正是假對症之劑則上下總只一意。

△會檉 陽穀 執勝 曹南

紀二伯之威信而得失見矣。

上得力在憂字下受病在急字周云伯者到底無好處只起初時容有彼善于此者。

侵陳 圍曹 上比易伐陳同

二伯之討貳皆失于不自反也。

上德衰下心失且成功之後重驕字下圖伯之始重急字。

侵陳 狄侵衛

二伯之不王量與誠不足也。

傳非以此望他言王者自無此等事故兩傳俱有無道桓文云云楚方二字然後二字最有味。

麟音明徵

信公

三

、侵陳 赦救徐

伯德之不終驕與急使之也。

此樣題細玩兩傳全從假處說來前之假是志得意滿不覺露出本相故曰德衰後之假一發支吾不來了所以侵陳後雖有幾個好着數究竟不能強持故曰益衰。

執伐侵 侵曹伐衛

經于二伯皆惡其量不足也。

一在成功之後一在圖功之始俱有詩書可証。

執伐侵 執曹昇

伯事之非有歉于德者有悖于道者。

上以政教起，倒德衰，下以事暴起，倒心譎，舊以下比單主暴，對上驕，于傳未完。

侵陳 城濮

二伯虐內挫外均之悖于王者也。

各有孟子仲尼云云，才識有餘，器量不足，功利則高，道義則非。

侵陳 衛侯奔

二伯過于督小量與心之失也。

楚方受盟志已驕溢，失在量淺而器不宏，衛已請盟猶拒而絕之。

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

侵陳 晉侯伐秦

麟有明徵

即責人與自責之異，而優劣見矣。

原責人而不自反，悔過能改而不責人，人之度量相越，與雖聖賢

詰命意，須想發，仲尼無道桓文與列秦誓于百篇，只一意止差責

人與自責耳。

侵陳 滅蕭

二伯假之不終均，驕心所使也。

假是驕之病根，驕則必暴，二傳各有驕暴意，而却重在驕，然總一

假字為害。

侵陳 盟蒲

會扈伐陳

不反政教之失而尤人，不反貳命之失而尋盟器，量信義，上不知自反，徵其德，下幾于自反，見其禮。

侵陳 大鹵 非王德非王師

侵陳 平丘 政教致携又不自反而尤人，崇侈啓貳，又不務德而於威。

執陳 士魴聘 齊桓失于持，滕晉悼得于持勝。

執陳 夾谷歸田 伯政致駁，王道召感，俱有揚于法言。

歸賂 子朝奔 易致夫人，陽生入同。

經戒亂本于並后並嫡謹焉。

上証驪姬下証奚卓。

○首止

經重儲君而殊會以示尊焉。

全重書法作文傳無貶陵抗意，然却從當年陵抗上看出分義當

麟有明徵

明文中要粘着當日王世子失籠事勢，發出聖人正分義意，纔于

撥亂意有關合。○自起至不可得而抗一段，是正意，後世以下泛

論世子班位不可入講。

會首止 于泚 會葵丘

春秋獨有所殊會，所以示辨也。

三比如傳總問起，中間雖重首止作，亦當于抑臣內透出尊君意。

渾發，然後將于泚葵丘側點書法，若單說首止，竟丟葵丘，亦不妙。

○抑臣所以尊君勿開。

會首止 會葵丘

春秋不築，施夫殊辭，正君臣之分也。



近有以世子倒周公主下傳作者不若主此

會首止 于洮

經重尊王故王儲王命皆尊也

都是聖人尊君意上從弱字重翻起下從賤字重翻起

盟洮 會葵丘

重臣與下臣同紀意有所獨尊也

舊主尊王命謹臣禮開然傳中明以同序發難還當于同序中隱

隱昭出尊抑意為妥

城邢 楚丘 會首止 會葵丘

歷觀春秋所紀而得貴王尊君之義焉

麟首明微

備公

三

楚丘功雖大不如城邢宰孔位雖尊不如世子全要發貴王賤伯

尊君抑臣意詳著深沒殊會同詞須玩正從此想出聖人意思

季姜歸 會首止

因后歸而示婦道之正因儲會而明君分之尊

自逆者而言云云自天王而言云云

△會首止 會葵丘 踐土 河陽

春秋紀事有致意于尊卑者有致嚴于名實者

係比踐土傳舊破下用尊王全伯欠確

若只出會首止 河陽 則主尊周全伯

會首止 踐土

經紀信好兩致詞以尊君焉

兩邊俱是君弱臣強之時俱在書法上論

首止 葵丘 衡雍 盟暴

異詞正君臣之分詳詞嚴夷夏之防此盟暴傳

首止 黃池

經兩紀好特致意于尊王扶夏焉

上是君弱臣強之時下是夏弱夷強之時是大分大防最扼要處

所以書法特異各有撥亂反正字面須着眼

△會首止 會葵丘 滅項 取鄆

春秋尊抑之旨施于天下與國中焉

麟首明微

備公

三

會首止 會葵丘 單伯至 意如至

有與好而獨尊王儲者有歸國而獨貴王臣者

○盟首止

經美定儲之信為世道幸也

全要拈出中國二字為骨脉蓋天王中國之主也若帶以寵升鄭

以正黜則此後天下總非嫡統中國之父子君臣皆成亂局有此

一正功在父子而即在君臣在王室之父子君臣而即在天下之

父子君臣故免左衽句須看得關係極大○控大扶小要善看相

鄭重其事與海內諸君大費商量斷以定天下之策而却從容定

晁比伏闕廷爭較更苦衷味一憂字可見此為最難事不則疑于

挾天子以令諸侯矣。○君臣字諸說多端，使從此不君叔帶，而君子鄭便是道得無煩更贅。○加會首止同單。

二首止 二葵丘

定倫明禁之美，皆春秋所致詳也。比葵丘傳只以二盟為主。

首止 首止 會宋 盟宋

兩觀繁詞，所以正倫謹防也。

首止 遂救許

經子伯主兵信美之大而善之尤也。

須發聖人意，要想言之不足而再言，與言救而曰遂光景。

首止 甯母

麟首明徵

信公

伯信之可美，定王儲而通王貢也。

二首止 三伐鄭

尊王成一匡之績，攘外定三駕之功。

首止 黃父

經于定儲勤王之事，不槩以美詞加焉。

二事相類，但桓正之于未亂，晉徐謀之于已亂耳。故在首止為臣子難處之事，在黃父為臣子當為之事，兩邊須還着落，方不矛盾。

鄭逃

權于大義而知徇命之失矣。

當提出大義二字為斷案，義在則徇命非所以為順，違命不得其

為忠。自來聖人處變，只知一義，有此義字，纔服得鄭伯倒，須極力透關立個劃然不易之案，令人君臣父子之間無復遺恨，方妙。或

曰一段不可輕。○要見以義裁命，不獨奪好，把嫡庶還得妥帖，連

惠王有回頭日，到底父子得個完局，則是鄭之逃，棄之番賊，正是

惠之罪人耳。不然後面講衛定齊孝，何以反為肯德也。聖人權衡

最當，逃周公撫汝之鄭伯，此處儘可思量。

首止 鄭逃 平丘 不與

違伯有得失，視其事之善惡而已。

首止 鄭逃

春秋權義以定從違，變之中也。

麟首明徵

信公

父子君臣分屬不必大分，與齊桓逃鄭伯，却似不知有各分者，然

政惟為道名分，尊天王之春秋而與之逃之，因甚變常，請一思之，

所謂變之中可知。○即從道名分數句，翻出可字義字。○加盟首

止，只當于齊書法再加春王正月只提起。

盟首止 鄭逃 乞盟

貳國背義而終屈，春秋之所由貶也。

會戚 執曹 夾谷 歸田

觀守常盡變之事，而見聖賢之量矣。

△會首止 札聘

聖人貴中道，有于裁君命者，有譏違父命者。

此傳而合也。上能裁天王之志，重義字，賢守常，聖蓋變以大舜湯武証，下違父兄之志，重時字，賢守節，聖達節，以季歷武王証，俱就聖人書法，上立論，○出鄭逃，札聘，俱主失中。

鄭逃 會葵丘 昧義狗命以義裁命

鄭逃 辰陵 從王亦既從夷無貶二邊皆有父子君臣

鄭逃 陳逃 逃義日逃大倫大防此然題不甚佳

首止 鄭逃 踐土 河陽

權于常變名寔而聖人之于大倫也審矣

當以父子君臣大倫總挈起上于常中通變下於寔處全名全須

以聖人意思駕題

麟旨明微

僖公

弦奔

恕小國之失守以義無可絕也

以不事楚不設備見無可滅之罪只主滅譚傳不必裁主滅黃

虞公

經于小國見覆特示貪利之戒焉

重不言滅餘帶收將各書法融入文中貪利之罪已發于下陽傳

矣此傳並無貶詞只好傷他亡滅咏出貪利貽禍併不必苦粘本

題推開透發番戒意為妙

下陽 虞公

屬詞以昭貪利之禍為後戒也

大畧同單重番戒上止收書滅云云書法透講可以見一段意

年六 伐鄭圍新城 圍許遂救 公至

伯主兼得討恤之義春秋所深善也

討恤之善俱在移師上見其不舉者正為移師地也將移師極力

發透而討恤之善自見二善渾融串作公至帶收亦須咏出全意

伯主討貳有遺于力者也

討恤之善都在即解云云上見此題只虛描個有遺力者矣便了

不必用攻心意亦不可云得討罪之宜○作文只就召陵之後六

國之師新造之邑上取勢用正用反得章法之妙不可下一歎語

麟旨明微

僖公

聖

○圍許 遂救

伯主移師恤患其善為尤矣

善之尤全在即解上見使當日止以救書則人且疑為收鄭而後

救惟書曰遂見兵未至而心先至即垂成之功無緣毫雷變明知

墮許而不顧故曰尤近泥討罪二字仍至二意似太拘只畧見之

足矣況多批亦與全題無別

至伐鄭

內君以久役至無旻善伯之旨矣

味傳善之尤則何以至而以久矣應之看他呼應處全為非貶恒

發辨見非以罪與危而至以夏出冬歸之久而至且使一舉而拉

新都置許困寧不可朝發夕至者。惟久而奄奄行間者。以且攻且恤。故夫亦愈知善矣。方欲借久以彰善。豈其善而以久戾哉。○能就中討出善來。而以辨體行文。方為高手。

召陵 伐鄭圍新城 圍許 救許

伯主威振而得用兵之道。春秋深善焉。

召陵比。炤傳揚起。驗明有遺方。倒移師同單作。

救鄭 救邢 遂救許

春秋屢善救兵。而特異夫尤善者焉。

不專在救上。仍要兼解圍意來。非單指勇于救為尤。須將首二救。着寔可善難起。方形得本。比尤字痛癢。若說前二救為善。小欠佳。

麟旨明微 僖公 聖

圍許遂救 狄侵齊 秦晉圍鄭

經重移師以安攘。而二伯之得失分矣。

圍許以救鄭也。桓能移師救許。侵齊間鄭。虞也。文不能移師却狄。

遂救許 遂圍許

春秋兩紀繼事之兵。急恤患而重尊王也。

自聖人意思上發。見小國當恤。王室當尊。庶為渾融。舊以得恤患。

討罪之義合。不妥。

遂救 執曹歸京

伯事之最優。于恤患討罪見焉。

以凡善救句。對下春秋執諸侯句。各有兩層。須叫醒。

齊人伐鄭 加伐鄭圍同

貳國復致伯討。附夾之罪重矣。

須挑明當自反意。要從未離復治體發。說附夾。纔不泛。稱人作事。寔曰伐。雖是事寔善法。然伐為聲罪。致討正。可証明鄭罪。未須見。

小邾朝

小國膺命于王。蓋有所自矣。

邾自朝魯後。大約每事都好。非因來朝一節也。此命寔由桓請與。

來朝事無干。須活講。無書法。不必作聖人本王命以進之。

△甯母

伯主講通貢之好。尊王之美見矣。

麟旨明微 僖公 聖

通貢作事寔。單主盟柯傳尊天王句。不必入却好意兼忠孝。

于洮 乞盟

經紀伯信明大義而謹大節也。

以虛對寔。則難于對待。故欲主散體截作。然都就聖人意思上發。自好設局。連下段不重斷罪。觀于以見三字可知。○非貶今日之屈。

而在昔日之逃。勿在乞上多贅。

盟洮

聖人尊王。不以位而廢命焉。

命是襄王告難之命。以先王人故。曉然示天下。以王當尊。併其命而亦尊。命可重。雖下士而亦重。全在聖意發議。

而亦尊。命可重。雖下士而亦重。全在聖意發議。

祭叔 祭伯 盟洮

送紀王臣下交，獨重奉命者焉。

傳以內臣之微，至不亦偏乎。問起而以然，則班列云云，應上辨明。命之有無，語意自醒。作文勿平，亦勿倒單。炤傳相形，順作總收。重命尊君意。

盟洮

單伯至，加祭伯，祭叔，意如至，叔舍至，各相形，大畧同。

聖人特隆奉命受命之臣，無非尊王也。

奉命來盟，受命為大夫，二命字不同。

盟洮 會號

重命以先王，臣重信以先伯，臣

麟音明微

信公

罍

須從不計其位，不計其勢，重翻起，纔見聖人尊天子扶中國意。

禘太廟 致夫人

經紀望國僭祀，尤著崇妾之非焉。

僭禘只提起，重私恩，崇母作，用致只作事寔，收不稱姓氏書法。

哀姜乃莊公夫人，成風其妾也，成風之薨，在文之四年，致夫人者，

于禘之日，立成風為夫人，而與祭也，諸侯無二嫡，宗廟何地，以庶

孽襲之，豈所以尊莊公，輕宗廟意，要發。

禘于太廟

望國沿僭祀，非禮甚矣。

說誣偽不誠，而非所以祀先，正見亂名犯分處，以亂名犯分為不

臣誣偽不臣為不孝，分作甚謬。

敗鄆 用致夫人

望國之寵臣崇親，皆越于禮者也。

上比賜田命氏，俱在內事，定相關要總叙，以諸侯無二嫡，大夫不

世官立案，而以輕宗廟，卑公室，炤傳分作。

敗莒

賜汶陽，行父如陳，文七，宿如世卿。

越禮以報私勞，君之罪也。

主私勞一隊，重世卿上，勿以賜邑賜氏分股。

敗莒 舍中軍

私勞有賞不賞，而得失見矣。

麟音明微

信公

罍

季友酰牙逐慶，以立申，而僖公申報之，豎牛殺丙，逐壬，以立舍，而

叔孫舍討之，比意如卒傳，近以舍中軍，比作私門強，不如仍舊。

致夫人 躋僖公

以妾僭嫡，以臣先君。

年九 △會葵丘

春秋以常詞待臣，謹臣禮也。

以職任之重，叙起，倒重待以常禮作，須以世子有常尊，比斷孔無

常尊，然首止傳，以宰孔形世子，此傳則以世子形宰孔，若云抑孔

以尊世子，傳無此意，又覺添足，可進可退，可入可出，總描寫一個

聽命于君，無常尊意，常字可味。

葵丘 躋土

經紀信好，抑臣以謹禮，尊君以全名。下拜登受，出入三觀，點起。

△會葵丘 會黃父

經于貴臣功臣，有待以常者，有待以正者。

宰孔之位尊矣，而臣子之禮不可越，列國之功大矣，而臣子之分所當為，須從貴上功上重喝起，方有力。

○盟葵丘

伯主明禁而信喻，美之大者也。

此禁出周初，而未垂令甲，故曰申說個中，便是重新振飭，而何以咸喻，可見五禁皆天下國家之公，衰周要扶此，係伯業盛舉，聖戴事見，即此一節，便見禁非空言，皆實意，尊周人心，如何不喻不厭。

麟旨明微

信公

吳

血正見人心咸喻處，近謂就匡世講，無尊周意，反說小了。

○會首止 盟葵丘 加盟首止同。

即伯主之盟禁，因見定儲之功焉。

即明禁以驗定儲非定儲而驗之明禁也，玩傳便知。

葵丘 葵丘 平丘 平丘

大美大惡，經皆複詞以紀焉。

備禁與矜力對，大美在咸喻不敵上，描寫大美在恐迫間，其憂疑上描寫總發聖人詞，煩不殺要見一段，淡切著明與言之不足而再言光景。

搭新城驗從夷 搭取鄆驗從惡 搭三卿伐莒驗專兵 搭

隨邱費驗越禮詳見陽穀傳

會首止 會黃父 上易盟首止，即此題矣。

即王室不能徇私以建儲，見人心之公矣。

要發天理根于人心，不可以私害公意，子弗子二邊俱有，不可分貼。○會首止 子朝奔同。

年十 滅溫奔

與滅譚同意，蘇子國于溫，故曰溫子重義未絕上，無信便是義未絕，叛王事可不用，蓋叛王便有罪了。

絕、突救 仇牧

觀明義守節之臣，而不知命者愧矣。

麟旨明微

信公

吳

中講突救，要見不遲疑觀望，以壞其自定意，方比刺得里克中立事出。○突以義敗，贏得義牧以節死，贏得節，克不知節義而究竟亦無成，無生文中要見此意。○借題發意，不可定講于二子。

突救 宋楚平 舊以解揚致君命在，取鄆 意如至 添宋楚平 于傳不合，姑存之。

聖人論臣道，惟取夫明義立節者焉。

義股易高子盟 士句侵 荀吳伐鮮虞 書救 吳救陳 鄆陵 切作字甚正，近欲議剛者非。

節股易歸父會宋 舍至 徐越伐吳 及荀息 敗箕 趙鞅

伐衛

荀息

經取大夫守節論其時也。

重在傾危之時立論故以節取不然從君子昏止辦得一死何足取哉○此題只借息發一信字明有風世意不可定着隻詞

陽穀

經紀寵樂之會內外之罪咸見矣

要提出伯業爲主方有關係分作以見戒于天見侮于人束之○僖公賢君五句似重僖上而以桓挑發亦可

大雩 伐黃 加大雨雪全

天變驗君德之荒夷患微伯業之怠

麟書明徵

僖公

哭

見戒于天單自魯說從陽穀之先後看來伯業怠單自齊說即就陽穀上看

三不雨 六月雨 陽穀

天心仁愛人君因勤怠而示休咎之徵焉

或主本傳以傳中有賢君二字將六月雨三不雨貼僖然畢竟無明文主比爲是末須相形總發感應不爽意

秋八月大雩

天以變告怠徵也 主前陽穀傳

伐黃

紀小國被兵而伯主怠義見矣

書伐正著其自伐至滅更歷三時之寔既又二字重看舊謂此是

桓業怠一大關節何論同盟不同盟不重情上看此等議論徒謂冠冕好看耳其實黃滅而書伐正以同盟故來告城守二字有味

有望桓來救意桓之借黃力者在望外而黃之望桓救者寔在意中且云出谷遷喬此情愈難自己○齊○齊○同○室○之○關○終○當○有○別○傳○以

罪桓公既與云云結束是緊一步責他不得泛泛說個安攘也作文中客意挑剔則可耳

盟貫 陽穀 伐黃 滅黃 只盟貫 伐黃同

遠人慕義而被兵備罪可知矣

不但資其力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此意須重

麟書明徵

僖公

哭

滅弦 滅溫 伐黃 滅黃 畧詞以紀被患者重棄義之罪也

弦溫未與會盟故不來告彼不望桓人不以不救沒罪桓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如棄義何不但引辨書法文中全要相形總着緊

伐黃 滅黃

遠人被患而終覆益見棄義之罪矣

舊主罪棄義予守禮合然下傳書滅內有云責方伯云云可見總是罪齊的主本傳爲是黃守正意入小國賢君云云口氣中挑斷

則可○須體更歷三時告命已至二句描寫黃人慕義受伐同盟望救情景止收本傳書法便了

伐黃 救徐

經以安攘望伯主，兩責其怠焉。

上安攘之業，息下安攘之志，怠。要見黃徐都有功于桓，故責之。

伐黃 入滑

怠義徇利，皆坐違忠言也。管仲 寒叔

盟貫 陽穀 伐黃 戍陳 會鄆 陳逃

慕義而棄之，可譏。勤義而背之，可罪。

遠齊而近楚，管敬仲有不能救黃之憂，而晏安是懷。親暱是棄，近

楚而民急。范宣子嘗有我喪陳之慮，而親我無成，鄙我是欲。

盟貫 伐黃 侵蔡 獲 貞伐

麟有明微

兩罪諸侯，而見字小事大之道矣。

此題原以違言合，但子產語在事後，覺不妥，可刪。

盟貫 伐黃 盟戲 蕭魚

忽善言而棄義，從善言而成功。管仲 智參

滅黃

子小國之得正，益顯伯主之廢職矣。

書滅一段，字字敲着齊桓，單就得正講，終非的穴，宜以守正說起。

中間仍從死守上，翻出齊罪來。上傳被兵城守，句最可參看，惟其

忍死待援，而終不免于力竭而告亡。時之不幸，誰致之。須如此襯

貼，勿閑閑講個廢職。賢君根即華來，賢君終成其為賢，只是桓

頰汗耳

滅弦 滅溫 滅黃 滅江 滅許 滅頓

經詳見滅之君，獨取守正者焉。

上二段不必排散，作入本比來，反有錯落之妙。

弦奔 溫奔 許歸 頓歸

經別去國之罪，以其志為程也。

此脫合題也。弦溫有興復之志，許頓無克復之志，起繳用江黃。

年三 △秋侵衛

夷敢于窺內，伯德不誠啓之也。

以至誠無息為主，伯者一意中原，須以全副精神密持之，使人探

麟有明微

在局面猶淺，使人何在精神，便有不能終日者。直書侵衛，而所以

召狄之侵者，可嘿識于言表矣。此意須領會，貴王賤伯，意要發。

雖單股中，不可脫侵鄭病杞意。

陽穀 伐黃 狄侵 會鹹 侵鄭

惟伯主之怠荒，而外患迭肆矣。牧直書書法

侵衛 會鹹 侵鄭

迭觀外患，而見伯德之不終焉。

右一段深一段意，今年明年，近王都亦來，不忌字，俱可味。

陽穀 伐黃

伯主肆樂而棄義，外侮所由來也。



惟其行荒是以業怠總作不可大分○周云傳是以此二事恰在  
侵衛之先○狄人窺伺又恰在此二事之後○自然見得出來○所謂默  
識于言意之表也○此意要會提起侵衛發然後二字纔是

狄侵衛 狄侵齊

兩志外侮而伯者之德可知矣

上從然後字轉下下從狄間鄭意起則兩邊俱重啓患若下面  
又重縱患是比題非本傳意矣題原主齊桓晉文若此類云云出  
收直書書法嘿識句須味○須體其事其意口氣勿着斷罪語

狄侵衛 狄救徐

經貴敦誠于啓患忘患均貶焉以至誠無息總起

麟旨明微

傳公

至

△狄侵衛 遂會救鄭

兩觀外患均罪夫啓之者焉俱是為夷所窺桓公越盾

狄侵衛 邢丘

啓患見伯業之終衰委權見伯政之始失

伯益曰無怠無荒周公曰立政立事一是末路之替一是始事之

衰

會賊

好講于外患見伯德之不終也

亦字病字不忌字最可味桓第自圖其便夷虜已窺其微此不忌  
一念不但揣我于時事之表直察我于神情之隱故絕不以齊伯

為念多從假處玩來此處須參得細

西  
年  
緣陵

經議伯主遷國之專明道義也

只以城邢昭斷不當以楚丘相紐邢出自遷緣陵遷于諸侯所以  
可罪勿用奏報等語專字從病字看出既是病杞只消恤杞而逐  
淮夷便了若何專此等重事專字要醒○非諸侯之事自不應以  
諸侯代則在事之諸侯亦不足煩備錄者書而不序聖人原有深  
情收書法處勿草草

城邢 楚丘 緣陵

春秋子奪伯主存小惟其道義而已

麟旨明微

傳公

至

傳總論三城不可倒本股亦不必兩頭一腳只散散渾發邢出自

遷杞遷于諸侯楚丘則已滅而封之故論功則楚丘為大緣陵次

之城邢又次之論義則城邢為美緣陵悖之楚丘更悖之是以城

邢則詳楚丘則畧緣陵則在詳畧之間功和道義便是王伯之辨

春秋只論道義不論功利便是貴王賤伯以正待人之意

城邢 緣陵

春秋子奪伯事以恤患遷國之異也

全在自遷遷杞上論辨分後須融斷為砂城邢傳雖有專意此傳  
未又不必扯用

楚丘 緣陵

封國遷國之專皆春秋所惡也。

須總問起分作後要總發道義功利意其事專其事尤專須有淺  
淡從已滅未滅立案淡沒凡舉字可玩。

緣陵 厥愁 以正待人以恕待人

遇防鄩朝

經正內外嘉禮之失以示戒也。

以稱字辨為女起以僂使姬擇配失父道鄩子為姬所使失夫道  
分作總束收稱及稱遇稱使書法女而非婦是明我公鍾愛之非

只入在父道一邊○加杞伯姬已適 子叔姬 未適只辨過季姬非

婦倒魯僂失禮作

麟旨明微

僂公

苦

沙鹿崩

紀大國之地變欲人君省德也。

重垂戒作須切山川上發將獲晉侯事應隱隱昭動。

戰韓 戰泓

兩觀國君被辱天道地道之應驗矣。脫毋比退爾傳。

狄侵鄭 昭侵衛傳要見近在王都之側意明年二字須玩。

伐徐 牡丘 次匡 救徐

經詳伯義之怠欲其敦不息之誠也。

楚都至著矣引起救兵當速之意盟次救三段皆據事直書大意  
總是當速故緩失用師之義而桓公安攘之志怠也至誠無息以

王道形伯事之假蓋誠則不息偽則有息矣故曰五伯假之也○  
封境二段雖起下但救未有不速者豈論封境形勢哉況封境形  
勢如此而且云云益甚矣語意須斟酌○或以伯業衰而無以  
固其國指身沒國亂言亦似添足還只就目前講為是○近謂三  
段一步緊一步亦未必然語氣原一滾下但曲寫桓怠有許多轉  
折耳。

伐徐

外夷肆暴于遠國則知伯救當速矣。

全在楚都二句遠字上形容楚伐徐為取舒通夏故也鄂在江南  
徐在淮北與齊隣境楚伐齊必越宋陳蔡諸國震于齊之鄰矣文

麟旨明微

僂公

至

中不徒斷楚罪要含弔下意纔是○傳雖無啓患意然蔡丘後總  
是此桓魯上傳近在王都句則本傳與齊密邇句大宜理會正見  
楚不以桓為念而桓救愈不可緩也。

牡丘 次匡

伯義之怠于盟與次見之矣。

勿以謀不協令不嚴太分只描寫其當速故緩便見怠處而以不  
敦誠結之。

△牡丘

紀桓患之盟見人心之不協焉。

只就人心解散而假盟以要之上想見出桓怠來不可推出平日

說亦不可責諸侯。○當以推辨取景，丙午名作多出此，若正講桓  
怠便索然。

次匡

恤患而駐兵，息可知矣。

不嚴亦是志先懈散。故甲楯旌鼓，盡表衰頹之象。非諸侯玩令，乃  
桓自家不嚴也。當速故緩，正是不嚴無二意，不可以公不嚴義不  
勇分，倒書次書法。

次匡 救徐

駐師而遣將，知伯德之益衰矣。

救而書次句，樹出諸侯大而遣大夫，總是一事。總是志息以令弛。

麟旨明微

僖公

至

志息分者甚謬。

救救

伯王命將以恤患，安攘之志息矣。

諸君親在戎行，而姑遣大夫見他，全是苟且塞責。伯者末路，大率  
若此。須將志息透發，說益衰明有所承。舊只當甚衰字看，似太拘。  
遂救許 救救徐

伯救始速而終緩，非不息之誠矣。

速救不速救，相矧甚切。蓋惟誠則不息，伯之終息正伯者之真始。  
之勤特其假面目耳。題意特借上股以影下股，總是不足他意。合  
作便，非作文須以短股相接。隊仗流水發不失本傳意，纔妙。

會救鄭 救救徐

兩觀伯救而安攘之勤息異矣。

雖以見其事，忘其志說，仍要發始勤終息總講，有相縮意。

壯丘 救徐 救鄭 馬陵

盟而後救，忘義救而後盟，勤義。

伐徐 救徐 嬰齊伐 九國伐

經惡外暴而致意于伯義之勤息焉。

俱有攘夷狄安中國句，重親往不親往。

葵丘 壯丘

人心之萃，渙其故可知也。

麟旨明微

僖公

至

此題要從萃渙上描寫桓伯出來。若正講勤息而以合離承之，便  
少情景，有前之同而不無後之異。空悲盛事之已徂，獨謂有後之  
異，而何以有前之同。豈緣世局之多變，須將葵丘壯丘一樣桓伯  
一樣人心總挈跌勢，小分後互發作咏嘆語，纔有光景。

救徐 闡宋

經兩紀兵而示令終謀始之道焉。

救徐 邢丘

大夫帥師大夫聽命，亦以終始比。

伐厲

伯兵攻與以恤患，失策甚矣。

兵法攻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間，欲攻厲以解徐，不能却楚安徐，而出此下策，卒何救婁林之敗乎。

震廟

紀大夫見戒于天，其必有所感矣。

廟制一段不閑，惟大夫宜有廟，胡以擊之。其必有所感可知。德薄流卑，天人相感之際，其微意可窺也。不曰廟震，而曰震廟，最可玩。書此有欲人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意。○展氏有隱慝，畧炤夷伯，展氏祖父也。

仲孫來

戰顧 易蔡丘伐齊 執曹會奔月

兩觀所流，知聖德伯德之厚薄矣。

麟甫明微

信公

美

魯國內亂，仲孫猶以秉禮而不敢窺，周公之德厚也。齊桓方沒，鄰國即乘其喪而伐之，桓公之德薄矣。

韓起聘 叔弓會

觀德于虞周，而流光可觀矣。

起觀易象與魯春秋，知周禮之在魯，審王業之猶典，晉侯問史趙曰：陳其亡乎？曰：臣聞盛德必百年祀，虞之世數未也。

宋人伐曹

即大國虐小，無輔伯之誠矣。

報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之讐也。今日宋襄已與曹同事矣。曹方伐厲救徐，而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伯乎。

敗徐

即小國見劓，而強夷不容無挫矣。

婁林徐地，敗徐于此，而致諸大夫不能救，何等強勝，以城濮問繳。

婁林 良霄

兩觀夷患，而見二伯制外之功矣。

楚僅敗徐，不能與中國盟，桓之功。楚僅執霄，不能與中國爭，悼之功。

戰韓獲

經紀交兵，而示定罪正名之意焉。

事理各半，虛寔不倫，全在組織左語，活法對待為妙。上以罪晉為主，免秦帶之收書，及而不書伐，書獲而不書歸，下以重君為主，輕師帶之收書，獲晉侯而不書敗績，曲直爭一時之定案，輕重扼千古之常經，上下挈大頭腦，自有好議論。

麟甫明微

信公

美

經紀交兵，專罪夫致寇者焉。

戰韓

只書及不書伐一書法，玩怨秦伯句，秦亦不為無罪，但晉罪較甚，而秦可免耳。重晉施怒隣上，只師少關倍一語，便知人心之公憤。

及宋戰 敗莘 戰韓獲

異詞以紀交兵罪致寇也

伐宋書伐，罪不專在宋也，敗蔡書歸，罪不專在蔡也。若韓之戰，則

異詞以紀交兵罪致寇也。

罪專在晉而秦不與焉。可以伐宋敗蔡之事倒論耶。故云云。

加大棘敗獲比事定罪。比事辨分。客比。只辨書法。

戰韓獲 大棘獲 加雞父獲即雞父傳

觀春秋紀君將之俘。重君之意見矣。

要體君重于師。師與大夫敵意。中分後總發春秋正名定分。為萬

世法意。舊以君重于師。將等于師對。甚欠歸着。

公伐邾 次郎 大棘敗獲 去未比即師還傳。去中比即集林傳

紀兵而酌師將之等。總以重君也。

以首比重君為主。師次之二句。總是明君為重。須串講挑剔玲瓏

為妙。次郎比。原論重師。此又為師次之搭。然牽強已甚。

麟旨明微 信公 卒

戰韓獲 報鄭書伐

聖筆兩有所畧。皆以重君也。上不書師。敗下不書殺。伯獨

戰韓 鄆陵

經兩重君以紀兵。而尤惡夫致寇。倖勝者焉。

筮之遇。蠱獲其雄狐。果其君當之。筮之遇復。王中厥目。果其君當

之各邊。只提起。俱倒歸罪音。

年六 隕石鷓飛

存大國之物。變借以警君也。

地有四體。水火土石。則石何至從空而降。而禽鳥得氣之先。亦寧

有逆驅而退者。謂非大異不可。然亦何關管牒。而必志之。可見聖

人所書之意。全不在宋上。着脚不必盡有身傷兵敗之事。亦不必

盡出隕石鷓飛之變。知人事之關于天意。斷非無稽。雖欲不忍懼

修省。不可得矣。苟知其故。句不可不思。

于孟甄伐 戰泓 大國君辱師挫。變之徵也。

季歸 行父如 遂得臣如 歸父如 加春王正月 公即位同

望國兩徇私。以世官。經志之以示戒焉。

以官不可世總起。下分二比。各帶貽禍意。收卒而書氏書法。誌變

法亂紀之端。二句須透。垂戒意更重。○敗莒 遂如齊同。似大雨

電傳。但彼傳下比。係遂伐邾。主專權。須辨之。 信公 卒

麟旨明微 會淮

即內君與好。知覆小之由矣。

却淮夷而不力。城節而不果。作叙事。而以許先邢曹。邢後許鄭。夏

黜過。即炤滅項傳。公有諸侯之事。句隱隱含吐。方妙。

年七 英氏 經于變夷者。因從兵而特進焉。

取舒同意。英氏。楚與國也。

○滅項

經有不諱之內事。意在杜朋比也。

將季惡提明。就不諱上。發不為朋比意。全要在書法上。發傳首語

亦自不閑。須辨起云。項之滅。有以不諱而疑為齊者矣。然則齊以  
為討者何居。此正不必辨其為魯為齊。直辨其為僖為季而已。如  
此方于冷淡處。不放過。擅權為惡。宜重看。纔見朋比。必不可有。  
聖人教天下以忠。非教天下以黨。須見出極大議論。

滅譚 滅項 取鄆 取郟 取鄆

經辨內外以紀覆國而濫致抑臣之旨焉。

總以數比辨明魯滅。即如傳以三取比例起。倒單作。

滅項 三取

春秋不以諱君者諱臣。示抑臣之旨也。

以本比問起。依傳一串作。不可以尊抑分比。○此與滅項取鄆題

麟旨明微

信公

奎

同。但取鄆傳重謹微上。此只重不為朋黨比周之意。

滅項 滅邢 滅慶 取郟

覆國不同。詞示君臣夷夏之辨也。比滅邢傳。

滅項 公在楚

因事抑臣。因時存君。俱重書法上發。

伐齊 師救 戰顯敗 狄救

詳責大國責倫。權之以義而已。

以責宋為主。以義字斷之。或曰以下意最重。重奪長而伐喪帶之。  
將各意融化在內。總歸責宋。魯而伸救。是襄不魯若也。狄而伸救。  
是襄不狄若也。向使齊國臣子効死抗宋。宋豈能遽得志哉。將此

諸意鑄鑄成文。總發義字。須頓挫錯綜。無逐段補綴之迹。纔妙書  
師救。書狄救。書及。書收績。各書法。于入手。輕述過中。只發其意。不  
必于末幅點一書法。貼明一意。覺瑣碎。無收拾。○近謂通傳非只  
罪宋。全出四比。宜依傳平叙四項。方倒味義。看來未免散漫。不如  
主帝為是。

伐齊 戰顯敗

只戰敗一此主意書法俱同。

經于大國味義之兵。而兩有以責之也。

伐齊

只責宋一意。而以主客老壯分股辨之。責齊臣亦以責宋當融入。

大國秦倫之兵。味義甚矣。

麟旨明微

信公

奎

此伐無虧也。伐喪意輕。無書法。襄受桓囑。未必不以為厚。桓然亂

長幼之節。于大義上却去不得。

師救

紀內兵恤患。所以罪昧義者至矣。

狄救

經罪中國昧義。托外救以顯焉。

傳中諸夏諸侯。明罪中國諸侯。只當于罪諸侯處發出。罪宋意。魯

救邢狄伐衛。傳自見。不稱人。與吳救陳舉號同意。欲顯救者之為

夷狄。以凌著中國諸侯之罪也。作文槩責。而打歸宋上。倒二書法。

師救 狄救

經惡大國味義兩托救兵以罪之焉

總叙總作以師救無虧狄救四公子小分俱挽在宋襄昧義身上

鄭逃 伐齊

義可以裁狗王而狗伯者之罪著矣

將囑孝難起接以鄭逃比見王命且不可以非義狗倒本比作猶

字其可字當玩○定策襄王與囑孝桓竟作兩截人義以愛掩此

處正可討出假來結須見之

葵丘 戰 戰 踐土 敗般 秦不喪晉文

二伯功高而無以善後可見功利之在人淺矣

除道義而外餘功皆近餘利皆小故凡言功利其在人皆淺非謂

麟言明微

僖公

奎

桓文功利尚淺也此即貴王賤伯意○諸侯交伐西師過軼意不

必扭事多講須推開發玩以此見二字可見

遂伐楚 侵陳 入曹 昇 城濮

二伯功利之淺春秋畧其功而致貶焉 皆所行梓義之 申四股俱是取

城邢 楚丘 緣陵 城濮 踐土 河陽

二伯功利之淺有所貶而無過褒焉

褒中即有貶意凡說桓文褒之太過便非聖人之道之言褒貶二

邊俱有

突救 高子盟 伐楚 城濮

經以道義子人臣而于功利無取焉

舊主道義子人臣功利抑伯主分不若昭傳將道義講在前面而以  
不急不規云云遍作須借題發意多着子奪語便不啻說夢○題  
本破碎姑備之

葵丘 戰 戰 蕭魚 會申

兩觀伯事有見入人淺者有見感人深者

不可粘定題講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與至哉誠之能感人二語

咏嘆出自有虛景桓公方沒二十四年最宜着眼

葵丘 戰 戰 夾谷 歸田

即感人有淺深而王伯辨矣 下比于王道殊無當出來姑發意見

邢狄伐 加刑聘只昭援義之例以進狄仍同單

麟言明微

僖公

奎

春秋深惡背德者借進外以示意焉

往只說狄善殊非滴穴一傳議論俱從背德着緊桓賜遍天下而

衛獨從野處時受桓手植乃過聽于榻前之命而廢昭立孝據衛

也說是報賜耳但不以大義裁他亂命致喋血禁門飛蟲出戶名

為念桓寔則罔桓自狄一伐而人始知衛之疆齊為怨報非為德

報世情晦冥中猶顯標一日真是之準所謂功近德遠蓋如此稱

人者正借進狄之旨以為罪衛之案○舊謂夷狄憂中國大狄何

能憂即云伯賜賴狄留之俱不甚着緊○不可從背德處見出狄

善正當從狄善處見出背德須細辨

楚丘 召陵 伐齊戰狄救 邢狄伐

春秋兩惡報怨者獨甚與國之罪焉

楚丘則再造在衛，召陵則一匡在天下，然衛德獨深而背德亦視諸侯為尤，即異類如狄，猶能惓惓恤齊，當不能為諸侯解，更不能為衛解矣。○傳雖明白分頂諸侯之罪，救齊之善，但說狄善正敵着，衛斷主側重衛上，為是，玩先書云云，再書云云，口氣自見。

楚丘 伐齊 戰敗 狄救 邢狄伐

與國背伯，經兩托詞以致意焉。

比前題少伐楚召陵二股，單主責衛，首三段見衛忘德，而報以怨，後以狄救見齊惠當恤，伐衛見衛罪當討，俱綴歸責衛，不必泥傳中罪諸侯句。○此題畢竟不出狄救股方妥。

麟青明徵

信公

空

城楚丘 伐齊 狄伐衛 同上，主衛背德。

狄入衛 楚丘 伐齊 邢狄伐 亦同。

狄入衛 城楚丘 伐齊 以上三題俱主背德，只體衛常亡滅至理亡矣一段傳作。

伐齊 狄救齊 侵曹伐 圍蔡

迭觀所報，知背德之更甚矣。

直報怨四句，原直遞倒報怨德上，觀至是人理亡句，可見遞過後。

畧重伐齊總斷。

易伐齊 怨報德 邢狄伐 德報怨 衛伐邢 怨報怨 橋李 影大極，同。

伐齊 侵曹 射姑奔

以公心論報背德者之罪彰矣。

以直報怨，非所望于衛矣。然概觀當時之報，重耳忿觀脇而尋師，猶病其私，史駢捐蒐夷之傷，而致帑于境，不失為寬仁。孰有以怨報德如衛者，尚云有人理哉。

戰韓獲 秦穆報晉射姑 主公與仁作。

伐山戎 據夷狄 救邢 會懼同 遂伐楚 盟貫同。

歷觀伯主衛世之賜，知諸侯所當念矣。

一匡天下，連衛也在內，與諸侯同受齊桓之賜，即此已不可忘而況云云，須見出此意方妙。

狄救 狄伐

春秋兩致意于外兵，背德者之罪彰矣。

麟青明徵

信公

空

主傳末五句，于罪諸侯中，申重罪衛，玩再書一字，可見總收二書法，不可分作此，即全題滅股，既勘定單題主意，則諸題自當歸一。

舊主罪諸侯，予狄回非，又云罪不救與子能救，總是扶伯，亦欠妥。

狄伐 入郢 功近而德遠，○若加楚丘 圍蔡 主仁與公。

年无 嬰齊

經紀討小，示事大尊王之義焉。

齊宋之間，正與江黃遠國相，相不相，只論以小事大之常禮，無輔伯語責宋邊，只不歸京師一意，勿添出不請命，近主截作。

用苟為有罪二句呼轉，亦可。

盟幽 盟貫 執嬰齊



原小國致討之由自取之也。

單主責滕不必兼責宋不事宋就往執滕上見況伐齊不義滕豈宜從近除伐齊比甚是。

蔡丘 伐曹

小國更二伯而自外其見討有由矣。三十有七年合齊宋說。

執滕 執衛歸京

經于伯討而專與溢皆譏焉。各收稱人。

執滕 遂圍許

小國之無伯無王其罪均可討也。

上重介字下重近字既不事齊又不事宋既不會踐土又不會

麟音明微

僖公

矣

盟貫 陽穀 王所 王所 即上題脫母舉江黃與魯正見諸侯之皆與也

曹南

大國急于要盟操心之失見矣。

非同志在要盟上見要描寫新起之伯人心百未一乎不宜強同

意蓋英雄圖事徐使信著人乎即盟已出下策況急欲以一盟成

功乎急字要醒

鄆子會盟

小國從伯信非同欲也仍要從鄆不得已上見出宋襄福心

圍曹

大國急于討小其操心失也。

傳總論宋襄圖伯時事非專為圍曹言也于急上見其欲速惟欲速故見小欲速見小是操心之失註脚而操心之失正不能省德病根須描寫他急急心事出非欲其反威信之失也。

盟曹南 圍曹

伯主急淪盟之討操心之失見矣。

口血未乾句要描寫非謂襄不該棄盟見口血未乾而驟生異志可見前面原是強同即果同矣何不顧方鮮之口血至于不服此必在我有失德處正宜反仁反智而乃云云可乎須細認勿誤。

執滕 曹南 圍曹

大國操心之失畧舉之而隱見矣。

麟音明微

僖公

矣

中分三段各寫其不肖德而急于合諸侯勿以圍曹附入曹南股亦不可以圍曹承上二事不越數端句極有味舊謂步步做來都是這等張皇氣象還不甚肖見宋襄還是圖伯初起手時乃今不必看其後日事業何如志量何如只大槩舉此數節便不過如此真個可鄙挑題須要冷刺。

執滕 曹南

經紀伯主之威信而操心之失見矣。

兩亦字可玩有欲借一滕曹以及天下意方叫得急字出。

圍曹 戰泓 加執滕 盟曹南比主傳

經于繼伯有譏其操心之失者有譏其飾名之非者。

上不知反仁反智而急于合諸侯欲速見小下假仁義而適以妨大德計未遺本上下俱有子魚文王

圍曹 執曹昇

二伯之治小皆失于太驟焉

上不反仁智重急字下不修詞令重遽字見小欲速事暴心譎可點入子魚之諫先軫之謀

圍曹 奔楚

二伯之治人操心急而存心褊焉

無欲速二段重欲速上心不外二段重心不廣上均非圖伯之道

上云推見至隱下云端本議刑更緊要

麟旨明微

僖公

圍曹 盾免侵

圖伯主盟之道皆失于不自反也

上體急字下體遽字上從口血未乾而寒盟上重翻起當自反下從恤患連兵而即楚上重翻起當自反一是劍伯之德見入手工夫不宜躁張一是主盟之道見世伯局而不宜褻急

衛人伐邢

與國報怨失反已之道矣

衛人曾不反思云云即指滅邢然近都借用

○盟齊

中國交夷經謹其始焉

楚人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句最重乃夷夏盛衰所係謹始意須

透發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有無限傷感意○不盟于他

處而盟于齊不但諸君為修桓好連齊當日亦以為修桓好觀後

日齊孝討宋不與齊之盟可見只為前面召陵錯認了那知彼為

帖楚聊出此訓定之名而終將與二三諸君力衛此中原之局面

則盟會者中國之藩也入手須翻刺得明方有斷制

荆敗蔡 始見入蔡 伐鄭 皆以州舉 楚人伐 改稱人 圍許 婁

林 終桓書人 盟齊 鹿上 會孟執伐

中國墮伯功而交夷禍所始也

流水如傳歸重本股

麟旨明微

僖公

敗蔡 入蔡 伐鄭 楚人伐 圍許 伐黃 婁林

夷勢浸強而終有制知伯業之所係矣

自敗蔡至楚人伐見其浸強以下渾發能制意然舉號稱人總是 不與會盟桓修伯業豈但峻盟會之防然扼此華增能令楚氣先 索許多制強着數俱從此挈領亦不宜泛泛說個制楚

楚人伐鄭 于榿 盟貫 陽穀 遂伐楚 伐徐 水比易伐 黃更難記

外夷強而未與盟有所以制之者也

○楚人伐鄭 楚人伐徐

外夷浸強而終受制于伯焉

只見當是時已浸強而猶不得與中國會盟以桓能制也只體此

意融發

圍許 婁林 盟齊 鹿上 會孟執伐

經原外夷有制而淡傷潰防之後禍焉

此只發明與會盟自此始一句須總發終桓公世及桓公既沒中

國無伯語淡諱之一段有展轉唏歔之情曰其後遂與又二年復

盟至會遂執着他一節淡一節何等可傷全要味出伯是必不可

無的盟是必不可其意

圍許 婁林 鹿上 會孟執伐

中國交夷而啓患經特謹其始焉

盟齊 盟翟泉

麟旨明徵

備公

圭

春秋紀盟因非人而嚴大防因非地而謹大分

楚何人哉是猾夏之虜也翟泉何他哉是王城之內也兩邊書法

甚整諱公人陳蔡而以鄭列其下諱公人諸侯之卿而子虎亦與

盟齊 邢丘

春秋謹始之意爲大防大權計也

上齊桓之業又二年復盟云云下文襄之業後此八年渙梁云云

鄭伯首朝季孫與會可默入

△盟齊 盟宋 或鹿上 孟執 如楚 會申即此題履母也

友好交見之始經兩爲大防慮焉

上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下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

盟齊 鍾離

經于盟會撤防皆有無伯之感焉

上楚始盟下吳始會俱重中國無伯上

梁亡

小國之見覆由自取也

魚爛而亡如火消膏形容自取其貼心字政字最緊要收書亡而

沒秦取書法

圍緡 滅江 易滅諱 取鄭同

經著罪惡之易著者所以明徵也

仍以秦滅梁不書問起見秦之罪惡人易見易知梁之好土功云

麟旨明徵

備公

圭

云人恒忽畧過了聖人所以特明出來見有國者不自強于政治

如火消膏至滅亡而莫覺其徵如此只借股發本意

南門

勞民于非制內君之罪重矣

前面露天子字後面以泮宮闕宮炤則傳中不當爲兩見自當着

眼不得泥得其時制二句近周旨似未確

城向 城邢 南門 以上二此形下重勞民 出作南門 城成周同

經謹時制之役而不當爲者可知矣

築廓 南門 輕用民力于所不當爲

南門 樓李

近有此題亦新全發言外意題意與本股殊不相干。然泮宮闕宮有宗廟學校兩項對下不倫且云宗廟又混于子道矣。以君道子道立眼亦不甚妙。

冬鄭人入滑

即貳臣虐小不臣之罪見矣。

滑與鄭鄰齊桓時常與鄭同盟于幽矣今中國無伯遣二卿入滑王為滑請而不聽又執其二使不臣甚矣。主天王出居于鄭傳

鹿上

大國交矣經責以尊王之義焉。

據英正所以尊王須本繼桓說來重發義字○若說到藩籬不可

麟音明微

傳公

圭

撤處襄只合仗義合諸侯以據夷狄論其廢利害況向楚求諸侯裡向有多少可笑處文中須討出○說個繼伯便與前盟齊之列侯有別故聖人過責一步而曰據却

會孟執伐

經于外夷肆暴兩見中國之味義焉。

以諸侯與宋分作俱以義字為主上是不勇于義就宋直楚曲見下是不明于義就與楚會上見上邊理力勿乎責宋不在取禮不能據楚以尊周縱無禍亦羞須進一層說

鹿上 會孟

繼伯以信好交夷經貶其味義焉。

總以尊攘之義發揮中畧分盟會總斷之重盟會上着眼既未出執伐二邊書法俱勿倒上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以貫澤昭下子魚曰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以陽穀昭

北杏 合諸侯伐楚 據夷狄首止 尊王室○盟有傳多云中國股

按主伯之仗義而知所以合諸侯者矣

題雖以尊王室為歸宿所以合諸侯句極宜加意認着所以合諸侯主意則盟主之所為盟主止有據夷以匡王而已合諸侯以據楚豈合諸侯以求楚天下難道另有一般盟主客股中全要擊着本意為妙○看來板板三排斷不可

伐楚 召陵 鹿上 會孟執伐

傳公

圭

麟音明微

大國欲紹伯而交夷春秋深貶之也

倒宋襄作以盟會點二股尊王就在據夷內不必另尋尊王題目○楚猶是楚諸侯猶是諸侯乃欲繼桓而反求諸侯于楚兩其鹿孟之壇亦大非桓伯尊攘故業矣其不免于執辱也固空

盟貫 陽穀 鹿上 會孟

以盟會偕夷非所以紹伯也

重盟主上發揮總以傳中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一段論起小點後相形側重末二比為是

召陵 鹿上

好有帖外求外之別而繼伯者愧矣

此與前貫毅題有別見桓固常與楚盟矣。但盟不過為緩楚之端。正不得以召陵藉口。俛首而求為盟。則昧義矣。又安得自等于桓也。小分後見不足繼桓之烈。渾作爲妙。

季子歸 孟執

春秋不以諱例隱伯辱。惟其昧義也。

鹿上 獻捷

經重尊攘求盟受脅皆罪也。

攘夷以尊王室。攘夷以尊中國。齊桓南征。周公膺懲。

孟執 伐宋圍緡

經于交夷殘夏者皆責之以伯義焉。

麟旨明微

傳公

去

襄紹桓業。孝承桓業。故俱以尊攘大義責之。

宜申

望國昧義受俘亦不堪言矣。

非謂拒使便可謝罪。聖人直以請討伸大義責魯。參盟薄傳可見。

楚此一來有兩見。其欲因宋以繫魯。則半用脅。其借四國以挑魯。則半用嘗。符則直以宋視魯。嘗則猶不敢以魯視魯。此正激大發義一機括。須就受脅處描寫刻畫。不曰宋捷。以為捷出于宋。固萬無甘受者。而魯亦應自媿矣。○加鹿上 孟執 叙起楚橫倒單

宜申獻 盟宋

兩惡望國昧義而隱顯其詞以示罪焉。

上在去。宋上見意。下在書。宋上見意。

宜申獻 歸父會宋

經重攘夷于受俘薦賄皆譏焉。

鞏朔獻捷于周。王猶有廢典之詞。而況受楚俘。卻克責賂于齊。佐猶有背城之諱。而況荐楚賄。文須發得激楚。橫逆甚矣。凌滅中華甚矣。要重揚起。

盟薄釋宋公

望國以權而春秋有隱痛焉。

以天下大變引起。倒事。偵作。操縱。俱在釋上。宋方主會。何重。要知釋之更甚于執。執猶楚之惡。釋則楚之恩。至于權出自楚。此時

麟旨明微

信公

去

不健謂之變。直謂之偵。偵字須認。○參公羊傳。社稷有君意。魯自不消出此。着伍先生墨子魚之征。繕已備一段。直是算得楚倒。真經世文字。○加會稷 澶淵分三股作。以君臣夷夏父子立柱。

會孟執伐 獻捷 盟薄釋宋

經原夷橫而淡責望國之委權焉。

炤傳以楚之執伐獻捷為天下大變。責魯不能申大義。收本傳書法。操縱俱指盟薄。

會孟執伐 盟薄釋宋

望國以操縱大權與之夷。春秋所淡貶也。

以大義為主。渾作操縱不可分貼。

獻捷 盟薄

經于受俘與權者。兩責望國之味義焉。

舊以昧義與權作破。但下傳也有義字。申大義是一件事。特措詞有分曉。上以拒使請討為義。下以釋自天王中國為義。收不言宋捷。不言楚子。

釋宋公 納頓子

諸侯而釋之。納之于夷。皆經所致嚴也。

操縱自蠻夷出。是夷狄正諸夏。俱是最反常事。須着重。不言楚子。不與其釋也。書納者。不與納也。聖人所爭甚大。全要從書法上講。

手 伐邾取須句 加取手妻還是例以收奪之私。例軍作

麟音明徵

僖公

夫

望國存小。經惡其專焉。

當時須句在魯。今反之使歸國。是一串事。勿以封建分看。傳只重不請命。此行本非報怨。若以崇祀保小之故。請于王。則奉毋命。守王法。且忠孝屬之矣。豈得云報私怨乎。報怨從專得來。不是不請命。而又報怨也。往多誤看。以亂易亂意。須說得出。收書取書法。○傳首云風姓。云邾人滅。便知此師當舉。只少王命耳。報怨句。宜善看。通于此。則升陘傳所云輕字。斷非為殘民而發也。

須句 濟西

經譏擅復國邑者。以止亂也。

俱有以亂易亂句。○比取汶陽。與收奪者無異矣。與得非其有。

奚異乎母命伯命

須句 城祀

內外私于所親。皆非尊王之義也。

上不請王命。而母怨是報。下不獎王室。而母族是恤。

升陘

望國輕兵以貽害。春秋之所貶也。

此題諸說如蠅。要旨以輕字。指不能抑鋒止銳。固不待辨。鄒以輕字。炤救邢傳。兵者聖人之所甚重。重字看。謂兵惟誅暴禁亂可用。以須句出師。此是可已的。是主見為重民命發也。不知須句既為念母。念說得可已。上傳報怨。會已細辨。則所云私念小怨。何大謬。

麟音明徵

僖公

夫

也。田瑞陽又以傳首一句。是說邾與魯戰之由。非謂輕兵案也。正意只據傳記所云。不設備貽害之烈。然縱使設備而戰。豈便無害。卽無害。亦豈便為誅暴禁亂之兵也。各捏主見。終無歸宿。傳首以須句。故出師一故字。極可味。輕字。正從此生來。蓋天下莫重于五命。若使魯以念母之故。請王家堂堂正正。邾必不敢問我。說個報私怨。邾既不來。併升陘之戰。亦無了。何論設備不設備。惟以須句不請命之故。出師。則我不得以念母二字公言之。卽慎其守備。邾能自己乎。蓋至害及兩國。甚哉輕之貽害也。豈緣卑邾之故哉。○檀弓註。邾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亦可招魂。○加須句。倒單。舊以尊王命。殘民命。合甚謬。

升陞 同國齊

經貶望國輕兵以異于除害者也

卒妻 收奪 誅禁 同圍齊

即素制舉義者可律專命輕用之罪矣 兩傳脫母合頗穿鑿

升陞 戰泓 輕兵貽害 備名取厚比然無甚味

戰泓敗

經于伯兵之跡而責以王政之本焉

非責宋襄不能乘機此破先儒不鼓不振為至仁大義之悞使果

以仁義取敗聖人亦當許其仁義而不計成敗矣傳中本末始終

為仁義寔從根株上做起如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等恕施即所

麟音明微

衛公

全

謂如心為恕也乃襄公平日所行全沒些順事恕施的本領獨愛

此重傷二毛真個是煦煦子子的小名比桓文所假尊攘大節目

又不同了非謂以小名妨大德謂飭小名者如此而妨大德者又

如彼人多誤看○近謂襄亦是迂濶一流不可一筆抹倒然看入

手執圍等事則曲謹原非本色政不必為之斡旋

伐齊 戰廩 伐喪 奪長 執勝 曹南 執郟 虐二 圍曹 與師 戰泓

伯至違仁義而獨飾小名春秋深貶之也

以戰泓問起流水叙下倒本股仁義勿分貼○去本比以三罪作

三段發不仁非義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及荀息

大國虐小素倫之罪魯之齊晉之事而可知也

全要參定宋襄不仁非義之罪宜總說炤傳分素倫虐小二支末

總束○素倫邊不但空空責他奉少奪長須要發使齊人有殺無

虧之惡方與晉獻事相炤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歷觀存小者之德猶薄而虐小者可知矣

薄德句用子魚語參杜註在因亂取魯緩救邢衛出緣陵者非○

不可實斷齊桓薄德亡國字及猶字最宜挑發得虛活以存亡國

者而義士猶不滿則虐小者可知全要于比炤處着精神○只楚

丘 荀息 因事而罪檀權素倫者可定大國之罪矣

麟音明微

衛公

全

執勝 曹南 執郟 圍曹 去執郟即圍曹傳

惡伯之妨大德治人暴責已恕也

重兩德字以仁義之大德總起點二罪三罪桓公存三亡國文王

三旬降崇

戰泓 城濮

春秋兩譏伯兵以王政王道律之也

戰泓 大鹵 吳王 吳非 王既

戰泓 野井

政禮有本節各習儀皆譏焉

比單用昭公邊○物有本末順事恕施政之本也禮有本末正

身率人禮之本也。○上下俱本平日行事來斷。

伐宋圍絳

伯嗣重華之困先業替矣。

須重提伯國餘業為案而以尤義所不得為為斷體又字口氣發

之此行不但有愧尊攘先業致齊孝寔以報不與齊盟之故然襄

定孝而孝怨報之甚至乘約肆暴亦殊堪怪亦須于結中見此意

○加戰泓倒單 再加召陵伐楚 只見伯國餘業亦同單

伐鄭圍新城 伐宋圍絳

同詞以紀攘夷殘夏之兵以美惡之分也

一邊攘楚以安夏一邊効楚以殘夏美惡判然自別蓋事混則必

麟旨明微

分美惡而事異則即以美惡分此聖筆所為不嫌于同詞也全從

書法作文若板開便失本旨○鄭附夷便與夷一般舊謂剪楚之

翼為攘夷非也

滕子朝 杞子朝

春秋兩黜侯爵存義禮之防也

總起中分總收上下俱是謹華夷之辨以禮義分貼不可以君臣

夷夏分定名寔意要發透須知杞朝是杞桓公非成公也由成公

變之故桓公因之須斟酌

杞子朝 晉伐鮮虞

兩黜効夷存中國之防也 兩傳俱有中國所以為中國句

狄伐鄭

王室用夷制夏其事儻矣

主居鄭傳襄王不知自反念制命之未順而棄德崇茲用夷制夏

如木之植拔其本也

居鄭

王室寓外經以端本存亡示訓焉

自取全在用夷制夏唐世有戎狄之患晉卒有播遷之辱引類議

論所關甚大○以京師為室非有能出之也乃自出耳有端本清

源之意以四海為家凡其所有者皆其所可居也有撥亂反正之

意蓋王雖有罪而春秋之意則欲撥亂而反之正以明王者之尊

麟旨明微

天理自當如此

燬滅邢

經嚴覆親之法立人道也

邢周公之胤衛康叔之後滅親之法所以最嚴者在絕先祖之裔

一句春秋之法法字正與王法法字相應蓋法為人道而設也衛

縱滅法亦當求為人此是深一步責他說透不可不差等意而衛

罪自見引虞見邢無罪引楚見衛非夷狄亦反覆斷制以立人道

耳王法人道不平重人道上○加石門係不生名只辨書法

元年 滅譚 滅邢

辨分殊于理一之內而人道立矣



以元年作聖人與天地合德問起。滾下見分之殊，乃所以為理之一。蓋太上有德撫民，務親親以相及，不親親而能仁民者否？此正聖人天地之心，全在立法之妙上見。連滅譚滅刑勿分比，亦不必深斷其罪。總見由仁義行而立人道意。

滅譚 執虞 滅邢 滅夔

春秋迭紀覆國，而獨甚與國之罪焉。

以滅譚滅刑，同姓與異姓，奚別問起，即承以理一分殊重發。後以

虞夔辨二比，大畧同單格。

執虞 滅邢 滅夔

覆親之罪，兩比事而益見矣。

麟首明微

備公

全

只重本股。虞楚只辨在後，虞自取楚蠻夷，所以不名晉，不名楚，則

衛原不得以此自解，而滅同姓之法自在也。

元年 滅譚 執虞 邢狄伐 滅邢

經辨理分，以罪覆親，尤原情以甚之焉。

舊主由仁義行，原情定罪，分倒二意作，還只以同姓異姓問起，承

以理一分殊，後講刑無罪，非虞之比。一申作下更直截。

滅譚 滅邢 滅夔

經于覆國者，辨親疎夷夏以立法焉。重本股而以二事形之

執虞 滅夔

按所以不名覆親者，而與國之罪可參矣。

不但以本股問繳，全須以衛燬作骨。晉雖中國而虞則自取，則不名非寬晉也。其有以無罪覆親者，應不從未滅之例，夔非自取而楚則夷狄，則不名又不足責楚也。其有以中國覆親者，當不在寬假之條，則滅同姓之法，未常不在衛。其能自釋乎哉？○文中要隱敲本股為妙，不宜寔講客比。

執虞 滅邢

與國覆無罪之親，故其罪獨重焉。

舊主分作，不若以滅親提明，即以滅虞比問起，重原情定罪作，又

遺禮至云云，總見得非邢自取，不重衛許，輕重之權衡，收處要透。

○加邢狄伐衛同，再加滅下陽同。

麟首明微

備公

全

滅邢 襄歸

經名覆國復國之君，其義精矣。

由仁義而立法，故辨親疎之等，由性命而立言，故嚴義利之辨。

逆婦

經紀圖婚之失，因罪夫主婚者焉。

不使大夫而自主，重僖公失禮作，婦從夫者也，屈姑之尊，以逆婦

此意，只如傳帶後，不宜對作。

圍陳納頓

經不與外夷仗義，正本意也。

正本自治意極重，就聖人立法上說，本原之地在中國，欲使夷狄

輯服。必先使中國無可攻之端。今以夏殘夏是。授之隙矣。至以夷恤夏。更予之名矣。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有。漢。怪。其。反。常。意。舊。主。兩。分。還。不。若。將。陳。罪。提。起。倒。諸。侯。作。爲。是。○當時大勢在楚。以頓隣于陳。欲間陳兼併之。前年伐陳而城頓。今又圍陳以納頓。然則不但憑勢連義。亦收拾去愈堪扼腕。丙午程作。可稱到家。

國陳納 吳救陳

兩柳外夷之舉義責中國也。

納自夷。救自夷。夷之名高。而中國之氣短矣。聖人有無限傷感處。

陳楚點起

麟有明微

僖公

公

盟挑 盟向

兩觀固黨之好。而召兵有故矣。

見下乞師傳。以衛不義原起。倒魯黨衛作。炤既又二字發之用。是

黨衛也。口氣截住。束到召兵上。起繳俱用乞師。須要吸動啓覺意。

躍躍欲吐方妙

侵西追弗及

內外以憤與兵皆非正也

齊憤黨衛而侵。魯憤齊侵而追。總是非正。非正即在私憤上斷。用

詐漢入。皆憤中。枝節有畏而弗及。從漢入。來無議其怯。意師字在

至鄰之內。總收書人書侵書師以罪齊。書追書至鄰弗及以罪魯。

侵西鄰

大國以憤兵加內。春秋譏焉。

稱師在追鄰內。伏衆意勿用。潛師見弱意。可點入。

追弗及

望國逐寇非正。經所譏也。

齊人稱師。爲伏衆以邀魯。提過重私憤上。深入弗及。當遊說蓋其

逞忿。全在深入。若非有畏。未必以弗及止也。當時魯如何爲正。以

展禽却敵炤之便見。

追伐濟西 追鄰弗及

兩譏望國躡敵。不豫與深入胥失也。

麟有明微

僖公

公

境內境外。要提醒上。不豫爲危道。下。深入爲逞憤。舊于下邊添失

律意。未當。

北鄙

以義律。伯兵。則其再試者。非也。

見下乞師傳。又伐其北句。須體又字。發固亦非義矣。意而上下意

俱隱隱牽動。方妙。以乞師問繳。起處須云。試爲推原始事。齊豈無

故而然。獨其再四尋仇于義。亦無當耳。可見由前而言。樹怨不在

齊。由後而言。責夷亦不在齊。而中則有此一役也。只虛虛逗出固

亦字來。題中原有生韻。舍明文而從長句。徒以易展手耳。欠當。

乞師

望國資夷以報夏其非義自見矣

以義字為主重以夷殘夏上自反意畧帶深思遠慮計安社稷即  
伐齊傳危字意楚未可久伏齊未可久挫則移齊為楚而轉魯為  
齊時事原不可料此意文未嘗發但不可以此作正斷就使楚果  
可資于義上去不得亦不欲攔入室之戈也

伐齊 滅邢 盟洮 盟向

非義而黨之兵所由召也

與洮向單比同但講衛案詳耳對作不妙

伐齊 滅邢 侵西 伐北 青辭責齊俱是非義然題終割裂

盟洮 盟向 侵西 伐北

麟音明微

僖公

文

內君黨惡而大國報之非義均也

玩傳故字緊承是黨衛句說下連下二比歸重責魯觀固亦口氣  
又是啓下語當以兩盟發之于前以侵伐承上體故字及固亦字  
隱隱含當自反意近墨多主此立格甚妙

侵西 伐北

致外兵非義之所由來故可知矣 誠字固亦字須體不可死諱

伐北 乞師 得待敵之道失應敵之道展會文仲作眼

滅夔

紀外夾覆親特原被患者之無罪焉

祝融楚之遠祖鬻熊其十二世孫夔以熊摯為始祖則不及遠祖

猶魯祖周公不及后稷與公劉也只無過其祖一句便立定無罪  
之案其義直其詞初不服須透以夷待楚而非怨楚正見出夔之  
無罪就中挑發更妙末帶無味○加獻舞 滅邢 辨二邊書法  
以恕外畧外分

滅夔 武官

遠祖不當祀得之小國而失之內君也

伐齊取穀至

望國用兵失正春秋為之危焉

華夷人已四字當玩而華夷字尤重危字兼齊楚夷心叵測齊亦  
終非下人者一轉移變閃間有多少可慮處安得無危以者不以

麟音明微

僖公

文

即指失正不必泥以四國伐鄭傳入擅興意

伐齊取穀

用夷以兼地失正甚矣

以罪失正不必帶危字當把以字倒書法舊以擅命系制分甚謬

至伐齊

經危內君返國以失正也

資非其人取非其有皆危道兼齊楚不妨然只是有可危之理使  
非城濮一劍齊魯同盟魯能終偃然哉

杞子來朝

經黜小國用夷禮存諸夏也

主祀卒傳此乃桓公要本成公來禮指一切禮制言不止朝禮須在中國所以為中國上透發方與存夏意相關禮字受看得大纔見一失則為夷狄收稱子

入杞

紀內臣專兵之始事可以戒委權矣

見餘丘傳此乃專兵首事須以兩世日久意見其盤據而發端只在今日以謹微意發之

圍宋 盟宋

經貶外橫兼罪從兵受盟者焉

圍字須重長葛傳云誅亂討賊可也正好與非有篡弒句參看見

麟旨明微

傳公

字

除却誅討外便不得無故摟諸侯以得夏說明楚橫則連兵受欺者不消饒舌聖人生怕夷狄恣毒中原不能攘而反翼之彌漢威

圍宋

兵出得夏而從之皆春秋所貶也

楚與諸侯連講不可哉亦不可開總一書人書法

盟宋

按受盟之地而交夾之罪可知矣

中國屬鍵從夷固無復問義矣然而愧之以所不肩挑之以所不忍則千古猶人心乃宋方見圍而公即其地以盟獨無嫌乎文中

全要墓寫無嫌意痛癢收其地以宋書法

盟宋 翟泉

即大國講信者素大防即王都講信者越大分

宋方見圍於此而魯受盟周方國都于此而諸侯往盟

字 侵曹伐衛

經于伯主隆怨淡致責備之意焉

或曰以下見其非為即夷舉兵聖人淡欲晉侯做個賢人與天下更始着他曰晉侯晉侯有多少吝嗇愛恤在見一概不能忍者無望了一忍則該百忍何獨不能于曹衛一忍耶樂與人改過非與衛也見文不當拒盟正見備責處若曰晉侯何人亦做此無容忍

麟旨明微

備公

字

的事猶然世態中人也惜哉

晉侯伐衛

再紀伯兵虐與甚隆怨之罪也

只以報怨之私為主拒盟亦本懷私怨來渾講在內勿以私刻分

樂與意就在責備內不可錯認

鄭人伐衛 取牟婁

繫觀兵非忿則貪未可為賢者律也

春秋之時正與責備賢者意相關須細玩此題難于布格須想題意勿于二比某講入手點明報怨見據文之報甘謂此亦英雄事不知此直常人事也非賢者事也春秋之時非忿如鄭則貪如莒

大槩如此。所恃賢者一破此關，故終不敢以桀常入者。桀，晉文也。而奈何云云。

邾鄭伐 取郟防同。○鄭入滑 秦入滑同。鄭以怨王入滑，怨秦因襲鄭滅滑，食

圍宋 盟宋 侵曹伐 救衛

辨二國無從夾之迹，而知伯王之隆怨矣。

問本股後，即入上二股，辨講救衛帶點，大畧同單。

侵曹伐 救衛

經惡伯王隆怨，而錄外救以甚之焉。

書救非善楚，托以其晉耳。大意同單，仍矧傳收二書法。

晉侯伐衛 秦人伐晉

麟旨明微

傳公

左

經于隆怨貳過之伯，皆備責之焉。

春秋之時，春秋諸侯宜着眼責備，正從此生來。上以能忍秦豎云。

云來斷下，以誓言來斷，須從拒盟焚舟，描其忿處。

楚人救衛 見本傳 衛侯奔楚 或加伐衛不效

經于伯王隆怨，兩托詞，以甚之也。

總以拒盟提醒，重救字發揮，兩傳俱有責備賢者句。

秦人伐晉 歸邾益

兩觀春秋紀事，而其所責備樂與者可知也。

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易納捷菑 札聘同。

侵曹伐衛 納捷菑

經于報怨辭國者，皆因其賢而責之備焉。絕人已甚，守節過中。

侵曹伐衛 納捷菑

伯王絕人改過，可譏賢臣，勇于改過，可予。

春秋樂與人改過，書稱有忍，聖人以改過為大易，稱棄墉。

楚救 缺救鄭

兩錄救兵，逞忿肆暴之罪見矣。

楚救 衛人救陳

經于逞忿非德，討貳非義者，皆托救以見罪焉。

楚救 書救鄭 下書楚人救衛云云，下書武子云云。

譏隆怨而惡犯義，皆托救以著罪焉。

麟旨明微

傳公

左

楚救 書伐鄭 削子重之救

筆削外救，報怨從夷者之罪見矣。

楚救 貞救 又書楚公子貞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

經于隆怨非德，扼險非義者，皆錄恤兵示意焉。

楚救 楚子伐鄭 宣十削士會之救，筆外救而譏隆怨，削內救而罪恃力。

楚救 韓厥伐 削子辛之救

筆削救兵，譏隆怨而罪從夷也。

楚救 楚侵伐 有大改過句

經惡報怨而予反正，皆托外兵以示意焉。在換字，使字上生議。

楚救 秦伐晉 錄外恤而譏隆怨，貳伯兵而許改過。

楚救 晉侯伐秦 下恤患以淡罪肆惡 暴報怨以淡善釋怨

楚救 伐麋 下書伐麋以著其罪

兩紀攻郟之兵而報怨憑夏之罪見矣 俱是下書云云

如秦晉圍鄭 蕭魚 重丘 平丘 俱是下書

買戍衛

經子望國濫刑特貶其不君焉

對晉恐以不當戍之狀問我則曰戍者買罪對楚恐以不能戍之狀問我則又曰不卒戍亦買罪調停兩大問惶懼無策至專三尺法以殺無罪之主將何等不能自立文中拈弄儘有意致不必將專意另揭只輕融在內不君意就此可想

麟首明微

僖公

左

救衛

假外夷以恤患之名其責報怨者淡矣

當以書法作文于救字上敲擊音罪救者善則伐者惡此春秋互見之法亦非于楚說不得遺義譏晉淡矣此淡字在聖人惡晉報怨之太甚上來不可因淡字專在拒盟一節講仍重忿說刻意只納在忿內便了

報曹界

深悉治小之事亦終成其伯而已

此題爲晉文不正寫炤即爲無道桓文立案前段援引古道後段炤斷生平雖未顯揭王伯分明畫出王伯影子狎字正與遠字相

反狎則令人懷遠則令人畏王者惟心地光明故氣局容與一至于遠則入執分田勢所必然然却由詭道圖伯來執一弁一借此激楚又藉略告楚策其不聽而收齊秦中有許多秘密在俱于入曹時布算是伐執分田正暴時事跡而論以致楚即暴中病根論則必暴自不知訓典爲何事所以王者言道伯者止言功王者用序伯者止用遠認定傳情則局意疊疊如貫珠散作截作分作者俱無是處矣不中亦多參前後左語自見亦不專指入曹也○亂分二句即就執界分田言蓋土皆王土臣皆王臣今秦疆里而乖體統便是亂上下無君臣舊指僭負羈事覺小巧

△執伐 會扈伐陳

麟首明微

僖公

左

予奪伯兵討貳律以招攜之禮也

序成云云原自古者說不可便以伐陳當之只備意比出耳宜相形餽作爲妙即分不宜大開以相炤體短股發之纔是

北鄙 會扈伐

觀修詞與序成之兵知虐小之罪矣

主傳首觀文云云至攻伐之兵搭以詞與禮分作末繳本股

裴林伐鄭 會扈伐陳

上易伐鄭天節同

伯兵兩舉于序成之後可參虐小之罪矣

主傳序成不至于是有攻伐搭要反炤遠字意出

遂伐楚次 會扈伐

序成後伐與上題同

報曹界 城濮

伯主諱以致外戰，悖于道矣。

只主欲致楚師云云一段，串作舊主諱以致楚，諱以挫楚合，則下比又就拘宛春等講，勿從。

入曹界 城濮 踐土

伯主悖道，其功不足錄也。

只做本股而以勝楚，主盟挑之，須以功問起，即以恭諱承之，如單作，傳謂文之悖道如此，雖有功不足尚，非謂成功之不以道也。○

△城濮 踐土

麟旨明微

僖公

矣

伯功不足尚，以不由道也。

大意同上，然上題從悖道做起，此却從二比轉出悖道，要有別。

入曹界 取汝陽

經因治人，而律以王道，因取地，而律以王制。二邊各有孟子的對語

入曹界 盾免侵

伯者急于治小，其非道均也。

上不修詞令，遽入其國，下不內省德，遽以兵加。

報曹界 舍之侵 致楚致筭比，上晉文聽先軫下鄭簡聽子展

○城濮

畧志戰者之功，以道義律之也。

楚稱人，只點起全重志戰，戰只在復曹衛拘宛春二件，勿如舊墨。

參入蒙馬等事，城濮一戰，千古稱快，但聖人細參其前後所畫，欲

一戰成功，惟恐楚人退去，晉君臣意在功利，速就與王者不戰，屈人相反，故曰三王罪人，誅其意，便是畧其功，書及在晉，便是無美

詞，前是案，後是斷，無兩層。○前說志戰，後又突起一波，非有城濮

云云，則此劍原不可少，應作嘆惜語，未可狠罵。

圍宋 侵曹伐 入曹界 城濮

辨交兵之情，而伯主之意可誅矣。

主得臣雖從晉師至，誅其意也。一段搭單收書及書法。

滅黃 敗徐 會孟執 取穀 圍宋 城濮

麟旨明微

僖公

矣

經貴道義，雖攘外之功，可畧焉。

主後半傳作文，以無美詞問繳，志戰意不妨畧納在內，融講須張大其功，然後轉倒，可畧上此全，以三王律之，不然未可濫罪，以挫

楚功高如此，而猶以道義畧之，則聖門事業可知矣。

滅黃 敗徐 會孟執 取穀 圍宋

經詳外勢之張，見攘之當，以道也。

以城濮起繳，五比叙過，駕馭總做，要講得活動，有吞吐之趣，方妙。

滅黃 敗徐

兩觀外橫之莫制，當有以攘之矣。

不能恤，不能救，非罪伯主大夫當歸重楚，橫發揮，以本股起繳，未

足據實以道意曰伯主見非泛常人曰諸大夫見非單師此處正可描寫

伐齊取穀 圍宋

兩觀外夷凌大之橫不可無攘之道矣

主今又成穀二句搭脫毋易混齊伯餘宋實王逼齊圍宋勢愈強

橫況在重耳圖伯之時乎今又二字須玩

城濮 河陽

經于伯王尊攘之事有誅其意者有嘉其意者

舊王誅意原情近用下嘉其尊王之意句俱在意上發亦好上以功起下以罪起上仁人正義明道下春秋制法本忠恕

麟言明微

魯公

矣

城濮 得天之稟 鄆陵 射月之稟

伯國兩控外志勝與倖勝皆非也

上重在楚無有必戰之意上誅晉之意以功利以道義云云下重在晉無有必勝之形上見晉之倖故楚雖敗晉遂忘云云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與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要玩

子雖老于行而不悔與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要玩

兩譏伯主志戰皆律之以王也

城濮 彭衙

上以子玉請戰楚暴當攘起罪在必戰王者明道正義下以孟明

拜賜敵加當應起罪在遠戰王者息爭寡怨各倒書及書法

城濮 厥愆 評意而界有功 厥心而怨無功

城濮

柏泉 器功而誅挫外之意 暴意而予傾小之功

伐齊取穀 圍宋 侵曹伐 入曹界 城濮 去首此即城濮 濮傳題須記

觀外夷料敵之明而馭將之失見矣

以晉既克曹衛楚成使去穀去宋料敵之明論起後以請戰而少

與之師既敗而輕棄其將順點二股發他重師輕將意收稱國以

殺而不去其官書法○此非為夷狄而惜特借楚以示後世馭將

之道耳

城濮 代殺得臣 戰邲

經于內外見劓兩示任將之道焉

舊以林父不能將兵對楚成不能將將還不若王殺先穀傳責晉

麟言明微

魯公

矣

景對上楚成

城濮 敗殺 楚不能取得臣秦能馭孟明失馭將之逆得馭將

衛侯奔

春秋端本議刑而獨重褊心者之咎焉

端本議刑指聖人修經釋衛罪晉說刑者天下之平議刑于衛不

平而議刑於晉乃平議刑于事之寬刻不平而議刑于心之廣狹

乃平當時許衛結盟是收拾天下一大機括文公為小失大一生

中察知自私病根所以至于殫人兄弟亂人君臣禍入國家只處

一衛國便紛紛生事何以統大衆而處大事事業之不光大職此

之由故曰不勝任最可味○舉動煩擾通前後言○加伐衛只作



拒盟事寔同單

△會扈伐陳 荀吳伐鮮虞

觀所以統衆處事者可議褊心之刑矣

上會扈待陳是心不外故能使諸侯衆輯下却鼓叛是智不整卒至力竭而降則無難處之事統大衆應南向諸侯云云處大事應取威定伯云云文中須借容影主勿得抱題

○踐土

經紀伯信而寓正倫謹權之意焉

諱之若未下勞者然是聖人扶植綱常意非責天子也廢置俱自立武上見專權自恣根行私來上是特筆書法叔武未逾年自是

備公

麟首明微

稱子是紀寔書法○上邊論理不消說下邊亦是講諸侯不得專廢置之權舊刻坐定晉又不該報怨寔寔斷罪便不妙且虛寔

難對玩傳尾一意字可見

歸罪 歸厥

惟王室兩存空名聖人所欲亟維也

舊謂聖人存號祭之名以寓尊王意于傳旨大謬號祭皆名此非聖人存之聖人因他當時只存得二者名色而寔則衰微故削下

勞之寔以全名此處更費苦心耳

○踐土 河陽

經致意于君臣之名寔存大倫也

○踐土 河陽

經致意于君臣之名寔存大倫也

只發明書法不必斷罪亦不太開○二名字俱同削下勞是去衰

弱之寔以全君父之名是天子事故曰君道父道書王符正其臣

子之名以統強大之寔是文公事故曰臣道子道二邊俱本與其

名存寔亡猶愈于名寔俱亡聖人寔寔有挽救意不徒全名已也

故足之曰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統遮蓋也又總也收也

衛奔 踐土 河陽

經于伯主罪廢置以謹大權酌名寔以正大倫

總叙以上下二股貼單股分作收全傳衛奔而書爵已立而稱子

下勞不書召王書符書法

衛奔 踐土

麟首明微

伯主擅廢置之權聖人所深謹也

鄭位未絕音便不可立武立武便是廢鄭且衛侯自奔非又絕之

也只渾發廢置自專意不可分貼報怨行私只點入

朝王所

經議受朝非地者示時巡之度也

此傳不是譏朝者亦非譏受者重在巡狩之典上說春秋之義不

行故也要看國體民生所關甚大聖人爲慮甚遠推原所自只是

下勞不是耳○不但辨明與踐土屈體不同全要得因此示善意

一味罪天王亦終不妙況按當時王宮之作亦非倉卒不備者此

處要想

踐土 王所

大君下勞而受觀春秋譏焉。

惟不時故不地。只以踐土作下勞事寔重非所上。故言所書法。

王所 翟泉

經以正本責君臣有非地而譏受觀者有非地而謹講信者。

既以正本作骨下比單重子虎。

王所 公如京會伐

春秋兩紀朝禮。有示時巡之度者。有明述職之義者。

因下勞而受朝。因會伐而往朝。事寔少填。仍重聖意上說。

鄭復啗奔

麟前明徵

僖公

五

經于諸侯返國而寔著薄倫之罪焉。

衛鄭之薄。須從事迹推助其心。當晉文伐衛時。國人出君以說晉。

元咺立武以聽盟。未常以君禮自居也。且請復衛侯。聞至而喜。叔

武之心見矣。惟衛侯信讒。怒武之立也。而殺其子。且恐歸之有變

也。先期而入。乘其不意。獻犬探知微意。陽為不知而射殺之。枕股

之哭。獻犬之殺。亦詐為是以歸獄云爾。傳中猶意或出字。亦有不

恐。正言意別樣可誤。殺弟豈可誤。縱使誤且不可。況未必然耶。舊

認真說誤。添出恕之一字。殊可笑。○加衛奔只以不名辨問。同單

衛奔 鄭復歸 鄭歸

春秋寔惡薄恩者。故責之漸淡焉。

不必以本股為主。亦勿分。上只辨起書法。下只辨明稱復。同單作。當留傳爭國為心。終以爭國為心。一直說下。形容其長惡不悛。十分薄惡處。而以稱名稱復連綴。

○會溫

按致王之情。可通原伯之意矣。

召王事正在此。此主有罪。而情順句寔講。看來此是河陽原晉的案。惟有此段情由。故以臣召君。不妨曲為諱。可無疑于尊周全晉之文矣。當以自符書法難起。承以會溫之情。敷講繳處。仍用河陽見人或疑自符之文。盍取會溫一役參之也。

○河陽

麟前明徵

僖公

五

尊大君以巡狩之名。而全伯至矣。

全在書法上。發出聖人婉轉全晉意。迹似悖。而情可原。禮誠變而

心却篤。須字字挑剔。諱王即是解晉。尊周處。正其全晉處。故結以

忠恕句。勿看作兩項。○止有傳末於以見句。是從學者想出。然玩

傳中特書句。為王諱。又為晉解句。此是聖人特筆。近有重發末句

者。從聖人書法上。看出聖人心中事。覺又多一轉折。反不妙。

踐土 河陽 會溫

經有全伯之文。不止于諱尊已也。

傳引踐土來。見踐土是王不是。削下勞以為王諱。便勾了。以非晉文罪也。溫之會。却是晉文有罪。不書召王。而以自符為文。則不獨

爲王諱。又爲晉解于以見春秋忠恕也。玩傳末句當重全晉作舊。主諱王全晉兩分非也。○跌土也是諱。河陽也是諱。但曰自猥不免更費曲全。又字可玩。非謂上諱只是一意。下諱又有兩意也。須細辨。

河陽 如京會伐秦

經重巡狩述職之典。兩因事而正之焉。只就書法上發。意勿用斷罪語。

河陽 捷筭 諱啓君而全之。諱置君而全之。

河陽 從祀 事通而情順。事順而情通。

壬申公朝王所

觀諸侯觀禮之修。見伯主之情順矣。

麟旨明微

主河陽傳。以諸侯見句。舊王不繫月名。申以闕疑從質立意。似不如只好輕點起。

執衛歸京 咥歸

伯主抑君而臣是助。經詳詞以責焉。

總重抑君助臣。不得爲伯討。國語云。君臣無獄。今元咥雖直而不。可聽也。斷案全在君臣無獄一句。言君臣原不論曲直也。○只使君臣廷辨曲直便已。非體况執君歸臣乎。不然衛侯殺無辜。豈得爲直。元咥訟君。亦是出于無奈。舊云衛本無罪而抑之。咥本當絕之助之。既云君臣無獄。則不消論到此矣。只重稱人以執一句。于衛不名。于咥稱復稱歸。只帶收。

執衛歸京

爲臣執君。伯討非矣。

有不名書歸稱人三書法。而稱人較重。○兄固不可以殘弟。臣又豈可以訟君。况列其弟子會。出其君子夷耶。不名亦有意。正見爲臣執君。無爲臣名之禮。

元咥自晉歸

經絕逆臣。而譏歸于伯主焉。

晉文

自晉有奉。歸者易詞。乃晉人助臣事寔。作案而以稱復爲斷。歸責

諸侯逐圍許

麟旨明微

經以繼事紀討小。見尊王之爲重也。

傳無子晉語。而罪許爲正。然玩可以不會乎句。宜就許以不臣見討。見王不可不朝。透出尊王意。此主較確。今法是宋法。不必用。

踐土 王所

會溫 河陽 王所 圍許

兩觀小國慢王。而知其當討矣。

踐土 河陽

圍許 主許距河陽踐土近矣句。

踐土 王所

河陽 王所

迭紀君臣之會。而小國不臣之罪著矣。

只出二王所。再會再至。須體亦主此傳。

遂圍許 翟泉

地近于王宜朝而不宜盟也。

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許不會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諸盟

送圍許 同圍齊

兩觀伯討之宜惟當其罪也題無其味

天子再至而許獨不往討之宜也鄰國數伐而諸侯皆惡謝之也

○襄歸

經嚴不義之防雖得國猶謹焉

以利復國極宜挑剔嚴字正從此生來辛酉墨名作有全從此着

眼者○要將義利與性命關合源頭說得透徹纔得其說行而天

下定意出理一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行出來都是義人能參透

麟書明徵

性命雖可生可殺而必不可使義利混淆一別字最要着蓋當日

文昭武穆同罪異罰等語說來都是求伸之義然此只可出之于

伸不可私之于侯只宜據理為請不宜行之以貨惟托利以行其

義纔是無別此處最宜着眼○人人知義世界安得不清故曰天

下定須透○加定來 滅邢只辨書法同單

襄歸

介葛盧來

春秋循例而各夷屬以謹辨也

只說循例有何味文中要見待夷狄附庸原止合如此須得別中

國意發出一段謹辨大議論方妙黎來傳止有書名一意添出不

能修朝禮則蛇足矣

翟泉

上下講信于王畿春秋交讓焉

總以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句作案兩個於此俱根此句來大

夫子虎分作責大夫重一心字責子虎重一本字本字對外臣言

所謂表不正而影隨之者也無君之心著矣作一段頂下陵邊王

子亦與二句作一段頂上替邊舊以無君之心與正本意俱作總

承者殊謬○此題諸說多端從無定本似當討亦與口氣謂有表

正之王臣自無上要之諸國墜重正本說較安

翟泉 盟暴

麟書明徵

經兩紀信而示正分謹防之意焉

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列國于此要盟無君之心著矣洛邑

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

翟泉 執仲幾

經重王畿因講信而正其本因討罪而謹其初 王城之內天子之側

秋大雨雹

由天變而思其象則萌宜杜矣

須就戾氣上寫出臣侵君之象來重萌字作想僖公即位日久耄

及而偷墮萌有方芽之意使能謹微猶可遏折

敗昔 遂入杞

望國失政之萌于世官委權見焉。要總發戾氣之應意。

出遂得臣如 城費 王政在大夫為戾氣之應上作

年 狄侵齊

春秋直紀外患而見伯職之當修矣。

四夷交侵所當攘斥見此時莫急于利禦之師凡百皆可敬下但不知晉文曉得緊緩着何如耳文中只不可露鄭字自要關着下意如縮腳體有不吞不吐之趣纔妙寔發移圍鄭之師及不含有意者俱欠○舊謂啓患意不重不知間字最可味只為伯主念領稍不在諸侯狄便窺間而入此處更須振刷耳

狄侵齊 圍鄭

僖公

頁

麟書明微 伯主修怨而縱外患經直著其罪焉

一串作須體若能移師口氣只罪其不當縱狄不可于修怨上又添一重罪案

○取舒 伐楚 敗鹹 滅陸渾

歷觀攘外之兵膺懲之法可攷矣

只借股以見膺懲之法須比比擊着當攘斥意方有情

鄭歸 咥奔 執衛 咥歸 及瑕 鄭歸

經詳大夫不臣淡着與國之失君道焉

以君歸已出君出已歸叙過重講咥無臣禮以志于殺咥瑕作主

及瑕

明貴戚無罪而忌弟者之惡彰矣

只重忌而殺之句專字輕帶拒咥即是守節

鄭歸

經黜諸侯復國著其戕恩之罪也

玩傳云如六朝者眾又曰六朝之君或亦知省全是借鄭以示垂戒意須在戚屬上發勿用同氣一本字恐公族軋已至網羅誅殺意要透發恩怨義利字是此題眼目

衛奔 執衛 鄭歸

春秋獨名諸侯復國罪薄恩也

上二比起書法以晉文黜過倒本比作○出奔不名文拒斂孟之

麟書明微

僖公

頁

盟也見執不名文聽元咥之訟也今則云云燔單

衛奔 鄭復 執衛 鄭歸

春秋獨名諸侯復國以其亟于薄恩也

舊以妨大德成本支開作還宜以兩不名問起書名將晉文黜過

倒入兩殺大約與三比同

鄭復 鄭歸

春秋兩紀諸侯復國皆罪其薄恩焉

主衛侯始歸二句須渾作勿分收再稱其名書法○舊土前傳謂始望其改過終罪其不悛見聖人忠恕慎絕人議論覺好然此樣人品聖人何常有望其改過意斷主下傳為是

○秦晉圍鄭

經于二國之兵直以忿怒示戒焉

晉重公字秦重利字傳中特字坐此字有味不必泥自反語見特因將迎贈送些微事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以此對下結秦云云甚整非欲秦始終攻鄭但自有理可論不應以利動耳○近有截作者不若兩開正大

圍鄭 敗殺 彭衙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強國徇利以構怨春秋貶焉

以罪晉挑起重責秦一願講下收稱人

只圍鄭 敗殺 主合上聽燭武下聽杞子俱主秦貪利

麟書明微

僖公

單

敗殺 彭衙 貞伐 晉伐

二國啓爭好利喜功之害也

上根圍鄭來二國結譽自此始下根獲變來晉楚爭鄭弗得寧之

武子產對須活用蓋子產語在獲變後不可以聽利言違忠言對

周公聘遂如京如晉

參施報之迹不臣之罪甚矣

以王室禮隆起不恭有不親不專二意而不專較重遐相當年不過迫于王禮假使周不聘晉必不如周縱使遂不如周亦必如晉就此夷周室一念最不可不誅即履霜堅冰之漸須酬發書遂是事定非書法只收不待貶為是

宰周公聘

王室命重臣以寵內報禮宜有加矣

不予周亦不責魯只泛論其禮意之厚命魯不可薄報意

祭公逆 結及盟 遂如晉

觀經紀遂事之例望國不恭之罪見矣

分作及三段作者俱欠確只倒本股為長以二例點起見遂之如

周遂如晉是以二事出而非專繼事者矣魯君不恭之罪可勝道

哉下講正意收本股書法

祭公逆 結及盟 上二事出下專繼事君輕使臣抗拿對以本

祭公逆 遂如晉 以使臣之輕事王之慢分

麟書明微

僖公

單

結及盟 遂如晉 以專君命簡王禮合

遂如晉 遂伐楚

經兩致意于慢王者無非尊王意也

都在聖人書法上見上不欲以王事同伯事夷周室于列國此大

不恭之罪故書遂下不欲以伯事先王事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

焉故以伐為遂事俱聖人尊王之心

宰△取濟西

望國擅復故地經正之以王法焉

以亂易亂須透發曹為亂先而魯亦為亂續兩亂相成特多此轉

移之際不然何不聞王命而止關重館人之口也只如此發不可

將正疆里認定發類汝陽傳舊多犯此○加執曹昇宋只原起倒

單

夏四月四卜郊

望國僭大禮經因事以志其失焉

重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二句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于分守無

欲僭之心數句須發透不時強卜用挑于後祀宋可入講○魯降

于天子止有孟春祈穀之郊且以四月是夏之二月矣是不時卜

上辛中辛下辛不吉則止今讀以四十是不敬

四卜 免牲 三望

經于望國僭祀因變而備書之也

麟有明徵 僖公 聖

重僭上後以時以下以牲以望四意發之故因變而書書法○或

以牲者凡郊卜得吉日牛改名曰牲今牲成而下上急緩也蓋免

牛禮也免牲非禮也○或以望亦自僭上說勿以祀上祀下分

梁亡 杞子朝

二國得行大禮論其世也

要援杞宋之得郊以入魯僭之罪不必扼定杞宋發見王者之後

纔可郊非此則不得郊傳中夏商之後句及非列國諸侯句須反

擊有情 不從乃免牲

經譏望國之僭因其廢祀而志焉

主意在上傳本傳只解免牲事寔此即所謂或以牲也重僭作傳語無落穴處此解較長○魯僭不勝書此特因免牲而書但不可云因失而書又須有別

猶三望

望國僭祀可已而不已者也

非所得為正見可已看來似不必作兩層全要體猶字出○傳從

因類因柴透出不郊無望之理以此炤出猶字最有下落須玩左

云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此語可想○加四卜郊倒單不

宜合

合猶朝于廟僭禮讓其不已

麟有明徵 僖公 聖

求婦

經志內女圖婚示亂政之戒也

病在施于境中最不可訓婚姻大事三句須透然此樣題總不重

多發本比事迹全要挨開發垂戒意預字有味見纔一沾染便是

亂政之階于中更有謹漸意○加蕩伯姬只問起同單

杞伯姬 合比奔

經重婦寺之戒為有國者訓也

二邊事寔少點只借題發垂戒意試將後世呂武恭顯等看來何

等可畏文後更要見內王借勢貂璫刑人托交宮掖意

圍衛遷

按強弱之迹而被患縱患者皆罪也。

將夷強夏弱渾起。衛與晉聯講亦可。不能自強。只就其見逼于狄。推出無擊寔語。時刻添出文公中興事。強對齊桓。殊為添足。蓋桓是傳所有。文是傳所無。就齊桓懷夷封衛。反炤出晉文無志中原。衛既無君而天下復無伯。此夷夏盛衰之所由來也。有不勝追維傷感。意似當稍重桓邊為是。○爭國報怨語似無據。

狄入衛 楚丘 狄圍衛帝丘

詳觀夷夏盛衰而兩罪具見矣。

以入衛楚丘帶本比叙起夷強夏弱之寔。而歸罪于衛成晉文如單。蓋楚丘亦是說被狄滅事。幸齊桓存之耳。舊以此比。捏出衛文

麟直明微

僖公

夏

來殊非傳意。○叙起當年亡而復存。愈見晉文之無能。桓能嘘之于已燼。而文不能維之于既存。尋思有何解免。重晉作無疑。

楚丘 帝丘

即與國之安危。而二伯之勤怠見矣。

同一衛也。桓則攘戎狄封之。文則縱夷狄困之。小分而前後形發方妙。

侵狄及盟

與國盟于夷。經其罪焉。

重非人而非地。串入收再書衛人而稱及。不地。止作事寔。只與異類共此盤壤。已非體。況夷性叵測。乃即其虛帳以尋盟。德宗平涼

之事可慮也。盟會以下有數轉。須婉折發之。○加盟蔑 會防 同單

及狄盟 秦狄伐晉

春秋惡兵信。而交夷用夷者尤貶焉。

盟會中國之禮。已非所貴。況于云云。中國自相侵伐。已為不義。況于云云。

年聘 荆聘 葵丘 及狄盟

幕內修禮者進之。即外講信者罪之。

朝聘中國諸侯之禮。荆能修之于魯。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衛乃要之于狄。

麟直明微

僖公

夏

辛△入滑

遠人移師于小。貪之為害也。

只就襲鄭不克。而入滑。描寫其貪。亦不必深斷罪。○木須挽歸誓言。以發春秋責備意。

入滑 入糜

兩觀駕禍之兵。而貪暴各見矣。秦本意襲鄭。楚本意憑梁。

國歸父聘

外臣見重于內。而知禮之善見矣。

借納幣傳國歸父知禮。自郊勞至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斂。藏文仲稱之。



敗殺

二國徇利交兵，春秋均貶焉。

晉重志，親而背惠，帶秦重襲鄭，而忘喪帶，須把把子，先軫利謀說起倒。二君作，二君皆過聽句，宜玩。只為看得利有滋味，把信義親戚一槩忘却，徇利之禍，須痛切發之。玩傳云：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及立人道，存天理，數語何等危悚。

入滑 敗殺

強國貪以致敗，春秋秋之也。

入滑係秦一邊倒，秦為是，晉只點過。○或主伐晉傳，過而知悔作者，似不可從。

麟直明微

僖公

夏

入滑 敗殺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秦穆達秦叔駘把子，鄭簡達于辰聽于期。

伐邾取訾婁遂伐邾

經詳望國虐小而非義自見矣。

以義字為主，須合數段發，方見出不勝二字來。貪者易見，說到念毋報怨，則念者難知。故又有或曰報怨一段設辨。平如此，則怨亦從念來，不得平看。想僖當日只為不制于義，憤然歇不下，故伐而又伐取邑。是臨時不能擺脫，念到極處，不復知有人之邑。若貪物可厭，何為又伐也。此處最宜分曉，向皆籠統說過。

遂伐邾

望國復興兵以凌小，而忿日見矣。

只用忿字復伐，正見其忿不能勝處，掩其無備，正報升陘不設備，使其相當耳。專兵可作結。

伐邾取須句

升陘

伐邾取訾婁

遂伐邾

望國屢違義以報親怨，經所深貶也。

升陘股，只于叙事中見之，大意同單，但此從念毋論起，而責僖却在忿忿上，見兵出忿忿，安得以念毋藉口中，以三伐為忿，二取為忿，總發其報怨非義，收直書書法。○有須句，是後段傳，無須句，只有升陘，又前段傳，分疏極是。

致夫人 遂伐邾

歷觀內君之念毋，而禮義胥失矣。

麟直明微

僖公

夏

主越禮二句畧分點，總發不可大開。

伐邾取須句 伐邾取訾婁

望國以念毋而兩虐乎小，違禮義矣。

以存小虐小合，而不失傳意，方妙。念毋當止乎禮，專命則非禮，念毋當止乎義，忿忿則非義，近主從傳，還不若分爲是。

于箕

卽伯主推外，尚力之習見矣。

見伐秦傳，專尚威力云云，勿泥一事講要，卽此槩其生平氣習，方于專字有會。末繳云：豈待伐秦之日，而後見恃力之罪哉。方有歸宿。○擅命三臣意，薄就尚力上巧用。

不殺李梅寔

經紀天道之愆示內衰之漸也

參得兩霄傳此頗有無限作用只是發意玩微字早字文中全要見繼此者當何如振頓意魯之中衰始于文公故于僖末年文方繼政之始天即以此象告之蓋隱示以攬權之意焉惟文象方萌而不知謹至于衰則時已去而難為收此魯之所以終于衰也此其說在子之語哀公○惟不殺故李梅寔寔

伐許

即伯國討貳尚力之習可槩見矣

與敗箕同敗敵敗狄可點入透出專字意更以秦伯比論之于傳

麟旨明微

僖公

異

有情

麟旨明微

青溪吳希哲嘗卿著

同邑應爾嘉



余運元調仲初世際德我較

文公

即位

內君嗣立經酌時以示法焉

傳中只就改元之義上說其云一年不二君者謂使于定位時改

元有兩元便有兩君了其云曠年無君者蓋以不改元之故若似

君未正位者然便不充係屬臣民非謂曠年纔即位也舊云即位

極前即位終喪等語是必待來年即位所云嗣子定于初喪者謂

何子理難通矣通喪以下是抽出攝行辨論總是一意見喪雖未

麟旨明微

文公

終不得從吉然有冢宰攝行亦無妨于告廟臨下而三年通喪固

未嘗廢也文中只重垂訓上非予文公

錫命

觀王室之寵內而知其失正矣

錫命者以黼冕圭璧命之為諸侯之禮也初見繼朝獻功皆往受

非來錫文公喪制未畢非繼朝非敵愾何以來為書法只一來字

城濮

踐土

命為諸侯即位

毛伯錫

只踐土錫命全

即王室加有功知寵內非正矣

踐土之錫雖有下勞之非然因其敵王所儼則非無名矣今文方

繼世有何功可錫而來乎從傳倒作甚是○舊主合上一下字為

失體，下一來字爲失正，覺不如。

毛伯錫 如京遠伐上失正下不敬上有諸侯終喪云云下有喪服罪云云然道不其佳宜刪

△晉侯伐衛

嗣伯因討貳而勤王，尊獎之義著矣。

借城祀傳尊獎意，襄此舉明是籠絡人計較，然其意僞其事嚴，其制衛也似巧而其經周也則大留得一綫空名，亦是少不得的。故曰尊獎云云，勤于尊獎，即其克續父功處，舊分忠孝者非。

得臣如京

望國遣使以報王，慢可知矣。

主南季傳見受王寵命，宜俟喪畢躬朝而遣卿，慢矣。

麟旨明微

文公 二

衛人伐晉

與國昧反已而犯伯，經蔽罪于執政焉。

姑主殺孔達傳于犯盟，主書人罪孔達也。

公孫敖會戚

紀內臣之會伯，示謹禮之意也。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借會殺傳謹禮作文。

彭衙

望國應敵，經責以王事焉。

通傳精神只在處已二字，已在有罪無罪之間，皆可以自處。蓋人與已錯居，惟已處有餘之地，可以徐審而進退不失，則不平者可平，而不容已者亦可已，不然是益其爭，熾其怨，其視來者孰愈也。

應兵宜剔出，惟我既居其應，正宜從容就己參處，而遽然決戰，可見全不曾處已正從遽字看出，架攻架恰與王者相反。

、屈完 圍鄭 召陵末比易襄十六年豹如晉全易圍宋亦全

權所以應敵者，皆可無事于戰也。

不重講各題事定，要似替晉處置通篇若得如彭衙單股啣語，打勢到底，此爲高手，着不得一子詞，亦說不得王事。○比比要點已字，與可無事于戰意，過召陵股，炤傳以猶不得免落下，另變股法，方有頓挫，不必拘三排作，亦不必拘拘單承無罪邊。

鄭人伐衛 北鄙 彭衙

經責望國應敵，以其非處已之道也。

麟旨明微

文公 三

仍炤前四股題，從本比論到客比，衛引咎，魯論命處已當如此轉入本股，渾斷。

侵曹伐衛 念兵 大鹵 應兵

觀忿兵應兵之異，可以定罪矣。上易警妻 遂伐都 秦人伐晉俱全 或易戰牽 以四國及亦同

屈完 服 晉秦圍鄭 論 彭衙 召陵侵 告 訴

經責伯國應敵律，以處已之道也。以客股納入論 理內仍炤單作

完來 北鄙

觀內外所以應敵，皆不外處已也。

有罪無罪要發，不但起繳關本股，文中全要見，不論有罪無罪，皆可無事于戰，擊着本比，纔抄舊破兩子，應敵之善，便謬。

可無事于戰，擊着本比，纔抄舊破兩子，應敵之善，便謬。

可無事于戰，擊着本比，纔抄舊破兩子，應敵之善，便謬。

可無事于戰，擊着本比，纔抄舊破兩子，應敵之善，便謬。

易完來 會扈文十七晉不見鄭伯以武楚也子家執訊而與之書公

敗敵 彭衙

兩紀貪忿之兵皆蔽罪于禦敵者焉

總叙過報彭衙之役句合上以晉貪起下以秦忿起先軫之慮雖長如忘親背惠何狼暉之怒雖忿如啓爭構怨何○從傳無味

彭衙 晉侯伐秦

經重王事責應敵而不予報焉

息爭遠怨王事也晉遽然與師以桀攻桀何愈乎改過釋怨王事也秦閉關謝過雖聖賢諾命不越是矣二人之賢不肖于此可見

兩起處須論明王事重聖人意發

麟音明徵

文公

彭衙 晉宋伐鄭

兩紀伯兵有以王事責應敵者有以王法責討罪者

上重處已以王事論遽然與師與戰以桀攻桀何愈乎下重反已以王法論與之合兵伐鄭以燕伐燕庸愈乎

作主

望國奉先之慢經謹其原焉

期年練祭埋虞王于兩階之間今至五月而作練王其慢可知重謹微意後此四不視朔三不會盟許多惡積皆原于此

及處父盟

春秋抑抗以存禮而寓意者深矣

抗處正其耻處故抑抗以正君臣之分即諱辱以存臣子之禮處原無二層雖有兩層書法然不斥言公與併沒往還之迹總只是聖人曲以維魯處意寔相因舊王分者非

及處父盟 公如晉盟三公至自晉四

內君事伯有榮辱經隱顯以示意焉

上適國不書反國不致下適國書之反國致之

垂籠

即與好之伯臣而伯國之私與專見矣

借無駭曹殺二傳○此題私與專要看得晉事之非出來今日一士有世官明日六卿有公黨便是偷貳消息做得不是今日自命

麟音明徵

文公

為一大夫明日亦自命為三晉便是分晉消息教他不是文中要有感嘆意○書士見其私不書司空見其專

不雨至于秋七月

紀內變之畧亦象其君之意也

二意字極重須就書法之畧上推出他無意來見文無此意故聖人亦曲肖其意而傳之憂樂碎講○從書法發議不可收書法于後魯衰意亦不可遺

大事躋僖公

經紀逆祀所以正大禮也

閔僖雖非父子然為人後者為之子不然舜何以宗堯此意亦須

辨入大事只作敘事重兄弟不先君臣勿以父子配升僖于閔則在僖爲子先父食在文爲先福後祖在廟次爲無昭穆皆自君臣生來無書法

大事太廟 有事太廟

經于望國舉祀兩志其合禮焉

大事是禘祭則三年一舉附毀主合羣公凡自伯禽而下者皆與有事是禘祭則歲時一舉遷四廟出列祖惟與太祖而五者得與宗廟常禮不書此合禮而書有躋僖之逆與仲遂之變故也以禘之僖烝之墳相形

躋僖公 城杞 兄弟不先君臣母族不先父族

文公

六

麟旨明微

如楚乞師 躋僖公

即借援舉祀之迹大夫之失于仁智昭矣

上見文仲從遂借兵于楚而不能用展禽爲不仁下見文仲從逆祀爲不智

△四國伐秦

伯國躋兵以報怨經以常情責之焉

傳中復字全不字專用字無已字俱有味常情可已句其要發得

剴切德力二字緊相應以致濟河焚舟正證結怨二字不重啓患

○周云常情意輕反欠痛癢

敗殺 彭衙 伐秦 伐晉

伯國躋兵以構怨競力之罪著矣

昭傳遍下大畧同單首二股須一連說下方得常情可已意

敗殺 彭衙 伐秦

伯國再勝而復逞競力之尤者也 公單發再戰再勝而不已意

彭衙 伐秦

應敵戾王事可譏報怨遠常情可貶 俱責晉王事常情四字須儘力挑出

伐秦 伐晉

伯國亟于報怨強國吝于改過

上從殺函告敗原來有再勝字下從殺函作誓原來有三敗字上取汪及彭衙卒至濟河焚舟下取王官及郊自是見伐不報

麟旨明微

文公

七

四國伐秦 晉侯伐秦 常情責晉王事于秦

四國伐秦 四國伐鄭 特力報怨用力爭貳俱有德加字

納幣

經誅圖婚之志所以開邪也

從圖婚在三年之中見其志存乎娶居約者自處窮約也然志哀者必居約重志上括着傳末二句纔有光景玩此皆字意字無局局抱題推發方有生落

長檣 札聘 舍如晉

春秋三紀事各重志以予之也 總起分三段末繳納幣重志上

○葵丘 札聘

兩觀知禮樂者論其志也。

全重志。上發揮節具音雅。特敬和之發耳。○天威懷其神。殞越嚴其戒。稟食命遺羞之故。而登受勅其幾。列國辨其風雅。頌昭其德。審夏漢文武之舞。而韶箭止其觀。

知禮易股

踐土文公受策命三國歸父聘郊勞至贈賄禮敗箕冀飲夫妻相敬如賓

甯俞聘湛露不敢擬天子長檮智武子相士甸聘衛維之受不

承守官之命形弓之蘇克叔弓如晉辭郊勞辭致館叔向起聘觀易象與春

之在公如晉文三莊叔答公如晉昭五女叔齊論昭黃父子太

天經地義折五帝百行賦下拜青義文公八

麟音明徵

知樂易股

蕭魚魏絳辭金石之樂叔豹如晉不拜肆夏文王之樂午伐鄭師曠歌商風而

知楚師之無功九國救鄭鐘儀樂操土

知喪易股

蔡季歸請蓋歸父奔祖括髮即舍如晉大夫欲見新君

平辭以紀伯討示用師之道也

重無褒一邊義舉往說多端近主討從夷之國上論極是沈不通

中國而服楚則可討然以近楚故非久附中國而叛去者則討之

不得為義舉總從沈在汝南二句立定無褒貶之案聖人欲貶之

恐後世拘于用兵之正而即夷無所懲欲褒之恐後世藉口用兵

之權而不知慎重故紀實稱人而不加褒貶見兵者不得已而用

之權也尤必合義然後為正不然即如伐沈猶詞無褒貶况其他

乎權之必本於正也如是○或謂前段有間矣語氣重無貶後又

重無褒似相矛盾不知前是就事講後又推開另豎一義只知傳

自妥

伐鄭圍新城 四國伐秦 伐沈

平辭紀伯兵以無當于褒貶之例也

伐鄭比重攘楚講甚是要知鄭原屬中國圍緡傳鄭與楚合句可

參不重有遺力意叙問後以上二股褒貶起例入本股依傳遍作

麟音明徵

義股搭齊人伐鄭未難楚裴林伐鄭附楚以伐鄭次鄭鄭從楚

舊出齊人伐衛突救圍彭城等比三誅暴禁亂今既從近說便出

不得矣

報怨股甚多取明顯如侵曹伐衛晉侯伐鄭傳有說報怨語者搭

之俱可

伐鄭新城 侵曹伐衛

觀經之褒貶伯兵知用師之道矣舊有鄭人伐衛齊人

須于正不正中寓有褒有貶意方影本題

△伐沈 救江

平詞示用師之本特詞示用兵之法

各重聖人意上發正在義舉法在樹援平詞紀伐沈令天下知借口于討貳問罪猶不蒙顯褒則用師之本可知書以譏救江令天下知誼高于拯焚拯溺竟爾墮于寡助則用兵之法可知

伐沈 盾救陳

因討罪而示用師之本因恤患而示用兵之意

△伐沈潰 滅陸渾

討貳正防之兵經皆平詞以示義焉

比于報復云云與關土服遠云云沈在汝南平輿縣北陸渾在王都之側俱是的對

伐沈潰 伐鮮虞

麟音明微

文公

十

春秋平詞紀事澁于用師用兵者示意焉

上用師必本正下曰以正兵加敵用兵之畧可見二傳俱重正字纔是玩各傳挨開另說則用師用兵只從聖人大意上發

○秦人伐晉

賢君歉于損德經備責其逞忿焉

責備意從春秋諸侯知德鮮句來要將穆看得好纔見不宜有此聖人意欲穆連此一役也無正見責備意不然三敗一報何遽責之哉損字要認人必能損然後在人一切不足計較濟河焚舟正坐損之道未盡耳穆公畏晉四句見向令秦未厭心于晉吾不知更當何如正責穆之忿非惜其悔晚也通傳只責其憤勿以貪憤

聯講

○入滑 敗殺 彭衙 秦人伐 晉侯伐 始發

春秋責備賢者亦究觀其改過之吝也

以稱人問起順傳流水作下須體今又口氣落本股忿上重發而以不報始踐帶後不可以始終並提不順傳脈○傳有初復今始四層而今又一段為重

去首比同竟就作普說起○去末比同只不用始踐一段

、入滑 敗殺 彭衙

賢君貪後知悔而忿繼之非矣

庶幾復起字呼應甚切須體散作將入滑先講次及敗殺見悔

麟音明微

文公

十一

過能改庶幾知德矣然後倒歸彭衙不宜以忿而復失仍要合不當為濟河之役意

、入滑 彭衙

諸侯貪忿之兵非賢伯所宜有也

春秋諸侯知德二句最有味兩役只宜出諸侯不宜出賢王既是春秋中創見的人何以不知王德亦復落尋常貪忿坑塹更要點出後悔何及前悔安在意若板發貪忿甚遠

、伐晉 札聘

兩觀所以責備者欲進于王德中道也

王者之德以貳過累中庸之道以守節病刪詩錄秦誓過吳甲季

子俱重責備上

、伐晉 捷菑

悔過而吝于改可責聞過而勇于改可予損之象同人之九四周主捷菑傳不爰

彭衙 伐晉

兩議伯兵而王事王德昭矣息爭遠怨王事也德忿室愆王德也

圍江

以強夷而虐小則救之者必有法矣

國小而弱楚人圍之只就此括弄自有議論

如晉盟至

經詳內君事伯以其無可諱也

麟旨明微

文公

十二

晉懼無禮于公請改盟與處父傳反炤便是收適晉則書及國則

至

○晉伐楚救江

伯臣之恤患關于法矣

法字極重晉不救江而伐楚正與桓文不救鄭宋而伐楚一樣俱攻其所必救但獨遣一軍與結江黃復曹衛多樹黨援全不同殊不諳法耳國小而弱數句極重救之不料彼已正從此看出覆載不容見正可以此號召天下不必另作一意玩命秦一段形勝兵機俱瞭如掌上總是大合諸侯以震楚俾不得不還自衛所謂法也○舊以奇正謀力字作眼不免支離

伐鄭 盟貫 召陵 圍宋 侵曹伐 城濮 圍江救

伯臣失用兵之法亦以二伯律之也

嘗伐鄭嘗圍宋正與國小而弱炤鄭宋大于江楚必多用兵桓文猶必大合諸侯然後得罷得解況江云云傳中然後二字可玩見

略一草次便不濟事

、伐鄭 盟貫 召陵 圍宋 侵曹伐 城濮只召陵 城濮亦主此傳

二伯之用兵皆以法勝者也

張云結江黃合九國復曹衛合四國皆是多黨與與孤軍不同若

重斷楚臂携楚黨就奇兵說則齊秦亦當為奇兵依然是處父一

軍矣此議極是況云合九國之師則江黃亦算在內故此題不可

麟旨明微

文公

十三

太費分析○不但問繳用本股文中全要影出獨遣遠攻意

盟貫 救江上比易伐楚次則以大合九國與獨遣一軍比

以用兵之法律齊晉而得失分矣

其為犄角獨遣一軍正可相形包茅弒逆二罪可巧點俱就兵法

講兵法云其次伐交攻所必救見桓得之喪失之

、救江 救陳

經紀恤患有示用兵之法有示用兵之意

法在樹援以搗楚意在救患以攘楚味下傳自知不然善救通例

何須深辨俱就書法講下只主救陳邊

△召陵 城濮 書救 偪陽



春秋之所紀而兵法將權見矣

兵援不可不多將令不可不一不必多着子詞

召陵 城濮 宋楚平 袁婁

用兵之法謀國之道須要昭出本股

救江 吳伐我

經兩紀兵用兵謀國之失見矣

兩邊對意極不倫上不揣楚之最強偏師非指必不煩士馬之盡

出連秦連齊彼不得不撤兵而還自衛而乃云云下不揣吳之可

弱輕兵猝至必難令與師之久淹議攻議守彼不得不困屈而急

引退而乃云云上以桓文証下以元佐証上子朱有過僅博一方

麟音明微

文公

十四

城之攻下景伯負載竟甘為萊門之軟

救江 荀吳伐鮮虞

春秋兩示用兵有見其法者有見其略者

抱題便不好發止就法與略上講自有生路

救江 召陵侵

兩譏伯兵之無功律之以法正之以義也

題既如此比當于獨遣一軍與大合十八國着眼纔是上之無功

在意中譏之也下之無功在意外惜之也雖各有桓文意殊不倫

總之此題可刪

逆婦美

年四

經紀婚禮交著內外之失焉

當幾圖婚是違禮而行故稱婦不書至以貴文公忘喪成婚是冒

禮而往故不稱夫人姜氏以罪齊以禮字為骨俱要發正始意

滅江

小國之得正失職者之所遺也

與滅黃同救江不濟事以致見滅此題愈當歸責方伯連帥勿得

從舊

晉侯伐秦

報怨無貶聖入之寄美賢伯者至矣

題雖主秦善全要以晉比矧將見伐而報至善秦一段發明春秋

麟音明微

文公

十五

大改過云云之旨見改過之穆與競力之襄相距甚遠若盡詞誅

晉便說秦穆是好亦只得免于貶耳何以寄其深嘉樂與之心事

有相反而後可以相形詞必舉輕而後可以見重故曰不譏所以

深善所以二字儘堪描寫不報還指今日閉關說

敗敵 敗箕 伐許 彭衙 處父盟 四國伐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經原二國行事而深善賢君之改過焉

以秦穆三敗而僅報以濟河春秋即人之晉乘三勝而凌秦反得

稱爵辨起轉下善秦見聖人致意于秦穆者無論貶晉不貶晉通

是寄美一意連責秦亦屬過望婉轉透出傳意為妙舊以常情待

襄王事責穆分甚久矣

敗殺 彭衙 四國伐秦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春秋不槩以王事責伯國彰改過之善也

總叙秦以三敗一逞而見責晉以三勝復逞而無譏問起仍倒單  
勿只主傳首一段

敗殺 于箕 伐許 處父盟 晉侯伐

經略伯主尚力之素所以致美賢伯也

雖無伐秦比然穆之悔過正在敗殺後今日正是踐言亦主以晉  
形秦作勿只如舊主晉邊

敗殺 敗箕 伐許 處父盟

麟旨明微

文公

去

歷觀伯國之尚力而知其不足責矣以本脫問繳

敗殺 伐許

伯主之尚力于挫夷虐小見焉卑尚莫知字要體

○敗殺 秦人伐 晉侯伐

春秋備責悔過之君而深善其終改焉

前有悔後有改中間不宜多濟河一役然既云責備原是過待一  
步況悔而貳而改事本一串昭傳流水作倒本比收爵晉書法

總是予秦之意責備之者原以其與晉不同不當如是也不識晉  
侯者今果與晉不同而正得聖人責備之意也勿兩倒

○敗殺 晉侯伐

賢伯始悔而終踐春秋深善之也

舊主貪利襲鄭改過謝晉合甚謬作誓正在敗殺後宜以悔而卒  
改予秦一直作為是又謂悔與改是兩事判然兩分亦久矣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賢伯貳過而卒改春秋所深善也

秦僅一報而稱人晉且屢瀆而稱爵細想聖人是何意思則知責  
備是待他異處不貶晉也是待他異處不然不應太相遠耳文中  
全從聖人發方妙○倒善秦作

敗殺 秦人伐晉

賢君惟悔而復貳所以備責之也

麟旨明微

文公

去

此題下比極難安頓須味宜若意則非意責備處亦是以王事責  
秦穆要得聖人惓惓加意情景纔妙入手仍叫明稱人見聖人何  
待之嚴轉到悔上來○須重描其能誓處將貳過作深惜語不應  
作貶斥語

、盟柯 捷菑

春秋以王事風天下特大改過而嘉釋怨焉

只從聖意發不重予莊釋怨盾改過上丙午程示意于柯之盟示  
意于捷菑之役云云中只將題意一點股尾用由此類推之虛翻  
最為得體○盟柯本非美事若粘題發大字嘉字不免有病

△晉侯伐秦 秦伐晉

春秋大改過兩干不貶重貶示意焉

俱大改過上從不貶上翻出善秦意下從重貶上翻出善晉意

、晉侯伐秦 楚人侵鄭 大改過嘉釋怨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以益來 歸益 于遠人之終能改過

晉侯伐秦 夾谷歸田 因改過以見伯德之修

、寧俞聘

外臣之不致于大禮其志敬足嘉也

不答形弓湛露在明天子之制守陪臣之分上見他志敬平日彙

饒之忠可點入

歸舍則

麟旨明徵

文公

六

王室禋禮以崇備弗克若天矣

王不能正句重不但不當舍則且當正之要見是成之為夫人本

文且字有味王法所謹甚重收不稱天書法

滅六

即外夷覆小見憑夏之漸矣

主厥貉傳六人叛楚而即東夷故滅之見為窺宋之階大心問東

夷之即文仲哀庭堅之亡

射姑奔

即大夫去國可為漏言者戒矣

責晉漏言插入任將意方妙侵官一段正見處父當言以責襄之

不密須重發再戒意

突奔蔡 射姑奔 河曲

三觀不密之害君子所以慎密也

雍糾失言于雍姬反以見殺晉襄失言于射姑致殺處父與駢謀

薄秦于河而胥甲父趙穿知之卒使軍門呼而秦夜遁

不告猶朝

經于內君廢禮淡致愛禮之意焉

傳前段明閏主平月正見得不可廢下又引經史以証之此題須

就象數理上發明閏不可廢意而不告朔之失自見幸其猶朝正

以罪其不告須體愛禮存羊意發得悽惋○因月有虧盈不能恰

麟旨明徵

文公

九

恰至三十日若不置閏則失月行之數弦望晦朔漸移漸失晝夜

平分不在春秋之中而寒暑反易矣惟置閏然後以占天時而二

十八宿有定位以授民時而八節不差以候寒暑而二十四氣不

忒也○周禮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蓋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

總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史記黃帝紀迎日推

策策數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天官書黃帝考正星曆起消息

以正閏餘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以璿飾璣象天體

之能運以玉為管橫設之以窺璣而齊日月五星即今之渾天儀

也後漢書律曆志閏月無中氣而北斗斜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

他月也

猶朝

望國廢禮經錄其僅存者以示意焉

雖云幸其不已正以譏其已然借一縷以維空名正愛禮存羊之意若紐本文實講便非

不告猶朝 初稅畝

望國變禮廢法均有戾于古也上唐典周制下殷助周微

令狐

春秋紀兵而重伯責慎置君也

秦晉均責提起重發垂戒意不謝秦不謝逆雍之事也廢立俱就立靈說其不慎在立雍所謂舍嫡嗣而外求君也志戰就納在輕

麟青明徵

文公

三

廢立內○文中切不可說不當敗秦○只為起先不做主○張登壇決策斷然立靈致有今日假使此舉不勝將毋以君卜于戰而戰卜于勝乎不出穩着而出險着言之可畏不但舉棋不定也此處最堪描寫

蔑奔

經紀使臣去國為置君者戒也

從蔑奔上發出置君不慎意主此甚確

盟扈加不告月 令狐只納兩邊仍同軍

春秋紀信而強臣怠主皆譏焉

每邊俱有二意上固重強盟下固重後至而內專廢置是外強根

本事多廢置是後至根本各邊原起處亦不輕上收不名書法下收不序書法隱其不及即是序諸侯

令狐 盟扈

大夫內專而外抗強可知矣

盟于扈為諸侯立也總叙總作中略分不可大開廢立出于王朝

大夫不可以置諸侯禮樂掌于內史大夫不可以盟諸侯

徐伐莒

徐本戎也後自進于中國今以中國無伯與師伐莒故秋之荆聘傳恭徐逆股

敖涖盟

莒請盟故涖涖涖道傳塔小國新之股

八、衛雍盟暴加戎伐凡伯辨書法起師單

經謹華夷之辨特因事而致詳焉

麟青明徵

文公

三

維邑天地之中句極重此傳重謹辨不重與盟致詳書法辨別華夷正見戎不可居維內地不可雜以夷狄上重垂戒意收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書法

△衛雍

盟有別其為夏者聖心有轉慮也

此題妙在用虛以不必不有之盟先為不必有之盟示別聖人良有深意舊主無妻傳謹禮意固不是然却可借以挑發取景非謂大夫不妨有盟似謂盟者不妨在中華之大夫則有今日之盟而盟有不盡如今日者可對勘也故盟者其後盟之案而紀是盟者其預別之防只如此翻弄自妙

盟暴 伐陸渾

春秋兩惡夷之亂華，因兵信而致謹焉。

上以紀約志詳發問，下以夷狄相攻不志發問，上重維邑天地之中，向下重陸渾在王都之側，上是伊維之戎，下是陸渾之戎，不可漏。

敖如京奔

經貶內使，示持志之方也。持志便能帥氣，不至倒殉于氣，此即窒欲之方，要借此發出養心保國之道，一段大議論。

司城奔

麟肯明微

外臣不能其官，任之者非也。

以不能其官起，重昭公用人之非，上作司馬掌兵權，關係甚重，致握節死已不堪言，乃司城以守土官而至，出奔成何事體，重意諱而子亦須插入，收以官舉書法。

求金

經不與相臣之擅命，以謹權示戒也。

當喪未君提起，重不可擅權上，須將假命脅制之毒發得痛刺，方見擅權不可不謹，末一段最重，聖人深慮而早防之，故曰肯微，只借此垂訓，勿責當時冢宰。

夫人如齊

因事而明小君之重，示謹微意也。

明小君之重，正見不可使之不安，當時文公無正家之法，不知敬其伉儷，敬麻仲逐之邪謀，未必非窺此而起，此出姜所以不安于魯，蓋毋無寵，子無威勢所必至也，重微漸上。

逆婦姜 至自齊

春秋詳略小君之歸，而誅意防微之意見矣。

上不至，示誅意之法，責文公越禮下書，至，示防微之意，明小君之重。

及其鄭父

經于伯國用刑，深惡權臣之私焉。

麟肯明微

文公

三

盾之黨也，黨字與黨偏黨字照應，是大夫專生殺句，又緊頂而皆殺之來，則專就在私內，見三人豈無一可貸者而皆殺之，此蓋出趙盾主意耳，權臣有必死之三，臣自無可生之國法，乃知蔽黨者私之本，謀也，槩及者私之顯跡也，有可生而必加之罪者，私之痛憤也，無可擅而漫置之刑者，私之滿逞也，如此融看便了，收書及書法，○忠恕意未帶，不必太纏。

加令狐 盟扈 只見靈公初立，政在趙盾意。

○伐鄭遂救

經著外暴，尤甚其罪于伯臣焉。

懲不恪，泛責列卿，趙盾亦在其內，晉主夏盟，又就列卿中側重盾。

上盾罪就乎。日言宜將不恪做起。倒責趙盾。不能折衝消患。根傳首意來。蓋至不在諸侯。習我甚真。而且曰北方可圖。固已公然輕中國矣。味一窺字。明在伐鄭之前。縱使救及楚師。收高誼之名。亦只焦頭爛額。受上賞云耳。不過得下策。不恪意全不重。若認定此意。發得頭重。便欠活。

楚人伐鄭

楚暴只點起。止說憑夏。勿分貪暴。味親將句。單責楚子。亦不必兼

范山

踐土 主盟 晉君 盟 楚伐遂救

怠世業而啓戎心。伯臣之罪也。

麟旨明徵

文公

孟

說晉君少。原自難怪。曰不在諸侯。便埋責着罪案。故後直罪趙盾

非有兩層也。

楚人伐鄭 滅庸

兩紀外兵。有著憑夏之暴者。有于圖國之善者。

范山謀而師狼淵。為賈謀而師臨品。

遂會救

戰鄭 啓戎心 賈 齊 林 齊 相 齊 將 齊 比

伐遂救

伐鄭救馬陵 先事 啓 齊 比 齊 後 齊 防 齊 比 齊 後

○椒聘

原世以進修禮。可以見宅心之恕矣。

以其類本善。故因事而進之。非不謹華夷也。他原是華。不是純夷。

也。聖人宅心忠恕。故于聖賢之後。不恐重絕人。世類意極重。與荆聘傳重與善講者不同。作文將書法。炤傳辨叙過。文未不必更收書法。○此傳變夷重借王不可攙入。猾夏且要認無懲不恪一段。及徐越二比方。不混荆聘。

荆敗 荆聘 椒聘

經勳變夷而終進之。宅心之恕見矣。

如傳遍歸本股。而以荆聘伴講。後將立法嚴而宅心恕。渾融大發。一頭兩脚。其兩分俱不妥。

、敗蔡 椒聘

經待變夷之國。誅其僭而嘉其禮焉。

麟旨明徵

文公

孟

自能類以來云云。自祝融以來云云。此等語。中間只好略略分點。將嚴于立法。恕以宅心。流水發。而意略墜。恕邊全在呼應。喫緊處。得力不可一槩渾發。亦不可大開。

、荆聘 椒聘

春秋兩進遠人。見宅心之恕矣。

二比俱是思善悔過。向慕遷善。分不得優劣。書法雖微。有淺深。亦不可以漸進。遂進分。論格則上比。不過說進他來。由該打一滾。做仍要重本比。若必中分。中間如何布局。尋甚眼目。便不免合掌矣。

椒聘 會厥

春秋恕待變夷。兩因慕義而進焉。善以修禮。慕義作眼。選都王慕義為融。

敗蔡 椒聘 伐郟 札聘

春秋不終絕夫變夷而宅心見矣

舊主逆順分作以嚴恕貼還該以吳楚聖賢之後立眼各以僭王引起歸重二聘上方見聖人宅心忠恕之旨○聖人立法之嚴就

在宅心忠恕內蓋吳楚本聖賢後故一黜一進俱不勝先世之感

荆聘 椒聘 會戚 札聘

春秋于遠人各因慕義而漸進焉

始皆稱人繼皆君書爵臣書名而稱使本傳論吳無漸進意參救陳傳則進又進語例亦可通

椒聘 國佐聘 白狄來

麟旨明徵

經于夏之變夷者必酌詞以待焉

荆聘 椒聘 入夷儀 衍歸

經本忠恕待人有進善以漸者有紀惡以漸者兩傳俱有忠恕語

△椒聘 晉伐鮮虞

進慕夏者同于夏斥效夷者等于夷

春秋忠恕乃慎用刑重絕人之意本世類說來春秋謹嚴乃賦滄

未亂拔本塞源之意本楚事說來

歸謎

經因事以譏瀆倫者明子道也

惟僖崇妾母爲夫人故秦人厚禮以邀惠行僭反以賤父此意須

拈出書法只多僖公二字○魯事晉甚謹秦欲伐晉故藉此常試以觀魯之情不然成風葬已五年秦人何親于魯耶○加歸朋惠失夫道僖失子道分

秦伐晉

核秋外之義而美伯之意可推矣

玩傳既曰闕文又曰未可據既曰固然又曰或者語甚放鬆須就此處虛活參出秋秦本程氏或者云云又胡氏于秋秦書法中再悟出晉美來雖二意而意寔相承況秦狄何所據全以晉悔爲案而晉之善卽于秋秦中反擊出作文原合互發但幅中章法仍照傳衍之見不信傳而信經不據少梁非微而據令狐則程氏秋秦

麟旨明徵

之說爲得矣然卽此思之或者猶有許晉意乎只如此融講便是

提秦倒晉及單重秦或又有截作者俱不妥○不遂非是不遂逆

雍之非舊泥河曲已服句爲不戰殊謬鄒旨辨斷甚明

令狐 秦伐晉

經原伯國反正特貶強國以示予焉今狐作案仍同單

秦伐晉 楚人侵鄭宣三

春秋兩善反正皆托重貶以見焉重貶秦獨罪楚

女粟

竇分之失直紀之而見矣

寄難澤傳雖交罪公與蘇子粟寫出不待書同意方于傳關合仍

宜虛就不書同上翻出書同意爲妙似不宜就實分寔斷

狄侵宋

觀大國被兵知非志于從夷者矣就有狄難上寫出從楚非不得已意

厥貉

經于憑夏棄夏者誅其心而顯其志焉

上從師無所指上誅其謀伐宋之心異于齊桓之修文告下從四境無虞上誅其棄諸夏之志異于三國之不得已下書著罪非罪其伐麋即伐麋以顯憑夏之罪也

滅江

滅六 伐鄭失三大夫 侵宋 厥貉 伐麋

經于憑夏棄夏者各原事以見罪焉

麟旨明微

文公

天

同單以滅江六平陳鄭對下鄭失三大夫一段伐鄭比上下俱領

滅江

滅六 伐鄭 厥貉 伐麋

外夷稔惡而憑夏其心可誅也比上只少侵宋股單主楚作

伐楚次陘

厥貉 伐麋

春秋子奪駐兵其情異也

伐而次則師有所指而其次爲論敵次而伐則其心不可測而其次爲藏禍上下字須挑出

伐楚次陘

伐鄭救 侵宋 厥貉 伐麋

比事以貶憑夏原情以罪從夷

大略同單格上以齊桓起下以三國起○雖有伐鄭股平陳鄭意

不相干

伐鄭失三大夫 狄侵宋宋方有狄難 厥貉

春秋獨貶與國從夷論其志也

以三國形勢舊主怨三國罪蔡分甚謬○九年楚克壺丘陳獲公子夜而俱及楚平此意要虛補足方是三國○俟救字懼字方字俱有味不得已正從此看出

滅江 滅六

經紀外夷覆小知憑夏之志矣

自小國以漸及諸夏勢有必然鑽題處須從江六挑出陳蔡逼及宋上方有歸束於是字可味○俱皇陶之後滅江即齊故降服出

麟旨明微

文公

无

次秦伯哀之滅六即東夷故庭堅不祀文仲悼焉

伐麋

新城比新城傳驗

厥貉

伐麋 盟戲 蕭魚比盟戲傳下書伐麋下書蕭魚

伐麋

外夷私兵虐小而禍心驗矣

御事先羽之謀宋公右孟之僂亦逆折楚心耳然已險其矣至仲遂有不害之賀則此心且爲隣國知之矣何必宋須在伐麋上寫出謀宋意此事寔題也當扼寔斷之

承筐

經紀大夫專會謹禮意也王無斐傳一意晉謀之善只點入



○敗賊  
辨內臣所挫之敵還辨之于經也

只就春秋正名之書一句辨論蓋下秋原無信史。儒者惟貴尊經。如賊之役左氏曰長狄而春秋止曰狄則非長狄可知。葛知之即知之春秋之書也。其不肯隨人附和以長狄為狄則必猶然山後之種而已。不然又何以為正名之書哉。只虛虛辨其非長經世意尚後一層。

追戎徐州伐山戎孤竹姜戎瓜州陸渾戎華洛赤狄洛州白狄西河大鹵山後

春秋兩正戎狄之名經世慮也。

西方曰戎北方曰狄總叙以戎狄分重正名意。○傳原借此數股

麟音明徵

文公

三

以辨狄之非長將平日所書做個証佐故此說得有意正名單股說不得有意須辨。○只追戎 敗狄同。

年主 術聘

經畧遠入脩禮以未同于夏也。

見札聘傳非責術亦非責秦畧其禮也畧其使人在術不稱氏上禮未同于中夏全本介戎狄之間來。

○河曲

經貶二國交兵獨其理曲之罪焉。

此題只為將前後傳看作兩項便有許多葛藤傳後不奉詞令云云本左語趙盾將中軍從秦師來即指潛師禦之之說也雖自今

狐原來而貶處却在今日鄒以不奉詞令亦指令狐說甚拘故貶而稱人正與其稱人何相應若以稱人指令狐則傳首語不相蒙矣。蓋後面秦曲已甚不過從遂非積忿句再為結正而所稱惟動云云亦只從潛師句再經挑別當以均責意提過幅中將前年秦伐晉服又為此役上扼廷洗發秦曲之甚而以不奉詞令作客語呼吸仍歸責秦以不言言及輕重之權衡束之全篇開架了然矣。○凡戰皆以主及客正謂當以辭令論敵也晉不修詞令正宜書及在晉而不然者以秦之罪重也故雖皆稱人而終不拘以主及客之例者以此。

令狐 秦伐晉 河曲

文公

三

麟音明徵

經原二國交兵尤罪夫理曲者焉。

令狐比入在搆兵均貶內以伐晉比講晉之服罪仍倒秦曲同單作。

秦伐晉 河曲

原伯國之服罪而理曲之罪甚矣一串講下重本比

令狐 河曲

春秋兩均搆兵之罪皆權其重者焉。

合作主傳無味令狐比是罪其置君不慎上書晉及下不書晉及

彭衙 河曲

紀兵之例有常變而主客之罪昭矣。

上重晉而以秦先事加人辨斷下重秦而以晉不奉詞令故既俱是晉受伐爲主上以晉及下不以晉及○或主如傳問起倒單作亦可若上股是伐衛及戰作例問起更倒單無疑

秦伐晉 河曲不書戰鞞 袁婁言晉及

春秋之權衡繩墨于定罪兵信見焉

世室屋壞

即內廟之毀見不恭之罪矣

世室魯公廟也係公每月所朝有司原當以時修葺豈有將壞而不知春况不雨凡七月又無壞道乎至于屋壞其于祭主可知魯國衰削句要發○左云大室屋壞書不共也

麟旨明徵

大事太廟 世室屋壞 立武宮

經于望國祀先之所而別其所稱焉

只主廟號上發義而輕輕映帶不可慢意無斷罪語

會齊 及盟公還會棊 公至

經詳內君之出入志其安也

公在楚傳反炤見晉伯許成文子爲相幸其出入無危

會齊 會棊

春秋幸諸侯之成伯扶王室也

會齊爲衛平于晉會棊爲鄭平于晉見晉得多助王室有賴意

年高 新城

春秋致意于外楚之盟謹君臣之義也

此自書法發意當時惟晉與楚作對諸侯不從晉必定從楚從晉未必果能尊周然依晉不過戴之爲伯歸楚遂至奉之爲王寧可使諸侯戴伯猶是不僭王一邊人楚不至挾衆以凌中國如其王一樣則君臣大義尚未泯滅作文全以聖人存周意凌駕若認定爲子晉于行事不相遠意不啻說夢矣○假王是共主敵頭羽翼已成何難即真勢有固然然不必論到此即附僭王之楚便不可謹字原斟酌蔡不與盟只點入

楚伐鄭 厥貉 河曲 新城

子奪夷夏所從明尊王之義也

麟旨明徵

以伐鄭河曲問起見楚之憑凌晉之報復行事不甚相遠而蔡之從楚于厥貉則奪諸侯之從晉于新城則予何也以下總發尊周意

伐鄭會救鄭 狄侵宋 次厥貉 新城

意

經即三國以驗從夷而猶濩致意于從伯焉

以三國與蔡驗明起仍同單

○厥貉 新城

春秋于奪諸侯之從遣一尊王之心也

傳末一段總承于奪而論宜總叙如單發明君臣之義以于奪分

點則可拘拘分厥貉新城則不可

點則可拘拘分厥貉新城則不可

圍宋傳二十新城從會會宜九盟宋襄二十七從楚春秋子奪諸侯之從違明尊王之義也。

總叙混作先以奪圍宋子新城子會宜九奪盟宋提在前即以行事不相遠遍下發君臣之義○題甚牽強近議刪最是

、新城 辰陵

經子從伯而怨從夷皆為大分計也。

非子從晉只是楚不可從非子從楚只因中國無可從俱主君臣大分說然以行事不相遠與居夷意參之亦止借此示意宋請未

免矛盾

新城 盟蜀于外夷

麟旨明徵

新城 鷄澤同外楚

厥貉 新城 會號 取郟比展與

從夷與崇惡皆即事可驗也

星孛北斗

經紀天象之異示感應之理也

天有綱紀之星地有綱紀之人觀于象可以知應非斗原有環域乃至星孛竟入其中亦異甚矣君不以修德為環域何能禁逆亂之橫入哉叔服占之曰不出七年宋齊晉皆將歿亂天以變告而人弗悟何與

○捷菑

經于伯臣徙義而曲著其善焉

味克字要見力與義有相衡之勢擁八百乘以納五十里之邪力儘有餘若稍有遲回力便戰勝去了惟毅然不為力奪若有所最巖苦者故曰可以為難○易卦要入講蓋捷菑也四變且也六四不如六而且為宜是即義也此盾之所以近于同人九四○傳中大夫而置諸侯是說他置捷菑故曰非也聞義能徙則不克以大夫置不當置之君矣正從不克置上見他美據看似非二意

△觀魚 歸邪益

觀聖人致意于處過者而知其大改過之意矣

太開便似合宜本聖人大改過一段作主論理發揮二比只借點

麟旨明徵

填入首尾全要視出趙盾私欲不行二句見聖人所以美之之意

纔是傳旨

觀魚 秦伐晉悔過能改全○觀魚 楚人侵鄭鄭反傳全

前盟幽 捷菑

諱詞有貶有善從內外悟之也

此從學者看出在內為貶在外為善意非聖人以諱者貶之善之也須從故為之諱翻入中只將為貶為善就後人悟出聖心來而以失信徙義虛虛領局纔妙

捷菑 哀奔

兩子外臣惟能徙義存道也

一困而反則之象，重在義上，私欲不行，可以為難，正對義說，一動微先見之吉，重在幾上，不俟終日，愛身存道，正對幾說，易曰乘墉，易曰見幾。

捷菑 伐邾

經于納君存國者，皆隱惡而揚善焉。

盾以弗克納為善，故諱其置君之非，宋以歸邾伴為善，故釋其取邑之罪，然須重發大改過，善善長意，不專在二事着脚。

捷菑 四國侵鄭

以力觀伯兵，知徒義棄義之得失矣。

師八百乘，力非不足也，義是不爾克也，合諸侯之師，力非不足也。

麟肯明微

文公

美

以理曲也，上同人，下訟卦。

捷菑 楚人侵鄭 看徒義 鄭反正

捷菑 歸益 諱詞美改過 顯詞彰遷善

哀奔

外臣見幾而去，經貴其存道焉。

須于不義宋公而出句，看出一個幾字，蓋使國已危亂，全身而去，則為偷生，唯危亂未形，而先見其幾，故貴之，傳未及異姓之卿。

此題要淡剖當年時勢，見子哀無可支撐，與襄夫人之黨為梗，既不可與若輩浮沉，又不可就使不濟，以死繼之，亦終無益成敗之數，故不得已而去，而不可去之防，仍在就此說明存道方無破便。

說個封人可去，卿不可去，還不甚妥。

司城犇 子哀犇

經于外臣去國，有譏失職者，有貴存道者。

司城官司守土，無可去之義，封人不義宋公，可見幾而作。

執單伯

經于大國辱內臣，而畧詞以罪其私焉。

原無道濟之事，而誣之以罪，全是商人忌，魯齊人備此辱魯耳，已字指單伯言，以單伯本身之罪執之，無與魯事也。以私意執單伯，雖是商人，亦是黨惡處。

執叔姬

麟肯明微

文公

毛

經于大國辱君母，而嚴治黨之法焉。

懷私惠而忘大倫，這便是黨，賊商人之逆，皆以市惠成之，此意須透發。

華孫盟

大國世逆，嗣以兵政，春秋之所禁也。

全在華督之孫上發意，比他傳譏世官者不同，然玩傳首曰司馬，主兵之官，又曰繼掌兵權，語更不閑，見得此司馬也是即昔日逆臣督所謂謀孔司馬，而以一鼎行之者也，奈何以司馬而世逆後也，須說得逆孫必不可世，而況可世據兵權，見出極大關係處，見宋失之甚專，行無君，不必斷華孫之罪，然亦見得逆賊之後，宜

乎有此番訓後世意要發

華孫 戰鞅

證外臣之為世官而世之者非矣

傳猶季孫云云正證明書華孫耳且世逆賊之後視以父兄世官者更不同還宜倒作為是

△書救 會奔

兩觀堪委政者必其先有可錄者也

須味其必然後字委政二字重看不但世其官且委之以政矣然

只因事示官人之法非謂二等人不可不委之以政也作文只借

發傳意不可謂晉曹能如此○返旆全仁待放守禮此眼目須點

麟首明徵

文公

三

就世臣中可委政者以此反焰逆賊無可世耳

賢股 取部鼎哀公傳行父如齊 嬰齊如晉叔肸之子國佐聘國歸父之

子告羅哀伯後戰鞅兼有季孫等似

功股 盾救 新城俱趙盾會宋會號俱趙武俱舊有令狐

盟扈但此二股俱春秋所說不說晉侯伐衛先且居爨

聘 鄆陵爨士會子句聘盈奔盈樂氏但後來

華孫盟 曹會奔以專行待放點起重委政得

單伯至

春秋謹禮以尊王于字命卿見焉

謹禮自聖人書法上說與存臣子之禮一般尊命正以謹禮一串

說單伯因執而歸見命卿非齊所能辱意文中全從辱于齊翻方

不鶻突連無所書句亦是因執上看來見不獨平常每次書其字

雖執而至亦不名真是無所書而不尊王命了切勿誤看○加逆

王姬 會伐宋 如齊倒至而不名作○再加意如舍至亦同

單伯至 意如至 舍至

春秋屢紀大夫返國而獨不名受命者焉

昭單以下二比相形于後見王命所在權勢不得躡賢智不得先

意

單伯至一舍至

春秋兩紀內臣反國而尊尊賢賢之意寓矣

麟首明徵

文公

三

俱以大夫執而至則名書起上重不名叔舍亦書名而兼言姓氏

則下又重言氏矣

盟扈

經責諸侯棄義嚴討賊之法也

責晉在受賂責諸侯在分惡分惡者分晉人受賂之惡也而魯君

云云又從晉語諸侯另推出見晉人受賂無疑于惡諸侯欲討不

能亦不免于惡若魯為隣境初不與盟會是全把齊事付之同聞

併欲討之心也無了故傳以況字帶下而言其罪亦可知若得渾

融比昭相逼發更有趣只主二意及三排者俱非體書法總結

敗蔡 荆伐鄭 盟扈

經以待夷之例貶諸侯，惟利于縱惡也。

不但將上二比作例倒下，說個君臣同詞，全在不明君臣之義上。文中不必牽魯，○上是楚文，下是子元，故云君臣同詞。

盟扈 會扈

經嚴討賊，兩讓縱惡者焉。不討商人，不討宋，皆皆畧而不序。

盟扈 伐宋

經于君臣棄義，皆異文以示貶焉。

好一個盟扈，却受賂而退。好一個伐宋，却立文而還。俱春秋創舉，而卒知有利，故一比之夷狄，一比之賤者，有不勝痛悼意。

叔姬歸

麟前明徵

大國自絕夫君，毋黨惡之罪昭矣。在自絕君毋，上彰其黨惡。

四不視朔

春秋欲提內君之放心於廢禮，致譏焉。

重心放而不知求上，久字須玩，要本平日玩愒之習來。透發無疾意，事神治民，可作眼目，事神承告廟來，治民承視政來。○加如晉有疾復依傳辨倒，不宜以譏忌殺耻分。

不告月 四不視朔

內君怠政，于廢閏廢朔見之也。

泉臺

內君揚親之失，經原心而謹之也。

為之非從不緣占候看出，非安危句重看，不毀則相忘于非毀，則因而觸念前日所為之不是，却是暴揚了從來亂臣，只起于見君父有不是處，此心決不可有故，胡氏推倒極處。○雖勿若句要看，正處置得好處，見不必于毀。

築郎 泉臺

即內役之與廢，而厲民忘親之失著矣。

非占候之所係，非安危之所係，仁人孝子立眼，泉臺即郎臺，未成為郎臺，已成為泉臺，何以書譏築之，譏毀之本公羊。

○滅庸

外夷不以謀徙而圖存，其覆小可恕也。

麟前明徵

重謀國之善上，庸罪提起，當時最失策處，在謀徙，最有主張得勝着處，在不徙，然人知着眼不徙，而不知全在定計于伐庸，匪但識高兼氣壯，曰我能往，寇亦能往，而徙之說破矣，且毅然曰，不如伐庸，而不徙之算決矣，楚爾時全賴此兩言而定，要必議伐，而後可以無徙，大抵庸人偷安而憚用兵，故每佈死跟蹤，以此愚主誤國萬世通病，莫不坐此，李剛諫欽宗勿遷襄鄧，謂宗社不可輕去，宜整甲兵，固士卒，以待勤王，意與薦賢同，康侯為宋事而發，良深感佩。

滅庸 遷州來

經重遷國而著內外用謀之得失焉。

為賈以謀徙阪高為非。而楚莊從之。子駟以遷于吳為非。而蔡昭  
違之。

滅庸 入陳

經于外夷覆國取國而皆有以滅其罪焉。

上原情。恕覆國重圖存上。下明義。畧取國重討賊上。

滅庸 圍蔡

經滅覆國報怨之罪。原其情也。

須以庸蔡之罪重起。倒楚作。上宗社之存亡所係。下先人之榮辱

所係。君道子道。

傳 孔父 仇牧 荀息 哀奔

麟旨明微

文公

聖

詳觀忠智之臣。而徇難者非矣。

要見得生者死者。皆是君臣之義。合當如此。故當死而死。則為孔

父牧。息當去而去。則為子哀。今意諸避亂而出奔。未幾復返。去既

難語潔身。歸又無能正國。奚取焉。故削而不書。

加司城比。○以意諸為主。援四子以例意。諸如傳序。止用散體發

之不必排。

年七 伐宋

賊列卿之縱惡。卽愧之以其職焉。

全傳重職字。見有負立卿之意。以孔子從大夫後。燂最切。說到天

正。見可貴處。與賤字應。欲行天討。是從旁屬望語。非列卿有此欲。

也。勿誤看。○不能討而成亂。罪愈難逃。左云何故弑君。又曰猶立  
文公而還。此卽春秋筆法。胡氏斷制本此。

敗莒 伐沈沈潰

兩觀正分之例。知失職者賤矣。

要見大夫自得名氏。決不加以賤者之稱。賤者窮諸人。決不加于

大夫。須如此說。方于本傳有情。○處父救。○邾人伐南鄙。同。○郟

缺入蔡。齊人侵西。俱文十同。

伐宋 行父如齊

經重卿職。兩示戒于成惡者焉。不討絕而反為成亂。不討宜而反為請會。

會扈

文公

聖

麟旨明微 經畧釋賊之好。明大義也。

君臣之義。根人道大倫來。惟人道之倫尚在。則君臣千古不朽。宋

之罪案。亦千古不朽。諸侯雖縱惡。而此義自不可廢。故畧而存之。

全在書法上立議。○此只合諸侯以平宋。不必及侵陳傳受賂意。

伐宋 會扈

經以棄義責列國之君臣。明大義也。

雖責大夫與諸侯全。要發聖人明大倫意。玩傳自見。宜總起。中分

總收。二則字要味。正見人人有討賊之責意。

年六 遂得臣如

內君謀逆之情。于奉使揭之焉。

要在書法上猜出賊意者矣二字要著眼正與不著其事著字  
應即上見事情見字也隱與著相反是就今日並使上發出仲遂  
邪謀來不然仲之謀無由而見仲之罪無由而著也至此而仲之  
隱情已隨並使而構于天下萬世矣得臣不能為有無只畧帶

乞師文仲 侯叔夏 為介 賊 遂得臣如 戰鞍

經紀使將有體而兩變文以示義焉

倒下二比逆與專上上二比只作例辨書法耳

乞師 敗賊

權有二之而重者春秋有特書也

所以獨書意全在一處着眼必歸一而後使與將無復有異同相

麟有明徵

文公

器

忤剛愎相撓者至至壞國家事不單在使將上乎體統也文中全  
要透出所以獨紀上客元帥之意方有下落

上易執良霄石葵 舍如晉 子服 會 號 伍舉

下易戰邲先穀 新築 石稷 書救 同 括 韓厥 伐 鄭 荀偃 大鹵 魏舒 副

大棘敗樂舉 吳 鄧衷 副

會向 三卿伐莒

經變例以紀使將失體專兵之罪見矣

亦須將使舉上客將稱元帥作例問起

葵丘宋 文 子 即位

兩酌嗣君之稱而重恩節情之道寓矣

宋襄在喪稱子緣人子之心云云魯文踰年稱公緣臣民之心云  
云上繼世之恩下節文之情

夫人歸

即國母之無歉而眾罪著矣

傳首三句乃辨証之詞以此提起倒仲遂敬嬴宣公上斷罪收不  
待貶○加孫邾同只炤得歸于齊一項從無罪上倒入正意

麟有明徵

文公

器



麟旨明微

青溪吳希哲磨卿著

富春陳元銘



宣公

即位

經于逆君嗣位如其意而誅之焉

其意只在不討賊上如其意三字最可描寫

加即位

文公

主美惡不嫌同詞上上比不重得國以正無子之

之意只因文示法耳

四國伐鄭

邾鄭伐宋

救邢

遂救許

二蔡丘 二平丘

春秋異詞以別美惡復有無嫌于同者焉

麟旨明微

宣公

異詞者恐人昧其輕重之等也不嫌同者為人心自有是非之公

也然文氣當重下段些方于本題關合○下四比易即位即位同

四國伐鄭

邾鄭伐宋

救邢

遂救許

美惡有大小故褒貶異其詞焉

同一連兵構怨也而從道與黨私忿異故首宋首邾異其詞同一

救災恤患也而移師與救者異故書救書遂異其詞○着實從大

小上着眼見不得不分別言外便煇出非是則不嫌同意方妙

○後幽

蔡丘

蔡丘

鷄澤

平丘

平丘

春秋褒貶美惡因大小而異詞焉

盟幽之美止于圖伯而蔡丘則五禁具明故于幽書同而蔡丘再

言鷄澤之惡止于懼夷而平丘則五惡具備故鷄澤書同而平丘

再言○此即上題也但微有不同說異詞後要見盟幽與鷄澤何

以一樣書同蔡丘與平丘何以一樣再言只因一美一惡耳就中

便須映出不嫌同意自有光景

盟幽

救邢

遂救許

蔡丘

伯事之美有大小經褒之異其詞焉以尊王安夏作目

入邾

城邢

齊人伐鄭

晉宋伐鄭

美惡不嫌于同詞以美惡之自分也

上同稱師以用衆與矜盛自別也下同稱人以節兵與黨惡自別

也然文中當有分曉須落重惡邊為妙見雖同稱師終不得以著

麟旨明微

宣公

暴之文漫等于矜盛之例雖同稱人終不得以連兵之貶自瀾于

卑少之詞則今茲即位之紀固有無嫌于同者矣○須如此方煇

着本題舊皆草草看過

美一褒異易

歸三田

書來

歸二邑

不書同

惡一貶異易

楚丘

沒諸侯

緣陵

序不同

清丘

書平丘再

美惡無嫌易比

執祭仲

單伯伐宋

同一命卿書字一見脅一從伯

于袤伐

棗林伐

同地而後伐一為不義一討不義

圍新城

圍緡

同書伐書圍一攘夷一殘夏

楚子伐

宜四

楚子伐

宜九

同稱爵一為討賊一惡重兵

遂逆女

望國越禮圖婚經原罪于逆謀者焉

惟喪未其年遣卿逆女圖婚之亟方顯得此行必有緣絲是越禮其事迹請齊立接其始謀文須推上一層發其越禮之罪以致文公云魯因此遂沿為故事無徒呆講越禮○必字從何亟乎生來呼應甚醒須作揣摩語推勘嚴明為妙

婦姜至

經貶夫人越禮尤著妾母之罪焉

冒禮而往意提過重妾母用事斷罪婦者有姑之辭○惟有婦而後得儼然稱姑將併忘其為妾如夫人一般此是敬嚴不可言之

麟旨明微

宣公

三

隱今適如其願故即就其本情顯彰出來所謂推見至隱也特稱婦姜以顯之句最可想垂鑒意須透

逆婦姜 婦姜至

兩表小君之稱而罪各有所歸焉

俱重喪禮上禫制未終遣卿逆婦失子道故誅文公之意斬焉衰經請婚納幣失姑道故顯敬嚴之罪齊與夫人只帶入○分後略重本傳為是不則儼然合矣

行父如齊

內臣謀國之誤有媿于卿矣

諸侯立卿四句甚重平州濟西云云不過驗明納賂請會事迹春

秋責他不僅在此須根平日來觀文公末年行父如齊可見行父

寔與弒立是以出姜歸齊行父遽往恐齊討故也到此納賂請會一發見出來耳傳末一段謂謀國如此故雖有賢行而無其名不

是以其賢備責之也作文須將職任重提在前而以不然口氣找足篇末不可以職任與素行並提○張德仲曰詳行父生平不過念重身家故臨事苟且依回不顧大義耳自古勤儉者每鮮氣節保身則有餘謀國則不足可不戒哉

如齊 平州 濟西

即後事以觀大夫之濟惡而謀國之誤見矣將平州濟西如傳驗在前全單

如陳 文 如齊 宣 平州 濟西 如晉 成 夾谷 歸田

麟旨明微

宣公

四

內卿名遜于顯君者惟其濟惡也

全傳題也全單炤傳用不然口氣足之不可以賢字挑起○俯極之變平仲死不徇賊大節有足取處須以此炤行父方是傳中真精神若泛泛說過何不可比論獨舉一晏子見大節不如所以平日好處僅成細行不能與顯君者齊各不然妾不衣帛即狐裘不解之風也馬不食粟即豚不掩豆之儉也何以卒淹沒不彰哉○達音僕于境總是這個行父傳雖無責備語亦有望他意與責遂者語氣自別○去如陳○如晉全只不可點相三君

如陳 如齊 平州 濟西 如晉

內卿失職雖有行弗彰也如單仍用不然口氣但不必露晏子

只父如齊 夾谷 同上但須以行父配於子論起而後以大節論斷其賢否方像傳

季子歸 行父如齊

季友靖難行父濟惡主合然行父季友之孫也後稍重廢先業止

行父如齊 侵崇

經于忠智之臣皆罪其謀國之誤焉

相無私積忠也奈何與遂同謀算無遺策智也奈何與穿同志

入州來 夾谷

兩按明義仗節之事可為薄恩失職者愧矣

合商任傳上以楚共形晉平下以晏子形行父

麟首明微

宣公

五

有合及孔父者 十年十一戰而終能死難生平之歉以一死蓋

之矣相君無私積而卒以成惡生平之善以一不死墮之矣人臣

之所明者節義大節一虧餘無足數

甲父

伯國有私刑侵其上矣

專放只點明就父獨放原到盾底穿上重發就此便見是上侵垂

戒意重政在私門就盾看出蓋當日既按河曲以定刑書則穿與

父自分首從若何以獨放者為東駢謝實以其同呼者代趙穿償

穿特有盾則晉亦止有盾耳安得不成桃園之刃故于上侵有戒

敗箕 河曲 甲父 去敗箕同單

伯國命討遠于正而私刑尤足戒也

以既又二字辨起非正即將河曲立案倒入上侵作

敗箕 甲父

伯國命討之專皆遠于正矣

玩既又二字明指一人身上說但如是命題權作兩樣上以再命

先茅賞胥臣甲父胥臣子也宜如傳問辨不可大分○此係前半

傳或以命討遠正說起仍主私發者勿從

甲父 侵崇

伯臣上侵之志于用刑用兵兩見焉

其志固形于此其端又見于此二句正相應重趙盾上

麟首明微

宣公

六

甲父 鞅歸

伯國之操縱均出于私也

討不用命則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借貶可也趙盾之援緣衛貢

故則鞅為重如均始禍之刑借逐可也韓魏之援○兩邊原有的

對周主反覺纏擾○桃園之志靖公之廢二邊須得扼腕意上不

必貶晉靈下不必貶晉定

平州

經于逆君固位之好變文以治其黨焉

傳首至春秋所以作是通論時弊為下立案見當日亂賊不過靠

一會為護身符今先誅夫會之者則知會為不足恃而散其黨將

人人都知黨之無益而惡黨孤矣。是先明黨之不足定位以孤為惡者也。泛罪黨未透。

平州 于戚 執曹

惟成惡繫于列會聖人所為治黨也。

不必把負芻先提亦不可泥傳故字認真將平州作板樣以下二比講到流弊上去只宜發本股黨惡意而以下二股伴發見列會不是小可而齊乃會平州以黨宜何也○破中有用流弊者未妥

遂如齊

紀逆謀之終委權者可以悟矣。

傳非責遂只是著其始終成惡之謀以魯事示鑒耳玩傳戒後世

麟旨明微

宣公

七

人主云云至末全不在魯上着脚○內外交結是總論須重外結

遂得臣如始行父如告遂逆女 行父如納勝遂如齊拜

經詳內臣逆謀之始終示後戒也。

始而請齊中而結婚終而拜成若得臣不過從逆之非行父不過謀國之失而其成逆皆遂也使文杜其漸豈至此哉○仍要發垂鑒意一槩如此敷講到底不妙

遂得臣如 遂如齊 始終潤作大略全上

取濟西

大國利于黨惡經者之以弭亂也

最重春秋討賊三句利其為惡四字須透發亂賊都緣黨與而其

黨與又自貪利而更甚為惡者尚不能無懼而利惡者惟恐人不為惡又不止于縱惡矣故致賂原自魯人但齊捺其必歸之勢使人不得不割所愛齊之情較管倍急正是深于取處亂如何可弭將利于為惡心腸挑出尤毒于斧鉞所以發千古之恥心也此意要痛癢言之鄰國盟主亦不可遺○苦不在罪齊上着脚

平州 濟西

春秋誅惡之法兩變文以治其黨焉

平州首與會是以濟西空券餌齊齊因利其利而助之濟西則償平州之約也宜以會為案以貪利為斷春秋貶他全在平州特今日見出貪利書法雖有兩勿分

麟旨明微

宣公

八

高子盟 取濟西

大國貪利黨惡而盟主之餘業替矣

原主仗義貪利對不若以桓形惠倒作而以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云云束之

伐宋圍緡 濟西

伯嗣贖先業于乘約貪利見焉

濟西 宋師伐滕

貪利而黨惡棄義而虐小兩贖其先業矣下宋大國伯主餘業

濟西 高張唁公

大國兩贖定隣之義經皆責以伯職焉各有隣國盟主句

侵陳宋

貳國附夷凌夏可還詰之以義焉

重不能討宋。見其附夷凌夏。大非棄晉本意。要體何義乎。何字口氣。見鄭以晉不討宋而附楚。除是聲得宋罪。方叫做義。方可棄。晉今既不能伸宋罪。便是凌夏。且侵則非能暴明天討。不過因陳以及失。反之棄晉初心。何以自解于天下。是無以矯晉之短。則亦全歸于病中國矣。故稱人以貶之。

伐宋 會扈 侵陳宋

原貳國所以棄華者。凌夏之非義見矣。

昭傳叙舍晉之由。而以本題透發。既背晉。則宜討宋。既不能討宋。

麟旨明徵

宣公

九

則何為棄晉。只將此意論定。止除中國可舉意。○加救陳 裴林伐添可舉意。即全傳題。

侵陳宋 盾救陳 裴林伐

伯兵之可舉者。以義衡也。

致兵者。無必是之義。則用兵者。有當可之衡。攻恤主客之狀。原可參觀而得。須借師之可舉。以甚鄭罪。方是救者為是。則侵者非。伐者是。則受伐者非。蓋既無補君臣之義。則不得徒涸夷夏之防耳。○或謂救陳伐鄭。胡氏都主于晉。故于此傳先立箇案。非于晉正以罪鄭也。是語意歸重客股可舉上。而于本股反放寬了。還主挽轉本旨。敲擊鄭罪為妥。○題面雖在可舉題意全在不義。

侵陳宋 辰陵

從夷有貶有不貶。準于義也。

上義字。以夷夏言。下義字。以君臣言。

救陳 裴林伐 圍彭城 次郟

始子伯兵以明大防繼子伯兵以正大分

盾救

春秋筆削救兵所救之人異也。

義字法字。是二邊正眼目。舊謂先代之陳。對下有罪之宋。原起作案。固是。然尚非傳中真精神。上傳云。攘夷狄。自相炤。應則上邊不獨說個恤患。惟其為先代解懸。而兼為夷狄辨界。所以救不可少耳。往皆誤看典刑者常法也。謂釋賊既以示貶。而糞

麟旨明徵

宣公

十

亂又無可懲。却不是自翻自案了。故曰典刑。案削宋一段。正是聖筆。不相矛盾處。○兩邊俱用翻剝入局。虛虛辨發。自有機趣。不則對待難整。

伐宋 會扈 侵陳宋 盾救

春秋筆削救兵原事。而知其旨矣。

全單。以各股納入講中。○加裴林伐。即侵陳宋傳。

侵陳宋 盾救

伯兵恤困夷之國。經特筆以示褒焉。

只主陳先代云云。上截傳。見救陳所以攘楚。聖人用兵之意。須透正在攘楚以解懸上見。

伐宋 會扈 盾救

聖人正典刑故褒貶不欲自戾焉

下半截傳非貶今日恤宋即謂失在前日不能討亦非本旨只是前方以宋為當討此復以宋為當救便是自相矛盾而常法紊矣夫宋鮑猶生豈謂不可黨者一宋鮑而不可侵者又一宋鮑也只如此翻辨自得

○裴林伐

春秋精于辨禮而亦有不辨者焉

俱在書法上發此晉師即盾所帥救陳之師諸侯往會之于裴林以伐鄭也○上見臣不可疑于在會諸君安得謂稱謂之際以細

麟旨明微

宣公

十一

微而不謹下見鄭不可從乎楚則安見伐鄭之美以同詞而有嫌總見聖人作經有必不可不晰者書法細微之際關繫于君臣最巨則病于太無分別而有本無容辨者附夷亟病之國伯討之舉動自美何必過為分別蓋有疑不可不謹而無嫌不妨于同疑字嫌字儘可作對能從此虛翻足破謹微著美窠穴

會彖 盾救 裴林伐

春秋紀兵同詞以正防嚴詞以謹禮

晉侯伐衛 處父救 裴林伐

經立君臣將兵之例尤示謹微之意焉

昭傳倒下裴林非另一例以盾所值乃大夫帥師而諸侯會之既

不得師將並書從大夫敵體之例又不得獨書大夫名氏致臣疑于君故權輕重而稱師仍是大夫將則稱師之例非變例也

晉侯伐衛 處父救江

經別君臣之稱一謹禮之意也

渾發重君起臣不可疑於君之意只在稱謂上講君大夫之體君將不言帥師見君為重非大夫比也大夫將稱師見大夫僅與師敵不敢比君也此正是謹禮處裴林則謹禮于微之意也

鄆陵書楚子艾陵下比兼書師將

須知重君股搭不得戰韓

會彖 裴林

詞有無嫌于同者以仗義與昧義自別也

麟旨明微

宣公

十二

體前字此字並比渾發穀梁曰非其疑也與著其美也語氣不宜太分宜總發無嫌于同意

裴林獨稱師大棘敗獲兼稱師將

春秋紀兵立臣疑于君之防明將等于師之義

侵崇

伯臣求成非道逆心可推矣

須體意者字乎字不然口氣發得婉轉玲瓏不可以穿盾分股當由穿處歸盾上方得其端又見於此意作文須將求成非道重難起自然想見出逆心來

伐楚救江 侵崇

伯臣以攻與之策求成而心之逆可推矣

二股皆攻所必救但以求成萬無此理穿非情于此第為逆心所使耳○說箇諶已甚見救江獨遣一軍亦難逃諶只是攻所必救理之所有而侵崇則云云遞過倒單

救江 入陳

兩子合義之兵將為昧義者律也

合嬰齊伐傳樂書伐傳亦有文法稍異主此為是○攻所必救施之人犯我則可若我欲求人則不可憑夏之師有益于中國則可有害于中國則不可須借客形主隱隱打着本題為妙

侵崇 樂書伐鄭

宣公

三

麟音明微

春秋筆削兵事有以逆心成大者有以利心從夷者

二傳俱有救江句俱以救江比斷上攻所必救之諶相似而所侵之心則非下攻所必救之名則是而所救之人則非

侵崇 赤棘

求成要盟非道經皆誅當國者之心焉崇在西土亦棘晉地

上重趙盾下重季孫各重當國字而各用非道推出所以然之故

晉宋伐鄭

伯國借有罪以討貳經以王法正焉

先以王法發明宋罪在所不赦而晉瑕自見附夷之鄭罪所當討若不借宋合兵則此師不下棗林之美矣且鄭之棄晉附楚本以

向之黨宋是晉一日護宋即一日無以收鄭君臣之分等于夷夏乃晉以黨宋不成為夏何以討鄭之附夷故曰已有瑕即指伐時言同處有瑕之中豈能正人之瑕故曰庸愈以貶書伐所謂因其所托而假之名終非以之貸貶也

伐宋 會扈 伐鄭

合兵于法所不赦之賊戾王法矣

不重縱惡只原宋鮑法所不赦以引起不當合兵意○再加救陳比還炤已免諸侯之討說

盾救陳制救宋晉宋伐鄭稱人

黨惡而恤患連兵經以典刑王法正焉

麟音明微

宣公

古

大棘敗獲

春秋竝紀師將權王道也

此傳總為師之當重而發首云大夫雖貴與師等後又以元帥發問而解以自行師云云看其流走文法俱墜重師上後云示人君不可輕役大眾文重將帥之選文氣却似重將不知重選者何故

惟其為三軍司命恐其有弟子與帥之禍故不敢草次其事然則重師所以重國併重將亦所以重師文中炤此立格語語辨歸師上。文法却要變幻纒妙王道意須發透

大棘

經紀交兵見外討之有詞焉

見侵鄭傳有詞是就宋論非就楚論其實楚原不會馳詞只是宋自有罪伐之者不患無詞也須含蓄映帶出晉來為妙晉以連宋有瑕不得同葉林鄭止以戰宋有詞不致等侵陳宋此是兩個關節處收不書鄭伐以宋為主書法

入郟 單伯 棄師 城濮 大棘

春秋迭紀師將示兼重之義焉

先以敗獲並書問起隨發大夫雖貴與師等意以入郟單伯二比遞歸大棘而以棄師城濮繳之

單伯伐 敗賊 城邢 下陽 大棘敗獲

迭紀師將而酌其稱總之兼所重也

麟旨明微

宣公

五

將題面叙過渾發重師重將意不可倒單

單伯伐 三師城邢

經酌師將之等兼重之義益明矣

上妙在少字下妙在卑字見單伯惟師少故得擅尊原非重將也至于城邢之三師則又獨稱師矣可見三師之重亦不殊于命大夫之重而禪將之輕亦僅同于偏師之輕須于偏重處寫出兼重意不必排發得融講巧重師邊更高

棄師 城濮敗

經戒輕師將者明兼重也

鄭欲遠將而不知克去師亦潰是輕將亦輕師矣楚恐喪師而不

知將敗師必躬是重師而輕將而亦非所以重師矣文中若得低昂墜重師上更妙

棄師 城濮 大棘敗獲

經立將師兼重之文示不可偏輕也

主或曰元帥三軍半傳以本股書法問起重講後點偏重之失昭傳以罪鄭責楚二句繳明本股之意

三國伐宋 圍宋

經紀二伯之重師將明兼重之義也

人知借題發意不徒美桓公然自當還他下落如周主懸空說去不消出此題矣但不可說桓專重師文專重將桓之節兵重師矣

麟旨明微

宣公

十六

然而偃高國之鼓又未始不重將文之選將重將矣然而勤有莘之蒐又未始不重師作此題者二邊將桓文事叙次明透輕點過然後各邊推開發傳意虛實相生如緱山窻作自有家數

城楚丘 書救同

上通商惠工衆心嚮往季年三百乘文重師也下善鈞從衆元帥能令返旆從三人書可將也

彭衙 盟戲同 上穆仍用孟明與棄將具下悼分軍不戰與棄師具

次郎 圍郟 師還 河曲 戰郟 伐秦

經重師將而示輕役輕選之戒焉

繫不可輕役二句搭須發透傳意

秦師伐晉



經顯伯臣之召兵著上侵之意也。

要與侵崇有別前因事迹上推求此因事迹上斷制穿盾低昂渾責須就情見上發上侵之意意字即二情字與上傳遞心志志同同字相照須知侵崇時便逆知有無各之報只是志在得兵權不顧貽禍於國耳至於求成得慶而穿與盾之情益敗露於千古上侵之漸有由矣書伐不書圍見秦為問罪之師非侵暴之舉正秦之有名上侵之意益見由來漸從弑君時看出

侵崇 伐晉

伯臣以攻與致寇上侵之意見矣

大意全單倒侵崇與書伐而不書圍書法

麟吉明徵

宣公

七

令狐 救陳

兩觀伯臣之善算求成之故可推矣

看來實就善算發不妙是常能定外難者而豈不能策今日之難是管能恤內危者而豈不能謀本國之危全要於無遺中打着上

侵意不得板講 加侵崇 伐晉 全單 易新城 裴林同

四國侵鄭

即伯兵之不競可為不正者戒矣

師之老壯在曲直單就晉論不兼楚說惟晉之理曲而不直故楚雖不足畏鬪椒雖不足避其師自老而不壯耳若云楚直而壯便呆避字宜玩與敗字不同○理曲即本不正但自前日釋宋言則

為本不正自今日報鄭言則為理曲耳○傳中自有定格不得混混說過宜將力足難起長字避字劈頭便叫破大棘發明理曲成文為後纔將取賂釋賊講本不正以至有今日有撫事追悔意須體惟字至字可不慎句作咏歎語而春秋行事一段徑推開發垂戒意方妙○時作將取賂意與理曲意混講在前何嘗說夢

大棘 侵鄭

伯兵不競于理歎知正本為亟矣

一串下大略如單不能服鄭不競於楚二句俱在侵鄭上先提大

棘有詞倒歸本比

加伐宋 會扈 將取賂釋賊意昭傳用於後昭單立格便是

麟吉明徵

宣公

六

踐土 新城 救陳 裴林

即主盟當國之迹宜其無所畏矣

主盟則勢尊而可以號召當國則權重而任其指揮豈至有不競于楚之理文中須句句挽入楚上纔得本股之神○衡雍主歎楚不敢得志于馮軾雖山東半屬楚猶有新城外楚之壇晉之世業

何如也而何有於楚門庭利禦楚不得煽禍于帝裔雖懿親外托

楚猶有裴林問鄭之戈晉之時政何如也而何有於楚

侵鄭 平莒鄭

觀于避敵脅小者均失服人之本也

上在以中國之大不能云云看得理親切理曲則力非不足自不

得不委而去之。此春秋行事。必先正本。為未流之若此也。下以齊魯大國平鄰。若小邦云云。看得心親切。心不平。則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此春秋重戒。不知治本。為宅心之若是也。以本字總領二邊。以理與心作眼。

侵鄭 楚子圍宋

經重始謀兩責失謀者焉。

晉靈黨宋。宋文伐陳。皆始謀不誠。以訟卦比。上云正本。下云端本。

侵鄭 袁婁

經紀兵好。曲直之辨明矣。

楚直晉曲。故晉力非不足。而終避楚。可見師之老壯云云。齊直晉曲。故晉雖勝而不能屠齊。可見天下之強有力云云。兩邊不重講。

麟有明微

宜公

九

事。迹俱要從垂戒及深切上著明意。作咏歎語發之。

侵鄭 國書伐

經兩紀兵。可為理曲者戒矣。

俱有師之老壯在曲直句。全在晉魯上論。易曰謀始。書曰省厥躬。

子哀奔 華元歸

即去國復讐之事。伯臣之逆可按矣。

主討賊越境二段。兩然後字。要着力。言下即有不然。是盾云云。語意文中不得死講。須借客股影出盾來。纔妙。○下比易季歸。全

舊易立晉 衍奔 近議剛。謂石錯討。非反而討者也。孫賓

逐君伯玉不對而出。亦不切弑。且伯玉非不復者。甚是乃不郊。

望國意在舉祀。廢王禮矣。

書法在乃字上。體出不然郊矣。而不會葬之罪自見。見其不郊者。不過以牛故。則其意在於郊。不顧王禮可知矣。不以王事廢天時。此段須發明。

猶三望

望國舉不當為之祀。其越禮甚矣。

比僖公傳。無魯得用重禮意。只重僭上。勿泥猶字為讀。季氏一段。是比例。二主字宜玩。可已不當為。在非主上斷。

麟有明微

宜公

子

伐陸渾戎

經志外患。兩為王室慮也。

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二意分明。開作自是冠冕。俱是聖人作經意上發。不必增出經世者當何如。攘却意。觀兵問鼎。都要寫出。

陸渾戎與雜戎。是二種。周云陸渾在王都之側。族類已為不分。伐陸渾便是猾夏之階。傳無責窺周之說。似未必然。

伐陸渾 滅舒蓼

春秋兩志外患。為王道世道慮也。

總以夷狄相攻。不志問起。上自窺周。上說。觀周疆。問周鼎。下自將為中國憂。上說。及滑汭。盟吳越。

○伐陸渾 滅陸渾

春秋謹葦夏之辨，兩因用兵致意焉。

陸渾雜處王畿為可憂。中國廓清王畿為得宜。俱自王畿上講。

上比不必帶楚

○使人侵鄭

經子及正，示其意于惡外焉。

不宜專講鄭之反正，而不及楚，亦不宜謂見侵而善益彰。當直從

聖人責楚上寫出子鄭之意，獨著獨字可玩。○周謂傳末鄭既見

侵云云，是繳明傳首不書鄭平，不用然惟繳明及晉平方是反正

明案。不然如向者闕椒之救為賈之救，固不問而知為楚黨。即有

麟旨明微

宣公

王

楚之侵，然槩觀春秋中鄭多待盟境上。夫安知楚至鄭不又從之

乎。故傳末再經挑撥，殊自可味。○此書法題開局，即當從聖人意

上講。○張德仲曰：只重子反正一意，罪楚處正是子鄭處。然罪楚

是聖人書法。子鄭是聖人心事，須玲瓏巧發，不得劃然兩開。

會扈 侵陳宋 楚侵鄭全單 侵陳宋此只說從楚不及病中國

經原貳國反正，特罪外兵以予之焉。

晉侯伐秦 納捷菑捷菑 歸邾益全 或晉侯伐秦 歸邾益亦同

唯春秋有大與許者，予人反正可知矣。

楚侵 盾免侵

春秋紀兵，有子能反正者，有罪不反已者。

上鄭既見侵于楚，則及晉平可知矣。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

楚侵 嬰齊伐成六

二國能遷能改，均不可以兵加也。獨卷下節須體

宋師圍曹

春秋獨紀大國報怨，示端本之責也。

二族雖非討罪，然宋寔有不赦之罪。曷亦自反曰：彼奚為至于我

無亦習聞賜室之由，故即不問我，當亦玩我。則不問人之加我者

曲直若何，總非犯順。此而自強，庶幾爭用是息耳。而恃強云云，兵

革何時而息也。○其之治，舊謂即前自治治字，然不曰不知治而

麟旨明微

宣公

王

曰莫之治，還從人說為長。○傳末語意要體，見圍曹不與伐宋同

略。此其故謂何，正為聖人急急討賊，而且致恨于有罪莫治也。故

書法如此耳。此處人多忽過。

伐宋 會扈 盾救 晉宋伐 圍曹

大國負罪莫治，故聖人因報怨而示意焉。

上四比，俱是有罪莫治，題既如此出，當主傳尾講，不必苦纏前意。

非責宋，亦非責當時諸侯，只從聖人倦倦治罪意，摹出故書法如

此語脈，自有歸着。

圍曹 伐莒取

經于報怨平怨者，均責其不自反焉。各有本字 治字強字

圍曹 盾免侵

兵出于報怨加貳皆昧于自反也。不書曹伐宋而書宋圍曹不書林父伐而書盾免侵

年四 ○平莒伐取

觀私心不能平小可為不知本者戒矣

心是平怨之本而宅心尤以不偏黨為本魯鄭有婚姻之好宜公

心上繫着一點親疎的私意利于抑莒黨鄭且挾齊為重有此一

心為莒觀破所以國寧見伐邑寧見取其心終弗允從也書取正

不獲成証佐乃勢力所不能強處可見宅心不平那些行得去戒

後世之不知治本意須透發

平莒 盟蒲

宣公

五

麟旨明微

以不平不信而強人均昧于本也

平莒及鄭 夾谷歸田

論平怨之本不以勢而以理也

須借題發意上以不肯為驗下以歸田為驗舊云取邑歸田可作

的對殊覺不倫○不可于宣宣公美孔子上着脚亦不必大開大

開便少趣小分後總發勢不如理意方妙

歸生 會扈文十七子家統 大棘賦而與趙盾書

經斷從逆之罪自其得政得兵論之也

能亂詞當晉而不能制亂臣能擁衆敗宋而不能討逆賊所以不

免殺君之罪不重事迹只發兩可以不從意

秋如齊至

內君特利交大危道也

三齊字及惟字可玩見公心上止知有齊奉齊惟恃此利不知利

是些不可恃的無論公義在人齊不能為公庇即齊欲稍有不

遂俱不可測儻齊不以濟西為事又或有求于濟西之外則公之

危固在一反顏間耳可見天下惟出于義為可安此外則皆危境

正形容利交必危以為後戒非欲其釋齊而事天子方伯也亦不

必說到天子方伯來討上高固事未見得殆儻公不從即殆矣

遂得臣如齊集即位取國平州請會濟西土地如齊至 如齊至 固逆

按望國所以利交有危道矣

宣公

五

麟旨明微

全單申作不可如舊分三段

如齊至四 如齊至

春秋屢危內君惟交以利也

主比年皆至句總叙總收如單不當以義利分

如齊傳十如齊二如齊至宜如齊至五

經著內君事大義則安而利則危也

義安故不至利危故至然本傳義字反集弒說今指從伯為義亦

無據此題可削

楚子伐四

聖人誅黨之法寓意于爵外焉

見九年伐鄭傳諸侯未有句極重聖人全是責中國意姑借此以寓討賊之法蓋聖人討賊之意無不致也則其法亦無不奇也無必舉之法而有必舉之意則即以必舉之意寓之于似舉不必舉之法而意轉切則法亦轉嚴文中只如此虛虛歛弄舊主與楚能討固不是即云聖人望楚又云可以寒不軌之膽俱隔一層

年五  
如齊至

望國猶大取辱經深惡其昧禮焉

止公請女辱莫甚焉自爲之主特辱中支節耳昧禮即前傳以篡弑云云三段而意重篡弑邊高固惟逆知公之不敢張于口直以此劫制公公且奈之何哉守身之幹全不在此時看欲人謹禮以

麟旨明微

宣公

五

定位句可見時說謂卑巽不近于禮不足遠耻辱不知得國弗正就使不卑巽能止固之不我強哉此處須有分曉連逆姬故云詳書此不用只收書如齊于高固之上舊收書至是從前傳矣

如齊至 固逆

內君因事大而婚外臣昧禮之效也

重強婚主婚帶之以此挑起辱字重昧禮作

高固逆 會號

內君不能如自強之臣者昧于禮也

將子產提在前倒宣公作以子產昭重強婚爲是○子產何以能辭却使外館使野賜只緣平日自立全不在臨時支撐宣公所以

取辱處原有病根說昧禮直在此處若云不能執禮以辭齊非傳旨矣相昭處極宜斟酌

叔姬來

經紀違禮之行罪各有所歸焉

以反馬來空之失提在前轉下齊惠高固君臣之失作

高子盟命高善道善道之盟晉將爲之合諸侯使仲茂林父先會吳且告會期是爲公事

臣有以君命公事行者而知禮法必有所禁也

必以君命行必以公事行非是則禮法所禁文須反昭本題不得

抱題板講○此與非王事不出非民事不出題相似細察自有意

局必有否則四字須敲擊得妙

麟旨明微

宣公

五

楚人伐鄭

外兵不以討賊而舉重傷聖人之意矣

賊則不討云云原合四年說非至此方責其不能討也切不可作

驚訝語

年六 盾免侵

伯主討素服之國亦闡于道矣

省德而反仁反智則必以義用兵此正是主盟之道其實無有許多名目問陳者必以恤患連兵之故謂不應背恩而去子政以人情不甚相遠業嘗恤患連兵何忍背恩而去此處最可思量文中當從此翻局不得泛泛說個關德當反○會扈之美在然後二字

此之責晉在一遽字。遽與然後正相反。據左陳及楚平之下。林父便伐陳。今又侵之。略不踰時。故曰遽。看傳者多忽此。

盾救陳 裴林伐 四國侵 再連 楚人伐 即楚 盾免侵

原伯德之不能固小。知其昧自反矣。

流水講下。全單亦不必以愛人治人分貼。

盾救陳 裴林伐 四國侵

觀于恤患連兵。宜無輕叛之人情矣。

不徒說晉德厚。全從晉嘗又再字。寫出晉素與陳相睦。必無叛去之理。此處若有差池。其不關陳可知。就此合當自反意。方有情景。

盾免侵 一會尾伐

麟前明微

宣公

七

伯兵討貳有得失。其反已者異也。

上遽以兵加。不知自反而非義。下然後伐之。幾于自反而有禮。

上加楚人伐鄭 陳及 下加楚師伐陳 取成 而還同。

盾救 裴林 戍陳 救陳

兩觀伯主之厚與國。因見討貳善伯之非矣。

合陳逃傳。脫毋難認。上下意不倫。當于對待加意。

八月蝨

經紀望國物變。欲其慎所感也。

重慎所感作感字。正與戾氣之應。應字相照。致災從兵數賦繁來。而賦重。又從兵旅數起來。不可平。伐萊事在後。須活用慎感意類。

透發。○修德者何。或謂痛念先君。追討逆賊。奉還主母。以動天變。然只宜虛說為是。

伐莒取 伐萊 初稅畝

望國屢勤兵而卒變法。忽天甚矣。

一申下。夏入天災在內。惟感動天變。致年饑用乏。而改助法云云。也宜以伐莒萊先講。體卒至口氣。見其不善回天。

蝨 螟 築郎囿 雉門兩觀

周云經于蝨螟一物之變。必書于冊。示人君于天人感應之理。全在慎所感。不可使軍旅數興。賦歛繁重。而戾氣應之。經于宮室臺囿之作。必謹而書。示人君致治保邦之道。全在固結人心。不可使

麟前明微

宣公

天

民力竭。事勢敗。而以苟成。

七、良夫盟

觀與國前定之盟。直見盟之不足貴矣。

論盟不足貴。全在前定。上衛欲為晉致魯。又欲為魯任其無咎。中有多少可笑處。以晉信衛。因以衛信魯。晉豈以一盟遽解。則晉之心。情以衛托魯。便欲為魯必晉。魯豈以一盟遽安。則衛之任險。且魯能料衛。不能料晉。一盟再盟。于晉終無與。則魯之危。不待黃父

矣。○文中就此番弄。纔進一步。勿但說盟不足恃。○兩心且難相信。更以一心托兩心。于中多一轉關。只此便漫不必落後一層講。加黑壞串作如單。再加公如齊。公如齊。只作來盟緣由。

伐萊至 大旱

內君猶大以侵小，經特著其危焉。

以會字辨起齊志，重魯作收至字書法，危不必說到萊致死，竭志從人而不思力之不足，聲罪伐人而不知已之有瑕，兵出踰時而賦煩毒衆，將民潰于下而不恤，天變于上而不知，故伐莒伐杞皆不至，而此至之者危之也。

伐萊

內外連兵虐小，其失德均也。

無志字書法，當並責收書會。

大旱

麟旨明微

宣公

完

內君召變而不能弭，春秋譏焉。

格天意須帶之，味二或字講要活。

伐莒取 伐萊至

經兩紀兵，皆歸責于莒國焉。

書及是解事，寔繼以取向，乃斷罪，罪在魯也。書會是解事，寔繼以伐至，乃斷罪，罪在魯也。有以下比，俱主責齊者，未玩傳中亦字耳。

黑壤

經諱內臣不直之辱，存臣禮也。

在書法上，發得婉曲，重不事盟主，賂免便是不嫌于心處，黃父之盟，公不預好，而以賂免，蓋已居其曲，不得不為解免之計，為臣子

者。將此事明載史冊，流傳見聞，翹君過以為名，便是不敬之大。何以養臣子愛君父之心，故不書黃父之盟，為國諱，非為宜諱，須透養臣子愛敬之心意，徒責宜不直，便少趣。

如齊 如齊 黑壤

原事而知內君不直，所以諱其辱也。

沙隨不見 平丘不與

內君兩見辱而無款，經以直詞紀焉。備如之諱，知舊之諱。

至黃復

內臣奉使不終，無其上者也。

以事未畢作素，以無其上體斷，二書法總是墜君命一意，引貞子

麟旨明微

宣公

字

一段正見有疾亦不可復，反炤出仲，遂然特借此垂訓，不重斷罪。

至黃復 至穀還

奉使而墜君命可譏，為將而權君命可予。

有事太廟

經紀望國時祭，意在志變也。

祭祀合禮者，常事不書，獨書此者，為遂之卒，有猶釋事，文須含著發之。○祭于太祖之廟，合高曾祖禰享之，言時祭見與禘祭不同。

猶釋萬入去簋

經諱內祀，借以示遇臣之禮也。

故知二字要發透，文中全不可着，遂諱仲遂逆賊，方恨漏網，豈欲

其全始終之義。只借以垂教耳。○有國士無雙者。必有國士其遇。不則寧老死巖穴。而其所指使者。徒鄙夫耳。誰與成人君之大堂。陛益尊而臣節礪一段。極宜味。若推開講。徒發箇遇臣之禮。殊淺薄。

加首止 殊會不殊 主春秋雖隆君抑臣引起倒單。

晉狄伐秦

伯國資夷報怨。經罪其失職焉。

重失職。以自反挑之。攘夷正以安夏。不可分。○傷類句粘出儘有。意味。一秦而吾輩之局面已傷。晉不愛秦。獨不愛類乎。後來以狄伐晉。不過祖我故智。則知移晉為秦總一類耳。此處最堪描寫。

麟旨明微

踐土 敗箕 救陳 侵崇 伐晉 伐秦

伯國資夷報怨。經本先職而罪之也。順傳融發

踐土 敗箕 救陳

歷觀伯國之先業。而失職者媿矣。

以踐土首主夏盟。身任安攘。說起見安攘。乃其職。如襄却狄而秦捷。靈恤陳以攘楚。皆安攘之職。當如此。從未有反資夷以殘夏者。點過渾發。不宜用美詞。

敗箕 救陳

即伯國世修其職。失職者媿矣。

襄之敗狄。攘夷也。而夏亦賴以安。靈之救陳。安夏也。而夷亦因以

攘皆能修主盟之職者

侵崇 伐晉 晉狄伐

伯主啓慶而資夷報之。失職甚矣。

晉狄伐 盟蒲

啓怨而資夷報之。啓貳而恃信要之。皆經所議也。

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乃復會戎狄伐之。云云。既不知

反求。悼信明義。以補前愆。又欲要質鬼神以禦之。云云。

晉狄伐 晉伐鮮虞 視其殘虐其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云云。

春秋嚴大防。于資夷效夷兩示奪焉。

晉狄伐 執戎蠻 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麟旨明微

以伯國而資夷媚夷。有媿先業矣。

○滅舒蓼

經志外橫。為中國慮也。

將為中國憂。正與何與相昭。大抵常人狃安目前。以為夷狄穴鬪。智同處堂。聖人獨見。為必不可忽。當日楚勢漸張。已有其局。不徒有其焰。疆字及字。盟字大可描寫。蓼是舒之別種。楚以羣舒之叛。疆其地。遂因此及滑。汭東方。腹內地。而亦及之。便有縣鄙山左。意至以收復東土者。反而盟吳越。吳越控引淮海。幾與楚而三。而亦受軟。則且幾分東南半壁矣。看來何等可憂。文須透發楚勢。而經世之意自在。不可鑿空。



舒蓼 會宋

春秋重經世外，強示其謀，內弱示其略。

庸主畫目前之計，非以為為不必憂，則以為為不可濟。盛王圖百年之安，敵方強則未然之戶牖可飭，敵既強即已然之捷伐可施。聖人見世之不可為，都坐輕虜，虜之病故于兩役有深慮焉。○上是中國方以為無事而聖人遂知其為中國憂而不可忽，下是天下皆以為不可為而聖人毅然以為轉衰為盛必有其由。

楚師伐陳 取成而還

與國背伯而從夷，昧義之罪見矣。

寄會扈傳惟楚之即作，要本主盟恤患來斷，他非義兼前日與後。

麟旨明徵

日序成不至，俱在內。

九如齊至蔑如京

經表慢王者，深致意于君臣之際也。

再朝自平日言當與一聘相提起，春朝夏聘是臨時緩急厚薄之不同，朝自是君聘自是臣，不必又將君臣朝聘分析須錯落點過。重聘觀之禮廢一段意，不必于敬慢懸絕處多贅。○何以為君臣位失，先王眾建諸侯分之千八百國，獨有朝聘一節存個體統，辨別君臣位置，不然非五年一朝，三年一聘，則且各據一方無以明其為君臣，豈復有君臣之位，自是諸侯行惡而背畔侵凌，有何紀極特書王正月以表之，聖人深意在此，非獨為一魯志得失也。

春王正月如齊至

春秋特表慢王之罪，意有獨至矣。

須在歲首朝齊，斷其慢王，見奉周正，則倍當動朝宗之想，奈何僅知有齊，且在再朝之後也。公其奉誰正朔哉。文中須從此著緊，後仍重末段發。

如京

即內臣修理于王室，慢可知矣。幾一字須玩無書法

如齊至 四 如齊至 五 春王正月如齊至 九 蔑如京

攷疏數之節比事而知其慢王矣。

主宣公享國至深罪之也一段，只重一聘三朝相形，收每行必至。

麟旨明徵

何其數至自齊，不聞至自周也，不可涉上傳危意。

春王正月如齊至 春王正月公在楚

春秋尊王存君，皆于歲首致意焉。春王正月兩邊都發發揮

會扈伐陳

經紀微會討貳之迹，而子奪分矣。

玩傳先引左起，以則知二字總承，云與晉罪陳之詞，這便是個總案。會于扈一段就待字看出，晉之有禮而陳之罪終未明，故再抽發之，可見唯陳非義，益見晉之有禮，不是二層宜以待字統給混作。見陳之昔晉在晉未伐之先，晉之討陳在會而不至之後，則以此論晉而晉之情可知已，以此論陳而陳之情亦可知已，即楚就

今日不會說，倘待而即來，顯見平楚，只紆禍目前，唯甘心不至。所以可罪。何怪諸侯有同忿也。截作大分，俱不妙。

會扈

伯兵講于招携，近于禮矣。

待之而不遽加兵，便有責已厚，責人薄之意。與遽伐者不同。故曰有禮。幾字亦要發。

林父伐

諸侯輯于討貳，與國之昧義昭矣。

書林父帥師，不是正書法，可起不可收。衆輯亦不必多講。有主然後林父句，生子晉者，勿從，非義根。主盟恤患來，須透發，惟陳不義。

麟旨明微

宣公

三

若此，宜諸侯之睚就晉而甘心陳也。

新城 盾救陳 楚師伐陳 取成 會扈伐陳

原伯義必不可背，而與國可討矣。

上二比側遞講，中巧點于晉，轉到陳上。即楚有二層，然前之不仗信，以待猶可諒也。今不悔禍而卒迷不返，是一意南轅，何怪人心有同忿耶。

新城 救陳

即伯國主盟恤患之迹，知其不可背矣。

味又字當串說。晉主夏盟有兩意，曰主則非不在諸侯者，曰夏縱使鞭長不及，猶當辨夷夏二字。況救陳之恩，更不忍背，又不必。

伐陳 韓厥伐鄭 襄元

經筆削討恤之兵，昧義之罪著矣。

晉主盟救陳之德不可背，書林父帥師，楚蠻夷集矢之德不足念，不書于辛之救。

新城 盾救 戍陳 會鄆

兩按伯義之不可背，知背伯之罪矣。 脫比陳 逃傳

宋圍滕

大國乘變虐小，不仁甚矣。

重伐喪上，伐喪即是虐小，矜哀弔恤，皆指伐喪言。動大衆將大夫，將來人作不仁料子，方融。乘勝之喪，亦即乘晉之喪，晉政不競。

麟旨明微

宣公

三

而諸侯自相侵伐，貶宋亦以譏晉也。大結可見之。

伐鄭缺救

經舉重以惡外暴，于錄伯救可推也。

歷按春秋書法，或與或不與，褒貶只在一字。如楚兵頻年加鄭，九年之伐，回視四年之役，書法雖猶之書子，而褒貶自異。此行寔因重兵示貶，何以知之。以爵楚知之，何以知爵楚之反為貶楚。以錄救知之，攻與郵原不兩是救者善，則伐者惡矣。然則爵楚者楚之兵案乎。書救者，即楚之罪案乎。全在書法辨駁上挑剔。

缺救

觀經紀恤患之師，知爵外之非與矣。

全要體非與之之意見若以爵為與詞便不該錄救矣。只如此辨。制玲瓏。非子晉亦不可寔罪楚。玩則知字此以學者體釋聖人意。出。若云聖人錄救以致罪楚。便隔一綫。

楚人侵三楚子伐四楚人伐五楚子伐九

春秋屢紀外兵加貳。獨甚重兵之罪焉。

以上三股。炤傳遞過。重本比。未復以數比形斷。收本股書法。

楚人侵三楚子伐四

春秋子奪外兵。存防正分之義見矣。

稱人稱子。所為一字為褒貶也。夷狄于中國。苟非大義所關。自有大防之當謹。須看楚人為是與楚師至焉。字樣總起。中分總收。聖

麟旨明徵

宣公

三

人謹辨治黨之意。

楚人侵 楚人伐

兩黜外兵。以其掠夏與釋賊也。

鄭反正。楚不當侵。鄭弑君。楚不能討。上謹辨下治黨。分後宜總發。

楚人侵三楚子伐九

春秋兩惡外兵。虛貳。謹華夷之辨也。

楚子伐四楚人伐五

觀所以爵外黜外者。無非討賊意也。子奪字未安。不可泥傳字。

此題只以治亂賊之黨一句為主。與師動眾云云。總縮二役。聖人何嘗真子楚。亦何嘗真望楚。而及其後。纔覺失望。但始以傷中國

而爵之。繼以不能討而人之。總是惓惓討賊意。

楚人伐五楚子伐九

春秋兩惡外兵。正倫謹防之意也。

二股同是猾夏。說得上比服鄭為事意。透下比不消饒舌。書人舉重。論理總是謹辨。但上自不能討言。故貼治黨。下自重兵。陵鄭言。故貼謹辨。眼目覺更好耳。

晉侯伐衛公伐邾等楚子伐

經惡外兵。援舉重之例以著惡焉。

引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非重君之說也。師莫重于君。自將。自將。則兵重可知。不必更紀師矣。正起下書楚子之為重兵。

麟旨明徵

宣公

三

非有二例也。倒作

楚人侵 楚子伐救

貳國反正。春秋著外暴以予之外。夷凌夏。春秋錄內救以罪之。

既添缺救。主比作

伐鄭缺救 伐鄭書救

春秋兩惡外夷。虛貳。均錄救以示意焉。

伐鄭缺救 伐陳衛救

經惡重兵。非表者。皆托救以著罪焉。

伐鄭缺救 虎牢貞救

錄救以彰猾夏。錄救以顯逼貳。

改治 傳 觀魚借伯 下陽百里 及荀息死夷儀 晏子生

歷觀大夫處亂，嘿與生未必非也。

不可說壞，倍伯苟息，但語意側重當嘿。當生上謂時當可嘿，可生則嘿與生亦自無妨耳。非必語者死者之盡是也。若必謂語不如嘿，死不如生，則畏事苟全者，有所口寔矣。

下陽 敗殺 敗箕 彭衙

此卽上題，但每邊就一人身上說。奚不諫虞公貪璧馬，而諫秦千里襲人，譚不死于敗箕，立續簡伯之日，而死于彭衙，馳秦師之時。

哀奔 宣卽位易嬰如晉全俱係叔

兩觀處亂之臣，而徇難者愧矣。

麟旨明微

宣公

三九

從洩治上看出，須體傳意。若異姓如子哀云云，不可板板如合。不義宋公而出，異姓之處亂也。織屨力食而不仕，貴戚之處亂也。上以意諸子邛伴說，引微子証，下以叔季伴講，引夷齊証。

哀奔 卽位 宋楚平 袁婁

處難之智，紆難之忠，亦可為徇亂誤國者律矣。

如齊至加歸濟

略詞以紀事大，益知謹分之意焉。

傳全，以此形上比，但宜先講歸田事，而後及謹分意。若將九年事講在前，便是做傳題矣。志其至非書法，只問起不書月耳。

如齊至九如齊至

辨所以紀事大者，得謹分之意矣。

總叙問起，相形發歸重謹分意。上比書王正月以表之，只承君如齊臣如周一意，勿以先後疏數混入。

歸我濟西

經紀大國歸地，深著成惡之罪焉。

魯宣弒逆，自平州列會來，成惡久矣。何待今日，但恃賂求安，此猶一日未還本封，卽罪案一日猶新。宣公心上，未能貼然無虞。到今日兩下交深，至并納賂之迹而掃之，是齊不假於田而歡然莫逆，魯亦不假於田而恃以無恐。特書我以舉寫其相親愛惠遺之意。卽遂如傳者，其始終成就弒逆之謀意也。

麟旨明微

宣公

早

取濟西 歸濟西

卽大國取地歸地之迹，成惡之罪彰矣。

要見取也是助宣，歸也是助宣。總見始終成惡意，渾渾發發，纔覺上比不閑。

歸濟西 歸謹爾

春秋兩紀歸地，獨狀夫成惡者之意焉。

下比只借來形我字書法，重本比作。周旨主合，欠當。

崔氏奔

參于舉氏之旨，則宗強之說得矣。

于此舉氏，此字要體，此距拊楹之變。五十餘禡奔者，未必是杼，但

杆之惡則因宗強得以遂其逆節耳。○崔氏之宗因寵而強者也。今日見逐而奔，人都忽過以為一亡臣耳。獨聖人早見于此，因其宗強，已知其必返，必有逆節做出來。見今日舉族而行，他日必舉族而入其間，內助外援，自是必然時勢。雖登臺之請未見，而逼上之嫌已造端于此。故書氏以為戒。○辨之早，就書法辨出一個強宗，從聖人意轉到欲人君預防上，則可時講竟就人君說，非是。

○滕朝 穀鄧 圍新城 圍緡

事有同異，未可以詞泥也。

見詞所宜異，則以筆削示訓，不以詞異而掩其事之同。詞所宜同，則以一例垂教，不以詞同而紊其事之異。俱重詞一邊，文末略重。

麟前明徵

宣公

聖

詞同，方于本傳關合要發一視之，則泥而不通意，都就看經者見。聖筆之妙，不可說聖人故如此，亦勿拘拘講事迹，恐類于合。

荆伐鄭 楚人伐鄭 元 楚子伐鄭 四 楚子伐 九 同

四國伐鄭 邾鄭伐 會襄伐 棊林伐同

召陵 葵丘 袁婁 平丘同

求疇 崔氏

經以氏稱強臣者，所以辨宗強而非譏世官也。

武氏疇 楚子伐 九 崔氏 楚子伐 十

經有不妨同詞者，以事與意自異也。上易圍新城 圍緡即同上題

比十年伐鄭傳，詞同而意異句，事與意有別，事乃事定，意則或同。

事而不同意也。事就本人言，意就聖人書法言。二邊都要見，不妨同詞意。讀經者當自得之。

如齊五月至

經詳望國事大，甚慢王之罪也。聖人之情，即謹嚴君臣名分之惜，看得魯宣心上，只知有齊，因今日急急奔齊喪，追咎他前日不奔匡王之喪，殊為厚齊薄周，無顧忌之極，所以煩詞以甚其罪。

宋師伐滕

經貶大國虐小，討賊之意殷矣。

弑逆橫行，聖人誅討之意甚切。宋大國，爵上公，伯主餘業，傳不以

麟前明徵

宣公

聖

討賊之任責他，却以討賊之力責他。用大眾，正應力非不足，句稱師與別處譏用衆不同，見既有此師，力非不足，何不用之討賊，而用之此也。闕德虛說，勿指宋鮑弑逆，明滕無罪，正見當矜恤，但插入講中，不重。

圍滕 伐滕

兩觀大國虐小，見仁義之胥失矣。

不恤滕昭之喪，不仁，不討微舒之罪，不義，虐小意各參帶。

伐滕 伐邾取繹

經責內外虐小，重討賊也。

大國上公貴卿大眾，是兩邊的對都見，兵威赫奕，正可施殘執之。

刑意

圍緝 伐滕

繼伯業而躡安撫之義可罪繼伯業而失討誅之宜可譏

聶北 伐滕

力有餘而不勇于恤患可罪力有餘而不勇于討罪可譏

公孫歸父如齊

望國慢王于貴卿之事大可參觀也

以定位歸田翻斷魯罪貴而有寵句重看正與如齊五月至傳使

微者對炤收比事○先王之制士弔大夫葬親往奔喪又使貴卿

會葬卑屈甚矣讀之令人赧顏

麟音明徵

宣公

聖

四國伐鄭

伯國以力爭貳無以愈于夷矣

振頓綱常以大義求諸侯此駕服第一策自是貴楚輕罪在晉以

後書晉楚之事總是此意大意則以正倫為大不然春秋且以此

責宋責魯而取釋傳所云稱人以著其罪又說不去矣況辰陵後

聖人倦倦在此近謂主此則添足似未然○德字須勿說泛

四國伐

力爭 楚子伐 九辰陵 俱責 敗邲 晉侯伐 罪在 音

經詳內外力爭獨重伯國之罪焉

以伐鄭另講一段後雖分晉楚却重晉須流水散作不必逐股尋

書法○合觀之只是責晉所以然者晉不務以德鎮撫且率三國

爭鄭以討逆遺楚使楚挾仗義之名以風示天下晉伯自是愈衰矣

四國伐 楚子伐

兩紀內外爭貳而獨甚伯責焉

如單勿分兩截看渾說不可以士會之救亦為力爭○要知稱人

貶晉也爵楚亦貶晉也

楚子伐 九 四國伐 楚子伐 十

春秋三紀爭貳獨重競力之罪焉

九年伐比舊主及楚平從于強令但此時卻缺救鄭鄭未從楚從

楚在今日將來影居大國之間第云九年伐鄭之後鄭及楚平便

麟音明徵

宣公

聖

無破○從楚本非得已晉不能申明大義以德鎮撫而力爭之夫

晉伯且然則楚之來第夷狄嘗態何足怪哉故輕責楚而獨罪晉

四國伐 楚子伐 晉侯伐

經惡伯主爭貳因獨專其責焉

此與前六股題大略全重本股以下二比緊承之不可一頭兩脚

怨楚正所以罪晉不宜分屬

季子聘

觀龍內之禮王靈亦不振矣王季子來應母命句

伐邲取釋

經罪內兵虐小急誅討也

邦域附庸正對亂臣賊子看以此相昭執緩執急貴卿大衆不以討罪而以虐小慎亦甚矣文須本此形容慎字透切盜字有味試與奉天討罪參炤何等猥鄙○首尾須透發聖人汲汲誅討意

四國伐鄭 伐邾取繹

經罪內外得已之兵無非急誅討也

以聖人惓惓討賊發意起而以陳罪提明中略分天子不能則方伯方伯不能則四鄰鄭居大國之間邾在邦域之中可點入上邊不必炤德方字

行父如歸父如

楮大之徒勤自貽其誑者也

麟旨明微

宣公

星

以亟行繼往為案以不知為國以禮為斷貪于取邑一段又抽出言之非另一意也禮字只活看免討雖兼取邑弑君宜以篡弑為主取邾串入說蓋免弑君之討是魯君臣本意只因又有取釋一事故不敢寄二命于行父耳總之俯念乎得國者何因則與援在望自不得不送往而事居而又借端于侵小焉得不畏文中須極其摹寫

行父如

望國初聘于大味禮之罪見矣

冬歸父如齊

加取釋全

即繼往之情知不勝于理矣

禮即是理理曲正從味禮來蓋齊雖暱魯而嘗操其罪為重輕斯則取邑又添出一番罪案來故行父雖聘仍不得不畏而繼行且仍脫不得味禮意君臣兼責蓋伐邾非歸父自為之也

歸父如齊 冬歸父如齊 慢王虐小比

國佐聘

大國忘親而脩禮守身之本失矣

速葬是已前事重未踰年而以君命遣使上○仁親即守身之本非二意

楚子伐鄭

以削救參直詞則知聖人致責之意矣

麟旨明微

宣公

吳

春秋子奪深意原可參觀而得故屬詞比事有即經便可解經者亦有參傳更可證經者晉伯一向競力故此伐却無罪楚意稱爵者直詞也不然宜錄晉救矣正見不參觀于傳無以知有類非之師不參觀于士會之救無以知今日之削為直詞之案作文只宜在意不以楚為罪上隱隱映出責晉意來將削救証之方妙不可呆說責晉須將意字知字尋味一番自有無限光景○只以辨體行文切無滯寔

行文切無滯寔

伐鄭缺救 楚子伐

兩爵外而致責異于其筆削伯救可推矣

以聖人詞同意異發起而以楚兩稱爵辨問然後分疏責楚責晉

以書救證之。全要相形發比事以觀意勿像合。○或以上從歸生已斃，鄭難已寧說來，下從微舒發難，陳罪布聞說來，不然同一伐鄭，致責何異，但勘題則核作文不可如此犯寔從書法辨發為起。

楚子伐鄭九 楚子伐鄭十  
春秋兩爵外夷詞同而意異焉。

只收稱字要見詞同意異，一救于文末總證一句不可分證周主倒傳，然不若小分總發為妙。

缺救 伐鄭十  
春秋筆削伯救而致責內外之意可推矣。

從書救削救上辨到責楚責晉須與前通有別。  
麟旨明微宣公

楚子伐十 樂書伐子重 救  
兩削救兵為競力趨利者戒也。

楚子伐制士會 伐鄭次鄭 之救制于辛  
不錄內外救兵顯爭貳從夷之罪也。

楚子伐 貞救鄭  
經責競力而罪逼貳于筆削救兵可推已。

辰陵  
經恕從夷嚴討賊之義也。

能謀指入陳言此會未見謀討陳只因楚後來能討故不貶從之者非于陳鄭也。○前曰大法後曰聖人汲汲須從聖人意上發經

之大法至居也一段是恕陳鄭之案須發透蓋無楚則紀綱以裂環中國皆夷此日之世界直人禽所攸分聖人所以汲汲常尋大議論無徒閑閑說箇傷中國。

辰陵 伐莒 橫函 入陳  
經恕貳國從夷以舉義在外也。

如單發意以下三比從中為案不可以辰陵作一段下三比作一段傳中兩方字要玩正以二比對辰陵講收無貶書法。

辰陵 伐莒 橫函  
從夷可恕以中國之廢義也。

辰陵 入陳  
麟旨明微宣公

經恕從夷惟其卒能舉義也。  
侵陳宋 辰陵

經紀從夷有正其不義者有與其為義者。既無補于君臣之義則不得紊我夷夏之防既有關於君臣之義則無計其蠻夷之類。

辰陵 圍鄭  
聖人重謀義即從夷猾夏可恕也。

一以其後之能討一以其前之能討。

楚子伐鄭四 辰陵  
經重討賊故致意于從夷虐貳者焉。



上非子猶夏也。歸生未討而楚師至，下非子從夷也。微舒未討而楚能謀之，俱要見汲汲討賊意，不可竟以舉義謀義講。

伐莒 橫函

經重討賊，深惡兵好之偵者焉。

此題將詳略字紛紛別求意義，似不可解。傳以詳略字承皆外詞也。來足知僅就書法講，止書會狄便是略詞，必書某侯某伯便是詳詞。傳以此開端講起，不過發明偵字見不能討中國之亂，而會所當外之狄，有其緊要就此見其偵耳。何必以外狄另作一意，亦何必因詳略字入中寔講多扭。至伐莒亦總云偵者，又以伐莒小事見不應釋討賊大義而徒事于此。却于內中國云云意無于若。

麟旨明微

宣公

聖

書法只總收直書其事便了，更不可涉上外夷矣。

伐莒

望國合兵以虐小，昧討賊之義矣。

莒恃晉不事齊，故齊伐之，似宜主齊。然傳明云魯方會齊云云，只責魯為是，或以齊恨其不事已，魯恨其不平，平責終非傳意。

橫函

伯主縱內亂而交外，經所貶也。善破用略內亂字可笑。

據舊看詳略字，是謂中國有亂，本當加意，反略之，求成于狄，本不必加意，反詳之，是通首將詳略作正註矣。甚覺穿鑿，曾辨于全單。

會戎 會狄 會吳

春秋屢致外夷之詞，峻大防也。

只從會戎會狄會吳不繫序上發聖人嚴防之意，中有純夷變夷兩樣，然亦不必過于分別。三段輕叙過，總發意為妙。近謂治以不治，方得略他本旨，皆添足也。○書法是殊會見聖人之法，不與夷狄會同。○或主例本比，不必。

石門 橫函

經紀盟會而詳略其詞，內夏外夷之心也。稱爵舉號。

入陳

經重傷中國喪義，故曲于夫外夷焉。

楚莊當時只貪滅陳，那些個存亡興滅的念頭，故傳心要典，正傳

麟旨明微

宣公

卒

其利陳之心也。特無如蹊田為笑，所以將陳復封，而又鄉取一人，納其亂臣，直是盜跖之義耳。罪豈可滅，但聖人見當時中國曾無一人舉義，而楚能討之，所以略其利陳之心，而予其討賊之功。特減取陳而書入，全是不得已之意。蓋重傷中國之情也。言書入不可謂非貶，然以取陳而止書入，則雖曰子之可矣。味一雖字有無限扼腕意，非寔寔褒美也。傳中有幾層辨難，須以聖意凌駕發之，其歸束處，則不妨挽入未滅耳。義利功過字要參辨。

入陳 納寧行

外夷貪利而獎亂，經以正倫怒焉。

全單主或曰以下一段，見莊本意貪曠，雖復封似改過，然鄉取一

人而又納其亂臣，則是云云。獨微舒一節，出于中國之所不能，不得已而予之耳。

入陳 宋伐邾 不齊取邾

正倫扶弱之善，皆不苛其貪也。

上重功字，下重意字。

入陳 柏舉

兩子外夷仗義而貪，偽不計矣。

楚夷也，即掩賊藏奸何足怪，乃能謀陳而問宮官，即夏州之取，惟

利是視，而可以貪計乎？吳夷也，即保利棄義何足怪，乃能恤蔡而

解倒懸，即宰詬之謀，其心未誠，而可以偽計乎？

麟青明徵 宣公

入陳 入郢

經于外夷，不以過廢功，不以善掩惡。

先書殺，後書入，于一念義利之間，而有分別。聖人傳心之要，不于

此可想乎？前書爵，後舉號，于一人善惡之中，而各因其事。聖人至

公之心，不于此可見乎。

入陳 圍蔡

討罪復仇之心，其食暴可恕矣。

入陳 吳救陳

外夷討罪恤患，經皆致傷內之意焉。

納寧行父

外夷獎致亂之臣，春秋所不與也。

春秋亦只不與其納，道他做得不盡善，不可盡情貶倒，為楚莊者

一段，正是為他畫策處，見當日能如此，庶幾存亡興滅之義也，惜

莊不能云云，恐終為陳之毒耳。

楚子圍鄭

經重大倫，故特減憑夏之罪焉。

須將憑陵之惡形容得極大，纔透得重倫意出，上無天王一段最

重，只為世都不能討賊，故聖人追念其功，為他斡旋一番，正是取

大略小處，楚罪本不小，只以君臣大倫較之耳，雖如猶從于以見

七字，最宜挑撥，退師意不用。

麟青明徵 宣公

戰郎 圍緡 入曹 滅江

紀用兵而各舉其重者，蓋其例也。

將入矣，而且書圍問起，叫明非例，隨將戰伐圍入虛虛總論比較

一番，然後把諸比題面叙次，各就事發出，所以不言戰伐圍入之

意，末復繳明本傳。○入陳圍鄭，固是從輕典，戰不言伐四句，初不

是重典，乃舉其重者也。○文中雖泛說例，亦見無節可取，故不減

重從輕得此，方于本題敲擊有情。

入陳 圍鄭

經兩減猶夏之罪，重正倫也。

予楚只在討陳一事，宜總發略同單格，起處須以二罪揚起，發上

無天王云云一段意復封退師略點亦可不然。是實滅寔入矣。聖人安得未滅之。○入陳已滅書。入今其憑陵。又滅書。何爲悉如此。故下應之以雖如云云。全要得此意。方醒得聖人深情出。

圍鄭 入郢

經紀外兵功過各不相掩也。

入陳 圍鄭 伐郟 黃池

經于外夷因正倫而終恕之。因情分而終黜之。

雖如楚子云云。猶滅之後雖強大亦曰子。都重君臣上論。○兩邊俱就書法上講纔是。

○戰郟

麟書明微

宣公

五三

經于伯兵之躬獨專主將之罪焉。

總非觀。一。意。知。難。冒。進。正。不。知。觀。而。動。非。二。意。也。○當時楚以討賊矯晉之短。義既不敵。況楚又已退師。則晉自不得以救鄭爲名。而與楚戰。卽有先穀獨濟。林父自家也。曉得晉非楚敵。豈不可按法治他。奈何知難而冒進。以貽敗哉。故外釋咎于楚。內不分責于六卿。而以林父主此戰。○知字信字。是兵家要訣。

入陳 圍鄭 戰郟 書救 偏陽

參前後而按。冒進將道有專責矣。

昭傳以首二比引起失觀。而以樂書偏陽于後。昭斷作法大略全單。○加戰泓 城濮。只用引起書法。春秋紀兵受伐者爲主。楚

成救鄭則書宋及楚戰。子玉救衛則主晉及楚戰。今乃以晉主之云云。

入陳 圍鄭 戰郟

伯臣失觀。而進兵。經所罪也。

上二比宜軒。輕點。蓋圍鄭與戰郟事相連也。主上截傳。不必涉將權意。以本比書及問起。卽以入陳圍鄭點入。見欲敵楚。則楚有討賊之義。抑欲救鄭。則子良質師叔盟。鄭圍已解矣。有何彙可乘。而與楚戰也。收釋楚不貶。而以晉主書法。

入陳 圍鄭 書救 偏陽

外夷無彙可乘。當爲二臣之專制矣。

麟書明微

宣公

五四

進討以義退盟以禮。不可敵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不可撓也。此題脫却本股。極難成片段。須錯綜點用。分做愈不相關。

戰郟 書救 偏陽

經嚴主將之責。以將權論也。

從按郟之役一段論起。而以書楚引証在前。遂還遂下。兩遂字見得將權甚重。諸帥又皆信然句。又見得獨一先穀欲濟。與八人二帥反昭。乃林父有其權。而不能制其屬。安所分罪乎。

書救 偏陽

觀二臣制兵之進退。可以識將權矣。

以林父起。○尊無二上。定于一也。見將權一而不分。與分惡分字。

對炤只見仗鉞臨戎。權得專制。屬莫敢違意。非謂其得專制而子之也。欲戰八人。班師二將。須着眼。正與諸帥信然。獨先殺一人。欲濟相炤。文須影着。

戰邲 吳伐我

春秋兩紀用兵。獨重將相之責焉。

兩傳各有的對。炤出智罃元佐。

○宋楚平 袁婁 書救 偏陽

觀將相之得道者。而二臣愧矣。

只宜發意。不必多用贊詞。上重國德。炤出未及。虧下重難制。炤出

信然其策。方痛切得旨。

麟旨明徵

宜公

五五

戰邲 新築

春秋兩責主將。示觀釁息爭之道也。

晉師救鄭。而以晉主此戰。何也。昔歲入陳。今茲救鄭。楚釁無可乘

矣。乃林父從獻于分惡之言。卒致掬指宵濟之羞。齊師侵虐。而以

衛主此戰。何也。斷道之盟。于滅之伐。齊怨亦既報矣。乃良夫違石

稷還師之言。卒致山縣繁纒之假。

戰邲 鄆陵 非觀釁之道。非持勝之道。隨武于范文子。

河曲 書救 偏陽 伐秦

經屢紀兵。而任將為將之道見矣。

總以戰邲起。上以趙穿樂麇之誤。形責晉景用先穀。下以樂書荀

營之權。形責林父。縱先穀。

滅蕭

經于外夷。覆小深罪。其志之盈焉。

當以不仁作事迹。于志盈上寫出強伯。故態不必死死斷罪。書法

只是一書滅。連後得書也在內。不能以禮制心。在不仁先一層。故

不能以禮制心。至於驕溢。乃不仁病根。而假處則又驕溢病根。當

以遠歸作主。其驕溢正其志盈處。不仁乃其所必至者。楚莊到此

露出本相。謂其不善居功。非傳本意。傳中傳心字。正與制心。心字

相應。

入陳 圍鄭 滅蕭

麟旨明徵

宜公

五五

經不盡滅夫外罪。以假仁之不終也。

從傳前段搭。既云假。則前二事不得認真說。蓋聖人志在大倫。借

滅楚以見意。所以前此寬一步。待他滅滅書入。滅入書圍。其定假

安有終日者。夾到底底是夾。至此刻一步。待他本潰而直以滅書也。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外夷乘勝而矜威。經所罪也。

以蕭既滅亡。必無赴告問起。見不能以禮制心。至于驕溢。此是定

事。而結束喫緊處。則在不能久假遠歸上。故傳總項之曰。史外傳

心之典。此係後段傳搭。近主全傳題未妥。

楚丘 建國 踐土 親侯 廬吳歸 典繼

知封建與繼之義，而覆小之罪可定矣。

只借事發先王立政，所以封建，仲尼作經，所以與繼意。曰政曰法，俱屬虛論，不可責桓文與楚。股中要見，但有親建之政，斷無有覆亡之政。但有與繼之法，斷無有滅絕之法。刺着本題，而以此四比隱隱做不仁的律令，纔妙。○不得此竅，題無着落。

滅蕭 會蜀

春秋欲人以禮制心，故于外暴內辱致意焉。

二傳俱有以禮制心，及史外傳心之要典句，上重驕字，下重忿字。

清丘

列卿協懼外之信，失謀甚矣。

麟有明微

宣公

五七

須重發楚勢，乃直破其謀之無益。傳中斷字要發，是僥倖于必不可為之事，以致于敗壞如此。故曰謀之不臧，人列卿，即所以人諸侯也。辨書同之意，不重，先穀主盟，不過任人一驗耳。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經于列國渝信之好，特譏其失謀焉。

以書同辨起，將下二比渝盟之故，不待貶說過。宋伐陳而衛以同盟赴援，討貳謂何。楚伐宋而晉又坐視不救，恤病謂何。倒下失謀如單作。

伐陳救 伐宋 此比不救主小註  
茂 宿 伐邾 伐宋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清丘

辨經之非惡失信而知惡在失謀也。

以書同問起，昭傳一直說，見春秋惡盟，自茂宿不信，所從來矣。泥清丘之約，曰恤病討貳，乃宋伐陳而衛救，討貳之謂何。楚伐宋而晉不救，恤病之謂何。此其反覆，固不待貶而見者，亦曰惡失謀耳。然後將入陳四比入楚勢同單作，收稱人。

去茂宿伐邾伐宋同，末二比仍先提過。

去伐陳救伐宋亦同，但不用反覆上段。

去入陳圍鄭戰邲滅蕭亦同，但楚勢虛叙。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清丘

伯主當外橫而斬以盟禦之，失謀甚矣。

麟有明微

宣公

五八

○清丘 盟蜀 講懼外交外之信，經皆歸罪于諸侯焉。

清丘 雜澤

兩紀伯信，均譏其失謀焉。

上以惡反覆辨起，下以王臣預盟辨起。

邲敗 清丘

觀主盟之非人，伯國所任可知矣。

卽原穀違命喪師一人，以繫其所用者。又卽用人一節，以繫其所修明者。故文中要說到政事上去。○任原穀，正與任仁賢相照，不任仁賢，則政事可知，須串說。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春秋直紀淪盟深譏其失謀焉

去救陳主戰邲伐宋合 加圍宋主滅蕭圍宋合

清丘 會平丘

懼外而要內皆失自治之策也

晉自戰邲來我寔不德微怨于楚武子已憂荆尸之橫矣晉自石  
言後宮室崇侈怨讎竝作于野預知諸侯之叛矣上任仁賢修政  
事下以德修政以禮格心

清丘 伐宋

經紀兵信者失謀失策之罪焉

麟有明徵

宣公

夷

以諸侯當楚則勢猶強處強者云云而諸侯且以要盟為迂謀故  
不戰而氣自索以宋當楚則勢已弱處弱者云云而宋竟以用武  
為釁端故一動而國幾亡

加伐陳全不可加救陳加救陳則此傳傳題矣

伐陳救

大國昧義而滋亂經托救以著罪焉

重講昧義而以失謀意帶一聯于後入手亦須將二意錯落總點  
起突于後講出不免割截之弊收假救書法起處亦要辨起方有  
勢非義以道理言失謀以時勢言楚非有討賊之義與復封之  
何至以腹心堅楚而失謀意亦就此討出故德楚不貳句要體○

去救陳全但無書法

救陳

經假淪盟者以救名意在貴大國也

衛之救陳自踐先君之約未必有激于宋之不義但聖人則欲借  
此以形宋耳

加清丘同但說叛盟較詳耳 再加伐陳則圍宋傳矣

入陳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圍宋

大國非義啓患經托詞以著罪焉

以叛盟難起見攷清丘之約曰討貳也則宋正以討貳伐陳乃同  
盟如衛竟奸宋而救陳何反以救書耶曰此以顯伐宋之非也以

麟有明徵

宣公

六年

後全單仍收錄救書法

去清丘全 再去圍宋亦全 若去入陳即圍宋傳

入陳 清丘 伐陳救

經原大國非義特假淪信者以致責焉

以衛叛盟得書救問起然後原入陳以斷伐陳之罪而收救書法  
此係前段傳搭主陳有弑君至可恤也一段不必扯失謀意

入陳 伐陳救

原與國從外之情而討之非義矣

只重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不省德不省其不能討陳也復封意  
輕去救比同但不收書法

伐陳加救伐宋 圍宋

大國用兵以貽患疎于謀者也。

只主謀國失圖下段傳不必扯非義意但味傳且字亦須略根來。

伐陳救 伐宋

大國失謀以貽患經托詞以者罪焉。

只從伐陳傳為是大約如單伐宋只作失謀獨收假救一書法觀

其以救書頂在謀國失圖之下可見或主兩托詞以罪宋未妥。

○救陳 伐宋

托辭以罪失義托詞以罪失謀。

因容見主皆本伐陳斷罪總叙開作叛盟者亦得借名于救為仇

麟旨明微

宣公

空

者亦得聲言于伐總是宋不是故二者統借來為罪宋之案蓋救

之是則伐之非不然衛之叛盟何以書救伐者是則見伐者非不

然楚之凌夏何以書爵○有主傳者勿從。

伐陳救 伐鄭壬夫侵削于辛之救

經于討貳從夷者筆削救兵以著罪焉。

陳感復封鄭感集矢皆德楚不貳甚整。

楚于伐宋

外兵有詞由挑之者急也。

將以脅宋句最重與有詞于伐相呼應當時既以脅宋有詞則伐

即無詞亦必終伐然以楚莊之點陳鄭間猶且浪竊美名若使無

詞或猶徘徊觀望欲伐而無名即不然亦有竊發而已又何必鼓  
行宋郊冒伐之一字而至故傳中待字甚緊要正與急字相照宋  
只宜待不宜激如恤民固本云云正待之之策即不伐陳猶不為  
得策也急于伐陳則楚喜其有詞而來矣。

滅蕭 清丘 伐陳 伐宋

大國待敵非策經爵外以見罪焉。

不可以外橫內懼竝提只原起不可犯耳因滅蕭而同盟見如此

懼楚楚勢強盛但宜得策以待若何不能待而急于伐陳也○傳

中無救陳比不可搭。

滅蕭 清丘 伐陳

麟旨明微

宣公

空

大國當強挑患失待夷之策矣。

大意同上仍要透有詞意但不繳書法。

伐陳 伐宋

大國失策以召患經托爵外以見貶焉。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清丘 伐陳 伐宋

春秋紀事有罪伯臣失觀學之道者有罪大國失謀國之策者。

以滅蕭清丘諸侯懼而同盟對入陳圍鄭以伐陳對戰邲以伐宋

對師敗○有主為諸侯計云云為宋人計云云合與清丘伐宋二

比同者不免將滅蕭清丘比牽上帶下不如主此

河曲 戰邲 十三國伐秦

伯兵之師在任將兩比事而可知矣。

重任將上，以使先毅佐林父青晉景，以戰必爲主，而以二比相形，見親信雖異趙穿，剛復寔全樂驥，奈何悞于任毅，收殺先毅書法。

河曲 靈 伐秦 悼

兩觀伯兵無功，皆以任將非道也。

親信間之，剛復參之，士會且知有寵而好，好勇而狂矣，士鞅且知汰虐已甚，其將先亡矣，入瑕之役，其誰貽之，遷延之役，其誰咎哉。

衛人伐晉 衛人救陳

兩觀與國抗伯，用人者之失見矣。

兩犯盟主，皆孔達之爲，其失皆由于用人，上盟于垂隴以討衛，下

麟青明徵

以衛之救陳而致討，上責衛成，下責衛穆，收不去官書法。

游敗 救陳

春秋重將相之選，兩因事而致責焉。

獨濟而喪師者，殺也，任毅而使之獨濟者，誰，毀信而于晉者，達也，任達而使之失信者，誰，上責晉景，下責衛穆，○須于將相上求意。

義泥題多講事迹，亦不妙。

晉侯伐鄭

兵以報怨舉，直紀之而見矣。

須在比事直書四字上模擬，試以左氏爲案，不過曰鄭故也，既爲鄭故，便知其爲報怨，既是報怨，則得失不消辨得，蓋事隱則以分。

美惡而事顯，則卽以美惡分所爲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明是春秋中直詞之一例也，勿定斷晉罪，要得辨體爲佳。

圍宋

大國失謀被兵，經示端本之意焉。

傳首二意，須串說，側重伐陳，觀既又二字，與明見伐之由句可見。

只說責宋深，未涉及書爵，上不必如伐宋傳倒書法，不然，蠻夷句說不去，要體傳作始將畢一段，方不混于伐宋題，蓋禍有待畢而見者，今日圍宋之兵是也，此易訟與師之說也，有不待畢而見者。

前此伐鄭之舉是也，此易不謀始之說也，宋挑楚而楚乘之，卽無今日而必有今日，傳中四個必字，語氣最爲緊迫，須透發。

麟青明徵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圍宋

大國失謀貽患，經端本以責焉。

依傳倒作，全單救兵，只中間點出，見同盟如衛，而已議其後，又何怪楚不伐且圍哉，不必又收書法。

清丘 伐陳衛救

大國失謀而繼以妄動，致寇有由矣。

總重始謀不滅，依既字又字，串重伐陳上，此傳書救是，明見伐之由，與伐陳傳不同，見衛且救，何況于楚，當其書救時，便知楚兵之來，故曰由，不可如倒書法，體若倒書法，與明見伐之由句粘不來。

○去救比同，但不用書救。



伐宋 圍宋

外兵兩加于大國，其失在始謀也。

見伐見圍，是一項事，不必並提，只見以伐而繼之圍，至于幾亡，誰定貽之，須遞重圍上。

救陳 圍宋

大國失謀而殆國，經端本以責焉。

明見伐之由，由字即下始字，此題只將本比起見圍，幾至亡國，都

由自取，一直收聖人特書救陳，明見伐之由，若衛叛盟與蠻夷圍

麟旨明微

宣公

奎

中國只末總帶一句，勿分。○宋禍至圍而極，乃聖人于書救陳已

、圍宋 會穀

兩紀兵好，謀始謹微之意也。

謬上說得托詞，下說不得托詞，若下易伐宋，則二邊俱說得托詞

宣公十三年辨題

戰邲傳有入陳圍鄭，只自戰邲止，與下俱無干，滅蕭傳只自

滅蕭止，與下俱無干，清丘傳只出自伐宋，無圍宋比，伐陳

救傳有入陳清丘伐宋圍宋，無圍鄭戰邲滅蕭，伐宋傳止有

清丘滅蕭伐陳，無入陳圍鄭戰邲，亦無救陳圍宋比，圍宋傳

只自清丘起，與上清傳俱無干。

、會穀

撫事而追所失，亦足發移禮之慨矣。

扼要總在自天子出一失于天子，勢必有今日降班抗尊事，況有

不可勝言，如贅旒執命者，平文定將前後通算，描出個失禮樣子，

有必不可不別嫌明微者，有無限浩歎傷神處，是以已意立論，非

聖人特示謹微之意也，此傳只渾含無反正意，無妄則傷其極弊

矣，然只通春秋論，不粘齊項歸父上，亦不必加貶。

麟旨明微

宣公

奎

大禮漸移于下，當謹于所自出矣。

不必大開，以禮自天子出提起，諸侯大夫遞下二股，總發禮之漸

、會穀 會宋

移于下，以致贅旒云云，不可涉無妄傳正之意，○舊加會城濮

作王事自天子出，甚謬，借禮已在城濮前矣。

經謹君臣夷夏之故，其為世慮深矣。

上凌下替之漸，夷夏盛衰之由，俱重聖人慮世上，迫欲維持名分

扶植界限，事迹不重，由字即指本題，漸在諸侯自會上，不指會穀

說須斟酌，○禮天子之禮也，出于諸侯可懼也，出于大夫更可懼

年五 會宋

也，必天子統其權而後可，魯周公之魯也，僂首夷狄可鄙也，薦賄

夷狄更可鄙也，必華夏操其勝而後可。

知賂夷之可鄙，則知經世之略矣。

薦賄事決不可為。老泉六國論不可不讀。此乃文定為南宋獻幣而發。須說得十分感慨激烈。大凡國勢窮蹙時，多以賂夷當歲輸。北宋寔金正坐此弊，是以馴至屈膝。使柄事者熟味此傳，可無為和之一字所愚矣。○聖人經世之意，總欲中國常處其盛，必不可自甘卑鄙，以喪氣于強夷。齊出周公，則義明膺懲，國擁千乘，則力足驅除。懷楚以存宋，只有這件事最為上策。就是固圍為援，亦僅得下策耳。奈何以薦賄謀不免乎。薦之一字，乃有志氣人所必死爭者。今空風效款，居然臣禮自居。聖人不但筆之經，以鄙魯見諸侯，自處如此，中國安得不衰。夷狄安得不盛。直括出萬古通病，見麟有明徵。

宣公

卷七

御四夷者，必不可無略。

圍宋 會宋

經原夷橫，深鄙望國之賂夷焉。

會救鄭 遂伐楚

觀前伯攘却之威，而薦賄者媿矣。

會宋 宋楚平

經于交夫而示經世之略，于擅平而明人君之義。

○宋楚平

經于二卿擅平，正以人君之義焉。

二君未必不與知，況華元未嘗取必于君，但私相告情，便是取必。

便是不與知，須以平國之功揚起，方見其專。○以在君之側，斷反。反獄有歸矣。華元紆難，似不應過責。然云非有可滅之罪，元亦不消出此着。且云蹈不測之險，亦有僥倖意。不直以大義責他，更有代為他慮意。故反出一急字，斷他專專中止，有一層意。元出一輕字，斷他專專中却有兩層意。無徒情惜抹過也。張德仲曰：功素于一時，而倫係于萬世。人臣一有要功之心，便知有已不知有君。其流弊有不可言者，所以文定反覆辨之，須識此意。

敗莒 侵曹伐

觀春秋所賤所惡者，非謂不貴平也。

既是賤欺詐惡侵伐，則夫不愛情寔釋怨解紛，何嘗非春秋所貴。

麟有明徵

宣公

卷七

而何以見貶于春秋。此處可想不獨將本意問繳股中得敲着更妙。○文中全妙在用翻用逆，自有異景。

高子盟 北鄙 宋楚平 舊用屈完比代高子，完于境外未嘗只可說不在君側，然總不如高子朕。

經于二卿擅平，兩比事以致貶焉。

境外平難善鄰，影子反申義退齊平魯，影華元。

高子盟 宋楚平

有遠君成功者，知外臣之罪矣。只例子及于反亦在境外，但近君側，取有主對者，不若倒置。

○戰鞍 雜澤

兩觀人臣之義，而作忠有自矣。

卻克因勞而曰君之制也，臣何力焉。是善則稱君，魏絳曰怒而曰。

不能致訓臣之罪也是過則歸已不重事迹須發人臣義當如此  
首尾用元反

雞澤 蕭魚

卽上題但自魏絳一人身上說用鉞之過則歸已九合之善則稱  
君傳意非謂二卿能如此直以人臣之義當如此至君而聽于臣  
則非人臣之義是春秋所以作仲尼所爲懼也何得無貶不重發  
事實須統發大意

善股

蕭魚

魏絳曰九合諸侯君之靈也 貞伐鄭 子囊謀共王諱曰君知其過可不謂共乎

過股

垂隴

晉討衛也孔達曰請衛人救陳晉以救陳來討孔也 將以 沙隨之會晉將執魯君行誰任 若丘 父曰乞師不與臣之罪也

麟旨明徵

宣公

充

舊有鄂陵 華元歸題 一曰司君臣之訓而不正罪大矣 一曰  
臣卒寔奔臣之罪也 主華元子反 但本傳既罪元反 搭此何背

○戰鞍 蕭魚

兩取讓善于君者所以教忠也

斷道 會申

兩觀君臣夷夏之間皆失其所聽者也

君聽于臣中國聽于夷狄上傳有取必于君句下傳有聽順所爲  
句舊出河陽恐說壞晉文不愛

宋楚平 滅潞

攘善不忠殄夷不仁皆罪也

然則安國家云云曰此爲境外言之也今子反則在君側矣然則  
攘夷狄云云曰此門庭之寇也今赤狄則未嘗侵掠晉境矣上借  
高子屈完對下伯禽宣王各用上半傳

宋楚平 救台入

兩譏人臣之專以其異于境外也

二傳俱有安國家云云及境外等語宜總用問起上重子反在君  
之側下重台在邦域之中

○宋楚平 斷道

兩責取必于君者以專忿之罪重也

上取必于君以成其功爲專責元反下取必于君以行其私爲忿

麟旨明徵

宣公

平

責四卿

滅潞歸

經罪伯國之殄夷以仁義胥失也

點起書法提明責晉略狄作冒仁義截作依傳又有異焉者句轉  
下玩傳語氣上云不仁甚矣下云何義乎可見非義一戥原從不  
仁內辨出見晉之不仁如此或以正罪出于無奈乃卽就其當日  
所持以爲兵端者止爲討鄆舒一事今不過利其地而俘其君有  
如此之義乎則晉之不仁亦甚矣此處仍要挽轉上不仁方是故  
傳又總結一句曰此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不仁在生事而殄  
滅上不義在不討罪而但利其土地上雖似判然下段原爲上段

作辨案以實責晉之意文須分曉

侵鄭 伐楚次 于師召陵 衛伐晉 垂隴 滅潞歸

覆狄之非仁義兩比事而罪見矣

上數比提出講明以本題頂講未要比擬明透

侵鄭 伐楚次 于師召陵 滅潞歸

伯國覆狄比事而見其暴焉

楚近在王都狄未嘗侵掠晉境極要比炤透切亦要將次止意渾

斷無遺之暴當禦者且不殄滅無遺育况非門庭之寇而恃強以

滅乎故曰不仁甚矣

垂隴 滅潞 上比易入陳公

麟前明微

伯國覆狄比事而見其不義焉

以執孔達而止未嘗貪形晉不討豐舒惟利其土地一直講勿分

○伐楚次 入陳 加楚侵鄭 衛伐晉同

兩即兵之近仁義者可律珍夷之罪矣

次陘雖重不極兵力上亦須本門庭之寇來入陳執舒轅之封陳

而還正可反炤此等題須在本股管攝機妙

札字 楚丘 邢丘

經重君命于侵上委下示意焉

當以君所司者命也意挽起二邊俱以此意為骨臣而上侵是好

君之司何各為臣君而下委是自棄其司何名為君此題反而却

要正做不重事寔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須重發起繳須

點天王不能施刑王札見無政刑意

易遂伐楚 垂隴全 題似潞傳仁義二段但此少次陘此耳

春秋再紀物變欲慎所感也

言利冠民之事由于疾氣疾氣之應由于不知本以感之要在復

益字上看

○無婁

傷大夫專禮之自知早辨亟矣

早辨意極重早即始也對兩箇然後字看當始失之時而即能正

麟前明微

之方是早數箇正字總是欲歸于天子禮一失于天子便有日遞

日下之勢傳所云無以正又無以正不過失而再失愈不成世界

語氣十分着象不得非謂正一層又正一層也○大夫會大夫自

承筐已然發于此者以大夫專政又自文宣以來也

會防 會穀 無婁

究禮之所以漸移而知辨當早也

以禮自天子出起將諸侯相會為始失以下二股緊緊接之見其

愈移愈下傳兩無以正之要活看辨于早全在天子始初當謹上

會穀 無婁

兩觀禮之下移其失在始也

根始失來，發兩無以正之，不可以防引穀穀引無婁泥此則于又無以正之，句增出許多枝節矣，只俱頂始失為是。

○初稅畝

經說變田制者，欲人君之務本也。

傳因宜不務本而變法，寫出古者上下相愛，晚近君民相惡，光景示天下萬世，後端不可少，成法不可少，變傳但說廢法，廢弊不及困民，文定說本穀梁，○法莫善于助，然欲遵守成法而不至變，先以務本為急，務本何以能足用而不必變法，蓋務本則上下相親，民力不分公私，則歲入自無厚薄，此正先王根本之圖也，魯宣惟煩于朝會賂遺而不知務本，所以民急私遺，公始將公田盡付

宣公

主三

○齊明徵

民耕不立公私名目，而履畝稅之，雖此時尚未十分取二，然井田之成法，自此廢後，世卒不可復成法，一廢遂致紛紛變更，無所底止，宜滅萬世罪人也，使能務本，豈至是哉，可見有國家者，當以務本為先。

○稅畝 丘甲 田賦

觀望國變法以啓弊，知務本亟矣。

後二股不必大開，只點在中，渾發比斷始字意，○兵農相為表裏，畝之稅者，丘必甲，稅賦相為盈縮，稅之更者，賦必增兩者，俱根廢井田來，蓋古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出十有八人，井田既廢，故卒乘無制，八家為井，井有公田，八家之田，止主出粟，井田既廢，則

茫無成額，可任意加增，而賦之商者，兼賦之農矣，此事定題也，須有着落。

○丘甲 田賦

望國兵賦之益，罪在啓之者也。

傳不是說宜公輕壞祖制，以至後人目成法為不足守，蓋不知務本勢必至于變法，不知法愈巧，則民愈窮，民窮而用愈不足，則愈變矣，故曰有國者必欲云云，玩則皆宣公句，緊頂至于貳猶不足來可見，○作此題者，切不可放過初稅畝。

稅畝 作三軍

田制兵制之變，皆經所譏也。

宣公

主四

○齊明徵

上周頌，其後作丘甲，用田賦，下魯頌，其後昭公，逐定無正上必欲克守成法云云，下兵權不可去，公室云云，須極力發揮，不徒說個變法，以初作二字立論。

○稅畝 大鹵

稅法戰法之變，皆所以開弊端也。

先王定九賦以制邦國，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成王七月之詩也，先王制五兵以威不軌，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宣王六月之詩也，上啓丘甲田賦，下啓武士戍卒。

○稅畝 廬吳歸

井田封建之法，聖人皆欲其存焉。

以二比叫破。用學者意思體發見聖人于井田為萬世良法。封建為天子大權。皆欲其久存不壞耳。

、蝶生

經志內災示王事也。

從秋蝻未息。看出重災。而又為煩政重賦以感之。寔責宣公。非泛示敬天勤民之法也。收詳志書法。

饑

經議歲歉示敦本也。

遠至應無以重。平日不能敦本上。

年。○甲氏雷吁

麟音明徵

經譏忍心殄夷者。昭王事也。

遺種殘邑四字。最重。重遺種。殘邑帶言。故後單言遺種。仁以無不覆載言。王事以治以不治言。二意融發。勿分。須本滅潞翻下。四個

止字正。弔起殄滅無遺意。此便是仁人之心。王者之事處。今必欲盡其遺種而後快。不幾傷仁人之心。而戾王事乎。必欲二字要寫。

滅潞 滅甲

伯國殄夷類而盡之。不仁甚矣。

上比申入本比內。講總見其暴虐之甚。書法只收稱人。

宣榭火

春秋致意天變。愀然有中興之想焉。

宣王承周厲王之後。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中興之主也。今舉其廟而火之。豈天欲以中興致微乎。擅殺即王札事。是舉一端以概其餘耳。當從屬望中興上。駕出一段議論。

季子歸 敗箕

即內外之所以詔爵祿者。知其不可專已。

惟詔爵祿者。必借重于太廟。愈知太廟不可輕。此意要識得。然題面却于太廟無干。必于太云云。要活說。文中只借事發意。為妙。

郊伯姬歸

經紀內女之出。正人倫之本也。

麟音明徵

或魯失訓女之道。而致婦行之有虧。或郊失齊家之道。而致伉儷

之輕棄。俱未可知。總是人倫大變。不可不謹。故書須切書出意。發珉之詩。中毅有韮。咸恒叙首。俱點入講。方鄭重。

大有年

經以逢年為異。所以正告天下也。

水旱饑饉。相繼而作。天理原自不誣。即不因君苦民。乃逆而瑞應。亦偶耳。况無感而得應。在宣則變在天。自率天道之常。耶文須以大道理發之。

蔑如京 會扈伐陳

望國之尊王事伯。皆過于薄者也。

上匡王崩。薄共主。不親朝。下晉成卒。忽盟主。不親會。○只就本股

上斷其略葬禮帶說俱要引齊比斷見其顧利害不顧義理

年七 斷道

列卿協逞忿之謀經直著其同欲焉

逞忿出列卿私意但諸侯為列卿所必耳玩左傳卻子兩請伐齊皆弗許因高固逃歸遂會云云此便見得列卿取必處傳只著其同欲無斷罪語非有不得已句最可味

盟曹南 如莒蒞盟

兩觀不得已之盟可以參全欲者矣

上宋襄強盟下徐伐莒莒請盟敖往蒞之見文公不肯收莒而強從其請須影本比同欲講使出曹欲何盟未幾而以不服見圖使

麟旨明微

出魯欲何以二事出而逆女

以於

年聘 語盟 敗莒 遂入杞

即內外與政之臣而非與政者可知矣

只重叔肸以內外之臣形講四比輕點重發本意見肸果臣于宣則必參預國政如年語季仲姓字垂之史册肸既與政如何不少概見則非四臣比明矣○稱弟雖有得弟道句不重觀年語亦稱弟可知弟而稱字所以為賢之耳明義在不食宣祿上非但以不與政為賢也不與政只驗其不食祿耳

行父如 遂如 莒如 歸父如

貴戚當政煩之時而不與則非世官可知也

雖是客服全要推辨本比之意與他題首末點本比者不同

蔡季 鱗奔

春秋兩賢貴戚弟道與賢德昭矣

稱字稱弟句搭然傳意原為叔肸言如此搭欠妥

宣即位 鱗奔

兩賢貴戚以明義而守信也

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祿穀梁以為通恩織約邾邾終身不向衛坐穀梁以為合乎春秋

年六 晉衛伐

春秋紀兵特示味禮逞忿之戒焉

麟旨明微

二邊總因笑客齊以禮為戲諸卿認忿太真世子伐而責列卿正見取必于君也

斷道 伐齊 戰鞅

詳紀兵信之迹主客之罪咸見矣

總叙昭單分作只以伐為主同盟則謀伐也戰鞅則伐而必逞其志也兩邊皆兼三段總收詳書書法

戕鄭

小國被患臣子不忠之咎也

重坐視復仇意點出不重

族季 滕朝 杞朝 椒聘 杞聘 執徐子

春秋屢黜諸侯之爵，定名寔也。

以進退諸侯總問起，後分明大法，謹大防，正大分三比，總發述天理，正人倫，各寔所由定意，俱是以狄道待之。

椒聘 札聘 執徐子

三黜僭號者之爵，正大分也。

楚恃江漢之民和，吳忘端委之禮訓，徐誇弓矢之禎祥。

椒聘 公在楚

經于僭夷，筆削始終以示意焉。

稱子者，正其名，削葬者，避其號，總是因其僭，故始終存歿，不欲以

王字加之，俱就書法發揮。

麟音明徵

、歸父如晉

內臣謀國之輕，不圖其本者也。

悼齊以結晉，結晉以去三桓，是一套事，將傳首一段說起，見匡救

者賴有歸父，而乃云云，此謀父寔尸之，不知結外援以去內臣，是

古今最呆的識，見魏武云，要誅元兇，付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

外兵乎，立見其敗也，正得此傳意。○歸父念頭儘好，只恨不知本

耳，輕字易字有深惜他意，不可直作貶語。

公卽位 如齊 歸父如 斷道 伐齊 如晉

望國之邦交，一狗乎利而已。

順題講，向背俱指齊言，勿以齊晉對，○卽從前半傳作，與下無干。

歸父如晉 至筮奔 伐北鄙

觀望國之兩貽悔，而知始謀悞矣。

歸父還奔

經者使臣之善，因誅無君之心焉。

父還自晉

內臣不失復命之禮，經予其志仁焉。

要舍逐者之忍意來發。

士句聘成十八 速伐邾 襄二十 報朝 報南 報之 怨

父臣有改與不改者，其孝一也。

要體非有大不可必存之意，上晉悼公逐厲公，嬖臣夷羊五等七

麟音明徵

人下孟莊子使董父仍爲車右，豐點仍爲御，文中小分後，見除

是夷羊五等，必不可不去，不然則寧爲孟莊子而已，體此頓挫發

之方，有歸束勿大開。

公如晉 成末 速盟向襄二 同

父奔 句聘

有逐所宜逐者，知內君之不幸矣。

比斷倒作，要透非有大不可意。

父奔 速歸邾

父臣有不改者可律不孝之罪矣。倒作

父還 句聘



忠臣不忘君，孝子不忘親，可以風矣。

父奔 鱗奔

兩觀去國之迹，為子為兄胥失矣。

父守禮，鱗守信，點起。

彝行月改

宣公

全

麟旨明微

青溪吳希哲睿卿著

富春宋維祺



周慈極贊五  
人傳文流尚之  
較

成公

年元 ○無水

紀常變之變，謹微意也。

二象字不同，上象字以天道言，下象字以人事言。重天人一段，發人君當慎微意。微指雨雹水雪言，對人微事小看，慎微以無不悉。書言王事即調變之事，有以微作微漸說者，傳無此意。○讀洪範傳，天人相感之數，原自不差。蓋天人只一理耳，成幼弱而甫立，父即見逐，三家專恣已可概見，便是陰長陽消之象。故天以常燠應麟旨明微 成公

之。但人情以寒暑陰陽之偶感，若微而不足介意，苟從一理一氣處，請一尋思，其關於治亂者甚巨。此非經邦之所扼要乎。觀字察字須體備字從何說來。攷左氏及周官月令諸書，藏水用水開水鑿水等事，亦謂變愆伏之一端，然不過一凌人職耳，是必悟天道以脩人事，乃調變愆伏之事之本。故曰王事備緣，世人只知彼不知此，所以下一備字，此傳中結束精神也。每字正與備字照就悉書言

盟宿 友如陳 三不雨 無水

經略微事而獨詳天變，昭王事也。

依傳問起，倒作大略，全單須體一察字，陰陽寒暑一一與人事相

應。而或違其常。決非無因。如洪範傳所云。時與恒。則知今茲不雨。無水。其為豫恒燠。若可知。氣之所召。而理之所虧。焉得不察。故不以為微。而悉書也。

盟宿 友如陳

上易伯姬歸浮來同 下易茲如年苦慶逆高固逆同

春秋兩略人事之微。以其非經邦之訓也。

上微者。盟會不志。下大夫出不致。須以經邦大訓為主。推出所以不登。不記。與王事不甚相干。意方妙。未繳雨雹水雪。

六月雨 無水

春秋竝紀天道之順逆。備王事也。

題雖有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肅時雨若。三之日納于凌陰。四

麟音明徵

成公

二

之日獻羔祭韭。豫恒燠。若此等語的對。只可點用。不可如舊主君道王事合。亦不得子儻責成。只體悉書以備王事意。

秋七月 焚咸丘

卽理氣之相關。王事可知矣。

曰一理一氣。便見相關。更有調變之事。在只從兩一字透出。所以悉書。意入手。當以悉書辨問起。然後接本題方是。末須繳惟其一。所以不得岐視之。以悉書備王事。找足。

無水 會平丘

聖人慎察天變。固結人心。皆制治于未亂也。

以制治未亂。合一自觀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從慎于

微說。一自謹宮室門觀之作。重民力以固結人心。從貴于預說。作丘甲

經譏望國之益兵。以困民也。

司馬法。卽周制。須渾講。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此周之賦法也。二十五人為一甲。三甲七十五人為一乘。此周之兵制也。是四丘為甸。而出三甲。共七十二人。而四分之。則每丘止十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乘中七十二人。統以甲士三人。共七十五人。以七十五人而三分之一。一甲二十五人也。今卽丘出甲。是雖有四丘之名。明有四甲之寔。四個二十五。却是一甸之中。百人為兵矣。卽計甸增乘。每乘增甲。未可知。然增乘三之一。增甲三之一。總之增三之一。

麟音明徵

成公

三

則總之為益兵耳。兵多賦重。賦重民困。有多少害端。在抽額外之戍。則執戟者多。荷鍤者少。民愈少。則出孔愈減。至不能牽車牛。以饋戰士。民且不勝其擾矣。且軍籍雖煩。此輩目不知兵。傳云。非為國之道。豈有深意。近云。賦卽兵賦。不必添兵。多賦重出來。然以三國伐宋。傳炤看。則此主似太拘矣。不必泥。如此說。困民纔透。且于非為國之道。句。闡得出。

斷道 如晉 丘甲

望國備敵益兵。亦不為民計矣。

既是備敵益兵。怎由困民計較。困民意已具單題。作文須以非為國之道。與備敵意。緊相炤發。自有無限精神。不得閑閑說個困民。

戰邲 作丘甲 蒐紅

兩卽事以泰益兵困民之罪著矣

非引二事來驗亦非三段說只借以泰增乘增甲總之加三之一耳如單作融二事于中便了因楚一乘百五十人故疑魯廢四丘三甲之制而丘出一甲因魯于紅千乘故疑魯廢三甸三乘之制而三甸四乘魯或做楚故轍或為昭濫觴俱未可知文中須還他的確

戰邲 蒐紅

兩按兵數之多者可以泰益兵矣

邲之戰分爲左右二廣廣有一卒蓋百人也卒偏之兩蓋二十五

麟音明徵

成公

四

人也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是一乘百有五十人矣紅之蒐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兩邊須說斟酌上百有五十雖非變法已取一成而兩倍之以此泰增甲頗相炤至于千乘與增三之一殊不相蒙只是大槩言其乘多耳○題雖不出本股仍以兩末可知爲主以二事分參其中虛虛凌駕爲妙○千乘本魯成賦但千乘是總籍民兵之數至調發亦有千乘增可知矣此亦須理會

三國伐宋 作丘甲

節兵息民者可予益兵困民者可譏

五鄉一軍一軍萬人計甸增乘每乘增甲兩邊賦字正對從講個節益欠痛癢上天下莫能爭下非爲國之道正從息民困民得來

○丘甲 作三軍

兩謹望國之變制保民取臣之道見矣

總是變兵制上變而民困失一乘一成之制視司馬法加三之一焉以戰邲蒐紅証下變而臣專失公車公徒之制所歸公賦僅十二之五焉以入鄆鞅聘証俱有作者不宜作兩邊自有大意不必以成襄行父季宿強對

作丘甲 立武宮

望國益兵崇祀皆經所譏也

司馬之法四丘出三甲三甲出一乘作不宜作諸侯之廟尊太祖而爲一合昭穆而爲五立不宜立上一道字下一禮字俱緊要

麟音明徵

成公

五

作丘甲 大鹵

春秋所書有譏變兵制者有譏廢車戰者

上益兵變一成之制重困農下崇卒壞車戰之法重啓詐每丘一甲三甸增乘毀車以爲乘五乘爲三伍

赤棘

內臣要盟非道其逆上可誅也

以結盟非道講起推到心之逆上來見宣公與歸父謀去三桓而立宣納父者齊也故結晉以仇齊恨其立宣是對君也歸父是扶公家一邊人恨其納父是亦同歸對君也故汲汲欲之雖失固本保邦之道弗顧耳舊分對君困民不知困民是事迹惟其對君所

以困民不顧作文全從誅心立論推勘季氏隱情出推其心念雖在齊而忿恨猶隱隱在宣假使宣未卽世此念終歇不下則此一念較鎮鄒更慘聖人直從數世之下窮極根株故書及以誅其心不然只說得他一個困民又安知不以登塔之故啓釁乎○赤棘晉地非書法只起下遠盟意懼與備不平懼晉而結之正欲求送于齊也懼字夏善看

丘甲 赤棘

內臣繼益兵而遠好其逆心可誅也

不可以困民懟君分單主困民又違傳正意仍如單立格只點題不全當體既又字見卽位之初非有他善政既作丘甲業已困民

麟旨明微

成公

六

今又遠與晉盟其間供億不堪困民更甚季豈不知非固本保邦之道都爲此懟君之心所迫雖非道不顧倡之季孫二家口不言而心自喻只苦弱主全爲所賣耳

王師敗

經紀王威之衰示端本之責焉

存防挺起重端本作總結不書戰而書敗書法不以悼信持國是背瑕嘉平戎之約自反者反背約之失也邀者迎也謂乘其無備而欲詐勝之誤矣

會首止

盟新城

易河陽

贊函全

聖人脩經示尊君外夷之旨焉

以聖經垂法之義作不可寔講事迹未要帶所以尊服有道意雖主於尊外而所以尊服之道卽在尊之外之內豈徒以名號爲尊要荒爲外哉無得看爲兩層

會城濮 會陽穀

經示尊君外夷之義而必要之於道焉

一是以討罪與師何嘗見他急一是以悼信制楚何嘗見他輕隱刺着伐鄭茅戎二股見與桓王伐鄭康王邀戎相反

易齊人伐衛

惠王命齊桓討立頹陽穀同

二 伐楚鄙

直罪大國憤兵亦就外按之也

麟旨明微

成公

七

隙成斷道怒深赤棘魯雖有啓釁之非而兩世盟好不可絕房帷笑客所當反也不自反而遽伐卒致于鞍之戰豈義乎非義只如此虛說近主于齊憤中寓責魯意然曰全憤則單比還主責齊只可于初字及兩而後字原來而于固亦口氣向後映帶出則可

公如齊

行父如 斷道 赤棘 北鄙 戰鞍

觀內外合離之迹逞忿之罪均矣

上數比流水講下倒下二比串作收不待貶書法齊知怨魯而不知二世聘會之好魯知怨齊而不反二盟啓釁之由

公如齊

行父如

易世

斷道

赤棘

觀合離之迹而不義自見矣

始宣于齊。有援立之恩。此齊魯所以合也。後頃于魯。有笑客之失。此齊魯所以離也。合本利交。離由私忿。然則合離之故。總不可言。內外之不義均矣。須如此說。不得將上二股原來。單重下段。

斷道 赤棘 伐北鄙 戰鞍

經原二國兵端而交著其逞忿焉

略低昂稍重魯亦妙

北鄙 戰鞍

直紀內外忿兵非義之罪著矣

戰鞍是報笑客非報北鄙也。龍邑之取巢丘之侵。雉門之焚。東海之侵。要發彼此無善意。

麟旨明微

成公

八

新築

春秋專罪志戰者示息爭之道也

傳首是原起衛之加齊已甚。見良夫當從石稷之謀而還。而乃必於戰。是不能解忿遠怨。而以兵刃相接。故齊師雖云云。侵虐主伐北鄙。言遇齊。遇伐北鄙之歸師也。玩傳主之也。書法主意。前似已結煞。後面又起一層議論。而以故書法如此。再申結之。則春秋善解紛一段。須透發作文。合從書法入議論。不徒是斷罪方妙。

斷道 伐齊 新築

屢構怨而亟戰。經所惡也

突救 盟柯 新築

春秋嘉與天下息兵。深惡夫構兵者焉。

三比都從聖人意思上發見解忿就好。遠怨就好。而兵刃相接。就不好。方聯絡得故書法如此。着不得一懶語一實語。

突救 盟柯

觀春秋之善救而貴平。可以推所惡矣。

不可就事死諱。須舍兵刃相接。意見解紛則善。其有紛之不解。而更甚其紛者。斷不為春秋之所善。可知遠怨則貴。其有怨之不遠。而更益其怨者。當不為春秋之所貴。可知題神全從善貴字。隱隱挑出惡字。且必欲粘題。盟柯亦非聖人所與。故知用虛為上乘也。

新築 書救

麟旨明微

成公

九

春秋子奪二將一重戰之心也

與齊師遇。正與遇桑隧而還相反。石稷欲還。良夫不可。非見可而進。三卿欲還。武子從之。是知難而退。合二役觀之。可以得將道亦可悟兵機。

新築 夏圍戚

兩觀兵事。有見聖人之情禮者。有見聖人之正名者。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繁縷小物。孔子惜之。正名細務。孔子先之。

新築 吳救陳

春秋欲息天下于攻恤之兵。兩致意焉。

善解紛 貴遠怨 惡首亂 善解紛

如師

伯國不能制敵之服，則服敵者可知矣。

非服之也，原不曾服，不可用敵服未誠語。全要從強弱上翻出，何僅以賂免從賂免上翻出未服，由非扶擊之義後含不可不待之。以道意若將非義說在頭順講去，則非題意且意味斬然矣。

袁婁

服敵而出要敵制敵之失見矣。

不必原起賂免以及字間起重不以德命上，國子一揖而去，乃使魯衛之使偽以國佐之詞為請以掩其迹，迨及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反在晉矣。此段光景要透發。

麟音明徵

○于師召陵 如師袁婁

觀二國服敵要敵之迹，知仗義之為要矣。

引齊桓只重仗義二字，其禮與之盟，即侵陳傳所謂結會盟之禮耳。禮字不重，好處在所以退舍而得盟禮上。使桓不仗義，則桓不心服，雖欲歡然以盟，禮相結不可得矣。傳中來盟于師四句，文勢緊緊相連，蓋言楚人自服而求盟，桓公退舍禮與之盟，正與揖而去之，卻克使云云相反，非謂桓公又能以禮接之，添出禮敵一意對下，不以德命甚誤。此樣題全重書來在楚書及在晉二書法，比擬體貼不必于奪其事若夫字則異字俱要體，不可開作，亦不可兩截作相形互發而以制敵莫如仗義作慨歎語總承發之方妙。

○于師 如師

即敵之服與未服制敵之得失見矣。

全在服與未服上，略寫出得失方與前題有別，不可倒書來，蓋如師無書法也。

△召陵 袁婁

二伯結信之異，由制敵有得失也。

退三十里禮與之盟，根仗義來，進五十里而要之盟，根不以德命來，退三十里要善看此處不在有禮在求盟。楚汲汲然惟恐不得承惠，故桓歡然辱收，不妨退師禮與之盟，都為王祭膠舟之故，桓有可以盟可以戰之權，召陵之盟急在楚也，迨于袁婁而與之。

麟音明徵

盟便有逼之則去，要之則來之意，袁婁之盟急在晉也。上面若認禮字不透，是鑿定以禮對德矣。

戰鞍 如師袁婁

伯國挫外而要以盟，制敵之失見矣。

以鞍比引起賂免，墜不以德命收書及書法，大略全單。

戰鞍 袁婁

敵未暴而橫以加之，敵未服而悖以命之。

去如師，宜比作上以齊虐未甚起，責諸大夫逞忿，此齊所以不服也。下以非心服起，責晉大夫又不以德命，此晉所以汲汲欲盟也。各收書及。

○如師袁婁 夾谷歸田

觀所以要敵化強者而知理為大矣。

二傳俱有莫大句前後總用中間只從學者口氣論箇道理不必呆把卻克孔子作對作文全從理失雖晉不能得于齊理得雖齊不能加于魯自強弱事迹上翻出方于莫大字有力

、戰鞞 袁婁 取汝陽 圍棘

敵未服而不以德命叛已啓而不以德綏

戰鞞 袁婁 取汝陽 言汝陽 盟蒲

信義不足以服人而要盟者均之譏也

國佐背城借一之請季子德則不競之譏二邊各有兩層

麟旨明微

成公

十四

、取汝陽

經譏復地者以不能正之王也加牟婁只是樂以收奪之科全單

不可以王命王制分下一段正是正疆里之事汝陽本是魯田只

為不正之王出自晉人之令却似失地反在齊竊地反在魯何怪

乎棘人衛令目故王為新君而韓穿關說視分封為傳舍也後來

許多病根都中于此則此題兼有惜之之意

戰鞞 袁婁 汝陽

望國恃伯而擅復故地亦戾于王法矣

一戰勝齊而不請于天王以正疆里全單收書取○如去袁婁以

專政之戒專命之罪合如去戰鞞以制敵不以德命復地不以王

命合

、取汝陽 廬吳歸

興繼之義于復地復國示意焉

正疆域存封建二傳俱有興繼俱重王制上

侵衛 會蜀

經獨舉重以罪辱君者傳其心也

稱師著衆無罪楚意言衆正見被侵者之危重辱逮君父上不可

以危國辱君分辱君須從心上論

侵衛

觀聖人舉重之文罪有所歸矣

麟旨明微

成公

十五

以用衆起侵衛遂自是侵魯特經不書耳作文當于稱師著其衆

于侵衛炤出侵我不妨于侵我描出楚勢張皇以見魯之可危隱

含着其端起于何人而季孫之罪以冷語挑撥之徒說用衆不縮

魯欠妙○近有本五國伐鄭傳附蠻夷撥中國參本傳二國稱師

句見出鄭罪此想頗高然只可于中巧點不可作正斷又有責楚

共過聽子重憑夏兼伐衛穆喪者此則殊不可從且亦無味

、會蜀

經貶辱君者就其褊心傳之也

傳從心上議罪故曰史外傳心要典與肆其褊心心字相應非止

責其逞忿也為國上卿句須重他人之得失係一身國相之榮辱

關一國何至不能制心以禮以致云云史外二字亦有味當年福  
心之肆不算到今日人誰得知卽史亦據事書之孰揭其心獨春  
秋者史外傳心要典也以爲不窮辱君之故則季氏之罪不重不  
窮逞忿之根則季氏之心不傳書會者舉重也舉重而乃見褊心  
之禍烈耳

斷道 伐齊 戰鞍 侵衛 會蜀

內臣逞忿以辱君經獨舉重以見罪焉

以首二比叙魯衛受盟從伐接故楚爲陽橋之役以救之侵衛一  
比只帶下侵魯仍倒季孫所云肆其褊心而不能制之以禮正指

戰鞍說也須重發

麟旨明徵

成公

六

會蜀 召陵侵

春秋紀兵好兩示貪憤之戒焉

上季孫不能懲忿下荀盈不能窒慾

會蜀 盟蜀

兩紀信好辱君宗史皆罪也

上重禮字根伐齊說來收書會以不書侵帶舉重責臣下重義字  
根葉晉說來收人列卿以不諱公帶從同貶君憎字耻字可描寫

會蜀 夾谷

相若有得失榮辱因之矣

季孫不能以禮制心貽辱于君楚得以陽橋之師侵魯孔子能以

禮化強播榮于國齊不得以鼓譟之謀劫魯

盟蜀

列國講宗夷之信經特發其耻心焉

楚僭稱王晉猶主盟此意極重玩傳中從僭說來不獨爭夷夏之  
防參新城傳君臣之義滅矣句則知楚無時可通正賴有晉在擇  
者擇此而已而曰主盟曰服從何等可耻耻字須透無論推爲盟  
主楚得以盟主問我且得以宇下玩我就令辱收于僭王之夷而  
世界亦已冥晦諸君胡一無所用耻也只重稱人人列卿所以人  
諸侯也不可以諸侯列卿分不諱只帶

敗蔡 清丘 盟蜀

麟旨明徵

成公

七

列國昧夷夏之分而宗夷亦不善擇矣

全單上二比只見夷當外而晉當從不可說抑夷存伯

荆敗 清丘

卽當時夷伯之分人宜知擇矣

滾發不可開要發楚不如晉意楚僭王自熊通始浸淫至于敗蔡  
淫名之氣益甚幸有晉伯撐持中原局面雖伯業中衰遞至景而  
猶得以清丘之壇一呼而奉齊犧者恐後論及此只當托固宗盟  
較其強弱而況謀之勝場又有任賢云云可圖乎奈何其弗擇也

遂伐楚 于師召陵 盟蜀

卽前伯之服夷而服于夷者愧矣



齊桓用夏服夷，正從縮酒膠舟之故，執大名號，只為他是僭王之夷，直堂堂聲討，帖之于陘亭，則楚僭未章，且以服夷滿望之，乃不能用夏服夷，而甚至服于夷，何懸絕至此也。不必炤提起格，文中須將服夷服于夷意，相形發出時事，可驚可駭，透乃是二字方淋漓痛快。○用夏不必兼重八國。

盟幽 盟齊 翟泉 盟蜀

經不以諱例加宗夷，從全而見貶也。

比難起蜀之盟，雖非不臣不信，亦從夷者類，何較則諱于此不諱耶，下重從同發揮。

盟幽 盟齊 翟泉

成公

六

春秋迭諱內信，以非義均也。

三段作，後要歸重盟齊，而扯幽泉竝發。

盟齊 盟蜀

等交夾而諱異者，從同之例也。

正始即在從同中，勿對，只見天下莫重于始，盟齊為交夾之始，盟蜀亦交夾之事，事同則貶亦同，即不必諱公而貶可知矣。故于此不諱，而人諸大夫以見意，勿認作始不正作俑，意有重上比發者，便不免于正始意多費手，只從辨體為是。

盟蜀 會鍾離

經嚴中國之防，故服夷親夷者皆惡焉。

俱以僭王為案，一西向服從而與盟，一俛首東向而親吳。

盟蔑 北杏

兩觀春秋之所先，可以知外夷之主盟矣。

此是常例，只于必先次書上，影着本題，見出箇主盟在楚，無得抱題入事死講方妙。

五國伐鄭

經略交兵，獨于盟主以詞焉。

舊主責鄭，看來只從初為必以字，與有詞于伐句，宛轉透發，大抵前楚爭鄭，容是難事，而以為附夷擾夏，是亦盟主所得行于鄭者也。附夷擾夏，指從楚迭侵魯衛言，此是聖人為盟主存其名意，至

麟旨明微

成公

九

宋衛之以稱爵見責，則以其背殯忘親，仍挽在晉上。

戰邲 伐鄭

經不終略復怨之兵，以主伯之有詞也。

重本傳極妥，見討邲雖非，但鄭寔有可討之罪，故雖略而不紀，猶必稱爵而以伐書，以兵志則非，而兵聲則是明知是報邲之怨，聖人假以伐之一字，所為予晉以名也。

去疾伐許，許恃楚而不事，晉鄭子良伐之。

以從夷者而憑弱，非義甚矣。

主後鄭伐許傳，此其于戈之一動也，未用一之已甚，其可再乎，意如晉至，加取汶陽例單。

經于內君事伯，深罪其慢王焉。

重嗣守社稷一段，如晉時適在喪畢入見之候，故有此段議論，其寔不可與下平看，行事悖矣，須味只為席先人之業，竟徂為故常，忘其所自，渠凡晉伯班地，若以為創得，使他回頭一想，無論一國不與一邑，翬重輕，即此一邑，從何來不有周，且併無汶陽，身從仗晉而班之也，當不應顛倒至此矣，春秋所以作甚重，以其關君臣之故，不作等閑看。

○圍棘

望國治故地之叛，失道甚矣。

薄稅輕役，即是德政，必失指民心，非指韓穿來言一節，無書法，日

麟旨明徵

成公

于

益與不願，是想像出來的，觀所以字與也，歟字可見，魯于是時四字最重。

取汶陽 圍棘

民叛于復地之後，而服尤非道也。

故地至于四字，甚有味，全從此探出，所以不願緣故。

稅畝 丘甲 汶陽 圍棘

以稅役携民而服以兵，非道甚矣。昭傳鋪敘

○稅畝 丘甲

稅役益重，民心所以離也。

須體日益重三字，煩于供億，民已不堪，而復重以履畝之稅，概稅

于下，民財已盡，而復重以丘甲之增，似有日甚一日意，作文不必大開，宜低昂略重下股，方得語脉，且于宣成有別。

、圍棘 盟蒲

以威信服貳，皆不知服人之道也。

征役日繁，致叛之由，所宜綏之以德政，而奚事于兵，子奪無常，啓貳之端，所宜固之以誠信，而奚事于盟。

圍棘 會平丘

春秋重結人心，于服叛存貳皆譏焉。

魯于是時云云，稅役日重，所以不願為之民，而可復加之，以兵，晉方是時唯宮室云云，故諸侯皆貳，而可復脅之以威，上下各有二

麟旨明徵

成公

于

層俱重收，拾人心說。

圍棘 圍費

春秋兩紀討叛服人，反已之道昭矣。

故地而至于圍，初稅畝，作丘甲，所以不願為之民，屬邑而至于圍，不忠于君，不禮于臣，宜南蒯之及此，命上將，用大眾，命正卿，用大眾。

伐唐如從家氏註，大略與滅甲氏全

二聘 二盟

二卿因聘而盟，經惡其辱國而抗尊焉。

上辱下抗，後總發惡，中有惡焉，玩傳上是取劉敞之說，下是自已

主意判然兩人口氣不得扭合。但不得大分難于對待。後只抗一意。前却有兩層。只碎作而兩意自玲瓏。○凡邦國有疑。則請盟于會同。故盟非禮也。且聘問未足。効信釋疑。而且生事專命。貽以非禮。不信之名。是明謂先王有聘。無盟之典。可于而開。魯以疑端是肝膽。可無質也。非辱國乎。矧抗尊出位。藐我魯人。望之。若是專而重之。以抗所為惡中有惡也。

鄭伐許

經甚徇利者之虐小。斥之等于夷焉。

義利字極重。夷夏之分全在此。是通論鄭襄生平。從晉從楚。惟利是視。不得單指從楚一歲再伐。如傳況又口氣帶發。在後雖是二

麟有明徵

成公

三十一

事。非從楚命以伐許。然楚邊黨與。馮豸犯寡。却是夷習自然。與中國不相能。究竟是相因的。亦須有聯絡之意。方免割裂。○前曰甚矣。後曰不亦甚。自相照正。為其心夷類。並不轉頭反與中國作對。終莫之聽。句可想。

四國伐鄭 楚伐 戰邲 晉伐 五國伐 伐許 伐許

二國計利為從違。即黷兵而其失甚矣。

上數比見其平日徇利。至于一歲再伐。則走險之非。不改外比之惡。愈甚矣。融講亦妙。

四國伐 楚子伐 辰陵 戰邲 晉侯伐 五國伐

二國計利而從違。行全于狄矣。依傳流水做去。

鄭伐許 徐越伐吳  
經待夷夏因行而進退焉。  
俱各有二意。當在書法上體貼。上傳以為告詞云云。一字褒貶。義安在也。下傳云或者以詞為主云云。一字褒貶。義安在乎。

華元聘

即大國之通好。可以定兵案矣。

鄭伯伐許

經于貳國即戎。特著其志親之罪焉。

鄭雖有鉏任冷敦之取。許人敗諸展陂。要在伐許中發出志親意。

麟有明徵

成公

三十一

伐者金革之事。豈墨綬者可與其間。鄭非有門庭之寇。安得以君行顯親。借口也。諸侯在喪。稱子。故知稱爵為貶詞。

鄭伐許 鄭伯伐許

兩觀二國虐小。見味義越禮之罪焉。論理倒單甚確。以眼目冠兒姑從合。

叔姬歸

經紀內女之歸。重人倫之本也。

玩逆喪傳。此出與他不同。比鄰歸傳。多擇家與室句。重戒父母上。

莒如宋

即望國報禮見和好之情矣。

梁山崩

經紀天下之異，欲人君省德也。

蟲牢

經紀服貳之信，而皆著其不臣焉。

天子之喪，人道始終之大變，諸侯相見，揖讓入門，而聞訃，則不得終禮，況已聞而猶相與盟會乎？皆不臣皆字，正貼同字。

武宮

望國崇非禮之祀，春秋譏焉。

武公名敖，伯禽玄孫，隱公高，高傳懿，孝惠隱桓，莊閔僖文，宣成，歷世十一，為鬼已久，祈禱且不可及，況立廟乎？武子豈報功德，直欲張大武功，且須重廟制祭法，只側點。

麟旨明微

武宮 煬宮

兩于望國崇祀，皆譏其不宜立焉。

行父誇戰筆之功，意如酬不入之禱。

△取郭

經諱覆小之惡，示尊君之義也。

以滅國之惡，略叙起，倒書法，作文微字，指書法言，蓋同一滅國，或君或臣，其間若甚微而不足辨，然慮世有不嫌攻主過，而其助權臣者，故立為尊抑之旨，見在君則諱，諱例應為君用也，亦唯在君則諱，諱例止為君用也，蓋不能爭之于一日之君，臣猶將爭之于一字之君，臣使人知按筆，猶知有君，莫錯了念頭，有一毫附權臣。

棄君父心，所謂謹微也，勿以滅項為細微之失，傳雖以滅項比，然未出此股，只當虛說。

滅項 取郭

春秋隱顯君臣之覆小，而辨分嚴矣。以項郭書法，如傳雙挑雙結，中間尊抑意，聯屬比，昭發不可分，須重發聖人立教意。

滅項 歸父 取郭 朝吳奔

聖人抑臣而尊君，以權臣之勢重也。

只見朋附權臣，由于尊抑之義不明，故聖人從此謹微，止借二事發聖人，所以謹微意，又不可說聖人單為此二事示義也，此題極。

麟旨明微

難布局，須將二事在中渾發，舊以此點在後，殊謬。

△歸父奔 朝吳奔

兩觀權臣之勢重，知微之當謹矣。

緣季因極，纔忤權臣，一至不能保其家，一至不能保其身，其禍至此，則君當尊，臣當抑，俱在其中，不得專主抑臣，只形容個乖忤貴臣之禍，不測見聖人諱取郭，不誅滅項，正慮及此等事也，須虛活言之，不可認真，亦不可責二君。

父奔 執歸

觀忤臣于主之異效，知聖人謹微之意矣。

總以謹微意起，從忤臣于主異效上，見出聖人所以謹微意，勿參。

贊事迹

○父奔 吳奔 會扈 召陵侵

人臣之禍，權與貪皆可鑒也。

緣季氏因無極，所謂犯上云云，正有驗于此矣。范鞅賂荀寅，貨所謂國家之賊云云，正有驗于此矣。○上見權臣之禍，至于如此，而其原皆起于阿附之者，衆使春秋之義得行云云，下見貪臣之禍，至于如此，而其原皆起于賄賂公行，故爲國以義不以利云云。

良夫侵 僑如侵

經于貳國用兵，深陋其無名焉。

細玩傳中有起伏有結構，上面原其和好無間，師出無名，竝不曾

麟旨明微

成公

至

說起晉命，傳即以書侵以罪之結煞，即此便已打倒魯衛。按左氏以下一段，又叫出晉命來，是再添一重案，故以納幣驗明聽命之寔，而以重事大倫痛發其失，所以罪之句挽上，甚有力。舊講此題，一槩平鋪，其于傳神傳眼何如也。○大意云：二國之有事于宋也，上卿授鉞，大衆鼓行，而經且陋之以侵，蓋以和好無間之國，無端出此，此即以已事開罪，誼所不得，而問所自來，且曰晉命耳。驗之後二年，此師果爲晉而舉，亦獨不念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乎哉？奈何不自立，而徇人以無名之師也，故書侵以愼之者如此。

良夫侵

此是與伯宗全伐與魯受命于如晉者不同事，實須有別。

經于與國陵大，深陋其無名焉。

要體亦然字，以罪魯者罪衛方妙。

嬰齊如晉 此叔盼子也，存此爲札，聘比歸洩冷三傳搭比。

此晉命伐宋事實，然未見得聽命，又不可直斷魯罪只合虛合不可聽意。

僑如侵

望國徇伯以用兵，可陋甚矣。

兵戎邦交不平，謂以兵戎聽于人，而不能自持其邦交也。

會伐鄭 華元聘 莒如宋 蟲牢 侵宋 納幣

望國陵大無名，統觀交好之迹可知矣。

麟旨明微

成公

至

此只重本股，始終事當依傳用之，不可竝提。○加良夫侵，還主竝責，再去納幣，竝責無疑矣。

元聘 莒如宋

兩觀二國交好，見用兵之無名矣。

元聘 納幣

內外始終交好用兵，無名可知矣。

未侵之先，有元之來，足見無舊隙，既侵之後，宋不報復，有壽之來，足見非魯志，都要見無名意。

僑如侵 變聘伐鄭

望國兩徇伯命，皆失于不立也。

俱有不能立句前全兵好後結婚姻臣憂莫恤君請緩師

嬰齊伐書救

經惡外暴深子伯臣之不戰焉

子晉正以罪楚書救正發明罪楚意按左氏以下又因無功而辨所以可善處與救鄭無干宜以楚罪講起以救字辨明救者善則伐者惡即昭傳轉下善晉只重不遷戮上傳無全師意

嬰齊伐

經紀外夷虐貳深惡其悖義焉

為是帥師不義全在為是二字伐喪只帶

書救鄭

麟旨明微

成公

天

伯臣恤患而得不戰之道春秋所以善之也

以無功何善難起而以所以善之緊接一句重不遷戮作不遷戮在不敗一縣說所云折馘執俘指敵國言舊云全師之仁無據非救鄭無功謂無折馘執俘之功也惟不戰無功而還庶幾于仁人之心王者之事與舜文桓悼相近所以為善所以字極有味○繞角之遇已自勝楚楚還晉遂侵蔡遇楚救蔡之師而不戰遂還則不遷戮在救鄭之後須叙得明白○以仁義對固非以恤患提起重不遷戮亦未透

敗莘 次陘 完盟 蟲牢 嬰齊伐 書救 伐鄭蕭魚

經原事以惡外暴深美夫不戰者焉

將敗莘蟲牢原起本股嬰齊伐發其暴但須叙得錯落即轉下不

戰與桓悼相近作甚便

敗莘 蟲牢 伐鄭救鄭 單出敗莘 伐鄭救全

以僭夷虐反正之國經托救以著罪焉

黜楚正為下反正張本惟鄭既即華故為是伐之為不義原非兩層舊主分甚謬救只作書法

春王正月 荆敗蔡

經黜僭王之夷所以示大一統之義也

重削楚號上春王比只借來發大一統之義春王比難于安頓作文須從削號上透出大一統意宜以天下一王天下奉一周朔暗

麟旨明微

成公

天

挈幾句隨入僭王通論其僭併敗蔡比只借一點勿于賧上生枝節幅中重發大一統以存周使眾著于君臣之義意透春王比題面止須于末段一見方肖傳神近將春王比先揭使舛○先說削後說大一統是大一統乃削號主意故不得逆傳序

伐楚次陘 于師 書救 蕭魚

伯臣不戰幾于二伯矣

主下半傳以書問起論仁人之心王者之事庶幾桓悼言其不計功而遷戮亦庶幾二伯之不戰也非謂功雖不及而心近之此傳正不在功上較

次陘 于師 蕭魚 會申 俱主對作 書救 或書救 蕭魚

二伯不計功于戰勝。經所美也。

以舜文論起。重不戰。作美處全在大。陘與蕭魚上。惟大陘而完服。此春秋所以善次陘。惟會于蕭魚而鄭固。此春秋所以善蕭魚。只是不以計功為心。與禮誠無干。有桓之不戰。即無戰之功。可也。有悼之不戰。即無戰之功。可也。若從不戰之功上。又復誇大。依舊是論功。與變書不合矣。文中勿犯。

敗莒 書救

春秋不貴計功。于子奪二臣見之矣。

上有計功之心。下無計功之心。要兩下相形。

敗莒 留吁

麟言明微

殘民之功不足矜。所以貴全民也。

文中要影武子講。○策助在廟。我僖論功而賞之。則田錫汝陽。地

願費邑。獻俘在廷。定王論功而賞之。則服隆黼冕。秩崇太傅。○加

于箕郤缺諸臣。成于箕之功。三命再命受賞。略分三段。

伐鄭救 次鄆王夫侵

春秋筆削救兵。猶夏從夷之罪者矣。

總是欲鄭從晉而不從楚。

書救 士句侵

二臣之還師。皆有得于仁也。

上在折馘執俘二句。看得重。書不遷像。以無功辨起。下在利人之

難看得重。句不伐喪。以專制辨起。

書救 盟戲

伯國君臣之用師。皆從善謀而不戰也。

桑隊之遇。八人欲戰。三帥欲還。武子從之。鄭門之師。有偃欲戰。智

營欲還。悼公從之。

食郊牛改卜牛

經紀物變。見國君之失戒也。

初次傷。或備災之道未盡。改卜又傷。則非人而天。必有致之者矣。

理或然。句宜體勿說煞。

歸父如晉 戰鞍

麟言明微

內君不戒。先世虞強之志。斯有其應矣。

吳伐鄭

經黜僭王之夷。所以明大分也。

屈巫奔吳。求通吳以罷楚。于是吳兵始及上國。此壽夢二年也。吳

僭始自壽夢。全從聖人削號上發。勿粘伐鄭。仲尼之制二句。須透

當日周室所存。惟此虛號。聖人正欲扶持名號于衰周。安得以姬

之長而首奸之。聖人黜伯爵而等于狄。此扶植綱常。不嫌于進退

諸侯處。族屬命圭可入辨。

伐鄭 黃池

經黜僭夷。不以浸強而有異也。

俱就書法上發揮勿粘壽夢夫差伐郟舉號固是狄之到黃池如此強大亦只炤四夷強大之例而稱子如潞子戎蠻子是也終不以本爵與之錯落點題勿對仍重傳末

吳伐鄭 猶三望

經重號祭皆斥僭以尊王焉

須將所存者號與祭句作主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各命主有命曰吳伯不曰吳王節莫差于僭僭莫重于祭封內有望曰泰山不曰河海

不郊猶三望

經志望國僭祀謹大禮也

麟旨明微

書法只一書字無猶字意與僖宣二傳意同而書法不同

○嬰齊伐鄭會救鄭馬陵

歷詳兵好而夷勢可想矣

與莊之討微舒句極重蓋春秋謹華夷之辨除誅討外未有不黜者傳中步步繳轉楚暴上宜只以楚為主中間于子晉中形容出楚勢之益張子晉只作客意伴講而以馬陵結局遞倒三書法于後傳中契緊處在躬往合八國一段見出益張說出楚勢之盛幸有伯救之勤乃馬陵病楚來由勿以馬陵為謀之協舊主救盟分對者大謬○細味此題從楚正講到救盟殊非題意不若從救盟推出楚勢方是且有趣

嬰齊伐鄭

外夷濱兵于反正之國憑夏之罪彰矣

問垂棘之成究蟲牢之歎須體頻年與舒微句

會救鄭

伯兵勤于恤患可想夷勢矣

夷勢之盛正指躬往八國上見但從事迹上描寫楚勢不必斷楚罪亦不可云惟其張所以勤救云云試從益可見三字着想自有機軸

機軸

馬陵

究所以病外之故外橫可知矣

麟旨明微

就同病寫出楚勢之張謂之病便是剝膚之患膏肓之疾一般不作協與懼看前此一段正所以同盟之故謂其既親救而復為此盟為楚勢之益張也不向盟後說文中須根救來惟其同病所以同盟即同盟益知其同病矣

救鄭馬陵

外夷之益張于兵信見之矣

重救上馬陵只附救內作事跡不當以勤義協謀分

入陳 蟲牢 伐鄭善救 伐鄭救馬陵

外夷迭肆以勤中夏經特著其暴焉作法全單

入陳 伐鄭 伐鄭



因反正而亟虐之亦異于仗義之師矣

以其背已句極重正說所以異于楚莊處頻年只作事實收不待貶書法則救比不出反妥

○樂書教 九國救

即伯義之益勤夷橫益甚矣加二代鄭同

重本比尤勤見其益張前此此則字極宜挑剔全從反覆前後之師與君大夫之迭出驗出楚橫要得描寫口吻○妙在用翻不可正講

嬰齊伐鄭 嬰齊伐莒

春秋筆削救兵猶夏從夷之罪著矣

麟首明微

成公

三書

與楚莊入陳異與處父救江異

入州來

經紀外夷失險著外凌之漸也

須辨滅巢傳四鄰不能制制字乃控制之制楚之盛時聲援自相首尾控制四鄰何至為不通中國之吳所入即此是封境震不待到滅巢纔說震故曰著凌楚之漸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教吳乘車射御教之叛楚此意點入亦不妨

年八 △言汝陽

經紀內地復失而重予者之罪焉

有主碎作者然上三罪無明書法且碎作無結構還宜重魯作但

上三罪亦不得草草略過明為魯開一條路數疆里有定可破其貪制命罔極可破其貳不能正君正可面折此都是伸理名號乃晉之來言方持兩端以嘗我而魯且輕擲之毋亦予之晉索之晉遂可奪之晉未奉一人之明詔而須臾聽其易主自是膽怯耳則傳中取之不以道正是來言即歸根苗要從此着眼

取汝陽 歸汝陽

春秋重分地而取者歸者皆罪也

責魯責晉取不以道歸不以道下股有主責魯者勿從

歸汝陽 會號

即當強以律徇強知禮之重矣都形倒作

麟首明微

成公

三書

歸汝陽 歸三田

即內地之得失知為國貴以禮矣

二題皆主為國以禮無憚于強搭當以下比形上比即以為國以禮總論起後分自不類合

樂書侵蔡

外黨見攻于伯臣失人之效也

以書從三帥善謀點起主棄析公一意

壽納幣

經于大國圖婚之厚而譏其越禮焉

納幣當使大夫使卿過厚反非所以重大婚之禮重發為後法意

履繻逆 納幣

經重婚禮略與過皆譏也逆女必親納幣必大夫

壽納幣 如宋致女

內外之婚禮皆失之過者也

二項俱當使大夫不當使卿

圍宋 令狐 會宋 會號

信國念忠勳而錄後刑政之失見矣

順題點化重失刑斷罪勿以立武為從諫之美以衰惰之忠勳不

過一婦人肆讒危及二昆為善者懼矣當時武自宜立不請亦宜

立雖今茲念功立後向非韓厥之諫則趙氏幾不血食矣不有分

麟前明徵

田就有反田則前日之殺誠哉其少恩也故稱國以殺○如此說

連反田越顯其失方知往說之舛

城濮 令狐

伯臣世其忠勳則賞當延矣

上要從平日從亡說到攘夷定伯故曰勳下要從平日當國說到

置君定難故曰忠要合當延其賞意以晉失政刑起束

勳 春王正月僖公十四年圍宋 侵曹伐衛 會溫 圍許俱佐

敗殺 彭衙俱佐

忠 盟扈 新城 棊林 四國侵鄭 救陳俱佐

盾免侵 黑壤 會扈伐俱佐

或搭戰邲書救俱影全括無罪或搭同圍齊會宋會號蕭魚澄淵

俱影 立武

令狐 四國侵鄭 行父如齊 盟扈

經于內外之臣皆表其歷相之忠焉

吾有擁立靈成之忠鉅鹿稱其恭敬不忘未繳晉景薄世臣文有

輔佐宣成之忠士樂稱其相無私積未繳晉厲宥忠臣

圍宋 城濮 書救 新城趙易圍宋 城濮 令狐 河曲全

兩紀伯國世臣而知待之者薄矣比沙隨傳

天子錫命

經于王禮加內深譏其僭賞焉

麟前明徵

君天下言以恩撫綏之故曰天子然君臨天下宰制之氣象肅然

並存則刑賞愈有至當之則不可任意過差○今成公未嘗入見

天子如京修觀是邦君何等不王反賜命寵資此賞何等僭差

河陽天王比 隨易公錫命

惟大君為臣民之統故可以隨稱也

見此一大君也何以或稱王或稱子蓋以其臨諸侯則曰天王然

而君天下規模自在以其君天下則曰天子然而臨諸侯氣象亦

自在正見恩威不相離意須發出通稱之義不宜太闕要得法天

意不重事迹

變聘會伐

即徵兵以觀內外而制命從命之失見矣

論傳該重晉而以魯發于後即分亦須走遞以伐邾非義為案觀

二邊既字各有兩層意

變聘

觀徵兵之迹見制命之非義矣

盟主字極重晉之言伐邾不過謂他是盟主何為背他去事了吳不知所貴為盟主者要能攘夷以安夏纔是合義既置其患于始而又討其違于終成甚盟主不特制命非義亦衰竭甚矣魯不可從意帶後

吳伐邾 變聘伐邾

麟旨明徵

成公

天

經詳兵好兩責夫徵兵從兵者焉

還宜總叙交責分作

言汶陽 變聘伐邾

望國兩徇伯命皆失于不立也

上來言即歸下來聘即會伐以土地甲兵立眼

衛人來滕

大國逾婚禮之制經議以示戒焉

禮欲字極重謂別侯王之分尚隔一層○禮天子一娶十有二女諸侯九女况諸侯嫁女同姓滕之異姓則否今衛之來滕為伯姬歸宋也初滕于禮亦得但合後先爭滕者為之參觀則逾制擬于

天王矣

年九

盟蒲

伯主以講信收貳非本討也

通傳只一個信字信無不誠信正所以明義是失着後的救着○誠信乃根本盟即是末晉貳諸侯只緣汶陽予奪無常棄却誠信耳初不是馬陵而後少着誓言也雖當日汶陽之封已改無使齊復獻圖魯復受地之理只是剖肝露懷使天下曉然知其心或者還固結得來乃不知本此徒事于盟豈馬陵之誓言不能保其不去而今日之尋盟遂能招之復來哉書同者若曰諸侯之心既異晉特疆之同耳要從面謾相應處發出光景方與非固結句情

麟旨明徵

成公

天

戰鞅 取汶陽 公如晉 言汶陽 盟蒲

伯主啓貳而要以信昧于本矣

馬陵 言汶陽 盟蒲

伯主失信以啓貳而尋盟亦未矣

馬陵比見諸侯同好人心未貳意只叙事起便是

馬陵 盟蒲

伯主以服貳而尋盟不知本也

尋馬陵之盟尚參不透諸姬貳晉來由且曰昔之同心禦楚庶幾盛事至今忽生難邊無亦盟事未申耳豈知同不關盟則盟豈遽同也晉亦可謂不知本計矣須如此參講輕點便無味

盟蒲 蕭魚 衍歸

觀誠信服人則知要盟之非本計矣

以下二比引起盟非固結之本倒作如單不可于文後形講

○蕭魚 衍歸 盟蔡丘 會蕭魚更好 或搭禮邱費借作季路股者

即誠信足以感人知固結之本矣

全要擊本股不可徒用事迹入手將盟蒲點一句是明欲以令求

也將謂令則行不令則不行乎則伯駢之成良霄之告悼何以不

令而自行乃知天下不患有叛梗患無固結之誠有誠則令可去

蕭魚其一証也是明欲以言示也將謂言則喻不言則不喻乎則

成叔之灑敬奴之諾縛何以不言而自喻乃知天下不患有疑猜

患無固結之信有信則言可去衍歸其一証也○用道用翻方于

顧毋處有會

△盟蒲 蕭魚

服貳有得失則講信推誠之異也

○盟蒲 鄆陵

經紀兵信知盟非固結之本信非持勝之道也

原以不誠不信而貳則當以必誠必信而結見得當自反原無必

勝之理安得恃其偶勝之敬見得當自戒

△盟蒲 會平丘

經重固結尋盟與於威均罪也

二傳俱有固結字與末字一子一奪文子有信不可知之譏重在

本字反求諸已以惇信明義是本也是崇是飾子野有怨讎竝作

之料重在預字重力民以制治保邦是預也

△盟蒲 莒潰

經罪要信被患皆重本意也

惇信明義固結之本豈在盟哉效死勿去為國之本豈在城哉

宋楚平 袁婁 蕭魚 衍歸

春秋所書有子其得謀國之道者有子其得服人之本者

上禮義為主下誠信字為主

致女晉滕

麟音明後

兩觀嘉禮之失因見內女之賢焉

中以二柱聯講總見伯姬之賢玩程氏數語則此題有風世意後

面須咏出纒妙不得傍題

△六羽 晉滕

經紀望國禮樂而褒貶之義互見焉

褒中有貶貶中有褒正見得聖經包藏囊括之妙讀經者當得于

意言之表經有二字不開二邊皆有天子諸侯之等殺天子八諸

侯六天子一娶十有二女諸侯九女

執鄭伐

春秋重分紀事九惡貳國之昧義焉

以晉非伯討講于前轉到削救邊罪鄭棄義作殺伯獨一段略點  
出遞作爲是近主三段平重似非體

執鄭

經惡伯討之專謹臣度也

既無王命又不歸京師二意聯講收稱人殺獨不用楚不當救晉  
自當討惜其所以討非耳

伐鄭

貳國以從夷致討而外救不足錄矣

殺獨提過責鄭處緊就義利上發不可泛使鄭一向南轅此不足  
責亦或迫于走險此亦難怪今曾反正却以重賂從楚救在晉是

麟有明徵

爲排難救在楚不過夷類之同室是爲樊亂又烏足勤楚救哉義  
利字要說得緊切

伐楚救江 樂書伐

春秋爲大防計故不槩錄夫恤患之師焉

只爲侵陳以救鄭與伐楚以救江事跡相類故引以作首末辨論  
說不得江有可救之善

樂書救 樂書伐

春秋紀事錄伯救以罪猾夏削外救以著從夷

從書法上合總欲鄭從晉不從楚

九國救鄭 樂書伐

經于貳國始錄伯救以予之既削外救以罪之

或蟲牢伐鄭書救 執鄭伐鄭 兩邊亦俱主鄭

嬰齊伐莒 壬夫伐宋 易樂書伐鄭 韓厥伐鄭題更好

春秋兩削外救以貳國無可救之善也

上貪重賂而爲會鄧之役下懷集矢而從彭城之旅就事分別二  
役俱是既救後移師于莒宋明是二次與救鄭不相干非即伐莒

侵宋爲救鄭也要認

伐莒潰入聊

特謹小國被患示邦本也

一傳議論從左氏城惡之說生來莒之潰本末俱無而傳中歸着  
處則全重無本昧爲國之本即從潰上看出固本安民正與爲國

麟有明徵

成公

聖

之本相應聖人因左氏有城惡之說深怕天下後世把固國的根本  
本都倚仗在隆城上去故從莒潰上看出他昧爲國之本本在平  
日說似今日兵至便逃全不見有箇效死就隆城濟得甚事故書  
日以謹之不重斷罪要發垂訓意

滅黃 入滑

爲國之本爲國之備

正講後要略重本上傳明言城池爲備入滑無當如出則姑就攻  
之不克云云講

○潰入 長岍 比浚洙 固國以保民爲本爲國以安民爲本

爲國之本有二在民與臣加之意而已

必以安民爲本必以得賢爲本雖陸莒云云雖廣土云云

秦狄伐

遠人秦辨經獨甚其罪焉

或兩分或截作俱不妥只重貶秦致寇意入中挑講便了經所謹者華夷之辨句極重族類不復分有味非我族類者共焉句正發明不復分句以透秦辨意括出自有意致亦慮二句要認透慮此輩同惡相濟貽患不小故寧以義驅之爲我用耳時解認亦字爲猶字謂雖以義驅猶慮其後日爲患甚欠通

晉狄伐 秦狄伐

成公

聖

二國用夷相攻秦辨之罪著矣

勿徒說箇資夷要透謹辨及中國友邦至不亦甚乎一段傳上傳自反意愈不相干已爲不義正與以義驅之相應謂兵以義動雖驅狄亦可據他自相侵伐原不爲除殘驅暴而舉已爲非義又與狄共之可乎即指此二役非謂中國相攻猶曰非義而況藉援于狄云云往時場中添出秦人伐晉晉侯伐秦題畢竟非傳意

盟貫 陽穀 晉狄伐秦 秦狄伐晉

春秋比事以甚用夷者之非謹大防也

盟貫 陽穀 遂伐楚 江黃伐陳

即前伯以義驅夷而遠人用夷之非見矣

未比易召陵即盟貫傳

取汝陽 書救同括 歸汝陽 盟蒲 秦狄伐

伯國信刑交失內外之侮有由矣

取汝 歸汝 會號 以立趙武 代殺同括

經于伯國罪其信刑之交失焉

盟蒲 秦狄伐

兩觀伯國之召侮內治失也

皆字交字要體貼

○城中城

望國設險于微昧體險之大用矣

成公

聖

不但有用而且爲大用須將禮字說得十分森嚴就畫出一個極可恃的至險樣子方見不是迂談杜絕限隔字當影發而中字更有味正見寇未必環而伺于城之外吾之寇已羣而據于城之中城外可限城中可限乎夫此尊者卑者貴者皆堪爲守有等有威有物有采皆所以爲守規模何等宏遠故曰大正對益微言總之聖人直把一謹禮實實當險用文須喫緊

莒潰 中城

小國被患失政則昧體險者非矣

中城之城懲莒禍也故借莒事論之論莒曰政論魯曰禮各就其所急言也莒小國方遭外患故貴得民心魯成幼務將有內憂故

先定民志。作文當以魯說起。引出懲首之禍。中間短股相接。總發經世安民之道。非如竟合也。

○城中城 墮邱費

即內役之興華。見體險為重也。

下股強都之華。正所謂杜絕限隔云云。須就體險之大用發揮。泛說便無意味。以謹禮作骨。此從看經者論其道理。不必以孔子魯成拘對着褒貶語。

、中城 城虎牢

春秋譏設險。示經世之道。責棄險。待衰世之意。

上下須不矛盾。有國家者。內脩其政治為本。外固其藩籬為附。不麟音明徵 成公 吳

以臨事而恃傲守之末。亦不以無事而棄已成之業。

、中城 會平丘

春秋所譏。欲人君以禮為險。以德為威也。

不以城郭為固。須平日辨別名分。謹禮以為國。乃體險之大用也。不以兵甲為威。須平日固結人心。以保邦制治。乃貴事之預也。

○中城 蒐昌間

經于設險訓民者。皆醒之以禮焉。

俱重謹禮上。以禮國之衛論起。上鑿菅渠丘之禍。但禮辨尊卑。分貴賤。別等威異物采。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下做有莘之觀。但禮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非馳射擊刺之末矣。

年士 黑背侵

經因與國狗伯之兵。特示私親之戒焉。

晉命原是事寔。傳即後日事。以斷其過寵之非。寵愛不止。握兵權。就今日亦可見得。

年聘 黑背侵

比觀二君寵弟。可為後戒矣。

聘大禮。侵大權。俱寵弟之私。寵愛不專。在此根平日來。宜先見出流弊。纔是。

齊人來滕 異姓來滕非禮也。

經紀嘉禮。示謹制旌賢之意焉。

麟音明徵 成公 吳

用衛滕傳。罪宋公逾制。兼致女傳。賢伯姬無妬心。

公如晉

內君越禮事伯。經諱詞以示貶焉。

禮天子之喪。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惟其可也。成公以諸侯而會諸侯之葬。是視晉以天子之尊。而自處于大夫之列。越禮如此。故諱其辱而不葬。亦有不忍明言之意。

周公出奔晉

經惡王臣自絕。尤傷君道之衰焉。

周公乃天子三公。以叛盟輕棄其主。固是自絕于天。然王土王臣。大號所及。誰不稟仰。即楚之身為逋逃。已見號令阻隔了。況有廿

為遺逃主如晉者乎。周衰愈可慨矣。

瓊澤

主伯交夾之信。聖人有神傷矣。

晉楚已盟于宋西門。此會則魯衛如晉聽成也。家氏註晉楚為成。句極緊關。盟會者中原之局面。主伯之防維也。間有一二諸君與夷楚從事。已曰中原之局面漸分矣。然猶有主伯在晉而成楚。尙復何言。他日子反之言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蓋至壓陣而軍。晉楚之成安在哉。故略西門之盟而不書華元大勳。可作大結。

交剛

經譏伯國挫狄。示禦夷之道也。

麟有明徵

成公

吳九

禦夷主制楚言。此服三強之一也。不結日。不編陣。詐也。雖借大南傳非王事。意須本瓊澤成楚事來。見楚與晉交盟。晉不能制。而區區敗狄。方切時事。而不涉于浮。

年十三 卻錡乞師

春秋抑徵兵者。見兵以義重也。

當日寔是徵兵。未必有恇怯之情。大抵兵以義重。合于義則為徵。越于義則為乞。貪忿之中。無直理。卽索賦。不失為借兵。此全從書法上描寫。他應連聽命于人之狀。虛虛駕出一段。單伏屈損。意抑之以乞。庶幾人知慎義而動。要體聖人微意。纔是上乘。報怨貪得。自不得請于天王。以大義驅之。而至于卑伏屈損。無兩層。不以王

命與師。故特書曰乞。要細認傳非貶其專。雖結乞字書法。非落穴處。要不得以王命與師。病根從何來。惟晉魯不相君臣。故苟非誅亂討賊。則以不得專之師。不能不出于乞。論理自當如此。

升陘

不書泓敗。書敗。遂乞。錡乞。上二比易滅。譚取鄭全。

經有重內輕外之文。獨于徵兵無異詞焉。

以升陘泓敗。開關說書法。以起下段。

遂乞 錡乞

春秋槩陋夫徵兵者。以皆非義舉也。

以內外渾作。俱要發乞字意。仍須以春秋魯國之史難起。紀魯事者。內外有辨。何于乞師全貶。以皆有報怨貪得云云。透發見既名。

麟有明徵

成公

吳九

曰乞。無同罪異察之理。伯不得行于字下。而謂魯又得行于荆蠻。哉。語意當有頓挫。方肖傳傳中。至于字從無不字翻下。極有味。舊云擅徵兵以報怨。未妥。

遂國許 會扈伐陳 錡乞

兩觀伯主合兵討貳。而徵兵討貳者非矣。

上二比是徵會討貳。皆見其未聞有乞。

錡乞 圍郟城

經紀土地甲兵之事。皆斷之以王焉。重王命。謹王慶。

錡乞 戍鄭虎牢

土地甲兵有所受。皆非可專之者也。



○如京伐秦

春秋酌辭以紀觀王，有深意矣。

因會伐而行，即不成朝禮，故不書朝而書如此，乃事實書法。重以伐秦為遂事，存臣禮上，全從聖人書法上發，不宜漫為斷罪語。明知是諸侯之慢，如京是繼事，而聖人却以為特典，亦假空名以維實禮。意豈曰小補，須透發君臣人道之大倫句，是綱與傳末大倫必正句相應。敬字最緊要，君臣主敬，天理人欲之分，皆敬慢所為。故以朝王為重，為此懼一段，都從聖人意上發。意字正與事字相照，要將傳末一句說得愴惋方妙。

如京

麟前明徵

成公

辛

諸侯因事而朝，王慢王甚矣。

須兼諸侯說，即一魯以見之。至于此極句，要說得剴切。

南季聘 榮叔錫 侵蔡伐楚 侵曹伐衛 如京自伐秦

經詳諸侯之慢，特示存禮之意焉。

諸侯每歲二句，尚不是斷罪語，言尋常侵伐皆不朝，今伐秦而朝者，徒以道自王都故。故書曰如，以見其慢，即難起遂事書法。後將二聘挑入，發為此懼一段意，不可以上四股並提。如傳取局便是南季聘 榮叔錫 侵蔡伐 侵曹伐

許觀修禮用兵之迹，慢王罪著矣。

有慢王之事，然後有尊王之意。此正是為此懼作春秋的緣由，以

本比起束中分，王禮未修，猶當述職，況聘問屢施乎。他事未遑，猶當朝覲，況侵伐四出乎。

○祭伯來 盟洮 厥貉 新城

無所書而不明君臣之義，聖意遠矣。

無命者，抑之奉命者，縱之。從僭王者，奪之。外僭王者，予之。此是何等意思，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至字，正從四或字來，要體貼其義，得行一段，亦要發起處，須以君臣人道之大倫帶起。如京伐秦，貼明為此懼而作春秋意，方是傳脉。○近云抑縱予奪，不必分貼，覺混了。

易五國伐衛 突救 楚丘 河陽全

麟前明徵

成公

壬

易楚丘 河陽 遂圍許 如京全

河陽 自京會伐秦

春秋重君臣之義，有正巡狩之名，有存述職之禮。

俱屬書法上發意，雖以巡狩述職合重正名存禮上。

自京會伐秦 廬吳歸

經重朝覲封建之典，兩有以存之也。

二邊俱用聖人懼作春秋云云，上臣敬君子，敬父下，與滅國繼絕

十四 婦姜至

望國失親迎之禮，經譏其失正焉。

論齊魯封壤，爵次道途，皆當迎之于其國者。

平 主 遇 垂 傳

觀貴戚之辭位，可以止亂矣。

文中須慨發一國二君及爭亂不已，須以遇垂爭國之亂說起。

○子臧辭國事在執曹後，須叙明春秋取之雖以其讓，而所以取

其讓者，蓋當時父兄無與賢之命，負芻又列于會，此而猶欲立乎

其位，區區一曹，負芻君之，臧又君之，其不為鄭儀衛，則者有幾，亂

寧有已哉，此讓所以可取，不然札非不知讓，春秋何以譏之。○如

此講來方不犯駁。

伯主討罪不專，可謂伯討矣。

麟音明微

成公

聖

叙晉合諸侯伐秦一段，是罪案極重，又不敢自治二句，特見出更

堂正處，不可與上意平看，玩傳末未有執得其罪句，可見近欲重

歸京非傳意。○既列曹伯于戚之會，然後執之，以致曹人請于晉

曰，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看來此舉未為盡善，結中可見之。

執嬰齊 執衛侯 執曹伯

春秋迭紀伯討，獨于夫得正者焉。

以二事提起，重本比。

○華元奔歸

外臣一意討賊，去就皆正矣。司君臣之訓，句極重，正其志于討罪處，去就以正，總重討賊在既

奔未歸之間，不在反而能討，乃出奔而後入，六字極有力，就此看

出這都是甚麼念頭，自見其正，須渾講。○宋有蕩氏之亂，華元以

一戴族處五桓族之間，若戀戀一官，誰復念及討賊，元却以君臣

之訓，期于必正，不能治官，非謂越境乃免，姑以是寬其罪，亦非為

遠賊自全計，謂我與若輩浮沉，既非其心，力不能討，徒發一長歎

何益，為是借援于晉，期在必討，故托身河上，居晉宋之界，明示以

許之討，則入，不然，斷不與賊同朝，及國人與晉皆許之討，于是抽

身返旆，此其心事何等光明，氣概何等英烈，千古人臣之義，正該

如此，故曰正。

華元歸

成公

聖

義仲于歸，則歸為不苟矣。

只從而後，入拈發，總見他不輕復。

魚石奔

印強臣去國，大夫靖難之心，遂矣。

魚氏蕩氏皆桓族，蕩澤務公室，魚石黨焉，故元討而出。

宋楚平 瑣澤 華元歸

外臣素有大勳，國難所由靖矣。

宋楚平 瑣澤 外臣有安國睦鄰之勳，所以取重于國也。

只借二事，發其勳之大，講須斟酌，乘堙紆宋國之難，動在社稷，西

門結音楚之成動在天下。即必君為功。潰防為信。其事不足多。而有動若此。亦足以堅衆人之心。寒不軌之膽矣。

元歸 鱗奔

二臣之去國有成其忠者。有成其信者。

魚府曰。元反必討。寧喜曰。必子鮮盟。蘇轍穀梁。

鍾離

諸侯通當外之夷。經特詞以傷之也。

惟吳僭號比于夷狄。故責中國不當親之。原是一意。舉號乃常例。

殊會乃聖人特筆書法。楚亦僭王。未嘗殊會。而吳獨殊會。故傳以

成襄無伯云云。蓋春秋初有伯則重傷王。迫成襄之間有夷則又

麟音明微

成公

至西

思伯矣。齊晉大國二句極重。曰不能敵。曰親吳。曰聖人蓋傷之。見以吳進。偏中土。僅夷風之競。以大國亦俛而就吳。直為伯氣之盡。所以聖人修經至此。不忍為齊晉言感慨。係之在成襄之間矣。有不禁愴惋意。○拒虎進狼之說。傳無此意。不必批。

△首止 鍾離

兩觀殊會之文。意在正分謹防也。

各就書法上說。以賤字。尊字起。重不敢抗。不能敵。上不能敵。是寔

話。不敢抗。是論道理。一示有王。要見聖人扶植意。一傷無伯。要見

聖人槍悼意。不可加貶。入手當以特詞說起。殊會。是聖人特筆。向

嘗以此殊會王世子。何以是加吳。然後以義各不同。頂出分作。繳

處仍須斟酌。如此方有下落。

上六 雨木水

觀內辱預微。知天人之不誣矣。

上溫下寒也。此木介甲冑之象。雨着木而成水。陰盛陽微也。木者

少陽。貴臣之象。胡氏因王氏不足畏之說。廢洪範傳。故發此論耳。

○天人相感不誣說者。不察。猥以天人不相及。至欲盡廢五行傳。

試以魯事觀之。癡陰之象。甫見其端。不旋踵而却君。俘臣。此非咎

微之先見。捷如桴鼓者乎。比事以觀。彼陋儒之欲廢五行。真不足

與語春秋者也。

沙隨 若丘

成公

至西

麟音明微

觀君臣見辱。而天變微已。

紀兵而重分。尤示倖勝之戒焉。

重君提過。只發倖非持勝之道。未有勝負之形。正見他是倖處。

○凡勝之可持者。必在我先有可勝之具。○晉徒奏巧于呂錡之一

矢。此正楚子所云天敗楚也。故曰倖也。倖則不得更生。驕溢就館

穀時。便不能終日。意所以思生。凡庶勢所必至。文字語要醒出

鄂陵 三伐鄭

伯主倖勝而不競于外。深足戒也。

主楚勢益張。句。就楚張內入晉息。仍歸到內亂上去。

三伐鄭

伯主選舉而不競于外，倖所致也。

中輕點三比，先後渾作一師，頰上而子罕宵攻，皇皇然失軍矣。再師首止，而子重索賦，纍纍然束結矣。三師汝上，而子申赴援，惴惴然輟戈矣。○論格，首伐鄭輕遞過，重下二比，方是。

、鄆陵 三伐鄭 夾谷 歸田 墮二邑

惟聖人能無內外之患，則知倖勝之禍矣。

先將鄆陵問起，隨將孔子入講，轉過倖勝，末要將孔子收繳。○此題極難打疊，坊刻多不入解。惟聖人能內外無患，正以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故外患既息，內患不生，聖人豈真有異術能字可味且。

麟有明徵

成公

五

以內外無患，與外寧必有內憂，炤看，似有輕重，不宜平看，謂惟聖人格，強歸三田，而二邑既墮，亦可無憂于內，治彼其所以禦外而治內者，有所持以勝人者也。而鄆陵之勝則倖矣。三伐無功而樂御中構，國勢卒至大亂，所謂外寧必有內憂，文子之言如左券，乃知學聖人而不得，正不如留敵國外患之微耳。須如此打局，不可以孔子入講後。

鄆陵 獲變

事有驚外而顯武者，皆經所識也。

文子外寧內憂之戒，子產文德武功之語，皆驗。

、鄆陵 盟戲

伯國制敵，見倖勝善勝之異焉。

違士燮，聽卻至倖而勝，非持勝之道。楚勢益張，晉遂怠矣。外寧內憂，卒如文子之言。違荀偃，聽智罽，使不得與之戰，得善勝之道。于我未病，楚不能矣。外屈內順，卒成鄆門之算。○各即本比，便見其倖與善不必就事後論。

三伐鄭 頰上首止汝上 三伐鄭 牛首北林東門

兩觀伯兵加貳，見倖勝善勝之效焉。

當時梗晉者楚，角楚者晉，依違晉楚之間者鄭，乃厲則三伐鄭而徒以張楚，悼則三伐鄭而卒以制楚，此其故何也。須如此總問起，更得勢然後以違文子庸武子本鄆陵盟戲作文。

麟有明徵

成公

五

三伐鄭 兩入吳

勝兵不能久者，二倖與力而已。

遂怠遂字，已入已字，俱妙。士燮曰倖而勝，非國之福。至三伐鄭始驗，子胥曰盈而毀，乃天之道。至兩入吳始徵，要從禍福相倚之機，兩邊發出，慨歎意無斷，罪語亦不必多，扭事迹。

沙隨不見

春秋不諱內辱，氣足以奪伯也。

雖就成公說，全重因事垂訓。春秋伸道不伸邪一段最重，正是不諱主意，須從全直在公發出，萬人可往，天地可塞，一番氣象。言外便見人只要自信得過三反後之橫逆，可付不較，發得兀爽為妙。

假許 盟幽 處父盟 取郭 沙隨不見 孫齊

春秋屢諱國惡獨詳天理直者焉

諸比只辨書法重本比全單

假許 盟幽 處父盟 取郭

聖人存臣禮于諱詞亦視其不得不諱者而已

要隱隱見四比皆有歉于心意方昭本題

假許 盟幽 歸邾益 歸二邑

只假許 歸二邑同 易盟幽 六月兩亦同

春秋于內君諱其惡而揚其美也

總發揚其美不揚其惡意言外便有惟惡則諱非惡則何必諱有美固揚其未必美而亦不涉於惡者矧于揚得此方有情

麟首明微

△蔡季歸 道朔入 邪高子盟 義平邾甚

春秋之所伸所榮唯道義也

道邪義勢就一事中聖人重此不重彼故曰正已而無恤乎人以示天下後世守身應物只要自反無歉

易突救 朔入 椒聘 會號全

會尹子伐鄭

春秋紀兵示倖勝之戒也

瀆分只提過督揚次矣猶曰一魯之無功制田穎上還矣猶曰還之無成至定計宵攻子罕竊發舉三國之師不能以成旅報罷豈晉之頓弱哉則鄢陵之一矢誤之也

曹伯歸自京師

即大惡之復國見王室之失刑也

其位未嘗絕言其位已絕天王怎不絕其位而釋有罪書法明是兩書法但上下實一意舊以此作一意仍用轉語甚謬觀所以累乎天王句所以字便是聖人罪天王主意負獨原合書各今以天王不絕其位而不書名則蔽罪于上耳因晉二字要玩周室之衰只為號令不行于天下平日不能伸靈爽之柄自作主張今幸晉執而歸我則以主伯所共惡者而我因而即之刑却不是極便一箇好機會竟自釋了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無以句須透

錫命 歸京

麟首明微

成公

五十九

經于王室而譏其僭賞與失刑焉

春王正月 僖二十四 趙鞅歸

春秋重刑賞兩致意于晉事焉

文不賞介之推定不刑趙鞅講後須挨開發以堯一段意纔妙曹歸 鞅歸比俱是縱釋有罪因晉因韓魏題意亦整

若丘

即伯主之辱內臣信讓之失見矣

斷主晉厲過聽卻犖與宣伯一類人怎說得聽讓勿從僞如奔

即讓臣去國見伯臣納忠之善矣

范文子納忠要本赦行父來聲伯之請挑入

盟扈

觀伯臣見釋由忠足以感人也

主季文子之忠足以動人而以聲伯范文子點之

若丘 盟扈

信讒納忠伯國君臣之得失也

舊俱主晉厲卻犖聽僑如文子聽聲伯帶作根由看來還宜上主

晉厲下主范文較得傳意

若丘 僑如奔 與上主全

僑如奔 盟扈

麟有明徵

成公

卒

去讒而着忠伯臣之納忠見矣

只主范文子聽聲伯以納忠講忠邪不兩立不必分

行父如宣行父如成盟扈

伯主釋內臣以歷相之忠感人也

既搭兩如齊還主行父本身說而以諸意伴講

鄆陵 沙隨不見 伐鄭 若丘 僑如奔 盟扈

伯主信讒辱內猶幸有納忠之臣焉

以晉厲信讒不見公執行父散叙起歸重范文納忠為是○前面

諸題諸家所主不一或彼或此或一意或二意隨意執主殊無定

本看來刺偃一傳雖俱是述事未定于奪但前有訴公于晉侯晉

侯不見公及晉人執季孫句則聽讒應屬晉君後只有范文子請

樂武子云云乃許魯平故納忠俱主范文子

行父如 茂如京 書救 鄆陵

巧于肆讒者至以內臣形重臣焉

舊主斷罪似不必只矧他口氣發其奸讒巧計樂范犖所忌者季

孟犖所惡者以所忌形所惡所以動其必去之心也

○若丘 盟扈 會號 取郟

二臣遭讒而免于難忠所感也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范文子稱之忠不忘國難不越官趙文子請

之然有士燮趙武而後知行父叔豹之賢亦要見聲氣相召意

麟有明徵

成公

卒

盟扈 會號 有主効忠守信合即從上題

伯國獎忠而世勳皆有得于從諫者也

上聽士燮赦行父下聽韓厥立趙武○盟扈比惟此主晉君說

十七 夏伐鄭 冬伐鄭

伯兵兩舉而不競于夷脩盟之故可推矣

以柯陵之盟問起未繳出柯陵全懼意須知柯陵之懼非為二不

競而懼乃即二不競之迹而斷柯陵之為同懼觀傳中會于柯陵

之歲句可見

柯陵

春秋紀信而著懼外之同焉

與難澤意全把兩伐鄭落後用不然文法一驗便緊緊接入柯陵

辛丑用郊

紀望國享帝譏其非時之甚焉

所殺之郊當以正月上辛今周之九月乃夏之七月非時甚矣借  
意不必用

公至伐鄭

稽諸侯之旋師知懼夷之同矣

與夏伐冬伐同意楚子申師于汝上諸侯還見柯陵之為懼楚前

二伐皆以會致此獨以伐致

公如晉 搭晉君方明

成公

空

伐宋入彭城

春秋紀兵助逆為逆皆罪也

惟其非世故楚納之為非正見楚崇奸宋不受而強納之也惟其

已絕故魚石復入為甚逆書復見石藉援義已絕而強復之也托

於諸侯二句亦是足上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意不得單收下殿

魚石入 樂盈入

春秋兩紀逆臣復國而皆甚其罪焉

楚納叛晉致亂只點入

士句聘 亦搭晉君方明

杞朝 亦全上

冬楚鄭侵宋 救彭城也

春秋紀兵而助逆從夷均罪焉

與伐宋大意同末繳云以楚之釋君助臣悖義如是而鄭乃從之  
宜乎晉伯放義之兵因之以起也

虛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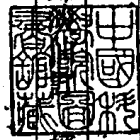
經紀伯信深子其勤義焉

會諸侯救宋乃彭城首事只主勤義襄公在喪不會點起

成公

麟旨明微

青溪吳希哲膚卿著 富春朱 錦



方虞鳳慶卿 戴茂榮劍仙 較

裏公

元、圍宋彭城

經于叛邑而追書之為王度謹也。

疆域封守正是王度正之固之正是謹山川土田受之天子以王  
度追稽之疆域封守原屬于宋即周天子不得無故妄更易宋子  
孫不得以意私損益楚安得取之宋魚石安得受之楚不登叛人  
者就聖人意思不成其叛上說若不係之宋便是成其叛了追字  
有味本周武王宋微子來晉放義于叙處見之

麟旨明微

裏公

伐宋入彭城 圍宋彭城

春秋謹王度地雖失而追書也以上比已取已入  
倒入辨斷如單

△取汶陽 吳滅巢下易城虎牢同

經謹王度深于分邑致意焉

疆域封守須于正固中暗昭出不登叛人意方得

△圍宋彭城 荀吳伐鮮虞

經于已系之地而追書之不登叛人之意也借下比以形本  
此此主最確

、圍宋彭城 城虎牢

春秋筆削分地有明度之不可紊有明險之不可失

上追書宋下不書鄭上君子不登叛人下聖人待衰世俱就聖人

意思上說不當作斷罪語

○圍宋彭城 成鄭虎牢

春秋正分地有追書之以謹王度有還係之以責逼貳

楚已封魚石而成之矣晉已遣魏絳而成之矣上追書下還係上

王度下王制上股無斷罪語近云不與樊亂欠妥

圍彭城 叔弓會陳

存邑以謹王度存國以合天德

上楚不得取石不得受下國不可滅世不可絕上以魚石既成難

起說到正城固封而叛人不登王度所由謹處下以穿封為公難

起說到與滅繼絕而民心攸歸天德所由合處

麟旨明微

裏公

伐鄭次鄆

惟晉伐放義而昧義者無足惜矣

惟晉伐放義則被其伐者自無善可救渾融申發何必以予晉就

君臣言罪鄭就夷夏言截然為二作文宜以從楚黨石說起將此

意說透便見晉伐放義而鄭自無善可救意原聯絡喫緊觀傳自

釋君助臣事已悖矣已立鄭不當從楚之案此前段埋後段格也

後云不以大義裁之正與放義義字相應此後段昭前段格也渾

講為是○傳中二義字總屬君臣○次節是韓厥以偏師伐而諸

侯次以待之與伐而次不同文中只作事實

鄆陵 三伐鄭 伐宋入彭城 圍彭城 伐鄭次鄆 壬大



經原伯義見昧義者無足惜也

見伐宋入彭城楚事已悖鄭不擇義堅從之不過德鄆陵之私耳  
晉為彭城之討復與伐鄭之師則義聲丕著彼鄭之受伐何足惜  
而楚乃于救鄭之後復侵宋哉只如此融發同單

圍彭城 伐鄭次 壬夫侵

原伯兵之放義則昧義者無足勤外救矣

以上二比串講重伐鄭上格意大略同上題

伐鄭次鄭 壬夫侵

貳國見討于伯義斯不足勤外救矣與上題同

伐宋入彭城 圍彭城 伐鄭次鄭

麟旨明微

襄公

三

治叛臣而復治其黨放于義矣

以伐宋入彭城見魚石叛君鄭不當從楚黨魚石作事迹講起下  
仍將圍伐串發重發晉放義意此係前半傳搭與下半無干只就  
君臣之分說不必扯大防意

圍彭城 伐鄭次鄭

伯兵兩合于義惟為大分計也

惟魚石為叛臣故義當圍惟鄭助叛臣故義當伐既治叛逆之臣  
復治叛逆之黨當抑揚講小小分點不宜大開傳中此皆字從于  
是乎與遂字意頂下須婉轉發之獨重大分

鄆陵 三伐鄭 伐鄭次鄭 壬夫侵

去伐鄭次本股同

貳國懷私而從夷經削外救以著罪焉

後半傳搭此題無討魚石事只主削救邊伐鄭次比只見鄭之見  
討于晉就轉到楚救上不可于伐鄭次纏晉放義○以三伐鄭貼  
傳于楚不貳句代伐宋入彭城股甚確蓋伐宋入股混入君助臣  
意去之為是○切記此傳無圍彭城股只主罪鄭無壬夫侵只爭  
于晉

壬夫侵

經不以恤患之名假外夷顯貳國之昧義也

重不以大義裁之句只說鄭無可救之善不必說晉之當伐○壬  
夫救鄭之後遂侵宋非侵宋以救鄭也往刻多誤犬丘呂雷係侵

麟旨明微

襄公

四

宋時事非救鄭時事取大丘乃子然非子辛須斟酌

壬夫侵 貞救鄭

春秋筆削外救顯從夷迫貳之罪也

邾朝 衛晉聘

經于列國交鄰深罪其廢禮焉

時簡王崩但交鄰而不奔王喪君臣之禮何在雖說三國而魯亦  
在中玩宗國句可見以禮字為主二方字點得有味文中要得款  
惜意

鄭師伐宋 楚令也

貳國困于夷令宜善為從伯計矣

借八年貞伐鄭傳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于晉據左大夫欲從晉正是欲息肩于晉也信任仁賢等語須入講

晉師宋師甯殖侵鄭

春秋權師將之稱兼重之義見矣

主大棘傳晉宋稱師師衆將甲也衛書甯殖將尊師少也鄭困楚

令被晉討而不能決去就此意只提過統一主此作文不如上說

有據晉伐喪可作束

秋會戚舊王大夫專會然邢丘漢梁傳俱所未及陳述傳入卿和陸搭此較可

○冬會戚城虎牢

經以失險責貳國亦待衰世意也

麟旨明發

裏公

五

守土繼世即緊頂以遷徙奔亡則傳所歸着處明謂門戶既破國

無可守與大道之世外戶不開時勢不同待衰世不得不如此不

得泥守土繼世籠統說個分地不可棄時鄭僖方立諸大夫欲從

晉而子駟不可故孟獻子請之知武子善之則棄險須本從楚說

來傳中不能有三字極宜玩非謂力不克有也○要將虎牢看得

關繫方見鄭不可棄聖人非是欲鄭據虎牢與中國抗只欲其保

一國之藩籬而諦觀天下之局面可以從容擇義耳此意要識

取牟婁 取郟防 滅下陽 城虎牢

經惡啓疆而尤罪失險待衰世意也

玩傳原以上段引起下段意原趨歸失險不必開體固字亦字解

流水格方得體只牟婁虎牢略分亦可詩云疆里易云設險

下陽 虎牢

經兩惡失險者亦待衰世意也

玩猶虞句比論方妙將待衰世意重講起然後見出險不可失以

二比輕點過總發

嬰齊伐吳

外夷屈于敵國棄人之效也

主長所傳棄巫臣以貽患○凡如此題要得傳中是故爲國後一

段發出慨歎意方意趣淋漓

長檣

麟旨明發

裏公

六

外臣亂大禮于望國可語知禮矣

主納幣傳羹牆咫尺不在獻子之目而在武子之心說箇天子在

上勿論他平日知禮何如即此辭稽首一節凜然令人有天子之

思焉此一念志敬處着實可取不獨節具已也

雞澤

好以懼外講則書同之故可思矣

胡氏只因王臣一句反覆辨論見雞澤書同爲此不爲彼只將楚

當日時勢見得諸侯同懼便了繁陽只引一驗又說不得因此有

戒心○雞澤之壇單子預盟王臣與諸侯構成亂象乃春秋書同

之故却以戒心于楚非爲王臣也當時射月之筵倖不可以再邀

而黨石之戈憂未必其遽寢至煩我東諸侯信宿鄆郊時事固繫可知也且悼甫嗣伯積衰未振新政未洽所以小非勉就大非姑應自晉迄邾誰不以楚爲念不然一令尹駐師繁陽上何必知時之戒遽屢于獻子則同盟之故可思矣若夫王臣預盟其又奚煩于書同哉只作辨體行文

盟洮謀王翟泉謀伐女栗頃王

歷泰王臣無書同之文可爲懼外案矣

近用傳末一段是寔斷罪全非傳意當以劉單預盟疑起書同轉過三盟不書同辨出個今之書同不係王臣預盟之故全從虛處着議○篇中亦要見王臣雖預不關夷夏之故方有情○此與四

麟旨明微

盟不日同體

柯陵 雞澤 平丘加二伐鄭 表僑如 陳蔡歸大略同

迭紀懼外之信皆著其同欲焉

炤雞澤單意發稍分三段二伐鄭僑如會陳蔡歸事雖未出亦須略炤一歌柯陵以七國而懼一子重再歌雞澤以八國而懼一子辛三歌平丘以十三國而懼一棄疾○王臣與盟意只繳一句下便

突救 執曹伯下比易齊人伐衛同

觀于敦信尊法者知交好之罪矣

王臣敦信義諸侯尊王法○周有此題只借此炤出王臣諸侯交好之罪無煩書同意

袁僑會 廬吳歸

觀中國之恐懼知其所以修盟矣即雞澤平丘脫母

葵丘 雞澤子明分

宰孔不與諸侯盟諸侯亦不與宰孔盟各守其分也單子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上與單子要言各踰其分也只如此合餘意略點

袁僑如會及盟單袁僑如會主雞澤傳

經紀大夫之盟見權之猶有所統焉

題全從比炤立格作揣摹語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自此始懼楚是事寔只略點以諸侯猶未失政虛活想出發之當以溴梁問起見憑怒歌詩安知不令自諸侯而獨以爲專乎則嘗以袁僑之

麟旨明微

襄公

盟所書諸侯之大夫者想之以此落脉中講盟者大夫主者諸侯而以溴梁獨書大夫煞局

荀營帥師伐許

伯兵討貳失服人之道矣

主張氏註知營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遽與師伐許不能脩德保陳使陳固而許自來規模欲速宜其併陳不保也○許靈公事楚不會雞澤故伐許

同盟幽 戊申隕石 取鄆 孫齊

聖經有諱有不諱參文質之中也

此傳所論文質皆從諱名上發來古不諱名質也帝道也周以諱

易名文也。王道也。夫子兼帝王而參文質，故放其諱名之文，以諱國惡，而從不諱之質，以紀君名。文質有本末，故略放其文，盡從其質。放從字有斟酌。○文以全忠孝，質以存實錄，要會法萬世意。

只取鄭 滅偃陽同，取滅字易惑人。

易午伐鄭 取郭同但俱就襄公身上說

盟幽 隕石 執小邾子

春秋屢不諱君名，從其質也。

馮云傳明有戊申宋人的語，他比不得漫搭，亦是。

五國伐鄭華元厚陽生入 陳乞獻諫

經明忠孝而譏夫違禮獻佞者焉。

麟有明微

漢公

九

後世不明此義，與春秋之法不行，句要發。○違禮獻佞，原自忌諱。

上說搭此欠妥，姑錄備題。

易射姑朝 鄭伯逃同。

易考宮 楚子伐徐同。上隱成父邪心，下子革與王言如響。

蔡季歸 鄢陵

經明忠孝，兩有取于外臣焉。

上蔡季請諡，下還從樂鍼不諱父名為是。

易首止 秦人伐晉同。上定世子，下魏顆從嫁妾之命。

易貞伐鄭 會宋同。上不從靈厲之命，而諡之為共，子囊不

獻佞為忠，下不從口腹之命，而薦之以芟，子木不違禮為孝。

豹如晉

內臣能辨樂之等，亦可謂志和矣。

重志和上，凡尊卑上下得其序，而後和。今穆叔于三夏文王弗敢

與聞，還其禮于上也。于鹿鳴，四牡，則云敢不重拜，協其情于下也。

○或欲兼禮樂說，不若主志和一意為淨。

公如晉至主公在楚傳

經于內君寓外，因其安而略之也。

時襄公年甫七歲，冬如晉而春返旆，歲首不書公在晉者何，當時

獻子相行能申借助之請，晉侯設享，惠諾屬節之願，則內外俱無

可危，春秋所以略之。

麟有明微

漢公

十

善道

即二臣所以布命，可得聖人進外之故矣。

有此一端，下面進吳方有來，歷此乃會戚始事，而戚之會，正據此

以進之。但此在寔事講，下在書法上講，當以會戚何以稱人問起，

以善道作會戚之案中，間只就彼聽好，此告期，描出一段慕義光

景，還他明確，問二臣奚事，則命之自晉，是用藉手以告耳，問二臣

何以布之，期則請之自吳，是用以欲從人耳，即此便見來會不為

主意，末須舍發，舊云不可收書法，不知以稱人問，自當以稱人繳

惟其聽好云云，此會戚所以稱人也。○有據下傳貶而稱國書法

從貶吳上，見出失體者，亦有見，但近多從上主以之作結，較冠冕。

○會吳于戚

經進遠人之從伯好其情見矣

來會諸侯便是諸侯為主諸侯往會便是主吳皆非有兩層主是賓主之主非主會也聖人之情句極重聖人之情只是推尊中國欲使夷狄効順與荆聘傳與人為善之情不全

會戚 會祖

觀春秋進退遠人其情見矣

子奪俱就吳講然不重子奪透發聖人之情而以春秋之義參講重情上情與義有別情就隱隱怒喜看出而顯致進黜則春秋之義也情在先一着○坐致諸侯便為主來會便不為主○會戚是

麟旨明教

襄公

上

悼制楚服陳之會會祖是悼通吳制楚之會○二則字下得有味就此見出聖人是何等意思

會戚人 會祖 舉人入郢

春秋于遠人因順逆善惡而待之異焉

聖人之情只欲夷狄之効順故順則進逆則貶必如是而後義明聖人之心初無毀譽之先見故善則進惡則黜必如是而後法公義原一定而不可易法原無定而不可泥勿以情之順逆事之善惡對各體兩則字上壽夢下閻閻○上不徒說夷狄之効順即黃池傳所謂冠裳倒置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冬戍陳伐陳救

即伯主防禦之勤知其不可背矣

陳逃傳只有戍陳所云救指會鄆非指此也合議剛若出此三股姑以未伐則憂其疾討而戍之既伐則會于城蕞以救之二意碎講發晉之勤末要見陳不可背意

冬戍陳

即伯國勤于防患知與國不可背矣

以成虎牢傳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炤看則此斷為春秋所與有陳非吾事為謀不卒而竟至于失陳此意可作結

滅鄆

經罪小國滅親誅心之法也

麟旨明教

襄公

上

作文全在解書法上蓋胡氏因聖人罪甚舍鄆書法推聖人度宮有滅鄆之心耳不然鄆雖欲立莒獨不可緣大義以却之乎

○城費

即世臣越禮之役可為後戒矣

玩傳曰則固忠于公室曰及行父卒曰遂專曰益張語意總是謹微意漸字萌字重看羣小嬖之正與南遺昭伯數句相應須拈出着眼作文宜以越禮作事寔以履霜二句透講寔發而以用人數句作咏歎語挨開透發于後味然則字乃字及義自見句傳所歸着處自可想見舊重越禮責宿甚謬即單以世官呆責魯事之非俱不肖

如晉 如齊 如晉 城費 墮賈

強臣忘先以自殖其禮終不容掩也

墮賈只將來一驗發在後先點則轉折不順傳

如晉 如齊 如晉

內臣歷相而無私見後之當繼矣

始相在文公之世其後宜之援立寔定策焉迨事成公稱老臣矣

相歷三君則權得自為且經時日久其時豈無羣小嬖之者惟其

一心忠于公室所以淡于自奉如此徒說他廉潔全欠痛癢

季子歸 春王正月 宿如晉 城費

望國之用人以賢安而以世殆也

麟旨明微

襄公

三

不必板開總見用人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意

季子歸 三卿伐莒 易作三軍同

概論用人當惟其賢不當惟其世也

上有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句

蔡丘 城費

用賢臣以成功者可子用世臣以啓亂者可譏

首止 蔡丘 會號 平丘

兩觀得人者興而以賢之効見矣

首比易屈完來次比易會蔡丘便是合題須記

城費 城杞

即內外興後而見先德先業之當繼矣文子相三君文襄悼事可解斷

盟扈 城費 會號 執舍

經重先烈有罪夫墮之者有子夫繼之者

行父効忠宿背之叔豹立節舍繼之

城費 圍費

役舉于私邑見官人者之失兵舉于私邑見正已者之失

既如此命題上邊當主世官○近主不忠不恕合還不如舊主

城費 作三軍

內臣之固邑專兵皆足以垂後戒也

出士執聘 墮賈 卽前題脫母驗失民驗越禮

麟旨明微

襄公

古

城費 邢丘

紀越禮委權之事可為用人行政者戒矣上用墮賈驗下用漢梁驗

會郟 如會

外君志于從伯春秋變文以嘉之焉

重志字登以禮義作目只主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三句餘皆註

卒于郟者○單會郟主陳逃傳又救之句與成陳全意

陳侯逃歸

經陋棄伯者以禮義絕也

禮義二字要醒須參看上傳輕字要玩晉君方明數句不重晉勢

盛乃為陳畫策謂從晉可庇國耳併上二年一段不徒原晉德不

可肯蓋言晉之致勤而陳可恃之以為固觀既勤矣即承以為陳侯計云云謀禦敵之策又緊接以當是時看來傳若有三段而語豚原相生初無二層說得前段透自見輕棄之罪門字路字正與逃者匹夫之事相照說個逃的徑實以視義路禮門何等猥賤

戊陳 圍陳 會鄆 陳逃

兩觀伯救之勤因見與國之自棄焉

戊陳 圍陳 會鄆

觀伯主致勤與國而肯伯之罪見矣

不可說不當肯德會辨于單股此傳伐陳救陳不當搭前已辨明國便是伐不必泥

麟旨明徵

襄公

主

公如晉 會戚 雞澤

與國之足仗者三則知肯伯之失策矣

非贊晉勢之盛乃是為陳畫策合當仗晉處傳中當是時句必能字不閒惟君明則臣睦惟明良會于一堂人心自然協于四國有相因意點題後互發更見錯綜

易杞伯朝成十 韓厥伐鄭在八 會戚襄五 亦來會同

公如晉

即內君赴會而聽命不宜自大夫矣

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主邢丘傳曾公在晉句虛發宿不宜會

侵蔡獲燮

小國挑大闢于保邦之道矣

寄貞伐傳不可做道平楚失信重無故二字侵蔡即是怒楚此意當透發玩其能國句見此舉直關軍國大利害不作尋常失謀看邢丘

經護移權之始欲權之在君也

要發得利害相尋意方見愛之一字是奸臣下手毒着庸主受牢籠全在此須酬發改命朝聘即是國政事莫大焉器莫利焉正主上所宜審非大夫所得操者况一逸不復思勞庸主之態操刀而不思割忠臣之行庸主多而忠臣少八年之後尚忍言哉却不是諸臣以愛愚主而悼以一愛誤人國了玩又豈所以愛句語意何

麟旨明徵

襄公

主

等喫緊舉魯失政只將來一驗耳

遂如晉魯公三十一 公如晉文三 邢丘

淖梁

伯主脩業而委政禍之始也

上二股不重只提過倒重本股文襄以後伯業稍衰故悼復脩之當時朝晉無度悼立未十年魯君四朝矣豈五年一朝之制悼從而改命之未為不是但不宜使大夫聽命乃內而我魯從事者季宿外而諸侯奔命者列卿太阿一失何以復收末以淖梁作流弊收稱人書法

、墜土文 晉侯伐衛襄

兩觀前伯之業而知攬權者貴矣。

傳所謂朝聘指諸國如晉言非就天王說也。修文襄之業業字乃

伯業非指朝聘為業也。此與改朝聘之數句乃二意。搭此原無謂

若出只借二比。見文襄伯業如此當時朝聘有節而後之繼業者

不可不修的意就中亦須巧露不可委政方妙。

易遂如晉 公如晉同 圍許 伐許同 會溫 垂隴同

邢丘 淠梁

伯主委政而啓專春秋謹其始焉。

如單收本比書法不可截然兩開邢丘使大夫聽命淠梁之會則

諸侯皆在苟偃怒而諸大夫盟者也故以下比為流弊。

麟有明徵

襄公

七

公如晉 邢丘

伯好委權之失即望國之失正可見矣。

公如晉原聽朝聘之數因悼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宿遂欺勿襄而

代之。

○邢丘 作三軍

惟政與兵其權皆君所當操也。

邢丘 盟宋

春秋兩示謹始為大權大防計也。

以君臣夷夏立說上改命朝聘之數其後君若齊施大夫益張始

于此下向戌伸弭兵之約屈建因得乘間以交見請其後人論滅

中國衰始于此。

邢丘 城杞 修先業而委政棄先業而崇私。

貞伐鄭 五會謂雞澤 會戚 會城隍 會郟 邢丘

經略貳國平外咎失謀也。

總從侵蔡失謀原來鄭處兩大間欲堅事晉以保國必是楚無瑕

釁而後事晉得安使日前不加兵于蔡自不至挑釁于楚以嘗守

此信奈何以侵蔡召寇也。到今日見伐于楚左支右吾鄭寔無可

奈何雖欲守信而不可得蓋始一失着不得不苟且紆患而屈服

于楚此正不能保國處待盟境上即不信不信故其平不足紀見

此等盟亦是鄭人常事何煩紀載不智自然不信非又于失信處

麟有明徵

襄公

六

添出一重罪案也。

侵蔡獲 貞伐鄭

貳國召兵而見屈失謀甚矣。

同單重失謀啓釁一直做下失信意挑講于內不可判然不從從

之二句宜發二書法遞削舊以不智不信兩分上不從于產而從

于國下不從于展而從于駟甚欠融。

侵蔡獲 貞伐 晉伐鄭 楚伐鄭 中分 晉伐鄭 牛首

貳國挑釁而貽患春秋深咎其失謀也。

重挑楚上要見晉楚之爭自茲弗寧竟符于產之料勿以不智不

信分以侵蔡削平聯繳書法○侵蔡則楚至而鄭也力不能敵楚



不得不從楚。從楚則晉師必至。而鄭也力不能敵晉。終亦必從晉。今日從楚。明日從晉。今日又從楚。明日又從晉。正子駟待強請盟之策。所謂不信而不能國也。而其失謀國之道。總緣侵蔡始。玩傳自明。

侵蔡獲 貞伐 晉伐鄭 鄭門

貳國失于虐小。內外之兵集矣。

此卽上題。但少一轉。止有今日從楚。明日從楚。一轉耳。書法同。

貞伐鄭 晉伐鄭 加盟戲卽戲傳題矣。

兩觀貳國之受兵。而用謀之失見矣。

從晉楚之爭。鄭二句搭。以此倒提。換轉怒楚。召禍以致此極。須捕

麟旨明微

襄公

尤

寫傳意中。分二支。發弗得寧。意爲妙。○舊兼盟戲上。截傳主合上。

從不智說起。下從不信說起。欠妥。

貞伐鄭 晉伐鄭 楚伐鄭

舊主失信啓患。作從子展兵亂日至之言。見侵蔡挑楚之失。已莫

挽矣。及今從完守仗信之策。則晉君方明。必不棄鄭。何至南北蹂

躪如此。看來失信之根原。從何起。則子駟之策。亦是無可奈何。自

應較輕于子耳子國也。還全上爲是。

貞伐鄭 會晉伐 楚子伐鄭 會晉伐

二國被兵之故。皆失謀致之也。

舊從傳末犧牲數句。不信作。不若仍原到侵蔡失謀作爲是。

貞伐鄭 貞救鄭

紀外夷攻恤之兵。原罪不智不義者焉。

上削平。根侵蔡來。責鄭。下書救。根成鄭來。責晉。

侵蔡 貞伐 夾谷 歸田

春秋所紀。有著武功之禍者。有見文德之効者。以下比說文。德味添也。

有主左合者。武而忽乎文。其禍速。文而兼乎武。其績彰。較可

貞伐鄭 晉伐鄭 會號 平丘

小國利害。係于忠言之用不用也。

違子產。則困晉困楚。用子產。則當晉當楚。

侵蔡 貞伐 盟戲 蕭魚 去首比。卽下傳傳題。

麟旨明微

襄公

子

貳國失謀而貽患。可譏。伯王用謀而成功。可予。

忽子產武功之戒。用智營善陣之法。

侵蔡 舍之侵宋 比盟毫傳脫母。

貳國用兵挑禍。失謀之甚者也。

子耳子國。無故怒楚。子展有意致晉。

士句聘

伯臣昭嗣守。其知禮足嘉矣。

知禮重承彤弓。上標梅角弓。只點過。宣子賦標有梅。以臭味。覲會

魯繼以角弓答賦。迨賓將出。而武子又賦彤弓。其望句。原不淺。有

卽毅然自任。不但曰嗣守在句。曰敢不承命。不忘先職。說到衡雍。

之獻直曰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從天王說來此一念敬承之志當不獨節具已也文須尋大頭腦

九  
伯國得善勝之謀經所美也

伯國得善勝之謀經所美也

三分四軍是分上軍中軍下軍新軍爲三部往說分三軍爲四枝非也楚以全師我以一隊楚以亟來我以坐應楚魂而鬱之使去楚去而又挑之使來我有更番迭出之休而楚愈不堪其行賁居送之苦不由他道傲不由他倦而厭兵故不戰而可制楚與諸侯之銳句不間有外兵相合便分軍挑楚楚自不敢以單弱應矣不然楚亦可以分軍何消全師此是預先算定到三駕方是寔

麟首明徵

襄公

至

十二國伐鄭

貳國之召兵始謀失也

主上傳從之則晉師必至斷鄭失謀不能仗信皆由失謀來諸說勿從

盟戲全全題只點起處略具

貞伐鄭 伐鄭盟戲

經原貳國被兵淡子伯國之善勝焉

上比只原起如單舊以鄭簡違子展而從子駟晉悼却苟偃而從

智營作本傳合題勿從

貞伐鄭 伐鄭盟戲 楚伐鄭不戰晉伐鄭牛首伐鄭貞救不

伐鄭東門楚鄭伐宋不戰伐鄭北林蕭魚三駕

伯主用謀制外而成功有自矣

首比只輕叙起不出亦全重本股定不戰之謀而以下諸比爲寔行其謀而不戰故卒收蕭魚之功流水做下全單若去貞救伐宋二比即蕭魚傳題矣

伐鄭盟戲 三伐鄭 蕭魚

伯主用善謀以傲外春秋所深予也

大略同前題但少貞伐鄭叙處不必原起致兵之由

麟首明徵

襄公

至

伐鄭盟戲 三伐鄭加成鄭救楚鄭伐宋

伯主定不戰之謀而實試于三駕焉

以盟戲作定謀以三駕作行不戰之謀除却蕭魚雖不可明說成功當與前題有別然亦當見之只少下書蕭魚一句耳須知三伐在此爲寔行其謀在蕭魚傳則爲成功又對會申看矣要有別

一伐鄭牛首貞救 公至 二伐鄭北林公至 伐宋不待楚

兩觀伯主還兵知實行不戰之謀矣

此係楚輒救之而不與戰搭二至正見不與之戰子囊方受鄭蟻之戍而陽陵之衆已侵北鄙而歸矣子囊方乞秦詹之旅而向瑣之師已撤南門而還矣楚雖欲一交戟而卒無從得此方知不戰

申作成功切記有執霄比則以三駕對會蕭魚作用功去執霄則  
又以三駕作成功對會申看矣○盟戲歸即謀息民故搭盟戲即  
可兼二子之謀

伐鄭 蕭魚 良霄 會申

伯主得駕服之道而成功可紀焉

三伐鄭 蕭魚

仍主駕服分有只主駕楚一邊者勿從○加盟戲即係盟戲傳出

伐鄭前伐鄭北伐鄭東伐鄭純伐鄭襄二十伐鄭襄二十  
門午伐鄭門伐鄭四棘澤伐鄭六南里

內外駕服謀與誠之効也

盟戲武楚子伐鄭謀三伐鄭 執良霄 不能爭

齊明徵

伯主得二謀臣而三駕莫能爭矣

伐鄭一伐鄭貞救 伐鄭二亳北伐 伐鄭三蕭魚

伯主成駕外之功由其得善勝之謀也加盟戲即戲傳

此題乃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一句搭一駕而師牛首楚猶思逞  
于夾穎之軍再駕而會北林楚猶強起為伐宋之旅及三駕而觀  
東門楚徒出視于展之出盟而不能出一旅以爭鄭矣晉何以得  
此于楚哉以下歸本于用二子之謀發○看來此即三伐鄭題

三伐鄭

伯主三駕成功以謀勝也

以三駕成功說起而歸本于用謀自悼公自字要看看重能謀能聽

故楚不救而伐作文說過鄭平單重不戰要發楚欲戰而不得只  
得盟鄭而去意息民意不泰亦可謀于絳在此役還師後

年十 子桓

經于中國通夷好而特詞以謹焉

桓與偃陽乃吳入中國之衝悼之會謀滅偃陽而通吳也雖與鍾  
離全意但值悼伯方盛所云無伯又來不得講須對酌蓋悼之意

不過欲速于困楚不知楚困而吳興矣

○偃陽

伯臣以斷成功可以知將權矣

偃陽楚與國通吳要地滅之正以通吳制楚見戰傳就荀偃見

齊明徵

出將權之重全要喻影林父句偃二將要重意正與先穀相對

貞輒伐宋

貳國附夷以凌大亦非義矣

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菅母庚午圍宋門于桐門借皮虎牢傳  
鄭人從楚固云非義意作舊主貞伐傳不信不如此主

伐鄭 三駕之一

伯主加兵于貳所以致外而傲之也

齊光先至而長滕薛主會者之過此意或點起或入結內俱可不  
重主善勝兼用智魏不妨蓋盟戲歸即謀所以息民但須抑揚略  
重知邊耳○伐鄭以致楚救與偃遠圍之以待救略全但彼之失

在與戰耳須辨

○北鄙 夾谷

二聖從容而却敵亦其折衝素也

偃息談笑而却敵非可卒辦須玩本強則精神折衝句就事發意

見得卿職如此上魯大夫下魯司寇不重講事迹亦須先把敵勢

張皇說起方見勝千里之難

北鄙 夏伐陳 下此易會說節  
長句傳須記

意全上但人品不全或以鄭未受兵分貼上展禽為却敵國之兵

下子產勝千里之難但敵兵勝難是一事使子產無詞當晉又安

知不受兵也

麟旨明微

襄公

五

易會說 夾谷全 子產執政孔子攝相俱發本強意

圍鄭 袁婁 夾谷 會鄭

歷觀却敵之功而失職者愧矣

須將四股事總叙起跌下方有勢點法要錯落不拘排比雖其間

分量不相及才辨亦各殊要以談笑折衝則一耳末繳三卿收削

其大夫書法○鄭云傳原就當國秉政看所搭諸題多非執政之

臣且與傳意不合近諸家俱議刪姑存之

圍鄭 夏伐陳 取鄭

三臣之却敵皆足衛社稷者也

非獨以文詞為功俱有一段精神折衝處須從本強說來○傳原

說卿大夫此題頗合

北鄙 貞伐鄭

貞伐時三卿皆欲從楚若出斷當相形倒作諸說勿從

○成虎牢救

諸侯志于逼貳經兩托詞以罪焉

須先將駐師扼險以逼意喫緊發揮然後墜入猶前志志字極重

天下惟義可以服不義今始終止有逼人一念至于家虎牢為守

鄭不得去而挾虎牢為質鄭又不得不暫去而復來全無分毫保

恤他意思直猶然前志耳可謂以義服之乎係鄭書救兩書法遞

倒鄭國分地云云聖人惡諸侯之逼鄭故以此又責之只當發于

麟旨明微

襄公

矣

書法內便帶過不必又生一議入講○看來諸侯計較儘好只為

所志不是故以不義責他蓋念頭一不是縱算得好止可云迫鄭

不可云屏鄭入此為得策出此為非義諸侯只爭這些子春秋責

他亦只爭這些子錢先生作極到家南圖謂此舉是服鄭妙着傳

却從志上斷他不好看題甚精

救鄭

再以恤患屬夷深逼貳者之罪也

全從書法發不可予楚亦無遺義意只痛發荆楚不若又書二字

可味蓋係之鄭諸侯之罪明矣然僅係之鄭而不錄救以形其不

義而媿其不如則猶未甚明也惟以救許楚則陵逼之志益顯揭

于單詞矣

△城虎牢 戊虎牢救 去貞救同

巖險之當重 棄與扼均罪也

總叙以虎牢係鄭不係鄭問起以不義從楚而失險不義逼鄭而扼險分書救只作書法帶收

城虎牢 貞伐 晉伐 九 戊虎牢救

以貞伐晉伐作待盟事寔對下扼險以至貞救 此仰上題不如此二股斬截

楚鄭伐宋 從楚 城虎牢 所以 伐鄭 戊救 伐而復成

諸侯扼險以逼從夷之國非義也

只主鄭人從楚一段搭依傳一直做下

麟有明徵

襄公

毛

士 年 作三軍

經重兵權因下移者而示戒焉

傳中就數個公字私字辨出稱作緣由是以謂之作句宜挑其明

年至可知矣是兵權去公室之驗失國無正又是兵權去公室之

禍總以兵權不可去公室二句斷之重借魯以發垂戒意且曰文

襄以來失政非一日愈不當咎幼弱之襄魯有三軍舊矣但公車

公徒向皆轄之于公到今日季武子專政分國民為三三家各有

其一又各以父兄子弟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孟孫取其子弟之

半以三分歸公叔孫悉取其子弟以父兄二分歸公且攷家乘各

毀其計儘巧始若以私成公究併其私所得之七而以私混公是

謂牽制當其一軍之各征也若便于三家不相借迨玩弄熟了且併公所得之五迄不相貸而公直有空名矣此處要剖得此

爰敗莒 茲侵陳 救救徐 作三軍 救台入 鞅聘

大夫變制以專兵經示失權之戒焉

同單作前三股見魯僖之時舊制如此未聞專于臣也迨至今日

云云則舊制亡矣不然何入鄆之役專于宿而范鞅之獻公臣不

能具三耦耶題雖不出失國無正亦須點用

○季爰敗莒 公孫茲侵陳 公孫救救徐

觀大夫之迭將而將權有所統矣

重更帥與不相係也句主信公時兵權在公說○嘗一帥友也而

麟有明徵

襄公

天

鄆取旋而以帥友者帥茲則誤軍討又俄而以帥茲者帥教則婁

林師點法須錯落方昭得專字出

三軍 救台入 鞅聘

兵制變而無民失權之明鑒也

即二事以証民不屬公若使民屬于公何至調遣得以如意上之

無民在遂事上見有民則有祿有祿何患無臣下之無民在不足

上見今年作三軍明年遂專入鄆之事真捷如影響失權甫驗于

此迨其後愈不成事體矣此處俱可描寫○以攬權意重發本比

而以二比辨發于後勿一頭兩脚

士鞅聘 三卿伐

觀春秋所紀而內外之作舍可驗矣。

僖公時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至作三軍，而民不屬公矣。使民還屬公，何其後享云云，則信乎舊法之亡矣。襄公來地皆三家之士，民皆三家之兵，公室無與焉。使果舍中軍，則三卿不宜竝將矣。至三卿竝將，則舍之者不過云云，則信乎舊額固存矣。

△作三軍 用田賦

經于兵制田制之變，示謹權重本意焉。

總是變制，兵權有國之司命。農事有邦之大本。史克之頌，有若對舍之侵宋。

麟旨明微

襄公

注

兵舉于犯大謀，所以致伯也。

原主子展失謀，不知傳止說盟不足恃，竝無罪。子展語作文，只宜就侵宋致晉之謀發透，說得鑿鑿方是。蓋仗信待晉，展早已算定了。故侵宋以挑晉，因平晉以挑楚，復構楚以怒晉，而遂勤晉以困楚，所以非林東門，浹月再舉，楚遂力屈不支。已弄晉楚于掌上矣。

伐鄭 三駕之一。

此與三駕年號字數俱全，出來當主三駕智魏竝用，齊光長邾皆只略點。

舍之侵宋 會伐鄭 二駕。

兩觀致人之兵，而得失異焉。

連比題也。鄭欲致晉而與之，晉欲致楚而敵之，子展知弊，毫北伐宋。

觀貳國渝信之極，見盟之不足恃矣。

漫說個盟不足恃，便欠痛癢。從極重之載書說來，而以致晉意參入。見毫北載書何等利害。鄭直借爲致晉之策，方且叛而有盟，不獨盟而後叛，是極重之載書。鄭第等爲兒戲，可見盟是一些沒用的。須挑撥靈快，單說失謀，單說失信，俱不是。○文中只從極重之誓發驚怪語，不可從叛上作錯悖語。細思自得。○有致晉一着，傳中既又字，不可太費轉摺，要與他處叛盟有別。

毫北

麟旨明微

襄公

注

好以致伯，講恐同之而未足據也。

此行原爲致伯計算，則當其同時便舍反覆念頭。他人有盟後之意，則叛服尚見于更時。鄭簡有意後之盟，則異同已決于當事所爲。欲晉致死而姑奉以盤墩者，若之何其可遠信也。徒說今日同矣，不知他日果如何。此等話終于致晉意不妥，時刻諸講謂虛就同上，予不可叛意與會裡同格，失之遠矣。

侵宋 伐鄭 毫北伐宋

貳國欲致伯而信渝，盟之不足恃見矣。

以既同又叛說起，即以上二股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倒入下股。見惟其失謀，所以棄信不顧，要發盟不足恃意。收書同於伐宋之

侵宋 伐鄭 毫北伐宋 伐鄭蕭魚

貳國致伯而後與見盟之不足恃矣

子展之謀直算到蕭魚與晉以托國傳中所謂欲致晉師句正指三駕伐鄭之師而後與之句正指蕭魚不復叛晉說總是反覆無常非釋義而堅所事之遂以始末通叙過重盟不足恃意

毫北 伐宋 蕭魚 會申

觀貳國之叛服盟與誠之効觀矣

只就盟不足恃誠能感人立論而鄭罪晉善自衛舊主晉悼得失不知上傳無貶晉語鄭之速叛與久服乃其本謀不係晉之恃盟與推誠當毫北時便推誠鄭亦未必不叛則以晉之恃盟推誠對

麟旨明微

襄公

至

終不妄○近有主傳作者先將數比總叙因關透他致晉後固與之本謀發出慢鬼神云云意反覺直截似亦可從

○伐鄭蕭魚

伯主誠以服貳尤得駕外之道焉

服駕雖一套事但渾發則混分作又非傳語意宜依傳先後遞作蓋楚之不能得志中國者以此鄭而悼以不疑服鄭直至好聯二絕可見至誠感人矣顧悼即能格鄭未必能格楚楚即不能劫鄭使去未始不可爭鄭一來何以三駕卒莫能爭則悼能用兩謀臣耳老謀中再推至誠所以駕服全收玩傳至哉句是讚歎語自字故字是追叙成功語須于鋪叙中寫出為妙

伐鄭三駕

伯主成駕外之功由制勝得也

或謂未出蕭魚講不得成功亦太泥畢竟與前二駕不同魏絳息民就施舍輸積言與武子分銳逆來自是二策不得繫言不戰息乃滋息之息非休息之息也

○蕭魚

即貳國之所由服知推誠之効矣

着寔從不可信跌下方有力今人只為過用意見料人腹腸究至疑人者人亦疑之悼只坦率一念自可堅鄭後世令反側子自安正有得於此至哉誠之能感人句文後須挨開咏歎方得○鄭到

麟旨明微

襄公

至

此始服正所謂晉能驟來楚將不能纒懷其本謀非全係推誠也然使晉若過疑他夫安知不復叛去即不然鋌走足矣何必二十四年如一日是知誠與謀固相須而用也要體此意泰勘方無破

伐鄭盟戲 三伐鄭

駕楚 蕭魚 服鄭 執霄 不爭 會申 不叛

伯主駕服有道故能制外屈而堅內從也

舊主駕楚渾講還不若兩分以蕭魚一比對上四比作用功未二比乃成功也

伐鄭盟戲 三伐鄭

蕭魚 會申 去盟戲全加 楚子伐全

謀以致外屈誠以堅內從

此即全題減股也大意全前但此以伐鄭盟戲對蕭魚以三駕會

實有老謀不是泛泛打筭

伐鄭一駕牛首 貞救鄭

伯主駕外之始而得不戰之道焉此係初駕擄出申作勿截

貞救鄭 公至自伐鄭

外救至而內兵還不戰之謀驗矣即上題也如此出更巧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伯主用謀制外而終成善勝之績焉

全單申作勿截駕楚正以服鄭績雖抵于蕭魚而謀實成于盟戲

惟悼公能用武子之言故許鄭盟而還師以敝楚卒至楚敝而鄭

自不叛一直做下魏絳事與此無干不必用

麟有明徵

襄公

三

△盟戲 蕭魚 夾谷 歸田

謀以敝外禮以化強經皆序其績焉

若用不陣不師等字又是長句傳題矣切忌

伐鄭 盟戲 亳北伐宋

用謀以敝外可子用謀以致伯可譏知營子展

盟戲 蕭魚 盟宋 會申

用謀成敝外之功倡謀成凌內之禍知營向成

楚子伐鄭

即外兵加貳見伯主行不戰之謀也

苟偃所謂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正待此也晉不待楚至而即還

上作一駕二駕雖皆是不與楚戰然武子之謀已定于盟戲之日矣楚至第三駕方屈略則末比

楚子伐鄭九年 三伐鄭

伯主兩用敝外之策而成功有自矣以駕楚成助問起

易盟戲 楚子伐鄭全 易戍陳 戍鄭全戍陳比姑主和 戍左傳息民

城濮 伐鄭蕭魚

伯主制外之功有光前烈者也

楚方強必須挫之楚積強必敝之而始帖要○想○當○年○時○勢○不○同○不

越二字可想○味雖字不越字似一矢不交難與三日館穀比人但○知○張○大○城○濮○之○功○不○知○敝○楚○與○挫○楚○其○功○正○足○相○方○故○公○私○兼

麟有明徵

襄公

三

濟即示信示禮之謀也選銳番休即携黨致師之計也誰謂悼之

績出蒙馬曳柴下哉

只城濮 蕭魚上蕭下誠合

蕭魚 會申

伯主服貳而堅其從見誠之感人深也

良霄 會申

外頗屈而內久從謀與誠相得也

易貞侵宋 午伐鄭全 午伐鄭見鄭寧在伐而不貳雖被純

門魚齒之兵未嘗從楚而且致勤于展西之守

蕭魚 會申 夾谷 歸田



以誠感貳伯主之美以禮化強聖人之功

上重至哉句下重天下莫大句不必板講事迹

會申 郭陵

推誠貪利之効俱久而益見矣

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有讚歎意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有鍊成

三伐鄭 長岍

觀敵執之強弱而用人之効見矣知筮魏絳無極憂危

蕭魚 會申 黃池 入吳

以誠感貳服之久以力勝人報之速亦不可重事迹全要得承歎鑿成意

執良霄

麟音明微

襄公

三

外夷僮辱使臣善謀屈之也

良霄石彘告將服之語曰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懼

威之孤之願也是鄭亦明知楚不能武震而故以武震挑之楚當

是時點破心事憤遺無所洩且奈之何哉止有執霄而已矣此處

最可描寫○兼用智魏

救台遂入鄆

大夫因事而專兵其心可誅也

重大夫無遂事一句以此一句斷獄或曰云云是設難而以台在

邦域之中番駁勘定其罪有此一段方見得有無君之心敢字正

從此醒出所云昭公遂定無正皆由此積漸使然也○上傳其明

年句最宜玩使公不得有為不專指此一節此作三軍後無民一

驗則擅權第其首事耳須知書法重遂字入字帶之

高子盟 救台入

論專制之義非可論于境內也

舊以靖難虐鄰作事跡以權君專君立服分作還不若以境外形

斷境內倒作為是

士魴聘

即伯臣脩禮于內善于持勝矣

當駕楚後不忘聘魯之殷勤桓文屈楚後便似少此主許氏註

貞侯宋

麟音明微

襄公

民

即外兵僅加與國見駕外之功偉矣與執帶同意徒伐楚與國見其無能為

公如晉十三公至公在楚傳搯外拜士魴之辱禮內有獻子之書勞

取郟與取郟全意

或出貞侯宋 取郟

伯主之息民兩即事而可驗也

晉方息民是以侵宋不討取郟不問雖駕楚後猶然也

冬城防

主中丘傳雖時亦書左載臧武仲請俟農事畢甚確城以備齊觀

高厚圍防則知之矣

會向

經于二卿並使交譏其失體焉。

以中國而會夷，以大夫而專會，俱有明傳，亦須點起。下碎講。二卿並使之失全在國體上論。宿怙其強而介卿，老畏其強而介于卿，不使免，不敢避，極闢得出，豈為得哉。正應蓋兩失之。君命使人之體，統就國體說，不宜責魯君，斷主責宿老為是。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非聖人特書二卿以譏之。于其書二卿而自可見其失耳。書法與他處有別。

合戰較比

春秋並紀使將而失體專兵之罪見矣。

遂乞師文仲以大夫介襄會向仲故文仲不書

麟旨明微

襄公

毛

變例以紀並使重其體也。

十三國伐秦

經紀伯兵，特重君將之權焉。殺先穀與梁二傳

樂懸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乃任將之非。諸侯不出而大夫獨行，乃委權之非。

衛侯出奔

外君見逐于臣，經端本以示鑿焉。

傳原無坐實處。將人君擅一國一段，着寔難起，則見逐之罪自可想。見舊主茂冢卿一意，然自即位以來，所謂淫虐以棄天地之性者，或亦多矣。觀定姜師曠之言可見。作文只好從茂冢卿推開話。

說體無乃口氣，方有生路。須發垂戒意。

七國會戚

大夫專定君之會，罪在委之者矣。

會林父以定剽乃君臣大故所係，而可委之于大夫乎。荀偃親弑逆之人，而以此對晉侯曰：不如因而定之。晉從其說，外臣得志，君故不問，即此可想見晉政之所由替。

戊聘澶淵傳搭此作向戊之賢指責獻子美室

劉夏逆

王室輕于國婚，志其失禮示戒焉。

劉夏即官師，重夏非卿作，靖公合禮不書，只影見此之非禮而書。

麟旨明微

襄公

毛

耳，收不稱使。

北鄙圍郟救郟至遇

譏恤患之怯，而聖人善救之情可想矣。主救邢傳一意，重發聖人之情。

城成郟

主隨費傳，各固其城，此孟氏邑，而季叔帥師以城之，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各故，卒為魯患也。

溴梁盟

即大夫專盟，見禮之當謹矣。

此從大夫既張後，追悼悼公當日委政，重垂戒意，惟常情忽于未兆，所以欲後世謹于禮而不敢忽。故曰待後世之意。此故字即指。

三會言無推原邢丘意。○由諸侯失政，故大夫不臣，見人君須鑒微知著，務為末兆之謀。悼公當三會委政時，只說大夫代勞，是些微可忽的。到今日歌詩不類，觸怒荀大夫，便不待平公之命，而恣意專盟，是此輩漸漸將為諸侯，非復大夫了。以悼失之，猶可及身。至平已不可收拾，而更以不及平者當之，驟發而為偃重發，而為三晉總由不謹禮所致。後世人主，可不深鑒。

壯丘 次匡 救徐 鷄澤 袁僑 及盟 會向 伐秦

會戚 渙梁大夫盟

變例紀大夫之專，示謹禮意也。

以救徐袁僑二項，炤獨書大夫書法辨起，而以三會作專盟之由。

麟旨明微

襄公

左

依傳倒作收本傳書法

救徐 袁僑盟

紀大夫兵信，可想權之猶有統矣。

此以渙梁炤出，就聖人書法，而料其事之如此。從諸侯失政，想出諸侯未失政，從大夫皆不臣，想出無不臣。從不山平公之命，想出當年兵信必是其君命之不可寔講，亦勿說太好。

會向 伐秦 會戚

伯主委三大政，專盟所由啓也。

會向，謀庸浦之敗也。南摧強楚，事莫大焉。伐秦，報戰櫟之役也。西

抑三秦，事莫大焉。會戚，定嗣立之劑也。一君亡，又立一君，事莫太

焉。三比略述過，混講不能謹禮意。春正月夏四月冬字俱有味，見一歲之中，開三大斲，皆字要。

垂隴 甲父 會向 伐秦

春秋重大權，而罪夫專之委之者焉。

總以大權起，上專則不臣，下專則不君。

伐北鄙圍成。孟孺子述，救成塞海陘，而還守禦之備，搭此。

叔老會鄭伯偃，殲伐許。荀偃，主兵而序鄭為首，不以大夫先諸侯，正君臣之分也。

豹如晉

望國求伸于伯，則應敵之又一策也。

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主戰紀傳，下告方

麟旨明微

襄公

左

伯作要見，不必戰意，此種枯冷題，全要擊炤本傳為妙。

十六 ○白狄來

春秋不與外夷交內，謹大防也。

不與其朝，不與其通中國也。總是聖人杜四夷窺伺之心，故嚴其防。使內外各安其所。一內外，所以懲淫惡，不平其于天子句，即天子以見諸侯，懲一之意。即在不與其朝上見，不必說到陽款陰逆。

窺覘虛實等語，周公一段，只明諸侯無受夷朝之禮，以足上內外不通之意，非責魯也。

△同圍齊伐致

觀經紀討罪之文，見抑強之意焉。

伐者聲罪致討之名。此伐亦非請命誅討。傳止云免其圍齊之罪。非子諸侯。只見齊環當討耳。背盟棄好四句。一串下。重數伐鄰國。兵加于魯。只借一魯為驗。書同是特筆。書法要在同字描寫。

同圍齊

觀諸侯致討之協。大國之暴橫見矣。

獨于此書同圍句。須體勿作書法者非。

入許 圍新城 會伐秦 召陵侵楚

槩觀兵無書同者。可推聖人之特筆矣。

全以不書同形出書同之意。○侵伐圍入股。須大合諸侯者方可。出。近易此四比。亦確。

麟旨明微

沙隨不見 晉橫 吳強 黃池

兩舉強橫者。聖人以意禁之矣。

午伐鄭

外兵加貳。罪在尊之者矣。

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門而返。主殺嘉。傳重

嘉有罪作。要點事寔。見魚陵次。梅山望。嘉寔挑之。使動費滑。侵魚

齒涉。嘉寔揖之。使來不知嘉而無國。安得有政。楚一無功而鄭誅

不令臣誰其先也。惜乎討之者之不以王法耳。

至自伐齊

正諸侯旋師之名。以罪所宜討也。

至公卽是至諸侯。但舉重之例。圍不言伐。而以此伐致也。蓋聖人沮橫抑暴之意。不欲沮之抑之者。分受暴橫之名。方見此暴橫為甚。須在書法上作。

士句侵齊還

伯臣行師而有仁心。善可知矣。

穀齊地乃境外之案。以不伐喪為主。專制闕外意。只用作辨難。須看喪必不可伐。非有進退可疑。而待請意。世衰道微。利人之難者。衆矣。士句乃有惻隱之心。乃有字對衆。字看有味。此聖人善句之本意。傳中臣不專大名。亦要融入。見句不過一點惻隱之心。權之境。外非邀譽而然也。故但見其成仁。而不見其專功。此聖人所以

麟旨明微

準士句之律令。○除地為墀。于墀張帷。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君命

乃還。示不敢專也。

○觀魚 宋楚平

定君臣之職。而下侵與上擅均非也。

只借以見君臣之道。不必拘拘貼着二比講。

易浮來 城楚丘全 易納幣 納幣使卿非禮 況入郵同 君如齊納幣乎

易衛侯奔 溴梁同

高子盟 士句侵

兩子制命者。以得奉使之宜也。

存魯為義。恤齊為仁。為使為將。皆身在境外。權制得宜者。

歸父奔 士勾侵

伯臣專制成仁，不得律以歸命之禮矣。

歸父使齊，君薨而見逐，猶墮惟以復命于介，乃奉使還命，不敢死。

君父之心也，若聞喪即返，此即專制闔外，不從中覆，猶必墮惟復命則泥矣，安得以彼而槩此哉，相形倒作。

貞伐鄭 午伐鄭

觀大夫縱患以導敵，而知禍之招矣。

昭傳單主子嘉以貞伐鄭，彰國耳，西宮之難，舊主子駟攻與以怒。

楚不智，子嘉借援以專政，不忠，合盜殺三卿，傳不如主此。

三子 盟澶淵

麟旨明微

襄公

盟

即大國之與伯好見德之足以感人也。

此本薛註，要發句之德，施于當，既令齊倍為感切，意徒主長勺傳善為國不師則泛矣。

履奔

經于貴戚從夷，深責其昧義焉。

進退二字不必泥，或曰變方以從晉致死，履又白兄寃，伸兄志，不波及乎，志不易遂，禍且不測，進退兩難，自是時勢如此，只欠一死耳，即奔豈應在楚，須在履其母弟句着眼，正見當與兄同事晉之志，乃變欲背楚，履顧奔楚，避禍于凡所不欲從之國，是國人僅以殞變之身而母弟反以埋變之志，進退兩失，如大義何。

踐土 侵蔡獲變 履奔

原先志之合義，見貴戚所從之非矣。昭傳一直做下，倒重履奔同單。

黃奔

貴戚以讓去國，君之過也。

主殺二慶，傳譖想于大國而不能辨，即欲去其親而不能保意，下句指寔而言耳，辨者辨其與司馬同謀之誣也，與他處薄恩不同。

收稱弟書法。

庶其奔

經于叛臣托內，明義以交著其罪焉。

麟旨明微

襄公

盟

武仲有賞盜之譏也，在聖人為義之宗上看，總見不可以利棄義。

責庶其之叛，在在地上，責宿之受叛，亦在納地上，正所謂接我以利而魯入其利也，宜不作，若上下相遞，而輕重適均，更得亦字，意

首慶逆 私行 庶其

兩謹大夫接內，以事關禮義也。

只貶二子，無責魯意，大夫非君命不越境，首慶非君命而私行以圖婚，故曰非禮，謹字在身危國亂看出，二子之來，即禮門義路所決裂，安得不書其姓氏。

○觀魚 下陽

經重禮義，故于縱欲貪利者戒焉。

此正是春秋所以為禮義之大宗處。須透發勿涉于合隱公以欲敗禮身危于壘。虞公以利棄義。國亂于晉。此不是小可。關係聖人所以待謹。

易楚子入陳陳靈執鄭伯鄭成貪同

易救奔莒從已晉陽叛為衛貢亦同

庶其伐鮮虞

望國受叛之非義。律之却叛而見矣。

相形倒作。入手將背君之罪點過一句。叫明罪骨。庶其竊地而來。與鼓人何異。季如有荀吳之明。當思或以吾地。吾所甚惡。邾以城來。吾何獨好焉。乃吳能却之于干戈相抗之日。而宿不能却之于

麟旨明徵

裏公

星

邊境無虞之時。吳能却之于軍吏事君之訓。而宿不能却之于老成兆好之言。吁亦悖矣。

入州來 吳伐鮮虞

經引待臣却叛之正。為薄恩昧義者律也。沙隨傳命

盈奔

以世臣而去國。其待之者薄矣。

宜舍逐盈已。非當有去後之思。方不泛。要記此題無書法。

商任沙隨

伯主鋼臣之亟。經責之以厚倫焉。

只不當鋼一意。巫臣一段。是舉楚子以媿音。非是說不必鋼。未要

見晉之薄恩。若此忠臣義士。誰復肯自効尺寸者。有一于此。其為樂氏矣。世助意要重。○加盈奔同單。○加入州來。只依傳倒作。

世動不可忘。見重鋼者之薄焉。

以鋼樂氏說起。不必拘四股。錯落點去。反有筆加後總發世濟其

美意。以薄待束之。

城濮枝踐土文晉侯伐衛遼曲書救毫北傳

經于伯國君臣。叙其世勳世業之盛焉。

城祀傳合勳。在伯晉業在尊周。平皆弗念。未繳出。

入州來 會號不綱其身不絕其後却子反韓厥

麟旨明徵

裏公

吳

貴戚資夷復國。由君之失道也。

借殺慶傳。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句。黃歸股。只炤克慶事定。至

因二字要看。見若非屈建之圖。吾弟終無歸骨之日。擅一國之勢

謂何。而失道若此哉。

盈入晉曲沃

經惡世臣恣逆。原罪于致之者焉。

以盈逆提過。倒晉君作。晉殆意。亦可寫景。惟晉鋼之太甚。則盈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是以其謀不得不深。而禍卒不可解。天下之患。雖起于小人。亦半由厚疾者速之。人而不仁。二句。

証得甚確世臣自合係晉不是特筆

加盈奔只昭既絕復入提過如單○加商任沙隨亦如單

伐衛晉朝歌之役

大國果于凌伯見致討之繇也

左齊侯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成鄂

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主夷儀傳

救晉次

經譏恤患之慢仁天下之情見矣

聖人之情只在急救故于不速救者其書法如此不可死責魯

齊襲莒

麟有明徵

襄公

聖

大國之陵小用掩取之術也

主鄭伐衛傳輕行句以莒同兵圍齊故只在兵法上說不必斷罪

要得襲為春秋中所初見意

子  
豹如晉探不朽之故折世祿之言豹之賢搭此

即內臣論不朽而人貴自立矣

楚蔡陳許伐鄭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外兵無以服貳推誠之効見矣借蕭魚傳鄭不借蕭魚傳鄭不

豹如京賀城有禮王賜大輅亦搭

大饑

望國遇災無備經書以示戒也前後二備字俱指臨時救災說

子  
黃  
滅黃舍至

論君臣之責惟不忘社稷而已

借題發傳要見本傳意苟事不關宗社而身死人手烏在為社稷

主哉事不關宗社而君亡與亡安在為社稷養哉

下比易取耶豹云魯必受師切于社稷易元歸不懷祿固龍

入郟吳伐我主凌民棄國備之

會夷儀

經于以利廢義者而深治其情焉

要就受賂上發與之同情意情字尤重義字職字亦緊關○以伯

主而至于見伐見報業已衰矣既聞崔杼之獄正是絕好一機會

麟有明徵

襄公

吳

修方伯連帥之職正在此時却以賂與之同情深為可恨全重修

職上收如下文所貶書法○加重丘只當書法後略帶數句○加

伐晉只作舉兵之由

舍之入陳

賢臣之當強由能自立也

此與夏伐陳俱主忽奔傳見子產能立而不待大國之助不重在

修詞上要知獻捷事在入陳後伐陳前叙處須還他明白○舊主

左傳子展子西入國有禮似無謂

重丘

諸侯因利黨惡經加以同情之罪焉

諸侯即夷儀之所會者雖聯上看，又須有別，只就特書同特字，翻駁討出誅惡之法，來自有下落，特書同者，正見其與齊同情也。雖六正五吏三軍大夫百官正長師旅處守，賂有多寡，而情無異，同要諸明神播之國都，總猶大夫崔子而已。

入夷儀 加衛奔原其未絕而怨之，申下全果

國君之有歸道者，經以義怨焉。

此傳細看，方知往說之謬，舊以衛衛過止，茂冢卿說起，是矣，而以撫內營外，另作一意，用况且口氣，見衛又得一好機會，不知撫內營外，與國人君，諸侯助不同，當時衛罪止茂冢卿叔儀子鮮，不以非義外之正，從無大過得來，緣此二子，衛之良也，其辨義必真，故

麟音明微

襄公

見

或撫或營，為衍謀所以歸者，與國人諸侯，憤然不辨一槩，君之助之者，較自斟酌，故傳中固不為無罪句，不過起語，未有結煞，而即以然有字緊接下，則以守以出一段，正無大過的註脚，非無大過的旁意也，玩傳不曰有歸勢，曰有歸道，而以義未絕句，統結于內撫外營之下，則道字義字，正自相應，當融看作一意，為是。

入櫟 入夷儀

春秋異待入邑之君，斷之以義也。

全要相形義之絕未絕，不可開。○無謂國人君二句，與撫內營外不緊關，認着國人諸侯，與世叔儀子鮮，人品不同，便可為突衍辨案，上段說不知其義，不可有國，以此反照下愈可想。

入夷儀 衍歸

經于復國而異其辭，示不輕絕人也。

總叙渾發，總是聖人不輕絕人意，此重本傳不可與下比着，疑斷罪，但將及字，然後字呼應，喫緊自可得題意歸束處。

夏伐陳

禮以服強，一臣足當之矣。

只重子產自立，不藉援意執禮，是其中事，是然須以申王命為主，○舍之入陳，鄭以獻捷而致罪矣，何以夏猶得舉伐陳之兵哉，則子產當晉之以也，入手須叙明，○晉問陳罪，則曰為周陶正，曰我周自出，曰忘周大德，而因以數其并埋木刊之罪，晉問侵小，則曰

麟音明微

襄公

辛

先王之命，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晉問戎服，則曰為平桓卿士，曰戎服輔王，不敢廢王命，看他議論極大極正，動輒援周以折晉，此是致詞有本領處，點處須知所歸重。

遇伐楚門于巢

春秋紀兵于肆患被患者均貶焉。

輕以被患，輕以肆患，兩分為是，只主自輕一意者太泥。

于卒 衛奔 殖出 會戚 殖立 入夷儀 喜納 衍歸 影喜 殺則

經詳與國之輕廢立，示天下知所慎也。

雖就喜上看，須重示天下後世，使知慎于廢立意，○甯殖之廢立，已誤于前，喜豈可再誤，雖有父命，然喜之北面事則者，幾何年矣。



故以弑君之罪歸之。

入戚叛

經于大夫據邑深罪其逆焉。著其據土背君之罪

行歸

經于外君復國深責其自棄焉。

背政由甯氏之約失信也。逐者出而納者死無刑也。夫無刑是矣。政由甯氏此信如何守得。然政雖不可委。置之勿殺可也。失信無刑。總在殺喜上。渾見行之不能改過。○按左遊于境者。將之。逆于道者。揖之。逆于門者。領之。驕慢之習。猶夫皮冠不釋之舊耳。就此便可看出自棄來。

入戚叛

行歸

自專自棄。君臣交罪矣。或以書叛罪林父說過。重自棄收書名亦可。

衛奔 夾儀 行歸

春秋始爵與國而終名之。責自棄也。一串創下作。

城濮 行歸

諸侯處困而自強。與自棄者異矣。

以人之有德。慧術智等句。比出。晉侯在外十九年。而安內攘外。衛侯在外十二年。而失信無刑。○上比易城楚丘。衛文自強。然不如城濮。晉文在外者較確。

會澶淵

經于伯主講好。著其獎叛之罪焉。

會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執甯喜。囚

衛侯。衛人歸衛姬。乃釋衍。○以晉平抑君助臣。斷罪。○有搭宋災

傳趙武之賢者。

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外兵無以服貳。推誠之効也。

蕭魚後。楚三伐鄭。而不忍叛者。以悼之推誠故也。主汪註。

慶封來聘

即大國脩禮。見嗣君之賢矣。

自齊人來滕。僑如逆婦。三十年不通好。景嗣立而聘魯。賢矣。主汪註。

會宋

會宋

中國交夷。其紊防甚矣。

舊主據先趙武書法。謂武衷甲不變。狎主不爭。重守信作。但弭兵

交見。在此條內。而衷甲爭敵。在盟宋會號。與此無干。還當主盟宋

傳紊防。責晉為是。但不收書法。○近主兼用。亦未的。

縛奔

貴戚以全信去國。愈知棄信者之罪矣。

單主縛作。或截作俱。未確。當于病失言中。見出衍罪。病失言句。要細參。從古未有。臣主共國而理者。況曰政由甯氏。豈可久之業。約之誠失言矣。而獨其病之之心。猶有合春秋者。○曷見合乎春秋。

謂縛必欲兄踐非義之信則品低矣原其初意或曰與其為孫氏之逐毋寧為齊氏之納逐我者走納我者獨不可生況能發憤圖興亦不由齊不怙服使當日召甯子論以令共之大義語以保全功臣之苦心喜有頓首歸政不暇惟不能御喜所以必出殺喜至于賞罰倒置勸阻莫從衍猶夫人耳惟縛為守信不移之君子而衛侯不能全弟之罪益見作此題者說縛要善為斡旋斷衍要振上傳來講僅謂以一已之信合春秋則非春秋取縛之意歸罪衛侯之旨矣

縛奔 札聘

兩觀外臣有去國全信者有辭國過中者

麟旨明微

襄公

至

托于木門終身不仕合乎春秋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過乎

盟宋

複詞以貶交夷謹始之慮深矣

終宋之世為和之一字所愚今日其前車耳傳中哀字傷字亦出

文定鳴感處須知文定最不喜言兵此獨痛言交見之禍亦深見

兵之必不可弭也當日向戌弭兵而屈建因以交見請一串事弭

兵乃盟緣故重交見上透發後禍利害纒于自宋之盟始句醒得

出見今日必不可開端楚所少者獨此交見諸侯不相往來尚未

有滅倫的時節今既交見業與彼共之則楚得以盟書問我久之

且公然為歲時故事有許多不好處即今日初訂時已有衷甲而

衛者又何待用六禮誅後至伐滅紛紛乃見和夷為崇而兵之不可弭哉

會宋 盟宋 如楚 會申 伐吳 滅賴

中國交夷以啓禍經特謹其始焉

有交見因而南向朝楚且浸淫而至大合惟中國子之以旅見之勢所以暴氛益甚伐滅紛紛看來只是交見不宜開端須重交見

如楚 會申 伐吳 滅賴

詳觀交夷之禍始謀之失見矣

以盟宋問起如楚另說而會申以下一串講總歸罪于盟宋重至

是哀人倫云云一段不宜死講事迹

麟旨明微

襄公

善

召陵 盟宋 會申

中國交夷之禍于用伯禮可見也

用召陵之禮自大合諸侯說去盟宋即麋卒傳題

召陵 盟宋

因帖外而序其績之成因交夷而謹其禍之始

管仲趙武貫毅以前之績成會申以後之禍始

盟宋 會申

中國始交夷而責成推戴之禍焉

此傳全以會申之禍見盟宋之失策即邢丘傳之溴梁也宜一串

講重交見之罪

浪梁 會申

觀于專政素防而知始之當謹也

題雖出二傳流弊仍重二本比發為妙

瓊澤 盟宋

春秋譏合成弭兵之約重謹防也華元向戌

慶封奔

即亂臣去國因見外夷之黨惡焉

慶封伐公官弗克而奔吳子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于其舊

公如楚

內君脩觀于夷交見之禍也

麟首明徵

宋陳鄭許皆如楚舉魯以見其餘主南向朝楚句以諸侯而至旅

見蠻夷皆盟未始禍也

公在楚

春秋存君于首月示人臣不可忘君也

全在書法上作文歲首朝正正臨臣告廟之時宜體出送葬取十

二事俱在正月後蓋因後之困辱而存之耳傳未使後世人子一

段須透發非如斷罪之例○傳中思君父所在與不志意是康侯

忠義激動處二聖非行無人念及所在者曰不忘為能忘者羞耳

冬公如晉文十春公至文十如楚 在楚

春秋變例以存君示不忘也

楚康將葬辱以西門之送視晉侯之許平者不侔矣季孫取卞拒

以公治之告視文子之答賦者有間矣○舊主對亦整而申作更

圓重發聖人存君意上二比易股載後

如晉文三至自晉文四晉侯設享用謝處父之盟莊叔相禮能答善莪之賦

如晉襄四至自晉襄五晉侯設享用結聽政之好仲莪相禮能致屬箭之謀

如晉襄十至自晉襄三士飭拜師用答邦交之禮獻子苦勞能致同寅之恭

會葵丘 公在楚

經揭人臣忠愛之心而以存君致意焉

舊主遠近不忘君合又或以抑臣存君合不知下傳從聖意虛發

以虛對寔甚覺不倫還依天威不違句倒傳為正

麟首明徵

公在楚 公在乾侯

經重存君兩于寓外致意焉存君則一其義不同

城祀

經重尊王深譏伯役之志本焉

雖重母族不先父族須以尊王立論論本原則當先敦父族論父

族莫先于尊獎王室以庇諸姬蓋王室乃晉與天下之所自出這

便是諸姬之大宗本尊獎王室乃糾合諸姬首事也且晉主夏盟

令行中國勢可以修尊王之業晉所以一召而諸侯畢至者正惟

文襄悼尊獎之餘業在耳若事關尊獎何妨勞動諸國今合十一

國大夫不過念着身為祀出為母家奔走把諸姬竟輕棄了知本

者顧如是不乎棄諸姬即在不能尊獎內

○踐土 伐衛 毫北

伯國世修獎王之業見業之宜修矣

踐土親王伐衛朝王毫北無朝王事只于載書內有尊獎王室句  
三段相承見其能繼以尊獎意總起末繳平公當繼意

執聘 見作三軍傳

即公臣不足于享而君之失民驗矣

凡臣取足于祿祿取給于民有民而後賦足以定祿祿足以治官  
故公臣之有無可以驗民之多寡當士執之拜城祀而公享之執  
幣之禮僅行于莊叔三耦之射取足于家臣則向所云千乘三萬

麟有明徵

襄公

至

見于史克之頌者今安在哉正見非三軍既作之後無此象也全  
要得感慨意

札聘

經貶辭國之賢以中道望之也

傳中頭緒雖多只一意貫串到底傳首數句是冒按吳子一段至  
而貶之所以準札之是非全在此傳曰使爭弑禍與是指弑僚時  
又云覆師喪國胡氏因延州來季札當救陳時還在若使他君吳  
斷不至生出許多事來以至沼吳前面安社稷三字便已安着此  
意如但指弑僚為亂則尋常鎮亂何為過望之若此○讓國自是  
好事但就札論札還該進上一籌以札之辭成札之高何不以札

之不辭成札之大當時札所交者皆一世大賢所流連而衷救者

皆一國之盛衰與廢亦是有心天下的人聖人貶札直把吳國興

亡直窮到底此意要識須知所以貶札者在夷味既卒一辭上蓋

壽夢將立札時諸樊兄弟不為太伯之逃自無受國之理及光弑  
僚而致國則有與聞之嫌此時潔身是季子賢處遇垂傳所云止

亂正在此也惟夷味且死以次相傳却該君吳與治乃株守不達  
以致僚光構禍尋至夫差滅亡惟辭國生亂故待之只如常人然

不褒就是貶文須有歎息意又不可一直寫倒

△突救 季歸 完盟 檄聘 術聘 札聘 會奔

春秋酌詞以待賢臣望達節也

麟有明徵

襄公

至

重本比餘只辨書法嘗按秦楚使人之例以觀札聘之書則亦循  
其本稱而安見為貶乎然使春秋一無特筆則可今觀特書字云

云而獨于札斬焉乃知聖人之望札與賊異也以下全單後仍繳  
不然何臧賢後世札之身不免于貶耶○去會奔同只少子臧意

突救 季歸 完盟 札聘

春秋不以特詞假辭國者望達節也 上三比只辨書法全舉

突救 季歸 完盟 檄聘 術聘 札聘 會奔

欲知讓國之貶辭則于旌賢之特筆矣

突而排逆佐順則非生亂本朝者友而靖難定傾則非生亂宗祊  
者完而銷鋒解刃則非生亂中原者要以此昭出生亂方妙然只

可于中輕點三小段。前後全須以特筆之為褒。影出常詞之為貶。得辨體裁。是若一味從事述講。又碍虛景。

椒聘 術聘 札聘

經以凡例待賢者。責備之意深矣。

、札聘 會奔

經以達節望賢臣。故待之異于讓國者焉。

春秋之待臧。方賢及其後。則讓國之賢。原應特筆。而季札反貶。及其身。只因論時中時措之德。覺季子學問還未到此。蓋曹宣之卒。未有成命。而負芻篡位。自是不可徇諸侯之請。正與弑僚後時勢。一樣。則臧之守節。固足嘉也。若壽夢之命。出于公心。而諸樊兄弟。

滕音明後

襄公

无

之約。以次相及。受則息爭。辭則答亂。故札之時。非臧之時。不得拘。擊以附其節。而乖于中道也。傳中示法。二字要玩。○舊謂人品高。

於子臧。殊謬。

季子歸 札聘

經于賢臣。有子其歸國靖亂者。有貶其辭國生亂者。

完盟 札聘

經于外臣。有子其服義達權者。有貶其守節過中者。

、比會申 達節合天。俱責備賢者。

年 甲午宋災

經志內女全節之由。彌婦道也。

良霄奔許

經于未絕之臣。猶惡其謀之逆焉。

將其位未絕。故不言復入。提起重謀甚逆上。收不言叛書法。

澶淵宋災故

去宋災。只收諸齊卿大夫。

列卿舍大義而急小惠。經責其不知務也。

非責他。不宜謀宋災。直是責他。不能討蔡亂。即此形彼。以深惡其不知類耳。只重不智。曰不知務。不知療。皆應不知意。引孔子禹周。從大夫字最妙。禹周是相。臣放龍蛇等。正是知處。步步應轉。以利害謀國家。意須重發。不仁只帶說。猶云苟察此而不謀。是無入心的。了决是未之察耳。有可恨。可歎意。

滕音明後

襄公

卒

豹如晉

會宋 叔豹趙武而下句。

統觀執政之卿。而謀國當知類矣。

即二子以統括其餘。上卿執政。不是說。力能討般。是說他誅亂討賊。正是他責任。不得推諉。

、戍聘 豹如京 盟宋 霄入

歷觀大夫之稱良。而謀國不當誤矣。

戍聘東蒙。尤美室。而獻子愧。豹觀東周。城郊賀。而大輅錫。子木懷。

衷甲之橫。而武則叔向之言。是從子駟有授甲之謀。而皮則子產之奔。是止澶淵一役。寧不有負于稱良之素哉。

宋故 會申

縱惡與崇惡皆非良臣之所宜有也。

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于仁義也叔向子產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而謀國變夷何也聽天所命而不能以義立命也。

卷之四

襄公

空

麟旨明徵

青溪吳希哲唐卿著 富春宋 餘

昭公

年元  
△會號

紀兵而先伯臣所以重信也。

弟多稱公子至此始發例者為公羊貶招之說而辨見親親不先尊尊只輕點過會于號一段雖是說不書盟緣故而接以觀其事云云正從強弱上翻出每書必先意方見聖人至情雖一乘筆間不欲使此輩占先要中國常尊意○春秋不貴修盟即重信之意非二層當時武守弭兵之約止讀舊書不與楚人爭長雖隨圍之

麟旨明徵

昭公

術中而亦不計恰與春秋主意合了蓋中國所以異于夷者信耳楚雖得志我之貴于夷者自在故不論其先歎與否而惟以信為本者先之見不與夷狄較強弱止與夷狄論誣信就是中國勝場所謂能信不為人下也○每書先趙武亦在理上扶植中國不可在武身上着脚不然南北紛爭弭兵終非美事

會號 公子 鉞奔 弟

兩稱貴戚尊尊親親之義昭矣

諸侯非始封雖諸父猶臣之況招為之弟可無冠履之辨乎曰公子者其本當稱也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況鉞為寵弟可無葛藟之念乎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者也

盟宿 會號

春秋不貴盟而獨重臣之守信焉

倒作見盟不是好事楚不過于牲歆占些便宜

加年聘從傳首點起亦倒單○只年聘 會號 尊尊親親分

會宋 盟宋 會號

聖人屢以重信先伯臣所以扶中國也

昔有表甲之惡今有離衛之雄乃武始從叔向之規繼違祈午之

戒是楚僭愈恣而守信之心究竟如故是春秋之所必先者文中

不必排作小點後略墜下比玩傳重得志重字以信為本本字合

有輕重此正每書必先處○舊主開作不免重講事迹失却傳意

麟旨明微

昭公

二

盟宋 會號

經紀夷夏尋盟之好必重信以先伯臣焉

弭兵之約正指盟宋合盟宋方是狎主舊主潰防守信合甚謬只

從傳如單作

會號 黃池

春秋兩先伯國重信而紀常也

以事言則楚重得志晉少懼以信言楚自是僭晉自是衷則理義

之貴自存以勢言則吳自是先晉自是後以體言中國常尊夷狄

常卑則治禦之道始得聖人正夷夏之防必不使夷狄加中國兩

比都要重聖人意上發

取鄆

望國乘亂規利經以諱詞示貶焉

重乘莒亂取邑帶說不悉書者不書伐莒也見惡雖出自季而公

實在國故為昭諱內以諱為貶○犁比之故中原一大變何至逸

賊之已甚復重以啓疆春秋諱其乘亂正責其不能討亂若非豹

之忠足動趙孟之請魯幾不免戮使受師之辱矣安得謂之小惡

○取鄆 舍至

內臣世以節顯皆國之衛也

叔豹違桓子之請裂裳帛以示趙孟請之楚圍叔舍却范獻之求

取冠法以與彌牟請之韓宣子俱是立節亦要見世濟其美意

麟旨明微

昭公

三

會號 取鄆

經于望國實盟諱其乘亂之役焉

本尋盟未退句倒傳為是主趙武守信叔豹守節合覺牽強

敗鄆 友盟 行父 取鄆 豹舍至

兩觀內臣皆世濟其美焉

鍼奔

貴戚寵極而出經歸罪于兄焉

曰弟曰不稱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曰而罪秦伯何也傳中語意

一一逼落下段的當以桓私愛提過重罪景不能友愛○二君千

乘是傾軋病根鍼去直待秦伯卒而歸正見其不相容觀少此何

以得見臧亦自知其過今圖之贊諒非驕溢者而兄之罪益見矣

及荀息 及子瑕 立子朝 辰奔同

春秋致責于父兄見愛友之當盡矣

主均愛望人父二句搭須借題發意末繳本比

考宮 鍼奔

經律外君之薄第罪可知也

上比只借題論起單倒景作

○大鹵

變法于宜舉之師經譏其啓詐焉

攘斥之宜本在禹服之內來重振起有惜其勝不以正意用詐在

麟書明微

昭公

四

崇卒上唯崇卒乃便于用許也許誘狄人正步卒離合之陣若未

陣而薄則又在誘之之後矣○以禹服內而有狄橫誠不可少此

一劍但王者步伐止齊之法無非持重戒殺一至廢車崇卒勢必

以輕佻多殺啓患無窮作文須將車戰說得詳明透出先王用車

深意來方見今之變制肇患不然誰謂此兵非攘斥而不與六月

同美

○大鹵 伐解虞

經于伯主惡其崇詐怒其近正也

攘狄宜也而崇卒則詐伐解虞過也而却叛則正

△大鹵 滅陸渾

經于伯臣攘外譏其非王師怒其無伯圖

近以太原在禹服之內陸渾在王都之側點似謬

△戰邲 大鹵

春秋重兵制兩譏夫變古者焉

此事寔題也要剖析精核參之井邑丘甸第聞合甸于乘則七十

五人之外法無更倍也乃楚莊庸為教而擇令典分兩廣而左右

之而以百人之卒彙之偏兩承副是一乘百有五十矣不且取一

乘而兩倍乎即所為轅羣權勁以前茅慮無者于軍政之經不甚

詭而益兵以煩餉夫乃重困民命乎審之步伐止齊第聞以三爲

乘則一十五人之中法無亂離也乃荀吳聽魏舒而崇步卒發車

麟書明微

昭公

五

戰而詭遇之而以五人之伍質之三人結陣是五陣分爲三伍矣

不且取車戰而相離乎即所爲伍兩專參以偏爲前拒者于殲敵

之法若其捷而飾詐以毒衆夫乃重戾王師耳

去疾入莒

經于貴戚討罪不以擅立而弗與也

重子其正作無所稟只自無王命上見其專以復國法之當禁然

一經中不稱公子自是通例止須炤傳辨于後用雖字文法挑發

仍挽到上段傳爲妙若夫展與立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自外入

者勢自難只爲以國氏作辨見其非逆詞耳末亦要帶見

突歸 忽奔 納糾 白入 敗幸 吳伐鄭



春秋辨分正君天下國家之統定矣

土無二王國無二君要得歸于一意中以天下國家分股後總發聖人之意不必抱題○加本股只以容股辨書法例正上

突歸 忽奔 納糾 小白入

經一國家之統故歸之嫡與長焉

從書法發揮只主無二君上說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無嫡立長古今之通義使有忽復有突有白復有糾烏乎定于一耶故據當年事跡十分不一聖人必欲一之不可多講事跡

小白入 去疾入

春秋兩黜專立尤均子其得正焉

麟旨明微

昭公

六

傳而合也上正在分上說下正在義上說不稱公子專意各點入書入難詞各輕帶之

去疾入 展與奔

春秋子奪貴戚之出入重討賊也

俱主上截傳上子去疾能討展與下責展與不能討國人總以討賊立義無所稟與其立只挑點

展與奔

與弑之君春秋誅而治其黨焉

展與不討國人便與亂賊無異諸侯又環視莫恤不以莒亂之罪罪展與而反以乘亂之罪罪叔豹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又與展

與無異昭傳散作反覺擺脫書法總收不必拘對○加會號取

單主下半傳崇亂 見執意如傳此季孫宿勿涉意如

強臣擅兼鄰地不臣之罪可誅矣

重非昭公意句見宿之強所當討惜晉不按其狀而所以討之者非也文中要語語斷入季宿却語語出脫昭公方妙落處須云季之罪且不自意如助矣先是宿蓋嘗疆鄆田云纔不混須知季之罪不止此而此亦其一端如此方不說盡為取鄭留下餘地

會號 會申

經以諱詞加大惡以有傷于崇惡者也

麟旨明微

昭公

七

此題須細味傳脈會申比方安放得妥傳原以首比緝蒲為官設服離衛國之惡莫不知之今夾放絃而以疾赴魯史固承偽而藏于策乃夫子曷亦因之而書卒以此問起然後以會申宗夷舉出時事可傷處即以將恐天下後世至末一段傳發出聖人所以憫之懼之之故不韋其偽赴意然則此題全從書法講會申不過原其所以書卒緣由耳近以會申作正斷何嘗說夢

召陵 會申 加踐土 主六王二公句二公桓文也

以逆夷而用伯禮中國之可傷甚矣

主此甚確舊主于其出于夏傷其用于夷似非言

向戌聘 夏伐陳

兩舉賢大夫，而宗夷益可傷矣。  
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

比奔

觀貴戚去國，而君臣之分猶存焉。

見比歸傳，以子鮮樂盈入昭，晉人待以羈旅，而致祿從本國之班，齒于后子，而列位本公子之素。

年三  
△韓起聘

伯臣之知禮，有深于禮者也。

知禮在觀書太史知周禮上，與他處志敬不全，易象明禮之權制。

春秋道禮之名分，此時易象春秋總未經夫子筆削，故曰周禮。

麟音明微

昭公

宜于儘有見識，不獨明上下經，辨左右史，曰周禮盡在魯，曰周公

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却能因文觀德，緣象知典，自有此一指，陳自

是太史存書，無俟與悲于文獻，周之所以異二代者，以此魯秉周

禮，不煩寄慨于幽厲，併魯之可以至道者，亦以此此是何等關係

不可籠統說箇知禮。

叔弓如晉 比八年多夏字

內臣報禮于伯，有知禮之善焉。

就辭効勞，辭致館上，推他志敬，叔向曰：子叔知禮哉！又曰：敬慎威

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如晉至河復宿如晉

經詳內君事，伯深譏其昧禮焉。

傳中動字，頻頻迴顧，既云舉動人君之大節，又云謹于禮而後動。

後云失禮而妄動，總是起初不該，如晉此意極重，只為已至于河。

又不合輕復，故或曰：以下又有從權適變一段，議見他經權兩失。

無一可者，其實不重權變上，四鄰奸邪，與後季逐君，晉下比正自

相縮，俱挽昭公身上，只點在後，非另一意。

如晉復 不用宿晉件講

內君昧禮取辱，春秋備書以貶焉。

宿如晉

內臣見比于伯國，昧禮之主致之也。從上侵下比，挽歸昭公身上。

麟音明微

昭公

九

燕款奔

外君失國，經端本以垂戒焉。

大夫國君之陪貳一段，須發透，蓋尊陪貳，即所以自尊，奈何以左

右近習之人，而欲奪其位，是忽陪貳，即是自危了，何怪匍匐齊廷

為諸臣竊笑哉，重垂戒作。

入極無味小白入管仲秦人伐晉孟明、魏絳

觀列國所以待臣，知御下之有道矣。

要發陪貳不可忽意。

衛奔 款奔

兩端本以責君，知大臣羣臣均重也。

以人君當重陪貳起繳俱自奔爲法

大雨雹

知天變之由，弭變者當攬權矣。

一傳議論都從申豐說來。本末字要認。夫三凌水鑑固亦當調變之一事。而能謂愆伏凄苦之故。盡關冰室哉。緣申豐者季之私人。不肯端言其事。故以若說文之作文全。以此駁倒申豐。而以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云。昭傳行文方不泛。○再有大變意要醒正。見天再告而人不告。○加舍中軍。見昭無以禦之。遂有其事。

會申

援天以誣，天宗夷者可斥也。

麟有明徵

昭公

十

通傳以天人字爲骨脈。最重責命于天三句。總從三則曰數語而斷之也。罪宗夷意已盡。弑君之賊云云。非說不合釋賊。又爲當日開一條路。楚虔弑逆。正恐負無天之罪。豈真挾天意而來。有此路數。甚至不以爲賊。而又云云。故傳以則未有字。應前數有字。一步深一步。說得十分激切。○傳原合楚虔顛末而極論之。見中國全然未盡人事。而繫談爲天。其寔人不討而天討。却錯認天了。○或曰以下正明聖人以天自處。意見有聖人之法在。即無管梁棘里之印。而度之討于春秋之法者已久矣。彼賢者見識不透。往往聽命于天。天下事都壞于此。故備責之。欲後之賢者當盡人事也。在垂訓上說。文中當透此意。

會申 執徐 伐吳 滅賴 滅陳 滅蔡

中國宗大惡而順其所爲，委于命者也。

以責命于天。句爲主。會申四比一段。滅陳一段。滅蔡一段。唯天所相。司馬侯語。滅陳。神竈語。滅蔡。子產語。以乾谿天自討束之。總收不殊淮夷。

只會申 滅陳 滅蔡同

會申 執徐 伐吳 滅賴

宗惡而順其所爲，廢人事矣。

四比是一時事。以會申爲主。而以執徐等比。就中發之。見聽順其所爲。而不敢忤。要用司馬侯之言辨駁。總發不當委諸天命意。

麟有明徵

昭公

十

會扈 文十 平州 宣元 會申

論惡于黨之上，知宗惡爲大變也。

舊云上二比。非徒漫爲責詞。然又說不得寬。其罪正從上受賂定位。說得罪極大。然後跌出本股。纔見開千古大變至此極矣。句與則未有三字。呼吸大覺有力。不以爲賊一怪。推爲盟主朝事之更怪。聽順而不敢忤。怪不可言矣。數語無限滌洞。

向戍聘 欒盈奔 夏伐陳 加會申只將三人賢行說起。創本股作。

歷觀大夫之稱良。則知命不可委矣。

成尤美室。見其直。向懼盈難。祁奚實請之。乃向不見而朝。見其節。倚見其禮。總起總收。就各人發出。當討賊意。向曰何辱命焉。戍曰。

敢不薦聞。僑曰敢不薦守。亦宜應出。

會申 夾谷 歸田

觀崇惡化強之事。聖賢之別見矣。

不重事迹。借題發意。聽天所命。在唯天所相。不可以爭上看。以天自處。在以禮責人。不以強弱動心上看。非序績不嫌之說。

○突救 六月兩上易滅黃同下易秋七月四國災夾谷獲麟全

春秋之法。不欲聽于天與命焉。

玩傳以聖人賢者。頂不校何哉。句見聖賢一定之分量。固自不同。

但春秋之法。則云云。全重示法上。要昭本題。纒妙使命。果能域我也。則前此五國之連衡。強豈終下于楚乎。使天果能制我也。則

麟青明徵

後此三時之蘊隆。楚豈更駕于天平。乃突而不肯委命。就是可委

命者。儘不肯任天。就是可任天者。

會申 盟平丘

崇惡競力之非。皆會盟中之大變也。

則未有不以爲賊云云。則未聞主盟中國云云。上下各有四樣

會申 胡豹歸

崇惡而失節者。皆在委命也。

△會申 黃池

經重人事。示合天勝天之道焉。全在聖人垂訓意上發

執徐

卽外夷之虐小。中國棄義之罪昭矣。徐子異出也。以爲貳焉。故執之。

伐吳加執慶封以宗夫之非討罪之義對作。

中國從惡舉兵。委命甚矣。

單主會申。傳舊主會申徐越伐吳二傳。夫既曰仗義討賊。又何以責其聽順所爲。不免矛盾。

執慶封

卽強夷之治大惡。亦托于義者也。

寄伐吳傳。只見封之當討。非與楚討也。勿說太好。須斟酌。

滅賴

亦要與執伐有別。合兵滅國。而不敢違。益見委命。

麟青明徵

取郢與取郢全。

舍中軍

強臣巧于專兵。經微詞以著罪焉。

此題先須把事迹。剖得明白。作三軍時。雖是三分各征。然兩家猶有不盡征者。大約三家得七。公室得五。今季氏因叔孫家亂。欲抑

之使同于孟孫。將自己一分。分貼兩家。却將兩家之軍。各分爲二。季得兩附。而兩取之。是雖以上軍下軍各入中軍之半。而中軍已

統轄上下之全。叔孟非爲他所愚。直無奈他強何耳。從此公室止有貢而無民。故曰益卑。曰悉歸微詞者。是不明言季氏擇二之寔。而但渾曰舍中軍。使人自悟。若曰無故而作。忽然而舍。作舍皆自

由而罪自見

作三軍 舍中軍

強臣再變制以專兵不臣甚矣

味初及字與益卑悉歸字當申墜下股如單兵權三綱意要發

作三軍 舍中軍 圍費 孫齊 春王 從祀

強臣專兵貽患春秋特著其罪焉

順傳滾作大略與上題全下四比以理之必至帶發于後見兵權

既去則公室之卑固其必然而三綱淪替則子孫之微亦所不免

只收作舍○孫齊云云正是下不臣之寔非流弊流弊屬在季氏上

公如晉

麟前明徵

昭公

十四

內君習禮之儀非知其本者也

二年至河復傳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句正用子叔齊語兼看野

井傳正身治人云云可見

公如晉 五年 公至自晉 諱不書止公

內君事伯見止昧于自強者也

借十六年至晉傳不自強作須切習儀說以守身之禮即自強之

道也

牟夷

外臣以利接內春秋交著其罪焉

此題諸說不一兩分爲的但須勘傳明透以地叛至滅矣是罪兩

邊之案宜以書各書地提過因其不義之罪不容泯滅則牟夷之

不當盜地魯之不當受地兩意俱已總攝在此然後以書奔一書

法交責夷與魯觀兩譏句應來奔書法傳意自明分點後重發垂

戒意蓋爲國爲已二段是道理上開說非必爲莒魯作正斷也分

貼甚誤則所云上下交征患得患失不必尋他實証舊以使莒翹

行而獻子之言不入魯國幾危等語填之非矣○舊以書各書地

責牟夷書來奔責魯似于傳不合○說透弗義一段下面如破竹

矣及字不必用後帶一句亦可

庶其奔 牟夷奔 黑肱奔

經詳用地者之名懲不義爲後戒也

麟前明徵

昭公

十五

春秋字須重于三板皆然纔見其心只要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

也點題後要透發此意

△徐越伐吳

經于世有可原者即從兵有名亟進焉

從兵有名只緣討慶封看出非于其從楚也曰比吳爲善師亦有

名勿說太好須斟酌說世類處用一旦字是更端言之須把從有

名之兵重講而以世類意發之于後見聖人慎于絕人可進斯進

之耳○越始見經與徐皆得稱人句有味越之始見以討罪即徐

人取舒之善與荆吳不同雖與三偕國而四直與桓從夷而兩也

越稱王自勾踐始寔在春秋之後時允常尚未稱王只是禮異中

國但就越終始言自是箇借國耳

取舒 徐越伐吳

遠人從兵有名故與已進之國同其稱也

主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作不必分輔伯從善

伐吳 執慶封 伐吳

經原外兵有名故從者以類進也

上半截傳世類意略帶見

盟蔑年聘會潛凡伯荆聘 取舒 會戚 伐吳

春秋慎絕變夷而酌所以待之焉

以上二比提起見聖人待華夷之不全倒下四比作止以人書不

麟旨明微

昭公

六

得如儀父之稱字者固不與中國等也必以人書不如戎之舉號

者亦不使與夷狄均也重吳太伯之後至冠帶之君無以異一段

意聖人之意總重進他一邊宜堅重慎絕上合六股總是進他而

特以首二股作客語勿以上句為懲不恪下句為嘉慕義平看

會戚 徐越伐吳

經于世有可原者即聽好從兵皆進焉

二比總論後分發原世類意總收慎絕人○吳遣壽越聽命聖人

不追其既往越遣壽過會伐聖人不逆其將來

△徐越伐 會鄭奔

經于聖賢之後皆因善而進之焉

原缺第十七葉

事但以附夷之故而使齊求平安在可貴就及字形出暨字推出

所以求魯之故暨字是事寔非斷罪書法無汲汲之意乃魯求于

齊文中須描出此段情景即此便不平文須進附夷一頭發方有

味○不必別尋議論只將後此求齊反炤足知天下事原不可知

不獨見出附夷之罪就其狐假時尋思有甚顏色

暨齊平 及齊平

兩辨結成之故而內罪自見矣

總叙以暨及辨起說附夷犯大原其求魯求齊之由而魯罪自見

○挾與畏落後一着不重

叔弓如楚 公如楚 公侵齊 公侵齊

麟旨明微

昭公

六

致附夷犯大之迹可以得兩平之由矣

此是暨及根原當以暨及起繳斷罪意還後一層○始遣使以弔

房鍾之敗既躬往以賀章華之成始侵之而門揚州繼侵之而攻

廩丘○婚吳意須找入

輪平 宋楚平 暨齊平 及齊平

春秋屢惡平以平之道非也

平者聖人所貴然放利而行寔亡國敗家之本專行不報即弁髦

贅旒之階德色于附夷汗我周公之冑重怒以陵大殊失保國之

方則平輕而罪重矣

輪平 宋楚平

內外結成非道義春秋之所不貴也。

諸侯脩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苟爲以利則篡奪起故正其義不謀其利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則民作忠平者在下則大倫紊故明其道不計其功。

首止 蔡丘 暨平 及平

事有美惡不必惡盟而貴平也。

比盟平丘傳以惡盟貴平挑起各昭然字轉下。

公如楚華

內君行慶禮于外夷意在附之也。

借暨平傳外附句楚靈有落成之願啓疆致來召之詞長鬣之相

麟音明徵

昭公

九

雖享不足爲榮大屈之好雖實不足爲賀何取于繼成公之好踐

襄公之夢乎○舊主崇侈不如此更有據

八年 會執昭公 滅陳昭公

貴戚恃寵以致禍君臣之罪均也。

特以第稱三句題意已盡下只暢言之陳之覆亡招憑寵稔惡所致招之稔惡則陳侯親親非道所致罪君臣意申講書法只稱第

季子歸 春王正月 會執 滅陳

親賢有得失國之安危係之矣。

以親親尊賢之本總論起中分總收

叔弓如晉

卽內臣奉使見伯國崇侈之非矣。

昭平丘傳論起楚勢發得懇切見其君其臣宜何如云云方喚得崇侈啓貳意醒悼公器用不作車服從給可昭點

公如楚 叔弓如晉

伯國效崇侈而啓貳春秋譏焉。

舊主開不如倒晉作楚成章華召諸侯落之至是晉成虜那諸侯往賀之楚處逆德稔惡何足深責晉亦効尤宜伯業之不振也。

蒐紅

經紀講武非禮直示縱權之戒焉。

他指三家言不恤其所謂不憂其所底止也說得昭公何等危慄

麟音明徵

昭公

十

却恁昏愚分明畫出個處堂的樣子○凡知禮之民定有上下那

亂賊如何及得君父故先爲非禮以動之遠天時易地利悖人理

正非禮以動民處明以調遣非禮者試百姓使民雖心非之又不

得不束于令把民手足繫了然後上及于君此是胡氏看破亂臣

機括使昭稍稍能悟便須大奮乾綱到此尚不覺察使民仰食三

家不恤其所底止故云昧履霜之戒甚矣甚字須味文脉根至是字來見中軍之舍已該悟着強臣之專至今日自根牟至于商衛非時不地一發明白做將出來猶不想攬權何怪其客死乾侯也有深加愴歎意

滅陳執招放越

觀與國致亂，君臣之罪均矣。

主僂師傳，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

九年、會陳 由陳災同

春秋因會而存亡國，公天下之心也。

問起陳災得書之由，例聖人存陳意發，然須在使畢歸語上討出。

聖人存陳意思來，楚人滅經陳，乃私一人以自奉心腸，聖人于陳

已滅必存之，即使他國滅陳亦必存之，只重封建，不論夷夏，見舜

德百世不溷，則陳祀亦百世不艾，觀于史趙鴉火之占，裨竈水妃

之論，一則曰猶將復興，一則曰五年將復，可見民心至公，猶不忍

忘陳，即此便是天理，故存而弗華，直不欲私一人以自奉，所以歸

麟前明徵

昭公

三

民心歸民心，正以合天德，此意須透發。○舊以民心各有其君，而

後定，曰歸民心，封建與人全利而無私，曰合天德，似過于分析，太

費揣摩。○曰堯舜三代，曰民心天德，是合二帝三王，天人說議論

極大。

會陳 鞅如京 傳而合

兩因言紀事，而公天下，家天下之義見矣。

須如傳叫醒書法，各發聖人所以必書于策之意，以封建之意，嫡

庶之分立說，公天下以封建為大，家天下以立嫡為大，須發大意。

不重事實。

築郎圃 主合至傳 不順強臣

大夫不順強臣之典，役忠可知已。

季平子欲速成，計勞民以叢怨于昭公，使逃公而寇仇之，昭子道

破心事，明與季梗，速成勦民，無民無固之論，繁其激烈，非止于為

民也，正欲季知有所忌，而明在廷之臣，尚有不奉意旨之人，耳故

曰忠，此正社稷之衛，人主所當信任之者。

樂施奔

致大夫去國之事，見權臣移國之端。

主會瓦，傳海上之遷，人知田氏篡齊，孰知根已植于陳桓子，當時

鹿門敗，子旗奔，陳鮑合黨去之，此無暇論，獨其厚施一節，却甚深

險，致諸公以顯己之不食也，且返去國者而分之邑，則以惠形仇

麟前明徵

昭公

三

逐者恨而納者喜，安得不戴陳氏分祿入以明己之好施也，且取

孤寒者而與之粟，則又以已形君無仁，君而有恩，相安得不戴陳

氏看來，此等計較，比以威劫制一時者不全，直是暗裏築齊齊自

不覺漸變為陳，故傳下一移字，甚有味。○晏子豆釜之對，此是陳

氏積世深謀，不獨陳桓子，直就此見得厚施耳，須知。

三卿伐莒

觀列卿並將強臣專兵之寔驗矣。

全以辨體行文，只發揮驗意明白，而季罪自見，不可先講一段驗

後講一段斷罪，傳意謂魯已舍中軍，易為又以三卿並將，或者悟

更制之非，此公羊有復古之說也，若然則宜有特將，無兼領諸卿



更帥以出矣。乃今季子主將。二子各率一軍。一一如作三軍本計。然後知三軍之舊額固存。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云云耳。方以作者為專兵。而人誤以舍者為復古。蓋取伐莒一役參之。只焯此立格。自有間架。○要知復古一翻原為破公羊而論。非當時以季為復古也。當年取一取二之謀。必明布于軍府。豈待連鑣而出之時。始識中分之局。胡氏將來辨駁。正使後人不致信公穀而廢經文耳。此三軍中。獨叔孫氏使公臣叔弓帥之。亦見舍賢處。可作結。

舍中軍 三卿伐莒

即並將于變制之後。可驗強臣專兵之實矣。

全軍將舍比依傳起問。中間仍以並將之迹。辨到舍上去。見是季

勝青明微

昭公

宣

氏巧計。未須繳不然。將各統所屬矣。胡各率其眾。而帖然于季氏之下也。季氏已自毀其中軍矣。胡復帥其眾。而侈然于叔仲之上也。全在翻辨明透。不在斷罪。

作三軍 舍中軍 伐莒

即列卿並將如故。則知專兵之實矣。

焯傳辨起作三軍。就喚明在前方與三軍固在句相應。

三軍 伐莒

觀列卿並將。知其為專兵之遺法也。

主後半傳。見今日列卿所將之三軍。正昔日所作之三軍。唯其數十年來。各擁恃其眾。而不肯歸之于公。故今日空國出師。則軍各

有將。將各有軍。而三軍之額。宛然如昔耳。則不必說破舍中軍機。而復古之說。不辨自分。

舍如晉 納幣傳搭叔向

棄疾圍蔡

經不與外夷討賊。以大義之未明也。

味本心。二字畢竟。食是主詐。是事實。近以殺微舒一節。焯看謂入陳亦是貪其國。獨能顯正其罪。為春秋所恕。還重詐上。勘傳亦透。

然只焯傳本心字。又字直作。兩意俱攝。不必單重詐上。

會說 會申 伐吳 伐吳

經詳諸侯縱惡。深惡外夷討罪之非義焉。

勝青明微

昭公

宣

傳云與通會盟十三年。故二伐亦屬會說。

比蒲

望國越禮簡兵。經尤惡其無本焉。

越禮指僭言。蓋通例也。只輕點起。重無本作。時政在季氏。宜責季重。喪不廢。則不忘君。而君臣之綱已絕。是無軍政之本也。非有

門庭之寇。句亦要挑見。無書法。

敗殺 敗箕

伯國從權用兵。唯顯親愛君則可也。

俱是晉文之喪。苟非西師過軼。未許墨衰。經而即戎也。苟非狄人伐晉。未許按甲。曹而俘狄也。當體此。焯出本題為妙。傳云唯審于

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自可想見

盟衞祥

即內臣結小見其通好之實焉

主執意如傳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多伐莒云云未帶以不共之故辭君而執臣非伯討意

厥慙

經原心以恕恤患傷中國意也

一傳大意只在心欲救蔡而力弗加二句上近從盟主心腸激發

他這點念頭最有見然亦須斟酌豈有合中原全力不能制楚以恕待人恕常人耳待之怨蓋傷之也全要把晉之不能帶三分慨

麟旨明微

歎意勿一槩放寬究竟此議較長

盟扈 澶淵 厥慙

經不以縱惡之誅待無功者姑原其心也

全重心力字發揮厥慙欲救蔡而不能與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

視蔡亂而不能討賊事之無成誠不異然或忘義利之分或失輕重之別皆力能為而心不欲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所以卒于不能亦付之無可奈何耳又何足過責哉大意已具全題

○不求備句最可玩

盟扈 文十 澶淵

縱惡之難原以仁智之胥失也上商人下子般

看十二國與八國便知力可為全重不能討賊上仁智分比諸侯

以人君人仁者必明義利云云故不序大夫以智帥人智者必審

輕重云云故人大夫諱魯卿亦須借客影主炤着厥慙方妙○厥

慙亦八國也但當時之時勢不全耳

厥慙 荀吳伐鮮虞

春秋紀兵有怨恤患之心者有怨用兵之正者

上異澶淵會扈之不仁不智下異潞甲鮮虞之不仁不義

○厥慙 黃父

以恕待人原其心以正待人論其分

荀吳憂狐父請以恕待人太叔憂范獻懼以正待人

麟旨明微

、厥慙 召陵侵

經于安攘之事有怨力不從心者有責義不勝利者

主心力義利字上晉昭荀吳以會扈澶淵証下晉定荀盈以召陵

城濮証

、厥慙 會扈 昭未

春秋兩恕謀義之無成一原其心一權其事

上傳有義利輕重字下傳有取舍輕重字

△厥慙 柏舉

經于恤患者有原心略心之文焉

力雖不能救蔡心則可原春秋以恕待人功既在于救蔡心則可

略。聖人樂與爲善。

滅蔡執有

儲君被患而守正得子道矣。

無降伏之狀。正是不忘親仇。得子道處。非二意。滅執只作事實。收稱世子書法。

以益來。以陽歸。加執有創作

兩以易詞紀被患者。惡失節也。

以字與執字相反。全從服而以之。隱隱敲着本股。方有情。

如晉至河復

見十六年至晉傳。處困而不自強。此是取鄭之故。執意如傳可看

麟書明徵

怒奔

即謀臣見逐。相時者宜省矣。

見孫齊傳。要發一動字。見季之橫。羣臣無敢獻謀意。南蒯方謀更室歸位。未行而怒已奔。此輩未必公忠。只是時勢。就此見得未見昭宜自強。團費傳季氏無禮。只作事實。不宜兼二意。

楚子伐徐

即外夷惟難。有原委命之罪者。有原設險之罪者。

主會申入櫟。二傳。即楚度之自益。見得委命之非。即棄疾據不羹。

以叛度。見得設險之非。

伐鮮虞

經斥伯國効夷。空亂源也。

僞會假道。以入昔陽。狄滅肥。以肥子緜臯歸。及冬伐鮮虞。因肥之

役也。原是二項事。胡氏合言之。以其事相連。且與取虞。說相類。故

傳借以爲比。楚奉孫吳。至伐人國。此段最緊關。不然共是假道。晉

獻。不過稱師與人。何此遂斥爲狄耶。○當時力已不能敵楚。獨存

信義一脈。尚不失爲中國。乃反效其詐。則晉化爲楚。必至楚又化

爲天下世道。有何底極。聖人謹嚴如此。正從面目皆非。時指點出

本來真心。故曰拔本塞源之意。此段要透。

滅下陽 執虞公 滅陳 滅蔡 晉伐鮮虞

春秋兩紀許兵。獨重效夷者之罪焉。

麟書明徵

只辨本比事。不必替晉獻分。解說不得。晉獻罪輕。只是全一用詐。

但此適當滅蔡云云。晉不能救。而又效其所爲。所以尤爲可罪。亦

說不得。虞自取。當伐鮮虞時。縱有時虞之貪利。亦不當效楚而滅

之也。仍將各比事。叙辨明白。重傳末制治未亂云云發。

滅陳 滅蔡 晉伐鮮虞 加厥怒只昭莫救句

縱夷而復效其詐。伯國有狄道矣。

只厥怒 鮮虞主合 忠恕之情 謹嚴之法

△晉伐鮮虞 會平丘

經于伯國兵好。兩示制治之慮焉。

俱本楚勢說來。上不能救。而又效之。重效上發。下啓其貳。而又晉

之重啓上發，但此等題不重以事跡比對上須透講，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下須透講，制治未亂，弭亂持危之意。

十三 國費

經不沒內叛之實，示反已之道也。

通傳總只發宜南崩之及此一句，不恕之說，只引來發一箇宜字，有效尤報復二項，要其效尤處正，所以報復也，互發尤妙，宜字正對若敵國云云，看是極怪事，却是極常事，要得借事咏歎，意勿作責他實看了，不書內叛，是一經通例，然為費則書，且竟顯出他叛來，所為不沒其實也，反求即是恕，要重看，強弱只作事實點起，蒐紅 愁奔 加國費全單

驛有明徵

聖公

元

大夫事使之不恕，致叛有由矣。

要舍出爾反爾意，不可板板斷罪，不忠比易三卿伐莒比蒲全，若城費舍中軍是季宿矣。

郎固 伐莒 愁奔 舍至

忠禮之道，強臣失之，而賢臣得之焉。

意如不忠于君，不禮于臣，以宜及意結束，叔舍以禮立身，以忠事主，以舉國以聽意結束。

國費 滅沈歸

經譏服叛珍貳，重行恕也。

俱有出爾反爾句，宜南崩之及此，能無公孫綽之及哉，○但下傳止有所惡于前，無以先後句對事上使下不來，姑備之。

比歸

春秋蔽罪于外臣，明君臣之義也。

上段引盈鮮立箇不明分義的案，下段再論時勢把臧賂替他設處箇樣子，奈何徒聽觀從，而休脅于勢利，這就是遭變事而不知其權，不明君臣之義處，須知比原受脅而立，與他亂賊不同，故傳以君臣之義責他，又層層翻駁，如此纔服比心，纔可定獄，執曹伯 嬰齊如 商任 沙隨 縛奔 比奔 比歸 貴戚義未絕而不善處變，昧于大義矣，既非如樂盈子縛，即君臣之分未絕，如子臧叔盼可也，而乃云云，○四客股不平，難出脫毋。

驛有明徵

聖公

字

沙隨 縛奔 加比奔重比未絕。

兩觀大義之已絕者，可以定昧義者之罪矣。

雖在晉與縛看，然須昭楚與公子比，見得分之猶存，不可以薄惡守信實講。

比奔 比歸 廬吳歸

參取國難易之勢，可為味義案矣。

仍重君臣之義上，斷他遭變事而不知權，蓋君子論義不論勢，既以君臣之義為重，論甚難易，比雖具取國之利，且不可，況難易之勢又如此乎，是遭變而不知權者也，○無民人而且無主，較之獲神民而居常者何如，無謀而且無德，較之今德而寵貴者何如。

札聘 比歸 守經遺變俱未達春秋之旨

嬰齊如晉 盟戚

兩觀明義之臣可為處變者準矣

引二子是代為比處置當自比論到二子上不當自子二子說國有所歸句須重魯之國歸于宣公叔盼織屨終身曹之國歸于負芻子臧奔宋不返總是明君臣之義

△會平丘

經惡服貳非道貴未然之防也

聖人全在平日國體人心上着脚觀傳曰制治保邦曰固結人心自知精神結聚處崇侈是平公矜威是昭公傳是通論晉事全重

綱公

主

崇侈上末字正是無及意非對本字看謂別有收貳方法也方是

時一段亦要振貴事之預即未亂未危之說也不是要今日預圖苟字正對預字看道字正對威字看○示威迫脅亦可強諸侯畏但平日固結工夫到今日明知會不能收拾却出一時苟且之計自不是正道何等可耻故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

盟宋 會虢 會申 滅賴 弓如晉 賀虢 弓會陳 諸侯 平丘

伯國忽外強以啓貳經責以未然之防焉

如傳流水倒作重崇侈見其不預平昭雖要分曉勿作兩截看○加盟平丘只作書法○加滅陳蔡全○加盟戲主悼公之業句○去叔弓會陳全啓貳意虛補

盟宋 會虢 會申 滅賴 滅陳 滅蔡

伯國當外橫之極所以預圖宜亟矣

滅陳蔡皆在成虎祁之後語須斟酌將楚勢參差說來見楚勢日勝一日則伯國便當日謹一日君臣宜何如交傲意

叔弓如晉 會平丘

啓貳而示威伯國之苟成可愧矣 全單

叔弓如晉 叔弓會陳

伯國崇侈以啓貳非未然之防也

賀晉未幾而卒會楚于陳會陳內有宋鄭衛不獨魯即一魯以見諸侯之皆貳也一直作

綱公

主

○鷄澤 救陳 主內結更圖外懷矣秋全要本悼公君臣來

○秦人伐晉 夾谷 易彭衙 歸田全

兩觀君臣所當盡者亦伯事之鑑也

穆用孟明修政晏子論謝過格心不可多用贊詞要玩其君當倚其臣當急口氣自晉君臣轉過二比說來自出脫

○公如晉 蕭魚

先伯交傲之風亦君臣之法也

以平丘論起從昭與叔向輩入局見吾何暇旁引君鑒而一徵于我公之朝晉如悼之以德脩政者固依然家法也非即而先君之明耶又何必歷選臣證而一徵于蕭魚之撤會如魏絳之以禮格

心者固近日芳規也非卽而先大夫之肅耶如此引勢格律自老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叔弓如晉 會平丘

歷原先業而知伯國之非道也

舊主勤怠開上子悼與知罃下責平與叔向還不若倒

、伐鄭盟戲 會平丘 全上

內結外懷直從其君常倚二句來正是復悼公之業處說悼業須

與本傳相反說泛便無情總責他不當崇侈以啓貳至是欲以力

挽之何及觀制治一段自明只收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一句深

惡者惡此會之所由來也

、築臺 南門 武宮 郎圍 叔弓如 會平丘

麟有明徵

昭公

孟

明于所以惡崇侈者而知屢謹與役之遠慮矣

昭傳講完平丘事以聖人紀與役之意足之見得固結人心之慮

遠○此從看經者言見悟得此義平日聖人每役致意之遠慮一

了百了全從明此義然後知六字緊相呼應便有空中凌駕之妙

、築臺 郎圍 場宮 作門觀

春秋備紀與役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將平丘因亂弭亂因危持危事之不預說起仍從明此義落下四

股叫出然後知四比只輕點一字必字甚有味慮遠正從此想出

蓋人心國勢原相依以立民心不可知必于國勢有碍獨當其未

危未亂時必有謂土木不妨者常人俱忽略過去唯聖人必謹而

書非徒重民力也固結人心之慮遠矣固結人心原來爲民卽以爲國故曰慮遠此正弭亂持危意

叔弓如晉 郎圍

經謹內外與役皆爲人心慮也

卽前六比題只出二比主合是官也成諸侯必叛叔向料之無阻

猶可無民不可昭子規之上欲其聯屬天下之人心下欲其固結

一國之人心○若加築臺門觀又宜重如晉矣

弓如 平丘 執意如 召陵

以侈心利心失諸侯伯事可知矣

成一庇那而諸侯貳心雖示威何益利一邪莖而諸侯不合雖大

麟有明徵

昭公

孟

舉何成

○盟平丘

春秋詳紀伯信惡競力也

盟雖衰世以下文勢奔騰一步緊步然有字其次字則未聞如此

盟句俱是怪訝之詞則未聞以下亦有淺深曰主盟中斷奉承齊

後便該以禮義服人乃肆威力以恐迫諸侯已不是主盟之道又

信蠻夷絕兄弟又且聞其憂疑視恐迫諸侯更覺太甚故以流及

戰國說到積習所致傳以深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鎖之然甚

緊切

怒奔 子重 圍費 前制 平丘

伯國競方不道于其脅內者可推矣

要即脅魯以繁見其恐迫諸侯意

胥命 首止 葵丘 蕭魚 會說 平丘 平丘

歷觀諸侯信好唯競力為甚悖也

以是盟或謂其善而以為惡挑起即喚過客股如單須體貼則未

聞語意上數盟不是說他難得若說得太難便形容平丘之惡不

出傳謂盟雖衰世之事然衰世中猶有彼善于此的其次猶有云

云已不是盛事則未聞平丘之盟云云是衰世中一樁絕少事由

他開端此端一開流及戰國云云所以深為可惡

胥命 首止 葵丘 蕭魚 會說

麟音明徵

講信而猶有可取者則知競力之罪矣

順傳勿順經上四股散對將末比另作體其次口氣不但首尾要

露本股每股脚俱要映出非競力不道可無惡意然只于盟中論

箇好交不可泛作褒詞○加石門只將盟雖衰世喚起

胥命 首止 葵丘 蕭魚

迭取諸侯之信好則知競力之罪矣

大意全前不可拘兩對與四大段

盟首止 盟葵丘 上易會首止即盟葵丘傳題

盟有定倫明禁者亦衰世之善者也

蕭魚 執霄 盟宋 會說 只蕭魚 會說同

經于推誠守信者不以惡盟之例待焉

以不復叛不敢越作眼雖對作其次意仍要還他信鄭只在納埃

禁侵當時亦有趙武入盟也勿以不盟對下讀舊書不盟誤將不

盟作骨

公不與盟

春秋不諱內辱論理以垂訓也

要本邾莒所翹有無之狀季孫強逼之寔方見公自反而縮無所

歉玩傳推明其故及以義以理二句分明板下傳今魯與邾通好

四句來說當煇傳以不與不善講起轉入汎魯反已無歉云云但

全在書法作文勿說魯太好要重發垂訓之用大句用字有味見

麟音明徵

會得這箇機關透威勢一些無用人或從理義着脚此一書法是

激發人大作用

沙隨不見 平丘不與

春秋兩書內辱重自反也

上因僑如之譖下因邾莒之誣總問小分總發純用本傳舊將各

傳發意欠當○加處父盟 黑壤 只作諱耻起倒下

平丘 平丘 不與

經原伯事不韙而不諱內辱以示訓焉

倒下全單矜威指懼齊肆術指懼魯要王臣則實分僑夷則卑弱

無忠信誠懇則虛僞所為五不韙而德則不競句其總也

公不與盟 國書伐我

經于望國見拒見討而辨理之曲直以示訓焉

上云推明其故自反而縮下云省致師之由自反而不縮傳未俱

有垂訓句

執意如

伯國討罪不以義經原其意而陋之也

全重意字義字說箇伯討必有關於方伯之職意如負此大罪晉

即明正其討而陰濟其利尚得窺其意病之今却把大義全不問

起軍為一邦莠之供則是君臣之義反輕于貨財此意何偷使人

謂晉有市心偷之名不可居且使晉之臣謂君有取道而即有不

麟首明徵

鄭公

毛

臣之罰當不重于失利之誅偷之弊更有不可言者看來此就是

入晉陽入朝歌以後病根文中亦須討出全要就君臣之義上發

不可直說他貪便了朝歌傳賤而稱人指此賤字反方伯字

以利不以義便有風示羣工開苞莠之門無以振肅綱常意晉

臣專權不以無君討意如正見其聲勢相倚處

疆鄆 宿 舍中軍 宿 三卿伐 鄭 祿祥 好 愁奔 圍費 不與 執

意如

伯國之討內臣原事而見其偷矣

辭魯君帶說不與執意如對宿及意如外既侵人土地內又中

分魯國不臣甚矣而邾莒所怨非其實晉宜按之而問南蒯何為

叛子仲何為奔討季氏不臣乃伯職也乃以邾莒不共云云何得

為伯討乎收稱人以執書法去舍中軍 愁奔 圍費 重在

邾莒之訴說

取鄆 宿 伐莒 意如十年伐莒取鄆即此比

內臣世濟不臣之惡于兼地見之矣

宿及意如尤為強逼要把鄆鄭之故非昭公意上說他強逼不臣

勿太分須自宿申到意如方與執意如相關

疆鄆 伐莒 鄭 祿祥 邾通好

稽兵好之實而小國之訴妄矣

主今魯與邾通好至鄆鄭非昭公意也一段作不但見妄訴就此

麟首明徵

鄭公

毛

看出不臣來

伐莒 祿祥 愁奔 圍費

究內臣所以當討者宜伯討所必正也

主按邾莒二句按字究字要重按邾在通好上看按莒在非昭公

之意上看非徒按其有無伐邾是無的然却是季氏強逼不是非

昭公不是如此說方與下應究其因全是要究出季氏來見因甚

緣故叛者叛者奔者奔彼二子欲作亂而歸室于公亦憤季之無君

取尋着季氏罪過自當告于諸侯云云而奈何以訴云云

不與 執意如

伯主辱內之君臣徇利之罪著矣



既辨明非昭公意便知罪不在昭在意如若討意知之罪正當扶其君而廢其臣今反辭君執臣則知其意在貨財矣豈不偷甚

會平丘 盟平丘 不與 執意如

啓貳而脅以威討罪而動于利道義所不出也

上競力不道重盟上以會輕起收再書書法下徇利非義重執上以不與輕起收稱人書法

執意如 執祁犁

春秋兩斤伯討誅其意也

以有罪有名辨起上重意在貨財失君臣之義下重意出列卿移威福之柄分後須總發晉事日非意

麟音明徵

昭公

兗

○廬吳歸

聖人存二國于心公天下也

前半傳是書法後半傳是正意只明諸夏封建非夷狄可制不可又于帝胃懿親上再生枝節○王者公天下之大法莫過于封建若楚得而封是楚得而滅矣今觀聖人書法却似文武在位一般侯陳者自歸于陳侯蔡者自歸于蔡與楚人全無干涉直欲存封建之公以與周室相終始傳中天子二字要認封建之法存天子以剖符者公之封建之法似存而實亡聖人以天子事制春秋法以秉筆者留之無非欲望先王之治耳易言乎欲望先王之治難蓋封建壞而郡縣置便不成世界了故聖人致意于此

滅陳 滅蔡 廬吳歸

經不與外夷專廢置示公天下之義也

廢置不可分總叙如單重法上不重權上

△廬吳歸 用田賦

聖人公天下而存封建井田之法焉

二邊俱從聖人意上發先王養臣以封建使各裂土而君之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先王養民以井田定為什一而取之藉力砥其遠邇賦入量其有無○封建井田之法一廢從此置郡邑開阡陌有多少弊端說得廢法利害纔見必不可不存

如晉復

麟音明徵

昭公

卑

主十六年至自晉傳既不得與盟又欲躬朝以請季孫至于見拒

意如至

伯國以利釋內臣違道甚矣

須描寫貪利情景發一段垂戒意重道字與利字甚矣二字要形容承兩箇皆字來深加貶斥非此題書法蓋傳合執與至論以是總結者以意如之歸亦平丘事總是為利包始終而言也單股不可收書法

執意如 意如至

伯主操縱由于利無以宗諸侯矣

不宜太開總以伯主之宗諸侯以道論起小分

會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春秋深貶伯好，以操縱一惟利也。

會比不必涉矜威意，只叙起見其會平丘也。元老下臨，兵車咸集，吾意必以義表正天下矣。而乃徇利云云，執至分比，收深加貶斥，正指盟平丘比，不得泥此傳無盟平丘比，誤主合看。

會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召陵侵

即伯國徇利之迹，而業衰因之矣。

流水作，執至股，只作平丘徇利事實，見平丘之會，惟貪利故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自是外携內叛，不復振矣。看傳中

昭公

昭公

昭公

遞說下去，漸說到十分敗壞上，可見利是決不可徇的。利之敗人，國家乃如此，乃如此三字最宜玩正。承傳中從淺說到深來，須透發垂戒意，收深加貶斥，與書侵書法。

只會平丘 召陵侵 亦體至于口氣相承作

齊侯伐徐 宋公伐邾 沙鹹 鞅歸

迭觀人心背伯，貪利之戒昭矣。

伐徐之役，邾莒背而從齊，伐邾之役，邾徐背而從宋，此是諸侯不合，歸罪平丘。沙鹹之盟，齊鄭叛于外，晉陽之入，趙鞅叛于內，此是外携內叛，歸罪召陵。雖如此分屬，然玩傳自平丘而後，乃至于召陵，又以賄敗，于是晉日益衰，是一串事故總結之曰利之能敗人。

國家乃如此，須相因說去，發出聖人一段垂戒意為妙。

齊侯伐徐 宋公伐邾 昭十九年

即侯統之散，見伯國貪利之効也。

主平丘貪利之効說，要借此二比，見二十餘年意。齊伐徐而徐成，邾莒從蒲隊之盟，宋伐邾而邾服，倪徐從于蟲之盟，總見得羣心星散，別有一番登壇主款人，描出伯業日以賄敗來，仍要統發聖人歎惜垂戒意。

莒紅 伐莒 意如至

內臣始勇而終怯，唯無禮也。

以禮字總論起，不宜板分，見意如施于昭公與莒子，則如彼聞除

昭公

昭公

昭公

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匹夫，又如此，總見小人無禮，喜怒勇怯，多不中節，未帶苟不遠之，其何能國意。修怨原指不會葬，文中亦須從因訴之恨，原到不會葬上，非以伐莒為修怨也。

莒紅 比蕭 伐莒

強臣之施于君鄰者，皆非禮之勇也。

舊出取郟舍中軍，係宿事，欠確。

去樂卒事

經紀祀禮之合者，志禮之變也。

禮之變，即指義起之禮言，記此者，蓋以存禮所未備耳。兩其可也，是從人情必然處設審之詞，須會兩緣字體貼，乃推到先祖孝子。

之心有必至者而言之見祖宗與孝子。心下兩得其安。這便是禮。

朝吳奔

即讒人之可畏。而中于讒者非智也。

傳無責楚平聽讒明註。只是因吳出奔論出讒人爲害。使忠臣爲

君所信者。且不能安其位。甚至屢禱肆讒。併辱及宗廟。何等可畏。

將此意于前段。酷畫形容。然後轉下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

須重正見當此之時。愈當自做主張。夫極于我何親。而代爲我切

下位之羞。我又未嘗于極。何肯爲我助關請之力。此其中必有他

賜。一則激我。一則餌我。這些事尚奈不得機關。破安得爲智。○剪

翼之說。吳奔後事。不可混用。○又要知將讒人之巧。既極其描想。

離青明教

昭公

星

似難怪朝吳輕信。正爲朝吳不是低品。故讒可以中平。宜不可以

中吳。吳而不能忠信。自任。却不該亦憐惜過了。況殘國孤臣。不應

使國辱而身榮乎。依傳遞作。自是正格。

滅蔡 廬歸 吳奔

入郢

只吳奔

入郢全。但止在志朝吳

讒人去賢而禍國。亦可畏矣。

上截傳搭。無責楚意。只渾渾說讒人見用。雖以素所信之吳。而不

能保也。卒使吳師入郢。把楚國都弄壞了。讒人爲亂。可不畏乎。

廬歸 吳奔

明于謀國。而暗于謀身。不知甚矣。

上比不獨見他忠。就見他處危疑之地。只主吳作。見有存國之忠。

無保身之智。不可太斷罪。兼有惜他意。

吳奔 朱奔 入郢

詳觀讒臣之害。爲國者當知所戒矣。

須透發讒人爲害之可畏。

吳奔 朱奔

即與國君臣見逐。皆讒人之蔽明也。

以下位爲辱之言動吳。以難弗及圖之言愚蔡。以不用楚命之言

誣朱。以謀立東國之言告蔡。正從各邊巧肆如簧之口。見讒鋒不

測。亦須描得出。

○季子歸 僑如奔

離青明教

昭公

星

即內臣出入。而得爲國勸賢之道矣。

從聖人意。論到爲國上。不在魯事上。苦纏唯讒人可畏。聖人所以

于賢之來。國則喜之。讒之去。國則誌之。正灼見爲國有九纏云云。

去讒。所以爲勸賢。勸賢所以爲國。讒人用。則賢人去。則國

隨之矣。點題小分後。渾發以志吳出奔。又引師兆句。緊收始有力。

○吳奔 滅巢

經重人賢而實地利。兩于棄之者。致戒焉。○讒臣用而要地失。國亦

二亡形矣。

不責平更好。爲國有四事。去讒爲首。諸侯之寶。三土地爲首。入郢

之兆。亡郢之始。○近謂上下俱是聖人先見。以示後世之戒。觀傳

誌朝吳誌字書滅巢書字可見不可以為國有九經四句與諸侯之寶三二句對勘題亦好

○荀吳伐鮮虞

僅免正兵之貶春秋之略見矣

是役也說不得他全不是說不得他全是昭傳以非獲轉下怨吳

正兵加敵指不納叛臣說請降一節與正兵加敵無干不宜混用

○春秋不廢兵却不淫兵不縱狄亦不欲暴狄所謂略也荀吳窮

兵略遠本非禦敵之道若再納叛臣就要貶了今師雖未善而却

叛一節猶與失之不仁不義者不同故纔免于貶文未要發用兵

禦敵之略見句說得婉曲為妙平平講去方見無貶用跌法用

麟青明微

側法俱非正法

潞氏 甲氏 晉伐鮮虞 荀吳伐鮮虞

春秋迭紀用兵于遠者而各酌其稱焉

三事俱窮兵于遠非禦狄之善者聖人特因其行事而各異其書

以殄滅為期則非仁見利忘義則為狄道不納叛臣則從用兵之

正只散叙而未總發用兵禦狄之略咸見意不可創作蓋傳原統

論三事細玩自見○潞氏比止有稱師只附在甲氏內作事實止

收稱人書法○從來例本比此見較長

、甲氏兩吁 晉伐鮮虞

兩貶伯國略遠以其非仁義之師也

上稱人重在以殄滅為期以徐戎之征獫狁之伐証下稱國重在欺詐上以孫吳之奉蔡般之誘証作文須于不仁不義中擊着本股纔妙不得像合

晉伐鮮虞 荀吳伐鮮虞

略遠有異詞參之詐與正也

二邊皆荀吳總問分作夷夏君臣可作目上全于滅陳蔡下異于

不仁義

荀吳伐 滅陸渾

兩怨伯臣治外以近正而合義也

要發纔免于貶意見用兵禦狄之略虛內事外之罪各有潞甲比

麟青明微

昭君臣夷夏作目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平 春齊侯伐徐

即伯權之無統見貪利之故矣

齊景有志代興主意如至傳諸侯不合意作○昭子曰諸侯之無

伯也害哉

誘戎蠻

經于夷狄相凌兩輕其罪焉

如傳辨論成文不出殺之蠻子邊只提起

公至晉

經諱內辱以無自強之志也。

志字重人之自強只是此志不肯放倒時當自強而安危辱安字

可憎四君子直不能安耳不然殷憂啓聖見止正足資激勵何辱

之有諱之者貶之也○人亦莫之告頂兩自字來當時魯儘有人

遇這樣人一些不足與圖典說到不亦悲乎真足令人代魏

如晉復二年平少如晉至五年晉訴受半矣欲止如晉復十二年

訴取那晉有平如晉復十三年以執意如晉至平丘之

表未治故辭公如晉復如士景伯辭公如晉至會故也

詳紀內君見辱而責其無自強之志也

傳有見拒見止二意然玩語意三不得入及兩得見又欲止旃自

當重見止上收不書止公書法若出七次本有疾傳創作重不納

上收殺耻書法此其見止之終二十三年是不得入之終上根辱

字下根耻字俱貴其不能自強

○城楚丘 越入吳

二君由困而亨其志立也

元年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然文中不重純搬

左語要發他激昂勉勵有必不能安于危辱意志字重發

城楚丘 宋楚平 袁婁 於越入吳

兩觀君臣之自強者可以愧內矣

首未繳出昭公季孫文中亦要相照勿泛

會平丘 至自晉

即內外之講好修禮皆昧于自強也

主合為妙尋思兩傳語對待甚整

鄉子朝

外君悉古官制達禮之遺者也

主鄉子知古官制作須說得詳明如分至啓閉而總之于曆正司

徒司馬司空司寇而散之為司事五鳩五雉五扈而無非以為民

一代制作說得鑿鑿所為動聖人之慨慕也此等題既無傳可拘

須另開闢一番方奇快

○滅陸渾

伯臣兵舉于靖華則義可無貶矣

辭旨明微

就傳首皆滅之也亦見得可貶但滅在陸渾則與闢土云云異矣

全重密邇王室上晉意本為貳楚非為靖華聖人却從王室着眼

故得免于貶夫以靖華之兵而獲免于貶則窮兵云云其貶可勝

道哉此又推出餘意文未發之○胡氏因聖人稱各氏推出別內

外意須知○雜處句須味分明又就種類日蕃狎處為市看出然

不可又添出一意重在密邇王室上即所謂臥榻側豈容鼾睡者

滅潞氏 滅甲氏 滅陸渾

經紀珍夷之兵獨于靖華者無貶焉

上二比只因全一滅有稱人稱師與各氏不全辨問其褒貶若何

故下舉其名氏非褒之至末一段正應此見得舉各氏者纔得無

貶而稱師與人者正以窮兵于遠慮內事外貶可知矣是末二句即指上二事正與關土服遠二句相應但不可鑿定云上是圖強伯下果能靖王室三舉都是一箇念頭只就聖意看出有可否故三詞不同如此舊欲倒重末比還當以三比總辨體纔得無貶數語作文竟倒本股又非傳意○上二比隨去一比以略遠靖華對全在遠近上辨別

伐山戎 滅陸渾

經紀伯兵譏略遠而怨靖華焉

傳關土服遠以圖強伯句即指滅潞甲故此題宜比作遠近字是兩邊正眼

麟音明徵

昭公

聖九

△長岸

強夷見敵于人其用舍可槩咎也

用舍不平由用以見舍也此時只有無極用事而囊瓦猶未用伍員猶未去傳不過通論楚事耳點題須虛活只見無極輩心營寄之而賢人逃死四方觀于盡室之行而楚廷槩可知矣楚安得不用舍不當雖如楚之廣眾且不足恃何論其他可見為國必以云云由字指用舍得失言本末只當先後字若說人才是本土地甲兵是末由字又說不去矣

戰泓 戰邲 盟宋 會申 長岸 鷄父 召陵侵 栢舉

入下 只戰泓 戰邲 鷄父 栢舉全

外夷素強而漸弱由用人之道失也

上四比不重得人只原起積強以起下由敵而敗且至幾滅見出漸弱之故耳廣土眾民不足恃句極重不可以得人失人分亦不可以用舍分貼虛點出讓貨二項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一總混發為是

戰泓 戰邲 盟宋 會申

歷稽強夷最勝之迹見其無與敵矣

雖主戰勝威服然只宜四股散散鋪去見本非吳敵起今日所以敵意○舊用相得其人戰泓楚成用子文去子元戰邲楚莊用叔

麟音明徵

昭公

聖九

敖殺越椒盟宋邲敖用屈建會申楚虔用椒舉泥本末強弱之由句方有此等議論其實不重用人之得上只空說箇此時尚無讓貨之事而策士奇才只供本國之用如此說方妥錢作章法極好州來臣吳奔臣長岸 鷄父 召陵員去栢舉 入郢

外夷之日削由用人之失也

先以信讓狗貨賢才如巫臣伍員輩先後去楚總提起而以長岸四比見敵不已而敗敗不已而國破君奔流禍點綴在中不必瑣瑣分貼仍要發是故一段傳方妙○去入州來仍補巫臣舊以無極朝吳對下囊瓦伍員不必用巫臣似太泥

△朝吳奔 平 召陵侵 昭 瓦貨行 影來 聊事

外夷信讓貨國之不競有由矣

吳之奔蔡之請，只借以見極瓦之用事不必多講事迹全重一使字。然玩勝字行字雖未說到棄賢上，但平昭所用是這等人，讓使之勝貨使之得行所不用者，自可反昭未須帶見，繳到日以侵削。

長岸 鷄父 栢舉 入郢

夷勢之漸凌由用人失也

仍如前入州來七股題作意，但鍊格不全，先叙起楚削，後講讓貨云云，復以三支流禍迭點，而以為國必以云云，總咏出于後。○不可以上，二股屬巫臣無極，下二股屬伍員囊瓦，曾辨在前，宜渾說。

鷄父 栢舉

麟青明徵

昭公

至

觀覆師喪國之禍，由勸賢之道失也。

敗甚于敵，亡甚于敗，至字有味，作文直從長岸說去。

入州來 栢舉

兩觀強夷之失其強，由棄賢也。屈巫伍員分作

書救初公以子州來子靈以夏姬去鄆陵苗貴皇避若教之亂彭城凡之讓

外夷屢見挫于人，由棄賢以資敵也。

此左傳題不必昭本傳讓貨楚之不振，即指數事與長岸無干，作文只虛論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四子惟子靈屬吳，餘皆屬晉，此傳言楚與吳敵，若欲屬長岸說不振，只當云四子去位，所以致吳可敵，時皆就楚與晉說，非也將四比點過總發意。○析

公陳震蕩夜軍之謀，而申息潰，子靈為乘車射御之教，而奔命疲，賁皇塞井夷竈，而中軍克，雍子簡兵蒐乘，而彭城捷。

楚人伐鄭傳元長岸

較外夷強弱終始而知用舍亟矣

成王殺子元，用子文，而楚盛，共王棄屈巫，平王用無極，而楚衰。

鷄父 敗師 栢舉 破國 執邪易召陵侵更 鞅歸 內叛

兩大浸微，則信任小人也。

比朝歌傳，俱以威服天下振起。

長岸 吳滅巢

經昭失人失守之戒，兩于外凌示意焉。

麟青明徵

昭公

至

與朝吳奔滅巢題相類，但彼處上比純重信讓耳。

大 四國災

象與德衡，則消變之人事亟矣。

玩傳說箇驗字，只將子產做箇印証，勸人當先盡人事上，全要說禪竈之言，非妄方顯得，以德消變有權，竈推主象，產政主德，象原有據，而卒不勝德，可見有憑之天道，人事尚可挽回，況渺茫不可知者，故宜以子產說過，而以學者議論，自開局面，方于是知後一段緊關。○此主不惟肖神，且令文機變化。

知者故宜以子產說過，而以學者議論，自開局面，方于是知後一段緊關。○此主不惟肖神，且令文機變化。

知者故宜以子產說過，而以學者議論，自開局面，方于是知後一段緊關。○此主不惟肖神，且令文機變化。

知者故宜以子產說過，而以學者議論，自開局面，方于是知後一段緊關。○此主不惟肖神，且令文機變化。

知者故宜以子產說過，而以學者議論，自開局面，方于是知後一段緊關。○此主不惟肖神，且令文機變化。

知者故宜以子產說過，而以學者議論，自開局面，方于是知後一段緊關。○此主不惟肖神，且令文機變化。

小國肆虐，大國見罪之當討也。

因籍稻而襲之已不是，鄙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至入其國，盡俘以歸，罪過更不小，此題分明為下傳聲罪執言之兵，句立定一案，須說透。

十九 ○宋公伐邾

經全討罪者之善，論其意也。

全在歸俘上，勿以討罪並言，亦勿以取貪圍暴分，宋罪只在取邑，悉俘舍女，極形邾之機，正以見宋之善。○一傳精神，全在意字，如宋公雖取俘以還邾子，却又貪及蟲邑，那見得善中無惡，但他起初本意，只欲歸邾之俘，至圍與取，都是臨時做出來的，使邾非被邾之橫，則宋之意，且不及于邾何事，而及于邾之邑，所謂釋其貪，

以全其善，正善長惡短之義也。

○伐邾 會鄰奔

春秋善善之長，有原意論世之法焉。

善善之長，都自聖人心中說，取其歸俘，雖取邑之過，亦略之，此是即一事而直略其他，事原意之法也，取其讓國，即後之苟可善者，皆錄之，此是即一人而直追其先人，論世之法也，故總曰善善長。

伐邾 圍蔡

經于討罪復仇之兵，即貪暴弗討也。

在宋則貪，聖人善善長而惡惡短，在楚則暴，聖人本無怨而怨出于不怨。

二十 ○會奔

聖人善讓國者，故寄樂與之意于其後焉。

全從聖人善滅無窮上，描山見會如見滅一段樂與意來，不可着會死講大意，是從滅論到會，非取會之守禮，因追論其先世也，須細辨，○待放常禮，何足深多，但讓國高風，千秋如在，為渠是讓國者之後，便些小有善亦善之非賢會也，賢滅而及會也，其賢會也，正所以賢滅也，聖人善善無已之心如此，○加盟戚如單全在滅上發，纔云況守禮云云，便非語脉。

遂如齊 歸父奔 執曹 會奔

春秋刑賞之法，皆不欲以薄待也。

及子孫止其身，都在書法上論，舜典二句分貼，○使方命之崇伯，終遺累乎神禹，而為善者懼矣，使甘棠之遺愛，遠見泯于召伯，而為善者忘矣。

歸父奔 會奔 似父故世故題，認定會奔，則主此傳。

華向奔陳

即三臣去國之由，不臣之罪大矣。

舊以宋元無信多私，三大夫劫公取質，交責君臣，但叛傳原無斷罪語，且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豈得平較，曲直斷當以奔楚傳。

取太子及其母弟作案，而斷以必誅不赦，單罪華向為是，末須體傳三立字，含着宋楚與諸侯當討意。

傳三立字，含着宋楚與諸侯當討意。



二千 南里叛 加奔陳作事實 再加奔楚昭其入其出書法

按叛臣之所據 君君甚矣

重南里宋國城內里名句 見得分國而叛 與他叛異 收係宋書法

朱奔

即諸侯見逐 而讒臣之禍大矣

見朝吳奔傳 無極先以討出朱 而復以巧言止楚君之討 叙事要明 勿誤作楚平聽無極而出朱 亦不責楚平 只見讒人可畏便了

如晉至河復 二十一 鼓叛晉 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華向奔楚

經于逆臣去國 詳罪夫縱之者焉

麟有明徵

駁公

臣

以華向大逆 提起作案 轉入當討意 中將楚釋君助臣 諸侯息于救患 固請逸賊 而宋又從之 三股流水 碎講發明 縱惡之罪 總倒略而不書 書宋南里 又書出奔楚書法 略而不書 是不書大大之名氏 近謂不書某某救宋 覺無據

昌間

經于望國講武 而以亡本示戒焉

非地與權臣專行 俱輕 重三綱軍政之本 以下意 蒐之本 則三綱是蒐之末 則五步六步是 今魯平日君臣與宰如此 臨時專行 特其常耳 此與蒐以訓民的主意 全然背戾 上以誣民者 教民民以習上者 則上即欲蒐何以蒐為 猶云如禮何如樂何也 不專在

魯上着脚 要發垂戒意 昭凡三蒐大意在專行 故于紅首發之

而帶不時不地 比蒲適有歸氏喪 故云不忌君 魯君臣借竊 未之及也 故于此發之 傳總註三蒐非專註昌間也 凡此類 當通融看

三蒐

望國味軍政之本 即屢蒐無益矣

蒐春事也 或以秋 或以夏 則非時 大野常所也 或紅 或比蒲 或昌間 則不地 說過二意 隨將權臣專行 略點起 倒平日瀆亂三綱 而斷其失軍政之本 何以蒐為 總發之

城濮 國宋 三蒐 隨出一 比全

即伯事以律內蒐 而知其失軍政之本矣

麟有明徵

駁公

美

傳蓋援晉事 以明三綱為軍政之本 而責魯之君臣 自賈三綱 何以蒐為 非以晉魯得失 對言 當依傳倒作 兩邊亦須說得相照 城濮之有禮 就中軍之禮言 見其少長有禮 但少長有禮 是將近成 功處 全在被慮 以前如出定襄王等事 即作執秩 以示禮 猶其次着 此處要得大頭腦

三蒐 二雲

經于講武禦災 皆譏其不務本焉

馳射擊刺之末 而軍政之本 亡此春秋所書 為後戒之意 禘祀之末 而禦災之非道 故特書此 以為後世鑒

叔鞅如京

春秋因使而紀王室之變，正本之意也。

前曰京師者本也，後曰正本以及天下之義，正相照應。蓋王者以京師為室，天下為家，必先定得儲而後室中有主持，一家之事自理。傳所謂本正而天下定也。非前所云本以京師對天下言，後所云本以樹子對庶孽言。通傳貫串只是一意。傳雖有禪讓一節，只將來伴講，必其可公則公，不然居正自是正經道理，無易樹子一句極重。此乃家天下要訣。作此題者須認傳借題發出大道理，徒責景王寵愛致亂終落小乘。

○伐山戎 鄆陵

治有所宜先，而略遠勝外者胥失矣。

滕有明徵

聖公

聖

須于先字中透出知要意。方於本亂而未治者否有情。自近自內，正不欲亂本意。宜以京師諸夏四夷振醒，再將齊桓舍近政而貴遠略，晉厲外寧必有內憂，借事發意，未繳到本傳上。

子同生 突歸 札聘 陽生入

經明禪繼之義，深致意于家天下者焉。

此題諸格不一，居正達節，兩開者固非，即將札聘提過，亦未確。宜昭傳還他位置，將上二比，隊仗流水發語，意墜重居正，然後遞下突與陽生，足上同生居正為大意。觀傳後總以其義苟行無易樹子云云結之，則題中歸束處可見。○不重事迹總在書法上論意。同生 突歸 陽生入

屢示居正之義，家天下之道明矣。

總以可家意起，將同生股另說，下二股申說，不必排比。總發居正意，若曰嫡冢一定，庶孽不得以強眾奪君父，不得以私愛易也，只如此含蓄發之，不必瑣瑣分貼。

突歸 陽生入

春秋兩致意于爭國，以正本也。

以聖人居正之義起繳，中小分上突奪正，下比只見陽生之長所當立，兩邊俱就書法上發正本意，不可上責突，下責景，十分斷罪。

同生 如京

春秋因事而垂法戒，重國本也。

滕有明徵

聖公

聖

主傳末二句作玩于前于後，宜提明就書法發意。一嚴居正之法。

一示本正之戒。

同生 葵丘

經正國本，有示其義于與子者，有嚴其禁于易嫡者。

王猛居皇

王臣之置君，由忽本者之過也。

王猛當立而不能立，何以制在劉單乃景王忽本所致也。以字是事寔，就此見得景王之罪，居字不必另提，正見有土當得位，不當為人所以二意融講便了。○加立朝主猛雖正，而無寵云云，至著矣。一段傳總叙混作。

以四國伐 以平妻 以豹歸

專制之事有三皆義之所禁也

能左右能取子能死生為案以者不以者也為斷

猛入王城

經表儲君之正因以臣專示戒焉

王不當稱非王無以定尊位名不當稱非名無以明嗣君二書法

總見分之當立不同于諸王子此意只提明再書以所謂祭詞也

單書以說不得祭詞文中不可死責劉單人主危疑之際臣子非

不當控扶但至手挾天子以今諸侯則上下便舛逆了不可為訓

若加貶是猛可無助矣見時當其變亦似不得不然就中用慨歎

禮書明微

語發垂戒意為妙○加居皇只炤再書書法如單

及孔父 入王城

春秋權常禮以名君處其變也

只主傳前段作明嗣君正見其分之正○或主循例明禮變例謹

權合作或主以君前臣名引起正分意仍倒重劉單作俱未妙

子△執叔舍

內臣以禮抗強國之衛也

見舍至傳却却夷抗宣子止申豐拒獻子總是不屈于強國不必

分不為威惕不為利疚近有重宣周制者見其明于禮故下面三

事皆宜此主亦可從未要見出魯當舉國以從意

△圍郊

伯主失勤王之義經以微詞著罪焉

圍郊抑子朝也抑子朝所以助敬王晉為方伯句當重看當是時

三字須味天子蒙塵此何等時而可徐遣大夫將事乎天下有若

是之勤王乎若是二字正見其微處只重不親往徐遣帶說○因

王告閒而晉師遂還以致朝黨復熾卒貽唐郭之敗若因郊之潰

遂取子朝不至此矣此意當見之

○首止 圍郊

詳略伯國行事以勤王有得失也

以勤王尊主之義總起分作齊桓扶襄王晉頃不勤敬王上書重

禮書明微

詞復正與不書大夫不稱師相反

庚與奔

經略外君獨于不仁者致戒焉

庚與入而郊公奔齊至是庚與奔魯而郊公復歸首要叙得明郊

公藉寵於齊國見逐于蒲餘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此意或提或帶

後甚輕重庚與不仁斷罪收入國不書而書出奔書法舊以郊公

不孝對主君道子道立論此主家氏註郊公在喪不一但微之邊

傳未說明從舊為是

盟宿 位 圍郊 事 與奔 人

詳春秋微詞之義可以達王事矣

皆微者，名姓不登史冊，三或字活講達，王事自參筆削之權，上說達通也。言其位，其事，其人，有關於王事則書之，否則列貴賤者存乎位，彰得失者存乎事，辨賢否者存乎人。

園郊 興奔

連傳合晉頃不勤敬王不忠郊公在喪不感不孝

雞父敗獲

經詳紀兵事特嚴辨分之意焉

不書楚當時令尹喪楚師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實未嘗交兵也非書法只于事實中叙明書爵書名書滅亦是解事實書法在不言滅胡沈而言胡沈滅去備薄威狂悖無禮吳之詐與吳沈之自

麟首明微

昭公

至

取俱輕只點過重書其敗二段作○要發顛沛必于是意當顛沛時旗鼓燭亂即諸君不暇自辨三軍之耳目幾于失次矣聖人正慘憺于此謂混之戎行者不得救君將于一時而清之史策者猶幸有堂簾在萬古上天下澤分毫不可假者正為此變亂之一日顛沛且不易況平時乎此而垂法庶幾辨上下定民志此正所以熄平時之亂萌也

△雞父

紀詐勝者而猶以分辨焉

傳總言吳人以詐取勝原為引起下句蓋承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來意不重責吳也詐勝事叙在前單主正分一意倒書其敗

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一句便了

殲遂 棄師 梁亡去同 雞父敗獲

經于二君被禍例以自取之罪焉

總是不能以禮自守比例相炤倒重胡沈作

戰韓獲 大棘獲 雞父滅獲

經嚴君臣之分因見禍以示別焉

先將聖人重分講起後以戰韓配胡沈邊大棘配夏馮邊流水疊

講別君臣意君死何以曰滅一國之詞也臣死何以曰獲一人之詞也此正聖人精心剖析處

居狄泉

麟首明微

昭公

至

經于能立之嗣王而別其分之正焉

不言立是正意直稱居于狄泉見不藉援大臣只著其能立之實耳舊重能立者非

立朝

世臣援立非人經著擅權之戒焉

朝本不當立而尹氏立之故特稱立而目尹氏重世卿擅權意發

居皇 狄泉 立朝

經異詞以紀孽嗣著擅權之戒也

王猛敬王二段止重不言立見其當立以此反炤子朝之不當立言居便見不恃大臣之援自立宇宙言以便似倚靠別人則能立

與不能立是從書法想出來的。繫實不得惟于朝非王猛敬王之當立而尹氏援立之始抗王猛今抗敬王擅權甚矣。

歸賄名非突救字是盟洮人分蔡丘爵分尹子伐鄭子立朝非定稱裁自聖心總準於禮義也。

上見宰糾寵妾于突正倫是非昭然矣而尹氏之擅權立庶其事固有愧于突而罪寔浮于宰糾也故書名書字書氏是義以定是非下見王人下士之微宰孔三公之貴尊卑較然矣而尹子之爲卿士貴雖亞于宰孔位則超乎王人也故書人書公書子是禮以正名分○中段分疏明透前後全要體六或字見皆斷自聖心不徒狗時之稱意方有味。

麟青明徵

昭公

左

只尹子伐鄭 尹氏立朝全

歸賄名突救字盟洮人蔡丘爵

王臣之稱皆裁諸禮義者也。

以于朝問起上二比屬是非下二比屬名分講後滾作

有疾復

經殺內君之耻正以無耻寓譏也。

屢次見却此寔有疾而返故書之以殺其平日之耻其耻可殺其耻心終不可發通昭一生祭之總是一箇不自支撐人國中受制安得不見凌全要根耻字來形容他安于危辱勿泛

如晉至十六如晉復廿三

兩觀諱辱殺耻之文總爲內君傷也。

上根辱字下根耻字總是不能自強須從見止與見拒上見出痛婉意。

舍中軍 如晉復易三卿伐莒平丘 不與全

內君當內制外凌之時當無不自強矣。

二比不可平略重見凌傳原將此二節說他正是憂患疾萬宜自強之時此時斷無能安的心腸非就內制外凌見其不自強也玩傳語意自見。

○舍至

經于賢臣歸國特表之爲內惜焉。

麟青明徵

昭公

左

平日知有君臨難自不肯辱國忠禮是一條心腸點忠處只宜用責勸民與訟季事所云以逐君責意如文中不宜並用見昭若一心倚用何至客死觀稽顙一節則意如猶知有舍當昭傳用爲妙至于祈死非說他忠謂不能任舍卒使季有異志故付之無可奈何耳說到此真令人神傷故一傳結束全要發曾不用意非徒表舍也○如此纔有分曉舊將忠禮平講又將稽顙祈死與責勸民訟季事混作俱不是今特訂之。

意如至 舍至

異詞表大夫之歸國嘉其賢也。

大夫執而致則各是通例須倒作相形互發。

○築邱圍 執舍舍至 隨出一比全

大夫以忠禮者國之衛也

須體社稷之衛昭不能專用意以昭伯嬀南遺意如懼險館分形

搭慙奔 伐莒之後昭子以三命為卿季孫抑之昭子朝而命吏將與季孫訟此慙奔以下事也

搭孫陽州 以昭子貴 搭圍成 丘據云昭子求納其君 俱忠一邊

△滅巢

經志外夷之失守明君道也

文十三年楚圍巢巢猶自為國至襄二十五年吳伐楚門于巢則

巢屬于楚矣故曰寔邑之也楚邑而楚失之是不能有其土地人

民矣楚都于郢巢為楚邑故曰四境要將封境與國都相為表裏

麟旨明教

昭公

奎

意發透而亡郢之漸自見不能保境而致國都之危便是不君文

定因時事而發論亦須得言外感慨意

入州來 吳滅巢

強夷兩失守知其禍之漸矣

重不能制不能保上要發二漸字封境震正指滅巢作文勿太開

○州來 滅巢 入郢

兩觀外夷失守之患保國之道見矣

遺點三枝而渾發漸意不必苦在四鄰封境上着脚制乃控制之

制非謂制吳也還以四鄰屬州來從常說為長四鄰稍遠國都故

曰制四境迫近國都故曰保州來不守而巢滅則封境震封境震

即指巢說巢既見滅而郢破則國都危漸從遠說到近來傳意原相因遞下就中便有不君意須體之

雞父 入郢

兩觀外夷被患由失守也

雞父比本不可搭若出不可如舊說以雞父比作封境震只就本

比虛虛發箇凌楚以二比振起原到州來滅巢上○無極以護用

囊瓦以貨行雖非傳意帶入比斷亦可○全要發圖諸未然意

滅巢 入郢

外夷之失所保危國之端也

題如此出不可以上為封境震下為國都危板板開講只發既不

麟旨明教

昭公

奎

能保則國都危便了大略全單

取汶陽 取濟西 滅巢

春秋隱顯失地者皆罪其不君也

明此為有國之大罪正以其不君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內外總經

傳第錯綜說來耳書法有隱顯非獨蔽罪于外而為宗邦掩過也

取滅皆書明以不君示戒在內則諱非獨內以諱為貶例是如此

言及失地亦有不忍明言之意作文說明書法總發意為妙○要

見土地何以不可失粘着本傳發纔有情泛說箇地不可失便屬

滅下陽 滅巢全 若汶陽 滅巢 係彭城傳須認

叔孫舍如宋 三田全 滅譚 三田全

大國義不暱親賢于諸侯遠矣

主曲輒傳見宋元為意如外舅惟以納君為任是心乎正倫恤患而不瀆私親者也

○黃父

經以正待勤王者昭臣職也

重明臣職上傳首夫以王猛至足效哉正見人心之公不為邪勝則為王事亦勤矣故接之曰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勿作另意提過○職內之事自是平常若詫之為異便有挾賞邀功許多弊端在反令臣職廢了體字亦不可忽見此非但天澤之分寔有勞逸之體賞如此所謂以正待人也

麟旨明徵

昭公

左

○黃父 會扈

經重王事故不輕有所褒貶焉

太叔之言一出而簡子獻子為之協謀然修職為常故不褒士鞅之賂一納而北宮樂祁為之沮喪然成周為重故不貶俱以王事為骨○舊破以正待人以恕待人下句係添担

、黃父 榜李

經略忠孝之常事以大義責臣子也

都在書法上論不美勤王示臣道不錄復仇示子道

來巢

經紀物變欲人君以德消也

自非而南亦復自下而上都是反常為異處然重去穴而巢上方于臣逐君之象緊應德消重總君權上分明謂不以德消便決然有其應矣○加孫齊揚州主臣逐君象句同單

二雩

禦災而不以本內事可傷矣

災之甚正是天心眷顧處修政任賢所謂禦災之本也奈何以區區禱祠當之即如既禱矣而災加甚是天意明不欲禱乃災甚而又重禱焉天亦何樂以示儆之苦心再提醒這等人猶不自省說得十分可傷列位有人意只用況字點入不必如時說將以人勝天二句分屬宜高又分應來巢大雩

麟旨明徵

昭公

左

來巢 二雩

天心屢以變儆君則禦之當以德也

物異天災總天心仁愛處見昭當亟省意

○公如晉五年叔齊謂不能用子家稱舍至 來巢 二雩

天以人界內而猶儆之知自棄之罪矣

連有人也是天意人存天眷碎講倒在昭公不能修德上○人存

搭叔舍猶可若搭取耶則豹已卒

只公如晉 舍至單用考諸列位一邊

揚州

內君去國由昧處屯之理也

盈虛消息之理須發透蓋亨屯之道止有修德用賢以待時之騶致未有平日全不為計却暮地躁動謀及群小者待時句總承正身二句時字正與屯難之時應消息盈虛即所謂時也不忍一朝三句只渾渾申說不必瑣瑣分應正身二句屯六五并象詞宜以易理詮解配入講

作三軍宿遂入鄆宿公在楚宿取舍中軍意如

強臣久專兵賦則國之當以漸矣

將以君伐臣曷為不勝引起以兵賦分論不重斷罪只要見民賦半入軍政在手決當相時而動不可輕去意未繳昭失處屯之道

救台入 公在楚

昭公

奎

麟甫明徵

觀凌小取邑而軍政在強臣矣

受命而遂入取邑而不聞微有深淺且鄰境與本邑亦自分別要見在宿之時已然而況于意如云云作文不必大分點題須頓挫要描寫他強臣之專日甚一日意纔見當相時而動

歸父奔 愁奔

二臣以謀季去而効忠者懼矣

二子非真忠于公室但皆謀去季氏而得罪權臣之禍至于亡其族一亡其身誰敢有忠于公室而獻謀者片言一動四字要發

野井

經于大國省內而交譏其昧禮焉

魯以正身治人為禮齊以扶君抑臣為禮總以禮字作綱上重本字下重寔字不必泥罪魯邊無書法欲倒責齊亦不可以失職對味禮不如俱用禮字為整

舍中軍政令公如晉于家暨齊平要吳比蒲無感客

詳觀內君昧禮失其本矣

以辭禮足觀難起失國意後以四比融點斷其失守身之本雖宜略重上二比下二事只說得一個悖妄然綱常倒置的人自不是發憤圖興的亦須相關說來○加本比略全

舍中軍 如晉 五年 易三卿伐 夫陽州全

內君昧禮之本于委政棄賢見之也

昭公

羊

麟甫明徵

野井亦有于家羈語但本比不可出

取鄆

即內君之保于人失君道矣

就已絕內形出已不能有見其名分不足以維係人心不得不假力于齊意鄆魯邑也句有味○晉平使魏舒逆衛獻使衛與之夾儀則書衛侯入夾儀不書晉取夷儀也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亦不言齊取陽也今舉魯皆昭所有乃書取鄆于公至自齊居于鄆之上則是國內之人皆叛矣公非自以為有也直若以于社為臣而齊致從者之模云耳幾見有不君如魯昭者哉○齊不能請命天王號召諸姬戮意如以納公而姑以取鄆塞責其無遠略可知



文中亦須挑見

陽州 取鄆

觀于去國取邑君臣之職各見焉

已絕未絕意要挑剔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淪其職而不守  
俱是變常全要發垂戒意○次者境內其所宜居取者一民非其所轄

三十 居鄆

特紀內君所寓存一國之防也

居字重看存防意要見非大夫所得專有抑強臣扶弱主意

居鄆 居鄆

麟前明微

聖人訓尊君存天下一國之防焉

避舍謂待于境也○加河陽 晉陽叛 只于兩邊講未帶云不然何襄王巡狩而諸侯避舍以待耶然則諸侯之不得擅明矣不然何趙鞅據邑而君子謂其叛君耶然則大夫之不得專明矣

公朝于王所 大心自曹入

觀避舍專邑之事見聖人存防之意矣

上應存天下之防下應存一國之防借題發意不可如舊以予避舍罪專邑作○不可抱題講事迹全要醒出存防意來

公圍成

大國為義不終經獨重其罪焉

重廢義一意昭公季氏只入中挑講○不終正應命無受貨將納公意見初念儘好何至為邪說所怵終不濟事不書齊師者見以子鉏董事聊以成卜固非有堂堂聲討之師也

郭陵

即大國謀內之好見伯主貪利之效焉  
齊景假納公之義以為糾合之謀此即沙賊之漸也要見諸侯不合二十餘年意納公無成者以齊梁丘據與晉士鞅皆與季氏表裏故也看李陳二註

入成周

紀王道之微罪在弱國本者矣

麟前明微

文武都豐鎬是為西京各曰宗周周公營東都于洛陽是為東京京之旁又置一邑曰成周遷殷頑民於此子朝之亂餘黨多在東京之王城敬王畏之故定都成周要得撫時輿感意郊廓用遷已生離離之感又復與頑民共爭此土成何世界非景當不至此○王道之微自天王為臣所納上見

子朝奔

即庶孽無成可為徇私者戒矣

只借事發議重人心之公不可磨滅為後戒意不必責景曰兩棄之也曰危亦甚矣見偏私一些無用而且適足以禍國說到利害分明處當亦有悚然者故曰為後世戒深切者明

王猛入 子朝奔

王室以私為愛惡，而不能易是非之公焉。

以公是公非聯講，要見兩棄意。兩棄側重愛朝邊，見疎薄子猛，固使之不立，而寵愛子朝，今日竟如之何也。後重垂戒意，平王是景王覆車，景王又是後世覆車。

啞期 平荀息

即愛惡之兩棄，王室所當鑒矣。

以伯服申生提起，重平王奚卓作。

子同生 公即位 文

經重大臣之責，兩示置君之義焉。

麟其明微

昭公

主

主君存二句，此只借事見大臣謀國當如此，說不得予他，收本傳

稱國以殺而不歸獄于光書法。○易首止 于洮全。○曰君存君終，見不是臨時倉皇下面安商周，定劉漢俱從此生去。

會扈

春秋不繁略仗義之好，取舍之情見矣。

傳開首，即以今戊周說起，且謀納公，玩一旦字，宜有輕重，後云又

況戊周之令行，文氣似落重戊周上，宜主不以魯事廢王事，而不

以一人累眾人，只帶發，然此不過事迹，作文敘過事，迹明白透發。傳末二句，取舍即于輕重上見，曰大情曰審，非聖人不能較勘精確，到此非善讀經者亦不能想見聖人之情，于列序不略中故此

以見三字最不開。○從情上做，此是正宗。壬子墨多會此，且比板發事迹者，較有機趣。

盟扈 會扈

經不繁略徇利之好，可以見取舍之情矣。引盟比，只辨書法，取舍輕重，就本股講，與盟無干。

高張唁公

經于大國省難，深罪其失職焉。

先以齊方伯連率之職，提明，倒責其不能討意，如以納公，而徒遣

使來唁，失職上作，微躬微故，亦不可遺，收亦書于經書法。○以事

求人，以身下人，要體貼，正與朝夕立于其朝相應。○禮字與野井

麟其明微

昭公

主

傳禮字全看，不可輕。

孫齊 見逐居鄆，淹恤公如齊，使宰高張唁，稱主君。

大國屢微內君，失職甚矣。

舊以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既不當微其故，諸侯失國，托于諸

侯，禮也，又不當微其躬，分應，太似瑣瑣，不如渾發中分。○使宰獻

享大夫之禮也，稱主君，比于大夫也。

高子盟 高張唁

經原大國先業，而見失職之罪矣。

舊以桓能昭太公之舊職，景不能紹桓公之舊職，分不如倒作

鄆潰

經紀內君失民戒自棄也。

此傳就鄆潰而求其故而因斷其自棄之甚觀傳至于字豈非字所以潰歟句可見甚字根猶不二字來最有味玩傳以然則轉下

而來以為後世戒要借魯發垂鑒意。

只孫齊 鄆潰合作始無以保一國繼無以保一邑。

公在乾侯

經于內君寓外深示存君之意焉。

不與季氏專國正存君意罪臣子譏諸侯皆自不討季氏言二意

即具存君之內末後帶發二帝客寄此康侯傷心處故一寄其意

于公在楚傳再寄其意于此傳具有深情復繫嗣君之年曰帝在

靡音明微

昭公

主五

房州晦翁得春秋之旨矣

章羽奔

小國被難而自棄春秋深絕焉。

主滅譚傳收書名書法○防山之虐不滅齊侯斷髮之行實異譚

子即沈尹戍城夷以處徐子而既屈後奔固料其無與復之志矣

○責弱者不能自強于為善意文後要拋題透發纔是

三年 適歷

即寵惡之會伯國之為君臣可慨矣。

須從可見可知字發意不必重斷罪可見見時事不好無以振肅臣下可知見念頭不好與季氏心腸一般合來見得晉事之替徒

就寵惡狠發意味斬然矣○君臣抽講○傳云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見罪惡不消說正為這些時事可傷耳此是另轉一語非斷罪書法。

圍成 會扈 煬宮

大夫拒君于神人罪可知矣。

行貨齊晉禱于煬宮總見罪之當討

圍成 會扈

逆臣之無君兩于行貨見之矣。

圍成 適歷

經于二國縱惡皆譏其昧義焉。

靡音明微

昭公

主五

主齊晉不能誅亂禁奸悖君臣之義作上聽據先卜之言下聽執

試召之言後以田氏六卿從自及帶之

黑肱以濫義見年夷傳

外臣竊邑以內附經交譏焉。

主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為後戒作

三年 吳伐越

即外夷力勝之始宜有戒心矣。

主人吳傳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句此尚力之始事講須斟酌

城成周

經于列國勤王因見王迹之微也。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而京師何有于城？城則不可言京師矣。與上京師不可係之人，言入則非京師矣。全意。

傳彪 突奔 入櫟 衛奔 入夷儀

二君之復國，以權與人猶在也。

上由權臣害淺，可貼季氏。四世專下，由賢臣功多，可貼昭不用子

家。○加孫齊 乾侯 以鄭衛提起，倒本股。季氏之專，異于祭仲

子家不用，異于推輓有人。上作。

敗莒 友如陳父城費宿 伐莒 意孫齊君其許 野井 不如早之

權臣而以懷諫之主御之，失國有由矣。

依傳散作，不必分。

麟旨明微

昭公

七

取郕 圍成 郕潰 乾侯 三十 乾侯 三十 乾侯 三十

春秋詳紀內事，所以警君臣者至矣。

絕昭公誅意如全，在書法上，發為人臣者云云。至末一段傳字，字

剴切宜玩。

麟旨明微

青溪吳希哲磨卿著 冒春宋 鈺

定公

春王

經畧謹始之文，以始之不正也。

欲謹之而不可句。最宜玩。當時昭客死在外，定之得入不得入。尚

未可知。此時獨有季氏在國耳。夫正月者，天王頒朔于諸侯。諸侯

受而頒之國中者也。昭喪未返，子宋未立，魯無君而季氏頒朔于

廟。一一如常禮。柄臣專制于國中，而嗣君遙望于境外。正月中時

事言之儘自於邑。若欲以謹始之文施之，要想為那一個謹始無

麟旨明微

定公

魯君即位之事，自不得書正月。然却亦不忍言及正月事。聖人痛

惋之意，正當見于言表耳。淡淡說去，而季氏專權之惡自見。舊以

主人即指定，似未必然。○時謂專受之于意如，參臯臯傳定公之

立云云。足知定公之罪，然專受字正隱，隱打着季身上。且當時定

亦不得不然。恐難過責，况如此說，直致無味。

春王 戊辰即位 正始

仲幾 加城成周止此

天子之側無專刑，雖王事猶謹焉。

時當城成周，不得不執于京師，但不告諸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

側，即此一念，便是篡弒之萌。履霜之漸，不可不謹。雖以王事討有



罪猶貶何要重看舊云况不以王事討有罪者將此找于下句便  
不肖見得邦法若此之重無論非王事不可專雖以王事云云如  
此炤起萌字漸字見藉口王事正是人所視為無妨的而不知念  
頭稍不忌便是禍亂昌熾之端故必于初謹之正所以熄禍亂之  
源也前面貶辭正指執而書其地而兼收稱人

嬰齊 仲幾

經重典法兩罪夫專之者焉

不在京師則執而歸京師在京師則當告而執雖各為一例總不  
可擅也當以定邦典斷邦法皆司寇之職總起而以典法分貼只  
論意勿多着斷罪語涉于比題○上以伯事難起下以王事難起

麟旨明微

定公

昔人書地

仲幾 樂祁犁

兩譏伯討惟專與私也

仲幾固有罪然不告司寇而執于天子之側上浸之漸不可長也  
執犁雖有各然不由晉君而出于列卿之意下移之禍不可忽也

戊辰即位

即內君定位踰時可為定本鑿矣

重癸亥戊辰說喪不至原不可立喪至而猶俟六日故云遲也貴  
早定國本只在即位上論非定儲之說全重番鑿不可斷罪夫即  
位大事也至末一段傳字字着緊宜體發○公羊以戊辰即位為

正棺兩楹之間文定謂為意如所制非謂正棺兩楹之間也定為  
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全在自壞墮先入上看來聖人欲人君早  
定國本以魯事為後鑒耳○四月乙丑即于是日不待崇朝俱有  
精神

立煬宮

望國崇遠祀經譏其非禮焉

煬公伯禽子考公弟歷世二十矣廟當遷于孝公之世祭當絕于  
隱公之世○一則掩舍嫡立弟之非一則酌禱可見季氏之忿恨  
昭公欲擅廢置處心積慮有自來矣張氏謂聖人特書有會謂煬  
公不如林放之意作文大意與武宮同而發明季氏之罪要須辨

麟旨明微

定公

殺菽

即天道過嚴見失刑之應也

周十月夏之八月也微陽用事便已殺菽想季氏專權刑罰過嚴  
魯民之為菽者多矣○定公得位不念先君黜逐之耻故天示以  
當早誅季氏此意當見之言外看何劉二註

楚人伐吳

此時吳用子胥之謀以肆楚柏舉傳搭作皆懷謀楚之心不必兼

長岸傳兼賢

新作門觀

望國習借以興役經示正本之意焉

以僭公新作南門則獨書于經見雉門不當新以子家謂設兩觀為僭天子見兩觀不當新先祖業已妄作不能因災而革則其失在公也○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句最重定公之立正在屯難之時禮所當為者正宜如此此題雖不重承天意然玩遇災而懼句分明為魯定開路使當時號令國中曰此天心欲革僭處仍不得舊僭顯然改正則季雖強說到王不可僭更說到天不欲其僭此是一極好機會不驟季不隱隱懼服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者其主矣○傳不直罪他却是惜他

作南門 作雉門兩觀  
兩議內役皆譏其僭也  
麟旨明微 定公

僖因本有而改作定因既災而復為時以勞民馭臣分但在此傳俱重僭制為是或者將僭制為綱而以勞民馭臣作僭中枝節此則不妨○比墮邱費以越禮習僭用禮革僭合

如晉復 見阜陽傳  
內君見拒于伯由嗣立非正也

晉雖不果納昭然昭之廢務人而立衍晉所知也且定受國于意如不敢告晉故晉怒而拒之宜後之急急求盟天子方伯可分點

盟拔 孟懿子以大夫盟諸侯卿豎公以父表出會 案分志觀  
召陵侵  
伯國奉天討而沮于利 春秋深陋焉

楚以一裘一馬勤二君其名最正十八國與會其勢甚震且也天子元老董行其義最昭是驚天動地一場絕好事一利沮之遂索然真千古奇恨也全要形容陋字作者有撫事痛惜之意纒妙無徒謾說他不是○有荀寅者有字遂辭遂字有味只一荀寅便壞了極大事何等可陋○加沙鹹曲濮比主墮天討以失人心一作遂伐楚 城濮 召陵侵

天討可軼二伯而沮于利亦陋甚矣  
桓文功高俱無王命定有王命不能徧桓文而反以利沮拜其下風真是可惜不可定斷罪

召陵 召陵侵  
麟旨明微 定公

伯主攘外近王事者可美墮王命者可陋  
上重發師強敵服起下重發請命合諸侯起

城濮 召陵侵  
兩紀攘夷其譎可畧其貪可陋也 晉文先軼 晉定荀寅 滅沈歸 單滅沈只責姓不 怨意亦可融入

經于外臣覆小交譏其不仁焉  
仁者以大字小罪姓仁者殺身成仁罪嘉○題不出殺之不用罪蔡侯意○傳雖有曹伯陽歸然云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專辨書法題不出殺之不宜搭

召陵侵 滅沈歸

奉天討而沮于貪可陋。奉伯討而過于暴可貶。主例無味

滅沈歸 圍邠

虐小討叛者皆味反已之道焉。

蔡昭以所惡于前者先後三家以所惡于下者事上。俱要得撫事興。○圍費合滅沈。費傳有二意對下不整。不如此題佳。

、阜颺

別講信之出。內志無煩更序矣。

此題或重非義所係。或多發內志。而以非義所係另作一意帶繳。俱未徹。看來二意原相關。授國意如有款而求。便是非義所係正。見事之屬魯耳。大凡核志者。特肇端于一國。則致詞者亦不必起。

麟音明徵

定公

六

義于列侯。定定受國意如。惴惴不寧。所幸遊兵在。即因便可圖于。是居間以列會講。志出于魯。則盟之故亦屬于魯。諸君縱在事矣。于諸君何與。諸君既無與矣。于序諸君之文。義又何關。故書及而不復序。以為志不在諸國。即亦非義所係。則以凡舉可也。○從來未有定本。得此頗快。

△召陵侵 阜颺

紀兵而獨畧要好。知聖人有發意矣。

非義所係。乃文義之義也。此題如十年如齊至。不書月一段。發在此意。在彼須虛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佳

楚人圍蔡

外夷舉凌夏之兵。法所不貸也。

此楚為沈故。使瓦圍之。見柏舉傳。以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發其長惡不悛之罪。說至王法當許。便見救蔡非異人任。講中要含着晉說方妙。無徒說楚罪也。

晉衛伐鮮虞

經于伯主畧遠。浚罪其棄義焉。

楚橫不能討。蔡圍不能救。惟中山是伐。何補于天下大勢耶。主許

柏舉敗奔

進從義者而棄義者之罪見矣。

以晉吳並翻起。只于善吳中顯出晉罪。相承遞作。勿分亦不可截。

麟音明徵

定公

七

瓦奔只知傳帶在後。○達天子之命。句最重。應上天王不能達其命。所以不能達者。由盟主不能致其討。與成伯之功。句相照。玩傳本以吳易。晉難。非以晉難。吳易也。晉是任安攘的人。吳是不肯自卑的人。豈知聽蔡請以達王命。吳偏易。沒利而無成功。晉偏難。故書爵而曰以者。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也。即自卑聽蔡意。

柏舉

經進遠人從義為棄義者愧也。全前只少

瓦奔

外臣貪而失節。可賤甚矣。貪利者必貪生。是一套事。貪以敗國。是有關國家事。敗國字極重。

失節是一人身上事。一申說重食上須描寫可賤意。貪指裴馬言。或以先期速戰為貪功。于可賤意不貼。

圖蔡 柏舉

遠人當外橫而從義成功。經所善也。

只主傳首至善矣。一段搭以楚橫重揚起。倒善吳作。

△踐土 新城 長岸 雞父

築觀內伯外強而舉義之難。易可權矣。

上二比見責不可辭。下二比見吳勢雖可抑。楚似不易為蔡所以。不可板發本題。全要擊出恤患之義。宜在晉而不在吳意。

踐土 鍾離 召陵 柏舉

麟音明徵

定公

經原內伯外強而獨顯棄義之罪焉。

以上二比起晉難吳易歸重罪晉。謀楚意不用。

召陵 柏舉

經著恤患之難。易甚伯責也。

傳原以吳易昭罪晉難。不可說遺義。全要在難易上。比並渾發。非徒實斷罪也。收書侵書以。

吳滅徐 楚圍蔡 柏舉

經于遠人仗義不計其心而進之也。

楚封掩餘燭庸而吳怒之。于是滅徐則吳謀楚心已萌于滅徐之日矣。惟是闔閭以敗故謀。宰詔以族故謀。伍員以父故謀。因蔡請。

而解楚圍。若會逢其適者。以此辨不書救起。後講其賢于當時伯主。重發聖人道大德弘。樂與人為善一段傳意。收書歸。

楚人伐吳 柏舉

經于遠人恤患故畧其謀焉。

即上題也。但敘云伐吳之師起于桐人之叛。而豫章之軍遂奏子繁之捷。此吳所以用舒鳩氏之誘。而魯及所取敗也。云云。

柏舉 入益邾來

取恤患而彰國惡。見聖人之道德矣。

聖人道大德弘。樂與人為善。故畧其偽。聖人道隆德大。不念舊惡。故彰其美。

麟音明徵

定公

吳入邾

春秋驟黜肆淫。公天討也。

狄道重亂男女之配上。要連上功罪比斷。方見善小惡大。然不重較論好反。曰非有心。曰奉天討。曰心無毀譽。如鑑。重聖人書法上發方是。明此義三句。又就後人推開說一步。末亦須發。○又要知。

純將上傳纏扭。與二股無異。只發書法意。自別。

柏舉 入邾

褒貶無定形。聖德一天也。

公在聖人書法上發。須玩二則字。因字正見天命天討。無感心處。故曰不期公而自公。即此就是天。非云歸之于天也。



△柏舉 入郢 入邾 歸邾

明于善惡不相掩。可以公賞罰之權矣。

二傳俱有明乎此。而後可以司賞罰之權。俱就窮經者發聖人心。無毀譽。即道隆德大意。非有兩也。

柏舉 入郢 夾谷 歸田

觀于治人。自序之紀。可想見聖天矣。

因事異施。是以天治人。有功必序。是以天自處。總從後人見得此。

年五 歸粟于蔡

觀諸侯之急。小惠。昧義之罪見矣。

蔡為楚圍。則環視莫救。吳既破楚解圍。乃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

麟音明微

定公

十

恤鄰之道也。故善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未矣。○本胡註。

於越入吳

強夷被兵于盛時。首紀之。而愀然矣。

見哀入吳。傳要貼初書入吳。在柏舉之後。意只說是何等氣焰時。候見出力不足。特勿云特力之報。初書二字宜體貼。文中全要得。

感慨意

舍中軍

戊辰即位

私勞不可以廢。義內君之失見矣。

昭子殺豎牛。不賞私勞。定公忘讐。而以璠瓊飲季氏。

舍中軍 舍如宋 昭子宋元 計罪而不賞私勞。恤患而不顧私親合。

年六 滅斯歸 主泚歸 見其夫歸

公侵鄭

即內兵加貳。見陪臣之執命矣。

陽虎使二卿不假道于衛。入自南門。欲其得罪于邾以逐之。

樂祁

稽伯討行意。下移之禍可虞也。

私意二字極重。當日樂祁之執。謂未致使。則誠未致也。謂不敬君。

則誠不敬也。然此特語于執之名。非所語于執之意。意在主。

趙氏耳。意在楊楸。不皆獻耳。君為臣行意。臣以君需權。時事至此。

已逼真。三晉景象。非徒有其漸也。文中要得傷感意。勿多扭事。迹。

麟音明微

定公

十

年七 齊鄭盟鹹 齊衛盟沙

二國敢于叛伯。貪所驅也。

沙之盟。由盟鹹後。鄭以是徵會于衛。是一時事。故朝歌總云。鄭叛。

只主鄭而衛帶之。須本召陵求貨。晉由是失諸侯發意。○此齊景。

圖伯之始事也。

侵齊至 侵齊至

年八 望國兩犯大而求平有由矣。

見暨齊平傳。此是及齊平的張本。一兵兵揚州。則坐列鬻弓。而顏。

高奮六鈞之勇。再兵兵廩丘。則主人焚衝。而冉猛出偽顛之智。

○會友

經立重衆之文所以謹權也。

惟衆當重故兵不可專非另一意此不是譏鞅只明兵不可專借以垂戒意于以見三字要認不是讀經者見聖人意乃聖人以此立法也春秋之法即是王法不可二字與不得有別勿于鞅盾上生議論曰重曰不敢輕皆自春秋立法言非謂君與大夫重之也○既云師將敵體何以止書師要體至用大衆四字大衆在君則君重附臣則臣亦重故不可歸重于臣所以不言士鞅聖人之意蓋禁世之陳季耳不可專主兵權之意字宜拈出

、裴林 會友

經重兵權兩于將兵者示意焉

麟音明徵

定公

十三

輕點盾鞅前後渾發謹權意蓋民衆即是兵兵即是權只借盾鞅以垂戒不可入罪舊說到盾上侵鞅分音聖人因盾鞅身上加謹不知春秋之義在他臣亦然裴林傳臣疑于臣指在會諸侯只就稱謂上講並出于此則當從此傳發取民有衆意

△聲帥師與大夫伐邾于君次次郎君用衆以師爲重會友大夫用衆

大衆重于君將則常例非所拘矣

上二比作例問起重下二比總發重衆俱自兵權說非以在君則

重民命在臣則重兵權也

、次郎 圍邾 裴林 會友

經于君將用兵皆示重衆之義焉

近說仍以重民命謹兵權分貼畢竟非傳意然上二股說兵權如何挽得來須還他下落兩邊既都就兵權說合來俱是爲君君之所以獨重者亦謂號令有章以一人托生死之命然後師無二志可以常立于師之上萬一無名妄動人人解體將無驅民以入私門而逃公如寇根本一掃奸萌潛起是我輕其大衆是自撻其權也

也使臣得有大衆是下竊其權也上比脫不得贖字意但從贖上說到兵權此則一定之主見也○下段易發難于上段如此洗發上段一掃從來蒙氣

易圍邾 乾時 二比俱莊下陽里克滅潞林父同用汪註

裴林 舍中軍 樂施奔 會友

麟音明徵

定公

十三

歷參重衆之文則知取民之禁矣

以裴林會友爲主中軍樂施只如傳咏嘆于後傳意蓋謂使春秋之義得行則人臣奉法陳氏不至厚施季氏不至盡征安得有移國奪民之禍此人臣取衆專權法所禁也非聖人鑒齊魯之禍而示謹權之意且移國奪民亦非流禍此以讀經者發意泥不得先後題次且着不得聖人意上講

○中軍 樂施

二臣取衆以侵公皆王法所禁也

要發王法所禁及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爾勿勿板責陳季厚施盡征正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處而移字奪字俱可味我以忠結

則民自戴。不覺爲其所賣。此是暗裏想弄。故曰移我而盡。征則賦窮民困。自然爲其所有。此是明白強占。故曰奪。然移不遽移。奪不遽奪。此是衆人所忽。而不知皆王法所禁也。使春秋之義得行。則預先致謹。一些不肯假借。則不得爲爾矣。向皆朦朧看過。

救江 會友

經明師將相等復變例以重師焉。師作爲是

侵鄭衛

經陋伯國討貳嚴貪利之戒也。

陋指貪利非指遣將動衆也。大意重致叛不重今日討叛上。

從祀先公

麟前明徵

定公

古

強臣假禮以酌私其情可誅也。

全在特曰從祀先公于盜竊寶玉大弓之上句尋味。

得寶玉大弓

分器而至于復失守之故可知矣。

舊俱泛泛說個不恭不知傳中語語緊關先公分器周公受賜藏之魯使魯振飭乾綱卽路馬且不敢齒何至掖廷中物盜得而竊之如取諸寄非陪臣擅權不至此然擅權却由魯君失政來故得竊諸公宮句極有味正與能全而歸之相照魯當此時無論其他雖分器猶不能守成其事體故其能國乎句不閑語意從雖字猶字落來大約見得魯事之非耳傳末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

職二句須玩使諸侯守國大夫守家上不替而下不侵自沒有陪臣擅權的事又打炤失政上來故文中須推上一層說不恭若以分器牢守爲肅敬以昭先祖之德不啻說慶矣。

五氏

與國從背伯之謀而知貪之爲害也。

五氏衛地齊伐晉夷儀衛往助之未敢進故次五氏。

春王三月及齊平

卽望國求好之情罪在犯大矣。

要發平不可必意罪在犯大不在有所畏也。

夾谷至

麟前明徵

定公

圭

親聖人所以化強而知理爲大矣。

勿徒贊孔子自後人看出以理化齊重咏嘆天下莫大于理二句將孔子做個榜樣與人看威重于三軍只在理上論不就歸田說三軍字可味當日亦既具左右司馬以從魯非無衆也而不一試者以不如理之大耳上理下禮勿混。

于洮 乞盟 夾谷 歸田 孔叔鄭文安嬰齊景

謝過有文質而得失因之矣。

須以晏子語總起畧分証仍串重盾上繳歸聖化。

夾谷 墮賈

聖人服強而革僭化行于內外矣。上理下禮須辨

夾谷 歸田 黃池 入吳

卽化強被兵之迹見理力之異效也

要從齊魯吳越強弱上較論發出撫事與感意

夾谷 袁卓 于鄆

詳紀內好聖賢却敵之功見矣下易會節同

夾谷至 圍成至

化強悟順理之功討叛嘆操政之淺

都自後人窮經上看要知格強惟理有用三軍不能敵片言之重  
討叛非政不可今日不能貸明日之權所處異也兩邊須有分曉

○歸三田

歸音明微

定公

去

觀于序續而知聖天之忘也

以禮責齊卽却夷俘三事績全在心服上見將歸地之誠叙過而  
以春秋夫子之筆削難起以不嫌自序意大發于後不嫌自後人  
看得夫子如此蓋聖人以天自處以我之天叩人之天兩天相鼓  
力且不從人間用安所作人我之觀見心服歸田第有書曰來而

已蓋無意必固我與無伐施分量原別惟不嫌自序反見聖人之  
天之大非善讀經者不可與語書來之意矣○標于一時不過歸  
靈于君歸福于國若使垂之千萬世則且見爲雖強可格此理確  
有可恃矣此一書原不從本身上看解何必有嫌亦當于文中見

出大議論

、伐楚 于師召陵 歸濟西 夾谷 歸田 歸二邑

異詞序歸地之誠聖志于天也

將前後兩歸問起來字以桓績與歸田同序難起不嫌自序重發  
下段

△歸濟西 歸三田 歸二邑

春秋詳紀復地特表化強之誠焉

前段傳搭將上二股入中辨講總收書來不書來書法全要在心  
服上辨序續意只消輕帶之○濟西之歸單屈在魯此則甲屈在

齊謹開之歸悔悟在哀此則悔悟在景○歸二邑未見得魯請以  
三田昭之想是請而得之亦未可知

歸音明微

定公

去

△三田 二邑

兩觀歸地見秉禮遷善之効焉

傳而比也曰來歸心服之詞魯無求齊無強所以爲誠曰歸順辭  
齊無罪魯無辱所以爲順

○伐楚次 屈完盟 夾谷 歸田

聖人于內外服敵之誠而不嫌于同序焉

先以來字說起畧分二比桓公以義責楚而楚求盟夫子以禮責  
齊而齊歸地俱要張大其事方似序續點過書來後隨喚出不嫌  
自序重發如此纔于傳肖若劈頭便說不嫌竟將前半傳意丟却  
恐布格不穩○只伐楚夾谷同但無序續意

○來盟于師 來歸三田

序續無人已之嫌，聖人一天也。

同上，舊只主感人之誠，又將下段傳丟却，不可從。

、元年述古 春王正月作今 屈完來 歸田

聖人脩經合古今人已而一之者也。

只借題發意，不可粘題定講。○聖人作春秋，惟不視為一時之史。

故元日元祀，因之不為襲，而王正之紀，裁之不為專，此之謂通古。

今于一息，惟不視為一人之史，故召陵底績，序人不為譽，而三田

効順，序已不為嫌，此之謂會異形于一身，總是個以天自處。

只春王正月 屈完來 歸田

麟有明徵

定公

大

行夏時為古，尊周朔為今，春王正月，一股中有二意。

○三田 墮賈

聖人秉禮之化，于變齊變魯見焉。

俱從學者斷聖人作，與夾谷墮賈同，但此都主禮字，上以卻夷俘

三件為禮，下以家不藏甲等為禮。

△歸田 獲麟

聖人之格，天人秉禮作經之効也。

以禮感人，而人不愛情，此綏來動和之驗，以經格天，而天不愛道。

此志一動氣之符，以天道序之，以天道終之，畧帶舞干因墨，與圖書鳳凰可相形。

歸田 墮賈 袁卓 于鄭

歷觀化強之事，見聖賢之有益于國矣。

孔子變齊變魯，于貢全魯全衛。

二圍邱

觀于討叛，而有感于相乘之理也。

不必入罪，只撫事與感，見上行下効，乃理之必然，知不知字有味。

是從醉夢中點醒他，至是二字，須玩見三子至今日，而始知其

宜叛耶，言理君子已干專魯時，蚤知有今日矣，正以言天逆，言人

情總不若言理之為確，以家臣而叛主似怪，而以不忠之臣還加

不怨之主于理，却甚平常，須快發之。

麟有明徵

定公

九

兩紀討叛，俱示反已之道焉。

從此傳出，俱重不忠于君，總叙同單小分爭叛字可味。

三軍 中軍 圍邱 圍費

傾公之報，春秋直存其理焉。

以三家專魯四句，一直作以三三子知傾公室云云，咏嘆于後，只

重上行下効，世數意不重，○加城費 成郭同，二城正是傾公室。

△二圍邱 二入吳

經于內叛外患，均示相乘之戒焉。

知傾公室而不知擬其後，自謂莫之敵而越已入其國都，二邊俱

有深切著明意。

地奔陳

經紀貴戚去國而責其君之薄焉。

見辰奔傳罪宋公以嬖離故失二弟二弟地與辰也。

辰暨奔

經紀外臣去國而三罪寓焉。

只將三項罪案散散做去總收書法不必一頭兩脚恩字義字節

字傳原定罪甚確蓋親則莫重于恩尊則莫大于義自立莫貴于

節各還他應得罪名

辰自陳入 大心自曹入

年王

經誅列卿肆叛兼責夫黨之者焉。

將四卿大心重發而以陳與曹如傳帶二小比于後書法總收

及鄭平還蒞盟 平六年侯鄭取匡之怨也 王執歌傳魯叛句

年王 墮邱墮費

觀聖人所以革強都見禮之可以為國矣。

魯有費邱國便不可為蓋三家原不謹于禮致陪臣憑城以叛孔

子乘三家之患而問計遂乘機墮之三桓既煇魯亦少靖可見禮

足為國即此一節乃可以大行之兆非謂墮二邑乃以禮為國之

兆也推而行之以下正大行之事要重發傳只云行之魯國而準

勿添出行乎天下○孔子革三都亦因其機而為之仲由為宰一

機也三家不能制陪臣二機也因悔禍而問仲尼三機也當時連

季氏勝過乘機墮之孔子初不曾說越禮當墮是後人因其當墮

的看出一個禮字故禮可為國是從人推說若云孔子申禮制去

墮便欠通若然則後此圍成禮怎行不去時刻中多不辨此○朱

子曰他合下只說得季桓子信便做得後來被公歛處父說破了

桓子便不信之

○墮費

大意同上敘事只用季氏雖有仲尼命須願下伐事然亦是從仲

尼之言而自墮不可說孔子墮之

城費 城成郭 外城 圍費 圍邱 墮二邑 去上二比大畧同

年王

因強都貽患而革之則知禮之用大矣 舊作聖人正之以禮父爰

一直做始而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繼而憑藉以叛三家欲

制而亦不能總坐越禮之故茲何以墮方原到禮上須發聖人因

機而道意

城費 城成郭 圍費 圍邱

觀強都與據之迹知越禮無以為國矣

分二段後總發越禮無以為國歸重三家身上惟越禮無以為國

便見禮可為國須含昭本題發

○墮邱費 圍成至

觀聖人之革強知禮可以為國矣

傳有墮三都句只是當時得政尚淺有正邪疑沮爲少一個機會不能竟革然下傳明有成雖未墮無與爲比無與爲比正指墮二邑說以三股事定敘得的確仍倒本傳禮可爲國作甚要舊主禮足以化權無以一合未免矛盾且曰禮足以化終久穩其誤曾辨之矣○從看經上論聖人方不犯駁

墮二邑 秦學 國書伐 一聖二賢皆有功于人國

墮二邑 獲麟

聖道行而化乎人聖經成而格乎天

安土治民莫善于禮番世立教莫善于經

聖黃 齊師歌傳晉叛句

定公

至

△圍成至

內君危于討叛，聖人得政未專也。

惟強故危，作事是問起，從學者口氣看出聖人當日如此有深爲惜之之意，全以明年攝相一段證明圍成時得政未專，必肆疑沮一必字亦從後有誅正卯事而億度之，如此其定圍成不克，因公歛處父一言耳，成雖未墮以下又扶起聖人說見聖人若得其資則成功亦易，惜乎以女樂行，使成之所以終不墮也，見不關孔子事語亦不閉，聖人作用難測，聖人亦有聖人之時，與伯道自別。

圍成至 曹陽歸

辨言之不可聽于阻聖亡國鑒焉 少正卯公孫疆皆辨言亂政

入晉陽

經貶大夫據邑明臣義也

義字重發，書入書叛，凡稱叛者，心與事皆逆，鞅以衛貢故殺午圍邯鄲，其心逆及范中行氏，執此辭以伐之，遂入晉陽以爲拒，其事亦逆，後書鞅歸于晉正，謂其叛不宜歸也，亦不得據其入拒范中行氏之迹而遂謂與他叛不同也，且始禍在鞅，後來惹出許多事，而其所援者又適在韓魏，此便是三晉萌芽，故曰篡弑之階，堅冰之戒。

朝歌

國家敗于利，于伯事著其効焉。

定公

至

傳是通論晉事，勿泥定衛貢一節，全在著效二字，痛發貪之爲禍，傳首提晉主夏盟二句，又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打轉威服以不復主盟，打轉主盟分明見好好一個山河勝業，只因幾個貨臣，便弄壞了，正所云國家之敗也，要寫得十分衰頹，方得感慨意出，故爲國以義不以利四句，須推開發垂戒意，○賄賂公行，由大夫專政來，前此主盟威服，政權在君，賄賂未行，雖有商人未飽諸後，然大夫未專，還不敢公行，專自溴梁始，叛亦自平丘始，○撫今追昔，那得不歸歎貨臣。

盟扈 晉重討商 報意如 晉昭 召陵侵 晉定 人不序 稱人 舊侵

春秋備責伯事重貪利之鑒也

從聖人。意上發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透露為佳。不可干。晉上着脚。畧字賤字陋字俱有意。雖有大夫專政。句定由諸侯縱之。以至替前業而啓後叛。至是三卿內叛。聖人之意驗矣。故曰直書見其效。

易會扈 計宋鮑 樂祁 稱人 召陵 書侯 同

踐土 會溫 如會 平丘 召陵 侵 沙鹹 伍氏 夾谷

盟黃 晉陽 朝歌

詳先業所由。噫。知貪利之戒矣。如傳流水。做去不必加駭。

會扈 范略 昭二十七 召陵 侵 荀貨 樂祁 楊楸 晉陽 叛 衛貢

歷攷貪利之迹。伯業所由表也。

音微

定公 古

以臧哀伯四句總起。中點四段。都根大夫專政。來總收。不復能主。盟句。要玩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之旨。透發垂戒意。

加部。再只以臧哀伯語引起。

會扈 昭公 召陵 侵 蔡侯 易適 歷 柏舉 同

伯義。噫于安攘。為利敗也。全在安攘上。講方切主盟之業。

平丘 齊叛 夾谷 魯叛

以會。携二國。伯業替矣。諸國。惟齊最大。故為叛始。惟魯最睦。故為叛終。舉二國以繁其餘也。

鞅歸

經易叛臣復國。見伯主政刑之失也。

以易詞起。就易詞上。斷其縱釋有罪之非。其能國乎。須重使定為韓魏所制。明以國典。狗人失在懦。若不能自做主張。為韓魏所賣。于鞅也。則借名于逐惡于荀范也。則坐罪以伐公。又失在昏。昏與懦并。則鞅不但德韓魏。見有君如此。愈不把君放在心上。背公死黨。有何底止。此聖人所深慨也。韓魏趙聲勢相倚。獨此露出本色。此便是滅三卿。以分晉根。葵傳中有援無助。字可味狗韓魏之請更着緊。

晉陽 朝歌 鞅歸

伯臣同罪而異罰。失政刑矣。

叔成趙陽奔宋

音微

定公 古

兩觀大夫去國。與國之失道。昭矣。

舊主兩分。但以富見惡。與陽又無干。宜重靈公失正家之道。而以

成挑講為是。單叔成則主二意。○近又以不正家提起。倒成作看

來。反可洗從來支蔓。于傳較順。而布格易亦可。

朝吳奔 叔成奔 吳不能避名杜讓成不能去利遠室

滅頓 詳歸 主滅黨傳以楚不仁點起重頓失節上

携李

經紀遠人交兵。而著其用詐焉。

書敗者。詐戰也。是紀定。非貶詞。舊用不徵詞。請罪等語。似非傳意。作文只如叙體。而于鋪叙中。着議為高。○報怨一段。後帶不妨。



入吳 携李 黃池 入吳

經詳遠人交兵獨削復讐之常焉

越三加吳只辨書法以夫椒之戰為主此樣題全是點空做與諸比無干既曰常事着不得贊語亦借以明父讐之當復耳○其旨微矣教人自家去想聖人意前後告而皆書此雖告而不書却以為常事分明不復讐者是怪了康侯以此進讀良有深情與爾豈同意俱為南宋而發

携李 園蔡

觀于畧詞怒詞皆重複讐之義也舊破俱用畧 不系

上夫差下昭王伍員三年即行其謀申胥十年方行其志可貼入

麟有明徵

定公

壬

歸脈

經于王室寵內而寓尊王之意焉

石尚天子之士狙寔之腥曰脈熟曰膳以賜同姓諸侯與之共福也主南季傳非正意為是但以題意不好將失正提明主踐土傳所存者號祭覺好看見那那定鼎重熙之積累至今猶昭人耳目使見脈如見君因是而起咫尺之敬固未可知也此是愛禮存羊之意言外要見惟僅存號祭故聖人益致意于上下之間又說不得特存其號祭已辨于前

贖奔

經于儲君去國獨甚啓禍之罪焉

以輕付托提起側重靈公上兩露南字字分明說出禍根以為靈不能正家之案

胡豹歸

年

小國啓患而失節經所以獨重其罪也

楚之可怒亦從胡有取滅之罪說來當從罪胡為長啓患失節散體說去稍重失節上不知命單就以歸說據他平日之言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明知犯楚難免却似不難拚一死的到臨難時又貪生忍辱不效于社稷可謂知命乎舊欲雙頂謂知命者必不犯楚所謂不立巖墻之下者甚牽扯總收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若以歸只是不效位事定不必另作一書法

麟有明徵

定公

壬

入郢 滅胡歸

小國致患而失節經特重其罪焉

以入郢作取滅事迹大畧同畢

滅胡 滅庸

幸弱乘豹皆取滅之道也

邾子朝

小國專內之徒動昧為國之禮矣

借勾釋傳事魯雖恭而不知侵伐由不知以禮為國上禮字反唇字看

驛目明微

青溪吳希哲磨卿著

甥方光大其千訂親任

人授人貴人隆  
人祥人壽人標

哀公

元

經怨外夷虐小示復讐之義也

禍及宗廟二句極重。纔是不共戴天之讐。蔡宜得報。則復讐之事

自可恕。是一意。聖人本無怨云云。亦須發說到包羞忍耻。不可以

立讀之。令人髮指。胡氏直以此激發南宋作此題者。亦當有悲壯

沉雄之意。纔妙。○加柏舉入郢同單。

柏舉 圍蔡

哀公

經于外兵。予恒患之。善恕報怨之宜。

雖有報柏舉也句。但據墓事在入郢。比作亦可。上以謀楚之僞問

起。下以凌蔡之暴問起。聖人道大德弘云云。故雖不言救而稱爵

聖人本無怨云云。故特書圍蔡而稱爵。

入郢 圍蔡

原事而恕報怨存天理也。不共戴天處。正在入郢。斷宜倒作。或主奉天討以黜肆暴本天理

以恕復讐比作。終欠委。

屬鼠食郊牛。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但去不敬意。

經于望國。僭祀。特因失而志焉。

重僭上而帶不時不敬。收因事而書。○此傳說僭。只責成王過賜

而不及周公與他傳異。

齊衛伐晉 執戎發傳晉國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以義律虐小之。兵則其初舉者非也。

主後傳相繼伐之。句影出此。乃初伐。須斟敵。邾嘗事魯。又來奔喪。

今逾年而遠伐之。蓋利邾之田。不顧義矣。

伐邾取田 盟句釋

詳列卿虐小之迹。而責各有所歸焉。

列書三卿。只言到適越之辱。兆矣。詳書乃是定公之薨。以下的書

法兼上何忌一人伐邾。及伐取盟事。所謂書之詳也。管邾子諸卿

二段。非單應列卿也。書法總收在後。三人伐。二人盟。一段。是解經

事實。不可作正意。只帶見之。雖以哀作一頭。邾子列卿作二脚。局

法。繫繫如貫珠。方妙。午。戊。墨多。出此。○哀方五歲。豈以攬權迂責

之。特積弊如此。為人君者戒耳。適越之辱。傷之也。不以禮為國。只

泛說。不必指定奔喪。○去句釋同。只不用及盟。與盟其所得意。○

單伐邾。提過邾自取。倒相繼伐之。非義作。

句釋

究二卿之要盟。見強臣酬報之私也。

邾子朝 三卿伐邾 伐邾取田 句釋

句釋

小國事大而見辱昧于禮也。

單主昧禮以棄義挑入較確舊主禮義分不如

邾朝 二伐邾 取盟 既加何忌伐是相繼伐之兩分爲是

中軍 莫強叔孫救季從祀救季伐取盟

強臣兩德于人而報之以利焉。

此題只中軍股要安頓得好。

納蒯贖

逆儲拒父而爭國經獨重其罪焉。

傳中頭緒雖多總重輒不宜拒父一意位固有國宜君世子二字

卽夫子不爲衛君之意可破蒯孫富立之說蒯贖無道一段正借

麟旨明微

哀公

來翻出輒罪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只此二句已足定輒獄矣

使執能明大義固不至有蒯贖之納使靈公大臣能早正國本則

輒亦不得據之以拒父俱挽歸罪輒上

忽歸 赤歸 去疾入 比自晉 加本比主傳首一段作

歷參復國之犯可爲變例者案矣

三段作末繳本比全須于稱歸稱自稱入上炤出從未有言納以

絕之之例板說三段無味

戰域

伯臣構怨而力爭春秋貶焉

鄭之黨叛固罪也然執不反其致亂之由而恃力構怨故以主此

戰○主汪註

遷州來

與國之被患失謀所致也

失謀國之道要說得痛快楚降蔡而疆江汝卽情雖弗甘然新與

楚盟不得不奄奄忍痛乃變而請遷于吳當時未得吳歡先中楚

恨奈何請吳而又自悔也是楚之舊恨未捐吳之新讐復烈况吳

楚積不相能唯楚爲吳所忌故吳辱收而又生他意吳必自慚爲

蔡所賣而又轉恐忌我者竊笑若之何不痛忿而來哉故以自遷

爲文

圍蔡 州來 放獵

哀公

與國失謀而歸咎于臣其罪著矣

一直串下以失謀爲主而以委罪帶講收自遷稱人書法○去圍

蔡比是兩委罪于臣總見失謀不可以失謀失刑分

圍蔡 州來

經于與國被患原其失謀而罪之也

背楚在圍蔡之後不可指圍蔡爲背楚則背楚誑吳原該串作舊

破兩失其謀欠當○有以怨復讐罪失謀少康一旅滅過盤庚五

遷播告作証比作者不如倒單爲妥

滅州來 遷州來

致與國被患之實而知罪在失謀矣

州來吳所滅也。便是吳之縣鄙了。今日遷于州來。正見為吳所遷之實。起處叙明同單。

遷州來 曹陽歸 背楚証吳背晉奸宋合作

圍戚

大國黨秦倫之惡。經特嚴其誅焉。

只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一句。便斷倒他。合前後看來。都從責齊誅。味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句可見。亂臣指州吁。賊子指

衛輒。勿以曼姑為亂臣。○贖何以未絕。本上傳未嘗廢之來。若使贖既絕。難道輒又可立。此身却從何來。而禍其祖乎。不過是天下

無無父之國意。須犯不當拒父說得透。而國夏助輒之罪自見。又

傳旨明徵

從國夏上反擊衛輒獲致

納戚 圍戚

經誅蒞倫者。而復治其黨。訓天理也。

唯贖未絕。則輒不當拒。唯輒不當拒。則齊不當黨。一直看。下總本

蒞贖前稱世子一段傳作。○舊分看甚謬。

四國伐鄭 圍戚

經嚴誅討之法。兩見于治黨焉。

全從宋齊上翻出討。吁。討輒意法。嚴于治黨。正欲靖此亂賊。聖人

良有深情。不可認實斷罪。文仲曼姑。只用作過文。

放獵

與國之失謀于委罪。益見矣。

以請遷于吳為非。正獵之忠謀也。昭不從而致有州來之遷。已可

咎矣。乃復歸罪于獵。而放之于吳。以取吳悅。失刑如此。誰復有盡

忠謀國者。故書大夫而稱人。○國亂無政。眾人擅放。非責眾人。亦

所以責其君也。文中須點破。○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口語須

活。○全從失謀發。不可于放上多着意。無與盡忠謀國。亦是失算

處。總見謀之不臧也。

執戎歸

伯國之媚夷。不競甚矣。

傳不以伯義責他。直以伯勢鄙他。故晉主夏盟四句。其義已盡。猶

傳旨明徵

曰京師楚也。句說得恁般醜陋。○書法重歸于。而稱人較輕。稱各

意。只點過便了。用詐只不競中事。不重。

瑣澤 齊衛伐晉 歸楚

伯國因請而安于不競。經傷之焉。

上二比側叙。楚有好惡同之之語。而趙鞅即以晉國未寧自嚇。遂

詐執云云。不競甚矣。同單。

執曹界宋 執曹歸京 執戎歸楚

經于伯國不競。而殊詞以傷之焉。

只作本股以客股形。書法見畏楚而歸之京師。非若晉文之界宋

也。重講其不競。○界宋不直辨書法。但曰界之便是王夏盟之案。

須玩

踐土文新城景馬陵景蕭魚歸楚

伯國撫世業而婦人不競其矣

城濮 救江 馬陵 蕭魚

即前伯世修業以禦外宜無不競矣

此以至盟立論都是禦楚要見為日久意○城濮奏凱則得臣喪

氣于館穀救江振旅則子朱禰魄于方城馬陵訂好而軍府作楚

囚之泣蕭魚固約而歌鍾絕南駕之轅

年五 執伐衛

經于伯臣用兵深著其昧義焉

麟有明徵

哀公

七

輒以子拒父四年于茲矣晉不能陳大義執而歸京乃以范氏故

伐之非義甚矣○搭仍叔傳外舉不避讐王生舉張柳朔為柏人

宰○搭里充弒傳必不倖免柳朔必柏人之難

吳伐陳

即遠人之虐與國因見外夷之知道焉昭王知大道

年六 陽生入

爭國之不子其禍本可致也

以不稱公子自絕于先君提起重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上玩正

本及誰使之然句見景公不有廢長立少亂何由生亦奚至陽生

之不子哉此傳不稱公子單就不子說與小白入去疾入二傳不

同

及荀息 陽生入代統

經明人君之義故于中立獻諫者譏焉

里克罪在稱疾不出陳乞罪在詭詞以對總見臣義中斷不容開

此一端以貽觀望者口實

會吳于郟

賢者之當強馳詞之力也

以微百牢而景伯不能却見吳橫點起即以宰詔召康子承之類

有賜在作○子貢壓倒吳處在大國不以禮命云云破其禍心之

藏又舉太伯端委至裸以為飾云云是直以吳之非禮折其何禮

麟有明徵

哀公

之間只發賢者有益人國不用殺三卿傳

○入邾益來

春秋不諱內惡可以見聖人之情矣

全自聖人書法上發揮不念其惡正道隆德大處欲見後書四字

當透若不書此後來歸邾之事何以知其能去惡耶則諱其惡正

以沒其善也此仍是惓惓揚君美曲為之地處蓋從內以諱為貶

反昭出故曰聖人之情見矣傳末一段是自後人看前入郟傳可

以司賞罰之權是從無私處言見不肯假借玩春秋之法句可見

此傳操賞罰之權是從不念其惡處言玩能濟者鮮句可見然道

隆德大即心無毀譽意又非截然有寬嚴兩例也時都畧過

取鄆 益來 下易歸益即沙 隨不見傳題

經諱國惡尤有揚善之深情焉

舊破作無非為全君然云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聖人原有分曉

益來 伐我 取二邑 歸邾

春秋備書內辱正所以彰內美也

收備書書法大畧同單○此傳不出歸謹闡

吳伐我 取二邑

春秋欲揚君美特存辱國之迹焉

玩兩箇為是字都根入邾來說他所以辱處○吳因夷鴻之請克

我東陽齊因甥舅之情取吾二邑

麟旨明微

入邾益來 歸益

內君去惡之美經以不諱彰之焉

混作同單欲見後書四字須體

圍曹 鄭救

被患而伯莫恤則辨言之為害矣

主陽歸傳鄭救股借以見晉不救也當以宋伐而晉不救為案以

背晉奸宋自取為斷

入曹伯陽歸

感辨言而召亡經畧之以示鑒焉

全要痛發辨言之禍纔于番鑒意透切辨言指伯說奸宋即是背

晉所謂亂舊政也輕重之權衡只言此等罪非可待減者春秋稱

量于此知其罪重故書法如此如舊尋出可憫之情輕來陪講覺

可笑○有國者一段後須打開重發垂戒意凡辨言者生利而揣

事多夸詞而寡可信好為非嘗可喜之論以聳動人主若不察而

悞聽之狹小前規而唯其張大國家之敗相必由此故特舉曹陽

為千古鑒戒○傳末妄聽一語有隱刺北宋用介甫一語人此是

康疾微意

執虞 曹陽歸

此事而參虞聽之禍亦足戒矣

將本股說起以執虞插入引到曹陽上後把此二股相形比講不

麟旨明微

可排亦不可單說曹陽失却猶虞文脉

吳伐我

聖人不忍言下敵者示棄國之永鑒也

不言四鄙正兵加國都之實非諱也諱在不言與吳盟故曰欲見

其實而深諱之蓋分應二項也傳末禮義自強須透○當時萊門

之軟庸知季不以為輪禍萊公勸駕親征澶淵之盟歸遂有德色

其實不但驕虜得志而中國之體嘗尊亦不宜與此輩講解到南

宋時屈膝請和宋為和之一字所愚愈不成事體胡氏曰國未及

虧分明為北轅之彙發此時國勢安何至如此故此題全重垂

戒上說到偷生惜死而不知耻正是痛寫他這副厚顏令之通身

汗。謀國之士一段乃傳結穴處。一耻字尤重。要說得慷慨。○加戰郎只辨書法同單。

戰郎 宋楚平 袁婁 伐我

春秋獨諱屈盟者。愧之以兩謀臣也。

以戰郎起辨書法。而以元佐比斷。微虎景伯正可參照。背城國斃。意當以容股納入本股。體使有元佐云云。口氣方是。

、圍宋 宋楚平 戰鞏 袁婁

春秋兩取舒難者。為謀國者耻也。

雖做容股。然傳明有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句。要挽着本題。○當時以城下之盟。病季。故退三十里。退五十里。最宜着眼。

、明微

益來 伐我

春秋隱顯國事。予君自新。而戒臣自棄也。

論傳首當倒。主合亦有味。

、取二邑

大國取邑之逆。造惡者之應也。

體造惡一段。說虛虛發之。體以此見國君數語。暗揜着改過意。不可實責他。自有虛機。見有可以逆感之人心。即有可以順感之人。

心。就中含此意發之。○舊主益來傳。然單出于此。的宜主本傳為是。或以題欠冠冕。不知若能用虛。自有佳景。

○歸邾

內君釋小。遷善之美彰矣。

只說魯去惡。未便說遷善之優。改過之大。合歸二邑看。方見優與大也。○歸順詞。對取逆辭看。是註歸二邑者。莫悞作本股書法。宜收不諱入邾云云。

○歸二邑

即大國歸地之順。遷善之美見矣。

順詞是事實。不可以齊順提起。齊順固由魯順。然優與大。全在感齊上。由此齊無罪。魯無辱。我一遷而人與俱遷。我一改而人與俱改。其優與大何如。只要見改過遷善。是件極好。事文中須就此取。景不貴于板板贊魯也。蓋據公羊。則謂以俘邾婁子怒齊。若據左。

、明微

則以季姬故。命鮑牧帥師伐我。取二邑。又如吳請師伐我。乃歸邾。

益則悔過歸。益管蓋迫于不得已耳。故此題全在借魯論意。纔認實便如說夢。

○歸邾 歸二邑

內君以順召順。美可知矣。

合二股。正是優與大。重歸邾上。書法用前不諱。不在歸字。

、取邑 歸邑

即內君順逆之應。遷善之美彰矣。

逆順俱在。齊上。見但召之者何自。雖不出益來歸邾篇中。當有擒縱之妙。須走馬作畧重下。比些始雖召逆。終能召順。則魯之美自。

可想見。但不可收不諱入邾云云。

邾來 取邑 歸邾 歸邑

即順逆之召有自愈見去惡之美矣。

傳首二段雖就齊魯說。然曰以此見國君閑說來大概借此立勸戒耳。非的穴也。宜將二項輕叙。即從齊去逆效順上發魯遷善之優。改過之大。逆詞順詞俱事實。宜倒不諱入邾云云。傳中以此見三字凡三見。足知此等題妙在。以我駕題于題外。討生涯不徒斤斤抱題也。

取雍丘

誌大國悉敵殘民之罪著矣。

麟書明徵

哀公

十三

主鄭人伐衛傳。只就事實上發得悉虜而俘四字。愷切便是能手。

益奔

經貶小國托內戒自取也。

定來傳三或字要體。○毫社負瑕方脫魯俘。隨有樓臺薦棘之事。

自底滅亡何足待。以寓公之禮。故書名。

會吳伐齊

遠人虐禮義之國有狄道矣。

變之正非反正也。前取後歸。前請後辭。故曰變歸所當歸。辭所當辭。故曰正若云。反正是原係正道。而今復反于正也。此處須辨。又舊云取所當取。只可云歸所當歸。若曰取所當取。便犯駁。○只就

背正理上。斷吳有狄道。無書法。○魯人何名云云。與此無干。然得入中作客語挑講。亦是文中生活。

益來 取邑 歸益 歸邑 會吳伐 只歸二邑 會伐同

經原大國變正深惡遠人之遂非焉。

順題行文倒吳不當伐上。

結伐陳吳救

經抑遠人恤患重傷中國也。

深著楚罪。正起傷中國之衰句。此傳責其不救意。與別處泛說兼義不同。當體書吳救陳之意。一意字。此春秋中一段結束事。聖人之悲何如。○說到中國之衰。聖人無限神傷。中國不能令。則夷狄

麟書明徵

哀公

十四

進乃今者虐之唯夷。則楚輕中國。救之唯夷。使陳仰藉東吳。而終身受其節制。則吳亦輕中國。夷之氛益烈。名愈高。而中國之權愈縮。時事至此。良堪痛惋。須透發。○加滅陳 吳歸以嘗滅僅存發楚罪。歸重傷中國上。

邾鄭伐宋 救邢

觀春秋所惡所善者。可參傷內之旨矣。

首末應以辨體行文。蓋此二股。不過為舉號發問也。但定講處。又不可太懸空。須就聖人仁天下之心。發想由他。望救在中國。意見既惡首亂。則有置亂畧于不聞者。其罪可知。既善解紛。則有付紛萌于不戢者。其罪人可知。言外反照出本題意為妙。



盾救陳 楚人伐鄭宜貞救鄭 吳救陳  
即所削以推善救則知傷內之意矣

唯宋鮑始不書趙盾之救唯歸生始不書林父伐陳以救誅討之法也。此外雖夷狄亦書救以善之。如季之救陳與貞之救鄭等救也。而吳獨舉號何耶。重發傷中國意。○須本陳無罪講與上反炤

看救 吳救

論救不可施于有罪而忘于當救可傷矣

唯宋鮑之逆不可概施即如同被患之陳已欲其救矣。今日何以舉號豈聖人不善救兵亦曰傷中國也。中段不妨以宋有罪炤陳無罪見當以昔之救陳者還救今日之陳也。全在凌駕得力。

麟旨明微

袁公

十五

△突救 狄救 處父救 貞救 吳救去貞救即救刑傳題

經屢寓罪于善救尤曲示傷中國之意焉

此原作因褒見貶罪列國四隣中國然既出吳救豈得遺傳正意且與救邢傳何異若得將救衛救江先提二比歸重末段而以秋貞二比納在本比中伴講不必三疊點起更屬高手。

△狄救 貞救 吳救

三善外救皆以罪中國也

書法俱主善救總起繳混發語意巧重救陳尤妙號舉不進不用

狄救 吳救

經兩善救而尤抑之皆寓責于中國也

狄猶未忘桓公之德而宋戕之諸侯縱之狄之者罪宋而責諸侯也。吳猶能憫有虞之後而楚困之中國縱之號之者罪楚而傷中國也。○許之曷為不稱人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二邊皆是書救而不進。○近欲除中國縱之一句不知彼傳所云諸夏實指中國諸侯不得築指宋也。

○會厥 札聘

觀經兩進遠人可悟舉號之意矣

要將此二股挑講舉號意作板講無味則進又進雖不過屢肯進吳口氣然稱人見非復夷狄之號稱子見猶然中國之英見聖人于吳略有一些好事未嘗不蒙其褒如此頓挫挑出舉號但不可

麟旨明微

袁公

十六

明註漸進特進耳

書伐我

經于望國被兵特示反躬之義焉

魯曲只在會吳伐齊不必又扯入邾但叙事處要原得分明通傳議論俱從我字生來我字極重或又添出欲魯服罪不戰然傳云省致師之由只說今日之師請一尋思其所自來見其應得此耳躬自厚工夫在前面不從今日做故會吳伐之句下更不添結煞語可見

入邾 取邑 歸邾 歸邑 會吳伐齊 國書伐只末二此同

經原望國致師之由特示省躬之義焉

吳伐我 國書伐

經重自省從諱例以責內焉

從非有城下之盟句出難起亦書伐我醒出聖人之意

艾陵敗獲

外夷勝人以力不戒于悖出者也

主入吳傳既勝齊師句便攻下意有味將戰韓大棘二傳意畧點起

艾陵

春秋紀夷夏交兵而深責志戰者焉

以吳伐之罪輕點重齊作

麟音明徵

哀公

十七

年三

望國變制困農亦不知本計矣

田賦如何便困農蓋稅自稅賦自賦商有賦而田則無賦也國家

之食取足農民而里布屋粟漆林取之抑末者專供兵賦使民知

賦不可已而避其力于田就中良有深意今于田上立賦名色是

農民兼出商賈之稅矣稅故已不能堪何況加賦故曰重困○重

困非獨累民是第一失算事人臣佐急止有加派一節不知民惟

邦本使民避農而商勢必至田無餘田而賦無可賦割股充腹肉

盡而身斃矣故曰何以爲國蓋深爲魯事發慨也

初稅畝 田賦

原望國再變制之由知削本之罪矣

依傳倒作大意不重變法重在原用田賦之由告有若語是其証

也稅畝是履畝而擇不立公私之名到哀時而二猶不足雖田亦

賦矣須體百姓足與不足發他重困削本意變而又變正是重困

三國伐宋 用田賦

伯主薄賦以息民望國加賦以困民

上邊還該重薄賦合下加賦纔是舊主節兵比下者非

秦臬

修詞可以却敵見賢人之用焉

主子竟有功于魯作夫差驕橫伯嚭雖貪而愚當日可盟可寒等

麟音明徵

哀公

六

語却似因吳君臣而揣摹出之者然出之賜口便是賢者文詞須

依傳立論不然便與押說無異

會耶

賢者之歸衛君則修詞之効也

主子貢解藩舍之辱有功于衛作墮黨崇魯等語立論甚正亦須

尋其歸着處

年三 取宋師

貳國悉力以覆師殘民甚矣

與取雍丘同意以事實點別之

○黃池

春秋致嚴兩伯之會欲盡其在我而已。

先晉于吳言及三書法統是一意入手點明即從書法上悟聖人意而以已意論斷見聖人必不以吳之強加晉之弱夏自夏夷自夷豈徒虛爭一箇體統就中便有治禦意在事字要着眼蓋在天地則為經在萬世則為道而在人則為事盡其在我何事不可為宋之禍根中于石晉使山後十六州數百年不見天日只為屈體于夷便易世不能自固曰何况云云良有深意傳不明言何以治禦但云顛倒云云可見千古通病只坐自屈二字也文須討其大意

召陵侵 艾陵 黃池

哀公

十九

麟旨明微 春秋正體于強弱之時以治禦訓萬世也

以強弱叙起即以先晉于吳書及接下同單作

△入吳

經紀強夷被兵示尚力之戒也

須將強力相乘之機說得十分激切方妙但要○在○道○理○倚○伏○必○然○上○發○勿○像○報○復○自○作○自○受○家○言○題○不○難○寫○得○情○景○悽○惻○還○以○涉○屢○精○透○語○為○佳○纔○足○喚○醒○英○雄○寐○夢○纔○得○垂○戒○之○旨

伐越 昭廿二 入郢 艾陵 黃池 爭入吳

強夷屢勝而卒覆尚力之盛也

昭傳叙下自謂莫敵上諸比有步深一步意

柏舉 入吳 黃池 入吳 止出兩 入吳同

春秋兩屬詞以書外患示尚力之戒也 全在聖人因事屬詞垂戒上作

柏舉 黃池 入吳

外夷方強而遽挫恃力者可鑒矣 從傳 自搭

邾歸 歸邑 黃池 入吳

觀內外之事善相感而力相乘也

星字東方

惟天惡兵所以警東夷者顯矣

見星字大辰傳就吳暴兵上見他將亡故天先以象示之須描寫

麟旨明微

哀公

二十

吳橫為天心所積憤故托一旅于稽山先現氣祲于東角此題原是借來抒寫時事文中須用東夷字勿用吳字

△獲麟

經成瑞應以天召天也

傳原通全經發論須收拾傳意融會成文要見出明道正倫之功大闢千古方顯得此瑞非偶與詔畫虛巢同一感應天道安有終時只安頓絕筆意耳勿過泥舜孔俱屬先天不可以義舜並講當有輕重

元年 始于 歸則 幽厲 禮朝 微司 城奔 微西 狩

聖人因史成經其初終之意可攷也

主何以始乎隱公三段作去本比，只主有所使二段。

○春王正月 西狩

聖經之作，始于王道而終于天道焉。

春秋為無王而作，正為無天而作。天不得，不始于隱者。亂賊不知。

有王，天不得不終于麟者。知罪，總聽于天。看來王道即是天道。須

說得融徹。

辨言明微

哀公

主